叢書集成續編　第六一册目錄

社會科學類

家庭教育

家人子語一卷……清　毛先舒著　昭代　一
課子隨筆鈔六卷……清　張師載輯　有福讀書　一一
孝弟錄一卷續錄一卷……清　李文耕編　有福讀書　一一五

兒童教育

童蒙訓三卷……宋　呂本中撰　當歸草堂　一六一
訓學齋規一卷……宋　朱熹撰　青照堂　一九一
養蒙大訓一卷……元　熊大年輯　芋園　一九七
養蒙圖說一卷……明　塗時相纂　雲南　二三五
訓蒙駢句一卷……明　司守謙著　蓉城仙館　二八五
幼訓一卷……清　崔學古著　檀　二九五
少學一卷……清　崔學古著　檀　三〇五
訓蒙條例一卷……清　陳芳生著　檀　三一五
蒙養詩教一卷……清　胡　鳳著　昭代　三二一
何文貞公千字文一卷……清　何桂珍撰　雲南　三二九
人範六卷……清　蔣　元輯　廣雅　三五三

社會教育

家人子語

家人子語小引

道必依乎中庸而其用始于家庭之際此治平之學所以必先齊其家也然而難言之矣苟則流于姑息剛則傷于煩苛必如之何而後可乎夫父與子禮法之場也然必有藹然者具乎其內則法無傷于恩言父子而主僕可知矣夫與婦情好之會也然必有肅然者寓于其中則恩無妨于法言夫婦而兄弟可知矣世之人則不然其或性情乖戾強獷難觸稍不合意輒怒罵隨之幾令堂構之間嚴如殿陛事雖至微子竟不能得之于其父者往往有之此非其父之果不可與語也亦以積威所在爲子者不敢漫然出于嘗試之一途故寧隱忍而安之耳其反乎此者又或姑息之愛過深遂任其所爲而莫之禁卒至率意妄行流爲敗類然後名而訓之則又悍不奉命矣稚黃毛先生著有家人子語所言皆家庭骨肉之際人所最難言者皆能曲折而出之以通彼此之意既不寬于卑幼亦不狥于尊行無非平心中庸之論蓋舉情與法而裹于理者也心齋張潮識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枏 惠 翠嶺 校

家人子語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忠孝二字字面自高潤然士在家食時忠亦未由自效不如孝弟二字較爲切近抑畏馴謹道之基也若舍弟而冠之忠往往未見忠君實際而藉爲高視雄談盛氣躐進者有之本基漓矣昔人云常迴思在母腹時景象則藹惻之情油然自生故古人之舉多在孝弟亦云孝廉夫舉以爲國豈不期忠然人能孝弟且廉忠將焉往

孝弟非徒言與徒心也須具實志而力以行之貌而無情與有心而姑待者皆無當也要當實體親心實守親訓臨財寶讓遇忿實受飲食如初筵之禮嚴賓不敢不祇進容止如小民之遇官長不敢不起立充類而進細大以之始須力勉終臻自然樂則生矣斯其效矣日用之際咫尺之地而行之能至守之能純

躋聖賢之域而迴天地之心天下之至高明博大者又孰能外於斯

啜菽飲水雖可盡歡而顯親揚名斯足終事蓋親望其子以聖賢恒不如望其子以富貴也故曾參之道當以責己而季子之遇不可怨親必兼而有之以事其親子道其庶幾乎

君父非要名之地此言爲忠爲孝不可求名也近有朝士出處不審而其子上書諫父引義慷慨錄稿示人人多稱之余謂父子晨夕時時可以泣諫何必上書避人焚草事君且然書又何必錄示人也此則不徒以孝親要名直貶親以要名耳心術尚可問耶君子存心聖賢論人總要子此等處推勘倘此等處推勘不過即巖巖氣節總落空虛耳

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處人倫盤錯之逆境尤難此天地鬼神以此試其人而鍊之也處此者稍有蹉跌則被以大惡之名而不敢辭聖賢爲獄之關于此乎判能善以濟之而不失其正則可謂讀書難字過矣當如行叢棘如度危橋如涉溱洧之水而幔垂外如立

萬仞之顛而趾二分倚伏進退喜怒啼笑總弗輕用而此中一主于中正毋稍詭移也庶乎獲濟而可以告無罪又當覩古聖賢之善處此者以通其窮當死則死詩云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漢高祖愛幸戚姬及如意又以姬日夜啼泣幾欲以如意代太子反致如意母子俱慘死呂后欲立惠帝計甚深曲然惠帝得立而反貽諸呂與惠帝諸子之禍方四皓之計得行而東廂側耳跪謝周昌時豈知因此滅父族與已諸孫耶然則自為者反以自貽其可謂孝且弟矣狗彘豈食其兒之餘哉又有分貲者

世楷堂藏板

害者也薄姬母子非嫡非寵本無意于天下也者而物皆中開配搭己鈞獨藏書不便配搭因人取半部皆不完又有古窑器一枚甚美彼此意不相讓便擡碎之後二人皆行乞設心如此亡慮不窮

古人胎教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大須導之孝友習之端慤蓋稱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為主也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弟當不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云諺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為笑樂稍有知識

總非人之所能為者也

兄弟爭財斯惡矣至有因爭財而更不惜財以相訟至于兩敗者叩其情曰吾以競氣豈窮耳不知忿氣

世楷堂藏板

故作譎辭誑之爲戲此等皆斲喪天良長養惡習少
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
不復可遏之勢
生分大不祥也而世人爲之者大率由子貨財妻子
耳既擁財而妻欲自如意遂欲遠于翁姑娣姪其夫
惑之遂亦欲遠于父母兄弟夫雖不盡孝友亦其妻
陷之也然婦女義理不明孝順和睦之道必父母預
教之而猶患其背每見世俗惡習者不但不教而且
唆之助之又有爲女擇家而求獨子者謂家財將來
獨得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今且求無翁姑
者謂一過門便可作主毋耳夫女子未嫁而父母先
有代之死翁姑斬手足之心卽此一念已入禽獸矣
是猶胎教而卽種以不善之根也安望其女于歸之
後能孝順和睦也然則人習子不祥者其由來蓋亦
遠歟
願子弟學龍伯高不願子弟學杜季良此馬伏波家
法也摘紫羅囊焚之此謝太傅家法也不許婦女作
時世粧此司馬温公家法也子弟居官而墨斥之墓

世楷堂藏板

世楷堂藏板

五也狡而實愚不顧後害故敢殫極其鼠技六也聽之者曰我高明而自能裁度者是自欺者也必無幸矣如果有謀幹者與之圖維外事或可耳若閭親妨貴則逆道也主人始亦非欲如此也皆寄耳目于此輩之過也而其端必自晏閒酣酔飽始也

父子之恩天性也故子事父莫如誠而父待子亦莫如誠世乃多有猜其子者子非甚不肖苦相疎隔不加信用凡百反與外人及奴輩謀而行之何也此皆愛根爲之也其愛根有三一則過于愛生二則過于愛財三則過于愛子過子愛生者老冉冉至矣見子長大家政有當傳之勢而反不懌故不欲其子與聞家務政如後世人主諱言儲貳所謂置朕何地者也過于愛財者恐輕子付托致有耗損何者意他人不敢負我財而子耗吾財無取償之勢過于愛子者望子過深求子過備恐其略有蹉跌恒欲其十全而後用之又恐子知我藏因而生奢故恒欲諱富于其子此三愛者皆失也由前一愛論之固是老人之愚由後二愛論之亦未爲得策何也蓋委事于他人而于

不與聞以疎間親原非順理且人子苟非大惡未必便至背親而他人反面相背十常八九乃不信子而信他人此惑甚也遂有扃鑰托諸奴婢錢財置諸別室與人有商則屏子而後語致生爲人負慚其子孫而固諱之一朝而死則財委散于人而子末由致詰或更興爭端所謂愛財而喪財者也且子才非天縱多由練習而練習者必歷諸實事而後有造故愛子而欲其有成者恒當俾之以事而試諸親才能辦者當復何憂才不辦者小失加教大失加懲皆以動心而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乃平時置之閒地而望其他日歷練老成彼安能乎遂有豢養終身而直同子圄牢之物華動者且必駭外而生奇衰且平日待子既鮮情實一朝果有憂虞而相告語子亦必且漫然聽之而不見信所謂愛子而害于者也夫財利其小者也父子同心不可暫乖者也乃致以三愛之故薄性傷慈而致子于不肖則失之大不可不察也必也歡娛互語憂戚互告盈縮互算險夷互慮事無大小必與子偕而使之與聞焉可代者則竟使之代既

沛然相愛又坦然不疑則父心一子心也如此而子猶自客于親則眞不肖也然亦寡矣夫子于親談笑不能得其裏言行事不能知其首尾瞠目侍立略同而徒具其形耳此天下之極刑也苟非至極嚢忍以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此言爲政不可以驟嚴也況子之于親恃恩有素笞詈且寬于平日而氷霜陡峻于一朝有無所措其手足而已諒爲慈親者豈加審思者歟予之言此以戒人子不可恃平昔而玩親之怒亦以代天下之爲子者額天下之爲父母者也

進凡茲之類約略如斯親朋駭愕郡邑喧沸致子內無以爲心外無以爲人終身蒙詬弗可澌洗雖忍死之而世之父母往往率爾用之反若重視鞭撻而輕視此何歟夫君與民威素肅也而孔子猶曰不教而

夫爲人于而歡承其奉其親乃不如祈富貴者之人者或未能焉乃祈富貴人之親任者其歡承其奉必工于其于此人往往愛媚已而遠其所生有由然也亦子之過也財利其小者也他端之惡名可受不孝之名難受他人之毀言可辯父母之言無辯失他人之心猶有可爲失父母之心者更無一可爲事父母者固當兢業而父母之慈者亦當深念此成就厥子而勿輕致于以大惡之名也夫怒而撻之糜爛其血肉其小者也每見爲父母者瞋其子至爲決絕之形或屏絕血味或去離家庭或欲祝髮爲僧或令宗祝祈死或號泣于宗廟或跪拜其子孫或值嘉禮而距戶不出或有疾病而麾藥不

跋

漢武帝惑于江充巫蠱之讒致不能保其子田千秋雖以一言悟主猶未敢自謂己意而托于白頭翁之云武帝既悟亦以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此高帝神靈使公教我由此觀之則家庭聚順之道誠不可不預講于平日矣稚黃此冊當是得之躬行實踐之餘故其爲語不蔓不枝恰中窾會居家者誠不可不讀也心齋居士題

課子隨筆鈔

課子隨筆序

日親正人日閒正言日習正事斯可謂之賢矣乎曰未也盍去不賢之途則日遠矣聞善而不知慕見惡而不知警流俗漸靡而不克振拔斯卽謂之不賢矣乎曰未也然去賢之途亦日遠矣風俗之厚薄不惟其鉅其端恆起於一身一家而其後遂若緇素之不相入泰越之不相及豈天之降材爾殊亦習俗之移人使然也博奕好飲酒敗檢也而僨者且以爲任達毀垣踰方蔑禮豪舉恆舞酣歌惑志也而溺者且以爲任達毀垣踰方蔑禮縱欲喪身亡家爲之者不覺而旁觀者惴惴焉前車覆後車續雖親愛莫如之何也周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又曰驕淫矜侮將由惡終又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

其訓吾儀爲汴東小邑長老所遺頗具美質猶憶兒時遨嬉里巷見夫士橫經籍人秉耒耜問所謂遊閒失業之人無有也家敦雍睦戶習儉勤問所謂勃溪忿鬩侈靡汙蕩之習無有也長者負劍辟咡少者奉手隨行一切睢盱傲惰之容囂陵輕薄之狀無有也先清恪公以八座還鄉年齒名德皆不後於井里然遇宗黨族姻必周之恩誼貧交故友必重之款曲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昆弟言友過隴畝則話農桑入膠庠則勉誦讀此皆愚趨庭之頃所親見者也乃自宦遊以來至於終養上下十餘年而耳之所聞與目之所見覺月異而歲不同矣庚申以後居憂兀處讀禮之暇發函陳篋每於曩哲型家正俗之篇三復致意遇要言至論則錄取之朝夕諷詠既念修能淺薄言行不孚於鄉黨欲稍稍發攄以爲世道人心之助無益不足取信或適以供才俊之訾警耳今此之言皆儒先成論非由臆說幸承先緒門內有教家之責吾之子姓吾得而勸勵之規切之也因裒集所有都爲六卷命曰課子隨筆俾後之人於蒙養之始飫聞熟讀或者於賢不賢之途徑庶的然昭晰矣乎詩不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閱是編也古之所謂谷嗟歎美者誠不知於今果何如若失大聲疾呼危言激論知必有環視身世而怵然感於中動於色者在也時乾隆十年歲次乙丑十月既望改過齋主人儀封又渠張師載書

誡兄子嚴敦書

馬　援字文淵法風茂陵人後漢伏波將軍封新息侯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誡子書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寓居南陽季漢丞相封武鄉侯謚忠武○按公從祀孔庭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訓子

盧　氏北魏崔元暉母

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

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
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跡七二音蹈也其面而蹈其心
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
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
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
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
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
也勿妖妄之費

顏氏家訓卷一　三

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
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爲凡人生
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計論貨賄工巧
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
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財既不能穿
札筆則纚記名姓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
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己足安能自苦及
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
古賦詩蹇然低頭穴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
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
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
然�regarding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
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
敬者身基矍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
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翼翼已齒敝舌存
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音瑟戒也然阻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
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
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

顏氏家訓卷一　四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
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
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
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
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
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
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耳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
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
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戒子弟書

柳玭京兆華原人仲郢子
唐書附柳公綽傳

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糵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暱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家訓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參知政事謚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吾宋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飢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戒子孫

邵雍字堯夫河南洛陽人隱居不仕有皇極經世書行於時謚康節先生○按先生從祀孔庭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而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吉也者日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考語言詭譎動止險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陰犯刑憲如飲食

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各戶患若賊

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祀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家訓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左僕射封溫國公諡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麗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我固陋吾不以爲病鄙諺曰儉而不中不如奢之中也孔子稱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今人乃以儉爲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棗栗羹

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

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鮹知其及禍及戍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訓言

伊川程子 名頤字正叔河南人宋崇政殿說書謚正世稱伊川先生○按程子從祀孔庭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猶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戒子弟

范純仁 字堯夫文正公次子皇祐進士累官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謚忠宣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爲君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與長子受之

晦庵朱子 名熹字元晦新安人宋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謚文○按朱子升配孔庭哲位

早晚受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令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陵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

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近而日遠損者不期遠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邇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推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

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葢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卽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袁氏世範

袁采字君載衢州人宋時官至監登聞院

課子隨筆鈔卷一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飢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作非爲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博弈異衣服飾輿馬與羣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贊其爲非則有餔啜錢財之利常乘閒而勸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葢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讎往往其子因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讎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卽父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於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效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之諸子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此段可與金氏宗約相發明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甯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甯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親然而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況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靜僻靜則轗軻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說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氣葢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姆娌皆假合強爲

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絕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甯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甯薦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之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子而重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多出於婢妾之離間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讎爲婢妾者方洋洋得意非特婢妾爲然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之僕佃皆翻致誅責矣有識之人自宜醒悟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既頻而負債怨生反怒曰我欲債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結怨而後已蓋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日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刃相加親戚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意之厚薄舉以與之則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按袁氏世範又有一條云兼幷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省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强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倖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當併載之以爲盈虧取利之戒）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

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況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以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閨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者富家之子孫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貸人之錢財强借人之物而不還强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羣小則使之假勢以陵人侵害良善則多致飾辭以妄訟鄉人有曲禮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干懇州縣求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也私令市買物私託場

務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有優潤皆
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他人填賠或同院子
游狎或干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恤誤其
父祖陷於刑辟也凡爲人父祖者宜知此事常關防更當
詢訪或庶幾焉
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稍榮盛以
爲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大抵天序十年一
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
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
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妒見他人衰退及有不
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

如築牆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
妒人笑人哉
膺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
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
補奏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齟齬不如意卻於
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窘薄憂佩寒慮
婚嫁有所困礙而然若早年宦達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
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
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
人亦千萬人中間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往往機心巧謀
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蓋不知此理而又非理

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小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
人力不能勝天徒爲蒼蒼者笑耳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即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
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
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
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
耳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
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
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
甯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
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何

人有詈人而人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辨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知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臉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辭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誡酒後語忌食後瞋忍難耐事順恃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與人交游無問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言行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謔中觸人忌諱則忿爭興焉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儻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卽迴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居於鄉曲與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眾貧者羞澀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居官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

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書札代庖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不能爲儒則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爲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乃不肯爲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爲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求其所謂應付折腰於富人之前而託名於假貸游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窬子皆乞丐之流也居官而掩蔽眾目盜財入己居鄉而欺陵愚弱奪其所有私販官中所禁茶鹽酒酤之屬皆竊盜之流也人有爲之而不自愧者何哉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徧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讎縱奸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讎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讎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遞相酬復無已時也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

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姻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直雖轉手無留日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鉤之以重抑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之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與子師可

許　衡字平仲號魯齋河內人元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封魏國公謚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邇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正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强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强我雖貴顯云云

適足禍汝萬宜致思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愈惰無恥之病也相與輔導之

代李和叔與兄子

許　衡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沈靜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裨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親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沈深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也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便汝婚娶之禮不如徜昔之舊可歎也

可愧也至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游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者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天乎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賡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賈爲商賈爲牛童豎爲馬卒豎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宦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其大矣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小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衆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之言卒陷

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須扶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鄭氏家範

鄭　濂　浦江人洪武時旌義門

卑幼不得抵抗尊長其有出言不遜制行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笞之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者見卽焚之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贅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甯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累相陵偪進進不已者當以理直之

或曰旣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其爲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授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循理而閫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爲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

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又何歉焉按此段出

朱伯思
子孫計

誡子書

薛　瑄　字德溫河津人永樂進士官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論文清○按公從祀孔庭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憃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

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卽煖衣飽食終日嬉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旣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祖父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閒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求所以盡其別聖賢所

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品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祖父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昨非菴日纂

鄭 瑄里居無考正統時庶僉事死土木之變明史附王佐傳

朱文公與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竊謂不可子弟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謂是官無不做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營一稍在人下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士子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爲衣冠失緒則爲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歷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房太尉家無半璧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妝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孫雜處士大夫閒望而知其爲劉氏也前輩治家如此

溫公讀書堂文史萬餘卷朝夕披閱雖歷數十年皆新若手未

觸首嘗誡其子曰買墅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當知寶惜吾每歲初夏視晴明日卽設案向日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至啟卷必先几案潔淨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手汗沾漬以觸其腦每看竟一版卽側右手大指面襯其紙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吾儒反不如耶汝曹勉之

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卑樂詼怒繩放縱敢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勢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陵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可畏而立

身行已增德惜福得志則澤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家庭鬼
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常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

戒族人書

羅　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丙戌狀元翰林院修撰學者稱一峯先生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別後想得安康倫別無他囑爲人祖宗
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有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
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
岳爭重與霄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方足以奠蒼生
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
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
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破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

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
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勢燄官爵富貴豈止
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
者亦在父兄子姪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
敗之則子孫喪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
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南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
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葢未有治國不
由齊家家不齊而求治國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
占山林不尚爭鬬不肆強梁不敗鄉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
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
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

不聽吾言譬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
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
倍若日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過遺自己
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
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
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
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
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
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不可放起自
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
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

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
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
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
本不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
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但中間有等無知子弟與
不才奴僕弄出事來則須治之以官耳叔父須戒之愼勿以
吾言爲迂也

示師言

馬中錫字天祿故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歷官左都御史掌院

費繼衣去寄汝衣服舊吏陳林去寄汝通鑑綱目俱未審到
否汝遊學一年課業無一字寄歸恐近虛度視唐人秋卷望

親者何如文學已是末事舉業又其末者務此末學尙不能持以悅親本將如之何俗學事口耳不事身心其所由來遠矣以是語汝必以爲迂然學者終身受用恐在此而不在彼也取晦菴小學時閱之庶幾有得或於學古人官兩有所資綱目一書經筵勸講則資治道若徒以爲記誦典故之資則上蔡初見伊川又已取玩物喪志之譏吾兒審之夫爲學之道有本有末有後有先願吾兒爲有本之君子不願吾兒爲無行之文人愼之勉之吾言不再又汝素妄豢養氣習驕惰接人之頃坐易欠伸立易跛倚不知近來何似須痛自以禮檢束使肌膚筋骸日益就固則威儀自著人必起敬及凡語言必要安詳暢達於古人所謂修辭所謂擇言者一一究心

然後與人接談不至喘嗚而懦粗鄙而憃人亦惡得狎而侮之此二事修身切務輒復言之努力努力焚膏繼晷汝自知勉不汝瀆也

又

近時公卿之子鮮有不敗家辱親者蓋由安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習於驕恣不遵禮義之軌度故爾至登科第作美官亦有愈肆放縱卒致喪其名檢隕其家聲貽笑於世反不如白身人貧家子猶有一節一行之可觀也此時法禁嚴峻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閒稽爾入京應試時須謹愼韜晦不令人知爲某人之子甚善凡衣服之華麗飲食之豐腴交遊之輕佻言語之誇誕皆足賈禍招尤要當深警而痛絕之以紓吾憂不爲吾累可也聽之戒之毋怠毋忽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宏治丙戌進士以僉都御史稽南贛鄧南贛宸濠功拜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諡文成○按公從祀孔庭

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吾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尙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行無師友之助迨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

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最足以警小子試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從鈔錄一通置之几閒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眞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我輩急務苟如是吾末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半路遁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閒稽爾曹朝夕切磋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勉焉毋虛吾望正德丁丑四月三十日

客座私祝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幷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還鄉事略付宓

張　岳

字維喬惠安人由正德進士歷主客郎中後進右副都御史

課子隨筆鈔卷一　羌

一汝今方離吾側接應人事之始凡事須小心收斂雖童僕下人待之亦宜有禮嗷喝倨肆俱損德器切宜戒之

一吾已移文各衙門不令相見有來請見者先差人固辭一凡哨守巡捕巡司驛遞等官來迎送者千戶縣佐以上辭之勿見餘官平揖相接皆必衣巾若行跪拜者必避其迎送人役至交界遣回

一舟次宜畏謹舟行不可輒出船觀覽日下山則畢晚飯毋得熱燭坐立俱勿當風常於有障版處坐立以防不虞

一兩廣春月江水驟漲流出山谷中穢惡食之亦能傷人凡江水須用綠豆澄過煮熟方可食茶湯生冷之物俱宜酌量

課子隨筆鈔卷一　三羊

一城中屋宇窄小家私不備最宜耐冷安受不可萌嫌惡之心若有此心輾轉生出百病戒之戒之

一宗族親戚在尊行者人前稱呼宜以行輩如曰某房第幾伯叔兄某處某親不可呼字以長傲慢其自稱於祖父行曰小孫父行曰小姪兄行曰小弟鄉先生前輩曰小生其餘俱如常稱

大約禮節要謙厚言語要安詳接人要款曲深以膏粱之氣爲戒痛自洗刮守吾家儒素寒儉之風然後爲人有進步也

垂涕衷言

沈　鯉

字化龍一字仲化號龍江河南歸德人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端著有南宮草綸扉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尙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裕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顧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尙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廈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

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强之鬻不出其本心與之值不合乎公道或偪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窺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里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謂豪强兀兀勞心自矜謀略夫豈知神鑒無爽法網不疏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遺欲洗難除衆指交加不摧自仆當斯之際悖人者不免悖出多藏者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寓居田雖多而不能安享身旣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僇辱復玷及祖父欲益反損欲進反卻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途殷鑒不遠雖至愚

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習而厝下安危而利苗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緣昔忝仕途竊意族衆安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信不從徒以自啥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祊繫念恐誤及於陷阱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如此者夫杞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孟子曰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睦族善俗說

曹于汴字自梁又字貞子平陽安邑人明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

昨張生以睦族善俗爲問俱切問也夫鄉黨與我日相親近

家人尤爲骨肉至戚也此何難於睦且善者今之不睦於族不善於俗者特以見人不是不見己不是耳己有小善則德色而人之厚恩或掩於小眚人有小失則切齒而己之大過則飾以偏見此之謂不平我不平而人豈能平之所以家鄉之間多成瞋恨職此故也昔有仕者其兄落魄日喧競周之鄰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自謂豪强兀兀勞心自矜謀數十金仍不恢彼乃咎其兄里人亦咎其兄而直其弟然子以爲非其兄之尤也胡不以其富與兄共而朝夕故事之如其兄猶不悛乃始可直其弟耳又有厚價以拓其產者其鄰欲售之者輒再倍其直於是傳之者若不及而彼猶恐非其人之願也則詳慰而後成易然其鄰猶有與之爭闢者人皆咎其鄰而直其人然予以爲非其鄰之尤也胡不以其富周

其鄰人相聚相愛如其鄰猶相忤乃始可咎其鄰耳由斯以推施人者雖厚必忘施於人者雖薄勿忘也忤於人者雖大勿校忤人者雖小必咎也故主人勿咎盜咎我之致盜況其他乎故曰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聖賢不怨不尤惟反己自修而已故在邦無怨和氣在宇宙間無瞋恨也不見不是在人也

何氏家規

何　倫里居未詳天性至孝居喪哀毀踰禮忌日猶泣如初喪見賈氏言行集要

孝親敬長之規

一今之人以能養爲孝者何蓋緣不顧父母而私妻子倒行逆施者眾彼善於此故與之耳殊不知孝之道豈養之一事所能盡哉要有深愛婉容而承顏順志尊敬謹畏而惟命是從稍有斯須嫚違忤或傷教敗禮取辱貽憂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藍田呂氏曰孝莫大乎順親無以踰於人能不嫚而已矣其事君司馬溫公曰吾事親無以盡孝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亦然

一人家子弟有父母兄長慈愛又得教以詩書授以生業而能顯親揚名以盡孝敬之道者乃常分耳烏足言要在困苦艱難流離顛沛之際竭力盡心周全委曲消患弭變特力獨行而不失其度者方爲孝敬

隆師親友之規

一凡家素清約自奉宜薄然待師友則不當薄也切不可因己無成而不教子又不可以家事匱乏而不從師務要益加勉勵則所聞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漸摩既久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若爲利欲所蔽違棄師友則與不善人處所聞所見無非欺誣詐僞汗漫邪淫之事身日陷於刑戮而亦不自知也言之痛心各宜自省

一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必須趣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始可日相親與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拍肩執袂相誘爲非者慎勿與之交接

一學問之功與賢於己者處常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與不如己者處常自以爲有餘則日損故取友不可以不謹也惟謙虛者能得之

待人接物之規

一凡與賓客及尊長卑幼君子小人相接儀節固有不同咸不外乎敬而已矣若待尊長必須言溫而貌恭情親而意洽尊長或不我愛益加敬謹可也待卑幼又在自敬其

身苟能尊嚴正大肅矩整規則爲卑幼者修飾畏慎之不暇孰得而上犯之耶一或瑣碎褻狎便無忌憚矣待君子之敬根於心百凡相見往來交際之禮俱宜從厚其敬始伸稍薄則爲慢矣待小人則不然外若敬而內則疏包容退讓常受虧一分使之自滿自愧於我亦無所損若與之爭競較量一旦棄絕或發其陰私斥其過惡彼必終身懷忿不至中傷而不止耳此乃一生所驗之良方以爲後人應世之藥石

一凡客至家長或宗子出迎久不相見者則拜或留飯家長宗子奉陪如係子弟中之舊師友新姻眷止是此子弟同陪其餘不必見也留飯之意既得盡話又得盡歡且能

盡敬況路遙者不使受餒而還饌貴快便精潔不貴多品
庶親近敎益常可往來若一豐厚後來難繼也
鞠育敎養之規
一古有胎敎凡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跛不食邪
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此
道也今之婦人烏得而知之夫當預與之言
一凡產子須是爲母者自哺不可委之乳母吾嘗見人家
用乳母者雇直服食稍不如願反令其子寒煖失時饑飽
無節或跌撲驚傷隱蔽不言致疾莫知所自且乳母中端
潔者寡常生意外之虞不可不謹
一子女初生三朝滿月愼勿置酒張筵多害生命惟齋沐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三
更衣具酒果抱子告於祠堂其世俗催生送羹之禮糜費
無益槪宜謝絕
一古禮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亦不
可與古先聖賢同名但只名以理學之字使之顧名思義
可也
讀書寫字之規
一欲知子弟讀書之成否不必觀其氣質亦不必觀其才
華先要觀其敬與不敬則一生之事業概可見矣凡開蒙
之後能漸漸收斂一惟師敎之是從親言之是聽敬重經
書愛惜紙筆潔淨凡案整肅身心開卷如親對聖賢熟讀
精思沈潛玩索反來就自己身上體認眠存夢繹念念不
忘如嬰兒之戀慈母饑渴之慕飲食無一刻之敢離無一
時之敢怠但遇緊要辭語留意佩服卽思此一句可以用
在某處我當謹守力行此一句正中我之病根我當卽爲
拔去不使蔓延滋長如此爲學雖愚必明縱不能盡忠於
朝廷亦可以盡孝於父母縱不能建功業於天下亦可以
自善乎一身若乃不莊不敬鹵莽忽略未學先能未講先
厭或講讀之際目視他所手弄他物心想他事於書讀其
前則汙其後讀其後則毀其前或自恃聰明不肯用力或
專務外馳不肯內究如此爲學白首無成雖成必敗居官
則壞國家之事處己則無保身之謀所以古之聖賢敎人
先在灑掃應對時著力引誘提撕惓惓以持敬爲本
課子隨筆記卷二 四
一讀書以百徧爲度務要反覆熟嚼方始味出使其言皆
若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融會貫通然後
爲得如未精熟再加百徧可也仍要時時溫習若工夫未
到先自背誦含糊强記終是認字不眞見理不透徒做精
神無益學問
一學問之功全在講貫而講書之要必須講後自己細看
著意研窮潛思默究逐句紬繹逐章理會方纔得其旨趣
略有疑惑卽爲質問不可草草揭過俟一本通貫後仍聽
先生摘其難者而挑問之或不能答卽又思之不通
然後復講眞境一開如得時雨之化後來作文隨意運用
信手發揮自然成章再無窒礙若泛泛而講泛泛而聽原

不留心佩記徒費脣舌不入肺腑今日講過明日忘之此章未達又講別章今年未明復待來歲雖講至百年誠何益也

一凡寫字務要莊重端楷有骨格有鋒鋩有棱角不得潦草歪邪微眇輭弱古人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矣吾以爲用筆固在心正又在手活手活則筆勢奇妙如走龍蛇否則若膠柱鼓瑟而剔畫不開也是以小兒初學字時先要教其執筆圓活如寫小字止令手指運筆而手腕不動也若小時失教大來難轉者令學草書庶幾可改紗書認字眞切則無魯魚亥豕之弊既要快捷又要不差此乃日用常行第一急切之務況考試之日苟或字之不佳塗註

粗拙縱是錦繡文章亦不動觀覽矣豈可謂字不緊要而不習也

出處進退之規

一人生天地間智愚賢不肖固有不齊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要當皆以古人爲鑑斯無咎矣昔伊尹傳說呂望孔明之處也一耕於有莘之野一傭於版築之間一垂釣渭濱一高臥南陽此四公者不出則寥寥無聞一出則立業建功以安天下向非天子英明下求而用之終於農工漁隱之流而已何嘗急急自出於世而不爲也今人知出而不知處知進而不知退凡讀書不遂卽鄙農工商賈之賤一四不屑爲所以有濟世之才而無資生之策者多矣如張齊賢以布衣而條當世之務藝祖留之以相太宗范仲淹以旁才而懷天下之憂君子稱之爲分內事今初學之士就欲妄事希覬干求豈二公之儔耶又留侯疏廣功成身退知止知足成萬世之美名今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幾人吾人能知此四事於所行所止之間審己量時見幾而作則庶幾免夫失身之患

節義勤儉之規

一節義之人乃天地正氣所鍾光祖宗榮親族莫大乎是後世但有男子仗義而窮婦人守節而苦不能自存者豈可不爲之慮而使之失所耶合族俱當議處資給以成其美不得輕慢靳嗇

一勤儉爲成家之本男婦各有所司男子要以治生爲急於農商工賈之間務執一業精其器具薄其利心爲長久之計逐日所用亦宜節省量入而出以適其宜愼勿侈靡驕奢博弈飲酒宴安懶惰若人心一懶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萬事廢矣婦人夙興夜寐黽勉同心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以供衣服不事浮華惟甘雅潔凡有重務弟兄妯娌分任其勞主婦日至廚房料理檢點但有童僕撒潑五穀穢污作踐暴殄天物者量加懲戒至晚局鎖門戶貯水徙薪逐處照管仍諭各房不許烘焙衣物內外謹嚴俱無怠忽其上下衣食分給有等男女多者傳遞惟均不得各分彼此嫁娶資妝亦從簡便如此則衣食常盈而先業

不墜矣

飲食服御之規

一飲食服御乃民生日用之不可缺者近來僭侈無節風俗日漓盜起民窮多由於此豈草茅之說所能挽回故歷采古先聖賢之言爲此標準吾人當佩服以成恬澹樸雅之風

一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一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一或問朱子曰飲食閒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一君子慎言語節飲食二者養德養身之切要

一有道之士粗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而不取其外也

一司馬溫公曰吾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矣又曰吾家待客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

一古人事親有以酒肉養志者有以菽水承歡者均不失爲大孝

一茅容待客以草蔬與之同飯殺雞爲饌以供母客知之起拜而稱賢

一范文正公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惟好施子晏平仲儉車羸馬而惠及三族

一范益謙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一汪信民曰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朱子曰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遷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一柳公綽凡遇饑歲諸子皆蔬食學業未成者不聽食肉弟見兄未嘗不束帶夫人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九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所以在公卿閒最名有家法

一君子以禮義養心則心廣體胖若恣食肥甘則神昏氣濁婦女以布禦寒則堅苦其志以香薰羅綺則淫蕩其心

量度權衡之規

一人家之斗尺戥秤皆所以量多少度長短稱物平施而權輕重者也此固外物也其實繫乎人之一心心正而公則制之惟準用之惟平使貿易輸攸之閒而無虧累即爲天理矣若以私刻存心專圖利己買人之物則用小戥大秤賣物與人則用小秤大戥或借人米穀原以大斗量入而以小斗償還取息於人則以小斗放出以大斗收回即此就爲人欲殊不知輕重大小之閒所增幾何而所損大矣蓋陰陽之中鬼神在焉人可欺而心不可欺心可欺而天不可欺吾人爲學欲辨理欲而下克己工夫者先從此處用力最爲親切

撐持門戶之規

一大丈夫倘欲勁力王室而自家門戶豈可不爲撐持而忍坐視其傾乎蓋人家之興者豈得常興而廢者亦豈常廢興而不撐持卽廢矣廢而能撐持何患不興乎興廢固由於天而撐持之力實在於人人能知得此意克勤克儉凡有廢墜一一修舉或遇戶役世務之來宗子總其大綱支庶同力共濟協力幫扶以保宗祀切不可推延畏縮竊議旁觀以致屑亡齒寒委靡不振而反取人欺笑雖然此其大略也若夫光顯之則在經與書矣

保守身家之規

一保守身家之道無他焉第一不可姦騙人家妻女第二

不可賭博宿娼第三不可拖欠包攬謀領侵欺錢糧第四不可煉藥燒丹攘竊騙詐第五不可强橫健訟鬬很逞兇及扛幫教唆生事害人第六不可交接無藉之徒花哄遊蕩不務本等生理及縱容尼姑賣婆於內室往來第七不可傲人慢物好勝誇能逆理亂倫驕奢淫佚第八不可爲貪心所使專行峻險之途吾人能依得此誡每日戰戰兢兢循規蹈矩而行則上不玷祖宗辱父母下不累妻子害親鄰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一家安樂爲何如哉

晉江李文節公家訓

李廷機號九我福建晉江人萬歷中會試第一官至大學士謚文節

余平生不喫齋每早鹽菜送粥匪特脾胃清虛費用省約亦以省中饋一餐之勞耳午用葷一二味晚用酒六七杯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以常飯待之晨不葷午不酒不爲客變遷也余久行此各無怪焉至子孫守而不失但日無改於父之道可也作人不要自足作家須要知足子孫自觀家運勿謂清澹之後必貧勿謂清澹之後必興但兒曹眼前衣食僅給而止子則付之子孫則付之孫葢不必管亦不能管如看得破則貪得無厭之念息矣余觀中人衣食僅給日周旋往來於親朋之間以耗其財至於貧乏不免稱貸求借於人君子憐之俗人笑之間有力能自守不襲時套待親友情眞而禮澹君子信之俗人怪之余謂甯令人怪毋令人笑家有一簪一珥一羅一絹盡化爲田弗謂好華麗而留之凡

處家惟米爲急有田則錢糧亦急家事給而國用供自可以俯仰天人無愧雖有分外事吾不爲慮也張憲武曰後生不學亦問昌黎先生有此日足可惜之篇乎余因爲十可惜之說以告之古人貧不自給有帶經而鋤者有負薪拾黍而讀書者今之人飽食煖衣自眼自逸一可惜也古人不遠千里負笈從師今人有賢父兄教之而不從或里巷有賢師友不知親近二可惜也古人手自鈔寫夜以繼日常苦無師今人有現成印本藏之萬卷堆案盈凡不知誦讀三可惜也古人三年誦一經三十而五經皆畢自少進以讀書爲能今當少壯有書不讀日月逝矣四可惜也古人聚螢映雪讀書今人當簡編可卷舒之時有燈火之可親而遊蕩無忌博弈是娛

五可惜也人之生有不見日月者有不聞雷霆者今後生耳聰目明又各稟智慧之質不知讀書則趨向之不知禮義之不講殆將與聾者瞽者等六可惜也人有身則有丁有丁則有役今後生或有賢父兄代其勞或承閥閱之舊無丁役之繙而有書不讀將與閭閻畎畝之人等七可惜也人生於儒世之舊不聞詩禮之言故或爲農圃或爲工商今人生於儒家少襲箕裘之緒而有書不讀使祖父之業至此而墜八可惜也人患藏修無所今有上庠有鄉校可以從師然冠博帶務悅紛華名曰士人其實一經不通一辭莫措有玷於先聖先師九可惜也人有君臣父子之大倫忠孝仁義之大節今後生不學習非勝是則大倫大節俱埽地矣揚雄曰人而

不學雖無憂慮如禽獸何十可惜也

諭應尾應箕兩兒

楊繼盛字椒山容城人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疏論嚴嵩逮詔獄死後諡忠愍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爾爾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爾故我要爾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爾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爾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便行不可爲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無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爾鬼神必加佑爾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爾爾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我若不在爾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爾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爾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爾我在九泉之下也擺布爾

爾兩箇是同胞的弟兄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爾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敬纔是若爾哥計較爾些兒爾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爾便央及爾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爾就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
教導爾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
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爾媳婦敬嫂嫂如親姊
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爾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
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姑
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爾兩箇
同爾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
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爾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眾親戚講和切記不可
告之於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之於官先
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爾兩箇好歹與我長

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我苦情教我
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銜結之
報
爾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
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爾兩
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
罷切記休要爭競
爾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爾或請爾喫飯或誘
爾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爾或以美色誘爾一入他圈套
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爾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
人哄爾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爾好是不好的意思便
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爾就與他肝
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爾自然成箇好人不入
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我
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
將來必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
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
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
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其談是非致一家不和一以防

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
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
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時加上蓆簾不
可遲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麵果油鹽醬菜必總收
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
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
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使要蓋使好家
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稍有不足便算計可費
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月行利
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設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莊

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路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
甯讓人勿使人讓我甯容人勿使人容我甯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甯受人氣勿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讎於我則即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爾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惱爾謗爾則云彼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爾則謙待

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爾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爾姐是爾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爾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爾娘要與他東西爾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爾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擎去爾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棹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

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徧合家聽着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九兒入學而語誡之

呂　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刑部左侍郎○按公從祀孔庭

常言道三箇性兒不要惹他曰太監性兒閹女性兒秀才性兒太監吾無論已閹女憤於慈母養其多淚常顰之態以自喪其身於舅姑夫子之家嬌癡取敗吾亦無論也惟是秀才修格致誠正之身任天下國家之重上天下地塡一我爲三才往古來今貫千聖爲一脈處則使四海望其大行出則使萬物各得分願而使人比性氣於太監閹女之流畏之讓之榮乎辱乎吾深爲秀才悲焉而今一領藍衫上身便自眼大心雄胸高氣粗可憐可憐宋儒有云唐虞揖讓三孟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古人多大事業等於鴻毛乃今若箇前程作此態度由君子觀之媿汗透重衾矣夫做爲凶德狂是小人象至不仁總說箇傲象丹朱不肖一身罪過總說箇丹朱傲堯遮人品天淵只分聖狂兩字風之大者曰狂而今把這箇模樣作了清高曠達互相崇高不幾於喪心迷性乎爾看千聖萬賢立身只說箇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孔孟是兩箇好秀才孔子恂恂如也似不能言孟子橫逆三加只恁仁禮狂乎傲乎性兒只學孔孟便是我們秀才家樣子更有喫緊話說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八行者望汝努力怠惰荒甯放僻邪侈此八字者望汝深戒不然縱中三元官一品那值得一文錢

我言直中膏肓爾其勸諸心骨

孝睦房訓辭

呂　坤

傳家兩字曰讀與耕興家兩字曰勤與儉安家兩字曰讓與忍防家兩字曰盜與姦亡家兩字曰淫與暴休存猜忌之心盡分切要在潛消未形子孫不患少而患不才產業不患貧而患難守門戶不患衰而患無志交遊不患寡而患從邪不肖子孫眼底無幾句詩書胸中無一段道理神昏如醉體懈如癱意縱如狂行卑如丐敗祖宗成業辱父母家聲是人也雖黨爲之羞妻子爲之泣豈可入吾祠葬吾塋乎戒石具在

朝夕誦思

訓子言

袁　黃字了凡浙江嘉善人萬歷丙戌進士官寶坻知縣

禍福自己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乃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寞想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現前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卽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積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擔閣一生

休戚生死是大關繫凡遇親友當弔當問不可一刻少緩相與密者甯無小失愼勿因其小者遂忘平日大處小固可恕大不可忘至於家庭兄弟尤當並大小而俱化矣

人只怕無志耳有志決要做一番人一生根腳便從此豎起人只一誠耳少一不實盡是一腔虛詐怎成得人

此身常置靜處無論養德保身治家讀書俱有實益日在鬧場中並性靈汨沒了有何實際

古人惜寸陰又惜分陰謂時不可失也人生能得幾少年一瞬過矣故及時最要

一日未有實功俱是茫茫如有所失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自

彭端吾號嶲螺夏邑人萬歷辛丑進士歷官山西道御史

父母只恐兒子有病做不好的人此念時時不放人子亦肯時時不放保此身以安父母心做好人以繼父母志便是至孝

族中叔姪兄弟與我原是一人宜同體相看決不可殘傷骨肉傷骨肉卽如傷我祖宗一般此念觸境當在

父黨母黨雖極貧不可疏遠

姪自側坐弟自隨行舅與姑丈俱父母行輩豈可平席肩坐外雖强顏中心能自安乎斷是不可

朋友屬五倫中謂其有益濫交則損矣何貴得朋

自眞正儒術外餘皆異端亂人卽謂修心修性孔孟語無一句不在此中者而何必外涉禪虛也儒者而亦沈溺此無問愚人矣識定不妄趨力定不妄移自無歧路所行自有指歸故先養識力爲要

窮阨時極能見人凡有氣節不委靡者到底必有成就愈窮愈有節概方是男子

人得意驕矜我猶如是無變態也人失意委靡我猶如是不低眉也善處得失者其氣局寬舒到底自有成就

正正堂堂切勿曖昧惟有羣眾耳目最是難掩只有我聰明會瞞人人遂無聰明知我耶是非顯然在外我不欺瞞人人卽常以不欺瞞人者待我矣有錯人自相諒

課子隨筆鈔卷二 九

奚手可熱處愼勿與密勢力未必能資我我先自小多矣且恐利未得而害隨之

人有智巧我不如人此正是我稟來好處切勿增添機術失此孩心

與其生一箇喪元氣的進士不如生一箇培元氣的癡兒

卽和易到極處亦只是情意浹洽而胸中涇渭當自分曉不可隨波浮沈至相羣而黨也

事來當先料理一著明燭未形先時整頓只待事至纔理便事不在大最忌傷心有一事加人瞋懟一生不已者當面唾罵可受背後怨聲難領

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之甚不置我於度外者也當和顏以受之彼樂與言我得實益

人有屈事加我者問之勿卽忿恚從容解之氣度何閒適也

凡人平日不相知偶然以禮加我必當審度勿輕爲彼籠絡

凡事須看力量可爲否如不能爲切勿勉強無力強爲必至分外營求不如省事之爲逸也

凡行事看公議如何如係衆論不可者卽止不爲一件犯了清議許多好事救解不來

急行無善步緩一著加一熟思自是不差

平居無事莫放閒須是常習慣及事來人在慌亂我安靜自如往往見人臨事倉忙只因閒時不先習勞也

言語最宜減少多言多失寡言寡失酒極則亂尤宜忍默

量卽能飲亦不可過謂其敗德致疾也神愛清不愛濁過飲則神濁性亂安能作事

今人只快一時談笑不顧人家污辱損德莫甚於此只爲是人間好戲笑事遂誘以傳誘大率眞少而僞多婦女在闇閒之中又不能一一爲辨如未有此事而妄造此言鬼神必陰殛之非迂談也

課子隨筆鈔卷二 十

凡有錯處隨覺卽改如飾非文過便一生無長進處矣惟改過極是第一美事

人只一點便宜心隨事便起甯損己些便宜讓他就相安無事了

事不在大最忌傷心有一事加人瞋懟一生不已者當面唾罵可受背後怨聲難領

人有諷諭我者必其愛我之甚不置我於度外者也當和顏以受之彼樂與言我得實益

人有屈事加我者問之勿卽忿恚從容解之氣度何閒適也

凡人平日不相知偶然以禮加我必當審度勿輕爲彼籠絡

無故私恩不可受受則難酬此之謂也

人有冤抑不能自伸者能自爲解卽力解之自家不能又託人解之此不必待人求我若待求便遲矣萬勿隨聲附和

彼謂有此事我亦謂有此事也

細人之言多是萋斐不可輕聽中彼之計而損我之明

凡遇微賤人就要眞實寬容卽犯我亦以恕他謂無知也我如震怒加之彼烏能當謂此輩有何不可陵虐我亦陵虐之是侮鰥寡之謂也

可令官長聞其名不可令官長見其人不入公門多少尊重

凡學中有事以和立論便可相從如屬聚訟多是血氣不顧失爲念然吾終始不願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恝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

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通利鈍卽壹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者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顚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如何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

玄服簡素卽是一德夏葛冬褐乃其本分吾家累世冠裳不曾改先世布衣風味此忠厚傳家之脈也願敬守此勿壞

家風

示淳兒帖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歷進士累遷文選司郎中學者稱涇陽先生

凡爲父兄的莫不愛其子凡愛其子弟的莫不願其讀書進取目今府縣考童生汝弟方病瘍度未能赴且年尙幼正何須著急汝則長矣往年又曾經考過來而今豈能不重以得失爲念然吾終始不願以汝姓名一聞於主者非恝然於汝也汝質儘可望進步吾又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耳何以言之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之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

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這箇字的行狀至今讀之尙爲汗顏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人生窮通利鈍卽壹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試的那箇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試的那箇不要做舉人赴舉人試的那箇不要做進士到底有箇數在若是貴的可以勢求富者可以力求那不會求的便沒有分造化亦炎涼矣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無尺寸之長賴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厄窮以老甚而有囚有竄流離顚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爲汝干進耶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如何若肯刻苦讀書到得功

夫透徹連舉人進士也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又肯尋向
上去要做箇人卽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箇布衣都
成了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舉人進士也無用
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於此繹而思之余其憮然於汝也耶
抑愛汝以德也耶余其棄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進遠且
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謬生疑沮不得
不分明道破汝能識得省多少閒心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
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記之記之無令吾言爲伯魯
之簡

家訓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以左都御史家居被魏
璫遣先一日謫道南祠赴水死諡忠憲

課子隨筆鈔卷二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箇人是第一義餘事都沒
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只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
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盡
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問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
宜猛省

作好人眼前覺得不便宜總算來是大便宜作不好人眼前
覺得便宜總算來是大不便宜千古以來成敗昭然如何
迷人尙不覺悟眞是可哀吾爲子孫發此眞切誠懇之語
不可草草看過

吾儒學問主於經世故聖賢教人莫先窮理道理不明有不
得知人實難耳語云交作好人須尋好友引脩若酸那得
甜酒又云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皆格言也

見過所以求福反已所以免禍常見已過常向吉中行矣自認爲是人不好再開口矣非是爲橫逆之來姑且自認不是其實人非聖人豈能盡善人來加我多是自取但肯反求道理自見如此則吾心愈細密臨事愈精詳一番經歷一番進益省了幾多氣力長了幾多識見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只見別人不是而已

人家有體面崖岸之說大害事家人惹事直者置之曲者治之而已往往爲體而立崖岸曲護其短力直其事此乃自傷體面自毀崖岸也長小人之志生不測之變多繇於此世間惟財色二者最迷惑人最敗壞人故自妻妾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夭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

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白玉一失脚卽成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卽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可畏哉可畏哉古人甚禍非分之得故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吾見世人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生出異常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貽人笑話屢見屢出於耳目之前而不悟悲夫吾試靜心思之潛眼觀之凡宮室飲食衣服器用受用得有數樸素些有何不好簡淡些有何不好人心但從欲如流往而不返耳轉念之間每日當省不省者甚多日減一日豈不瀟灑快活但力持勤儉兩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得泰然自得袞袞影無作不勝於稼滿之窗百千萬倍耶

人生爵位自是分定非可營求只看得義命二字透落得作箇君子不然空污穢清淨世界空玷辱清白家門不如窮簷蓽屋田夫牧子老死而人不聞者反免得出一番大醜也

士大夫居閒得財之醜不減於室女踰牆從人之羞流俗滔滔恬不爲怪者只是不留立志要作人若要作人自知男女失節總是一般

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賭博宿娼之事清夜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捉人打人最是惡事最是險事未必便至於死但一捉一打或其人不幸遭病死或因別事死便不能脫然無累保身保家戒此爲要極不堪者自有官法自有公論何苦自蹈危險耶況自家人而外鄉黨中與我平等豈可以貴賤貧富強弱之故妄陵辱人乎家人違犯必令人扑責決不可拳打腳踢暴怒之下有失戒之戒之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己財但以方便存心處置得宜飯亦可救人之飢衣敗絮亦可救人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算之仔些煎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

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此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可惜福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卽此仁心茲念自有無限妙處此又爲善中一大功課也

有一種俗人如傳書作中作媒唱曲之類其所知者勢利所談者聲色所就者酒食而已與之綢繆一妨人讀書之功一消人高明之意一浸淫漸漬引入於不善而不自知所謂便辟側媚也爲損不小急宜警覺

周氏譜訓原書未著作者姓氏

族有長幼尊卑天所秩敘豈晝賤賢不肖及一人喜怒愛憎所得升降吾不知敬長恆忌長之不我尊及其爲長又不能承尊愛幼吾不知恤卑遽怒卑之不我愛及其居卑又不能承尊所謂藏身以恕而躬厚薄責恐不若是自便也茲弊相沿徒知右冠裳而左天倫尙望我一二士類常相與講明躬率之偶閱東園友聞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適有垢衣傻屣如屑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彼何人翁曰其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在其中矣保身固元尤第一義今少壯之人而具兒衰弱之證豈非切身之憂乎酒色之穽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縱志而已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爲御史疏參魏璫削籍歸講被逮至京拷掠備至以死詬忠毅

吾行後甚以弟爲念上事父親欲勤而愼敬而懇讀書欲眞而銳治家欲婉而和交友欲敏而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己之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迎也文章須有沈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盪之機居身須有反觀簡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志之事夫不得轉移之法透脫之方而徒鬱鬱誰與草草自放以聰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惜也今年之考須看筆與文心到否何如否則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言功名學問在其中矣保身固元尤第一義今少壯之人而具兒衰弱之證豈非切身之憂乎酒色之穽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縱志而已

亡前一日手書誡子

李應昇

付遜之兒手筆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即吾不死之年也汝生長於官舍祖父母捧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瞋喜任意嬌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因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瞻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謙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卻而忘敬汝母訓汝

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之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儻嫁於中等貧家須與莊田百畝至於庶妹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擬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一作恩義所關五也汝資性不純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儻有上進之日急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汝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

稟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論子十則

呂維祺字介儒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崇禎時授南京戶部侍郎兵部尚書南京陷河南罵賊而死謚忠節

孔子十五志學所學何事爾宜思此志力此學不可悠悠放過

立志要學聖人不可僅以中人止足亦不可竟以豪傑自命光陰可惜時乎時乎不再來

讀書要存心養性明道理處爲眞儒出爲名世非爲取科第之階梯而已汝宜知此意

今人讀書便只道做好官多得錢是富貴之士決不可存此念

時時用敬常如父兄師保在前必愼其獨

凡遇財物飲食不可存一貪心異日必爲清修之士

言語飲食一毫不可苟

謙光有厚器者必有大成

親賢取友自得其益古之聖賢未有不須友而成者

致友人書

賀逢聖江夏人萬歷朝入內閣尋致政歸獻賊人楚合圍就義著二十人鑒文忠

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昭逢聖嘵嘵員矣乃逢聖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丑度荒

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
刊祠堂聯云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使逢聖今
日不念是自絕祖父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
每歲正月初六始十二月二十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
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嬸周旋數尺陋室中下溼上
漏炊爨卽在牀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
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
寺或禦冬以綿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
至則深夜巧酒今日不念忽作雨載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
也念之奈何亦曰罔敢作孽而已不作孽奈何亦曰救得一
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奈何亦曰服膺先中

憲之訓飢死事小甯沒飯喫切不可錯動了念頭不錯動念
頭如何亦曰公門無一事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
毫之欠馬遞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
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
子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廬列乃爾先正有
言孝子一舉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願私積之
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
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愼微微之不愼星火燎原
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怖其始也

座右編

朱潮遠（爵里未詳）

先方伯在宣雲時家書云付兒潮遠丟爾等一年餘心中痛
割囑付爾刀耕火種尙有天灾我爲朝廷封疆受多少勞苦
今乃亦有挂誤處卽此日月之蝕亦卽此當猛省人生衣食
有定分若不愛惜穿喫盡卽不乞丐亦必爲無恥花子不可
在小營生人身上賺他半分三釐見他擔肩負背之苦不由
得不見景傷情切莫說門面在這裏要花費若弄窮了門面
不來採爾了有起事來越是門面越不好有不惜衣食者是
破我家也我遊宦三十年無餘錢以遺子孫若遺有餘錢恐
天報我連累爾等我只以淸愼勤仰答求爲爾等寬裕受用
一則不煩天地鬼神乘除減算我一則不煩盜賊窺窬我一
則我臨死之時決然無生前損人利己肥家潤身之業障難

得見爾將此言卽是財帛與爾安貧讀書守禮修身爲上休
妄想休謀人休自驕休怨貧貧則免人算害有禍也小有病
也不凶惡一箇謙字一生受用不盡兩箇勤儉字子孫享用
不了好生認得定立得定便是天地間奇男子我今老了衰
了一生之過悔不徹了最要緊是不可廚中刀上見血說著
也怕不可與貧漢爭一升一合甯可少喫一碗飲食下喉去
不過肚中多飽些穢污遇驕奢狂人只說道爾是有福人我
命薄怎能比此是我一生得力處崇禎七年閏八月初九日
筆

庭書頻說

黃　標魯里未詳

子

天下爲子者不一有孝子有賢子有才子有愚子有不肖之子但求爲孝子不必求爲賢子不可安爲愚子更不可學爲不肖之子盖爲孝子者服勞奉養不肯少傷乎親之心卽至親偶有過又不徒爲順從陷親不義須委曲幾諫喻親於道不使子有孝名親有過名此求爲孝子之說也若夫才子雖爲父母所樂得但多才則多事多事則多累嘗見恃才之子父母教以忠厚則笑爲愚父母教以節儉則笑爲愚

爲吝父母教以聖賢則笑爲迂以至逞才妄作傲物淩人損德敗行而禍及父母者良不少也此不必求爲才子之說也爲賢子者重德行立名節爲庶人之子而不入於俗爲公卿之子而不流於驕及功成名遂之日固能流芳百世顯耀祖宗即不能得志亦能持身有道使宗族鄉黨皆稱焉此求爲賢子之說也若夫愚子雖不玷身辱親而碌碌無能贖贖無知受父母之責不知其爲愛而以爲勞聽父母之訓不知其爲恩而以爲怨蹉跎歲月不諳世故人情迫至父母告終身之日爾兄弟相好無猶而父母之於我兄弟亦自願其相好無猶既知父母愛我弟一如愛我而顧加弟以不堪當父母也亦已晚矣謂曰愚子不誠愚哉至於不肖之子逆父命傲宗族蕩祖宗之產而反謂祖父之不富貽父母之辱而反謂父母之無能身愛資財而縱欲奢華總不思家中之一絲一粒皆從父母勤儉所致身爲公子而殷樂怠傲總不念乃父之一官一職皆從先人陰隲中來謂曰不肖眞不肖也余竊思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慈子固當孝父卽不慈子亦當孝子果能孝而父母又焉有不慈者乎俗云養子方知父母恩知我之愛子自知父母之愛我人甘於爲愚不肖而不思爲賢子者是誠何心

兄

嘗覽兄弟命名之義別之曰伯仲叔季葢伯者長也以兄長於弟故獨以伯稱之於是知父師之下所賴以爲倡率者惟兄耳兄果盡倡率之道則庭訓之餘握手相勸可以佐父教所不及兄果盡倡率之道則講習之後促膝相勉更可以佐師訓所不逮兄長之誼所關亦不小矣而世之爲兄者余多不解兄弟顯榮則忌之兄弟貧賤則鄙之間弟賢名則毀之間弟惡名則笑之身居尊顯而甘使弟爲匹夫躬被羅綺而忍令弟結縕衣不盡友于之情反加欺淩之威甚至偏子女而閱牆變生肘腋霸家財而戈矛釁起同室同胞之親等於路人手足之愛視若寇讎兄不盡其爲兄而獨令弟盡其爲弟弟雖不敢與較當亦悫焉心傷矣獨不思我之愛子時戒之曰爾兄弟相好無猶而父母之於我兄弟亦自願其相好無猶既知父母愛我弟一如愛我而顧加弟以不堪當父母也亦已晚矣謂曰愚子不誠愚哉至於高堂卽父母已往而

幽冥之中恨長子之無情歎幼子之失所能不疾首拊胸淚滴九泉乎願爲兄者推父母之心篤天倫之好貧富與共貴賤與共好惡與共勿以妻子之言而輕爲離間勿以侍從之口而遽生嫌疑兄以誠心相待弟自以誠心相感弟如倣象猶可格心況其他乎爲兄者自盡其爲兄也可

弟

弟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余竊慮聖賢之莊語不足以破倣弟之迷請卽爲弟之分爲弟之理與夫爲弟之情質言之兄居其先弟居其後先者當尊後者當遜分在則然也論學術兄講習者多論世故兄閱歷者久有父從父無父從兄理在則然也兄愛我不忍與之爭兄率我不忍與之抗稍長知

敬不慮而能情在則然也世之爲弟者往往受兄之教而以爲恥受兄之責而以爲辱以少凌長盛氣相加而弟之分於是不明才大則傲兄以學位尊則傲兄以爵行不讓先坐不讓位而弟之理於是不明遇兄之仇親若知己臨兄之難忍如隔膜富則相聚貧則相離而弟之情於是不明家不敬兄卻訂盟於四海內不遜長卻示謙於朋友弟道浸衰殊可悼歎試清夜一思上有其兄下亦有其弟有時爲人之弟亦有時爲人之兄我以無禮加兄而不願兄之受與不受設爲我弟者亦以無禮加我受乎不受乎我以非分待兄而不問心之安與不安設爲我弟者亦以非分待我安乎不安乎兄望我盡弟道於兄無異我望弟盡弟道於我此心不推天性以乖由是而不敬叔伯不尊父母不睦宗族不和鄉里亦何所不至也爲弟者當自憭然

夫

夫者扶也言正位乎外使妻賴之以扶持乎終身也惟盡其扶持之道不失其爲妻之綱方不負其爲夫之名雖然始之不正卽有不能防閑於後者如妻之方進門也新婚燕爾花燭輝煌而爲夫者卽溺情牀笫不整夫綱則婦人必將揣摩其夫之心以投其所好所以不數月間而爲夫之動靜性情與夫德行人品皆被婦人看破矣既爲婦人看破見夫之好淫也則妖冶其容以誘夫之心一爲妖冶所誘而夫之權婦得奪之見夫之溺愛也則變遷其態以挫夫之氣夫一爲變

遷所挫而夫之權婦又奪之甚而見夫之喜怒無常坐作無度則婦直以狂惑目之不屑承奉旋多睥睨而夫之權婦盡奪之至盡奪其權是婦有權而夫反撫權是以往往嬖眉男子對人談笑似有烈烈丈夫氣概及至婦人之前則柔聲下氣奴顏婢膝之狀有不堪令人見者總之不正其始則權爲婦奪反受婦人之節制者大抵然也誠於婦人進門之始雖篤夫婦之情必明內外之分正其夫綱持其大體親愛中寓有嚴正之氣唱隨時不失琴瑟之調則型範既端權柄在我婦人自愛而敬之依爲終身而不負其爲夫之名矣爲夫者何不學爲男子漢而甘爲兒女態也

婦

爲婦之道皆本於爲女之時是以古人養女當未賦于歸必設姆師訓教令其習聞持身敬夫立家之訓講求孝公姑和嫗娌待僕從之理則女敎實皆婦敎也今之世姆敎既廢閨訓不聞爲母者娶人之女以爲已之媳則荼毒之挫辱之是以人之女至我家而卽賤也嫁已之女以爲人之媳則溺愛之敎唆之是已之女至他家而卽貴也爲女者見母之愛我也如此由是任性多嬌嬌者必悍女敎不豫又安望其爲婦而能宜家也及至夫家上逆公婆下傲妯娌丈夫嘱責輒相反目甚而稍不如意卽歸告父母造言流涕母踵夫壻之門駕言投水女借母家之勢故作懸梁致使爲夫者懼禍忍辱不能自主漸而婦得自便睡早起晚蓬頭垢面而不修侍御之容耗穀傷財盡棄織紝之工嗟乎婦道亦何至此哉余勸爲婦者痛改積習守婦本分惟求無愆於井曰不致夫歎其饗飧專內助勿問閫外率質樸勿矜才能則夫之心安而婦之道盡矣語云惟酒食是議此操井曰親饔飧之說也又云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此專內助勿問閫外之說也又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此率質樸勿矜才能之說也若夫四德三從之訓載在女經余不必再爲之贅

嫡庶

齊家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自古難之矣然士庶之齊家與帝王之齊家不同帝王之家以嫡庶爲尊卑不得以兄弟爲先後士庶之家則以兄弟爲先後不得以嫡庶爲尊卑何則以嫡庶爲尊卑者所以定王侯之分而歸於一也不歸於一則易爭故嫡子雖弟不可以後兄庶子雖兄不容以先弟以兄弟爲先後者所以敘天性之誼而正其倫也不正其倫則易亂故弟雖嫡子猶是弟也兄雖庶子猶是兄也故曰不同也若士庶之家而亦拘拘於嫡庶之別則手足之情不洽手足之情不洽則妻妾之心必變而骨肉乖離不祥孰甚焉蓋所在則嫡庶之說無庸惟在各盡其道故上下可相安也乃妻之悍妒者妻暴虐其妾則庶子雖孝亦情理之難忍妾之驕寵者妾淩侮其妻則嫡子雖賢亦名分之難甘由是各爲其母則兄弟仇讎同室操戈者勢所必至也不知嫡母母也

庶子之事嫡母不可不孝庶母亦母也嫡子之待庶母不可不敬嫡子固子也庶母之待嫡子不可不厚庶子亦子也嫡母之遇庶子不可不愛兄嫡出而弟庶出兄固不可不友其弟嫡出而兄庶出弟又不可不恭其兄如是兄弟之倫既定則上下之分亦定嫡母穆曲以待下庶母承順以事上則嫡庶之禍可以永杜所謂各盡其道者如此

防閑內外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辨內外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喪非祭不相授器蓋所以正婦德肅閨範也余嘗讀之而知先王之教人防閑者未嘗不嚴矣而人往往防閑之多疏亦獨何哉夫天下中人居多如節操凜若冰霜堅如金石不以

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者此能以禮自防而不待人之防閑者也三代而下甯幾見乎下此則不爲之防閑不可也蓋男女之情人皆有之閑有矣志潔清而猶或失身匪類者況兼性豔冶者而可保其無他乎每見疏於防閑者內外不嚴出入無禁自謂家門清靜矣不知主人聾瞶則闔內多隙萬一中毒失節聲傳鄰里雖祖功宗德不足蓋一時之醜即孝子慈孫亦且蒙百世之辱至此悔恨亦何及哉然與其悔之於後莫若防之於先勿因報賽而登山入廟勿信邪說而往來六婆勿畜俊僕而縱其出入勿藏淫書而誘其情慾勿令認瓜葛之親而輕爲燕會勿令攀鄰人之壁而無故接談如是而防閑之道明則終日閨門之內目不見非僻之人耳不

聞非僻之言賢者固可以矢志潔清即不賢者亦無不兢兢自好焉然則養人之廉恥而消邪心者誠莫如防閑之禮矣

齊家君子胡弗聞焉

妯娌相和

一家之中往往兄弟失歡手足乖離者其造禍多由於妯娌之不睦何言之妯娌本非同姓又非同氣以異姓之子居一門之內其能宜家而明大義者無論矣而驕悍之婦忌嫉易生猜疑易起或爭室中之箕帚而搆成莫大之釁或競閨內之巾櫛而釀爲難解之恨甚至博殷勤於翁姑而揚已減人私愛憎於子女而此長彼短兼之巧拙有相形之感妍媸有並衡之嫌貧富有較量之隙積其怨於胸中遂肆其言於枕

畔矣將天性之愛離於彼婦之口一體之誼開於長舌之婦嗟乎爲妯娌者不相敬相愛同心家計而乃此強彼倣搬弄是非致令夫君鬱鬱不樂父母終日不快吾不知其婦道之謂何而甘於攪亂家門如是耶雖然兄弟之不和固由於妯娌而妯娌之相和還由於兄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兄弟果能敦同胞之義念天倫之情兄憐弟幼而能友能寬弟思兄長而知恭知忍如此協和即有不良之婦任其多方讒譖雖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彼欲開我兄弟亦烏從而開之哉兄弟既不爲其所閒彼自知其嫌隙無庸則妯娌亦將各安於室各宜其家平心忍氣而莫之相傾矣故欲和妯娌者仍先自和兄弟始

遂使在天之靈爽爲怨恫而怒焉不甯如是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不忘親之手澤也手澤尙不可忘而先靈豈容褻慢歟夫獲罪於祖父卽獲罪於鬼神至於祖父惡之鬼神怒之而欲生前享富貴之榮死後貽子孫之報此必不可得之數矣吾願世之人以事生之禮事死以事存之意事亡如禮所云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雖蘋蘩蕰藻澗沚溷毛無不可以告其明信昭其誠潔又何至有褻慢之失而貽先靈之恨哉

妒虐侍妾

嘗思婦人之生上則爲人妻下則爲人婢至不幸而可上可下而爲人侍妾其事主夫也恆易而事主婦也恆難蓋主婦

相守以夫意謂夫之愛常專於己而弗移也無端娶一妾其色卽與己相等猶恐其分吾愛而況少艾嬌姿相越甚遠主婦烏能自安乎是以中心嫉之百計中之洗潰臨之鞭撻繼之甚至見其有色而殘傷以毀其貌見其有孕而重勞以損其胎妒之不已繼之以虐所由來也夫侍妾何爲者乎或爲後嗣或佐中饋原非無故而娶況爲侍妾者又任勞勤嘗甘苦不敢自言而又何堪此無形之殘與有形之毒耶若云分其愛則又過計也亦顧其夫何如耳夫誠賢必不至厭大喜小因顏色而起異見若夫不賢則青樓歌妓豈無有辜其情者與其分之若輩而得悍妒之名曷若分之侍妾而得進下之譽乎況侍妾當遣嫁之時嫡妾之分自應分明斷無卑踰

寵妾欺嫡

嫡者敵也與夫敵體者也妾者接也不告父母不通六禮得接見於君子而不敢與之角勢分者也春秋嚴嫡庶之分風詩有綠衣之歎尊卑貴賤不可紊矣古者四十無子則娶妾爲宗嗣計也夢熊罷紹箕裘是其所望如之何紅裙添翠紫

無論鄉人指摘親戚唾詈即此大小不睦陰陽不和夫妻搆釁而禍生門內父子相夷而變起蕭牆在妾輩不足怪也身爲男子豈可溺色而心無所主以取狂惑之誚哉

聽信婦言

從來大有爲之人必剛方獨斷能不惑於柔情方成丈夫氣概而功名事業亦俱從此出若漫無主張而唯唯聽命於女子之口即其言有合於理有濟於事已失丈夫體統況乎其未必合理未必濟事也天下最足以召禍者莫過於婦人之言婦人不明典訓不諳義理所聞者女流之語所持者一偏之見見偏則是非無常不顧大體故往往肆枕畔之戈矛一言而間人父子橫耳邊之荼毒一言而乖人兄

弟播煽惑之巧術一言而獲罪於宗族鄉黨此牝雞司晨長舌階厲昔人所以諄諄歎息也人惑溺於私情初則因其狎愛繼且養成驕恣繼則因其驕恣終則流爲畏懼狎愛既深雖明知其虛詐欲不聽信而不能畏懼既久雖甚疾其饒舌欲不聽信而不敢將剛方之氣一變而爲脂韋之習矣聽言至此輕則陷身不義重則隕身不祥可不戒哉爲丈夫者果能乾剛獨持勿使婦人得與外事祇令其奉巾櫛持箕帚操中饋理蘋蘩而已即或有內事相參酌亦必求合於理有濟於事自彼言之仍自我主之庶不至陰陽反常乖沴招禍矣雖然婦人亦有內助之賢佐夫不及如雞鳴之戒脫簪之警其言又屬當聽又屬當信者也豈容一概棄之

婦女嬉遊

禮曰婦女不出閨嚴內外也夫閨門尙不可出況遠而嬉遊乎世間嚴肅閨門者固多不謹閨門者亦不少恪遵婦道者固有不守婦道者亦甚多曾見有女紅不勤以巡門挨戶爲正事中饋不修以登山謁廟爲善行貴者乘肩輿擁侍妾富者駕寶馬炫明珠盛其首飾異其服色以供人之瞻玩妖冶其容媻娜其步以牽人之情思不曰口願則曰心願雖道路阻長不畏跋涉之苦不曰祈嗣則曰祈福雖山川迢遞不憚風塵之勞今日進香明日修醮此處參佛彼處拜祖以有用金錢枉自齋僧布施以無幾光陰空爲忙裏偷閒甚至勾引私奔而此約彼期借端宣淫者有之潛入邪教而男女混雜

因而失節者有之無窮醜行未易更僕總本於嬉遊之所致也雖然此固婦德之衰良由爲夫者之縱其惡也假如嚴飭閨房使婦識三從女遵姆訓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彼將含辱斂容退處之不暇亦焉敢肆然無忌雜入於稠人廣眾之中也哉

淩虐奴僕

奴僕亦人子也十月懷胎三年乳哺與常人無異方其在父母之前撫育恩勤食之而問其飢衣之而問其寒是如何之愛惜也不幸而遭家不造骨肉分離或因貧窮而易子或緣事故而投人亦人情之最可傷者然在近居鄰里猶曰有相見之期也至於得錢而鬻之仕宦因財而貿於商賈千里關

山生離死別人非木石能不痛心爲主人者卽大加軫恤猶恐不能釋其愁懷奈何孔存恕道往往逞一時之氣重爲之凌虐哉且爲奴僕之事亦甚苦矣人誰不欲安逸也時當安枕彼則鐘鳴早起以供其役人皆晏息彼則漏盡遲眠以效其用人誰不欲煖飽也主人服文繡彼則敗絮鶉衣以遮其體主人饜粱肉彼則殘羹臜菜以充其腹主人乘堅策肥彼則跋涉奔走不離乎左右主人錦茵高坐彼則侍立側足以爲之後先噫亦艮苦矣卽或稍不稱心猶當大爲含忍大爲寬容奈何以一言之差一事之忤動加箠楚日用鞭扑如此其不爲鳥獸散者幾希抑又有說當其懷憤而出也意氣快恨不得地耳一出而得地則必爲之圖報矣又恨其無勢

耳一出而得勢則必爲之搆禍矣況主人之舉動主人之家園又其所熟習而洞見之者乎必有大不便於主人者夫人之用奴僕也孰不欲得忠勤之輩以代我手足之勞然以淩虐而求忠僕豈可得乎故乘勢而易作威逞忿而多使氣主人之常也余願使奴僕者以愛己之子轉而體人之子以憐我之兒轉而恤人之兒其於御下或庶幾乎

禁止六婆

禮別嫌疑莫重閨閫而或者能禁男子之往來不能禁婦人之出入不知婦人中有所謂六婆者其人雖微其害甚大所當嚴爲拒絕者也夫六婆大抵皆無依之婦或爲飢寒所苦不得已各執其業以爲生者婦人至此廉恥已盡絕矣日走

百家之門巧爲逢迎之計而主人慢不覺察恆以爲婦人也而忽之彼旣知主人不禁遂得各行其術於家人婦女之前或誘以齋或誘以巫或誘以布施結緣或誘以典當服飾或誘以卦卜問壽夭或誘以彈曲消寂寞家人一爲所惑而金錢粟帛將有日見其消耗者矣然此猶其害之小者婦女生於閨門不識詩書之義而又以數輩妖魔鼓簧其間挑鬬是非因而上下失懽彼此不睦大非家門之慶也雖然此亦其害之小者夫六婆所欲得者錢財耳得其錢財則門內之隱皆可宣揚於外得其錢財則戶外之情又何難巧傳於內乎甚至內外相通踰牆鑽穴在所不免由此觀之任用六婆是猶開門而招淫也然六婆不足責所可怪者身爲家主不爲家庭無事閫範常端矣齊家君子用誌斯言

搬弄口舌

婦有四德言居其一甚矣言之所係防微杜漸之謀而爲開門招淫之計亦甚愚矣迫至事久情彰譆騰人口門楣爲之墮地始恨六婆之害如此其甚也彼六婆之肉其堪食乎是莫若峻往來之防明出入之禁庶幾維繫者也卽遠而親戚外而鄰里無不以愛敬相將以和睦爲事其或有恩衰義薄情淡誼疏者由於一心之間隔爲之也究其所以端自搬弄口舌始凡人有怨憤之言未必其皆相覩而則耳不親聽者心不生瞋無奈有搬弄之人或以姊

妹之言而述於妯娌或以哥嫂之語而愬諸姑嫜又或無事閒遊從東鄰而學於西舍因隙致譖本近親而傳於遠戚其所指如親見其所述如面談鑿鑿可據歷歷堪聽其口舌可勝言哉婦人之性易於爲喜亦易於爲怒稍不如意則意形於色情見乎詞者有之爲家人鄰里者宜止鬱於未動或以理相勸或以情相諭可也胡爲乎口若刀劍舌奏笙簧致令門庭之內怨如山積骨肉之間瓦相戈矛親戚爲之反目鄰里因而樹敵吾不知何所取而樂爲此耶夫藤蘿繞樹樹倒則患及於藤蘿使一家一里之中羣然疑忌搆怨不止親戚反目鄰里樹敵我於其間得安坐而甯居者無是理也及至情節敗露事蹟昭彰將見姑嫜妯娌不相怨責而怨責搬弄之人矣自作寃首身爲罪魁而猶强口嘵嘵不爲怪也何婦人而無恥若此

家訓

葉瞻山崇禎時官御史

一日循禮聖人繼天立極莫大於禮歷來簪纓世胄初未有不以禮法起家者入其門雝雝肅肅秩如井如其興也勃焉驕淫矜怙侈滅義敗可翹足而待也閨門嚴整臧獲習勤習儉歲時伏臘祭祀必親必腆國課以時輸將約飭童僕不許酗酒宿娼擾害小民皆禮法中事

一日持謙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江海爲百谷王以其善下也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一日存恕若中貴公子某某名並檮杌少小與先岳嚴振吾公周旋余一日問某公子狀公曰無他只任意耳余曰止此耶公正色曰任意則不復顧人不顧人人必受其累繇此推之桀紂不踰矣余爲竦然昔辛憲英子辛琇從鍾會軍征蜀憲英謂其子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閒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故恕字終身用之不盡

一日從儉家道寖昌如春樹發花初見蔀蕾繼以暢茂一朝爛漫而彫謝隨之始於儉卒於奢卒而零落不可繼自然之理也家居百凡從簡飲食尤不宜若流親朋宴洽不得

踰六簋古人眞率會謂有三養清虛以養胃節嗇以養福省費以養財

一日擇交不知其人視其友語所謂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家居須親近正人憸邪弗與親暱非止比匪之損兼防波累之禍

一日保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曾子亞聖臨深履薄竟此一生但得福壽康甯毋貽父母辜繫守身卽是孝親百凡寒暑飲食起居倍宜珍重沈湎冒色尤傷生之斧外遊風波暴客最宜愼防語云千金之子坐不

一日治生學以治生爲急卽既富方穀恆產恆心意也余憂
昔處丁長孺先生之塾時具館穀先生囑曰毋浪費寘腴
田幾許余笑而頷之先生曰以僕爲輕薄耶僕所期於公
者遠公定是雲路中人俯仰無累可勵五鈍之節也余敬
謝敎通籍八年薇蔬奉繩尺天涯遊子稍給饘粥無內顧
憂先生之訓也前輩云貴莫貴於不自辱富莫富於能知
足賤莫賤於思求人貧莫貧於不知生

家訓紀要

金　敞字廓明武進人有金閶遺集

畏庸俗之議反不畏聖人之言不自立腳根風吹草動便足
喪其膽而奪其氣矣

汝近日思自立否人不知自立每欲恃人以爲固未有不立
見敗亡者卽如邑中某某承父兄之寵榮驕恣成性自以
爲磐石之安一旦父兄卽世寵榮衰落外侮畢集便顚蹶
困頓幾無以自存乃知人不自立雖以父兄之親猶不可
恃況其外焉者乎然則何以自立曰崇德修慝辨惑此自
立之實也

汝字來知日用不給誠爲憂慮但汝須更念古人之窮十倍
汝資性雖不甚劣卻是安能便如此此必汝亦睹得合是
如此耳若能依此行之有恆不爲外物所誘則將來亦可
望漸有成立只是不可有分毫要人道好之心何也聖賢
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內爲主欲固其內
自不得不愼持其外不是單在外面做工夫若單在外面
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此中尚可問哉此際

己一分病作十分看治童僕十分病看不上一分說甚學問
事涉風聞影似毒口點綴唯恐不眞尋常容止聲音刻意做
摹令成笑柄君子當此止有憂懼若聞之以爲笑樂以至
轉相稱述肆爲談資則其自處之卑下可知自卑下則人不自立雖以父兄之親猶不可
前月孫先生書來說汝言笑不苟足見世德爲我慰喜我思
汝資性雖不甚劣卻是安能便如此此必汝亦睹得合是
如此耳若能依此行之有恆不爲外物所誘則將來亦可
望漸有成立只是不可有分毫要人道好之心何也聖賢
教人致謹於容貌語默之間者原是以內爲主欲固其內
自不得不愼持其外不是單在外面做工夫若單在外面
做工夫便是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此中尚可問哉此際

關係甚大甚危不可不省又曰須知要人道好亦是曉得合如此者也此卽其眞知烱然不容自昧處只恐爲要人道好便至失其本心

己有善或形之言或形之色皆是看得已小

誠慤方可讀書百試百驗

凡修己治人存心應事之法四書已說盡矣先生旣與汝講過須實向自己身心上體驗思我之所以與聖言背馳者其病安在務將舊習痛自克治使熟者漸生生者漸熟方見得汝長進若徒事訓解以爲只要做八比不差便了大事無論八比決不能佳卽以此立致顯榮非汝父之所喜也我冬杪決歸看汝日用動靜之間便知長進與否矣

課子隨筆鈔卷三　十九

看聖賢書不實求之於踐履則書終與我無與故有讀書到老只是故吾者殊可痛惜吾今望汝讀書之意汝旣知之當思所以去汝故吾之法卽此便是孝也

嘗教汝作字要使筆直而掌心虛益直則所以出之者正虛則便令筆有餘勢而不迫促汝至今不改或有時改之而不盡皆緜執事不敬故舊習不除

所以欲求友者欲輔成吾德耳若工爲媚悅導之騎逸談人傷無有不立萎者人亦猶是矣吾有身吾自愛之乃獨不愛吾身之根豈得爲愛身者哉且吾亦非一旦而遽知此身之爲當愛也必父母先愛之日吾亦非一旦而遽知此身之爲當愛也必父母先愛之心血無限劬勞無限而始得吾有今日也一至吾有今日而父母之年已老矣前路已短縱然竭力奉事能得幾時

凡人志向之邪正其根本皆植於童蒙之時益童子原以先入之言爲主教之者須以孝弟忠信之事反覆講解日漸

爲子者每日擁妻抱子飽食安眠嘗思堂上老人又復去了一日妻可再續子可再生生身父母一去不復見上天下地尋覓無門不及是時盡心盡力孝養父母而又或至有凫恃驕養遂不知愛敬顯肆悖逆者其將何以爲人如有此等不論兄弟叔姪聽其悤之族長分長各長察實小則論戒大則以家法懲治尤甚則公首之官

兄弟非他卽父母之遺體與吾同氣而生者也人不忍忘父母則見父母之手澤與父母平日親厚之人尙必爲之惻然動念不敢輕蔑遺棄況父母之遺體卽每見近俗婚娶之後兄弟多致乖睽甚至自相戕賊恬不爲怪揆其所自亦無他故不過爲婦人之所漸漬宵小之所搆鬬或財產

之有不均求望之有不遂耳不知婦妾羣小本不識大義財產身外之物卽有厚薄亦仍是厚吾一本之骨肉與吾身原無彼此之別何可聽信以疏間吾天性之親況君子好行其義尙有讓宅於友朋施德於道路者豈吾兄弟曾朋友道路之不若耶至謂嫌怨有所自來終非旦夕可釋則凡兄弟之怨宜莫大於殺兄者矣古聖猶不以爲怨而忘其親愛則下此者又何足言哉吾與聖賢皆人也惟甘心以世俗薄惡自處遂謂古聖人不可學乃至自戕其本根而不顧眞可哀矣昔人嘗謂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無救之者嗟乎此皆事之所已然目之所恆見者也其可不痛相懲戒自蹈此不祥之實耶且如吾有數子吾之所以敎誨之願望之者自必以其能相友愛和樂爲愉快矣我不和於兄弟是卽敎諸子以不和也況子因我之意必不能敬順於伯叔子既不敬順於伯叔則其漸亦將不敬順於我此實理勢之所必然者也薄汝兄弟卽是逆親各有兒孫須留好樣諭戒再三而不悛各長議罰以隨之一家有一家之名分循之則和以安違之則禍敗立見面不可被推之一族亦然蓋名分者人道之綱維未有綱維不立而猶得自存者也吾族數十年前老成林立尊卑秩然情意相孚搆爭鮮少故在鄉黨中號稱守禮之族後至風俗漸薄遂有以傲慢爲能事以剛暴爲快意少陵長卑犯

尊者皆有之矣漸漬日深禮義之防不存而族亦果自此衰落以有今日殊不思今日之少且卑者卽他日之長且尊者也我今日陵犯尊長則後日亦必不能免卑幼之陵犯繇此言之則毀蔑名分者究亦非所以自處況在鄉仍有公論在朝廷則有王法乎自今以始其各以禮法自儆共敦仁讓之行毋蹈惡徹自玷聲名至於爲之長者如有特尊壓卑有侵奪負賴等事則仍聽宗約鄰里之族長分長以憑從公分理儻不悛明徵以忿爭致犯則仍先正其犯上之罪而後理其曲直

禮云婦順備而後家可長久甚矣婦之所繫爲甚重也然婦多愚闇每見小不謹理道須爲之夫者以嚴正率之勿信

其言時以往昔孝讓之行與之解說勸導使其佐我承順親志和輯家庭方可資其內助之益此夫之正也若聽其專制使之干預外政或信其猜悶因致同門失歡皆喪敗之道所當痛以爲戒者也

凡人無一定之恆業曰必親非類之朋習爲邪僻之事故成家立訓者必以恆業爲先務也恆業耕讀爲上商賈次之工技又次之要得一業足以治生自守以終老不作非分之想爲鄉里善人足矣外此則有永禁者五一供役衙門則喪心最易造孽尤多即或稍有名目爲一時權利所集亦未有不旋被顯禍且貽後日子孫無窮之害者也一投充營籍氣習漸染自成凶類長捐骨肉委身鋒鏑以刑戮而爲竊盜則永不許入祠與祭終身不齒而倡與優則譜祇足娛人是優之漸也有志者恥之矣至於更有下流自甘者若門皁等役若倡優等行若鬻身而爲奴僕若比匪而爲竊盜則永不許入祠與祭終身不齒而倡與優則譜而蕩心志故君子遠之而勿聽況又朝治之也盡其精力而爲衛身而不知其爲殺身之道也更下之爲吹唱妨正業爲拳棍罔之則多陰侮人之心又易與奸邪作緣愚俗以險且烈者報之於其身以及其子孫不可不畏也其下者或並以此爲得財之計耳不知天之鑒視不爽亦必以最其伏機最險而流禍最烈究其初不過欲得一時之快意果報其慘毒彰明多至不可勝紀念之悚然所當世以爲戒者也一擇術不正其大者莫如刀筆蓋刀筆之殺人也

爲飯食終俯仰之無賴蓋本亡命者之所爲而非良善所宜廁足之地也一開場賭博見人之財而思所以奪之乃誘之使賭此種心術已與劫奪等矣又繇此蕩敗人之身家戕賊人之子弟禍根所結最深且遠故歷來聞見從未有以此而成家昌後者詛可不急相痛戒哉一屠宰物命事極慘酷報皆不爽而所關甚鉅害不止於一身者則尤莫如殺耕牛蓋牛之爲功於人也甚大人之殺其命以爲利也亦甚微而我之可以治生之途則又甚不一何苦偏殺其甚大之功之命以博其甚微之利且此亦每爲官府所禁犯之則私圖徒飽夫猾胥公又無逃於刑憲而地方自此又每足以潛致奸黨則貽患爲尤不測故業此者之

罪報其慘毒彰明多至不可勝紀念之悚然所當世以爲戒者也一擇術不正其大者莫如刀筆蓋刀筆之殺人也其伏機最險而流禍最烈究其初不過欲得一時之快意或並以此爲得財之計耳不知天之鑒視不爽亦必以最險且烈者報之於其身以及其子孫不可不畏也其下者爲拳棍罔之則多陰侮人之心又易與奸邪作緣愚俗以爲衛身而不知其爲殺身之道也更下之爲吹唱妨正業而蕩心志故君子遠之而勿聽況又朝治之也盡其精力祇足娛人是優之漸也有志者恥之矣至於更有下流自甘者若門皁等役若倡優等行若鬻身而爲奴僕若比匪而爲竊盜則永不許入祠與祭終身不齒而倡與優則譜

削其名餘不削者爲欲存其後人故也

訟之爲害有四物力之來甚難積累辛勤無限訟則耗費百出不能自主一也治生者一日有一日之事訟則廢事妨業生計必誤俯仰奚恃二也喫得一分虧落得睡眠穩此昔賢語也訟而負則不甘在我訟而勝則不甘在人讐怨相尋貽殃匪細三也恆近正人則多福恆近不正人則生禍人未有不畏禍而願福者也訟則傾險之徒勢必與之相接一與相接則自此之後或遠之或近之皆足以爲患四也故保家者必學忍非忍人也忍已而已矣本族中如有小忿及財產不明之類俱宜想之族長分長聽其從公分處如果情理不爽公堂雖決方聽告官究理如未經偏

憩處分徑自呈告者公議罰銀入祠公用至與異姓有爭亦宜先憩之公親聽其調處如果情理難堪非調處之所能平或有奇寃異枉不得不鳴本族仍宜酌議量助以見同患之義儻有不肖反佐異姓以戕我同宗者各長察實會同通族扭赴祠堂以家法懲治

古者酒以成禮今則酒以發禍蓋古則謹而有節今則肆而無度故也范魯公戒子箴曰戒爾勿崇飲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月川亦有句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誠畏其禍我也近里中宴會每謂不醉則主有吝名而客亦不歡及醉則訴爭旋起而怒生焉是不醉不歡醉亦不歡也不知不醉之不歡則猶能自制至醉之不歡則欲制而不能矣且從此是非蜂起展轉糾結或至成雠搆訟積歲不解皆酒致之也浦江鄭義門家規子孫年未三十酒不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但沈醉喧呶者箠之諸婦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始聽教家者宜以爲法外此則更有二戒一曰惟賓饗以日自飲則酉戌二時爲限毋白晝懼廢事毋長夜懼損神且虞變焉二曰市可沽不可飲也罷且雜則尤易釀故保德者遠之矣

家之興敗第視夫子之賢不肖而已矣何以謂之賢敦重彝倫安分循禮義能讀書勤儉寬仁好親近君子者是也何以謂之不肖不孝不悌無忌憚刻薄險狡作事喜侈大不務本業畏見正人者是也然則子之賢不肖何以相去如此之遠亦曰其父教之而已矣然則父之於子無不願其賢而惡其不肖賢者教之豈不肖者亦教之耶曰教不同有善不善焉善者必正之於蒙飾其衣食哉其喜怒而不使之順與縱也教之敬謹慈愛尊古法恆下人教之重廉恥信行教之習苦知澁稽艱難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之不賢者鮮矣若夫不善者從其欲以爲愛視其詐日新則竊喜以爲能長則教之嗜利教之爭勝陵物教之行險教之不信亦非徒口之且身以示之如此而子之賢者鮮矣故一則鄉黨宗族愛敬之祖先神明亦必喜樂而佑助之禍患不作和氣薰積福胙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興不可得也一則鄉黨宗族痛疾之

祖宗神明亦必怨怒而譴責之骨肉不親戾氣薰積禍亦以類而至欲其家之不敗不可得也然則今之教子者教之作家教之工文章皆善矣胡以其子不皆賢而其家不皆興也曰所謂教之善者亦在正其人而已矣賢不賢原係於其人不係於作家與工文章也其人賢則家雖貧或不能文章其興也可必其人不肖則其能作家與工文章皆適足以成其惡而速其敗若此者指蓋不可勝屈也故願教子者自思而審擇焉

伊川先生嘗言凡人家世須几百一會以合族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當相通此誠敦本厚俗之良法也然思籠罩族人能歲月合者固勢

自有所不能若一年之中定爲四會會有輪主有定期每
人出銀三分三日前付之至期辰而集就會所舉行鄉約
講解六諭畢始會食一席六坐葷素六器酒十行爲率輒
飯而散如此則會更有益且亦簡而可繼至婚喪諸事惟
族之貧者始應公助舉行者須於半月前聞之族長族長
按名分發知單每人助婚者銀三分喪葬者銀五分備以
本家貧極更有好義加厚者聽不及富者以富者止宜就
親近者相與爲禮可不必徧也公助則婚喪之家不召讌
止於事畢後造謝助者相與爲禮則不然

宗範

金 儆

千罪百惡皆從傲生傲則自高自是不肯下人至不肯下人
則無不集之禍

不近正人則惡日長而我不知

學曉廠三字最是討便宜法人不知出此字不肯事賢與一切好
莫不祥於不安分如幼不肯事長不肯
爲侈大皆是

小有才而又剛愎自用覆亡有餘矣故上者能學問以進德
德進則才自斂次亦須先識時務
閨門中少箇禮字便天翻地覆百補千殃皆從此起故治家
之道與其過寬毋寧過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
吉故家將興父子夫婦皆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

睦一寬縱太過則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
度無所不有乖爭陵犯之風皮自此起矣

每事節儉卻須得中使大體不失尤宜體恤下情若過刻亦
非家之福也

幸有贏餘即當思有以及物在天道可免惡盈在人情亦足
寡怨

兒女輩常使之拳拳曲曲言動必有警畏到年長得以自專
尙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父母所當知也

教子者先宜去其傲心養其謙德使能溫恭退讓行無邪僻
雖終身韋布亦不失爲克家之子苟不知謙順好自高大
縱使發科取第才名蓋世適足以招尤賈禍非全身保家

之道也

教子弟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忠定謂子弟甯可終
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

子之不肖爲母護蔽縱成者十居七八故教子者尤不可不
使母知此

爲子孫作富貴計者十敗其九爲人作善方便者（爲人作善方便者他本作爲子孫作方便計者無其後二字）其後受惠無窮勤儉安分敬畏樂善八字百世無弊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蓋爲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無有不是
也惟子能誠孝純一則父母自格而悅樂矣

居室嚴整去媟御之習謹內外之防是所以有別也

害莫大於婢子造言而婦人悅婦人附會而丈夫信

孝傳第一書

張鵬翼西充人崇禎中由選貢生授衡陽知縣張獻忠逼衡州巡撫王聚奎以下皆迎鵬翼獨守空城城陷投江死妻子亦從難

論曰親生我養我也我慕我愛無可解於終身也妻匹我事我也我慕我愛亦無解則情分而孝衰矣然則妻不當愛與曰妻隨夫轉夫云亦云則合愛同敬以悅親此其妻可愛也夫隨妻轉妻云亦云則棄禮徇私以咈親此其人不謂之樂妻孥而謂之私妻子矣世俗每每蹈之可哀也二帝三王制養老之禮至今遵之所以教民孝也若曰高年之翁朝廷且尊重焉吾爲人子孫可不知敬然孝非徒養口體也父母食肉則尊同於卑父母三牲賓朋亦三牲則親同於疏父母果腹犬馬亦果腹則貴同於賤貧子與富子均養則父母一日飽一日飢賤子與貴子分養則父母一日煖一日凍養志者急急反而思之可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盡天下之物羅以奉吾親方快意也但禮有所制不得不可以爲悅勢有所屈無財不可以爲悅耳禮所得爲而不違勢所能爲而不吝是之謂能竭其力賓客斯須之敬也年高日暮亦斯須之容也可不敬歟貲財父母之所惜也吾又惜貲財而不惜父母何其悖也兄弟同胞之人也吾惜貲財苛索兄弟以事親不大謬乎愛子自至情也吾子乘肥馬吾親杖荷蓧於禮安乎

念之哉養生送死俱當備物以盡志

最是庸陋齷齪之夫趁辛苦錢買喫虧菜父組袍而子衣帛姑荊布而婦釧釵不知教誨養成忤逆徑將長子分出獨與幼居後或添丁又將幼子分出獨與尾子居前十年爲長子馬牛又十年爲幼子馬牛又十年爲尾子馬牛貧則諸子坐視其劬瘁富則諸子瞰爭其錢穀而老馬牛溘然死矣嗟乎一死何足哀而風俗爲之壞矣

孝行庸言

李雍熙字淦秋濟南長山人有警心錄

妻與妾皆內助也言有善當從之但婦人賢淑少而愚暗多或悍妒不仁或巧語徵中吾則嬌癡取憐以行其貪慝男子剛腸者能幾人或畏而不敢不聽或憐而不忍不聽或漸漬日久而不得不聽一有偏聽必生厭棄一有厭棄必生瞋怒妻固當之而不平妾亦處之而難堪小而一家離心大則立取禍敗爲丈夫者必剛正自持確有定見不爲一偏之言所惑庶一家和平上下無怨妻妾相安而親心亦安矣

世有一種人入富貴之家言不敢言坐不敢坐伺眉宇爲諂默觀意向爲動止雖狎戲侮玩彼借以爲榮甚至與奴僕輩握手靦面而不以爲非獨不思此身爲父母所生日望其豎立乃甘心不肖寘廉鮮恥至此耶又或親近印官阿諛逢迎結交胥吏如手如足狐假虎威彈壓鄉曲意氣揚

揚自覺生色殊不知諂媚固屬敗類禍患亦斯不免既入是非之場難辭牽連之累又或阿附權貴以圖捷徑夫薦我者卽能禍我儻意繆一移將不可測且爭强取勝同列傾陷勢所必至況權貴一日失勢將不自保究且與之同盡豈不哀哉故士君子立身甯失之迂勿失之捷甯失之拙勿失之巧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庶不至使人指爲某某之子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每見父兄之於子弟或悠悠而不知教或溺愛而不肯教或假爲巧飾以沽美名或覓人代作以邀虛譽否則督責過嚴而無自得之趣或求效太急而無循序之功或見其難進而不爲曲成或惡其愚頑而任其曠廢抑思父兄之於子弟何等關切而令如是故爲父兄者必委曲詳勉以率其子弟而子弟亦謹守教誨以奉其父兄日漸月摩迄於有成所謂養也若子弟愚鈍樸魯則令其恪遵規矩如其倜儻不羈則令其韜藏收斂至於佻達恣肆之流則不得不嚴其懲戒天下有賢父兄何患無賢子弟哉

男女授受不親叔嫂不通問禮也故家法必修幃薄僕非呼喚不得輕入婦女無事不得外出顏氏家訓謂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不相識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青兗之交山居僻處婦女皆荊布婚媾家老死不相往來頗有古風儻能踵此以蕴家庭復嚴禁三姑六

婆之類不得聽其出入卽整肅閨門之要道也

甚矣鄉宦之易以滋害也主人一鄉宦幾家人幾鄉宦也甚至家人之家人親戚皆鄉宦也往往鄉紳之家父子卯酉兄弟吳越族屬怨讐親戚叛離鄉曲飲恨吞聲皆因家人逆探主人性情顚倒齒頰而主人不悟也不知先世積幾許陰德寒窗耐幾許苦心始得博此科第而輕敗壞於無知之惡僕不惟有害己身亦獲罪先人矣且我今日失勢彼明日另投豪門睥睨欺陵目中卽無故主此歷歷親見者也有深謀遠慮者安可不防微杜漸以培自己元氣和桑梓而長子孫哉

訓子俚言

吳粹升 閻里未詳

家道之廢興與鐙火明滅一般家道非積德不興鐙火非添油不明吾祖積德若添油然油須添故鐙火常明留所不盡以照後人我輩不特不添反從而挹取之又從而傾覆之油既立盡鐙亦隨滅又安望其謀及後人也哉故現在之福得之祖宗將來之福還須自造禹湯文武以積德興桀紂幽厲不善繼述惟惡是作遂至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乃知大聖人之後尙不得恃祖宗之德以放恣而況於他乎

諛者爲已而有損於人者也直者爲人而無利於已者也果爾則諛直賢不肖之相去彰彰矣乃天下每好諛而惡直

何居益爲已則有所求於人而惟恐人之不適於意故凡所以從其欲者無不至爲人則無所利於已而惟恐人之不進於善故凡所以拂其欲者亦無不至此其居心之公私不同而操術之枉直亦異也請得而狀其概益諛者看其肩而追者持之以莊諛者詔其笑而直者守之以默諛者之腰常曲直者挺之使不屈諛者之恭常足直者師之使不勞諛者之容舒而直者常嚴諛者之色喜而直者常厲諛者之聲低而直者高諛者之氣下而直者上諛者之言曲以婉而直者勁而疾諛者投人以易而直者責人以難諛者是其所非而直者非其所是諛者夭桃逞媚而直者孤松挺節諛者春風秋露而直者烈日嚴霜諛者肥膩若脂膏甘鮮若飴蜜而直者連膽苦其口薑桂辣其舌嗚呼此公直之所以不克見容而詔諛之所以日進也好諛惡直有由來矣雖然好惡如是取捨如是有國者亡其國有家者亡其家稽之於古未之或爽也

示子

魏際瑞原名禋字善伯一字伯子甯都諸生值藩變以說諷道將降爲所害

凡事不得大意加隨鐙行路只步尺寸之光所過阡陌坊衢嘗然不識雖身歷之如未到也

又

信陵君爲侯嬴御車揚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結襪曰吾無以報張公以此報之汲黯不拜大將軍乃曰吾之爲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乃曰吾之爲公子亦足矣王生令廷尉結襪曰吾無以報張公以此報之汲黯不拜大將軍乃曰

度德量力能自安退亦須有剛德彼强不知爲知强不能爲能者總是無力量當下按不住

聽言之道氣不虛則善言不得入心不細則義味不得出如唯唯諾諾一概是聽是與不聽等矣且友之觀我於所規之弊歲月如故則良言自阻奚待聲音言色而始爲拒諫哉

我不能容人謂之無度量我爲人所容謂之無志氣若不能容人便致爲人所容習而不察養成暴戾終當人不容我而災害至矣

凡傍理弊病多不能輕易除去蓋雖知此處是病徒因此理在又覺有許多好處便不肯極力消克或反護之所以漸

深愈長如遇此等只緊提著病處且將理放在一邊務必
克去病既克去我此理豈不完全無瑕若於病中推出道
理雖無半亳借理解釋不覺已爲他設藩籬眞輔弼後雖
立意除之不易得矣且既得弊病又爲他推原當下已放
空一步
處亂世能哭虧是大便宜能受苦是大安樂能平氣是大力
量能散財是善聚守
好財之心於與人處可見好名之心於譽人處可見好勝之
心於讓退處可見惟自知之當自察之

治家格言

朱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學者稱柏廬先生有孩
訓集其治家格言世多傳誦誤爲陳眉庵朱子

作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
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燕客切勿留
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
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
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勿
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
親鄰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
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

訓子語

張履祥號考甫一號楊園又字念芝浙江桐鄉人有張楊園全集行世○按先生從祀孔庭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棄以淪入禽獸非欲儌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恆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畏也涓涓之流積爲江河星星之灼燎於原野其始至微其終至鉅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乎吾身心而已善則和氣應之不善則乖氣應輕重遲速等於桴鼓人自弗覺耳古稱明德馨聞穢德腥聞總非朝夕之故是在辨之於早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所謂天地之盛德氣也若一向刻急煩細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彫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整齊嚴肅是就綱紀名分而言凡事卑大小親疏內外截然不可假易是也正如四時寒暑節序各殊而元氣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尙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有凶有吉報不當希望於天凶報可不懼乎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語夙夜念之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富貴貧賤一時之遇豐約通塞定命不可違若賢士君子則人人可爲讀聖賢書思若因之以智不肖因之以賢學之既成處有可傳之業出有可見之功天爵之貴無踰於此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飢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

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修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冥頑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一世廢學不知幾世方能復之足爲寒心然則詩書之業何可不竭力世守哉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遂至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即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飢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藏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野言倒置親疏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

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疏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疏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疏賢者宜親愚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疏因疏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略舉其要約有數端

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者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必驕慢賢者必敬愼不肖必恣肆賢者必讓不肖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必輕捷賢者必樂成不肖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必表襮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勢力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必見其近

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已先人不肖必先已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彊禦不肖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舉之不盡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世謂知人之明不可學子謂雖不能學實則不可不學也中庸言知人不可以不修身而修身又不可不知人二者相因得則均得失則均失人苟能爲知人之學庶其無殆矣乎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固其實未嘗深體力求故泛泛然若萍之偶合也紛紛然若鳥獸之各散也盍思手足一體持

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均適痛必均痛偏廢必弗甯駢枝必兩礙不言而喻僞所期而然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幼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安有不好之理乎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顧父母而況兄弟不孝不弟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存

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啟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骨肉搆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古人有言婦者家之所由廢興也今日訂婚既早婦之性行未可預知世教久衰閨門氣習復難深察娶婦賢孝固爲幸事若其失教在爲夫者諄復教導之爲舅姑者詳言正色以訓誡之妯娌先至者亦宜款曲開諭使其知所趨向久而服習與之俱化矣不可遽衊棄疾坐成其失也教婦初來今日新婦他日母姑如何忽諸

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得意一人失
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
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
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
道友則有滋益之義彼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
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可容恕耳
女子小人之言不可聽非必其人處心積慮欲爲人患也由
其所見淺小或其性習偏乖雖欲效忠適足僨事若更主
人偏聽不免曲意逢迎爲害遂大所以家庭造次之言最
當愼聽
人情乖異不在乎大多因積小而成如乾餱之愆言語之傷

最足釀隙若更以小人間之彼此讒構遂至不解故謹言
語接賓好古人於此蓋有深意也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己不
可尤人
鄉里鄉黨與吾先世室廬相接行輩相差婚姻慶弔世世弗
絕誼本厚也其有强盛情固樂之益宜內懼而思自勉其
有憂患即不能恤忍利之乎擔石升斗以通有無不可虛
也或以田宅來售者勸止之不得已則宜厚其價值而受
之以寓相周之意然田可也宅終不可宅售則將舍茲而
他適何以爲情若其後人或其同宗兄弟欲復此產仍受
原值歸之永以爲好豈不甚快書曰人惟求舊舊可懷也
薄俗之習窮約則眈眈思攫惡人所有貴盛則勢陵利誘
曲肆奸謀弗臧無往不復天道殊不爽也
先王分土授田一夫無失其所凡有勞事只使子弟爲之未
嘗有僕役也觀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及子適衛冉有僕
可見王政不行人民離散貧無依者鬻勢不得不服役於人
以生是以家力有餘子弟不給使令者養人以資其力久
矣爲天下之通義也但當善待之不可橫加陵虐陶公曰
彼亦人子也先須開以爲善之路示以資生之方必其不
堪扶植與屢不用命者然後去之苟無大惡亦宜寬宥不
可求之太過責之太深使人無所容足也彼輩無知者固
多然其必不可化導要亦無多至其子孫實爲不幸非由

自己作之放遣可也天子臣妾萬方猶欲視民如子士庶
之家牛羊犬馬待人不畏獲罪於天乎
賓客至誠敬以待之當內外如一若女子小人得罪長者主
人不察之罪也世竟有陰令若輩爲之自託於不知者爲
鬼爲蜮蓋無不至欲免禍敗得乎
墳墓祖居田產書籍圖者子孫守之效死勿去斯爲賢矣必
不得已田產猶可量棄書籍必不可無無產止於飢寒無
書人不知義理與禽獸何異況死生有命果是能知義理
亦未必飢寒而死也
屋室祖宗所遺足以安居宗族聚於斯墳墓託於斯子孫守
之倣則略爲修葺無俟增置更造也增造由於迫隘難居

去鄉因乎勢不得已苟慕華侈誇壯麗非天理矣蕭相國云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李文靖公云居第當傳子孫二公功名蓋世貴極人臣所見如此何論窮居無德之人哉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況可貯之門內乎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掩爲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若係先代所遺及祖宗手澤片楮隻字皆當敬守不可輕出以致脫失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修德可以遄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果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其淡者已絕少矣蓋五行之生理實如此初水次火次木次金次土甘只一味最在後是以始於苦者常卒於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厄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隆深淵之心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好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而後卻不免於飢寒失所常也然多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與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辭文清公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矣

人家不論貧富貴賤只內外勤謹守禮畏法尚謙和重廉恥是好人家懶惰則廢業恣肆則近刑淫佚則敗門戶喪身亡家蔑不由此

子弟樸鈍者不足憂惟聰慧者可憂耳自古敗亡之人愚鈍者十二三才智者十七八蓋鈍者多是安分小心敬畏不敢妄作所以鮮敗若小有才智舉動剽輕百事無忌放心肆己而克有終者罕矣

風俗嚣陵人情險薄非理之加恆自意外其在宗族親戚但可消弭切勿與競以釀蕭牆之禍若鄉黨鄰里苟能平心降氣以處之曲直是非自有公論亦不必與之爭也古人有言可以理遣或以情恕率此行之庶乎少事矣

所謂故家舊族者非謂纓世祿之謂也賢士大夫固爲門戶之光若窶廉鮮恥敗壞名檢適爲家門之累況偶至之榮比之浮雲朝露當其得之不足恃以爲常及其失之幷與先世俱盡所以家之興替全不繫乎富貴貧賤存乎人之賢不肖耳貧賤而好修恆行興隆之道富貴而縱恣背理

敗亡之轍也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嚮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尖以爲長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爲準則敬戒爲必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奢用爲恥苟且便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不如人不敢虛驕遇事細審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門戶甯別有光大乎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人家得富貴子孫未必非不幸得賢子孫乃爲幸事子孫苟賢富貴固可以振起家世即使終身貧賤亦能固守家風延及苗裔若不賢者貧賤既易辱及祖先一旦富貴驕淫嫉很舉宗均受其敗可爲寒心也吾見亦衆矣不忍舉而爲鑒耳

人家不論大小總看此身起此身正貧賤也成箇人家富貴也成箇人家即不能大好也站立得住若是此身不正貧賤固不成人家富貴越不成人家無論悖常逆理禍敗立至即幸而未敗種種醜惡爲人羞恥不可言矣所以修身爲急教子孫爲最重然未有不能修身而能教其子孫者也

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漬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進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

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已辱先民斯爲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成性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傲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爲得則害已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已必至害人害已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戊申春季書

袁氏家訓　原書未著作者姓字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後生戒之　按此條出呂氏集非范忠宣公語

鼎範云尊長前必須恭謹他日子弟待汝亦猶是也若夫笑傲放恣語言輕狂坐立失次必有報者在目前也

陽明先生示子王正憲訓詞一首其詞曰今人病痛大段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悌爲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證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悌爲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極處便是允恭

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諺有之曰富貴怕兒花開此語殊有意味言已開則謝適可喜正可膧耐今有方值豐盛便生驕溢喜延賓客慶賞過飾婚喪有樂聲容溺騰傾動僕婢服食珍麗整齊勝絕鄉邦光映門戶益謂是矣夫無德富貴謂之不祥宜急懼恐何暇詒修其他凡屬違衍咸此類耳子孫有是眞惡消息亟加斂抑差緩頃敗若約而爲泰時屈舉贏則旦夕覆亡之道也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爲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爲能从遠不可破壞豈不爲造物者所竊笑益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

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爲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工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宴子孫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士大夫有言曰所可見者漫爾經營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胸中何如

寬泰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以長年

與善人交有終身了無所得者與不善人交動靜語默之間亦從而似之何耶人性如水爲不善如就下故易安可不擇交

居家格言

顧三英曾里未詳

語云有好子孫方是福無多田地不爲貧好與不好只爭箇教與不教世上那箇生來就是賢人都是教訓成的那箇生來就是惡人都是不教訓壞的也有大姓人家的子孫辱門敗戶也有貧賤人家的子孫立身揚名可見全在教訓人生一世子孫是後程子孫不好任爾有天大的事業總無交割就是手藝人家也要一箇接代的兒孫所以人家子孫教訓是第一要緊每見人家祖父愛子孫定要好

食與他喫好衣與他穿獨不思喫慣穿慣了好的便不知
撙節賣田賣地都從這裏來又見人家祖父疼子孫儘他
要的把來與他儘他惱的替他打罵出氣獨不思順從他
慣了必至自縱自由擅鬧生事奸盜詐僞玷辱祖父那時
節雖悔也遲了從此一想子孫如何可以不教但教訓有
箇方法夫人只曉得望子孫强過人不肯教子孫退讓人
少年氣胃易得驕暴反被祖父教壞者不少惟願有子孫
者未教他作家先教他做人教他做好人先教他存好心
明倫理顧廉恥習勤儉守法度方是教訓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孫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孫第一
義至於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

人子於親俱當盡孝獨有四種父母待子之孝尤切曰老曰
病曰鰥寡曰貧乏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鵠
立扶杖易仆寒夜苦寂纖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
適遺溲叢穢席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
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就是兒孫滿前偶脊偶稱
者稱人人鼾睡去箇箇樂事多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
溼與誰同衽護半點骨血空博一世淒涼又有撫字財匱
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滿老病人拯旨躊躇望一味而
長慼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
垂涎丐三餐而忍氣吁嗟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爲子者
於斯更宜喫緊

婦人孝公姑與子孝父母一般然婦之於公姑以人合者也
子之與父母以天合者也從來未有子不孝父母而婦能
獨孝公姑之理故凡婦之失禮於公姑皆其子有以致之
也爲子者其念之

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一日者命諸子各獻
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
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勠
力同心然後保國

曾公名大奇字端甫著通翼一書有云外國有鳥名曰共命
一身二頭甚相忌有時此頭尋覓毒草伺彼頭睡銜置
其前彼頭既覺見而吞之須臾吞已二頭並亡錄此以爲
兄弟相忌以致相殘者鑒

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乾轉坤的經綸自
臨深履薄處得力

家中惟貴省事而僕從最喜多事事多則費多費多則爲僕
從者不有口腹之利卽生染指之心至於家道之興廢僕
從不來管也

自來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見
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闊凡其身試見效之言
欲規訓後生者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
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艱難
備嘗之後矣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

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温氏母訓曰豈有子孫專靠祖父過活之理天生一人自有
一人衣祿若肯立志大小自成結果若止逸樂自娛惟恐
前人遺產不充裕者吾恐雖得前人百萬家貲必有坐困
之日矣
江右舒狀元芬在翰林時其子數寄書曰鄰人每歲占牆址
不休芬覽書題其尾曰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尺有何
妨秦王枉作千年計今見城牆不見王封寄歸鄰人閭之
咸服盛德自毀其牆兩相推讓焉
日省錄

顧天朗字閬一號雪梅吳人順治丙戌副貢生有三禮集解等書

兄弟同受形於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人之身所謂
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
胡越居雖同室迹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卽是薄吾父母矣
可歎可歎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
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
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
妻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四
五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
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義浹洽猜忌不生不聽婦言不爲
奴閒其樂甯有涯哉

課子隨筆鈔卷四

趙民獻爵里未詳

萃古名言

兄弟原從一體而分比之於手足誼至切也試論手足可互
相傷乎而世之兄弟或不免有相傷者此雖枕席之言有
以亂其衷而實財利之私有以啟其釁也何也兄弟之間
一人爲利一人知義必不至於參商惟二人俱知利而不
知義故手足變爲戈矛骨肉化爲寇讎耳詩於兄弟戒勿
相猶其言切其旨深矣
凡課兒者須使他知貧賤的意味歷觀古來大聖大賢何人
不從貧賤憂苦中來惟貧賤則思自立思自立則百事皆
可爲又何憂兒子不富貴

子弟生大富大貴之家是大不幸惟富貴則性傲千罪百惡
皆從傲上來
顏光衷曰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讓謙恭立教故能保其滋
大不爲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
孫方始得力
蔡西山訓子曰誇之一字壞人終身凡念慮言語纔有誇心
卽當截斷
王允昌訓家錄曰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況富貴乎凡不當
得而得之財不當得而得之位能於此看破遠之避之自
是天地間一好人雖貧賤以死光榮多矣念頭一差必將
攘臂何所不爲無論爲子古笑罵往往奇禍隨之吾願子

孫以此爲戒

范忠宣教子弟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顏光衷曰教大兒不若教小兒教貧家兒雖覓猶可教貴家子弟尤須痛繩不容輕貸何也彼其驕貴癡養頤指氣使種種已積之胸中矣非嚴父良師其相追琢未有能成大器者

觀人之起臥早晚可以卜家道之興廢近觀紈袴子弟役役於聲色貨利每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悖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

顏光衷曰善教子者以親正人爲第一要務

少年聰明太露如花之千葉者無實若開口出刻薄議論及形容人者不獨無實恐防根朽矣

簪纓閥閱固稱盛美若代代不絕書香此卽門第大幸亦足爲世家舊家也

示諸弟兩兒

黎士宏字媿曾長汀人順治舉人歷官布政司參議有託素齋集

功名富貴定之於天讀書行己操之在我以操之在我者反委之天以定之天者必爭之在我不幾倒行而逆施乎願爾曹盡其在我者

少年略賦才性易入任誕豪爽一流世說一部爲累後生不淺不知古人胸次各有一副本原若止辦得東塗西抹博得一二顯者好語溫言便無故而箕踞科頭希蹤嵇阮顏之厚矣識者笑之大約今之所謂狂者率皆妄耳

務本齋格言選

馬世濟字元儀漢軍人廣西巡撫馬文毅公雄鎮子隨任值苗亂間行告變後官黔撫漕督刑部侍郎

正家之道宜痛絕閒雜女流不可容其出入蓋此流多陰智能揣婦人意且巧爲詞說又能鼓動人妻孥無識未有不墮其術中故骨肉之離閒鄰里之忿爭皆此流搆之也抑或甚焉或爲賊之導或爲姦之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宦家子弟凡居屋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使俗氣撲人

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睥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骯髒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陵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傾家而罔悔反不如椎魯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文藝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奚一語之俊無妄誇是眞能愛子弟者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

每見富貴者甯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室缺乏置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二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世之愛其子者坐之高堂食之芻豢足跡未嘗及門自以爲愛之至矣彼鄰人之父則不然使其子躡屩擔簦犯風雨冒霜雪以從師取友於千里之外徐行顧盼雖道路之人莫不竊議其父之不慈也及觀其終則有一人焉不辨菽

麥頑闇無知問之何人也乃向之足跡未嘗及門者也有一人焉知類通達爲世名儒問之何人也乃向之顧盼數千里者也彼爲人父者將使其子無知爲愛耶將使其子有成爲愛耶雖甚愚者亦知所擇矣

親戚鄰里有狡獪子弟能恃强陵人損彼益此者富貴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輩內既奸巧外常柔順詈罵狎玩亦所甘心人多愛之不知他日所以盡惑吾子弟而誘引爲非者皆此等輩耳若平昔延接忠實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家中子弟奴僕與外人爭鬬人來告訴只當責備自家子弟奴僕或訪知事情可惡即加懲戒以警其後則家人無生事之擾外人亦諒我無所縱而不怨矣

父生師教然後成人事師之道同乎事親德公進弼林宗三訶而不敢怒定夫立侍伊川雪深而不敢去晉梁子弟閭閻小兒或依父兄世祿之貴或恃家有百金之資厲聲作色輒慢其師弟子之倣如此其家之敗可知

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爲來春會波恐爲彫謝之漸

庸行編

牟允中字叔甯天津人自號夢研齋主人有庸行編

嫡庶之兄弟尤屬人情之所難處嫡者非仗母勢以憑陵卽謂若母出身於微賤庶者始以地分而自疑終乃不得其平而搆釁遂令手足等於胡越而致傷父母之心矣抑知一樹數枝其根則共一水數流其源則同乎

感應解云人見兄弟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不知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拘儉或放縱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未必然性不相合則凡臨事之際必至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則不和之端從茲漸啟而終身失歡者有矣悟此理者爲父兄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

之同於己爲子弟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庶得和協無乖急之患矣

史搢臣曰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之時無一刻不追隨長各有室或聽妻子或因財帛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有患難相臨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所以同居其爨爲妙然有勢不得不分者如食指漸繁人事漸廣各有親戚交游各有好尙不一統於一人恐難稱衆意各行其志又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參差分爨而不分居者爲上甚至分居弟兄友愛當愈加聯屬釋法昭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昔張公九世同居至今傳爲美談今人不能效其百忍而欲同居不分勢有不能卽分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浮蕩反爲濟敗之具太遲則其中物情多端有不可勝言者如子孫繁衍眷屬衆多者家務若統於祖父中一人掌管凡一切食用則箇箇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甯取而不用必不肯僅足而不取稍有低昂則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仍取用如當日擊婢僕暗竊亦不以爲意總視作公中之物漠然不甚顧惜耳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皆懷不滿之心此勢所必至思意此時當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若己財庶知物力之艱錢財之難不獨

惜財亦且惜福再度其子弟才幹量付資本與之營運使之熟諳人情世故此不分中之小分也待其老成歷練然後從而大分之卽分亦當存留三分之一以爲娛老之資若盡舉而析之不無計日而供輸月而養或有不賢之媳當行則止應有說無往往父子致生嫌隙既有存留之物不獨老景可娛且使子孫稍有冀望之心或可勉強承順此居家善處之法慈孝兩全之道也既分之後子孫未必人人成立其中儻有升沈不一者亦可於此中籌佐助之方耳

子怨父貧兒讓弟富妻妾視豐歉爲悲歡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

洪九震先生示兒居家十二箴　卯辰飲酒　未晚脫巾近午梳櫛　白三光及西北方溲溺　信口穢罵　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語　箕踞橫肱倚跛而坐當食發歎　見客不長揖　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　妄想不可爲不可行之事

少年子弟斷不可令浮閒無業凡人一有事做則心有所關身有所拘外而經營內而謀畫自然無暇他想若浮閒無業飽食終日必然流入淫酒賭鬪之中諸般不好事俱要做出往往蕩其家產壞其品行故爲人父兄者於少年子弟或小或大必要尋一件事令他去做非定要得利也卽其事無大利而拘束了身心演習了世務諳練了人情長

進了學識者者這通用便是大利益也豈必得金哉益子弟浮
閒慣了就是趨窮的根子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創業守成二者皆非易事不知守成更難於創業何也蓋創
業無先人法程能創不能創無闕榮辱而守成已有先人
規模稍忽擎持則爲人竊笑然亦不能箇箇求勝於前人
若能如得舊樣子飽煖不失禮樂不違授受相承即是繼
述之子孫矣如甘棠某氏正廳不用梁棟豎立中柱示戒
子孫不便演戲後皆遵其遺訓至今稱爲書香望族
葬墳太遠止因惑於風水目前雖易往返後世子孫有憚遙
遠而拜埽遂致廢弛起房太大無非止圖飾觀目前雖易
營建後世子孫因難修葺而祖業反多他棄

凡田產基址相連不可遂萌謀併之心即使有人或因家貧
或因別故轉售於我必以足價與之不可因彼事勢急迫
故意推託欲其減價賤售諺云田是主人人是客天地開
闢以來此田此地買者賣者不知經幾千百人而後傳至
於我我今得之子孫縱賢而能守能必其世世相承千百
年不失乎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黨中華屋腴田迭更數
主其在後日又可知矣
諺云居鄉柴米賤後代子孫愚夫子孫之賢愚何關乎居市
居鄉總之偏僻之地人皆誠實縱有不肖子弟無人引誘
或不至破家蕩產至於衝繁之處人家子弟不論貧富知
識一開便有黨類相合少年心性易惑易動最能薰染貧
家之子不教則習爲流蕩狡詐若富饒之子不教則有不
可勝言者如飲食衣服之類無不投其所好或嫖賭酗酒
或指產借債甚至惹禍生非無所不至即有父兄在堂上
下彌縫難以覺察雖身受拘束而心已放蕩及父兄一沒
任意施爲引類呼朋登堂入室師長之言弗聽婦慈之訓
難施日復一日愈趨愈下弟妹之婚嫁難周寡母之奩飾
不繼縱使回頭悔亦無及矣爲父兄者當步步隄防時時
開導人品家計關係匪淺所謂甯使終歲不讀書不可一
日近小人昔宋米信爲節度使儉齋聚斂積聚百萬其子
豪侈浪蕩以父在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
之老倒還其詞以父若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今世如

米信之子者不少貸錢則曰磬響債猶云老倒還噫可悲
也
諺云朱門生餓莩白屋出公卿雖不盡然蓋貧而富富而貧
猶夫晝往寒來其理自不可易常見輕薄之流於門族中
或有讀書儌倖者或有貿易致富者開口便鄙他人爲暴
發戶何許人不思自己祖父門族亦從暴發戶何許人而
來使天下之貧富貴賤永無轉變則一歲之春夏秋冬亦
不必循環有是理乎往往富貴後裔自暴自棄不肯讀書
不屑經營何如暴發子弟讀書奮志貿易誠實孝友和順
勤儉雍睦恢宏先業克振家聲總之將相無種人當自強
若使仗先人餘蔭庇華袞勢大言不慚不惟衰禍所伏且

為識者所笑若夫以親戚榮顯即便滿臉富貴徧體驕矜不顧他人指摘此又小人之尤者也

家訓

蔣　伊字渭公號莘田江蘇常熟人康熙癸丑進士官至河南提學副使有奏疏及莘田集

子弟舉動宜稟命家長有敗類不率教者父兄戒諭之而不從則公集家廟責之而猶不改甘爲不肖則告廟擯之終身不齒有能悔心改過及子孫能益愆者亟獎導之仍篤親親之誼

不得從事奢侈暴殄天物廚竈之下不得狼藉米粒下身裏衣不得用綾紗其緜紬葛紬或閒用之

敬惜字紙糊窗裹物不得用有字紙張僮僕有能善體此意以邀重價子孫中有大賢者更能推我之所未盡救貧濟乏養老育嬰種種善果天必佑之

課子隨筆鈔卷四

者亟獎勵之

族黨子弟有志讀書而貧不能達者宜引掖之

不得言人閭閻少年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刻削元氣必致不壽甚至惡妓變童不擇淨穢多致生毒勢必以攻毒之劑服之而此身眞氣消爍殆盡矣以是身嬰疾苦終爲廢人出不得博一命之榮入則貽父母之累非不孝而何父兄當嚴以教之

不得持才陵傲前輩輕易非笑人文字

不得輕信巫覡疾病須擇良醫善自調攝不許禱賽

嫁娶不可慕眼前勢利擇壻須觀其品行娶婦須觀其父母德器一諾之後不得因貧賤患難遂生悔心

不可好勝作炫耀事糜費財力至窘乏時悔無及矣

過事須平和處之不得先興訟端及訐人陰私出人揭帖若有出仕者列款一事恐波及無辜尤須慎之

不可爲人准詞狀此事人極易犯之我力守此戒已十九年矣因昔曾爲人准一詞而兩家結訟經年不已遂致兩敗俱傷我深悔之後人能體我悔過之心則可謂賢孝矣

科場分房主考及考試生童須秉公甄拔孤寒不可受賄天人鑒之鬼神察之

積穀本爲防饑若遇饑荒須量力濟人不得因歉歲反閉糴以邀重價子孫中有大賢者更能推我之所未盡救貧濟

女人不得供養尼姑在家此輩兩舌是非多致離間骨肉子孫有不守此訓即爲不孝

不得苛虐僮僕女人不得酷打婢妾若婢妾無大罪而致其人於死者告廟出之夫不能制其妻者眾共絕之

家人不許生事擾害鄉里輕則家法責治重則送官究懲

子弟所當痛戒者以不聽父兄師長之言及昵比淫朋爲最

慥擇交不愼則必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利黷貨之謀而家風隳人品壞矣

子弟擇師必須博雅敦厚束修自好者厚其脩脯不可徒取

時名

宴客有飾不得於滋味蓄精神致戕物命

不得恆舞酣歌屢爲長夜之飲
交易分明不得貪小便宜鄰於刻剝致人有怨言
故舊窮親不可遠棄
家僮不可有鮮衣惡習

示兒

汪　瑔字文儀號默安新安人入楚庠有讀易質疑大學章句繹義月課問答儀典堂集語餘漫錄

六月中旬見汝文二篇於玠叔信中若無蹈竊之弊則筆路已清從此猛向上去孜孜無息自然日有不同矣第今年十五歲古者十五入大學教之以修己治人之道況文章小技乎兒自六歲進學十年中未嘗一日開斷僅得如此亦可羞

耳勿謂父過言也亟宜埋頭下死工夫一塵勿染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然後乃有所益不然悠悠忽忽恐終不得上進可惜了時光也人生不滿百年壽者只有七十八十中壽六十五十止耳五十以後則漸衰矣十歲以前又無所知識中間僅得四十年耳此四十年中世運之變遷家道之隆替父母妻子友朋之所當爲者何限其無所事事只有十歲至二十歲未婚之前數年此數年中宜不啻如金惜之兒今又已度其半矣如汝父今年三十九矣回憶十五歲時如昨日也回憶十五歲時雖甚思願知向學然緜緜延延何期不多日而竟至三十九歲矣噫今竟三十九歲矣欲復求如十五歲時不可得矣一事無成擁被自思無以爲心清晨對鏡無以施其面目對人言語無以爲顏動息作爲無以爲志氣閒欲攘臂思奮不肯甘心汨沒亦徒然耳遲矣暮矣無可如何矣吾兒不必遠鑑只以汝父爲鑑日夜淬礪勿效汝父至今日徒自悲自怨也亦非必倚吾兒爲我增光但各人生世須各人自立人身難得勿空出世一番負此七尺與腐草同朽耳以上言語乃汝父自歷自練之言不得不爲吾兒痛切言之兒今既識讀書故以此示汝聽與否能繹與否非我所知也總之禁足爲要跬步不可出學門子夏曰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靡麗而悅夫以聖人之徒尚不能保其出入之無異況吾輩下乘乎故讀書須先埋頭先禁足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董子不窺園正此意也兒誠念夫韶光之易過閒時之難得戒汝父既覆之前車思老大之徒悲則自當一刻不敢自逸矣

與曾叔祖蒿菴翁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由靈壽知縣行取御史雍正二年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按公生平見孔廣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勁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或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

舜子思憃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以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容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益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古學倘嗜好倘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爲妄言否

又

姪孫教子之意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眞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雖尚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較難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注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亦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

早起夜閒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閒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況何如晤時幷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大兒定徵

陸隴其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頭

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緜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模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愼勿忽之

示三兒宸徵

陸隴其

汝讀書要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眞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眞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又

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味

又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

通此是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卻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悠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只得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間到京然須再看光景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商量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强求但讀書不可不勤

緊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信來
須將所用工夫一一寫寄我然日閒不可過勞苦須有從容
自得之樂方是眞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
凡事自要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
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
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日前又有試俸一局
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
嘉與汝文字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
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寫出日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霆壽上

年錢糧未完罰去此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
歸矣汝事事須謹愼不可聽信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
不知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城
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佑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但我寓中
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小學書若平日能
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爲聖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
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其爲正牆面而立也歟彭年於中
秋後到京我亦勸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一耳此
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紛紛開薦我所

吾家某於九月二十六日在洙涇周我園家與雲閒佳士王
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

崇明老人記

陸隴其

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
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
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閒伯閒
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閒酸燄季開南北雜貨四鋪並列其中
一閒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輪
一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
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
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
一餐爲率如早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早餐季週而
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
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

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飯食之所後置一廚廚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廚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廚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聞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擕孺輩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所遊家并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益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頒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子備述慶孫之言囅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古今格言類編

席本楨江蘇長洲人世居洞庭山中

陳眉公曰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讎書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蕓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膽力自然穩實曉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

唐文恪公文獻戒子曰汝等當以學問磨礲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師益友爲藩籬以狹邪惡少爲鴆毒若杜門不棲讀書談道卽兄弟之閒亦足相師何必妄覓交遊每見人家子弟不務實學或浮慕名士託以聯社會文或吠聲勝流惟恐自居不韻棋朋酒友丹青鐫刻之輩達旦連宵閑堂接席佳餚美醞任其咀啜文章德業未嘗挂齒汝雖目之爲良朋彼實目汝爲騃子

陳幾亭戒子曰精神散無微弗敗精神聚無鉅弗成散不特宴安鴆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說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涉獵便色色麤疏此亦精神散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習舉業且專心舉業不必以學不博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力爲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泛濫將貽後悔況才短而泛濫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幾希

又曰聚談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根全無一點爲己意思縱或時時發問唯諾如流似乎穎悟過人鋒辯可愛其實胸中都不領會再加詰問茫如未問未答之初此大病痛百難一成者也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步少頃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時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貴以默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互觀若先成者急急攜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平日披玩古今遇有疑義疑字特置一小册逐時記寫飯畢相對一一參考既明了者旋卽勾去餘俟多聞續記之士不倦請教如此

則實實擴充進益比相聚開談者胥壤矣

又曰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發英慧時筆鋒正銳墨氣正鮮勤覲勤作常如臨試大約半紀可登作者之堂每見士人常年優游臨場數月方自鞭策迫不能及鋟羽而還優哉游哉又仍故轍如是者數科計每科用功半年亦總有二三載之勤劬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熟不進較一頓併用愚智天淵此說出錢龍門切中晚成之病吾恨聞此遲二十年汝輩幸早聞之詎甘明犯況少年心不涉俗專功最易長而不涉俗者幾人日涉俗而超然者益無幾人勞逸功半必然之勢望後堪懼撫今堪惜

陸放翁家訓略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於奢靡游童子時先君諄諄爲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年終身未嘗問產家人有少變其舊者輒不懌棒其夫人棺纔漆四會婚姻不求大家晚歸魯墟舊廬一椽不加也楚公少時尤苦貧革帶敝以繩續絕處秦國夫人嘗作新襦積錢累月乃得就一日覆羹污之至涕泣不食太尉與邊夫人方寓居宦舟見婦至甚喜置酒銀器色黑如鐵果醞數種酒三行而已姑嫁石氏歸甯食有籠餅亟起辭謝曰昏耄不省是誰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歎曰吾家舊時數日乃啜羹歲時或生日乃食籠餅若曹豈知耶是時楚公見貴顯顧以啜羹食餅爲泰愀然歎息如此游生晚所聞已略然少於

游者又將不聞而舊俗方以大壞厭黎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爲諱使不聞此風放而不還俎有陷於危辱之地淪於市井降於皁隸者矣子孫戒之尚無墜厥初

又曰人士有與我輩行同者雖位有貴賤交有厚薄汝輩見之當極恭遜已雖官高亦當力請居其下不然則避去可也吾少時見士子有與其父之朋舊同席而劇談大噱者心切惡之故不願汝曹爲之也

安吉陳棟塘曰正德三年大旱各鄉顆粒無收獨吾村賴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災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鄉淹沒殆盡而吾村頗高阜又獨稔州官又概申災又得免於是各家狼戾屠越戲劇宴飲揚揚自以爲樂余乃謂家叔兄曰

吾村當有奇禍家叔兄問何也余曰無漏消受耳吾家與都與張根基稍厚猶或小可彼俞費茍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家叔兄不以爲然未幾村大疫四家男婦死無子遺惟費氏僅存五六丁耳家叔兄稍動念問吾三家畢竟如何余曰雖不若四家之甚恐終有災踰年果陸續俱罹回祿噫冒越之利鬼神所忌況又暴殄天物宜其如此也家叔兄乃又問曰然則世間大富大貴之家永享安樂何與余曰根深福厚勝受得起故耳然亦須人事善加培植不然將暗漸銷鑠百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哉

吾鄉在太湖中山田甚少居人之食俱取給於外又多業商不事南畝一遇水旱不時玉粒價踊便有立槁之慮游手

輩不能待斃則結黨爲非以致地方不甯其患不止在一
家崇禎辰巳順治寅卯余不憚竭蹶倡率然以上游乏粟
雖泥沙金錢而幾若不支信乎古人耕三餘一之法以備
凶荒斷不可忽余曾有積粟保安一詔奉勑里中賢士凡
商於外者留意糴粟盡糴粟亦可以取利若遇荒歲但平
糴而無取息本既不虧民又沾惠雨得之道也吾子孫居
家須節用省財至於粟米一年必裕三年之儲以防不測
之患以備賑濟之用賑濟爲法亦不可苟覈實貧戶不漏
不濫視荒大小爲賑厚薄敦勸好義相助爲理此最是積
德累功第一實事

少傅王文恪公發祥吾里爲天下文章之冠他如文之吳公

之奇敏宗銘施公之魏科俱海內所推近來肇牽車牛易
致饒裕勤讀者寡吾族子弟每以家無貲失於就學余故
立義塾一區延師備廩俾得挾書肄業有資性可教者勿
限年歲引而進之其止欲通曉方名者亦得讀書識字知
道理不無裨於後日之經營吾子孫勿以廣費輟此一條

先君最敦族誼族有喪葬事必助之甚貧則度其費而全子
婚嫁之類助有差嘗以文正義田爲勘歎未能卽置也余
勉繼先志置義田二百三十畝專以供贍族之用高年而
缺養者餧而無子者餧而有子子幼者幼而失怙恃者廢
疾者歲三給米米三石或二石有差歲歉無以不登而裁
減吾子孫世守此法族盛則當廣置以充子之所不及

凡福緣之事在於感觸不必作而致之如暴屍無棺施之或
銀或木吾夙有例矣他如蓄藥濟病製纊惠寒吾時行之
而未設定格吾子孫當視力之可行見義必爲乃吾心也
其餘饑路成杠放生戒殺舉目動念可以利濟若四方稗
倡動鑽赫蹏濫募塡壑與其給一人之欲不若救百靈之
生吾生平矢此不爲詭隨後人當體吾意可也

寄兄弟書

魏世儼字敬士當都人魏叔子
姪季子子有敬士文集

自離家後習蚤起晏亦不遲日上尺許池中白蓮花帶露鴈
香領受天地平旦之氣最有微悟惜吾兄弟之不共此也因
思孟子雞鳴而起之語其機甚危初起時如曉色之渾噩舜

蹤未嘗分也總總芸芸在天地之中即士農工商仁人盜賊近而與吾執爨之傭所謂孳孳者皆同及念至而事殊一氣之內各爭其趨出乎此入乎彼其機甚微其事甚危也而朝氣漓矣世或奔走衣食者或未得師友之益皓首鑽研而自入荊棘者或天賦下愚未知自黽勉者或疾病以廢者吾兄弟幸生未下愚有志於學問有諸父前輩足以矜式家雖少餘財而無飢寒奔走之累行年及壯宜能遠於流俗乃未能者豈非悕惰之志多歟然此病儼爲尤甚常自知之未能改也近意欲習蚤起醒來輒擁紙白遂不復睡非謂即可以已悕惰之病蓋蚤起得呼吸天地山川清淑之氣又可展一日爲兩日也長兄獨身理諸零碎未審有暇時得親書卷否季弟宜專業少出書館所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既出應試場屋事近科條縷縷不得以不屑意視之惟各努力自愛

靜用堂家訓

涂天相字宏亮號愛庵湖廣孝感人康熙癸未進士由編修官至工部尚書

世人每多嗜甘香之物以其能開味與竅也甘能開味味一開則無時不樂甘而厭苦一投以苦必不能堪臭香能開竅竅一開則無時不戀香而惡臭一中於臭萬不可解矣此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人有積功累行數十年所必欲爲之善而一朝遂之則其獲福也必厚人有處心積慮數十年所必欲爲之惡而一旦成之則其致禍也必慘此亦有驗之言非迂談也兒輩識之

爲學先須辨別君子小人界限清楚方有入處每論兒輩將四子書中君子小人對言處彙寫一冊置之案頭於每日動念發謀言行交際之間逐一勘驗其合於君子者多便是君子路上人近於小人者多便是小人路上人若僅各居其半則於君子小人之界夾雜朦混終必流爲小人能急於此時痛自懲創極力挽回猶可以勉而爲君子此等工夫最平易最緊切最簡捷最精密久久行之其得力當不少也

人家子弟欲其恂謹醇樸異日有所成就先須教之以熟讀小學小學熟後教之讀近思錄近思錄熟後教之讀大學

大學熟後教之讀論孟論孟熟後教之讀中庸從此漸次推廣及於他書總之字字句句令其心解神會節節步步導以身體力行涵育薰陶引之有漸優游厭飫使其自得久久純熟不患不爲遠到之器也

教子弟者先須養其不忍之心愛敬之良自孩提而已然及其稍有知識如不破巢不殺卵不殺蟲不折方長之類隨其所在而告誡勸勉之則惻隱之心有以充滿於胸中而遇物知愛見善則親可以達之天下矣且仁統四端彙萬善中有仁心以爲質則遇可恥之事而羞惡生當致蔡之時而禮讓作益仁則有覺悟則有爾即發感而遂通無矯勉無期待此所謂養於未然之前豫當可之謂時也否則

發然後禁吾懼其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吾懼其勤苦而難成矣

教子弟勿令遽讀時文遽讀時文則喜其易而以讀古書爲難遽作時文則趨於華而以敦實行爲迂但令多讀古書勉敦實行不患舉業不精科第不得也

劉元城云人家子弟甯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余謂子弟一日不讀書卽近小人矣矧終歲乎讀書者絶小人之根也不讀書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終歲讀書則雖偶近小人尙有愧悔之日終歲不讀書則日與小人相狎陷於比匪而不知矣

吳康齋日錄云君子常常喫虧方纔做得余謂世間惟君子爲能喫虧若無忌憚之小人驕矜侈肆祇欲人喫他虧焉肯喫人虧耶甯人負我無我負人甯我負人無使人負我一語耳轉換說來賢奸霄壤無他能喫虧與不能喫虧而已矣吾家子弟一切應事接物但能喫虧便是好消息

天予人以福必人先有貽福之器德餘於福則受者不厭施者益不倦福餘於德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福或有侔致必無濫享兒輩但當修德愼勿妄冀非分之福

父母者一家之天地吾心者一身之天地一家之天地不位其職矣

長幼尊卑咸乖其序矣一身之天地不位耳目手足各失其情亦無感而不通矣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亦無不可感之人

人莫不自愛其名故稱之爲君子則喜斥之爲小人則怒乃明白坦易而可以爲君子偏不樂爲必要使盡智巧用盡

機關千方百計將自己弄成一箇小人而後已吾不知此何說也兒輩切須戒之

余居冷署十餘年獨處一榻布衣蔬食晏如也客有勞之者曰先生何太自苦余曰吾日處樂地未嘗苦也他人鮮衣美食俊僕怒罵日以其身奔走於危險之地乃眞太苦耳

此雖一時應答之詞至理存焉兒輩識之

陳幾亭云不作非禮之事易不萌非禮之念難不萌害人之念不作害人之事難此言大人君子盖非禮之事顯惡也修起修滅雖念易不作害人之念隱惡也修起修滅雖也稍知自好者必不爲之非禮之念過易窒心過難窒也害人之念有心賢智者不免焉故身過易窒心過難窒也害人之念有心之失也存心愛物者必不爲之害人之事無心之失也率

意經情雖長厚者不免焉故有心之失易檢無心之失難檢也此四語最關人心術行誼兒輩須細細體究勿草草讀過也

仲氏家訓（谷陵孫咸君奇逢館其仲兄新輯家訓○按從祀孔庭仲兄名奇遇諸生）

凡悖逆之事皆起於見君父有不是處若一味見人不是處則兄弟妻子朋友童僕到處怨尤無時如意若能每事三自反胸中自然快活處事自然安恬

遇窘貧無生欲羨羨之不已不枝則求處家庭宜先忍耐耐之積久晚和且平

莫行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

以積貨財之心積學問以求功名之心求道德以愛妻子之

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

存知足心去好勝心方寸中何等安閒自在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雖實見實聞不可矢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聞談閒謔切須謹言

遇沈沈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逞之徒急須防口

人之黑白宜在心不宜在口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乃有時歇

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差

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矣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登天難求人更難貧連苦貧窮更苦春冰薄人情更薄江湖險人心更險知其難什其苦耐其薄測其險可以處世矣

可以處變矣

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吉人之非病莫大於不知已之失

家訓

汝祖嘗述汝曾祖之言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
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途
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故平日賙給困乏或粟米或
布帛歲以爲常汝等體此當敦本重族務歸於厚方不負
前人之訓

汝祖爲潼關道副使時有兄弟爭產相訟者收其詞不問令
於講鄉約時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
相友愛去任時猶追送數百里於此可見人性皆善至於
兄弟相訟本心全失已近於禽獸纔一改悔復歸於善可
見無人不可爲善特上之人無以教之則日趨於惡爾

韓尚書邦奇爲王陽明先生父執冬至節赴公所先生貂蟬
乘馬韓公後至先生下馬執笏立道左韓公輿中舉手曰
伯安行矣余先往遂去先生俟其過方上馬待父執之禮
當如是也陽明先生德位兼隆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而卑
以自牧如此今世正學不講爲子弟不肯安卑幼之分淩
侮尊長嫚罵同輩父兄聞之不以爲非反從而溺愛之不
其狂舌將何所不至甚至嘲謔父執肆無忌憚陷身禽獸
仍揚揚得意自以爲能嗚呼可歎矣

顏壯其云人言居家久和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
道其失尤多益人之犯我藉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
既多其發也如洪水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留
胸次曰此其不思耳此其無知失誤耳此其所見者小耳
此其利害能有幾何不使之入而據吾心則雖日犯我者
十數可不至形於言徵於色矣

骨肉失歡有本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因失歡之後各自
負氣不肯相下耳有能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
酬復豈不漸如平時

呂新吾先生曰各自責則天清地寧各相責則天翻地覆此
語饒有餘味所當深玩人眞能反已則天下無不可處之
人無不可處之事矣

骨肉之間能忍人所不能忍非大勇不能人反羣目以爲懦
嗚呼過矣

庭訓示愈高文山
林定徵 魯里
朱詳

人本於父母而生亦將以一體萬物而生本父母則宜孝體
萬物則宜仁仁道即難言既爲人子則永言孝思夙興夜
寐無忝所生斷不可已一日之內雞鳴寅刻即須警醒計
念吾今日所爲何事所讀何書宜應事則應事宜研書則
研書切切諟跬步作止勿浪漫出入致與人閒談閒坐閒
遊或廢一日書業或廢半日書業務使一日閒當在書案
然在書案要研繹聖賢書義以參視世事以體切自身覺
書理眞可助益目前行事繹卷時許多樂趣旋以應事處
境自然理得心安則予位是而仁亦在是矣

常在孝心上立志則不覺在己之勞瘁常在正路上致功則不覺旁人之非笑常在做人讀書上自得則不萌一念之悔恨不動偶然之慨歎

懶而弛者其人無用然輕疏躁急亦無益切須持重耐煩戒絶輕躁則做人行事乃妥看書看文乃精詳而心乃快慰

用功嚴者樂趣乃生也

大聖大賢固不爲世會所窮者也修其本而已矣福自己求命自我造之說確確可信直於研書透快行事肫摯之候而斷然信之

養德以養身亦養身以養德二者交相爲用也

以孝德爲本以仁道爲量以兢惕爲心志以强毅爲工力以

沈深妙機謀以襟趣廓才略且也樂天而不任天必積德以格天尊賢而不讓賢必積學以希賢實用處則以謙恕調人世以和樂藹家庭然大端則以夙夜宵密爲基址以

書卷酣注爲源頭而又以護養神氣爲把柄

家範 原書未著作者姓氏

子之拜父坐而受之禮也姪猶子也立而受之斯殺矣後世倫常漸弛有父呼子字者有止受姪兩拜者有不敢當而還拜者甚至送出門而候乘者子弟亦相安爲常名分倒置甚矣乃出揖紳之家習非名教罪人

父母之遺書猶不忍毀焉以其手澤存也今世之子父死輒仇父之愛妾疏父所暱之親友逐父所任之奴僕死而改父之道全不測然於心則其生前不順父命可知爲人子者安可不

人家閫防內外止計較外來男子而不知外婦之尤甚

奴婢有過第宜薄懲勿得過責至於寒暑飢飽疾病勞佚皆當一一體恤使之遂意不惟不令怨恨且得盡其死力若動加鞭扑不恤苦難誰肯事我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斯言深有味

司門者接應賓客必詞令和婉詳明毋輕得罪賓客卽主人廝倭不會亦當善言辭謝常見布衣登王公之門或絶不與通或倨坐不理客怒其閽併怒其主矣此雖小事實有關係

子平居先大人端坐晨則侍食晚則立於榻前談古今詩書眼前鑒戒至定更後方退歸菁舍誦讀未嘗一日離左右或時遠出鄉村必如期約而歸雖遇風雨先大人必倚門而望予亦冒風雨而至今子子孫孫凜遵古人不敢自專之義益先大人之訓也

宦家子弟能繼科名固善然爲父兄者必欲以勢要關節令干弟人人科第則豈孤寒才士於何地嘗見搬演戲劇至滿堂金紫則戲亦終而捲氈單矣故子弟科名太盛亦捲氈單時也此顯不可不惜

口體之欲何窮年加節減則無憂不足矣八珍在前不過一飽粗糲既飽視八珍猶無味矣真腥在側不過一歡荆布

既歡視美麗亦無色矣狐貉亦無華矣

景氏家訓

景　暹河南登封人

張東海送子會試其詩曰出守南安便道歸治裝送爾赴春闈舟車到處須防險爵祿隨分每愼微直道遙詞眞要訣權門利路是危機傳家數世惟淸儉富貴休忘著布衣爾祖當年愛爾深爾將成就祖消沈我今白髮空垂淚爾正青年要盡心辛苦一兄支世業參差諸弟向儒林立身事主無多說忠厚淸修是好音

胡康惠公誨諸子曰子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淸白二字

平生守之不失爾曹今日雖未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神淸氣壯他日必有用處汝等勿忘

吾言

人子之身皆父母之遺體若徒惜費而甘旨有違使親顏顦顇於心忍乎故不特自奉豐而奉親儉爲不孝卽自奉儉而奉親亦儉均不孝也富貴者宜躬親侍奉不得專委臧獲貧賤者宜竭力供職豈容膜不相關然天下富貴者少不富貴者多試思桑榆晚景光陰幾何若必俟富貴而後豐焉恐親老不及待矣何世人不以得養父母爲幸而反以爲苦財利則望其日增膳羞則惟思漸減半出己意半聽妻言聲音顏色之間有似不厭而厭似不怒而怒似不

怨而怨者其親實有難堪也在父母有不屑與較者其心曰孝不可强也吾老人甯以口腹之故瑣瑣然如乞食於東郭乎又有不敢與較者其心曰吾老人龍鍾朽物矣較之而勉從焉意且含慙較之而不從焉徒增其慍甯勿較鳴呼人子而使父母不屑較已人禽獸矣至不敢較豈非禽獸之不若哉又有與兄弟分養竟以加一餐爲貪婪多一刻爲踰限有嘉肴焉有珍味焉己食之妻食之子食之而父母獨父母不得食更有已甯不食盡使妻子食之其餘者甯獻於妻之父母不得食甚至己食之妻子食之其餘者甯獻於妻之父母而父母不得食甚至己食之妻子食之妻之父母食之猶有餘者甯邀其狎朋昵友食之而父母不得食嗟嗟人心

葉夢得家訓曰司馬溫公作迂說其一章云迂叟之事君無他長能無欺而已余以豈惟事君親何獨不然父母愛子而教訓之面從而不行欺也已有過失匿使不聞欺也有懷於中遷就不敢盡言欺也佯爲美觀未必出於誠然欺也今但能聞教訓一一遵行有過失改過不吝中有所懷秋毫不敢隱外面恭謹本於心之誠敬爲其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推是心以施之君安有二道哉

爲人子者不惟富貴功名之奠不可加諸親卽道德文章之概亦難形之於已盛父母之前宜謹孺慕是卽赤子之情

也朱子註色難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今人愁容怒容德容做容狂態鄙態頑狀惹狀唐突抵觸狀各以其時分形於父母之前父母受之非不傷之但暗忍而容之耳傷之者何情難堪者受之他人且不甘焉況其子耶忍而容之者何益彼既已生之亦事之莫可如何者矣或顧影而興嗟或臨風而灑淚憂懷莫解病卽隨之嗟嗟人未生子期子之心日切子旣生矣抑又長矣百年歲月無多而以有限之精神耗於無窮之抑鬱劬勞旣竭於前愁苦又續於後是生子適足以爲累也吁

兄弟不和親懷滋感君子當以財利爲輕以人倫爲重若鬩

牆有變定傷庭闈之心卽不幸父母見背益當互相敬愛以慰親於九原是能友卽能孝矣乃世有見兄弟之富貴而忌見兄弟之貧苦而喜者有各立門戶伺其隙而計發者有各立黨羽乘其危而攻擊者有甯曲護其奴隸而賈怨於同胞者以他人爲密友親兄弟如寇讎布散流言操戈同室父母之心能無恫乎故盡孝者當其未娶猶稍具人心夫婦相愛人之常情乃世有不孝者當其娶後便生異心一旦成婚遂昏迷溺愛妻之言重如金石親之言輕如草芥其視妻不啻珠玉文繡之足珍其視親眞如虎豹豺狼之足畏或妻與父母不合必是妻而非父母卽妻顯露其非明悖於理必信妻爲無心之過而怨親之苛求其非總之堂上之千言不如枕邊之一訴是誠何心哉父母憂鬱而不顧父母念怒而不顧父母疾病而亦不顧設其妻一有於是則疾首蹙額徬徨無措矣嗟嗟枕衾之愛何其奪人之天性而慘酷至此乎夫父母爲子娶婦原爲上接宗傳下延支派兼之待老養於暮年留悲思於身後耳今爲子者暱其妻私其子儻若彼爲一家而父母爲外人獨不思汝之子異日倘復如是汝之心能自安乎故人知我今日之愛子如是卽知父母昔日之愛我亦如是知我今日懼子異日之不孝卽知父母昔日懼我之不孝以情揆情天良未有不發見者吾願世之爲子媳者夫勸其婦婦勸其夫互相砥礪以全孝道而其責尤重於男子益婦人未

嘗讀書暴戾之氣或一日而數見惟男子因機訓誨動其天良有正氣以折服其氣有至誠以感發其誠雖悍婦亦漸歸於孝矣

凡人少壯未有不勞而能成業者老則倦勤人老乏嗣而勞焉路人且憐之矣若父母旣生有子而猶令其勞其與無子也等爲人子者必先逸親心而後可逸親體事無鉅細預爲經營而布置焉使吾親無所用其心而併不及用其力問一事而一事已成問數事而數事悉備卽父母素好早起晚眠亦不過花朝月夕優游自得而已乃不孝之徒止圖自己便安罔惜親身勞瘁終日嬉游置家事於不理務爲宴樂問生業而茫然曠人子之常職貽老親以深憂

夏則衣葛瀟灑園林冬則披裘擁爐燔香閣坐使其親餐風宿露跋涉山川是可悲耳嗟乎予嘗見世德之家有老僕焉不以僕視之也曰爾吾父之舊人也爾勿以冗食自嫌而同諸僕之役役爾其安食以終爾之餘年嗟嗟父之僕猶推父恩而軫恤之生我之人而乃使之勞苦不堪不得如德門之老僕焉則誠人世之異變矣爲子者盍一思之憎而日偏似屬父母之過然人子宜反諸躬爲君子於橫逆之來猶三自反況親爲生我者哉竭其力者益竭其力盡其心者益盡其心不疑憎之日偏祇覺孝之未至親之心必有幡然者矣倘或未能又當自安於命猶夫人之受眷佑者當思答天之貺人之遭譴罰者當思回天之怒如是

自無不平之鳴矣每見世人一見憎於父母其心即生怨懟夫父母憎子而子即怨之是子之存心已極不肖而父母之憎乃先見之明其心未爲偏矣又且不特怨之於心且偏訴於人夫怨之於心心已當誅訴之於人罪尤不赦爲父母者不逐之於鄉黨之外不懲之以三尺之法猶是溺愛之餘也僅僅憎之亦已寬矣孝子知之於父母之憎也順以受之而已矣不第冀其親之悟亦恐彰其過而貽親以不安也夫孝子猶恐其親之不安而不孝者偏欲人盡斥其父母之過而後快焉是誠何心哉

教家編

梁顯祖爵里未詳

和爲必破之家可不慎諸

一門之內有父母即有兄弟餘皆後起之親外來相合者也故最重者手足之情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攜須臾不離同案而食同室而處同師而學未有不相親愛者及其長大各私其妻子則孝親之念至此而已衰何況於兄弟乎至於妯娌之間由異姓而聚於一姓又加疏遠矣其中賢者什之一不賢者什之九男子不能正夫綱明大義於是婦人得而挑弄是非離間骨肉則同氣之誼益就乖離甚至分財奪產爭鬬訐訟無異仇敵外人乘家門有釁得肆其欺陵竟無同心禦侮者以致先世創業一旦墮地吁可悲也究其禍之所生皆始於私其妻子古人有不聽婦人

一語誰不聞之亦誰不能言之但溺於私情無不迷惑而喪其天性傷其至愛若可不慎哉

兄愛其弟弟敬其兄終身不改家門之福也又須辨別和同二義和者乃敦睦無閒而非雷同附和衆口一詞之謂也

兄弟之中有智有愚有賢有不肖即使皆賢且智一人亦不能兼兩人之心思或疏於知人或遲於料事長於此或短於彼知其一或未知其二必須據理之是非互相參證擇其至是而從之此即學問相長之益亦行事無弊之道也若認同爲和即大誤也

大抵教子弟以變化氣質爲先刻薄者宜教之以寬厚暴戾者宜教之以温和浮華者宜教之以誠實淺露者宜教之以持重在學者自知其病而矯正之固不外此法若非由教而人則生而純粹中正者能有幾人哉以上斬氏家訓

課子隨筆鈔卷五　完

教子之道以愼於威儀爲第一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與檢攝其威儀之失也朋友切磋琢磨宜以含藏輕躁者宜教之以寬厚暴戾者宜教之以持重在學者自知其病而矯正其偏亦不外此法若非由教而人則生而純粹中正者能有幾人哉以上斬氏家訓

課子隨筆鈔卷五　三

無所不及而必以威儀相攝者蓋所以制其驕惰之氣習而養成其德性者莫切要於此也乃教子孫者顧目之爲迂闊鄙之爲文飾不知所謂威儀者何也以其視聽言動皆中乎禮而人之接之者見其可畏故謂之威見其可象故謂之儀也是威儀固攝之所見端也孔子以克己復禮論仁蓋心之存亡無定非可憑空守住惟用此心以檢束其身使身無不歸於禮法之中則心之主宰常立即有存而無亡也是禮又仁之所見端也夫威儀本於禮而禮係於仁謂之文飾可乎哉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此無禮之人本心放失而生理已絕雖生而不如速死之爲安也謂之迂闊可乎哉是故子弟飲食起居語默動靜務令其恭謹端重一毫不敢放逸輕浮養得有如此器局將來不惟有德亦必有福有壽故教子以愼威儀爲第一人家欲教子必先知子既知其子則教可得而施矣而世之言曰知子莫若父竊謂不然嘗見不省之子縱欲敗度其妻妾知之其僮僕知之其宗族朋友知之甚且道路之人無不知之而最親最切如父獨懵焉而不知蓋其知之者直而彼且以爲詐人之言公而彼且以爲私於是疑之爲懷妒目之爲洩忿怒之爲毀謗嫉之爲離間而憎焉不知乃終其身矣幸而其父稍自覺悟乃其母護庇又曲爲解釋終歸蒙蔽嗚呼子既不知又安問教哉故子謂欲教子必先知子子之不肖無論已即賢而向上其質之利鈍才之高下亦有不同爲父者從其周旋出入及家居獨處時細加體察而又密訪人言旁採衆論其子誠實固可因材而造就子從不肖亦得設法以隄防則庶乎吾之教不至

於窮而子之受吾教亦各有所稗益矣以上梁氏家訓

今子弟之大失者有三自少即思衣服之鮮華飲食之豐美惟利己之驕惰安逸而不恤人之規正一也不知誦讀經史惟事嬉遊度日稠人廣坐論古今之道則懵無所知聞世俗之言則欣然而喜既不知恥習以為常二也身既無學且復忌人之學故於勝己者則遠而不近於佞己者則悅而相親所言莫非庸下所思莫非鄙三也有此三失父母兄弟所不喜君子長者所不與上官鉅人所不肯薦揚欲立身成名起家以顯祖宗可乎苟能甘澹泊而務學問近有德而遠下流則所知者聖賢之道所聞者正大之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向上之事如此豈不足以成

名乎哉為子弟者幸毋以予言為耄

宋龜山楊先生示學者云此日不再得顏波注扶桑躚躚黃小羣毛髮忽已蒼此詩極為緊切如今人把有限日月俱作寬假今日不學謂有來日悠悠蕩蕩弄成老醜不思古人愛惜光陰正怕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過一日則少了一日過一年則加了一年初生孩提轉眼突弁若東逝之水焉得倒流之日乎況年少時最好用功無室家子女之累無官府徭追之擾無人事應酬之煩一心向前讀書最易後來情竇一開稍稍漸衰則用功便覺難矣論又不成雖欲噬臍悔無及矣況這箇子原是爾自己的更推不得與別人榮也是爾辱也是爾與他人全無干涉古人身心學問至大不當只以榮祿為念但國家取士只此一途不登科甲則雖有經綸之志無處展布有顯

手亂讀亂寫必書與心相通文與心相會字與心相守立定課程朝益暮習更相尋訪同志之友會講會文如此用功何愁不達即使命運迍邅不獲上進終不失為有學有行好人試觀近日得志者不是天降下的俱是貧苦中自家爭先取來的有一二搢紳子弟又是他家祖宗德厚所致且其人立志亦在自己身上著力求進不把現成基業恃為己物受用馳騁所以有此汝輩資質得諸天者厚矣只為因循怠惰虛擲光陰直至年歲長大家又不成名又不成雖欲噬臍悔無及矣況這箇子原是爾自己的更推不得與別人榮也是爾辱也是爾與他人全無干涉須靜裏細思方知諸苦可畏慎之哉慎之哉 張洲西惜陰自強誨言

今人用功不如古人如夏月酷暑多蚊若今人則曰酷暑多蚊之時
蚊吾何苦於夜讀昔卓允囊螢此其不爲酷暑多蚊之時
乎冬月凝寒無火若今人則曰凝寒無火又何苦於夜讀
若孫康映雪豈不爲凝寒無火之時乎至於疲倦欲睡若
今人則以疲倦止讀昔子夏之焠掌子夏焠掌按今荀子作有子蘇
秦之刺股孫敬之懸髻子子脩蔽篇作有子蘇此豈不爲疲倦欲睡之際乎爲學
必能用數子刻苦之功方能得數子過人之學

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
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而莫不仁於康衢水之於舟莫仁
於瞿塘而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也端居
之暇嘗試思之使我志衰氣惰者誰歟使我功隳業廢者

誰歟使我歲月虛擲者誰歟使我草木同腐者誰歟使我
縱慾忘反而流於惡者誰歟使我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
誰歟是宴安者衆惡之門也豈不甚可畏耶以上馬體乾教家箴

儒釋道三者各自爲教如冰炭之不相入彼僧道猶不肯供
我儒家所奉之聖人我儒家何反供彼僧道所奉之神佛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不求之自而求之神佛不求
之配命而求之事神奉佛何愚之甚也且供奉神佛勢必
有僧道尼姑往來其家小而爲誑騙之盜大則爲奸盜之
媒不可不杜其源況燒香點燭偶有疏虞爲害不少我子
孫除一切邪教神道不可供奉外即非邪神亦不得供之

於家梁氏家訓

凡交友不得褻狎戲謔須雍容揖遜久敬相待即杯酒言語
之間行動起居之時俱不宜戲言以取詞叱偶遇若人一
讓不答再讓不答彼將自愧而不敢三矣若與之往復言
角必至於疾心懷忿豈交友之道乎至於題人綽號尤爲
大病蓋一出其人之口則好事者必傳之爲美談爲人終
身之玷其感當何如哉彼亦將極口譏詆以爲報復矣非
自損而何鐸言

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惑心志廢事敗家子孫
一切棄絕之曹月川家規輯畧

戕生之事非一而莫大於好色保生之道非一而莫大於寡
慾凡人精神氣血稟於天者皆有一定之分量我能保養

撙節則可以固本而長年譬之家有千錢日用十錢可得
百日之用日用百錢止得十日之用用錢日多則錢數日
少必然之理也每見少年子弟身無恆業惟以此事爲樂
自恃精力强壯謂爲無傷當其時果不見其甚傷也而不
知勞瘵之病根已種於此漸且筋骨生疼腰肢作楚加以
風寒陡人精力不支有立斃而已矣雖盧扁奚救哉是故
色不可好而慾不可以不寡也寡一日之慾者多數日之
受用寡一年之慾者多數年之受用且古人云寡慾多男
子大抵慾寡則精足精足則陽盛陽盛則發生必茂此寡
慾之道可以延年即可以延嗣也今之無嗣者廣置婢妾
以求生育夫婢妾固不可無但徒充枕席之娛不惜身命

之重予恐其未必得了而先不免於亡身矣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人子奈何溺嗜姦之愛而忘父母之遺體以致本與枝俱淪亡也

子少時讀尚書至酒誥窃疑飲酒細故何聖人惡之深而刑之酷也及閱歷久而乃知禍未有烈於此者小之失色於已大之獲罪於人甚之則病中於肉而殺其身人雖不知禮未有敢侈然自放者一至飲酒則褻慢不羈叫號無狀雖父兄尊長在前有不自禁其容止之猖狂者是之謂失色於己凡人平居一言一動易加檢點一醉於酒莫能自

主任意快談或一語而中人之隱私或片言而摘人之過惡或輕諾而爽平時之信行或角口而啟一旦之忿爭後悔何及是之謂獲罪於人人之疾病暑溼風寒勢不能免獨至酒之爲病常起於不及防成於不自知而發至於不可救盡一身運行惟氣而已酒多則腸胃之竅漸浸淫灌注而氣日已消耗且因酒致色全體精神爲之盡喪遂成噎膈翻胃勢怯諸疾醫藥莫療是之謂病中於內而殺其身其他沈湎於酒敗國亡家者自古及今接踵相繼故酒之爲物也智者飲之而愚勁者飲之而愚懦謹者飲之而肆强者飲之而貧貴者飲之而賤酒之可惡何異蛇蠍子今爲子弟告凡尊長慶辰賓朋雅會聊用合歡而止慎勿以酬爲度其平居無事長夜清晨切勿縱已之飲并勿强人以飲多不過十餘杯少則三爵五爵即或以鄙吝見譏爾酉自守我家法

天下嗜好之物無益者類多而最癖最愚則莫如好古董子見近來子弟每欲自別於庸俗而位置於騷人韻士之列閭一古董愛之慕之從而購之遂有詔媚之徒貪利之友多方羅致以中其欲而取其財試思玩器之古今眞僞孰辨之乎即眞能辨之矣而玩器之古而不今眞而不僞者其於人果有益乎少年心性不常愛慕紛雜今日之所好在此明日之所好又在彼以有用之金錢易無用之器玩以有盡之囊橐博無盡之珍奇其始手有餘貲不惜重價

以致之一旦家業式微衣食不繼而向之價值百金或數十金者求償什伯之一而不可得出入哄誘徒飽若輩之腹而已豈非天地間最癡最愚者哉予以爲人生自有眞古董焉五經四子綱鑑性理經濟諸書是乃所謂古董也可以明理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益非徒几席之玩耳目之娛已也吾子弟盍好之以上梁氏家訓

子弟何德何能不過藉祖宗之力掙得基業居此現成時勢自反實處可媿若不倍加勉勵積德累行而公然居之不疑務求適已不畏人言妄自尊大傲慢寒微勝已者忌之不如已者笑之見人有善則嫉之聞人不善則揚之或好游蕩或縱酒色敗名喪檢人於面前不得不以尊稱稱之

背後卽以奴隸目之豈不可羞

人家門祚昌盛皆由修德紙行世代相承故能久而勿替若爲祖父者不能積德行以貽其子孫爲子孫者復不能積德行以繼其祖父未有不立見傾覆者矣吾家高會以來代傳忠孝吾父纘承基業不懈於修迄今瓜瓞緜緜仕宦相繼但恐後之子若孫安享基業罔念艱難加以氣質之偏習俗之染耳目紛紜則心志惑亂心志惑亂則事爲乖張祖宗數十載之貽謀保其不一旦墜耶是故欲立光前裕後之業務爲積德累行之修發一念行一事必思天理上無一毫虧欠稍雜私欲急遏絶之毋飾之昭昭而墮之冥冥從來聖賢工夫只是簡戒懼愼獨而終身德行卽樹

立於此若乃世間敗德喪行種種不一而莫甚於貪財好色少年子弟能從此處立得腳跟不爲所中則其他無一足爲我難而德行日積矣士君子爲善盡其在我豈敢責報於天然易曰必有餘慶書曰降之百祥則昌大祖業廕庇後昆又理之斷然不爽者也吾子孫其勖之

近日婚嫁愈期多因聘禮匱貲之艱難不知親戚全在情義相好豈在財帛相與女家求厚聘是賣女也求得厚聘必須厚嫁何益之有若云體面依舊每見人家因厚嫁女而致家私消乏既致消乏有何體面娶媳止要新婦端莊貞靜要甚妝匳豈曰新婦妝匳厚可以濟子之貧乎不知貧富有命命該貧窮雖有

其廉費乎大抵敗名壞品多由於用度過奢不獨嫁娶一事必使天理人往往輕貧而重富惡賤而喜貴無論富貴不足久恃卽富貴賤不與焉今之使足恃而其識固已卑矣況如我貧賤而攀援之能必其從我乎彼富貴而自據之能必其與我乎而近日世俗可笑其擇婿婦每欲其自嫡出者夫嫡出之子女未必定賢而庶出之子女未必定不賢而顧以此爲取舍此尤婦人女子之陋見斷斷不必拘者也

一切伎倆性氣師長前還不得一切聲華勢利師長前矜不

得一切俊文情愛師長前荷簡不得故古人履可進雪可
立財可公難可起耕耘可代灑掃可供顯秩可辭仕進可
遲三年艱可服數年墓可廬總之陶鑄之恩決不可負何
也成我之恩與生我者同（施竹溪 做人鏡）
敎子之道擇師友是第一急務今之師滿街巷矣予以爲非
有實學問眞人品不可以爲師何也學問實則可以啟愚
蒙人品眞則可以養德器切不可妄信人言徒採虛望惟
自家留心察訪見有如是之師即延請到家起居服食一
一優以厚禮而待以至誠益禮之厚待之誠彼未有不感
格而盡心竭力者而其道又不可以不久久則師弟相習
而服之素賓主相得而信之深若今年易一師明年易一

師未有能成功者也至於尊不如師而實足以助師之所
不逮者則莫如友夫子論三益而先之友直甚矣直友之
最足重也予見今之人或因一言之合而定交或因一事
之投而結契往往專以逢迎求悅諂諛取容我未有善彼
輒揚之我已有過彼終護之甚且誘我以無益之務誑我
以不經之言導我以非禮非義之爲惑我以亡身亡家之
術小則圖醉飽大則攫貨財此皆由不直以至斯極也子
惟擇其出言無阿行事不詭者友之縱其人文章才幹未
必兼優而與之締交終身有益無損此則非師而功實與

師等噫師友開關係重大吾子孫愼無苟焉（梁氏家訓）
如今做人要從苦中更苦一番方有受用故甘自苦來甘始

一意抑畏節省不要學人飲酒食肉穿著羅綺只守布衣
菽粟之分何等安穩使後來還可增益內裏妻室也不要
聽他搜求珠翠衣被文錦糜費金銀只如百姓家婦女用
力用勞凡祭祀燕享烹煎澆濯之類無不親自督理爾們
一意存心讀書比貧苦書生更加一倍精進這便是苦了
庶幾天地鬼神憐汝鄉黨敬汝祖宗佑汝父母愛汝僮僕
畏汝何愁富貴不至即使不得猶不失爲守分君子如此
代代相承何至墮落畢竟有光大之時如不知止足軀殼
上重重包裹口舌上味味爭求只在外面圈箇好看以驚
動俗眼卻把孝親敬長信友宜家性分內事全不去理會
甚至踰越禮法毀亂性眞戕賊身命者競趨而甘心焉先

從僮僕鄰里從旁竊笑況天地之高明鬼神之正直宗親之眾多祖宗之嚴父母之尊有不賤而惡之者乎這豈由他人俱是自擡舉自己做箇好人甘也可得福也可受不然則後來苦至禍至時恐難禁也與言至此不覺刺心慎之哉慎之哉張節西柳情自損詩言

甚哉近日之子弟其崇尚華靡爲已極也畫棟雕欄而宮室之華靡極矣錦韉繡轂而車騎之華靡極矣蜀錦齊紈文犀玳瑁而服飾器皿之華靡極矣無論目前之暴殄足惜將來之窮餓堪憂當其飾觀炫美意氣洋洋而胸中實一無所有識者已鄙而薄之且因子孫之怙侈不肖從而誚讓其父兄刺譏其先世下喪名節上辱門風子弟苟有志

氣當不爲此今夫宮室蔽風雨而已畫棟雕欄何爲乎車騎代徒步而已錦韉繡轂何爲乎服飾器皿禦寒備用而已蜀錦齊紈文犀玳瑁何爲乎願吾子弟禁飭華侈返歸儉樸詩書充腹腴於富室之膏粱道德澤躬麗於貴人之文繡苟舍其在我而徒求誇耀於世俗可恥莫大焉梁氏家訓

洗心齋纂古

閔子奇爵里未詳

富公嘲語子孫曰忍字衆妙之門若清儉外更加一忍何事不辦少時人有罵者佯爲不聞旁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君名姓豈罵他人公曰恐同名姓者其人聞之大慚

閻極編原書未著作者姓氏

酋餘拈案曰楊上奇四朝元老其子楊稷恃勢行惡士奇不知也後稷惡日甚致於上聞伏法而死士奇亦幾不免嗟乎楊公聰明慎密人也稷之積惡滿盈至於殺身而楊公猶不悟則其彌縫之工蒙蔽之巧能使聰明慎密之人墮其術中如醉如夢是稷之才定有大過人者矣凡權要家子弟不幸而不才徵歌貿妓縱酒呼盧其禍止於敗家尤不幸而有才其禮數足以結納官府豪華足以延致賓客聚斂足以增置田產而專於收養奸猾以爲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魚肉其父兄且倚之爲家幹同謀凡善之日能人一日禍至則殺其身而危其父故不才之禍小而才之禍大也先輩云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出一箇敗家業平民良有以也

亦政編

蔡衍鋭字官關偉清人張清洛公門人

衍鋭曰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世所稱頑父者瞽瞍一人而已然瞍固底豫者也瞍且底豫況頑不瞍若謂不可以誠感之乎古人云父母慈而子孝此尋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能孝此尋常事惟父母不慈而子孝此等人方可謂之大孝者稱虞舜焉知我所以事之者無所不至故千古言大孝者稱虞舜焉知此意者天下無不慈之父母矣

又曰兒不爲嫡妻所愛固是兒命薄能恕則恕之不能恕則告其夫何妨念他是弟而姑容之兄或不是爲人弟者何妨讓他

又曰凡爲嫡妻者妾縱有過能恕則恕之不能恕則告其夫戒責之非大無謂不宜便加箠楚楚同事一人原有伯仲

和好亦如汝父母愛汝欲汝兄弟之和好也今欲令諸子和好而自於兄弟不相親愛不惟無以上慰父母之心不且又留一榜樣使汝子得尤而效之乎噫人苟常存此心自不能不於兄弟上用情雖有枕席之言安得而惑之且時常以此意告其妻使曉得道理原是如此則娣姒之間亦自然各生親愛同行一種不令兄弟動輒相殘人或非之則推諉其咎於婦人恥受不友之名而自甘爲不肖之夫其可恥不更甚哉

又曰兄弟乃骨肉之親原不相離間牆也而鬩侮急難也而相求無非出於至情至性故在平時弟或有過爲人兄者何妨念他是弟而姑容之兄或不是爲人弟者何妨讓他

是兄而姑受之若不能容不能受雖其理甚是終難辭不
友不弟之名
又曰何以待傲弟曰誠以感之義以制之杯酒勿吝談歡財
利勿與計較背後之言勿與理會可也
又曰記稱王司徒妻太傅鍾會女也若王汝南妻則郝普女
二妻並有才德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不以賤下鍾
賢聲遠播二王大有榮施今之娣姒往往挾貴相驕誰無
丈夫之氣竟恬不知怪甚且樂婦勢之可恃敢肆無理於
兄弟不亦聞二王之風而有媿乎又何怪乎女子一適高
門便輕置父族於不顧也哉
又曰凡宗族中但知有父兄子弟不知有富貴貧賤其敢以

富貴貧賤加於父兄者不惟得罪父兄亦且得罪通族不
惟得罪通族亦且得罪祖宗曾見得罪祖宗之人而可以
久其富貴者乎記稱前五代時有江南高氏者合族百餘
人先時致祭家廟必以族之尊長執爵主祭序齒列坐及
後富貴者忽生驕傲或云祀先所以榮祖宗當以富而有
位者執爵不拘卑幼之例行之一二年又以子孫富貴爲
祖宗之榮應坐上列自是宗族各以富而爭富貴而爭貴
富貴之人自相爭競而貧窶宗支不與者積恨欲舒遂乘
其隙而攻之自是少陵長卑犯尊而門第衰微流竄遠方
矣竊意記言家長必是宗子否則亦惟行高而齒優者得
稱焉夫執爵用宗子禮也用行高齒優則不合禮矣況乃
徒以富貴爲哉宜其致爭而敗也
又曰家有顯者舉族之幸也然必能親愛和睦使家門之內
肅肅雝雝方能上慰祖宗之靈下副一族之望未有偶博
一官偶登一第而即挾貴以驕其宗族甚且並族中所公
有之物而私之者如此之人豈徒家害異日欺君虐民流
毒方未有已也
又曰伐木木燕朋友故舊之詩而言諸父必及諸舅周禮大
司徒教民六行言孝友必及睦婣所謂睦者屬宗族言所
謂婣者屬婣戚言可見內親外親原是一體親疏雖云有
間而休戚未嘗不相關惟在本吾孝友之一念推之而已
又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

窮神達化未有不須教以成者今人徒事辭章自五六歲
入塾時即教作對偶八九歲教作八股文字十歲以後即
令應試無他急於功名也試問急功名者之即得功名乎
既以此自誤又以此誤其子弟不思聖人教人止是五典
舍此不道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不知胥人道而爲禽
獸矣異日縱得功名其不至於誤民誤國喪身亡家也者
幾希
又曰近世子弟於四書尚未讀徧即教以帖括文字無他總
爲應試起見殊不知帖括文字原從經書融出試問皮之
不存毛將安附更有一種無識父兄往往延請文士擇取
題目使剽竊成文合成一藝令子弟篇篇熟讀遇試將

全文鈔就子弟不知文義但能口誦至有偶錯一字致全文不順不能改正者或試非其題則終日不成一句曳白以出者甚至或艱於背誦持寫本帶入試場以致犯科殞命者是子弟之不肖皆父兄爲之夫本欲望其成名今乃驅而入死地是可忍也就不可忍也

又曰凡子弟讀書不成皆由交遊不愼雜引他途衣食不給皆由生業不安游閒待斃其罪皆在父兄故爲父兄者欲使子弟讀書則書房內勿聽閒雜往來即僮僕之不醇謹者勿侍左右也儻子弟非讀書中人亟令改業異日可免飢寒若名爲世胄而甘爲市井少年之習異言也異服也學歌也學鬬也放鷹走狗也蹴踘彈丸也是皆不肖之流所以多敗子也

又曰吾蔡世守先訓皆無大不肖之子弟乃近歲漸漸有之雖曰子弟之過頁由父兄之教不先閙亦有一二勢力者蔽之父不得而知也業已知之則又曲爲之解此慈母之所以多敗子也

又曰吾蔡世守先訓皆無大不肖之子弟乃近歲漸漸有之將爲武斷之行面故縱子弟以陵人子弟樂彼勢之可恃遂盡逞其凶惡之性而靡所不爲矣喪身亡家之禍皆由於此殷鑒不遠吾郡吾邑各有其人矣奈何尤而效之

今人家搬演淫媟戲劇以爲尋常之事不可訶止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淫朗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亂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導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年少不檢之人情意飛揚即生平禮義自閑到此亦不覺淮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門

又曰服奇者志淫男子猶不可何況婦人凡居家婦女祇宜淡妝素服雖遇賓祭大事不過略加修飾如詩所謂君子女者斯可矣若無故而嬌妝艷服其人必大可疑其家不

久亦敗吾曾叔祖叔震公娶朱尚書女初入門衣服麗都
吾高祖母林安人不以爲然也笑曰尊人愛女乃用如此
美服朱解其意遂終身不爲華靡之飾迄今稱婦德者以
爲美談
又曰禮婦人迎送不出門郎歸甯父母亦須一嫗自隨無故
不飲酒卽賓祭吉事不過三行五行而止至於入廟焚香
垂簾看戲作會燕飲雖男子猶不可亟宜禁止
又曰據顏氏家訓言吾家巫覡符章絶於言議汝曹所見勿
爲妖妄是巫覡之惑人由來舊矣近世邪教日多種類非
一人家婦女邀福心勝不吝傾貲蕩產以從之以有限之
脂膏填無窮之巨壑深可惜也不思福果可邀巫覡自爲

之何有於我吾家好巫之人未有不爲巫所誤而奸之最
酷者受禍最慘殷鑒不遠各宜猛戒
又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惜之凡暴殄天物之家未有不敗
亡者是故人家雖甚富貴也須愛惜物力至於五穀乃人
所賴以生者而又粒粒皆從辛苦中來其所以愛惜而珍
重之者又當何如乎故凡廚房內撒潑五穀不可不歸罪
婦女亦如書房內作踐字紙不可不責備子弟
又曰吾漳氣候厚風和先輩雖大寒不過單衣三事五十以後
或易複衣有終身不加棉者可笑今人在襁褓卽用複
衣十歲以上遂加棉衣甚且以皮爲之無怪乎眼目易昏
未四十卽帶眼鏡也
又曰大學平治之道不過用人理財其實此二事者乃居家
之要務故凡冗食必汰而奴僕之非老成勤謹者勿任也
男耕女織是生財之大道外此惟度其義之所當爲者亦
非必孳孳爲利計較毫釐之間但須爲疾用舒稍存贏餘
以防意外耳苟有長物甯可居積不可放債至凡親友緩
急相挪惟恨不能勉應之業已應矣不必又促其償業已
償矣不必又收其息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蔡世遠字聞之號梁村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至禮部侍郎諡文勤有二希堂集

數年來集族中眾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卽
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

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
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
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
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
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
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腏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
焉尚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
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
膈之要也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蔡世遠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己事不可推諉
凡嫌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疏
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敦
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
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
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
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卽大石灣濆二處尤當時時照
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限以閾男僕不可遣使自入厨房
捧置宜守此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

又切不可鄙嗇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
家用度卽筆紙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惜宜用處則不然
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
之甚若推之凡事皆要虛體面以謗流俗此最壞品立心
行事讀書作文不知人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
清亦卽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
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閒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
誨勖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無

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貧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
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鄰三百餘
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
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
然依我前約也
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眥小之輩動
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
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禮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
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
毫不識盖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
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
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閒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
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
重倫輕利不染習尙庶可不墜家風且或可成人物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怪不求何用不臧是
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勖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
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
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閒尙分畛

域有利心尙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册止望得第夢夢一生與時循環全

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

戒卽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

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豐川家訓

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陝西鄠縣人李二曲先生門人乾隆丙辰舉賢良方正以老未就有豐川先生集

古人有言曰君子言善行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行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言行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愼歟然吾以

爲問在人之應違尙遠言而不善一言或且沽生平之禍

或且折終身之福行而不善一事或且傷天地之和或且

累畢世之品其於吾身正甚切也然吾以爲問之生平終

身問之天地畢世亦尙遠耳言行不當反之此心莫見莫

顯之昭著不啻十目十手之指視這些處如何可堪

子弟如氣質駑下不能博涉五經全史經如書經禮記卻須

精習一部小學性理綱目大學衍義數書亦須教之常行

覩玩使知做人正路性命源流聖學宗旨古今治亂歷代

人物梗概斷不可令習天文識緯星相術數至於字乃日

用必不可廢之事卻須教之學習眞名帖但習之有常

縱不大佳亦自不至於粗惡刺目若盡則雖清事卻不可

學無論精到爲難卽學成家數如許心徒爲他人供扇

頭紙上之戲玩亦何爲乎且子弟高識者少將畫作適情

事尙可有如視爲美技艮術更不事事則敗家喪品皆由

於此故斷然禁戒不可令習也

凡所讀之書讀時期於反上身來貼切理會遇事遇境期將

所讀者依傍行習久之則書與我浹洽讀時旣津津有味

行事亦非格格不合汝讀一部勝十部讀一句勝十句也

若徒入耳出口雖多奚益

爲人子者須時時有顯親揚名立身行道之意

兄弟同胞是曰天顯其人賢智固爲我切近師友卽中材下

愚亦我同氣連枝當倍加軫憐況父母鞠子之哀此義亦

須深念豈可不兄友弟恭義厚恩深

人家欲家道之緜長教子乃其首務須以嚴正爲貴正則子

不至於越禮犯分嚴則子不至於縱欲敗度積習久之自

然習慣性成但得中材當能守分循矩不失爲世上善人

但得善人則家世所益亦非淺鮮

南人無論貧富貴賤無生子不教讀書者此意甚好蓋人生

本善一經讀書無論氣質好者可望成就卽中材能識得

三二分義理亦是保身保家之藉資我北人見識鄙吝淺

俗但一貧窮便不令子弟讀書從師甚且有闔鄉百十家

無一蒙師至使富足之家數十口無一識丁之人此風最

是可笑可惜也日後子孫但非癡聾瘖啞當七八歲後必

須令之從師讀書至十二三歲爲斷以下些義理種子

敎子弟第一戒其虛浮禁其奢侈蓋虛浮不戒習以成性將來必至喪卻人品壞忠厚家風奢侈不禁緣爲固然將來子弟淸靈而虛華不實此是妖孽切勿欣喜縱放急須敎之

樸實

飮食無求奢衣服無求美器具但取堅房屋但求固田產無太多亦只期於足用而止不特物忌太盈天地之福當爲愛惜亦恐使子孫視爲固然志驕心盈益求華好不知愛惜則傾覆由之也

處親戚朋友忍小忿喫大虧是交久無釁之道

重刻日省堂書紳集

古人有言子弟可以終年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眞篤論也防閑之道惟有嚴父率勵嚴師督責鍵門敎課勿令見利而遷蓋人之氣質爲惡則易爲善則難苟使一見異物隱微誘革有非父兄師長耳目之所能及異日之悔將有不可言者故不得不愼之又愼耳若自身課讀子弟實驗得不如先生之整齊而出門附學從師亦深見其不如在家之無損

凡人最不可心浮而氣傲浮者思信之反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傲者敬之反象之不仁朱之不肖只坐一傲字浮之流弊必薄必輕傲之流弊爲戾爲很皆必敗之道也

人家承式徵之運當如祁寒之木堅凝葆固以候陽春之回
處榮盛之後當如既華之樹益加栽培無令本實先撥至
於祖業更當珍惜自秦而降公家無復制民之產有無多
寡皆由祖父所遺若復輕視莫知敬惜非敗絕卽流亡矣
可不省乎

傳家寶

石成金名天基揚州人有傳家寶全集一百二十種

今人不孝順的事也甚多且將眼前的說幾件與爾聽假如
父母要爾一件東西值些甚麼爾就生一箇吝惜心不肯
與他要知爾的身子也是父母生成的何況身外之物麼
父母吩咐一件事沒甚的難幹就生一箇推託心不肯從

他要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但死亡
尙且不避何況是勞苦的事麼又何況是容易做的事麼
父母說了爾幾句或罵了爾幾聲或打了爾幾下就生一
箇瞋恨心不肯服他甚至反面相向怒目相看要知道爾
奉承勢利的人無所不至就是被別人罵別人打也有甘
心忍受的只到了自己的父母便生瞋恨了爾何不將那
奉承勢利人的念頭來奉承父母性氣自然平和了況且
父母因爾做的事不好纔說爾罵爾打爾這都是教訓爾
學好成人就是老人家做事顚倒說話瑣碎以非理相加
著爾爾還要歡喜承受何況教訓得正麼又有一等人背
了父母只愛自己的妻妾丟了父母只疼自己的兒女爾
何不將愛妻妾的心腸愛父母呢疼兒女的意思疼父母
呢古人云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無有不孝若不回想
一想此眞是箇人中的豺狼梟獍了
何爲安父母的心凡事要聽父母教訓做好人行好事不可
越理犯法惹禍招災大則揚名顯親小則安家樂業父母
心中纔得歡喜爲何孝字連箇順字爲子者須要時刻把
父母的心細細體貼著意尊敬不敢有一些衝撞言語聽
信不敢有一些違拗不但承歡膝下不違逆就是父母不
在面前所作所爲的事略要父母眩憂的提起父母的念
頭便急忙改正惟恐虧體辱親這纔叫做孝順再如處繼
母之變雖然是繼實與母同至於養母庶母也是箇母禮

上有三父八母總看父親的面上須要隨處盡孝父母上
邊有祖父母須要體貼父母的心一般孝敬父母下邊有
小兒女兄弟姊妹雖不同胞總是一氣生落須要體貼父
母的心好生愛養古人云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
愛亦愛之正是此意或有父母互相爭鬪須要委曲調停
不可偏生向背或遇父母有過須要和顏悅色下氣低聲
從容解勸若父母不從徐圖感悟之法萬一父母動氣打
罵只認爲子者有未盡理處須要安心忍受曲意奉承自
古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就是天母就是地那有爲人
敢與天地爭是非麼古人云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要
令父母在生一日寬懷一日這便是安父母的心了

總之世上不孝的人病根在於好貨財私妻子卻不知道自己的身子還是父母生養的一切家產資財豈敢視爲己物就是父母年老把家事託與兒子掌管也要一錢一物交父母看見一出一入聽父母吩咐自古道父在沒子財那有兒子拘管父母的理至於自己妻子誰人不知愛重但要知妻子是後來的人若不是父母生下此身焉有這妻子況人若失了妻子還能有個妻子傷了父母那裏再得個父母來人一思想到此豈不悚動良心

如今風俗澆漓人情奸險把這尊長二字全不放在心裏其病根只爲把名分看輕了或恃聰明或負意氣或倚富而有財或倚貴而有勢一味傲慢無禮恣睢暴戾何所不至

故始於犯上必終於違悖所以天下第一種凶人多從目中不知有名分積漸而成

世人接續宗祀保守家業揚名顯親光前耀後全靠在子孫身上子孫賢則家道昌盛子孫不賢則家道消敗這子孫關係甚是重大無論富貴貧賤爲父祖的俱該把子孫加意愛惜但是爲父祖的不知愛惜之道所以把子孫都擔誤壞了何謂愛惜之道敎之一字時刻也是少他不得試看古者婦人一有懷孕就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這叫做胎敎所以生子形容端正聰明過人子能喫飯就敎他用右手子能說話就敎他出嬌音六七歲時男女就坐不同席食不共器一切出入飲食敎他遜讓長者衣服不敢

紬帛飲食俱有時度八歲入小學敎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歲入大學敎之以明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至於女子十歲時就不許出閨門敎以鍼黹紡織之法飲食廚臼之事一切語言容貌俱要溫恭柔順古人敎訓之法還多不能盡述想他當日豈不知愛惜子孫爲甚麼把子孫這樣拘管呢正爲不是這樣拘管就成不得人所以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必定要勞苦子孫纔不驕誤子孫纔是眞正愛惜子孫好與不好只在節敎與不敎上起根蓋不敎他儉樸則必奢華不敎他辛勤則必游惰不敎他忍耐則必忿爭不敎他謙恭則必倨傲由此人彼自然之理但世上的人那一箇生來就是一箇生下來就是惡人都從不敎訓壞的譬如玉不琢磨就是廢玉怎得能成珍器田不耕鋤就是荒田怎得能成豐熟可惜而今有子孫者胎敎的道理全然不曉至於生長以後嬌生慣養使性氣也不惱他罵爹娘也不禁他欺兄壓長也不約束他慢鄉鄰辱親友游手好閒任意爲非也不責治他一切飲食衣服從其所好滿口膏粱渾身綾羅甚至誆騙詐好爭慣訟壞盡心腸除不警戒他更有反誇子孫乖巧者加以世上婦人護短的甚多一見丈夫管子孫方纔開口罵動手打他就搠阻嚷鬧起來因此寵壞子孫者不少

世間不肖子的根苗多從父母釀成但父母愛惜兒子原是好意殊不知子若不教正是把他一世終身都坑害壞了我每常見人家父母惜兒子任他的性情游戲閒蕩讀書的書也不問他讀多少做事的事也不管他做若干凡是略辛苦的生業便不叫他做殊不知把他的身子懶惰慣了性子自在熟了及至他後來自己做人便諸事只圖自在稍有勤勞的就不耐煩因此一切事務東不成西不就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粗魯浮淺不得成器都從這箇惜他上釀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愛兒子定要好食與他喫好衣與他穿好器物把他用好去處領他頑殊不知他喫慣了好的穿慣了好的用慣了好物

件頑慣了好處所及至他後來做人便奢華慣了不知節省也不曉得銀錢如何難掙也不明白家業如何難創因此浪費浪用賣田賣屋多從這箇愛他上釀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疼兒子隨他的偏執凡百事情恐怕違拗了他儘他要的便與他儘他惱的便與他打罵出氣殊不知順從他慣了及至他後來自己做人一發自由自縱打人罵人撞禍生事多從這箇疼他釀起來又常見人家父母喜歡兒子專一調笑哄他就是他說非禮之言只管作耍做詭詐之事只管作戲殊不知把他養成慣了及至他後來做了官的不做好事不愛百姓往往玷辱家聲折損陰騭甚而貪贓壞法以致家破身亡遺累父祖這不全是子孫不肖之罪卻是當初父母不該得差了

但有嚴父必出好子嚴之一字不是只在朝打暮罵須要事事指引他但不許他放肆非爲之一字原不在於撫摩喜笑須要調他的飢寒節他的心力但不許他費精神做

無益不正之事父母要教他竭力孝順不許他忤逆兄弟
朋友要教他存心謙讓不許他欺侮要教他忘厚不許他
刻薄要教他度量寬宏不許他絲毫較量言語要教他信
實不許他虛謬行止要教他安詳不許他慌忙錯亂待人
要教他謙恭和藹不許他傲大做事要教他勤勞不許他
懶惰早晚出入要時時查考他不許他浪蕩胡行衣食禮
節要件件吩咐他不許他奢華鹵莽凡是父母祖父母師
長尊長好朋好友的訓言要教他聽從不許他違悖凡是
琵琶三絃笙簫鼓板紙牌基骰一切戲耍之物要教他謹
戒不許他習學不許他與匪類相交不許他與邪地相近
喫飯要約數不許他過飽若過飽則脾胃不能運化而成

病飲酒要適中不許他大醉若大醉則肺傷而耗損精神
不許他多言多語則怨尤自息不許他相罵相鬬則離恨
自無人生的貧賤醜陋不許他嘲笑人家的閨闥是非不
許他談論不許他訕謗前人不許他戲謔同輩淫詞俚唱
不許他見鬪風寒霧露不許他遠冒奸邪小人不許他同
處恐他身心移變江湖山崖峯頭橋梁一切險地不許他
輕往恐他傾跌危陷衣服要按時添減不許他忍受寒冷
讀書寫字講學作文要隨時查問不許他優游懈怠虛度
歲月坐立揖讓不許他歪邪忙亂行走不許他跳躍小
心做事不許他粗心浮氣授他資身營業不許他妄想巴
高窺客前不可試他乖巧亦不許他直若乖巧酒席上不
可任他頭狂亦不許他突人頭狂不許他打奴罵婢不許
他作踐物害生但凡無益的閒書不許他看但凡無益的閒
事不許他管我這上邊的說話共計二十聯四十條不許
的事言雖淺俗俱是教子切要的法則

受朝廷的恩榮下萌萬民的歌頌使人稱道是某人之子
某人之孫這纔叫做揚名顯親不做官的守義安貧循規
蹈矩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背違清議使人稱道是某人之
子某人之孫這也就是光前耀後若氣質愚鈍不能讀書
就教他做正經生理爲農也可爲工也可爲商賈也無不
可但要教他存好心教他行好事教他節儉辛勤不可奢
靡懶惰教他循禮守法不可意大心高教他義中求利本
分生涯不可利己損人明謀詐騙至若縱酒行兇姦淫賭
博興詞好訟嫁害良人諸如此類尤當禁止總之只要把
子孫教得不惹事不招災他自然享許多安樂快活這纔
是父祖的眞心慈愛

天下做一樣人就有一樣當盡的事件貴賤大小成就一般
在家中爲肖子在世上卽爲良民究竟祖孫父子安居樂
業教訓處原是父祖的受用只看律條上有卑幼犯法罪
坐家長婦女犯法罪坐夫男我往往見有子孫犯罪連累
父祖以致敗壞家業玷辱門風總因平時不曾教得及到
了犯法無論姑息無所施卽懊恨亦無所用指望子孫防
身靠老繼業承家誰料有子孫反不如無子孫這就是養
子不教的結局可不傷慘

人家有應戒的事今約計三十條我逐件說與你記著不許
卑幼冒犯尊長不許子弟交往匪人不許婦女咒罵高言
不許婦女入寺燒香遊山看會不許家人搬鬪是非不許

奴僕生事不習博弈牌骰馬弔不學吹彈歌唱不畜戲玩
古董不籠養蟲鳥不頻宴客不多與土木不用紬緞被褥
不穿紬袴不殺生不作踐米穀不養閒漢出入不容三姑
六婆進門不畜伎優不留婢不延妓優入門不信邪巫不
以金銀珠寶裝飾小兒不用色銀小錢輕戥重稱刻薄窮
人不交結勢宦旋棍訟師不鄙笑貧窮醜陋愚蒙不嫌飲
食衣服居處行事樸實儉素不欠官錢私債不貪睡早覺
不更深夜半聚飲無度

待人的法也無甚難事只要爾春風和氣誰人還來惱怪爾
只要爾謙恭忍耐誰人還來陵虐爾只要爾行善修德誰
人還來毀謗爾只要爾隨惡揚善誰人還來搬唆爾凡親

友鄉族之中有德行的要尊重他有學問的要就正他有
年紀長的要恭敬他有年紀小的要愛恤他有橫逆的要
寬容他有强暴的要迴避他有喜慶的要拜賀他有疾病
的要問候他有善事的要稱揚他有惡事的要勸化他有
官詞的要和解他有冤枉的要表白他有患難的要扶持
他有死喪的要祭奠他有孤兒寡婦老病殘疾以及婚喪
困窮無資的要憐憫他要量力周濟他比爾富貴的不要
妒忌他詐騙他比爾貧賤的不要欺陵他亦不鄙笑他但
有一切相爭相讓的自己只認了個不是自然和好了他
縱有以非禮加你的你只管平心和氣以禮相待自始至
終只是忍讓就是極不好的人久則自然感動了他這就

是待人的法則須要切切記著

按傳家寶者揚州石成金之所輯也其書鄙俚淺近專
務泛應雜在諸書中尤多迂腐語不切之處然其反覆詳盡引喻切近比於人情亦可以儆頑而砭俗處皆稗書也僞托張氏所致則雖凡俚不衷於雅馴終取張氏本書說擇其尤要者著於篇而於此亦間存之以君子之書比於君子之善取人者也

訓陞隸二子

王　厚字遜初
鄞縣人

承家不任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或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輩也

大抵君子小人全在眞僞上分別立心不實則做工夫不實工夫不實則德行事業將來無著腳處縱使學問文章足取巍科炫飾一時未有不終歸於小人而囚者也眞僞全從爲己爲人上分別爲己則讀書講學辨別

善惡關頭步步親切近裏只要有益於身心有用於天下造成箇純正端方的人物譬如飲食入到自家胃裏血氣自然滋長肌膚自然充肥爲人則一心在世情名利上纏繞縱然才敏學博讀盡經史百子止是駔賈衒賣之具而已譬如飲水喫飯都從脊梁後下去冷煖全然不知何能更得他滋養之益所以讀書一生作孽一生再沒翻身回頭日子也況誦讀幾篇臭爛時文玩索幾部庸腐講章那得有分毫氣力提醒得他耶蚩蚩終身醉生夢死如亡牛喪狗奔走狂馳永無還家日期豈不可惜豈不可憐汝輩讀書如從爲己起見自然學向小人路上去質性駑下的全不明白聖賢道理思量爲人須當如何甚則世事一些不曉卻也妄作敢爲胡亂過活一生質性聰明的便行險僥倖一向徇私意做去義理都喪彌縫愈工敗露愈甚名位愈盛禍敗愈慘到鐘鳴漏盡時節反似讀書陷害了自身矣所謂枉了爲小人也而今千言萬語總欲汝輩改正心術培養德性切不可徇外爲人把人品根腳壞了果能認得

眞路徑做得眞工夫由此向上去有無窮好消息後來爲處士爲官人都有做不盡事業何有於科名之得與不得也否則趨時貴緣希圖一遇究竟與守正君子一般都有命在無强求必得之理況有毀名裂節貿禍殞身覆轍可鑒者哉昔人有云盍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知之不盍老大徒傷將何盍矣此吾向來悃愊眞境實從憤悱一番受用一番故不肯不爲汝輩諄切言之要之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願汝輩爲有品之君子不願汝輩爲無行之文人願汝輩爲老實頭的農夫不願汝輩爲巧黠的進士一生心血盡此數語故復取王氏訓子之言推而明之附諸編末以示要歸

如此汝輩如良心未壞須當猛省

志學會約略

湯　斌字孔伯號潛庵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謚文正○按公從祀孔庭

學者莫先於立志孔子十五志學便志到從心所欲不踰矩我輩四十五十尚未知志學何以爲人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善爲志今與諸君立會以志學名欲先定其志要識聖人之所志者何志所學者何學如適京師者必先識京師之路雖相去千萬里畢竟路徑不差漸次可近京師否則適北而南轅用力愈勤相去愈遠矣後列會約數則以就正先生長者焉

一會每月以初一十一中午爲期不用柬邀一揖就

坐世情寒溫語不必多所講以身心性命綱常倫理爲主其書以四書五經孝經小學濂洛關閩金谿河東姚江諸大儒語錄及通鑑綱目大學衍義等書爲主不許浮泛空談褻狎戲謔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檢點自己心事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

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謂未眞亦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改過遷善爲聖學第一義我輩勉之

一聖賢義理載於五經四書而其要具於吾身若舍目前各人進修之實不以改過遷善爲務縱將注疏大全辨析毫釐與己全無子涉聖學首重誠意自欺自慊皆在隱微獨知處勘證若徒彌縫形迹不實在心地打點即外面毫無心得義利誠僞關頭不可一毫將就混過此日勉強久之必有純熟境界

余既錄張氏書終篇復取四明王氏訓子語發明之如前所以指引路頭使汝輩撥正胸跟以爲强學力行之地至於爲學先後次第之法則尚未之暇及茲得睢陽湯氏志學會約大略以講學改過愼獨爲要義提撕警切雖於學者用功節目未詳其本末然其大綱大本處可謂確而正矣因復取而錄之以示學者使知進學入門之梗概如此日日勉之日日省之與的然之小人相

去遠矣倘由此而求之伊洛建安所著之書以得其造道入德之方與聖學始終體用之全更由此而求之宋元有明以及　國朝諸大儒之書以得其是非邪正異同之辨不患不到聖賢精微地位也河內夏錫疇錄

光緒庚子年秋八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孝弟錄

61AD 96 Rm

孝弟錄序

人之生也猶木木無本不生人無本不立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孟子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古來聖賢孜孜於孝弟者猶植木之先培其根本也爲忠臣爲義士爲仁人爲君子莫不自孝弟始猶木之南枝北幹蔽日干霄者莫不由結根聳本也然人性本善至有親而不知孝有兄而不知弟者大抵淺見寡聞囿於習俗無孝子弟弟日與之相接故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此必然之勢也 青 少學凡聖經賢傳章句是務其本原大義愧未講求去歲冬於石曲李氏故紙堆中得滇南李復齋先生孝弟錄二卷采輯歷代孝子弟弟事實以備觀感最足動

人天性然僅止明季 青 於原編節鈔事實爲正篇增輯原編之所未備者羅列古今以爲續錄從學諸生見而愛之以爲便童蒙小子記問故事爲教孝教弟之一助因請集資付梓以公同好予因不辭謏陋序其緣起於簡端云爾時光緒壬辰夏六月黃巖江青伯震甫謹序

孝錄

虞舜瞽瞍之子父頑母嚚弟象傲嘗謀害舜舜孺慕號泣如窮人之無歸負罪引慝始終不見父母與弟不是處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嘗耕於歷山有象爲之耕鳥爲之耘帝堯聞之妻以二女遂以天下讓焉

周文王昌季歷之子生有聖德在母不憂爲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告乃免

老萊子至孝奉二親極其甘腥行年七十言不稱老嘗著五彩斑斕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側又嘗取水上堂詐跌卧地作嬰兒啼以娛親意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

漢文帝名恆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養無怠母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仁孝聞於天下

董永家貧父死賣身貸錢而葬及去償工路遇一婦求爲永妻俱至主家令織縑三百疋乃回一月完成主大驚遂聽永歸至槐陰會所婦辭永去曰吾織女也感君至孝爲君完債耳

萬石君名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末有原應口諾然後退

死如生事亡如存

曾參字子輿曾點之子善養父志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嘗從夫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之故嚙指夫子曰參之至誠也精感萬里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至於將死啓手啓足以示門人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母惡損所生子衣縗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如也造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　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之日內史貴人入閭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丁蘭幼喪父母未得奉養而思念劬勞之恩刻木爲像事之如生其妻久而不敬以鍼戲刺其指血出木像見蘭眼中垂淚蘭問得其情將妻棄之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欲拉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動人賊不忍殺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郭巨家貧有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盡埋此子兒可再有母不可復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金上有字云天賜黃金郭巨孝子官不得奪民不得取

杜孝巴郡人母嗜魚膾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必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之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姜詩字士遊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謹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汲流而汲後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織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如是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慚感呼還恩養愈篤姑嗜魚膾夫婦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供母膳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亂歲荒不給拾桑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賊憫其孝以白米三斗牛驅一隻與之嘗出采薪有客至母欲順歸乃嚙指順卽心動奔歸母終未葬火過其舍順伏棺號哭火越他舍去母平生懼雷每雷震輒環冢哭泣曰順在此

後漢黃香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盡孝夏天暑熱扇涼其枕簟冬天寒冷以身煖其被席太守劉護表其至行

茅容字季偉避雨樹下衆皆箕踞容獨危坐郭林宗見而異之因請寓宿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旣而以供其母自

以菜蔬飯客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就學

廬江毛義有行誼南陽張奉往候之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章帝下詔褒美賜穀千斛

王修字叔治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社日修哭之哀慟父老皆罷社

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待之績懷橘二枚及歸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吾母性之所愛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

魏王哀事親至孝母在日性怕雷既卒殯葬於山林每遇風

雷聞阿香響震之聲即奔至墓所拜跪泣告曰哀在此母勿懼嘗攀墓前柏樹樹號泣淚著樹樹爲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盡廢蓼莪之篇

晉王祥性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祥是失愛於其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

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取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搆無帷帳每夏夜蚊多咂膚恣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禱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瘥訪醫皆無識者至宜都渠嘗血之飽雖多不敢驅之恐其去己而噬其親也

見山中一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遂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依法爲酒母疾卽瘥

庾子輿字孝卿奉父喪還鄉時秋水猶壯瞿唐灘急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瞿唐水退爲庾公

庾黔婁字子正性至孝爲房陵令到縣未旬日忽心驚汗流卽棄官歸時父病始三日醫者曰欲知瘥劇但嘗糞苦則佳黔婁嘗之甜心憂之至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父死

(隋)吉翬字彥霄父爲奸吏所誣罪當死翬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武帝釋之丹陽令王志欲舉翬純孝翬曰是何量翬之薄也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翬當此舉是因父求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阮孝緒母病須得生人養合藥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忽一鹿前行隨至得之嘗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樂頤字文德鄧人少日父亡鄧中卽號泣徒步而往負歸營葬嘗得疾忽而不言噛被至碎恐母聞之哀己也吏部郎庾杲之造訪頤設具惟菜菹而已杲之不能食母自出其膳皆珍羞也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矣

(隋)王頒字景彥太原人父倡辯爲陳武帝所殺誓報之開皇初獻取陳之策文帝異之召見涕泣陳詞帝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從韓擒虎先登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以藥比寤而瘡合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頒固辭曰臣憑國威靈得雪私怨恥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人七歲時父顯遇篤疾醫云餌五石散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文帝召爲岐州刺史有惠政賜詔褒美之

(唐)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洗升堂乳其姑姑不粒食數年而康一日有病長幼咸集乃自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子孫婦如新婦孝敬足矣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嘗赴并州法椽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泣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僚友鄭崇質母老且病嘗使嶺外仁傑請代行長史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崔河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脫衣而侍者三十年當美景良辰必扶持宴笑令母忘其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

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日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泉慰安也後官至中書侍郎子郤甫復爲賢相

(宋)趙抃字閱道西安人父卒廬墓三年嘗夢其父曰汝至孝天必相汝及子忭執父喪而甘露降忭卒子雲又以哀毀死人稱其世孝

徐積字仲車山陽人少孤事母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敢履石母亡廬於墓晝夜伏墓側哭不絕聲時甘露降木成連理識曰節孝處士

李諮有至性父出其母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見其名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二人累官戶部侍郎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閭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溢於言外

任盡言事母孝母老多病未嘗離左右每自言其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憂喜皆朝夕候之臟腑虛實如見不待切脈而後知也故投藥必效張魏公欲辟之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溫清而與公軍事耶魏公歎息而許之

朱壽昌年七歲生母劉氏爲嫡母所妒出嫁母子不相見者五十年神宗朝棄官入秦與家人決誓不見母不復還後行次同州得之時母年七十餘

黃庭堅元祐中爲太史性極孝身雖貴顯奉母盡誠每夕親自爲母滌器未嘗一刻不供子職

范文正公仲淹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於族之貧之者

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弟子曰我宗甚衆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祖宗積德百年始發於我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子孫累累輔相

元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緜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洪祥字士高黃梅人父友璋病癘年餘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瞑心終不安一日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

矣祥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少起呼僕不寤力殆而仆忽一人扶掖之驚問曰爾爲誰祥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特候於此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既而父疾良已祥與妻竭力承歡優游十餘年士高思慕終身壽九十有七里閈稱曰隱德先生子六人皆賢曰亮者尤曲盡孝愛云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食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棺成南鄰失火風烈火勢及孝婦家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爲姑賣兒得棺今無能爲我救者苦莫大焉言訖風轉北得不焚

明劉謹山陰人洪武中父成雲南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六

歲問家人曰雲南在何方家人以西南指之遂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矍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哉治裝尋父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俄而父患瘋痺欲以身代成而國法成遊惟十六以上嫡長男始得更替於是復歸攜伯兄子往而兄子亦尚孱不得代父復歸悉鬻家貲以往蓋三往雲南始得歸其父也

王紳學士禕之子也宋濂一見奇之曰華川有子矣蜀王聘之教授蜀郡紳痛父死難遺骼未返邱隴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奠酒死所仰天一號幾絕滇人感愴稱王孝子建文即位召爲國子博士上言父死節狀賜謚文節開國文臣有謚自禕始紳痛念父沒食不兼味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子稔

少有至行克世其家

太宰楊二山事母有孝德當春日負母行花叢中婆娑香蔭歡娛竟日京師謠傳焉旋以養母乞歸母年至一百四歲

李瓊幼孤家貧事母孝後以鬻綳爲業家積稍厚娶妻有子即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以婢給侍我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於手意如有失市人知瓊孝物新出必先奉瓊瓊倍酬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耶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邱鐸奉二親孝葬母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繞墓泣呼曰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福建林承美自幼失父思親涕泣過一人曰孝子思親痛哭

無益惟放生戒殺篤行陰德冀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即是大孝承美省悟立誓戒殺放生勸行善事後享年九十六子孫科第甲閭中

錢之選父表成遼陽之選恐父中途遇害間關萬里從之得籍鐵嶺衛爲諸生七試皆第一中庚戌進士仕至兵部武選司郎中乃上書白父冤得昭雪因得封父如其官遂乞骸骨父子同歸鄉黨莫不稱孝

吳江孝子吳璋字廷用年十一而孤母陸氏以節自守永樂癸卯詔選天下孀婦之貞者給事內廷而陸以例行宣德丙午陸隨親王封廣東韶州璋既壯棄家訪母附廣船患痢一日百起昏瞶中諄諄呼娘不置抵韶母又隨王移江西饒州

矣復奔饒日行砂礫間足盡裂臥野寺廊下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又中蛇毒仆地復見焦道人至救治乃甦然尚不能行也宿孤村寡婦家方登牖而婦自薦公力拒之出門遇大雪憩枯廊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爲母忘軀若是眞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啟本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於臥所母以病篤昏不知之公焚香籲天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未幾母復病作卒於旅舍乃負骨碓以歸潛置舟中渡江風大作舟將覆舟人搜得其母骨投之江璋躍入江抱母骨浮水上

風波頓息同舟者感而救之得歸葬後子洪及孫山俱官至
尙書璋卒年八十一歲贈太僕寺卿世稱全孝翁以後科甲
連登至今猶盛

黃讓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爲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賣贖
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軍討賊讓出奇計斬
首二百餘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旣滅推其功於諸將不
受賞而去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母家時瘟疫甚盛轉
相傳染甚至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病諸子及婦凡八人
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錢氏曰夫之
娶妻原爲公姑病痛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

禽獸我必往卽死不恨遂子然就道及至門聞鬼語云諸神
皆護孝婦來矣吾等當速避於是成門一家俱獲愈

弟錄

泰伯周太王長子弟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太王有傳位季歷
及昌之意泰伯知父意卽與仲弟雍因父病以採藥爲名逃
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孔子表以至德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
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乃
立其仲子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故孔子稱
其求仁得仁

周公旦武王之弟武王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周公爲壇以圭
璧告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疾旋愈其祝册納於金
縢後遭流言居東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啟金縢得之遂執書
以泣親迎周公

伋衛宣公嫡子後宣公奪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
宣姜想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
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
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
什

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棄抱者
與攜者奔逐得之衆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已子也
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痛

甚於心何忍棄乎曰吾夫尙存可望生育兄已死止此一線
存此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
已子亦全魯君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漢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子里馬者吾
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
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
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繆形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爭鬪之言形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形汝修身謹
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
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姜肱字伯淮彭城人家蓄孝友少與二弟同被臥甚相親睦及長相愛不能少離嘗遇盜兄弟爭死盜兩釋之

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揭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至議郎章帝幸其舍賜尚書祿終其身

京兆田眞兄弟三人議分財產貲皆均平惟堂前紫荊樹一株議分爲三其樹卽枯死眞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兄弟復同居愈相友愛荊樹重榮

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晉顏含字宏都以孝聞兄畿得疾死復活累月猶不能語含

坐初津爲州守椿在京每有四時佳味輒遣使附寄椿每得所寄輒對之泣下

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元德秀字紫芝貧時兄嫂亡遺孤期月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己乳含之涉旬遂流至子能食其乳乃止

韋嗣立字延構與兄承慶異母性友悌母每笞承慶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爲感悟世比晉王覽云及嗣立爲萊蕪令太后召問卿父常言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

官誠如父言朕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卽日拜鳳閣舍人

李光進光顏兄弟友愛光顏先兄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妻奉管鑰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英國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

宋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杜正獻公衍母改適錢氏公年十五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劍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容往來孟洛間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及貴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子孫受公蔭補者數人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爨十二年彥雲游浪廢業霄諫不聽遂求析箸未幾兄蕭然逋負盈門除夕霄置酒迎兄嫂曰弟無分爨意以兄不節儉爲守先業之半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火之出所蓄償諸負兄慚遂易轍焉

明鄭湜浦江人素以孝友聞胡惟庸敗有訐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湜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在京湜至濂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吾當服辜二人爭赴獄太祖聞之俱召入勞而宥之因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詔賜酒食擢湜爲福建參議

嚴鳳歸安人性孝友事兄如父里中施佐施佑兄弟爭產久不平鳳聚鏖謂佑曰吾兄懦吾恆憂之使得如若兄之强力能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佑惻然感悟卽拉嚴同至兄家且拜且泣兄亦涕泣慰解乃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登進士苑洛得異疾穢污之氣人咸不堪邦靖日侍側飲食必嘗湯藥必嘗後邦靖病亟苑洛不解衣帶者二月餘形且瘁邦靖譬曉之苑洛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尙當爲兄弟也及邦靖卒苑洛廢飲食絕賓客衰絰蔬食祥而弗懈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漢關廵之筆能寫吾思弟痛弟之情者乎

蕭與成弟與潔官至光祿卿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爨諸子婚畢乃爲弟繕第宅舉其業均畀之弟曰兄之子凡六而己子止二不欲使二人均六人之業成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交讓弗決請於母母命以十之四與光祿後兄弟俱陟顯宦子孫義讓不衰

陳世恩夏邑人萬歷己丑進士官工部給事兄弟三人長孝廉次世恩季弟某少好狎遊日出暮歸以爲常孝廉常作色規正不悛世恩曰徒傷愛無益也每夜躬守戶外候之俟弟入乃手自扃鑰問以寒燠飢飽如是數夕弟乃大悔不復故態及世恩貴孝廉已卒有小民吳三者孝廉側室之弟也一日來省其姊衣服藍縷世恩邀與對食弟自外至請問曰他所飲食之足矣何與同坐世恩曰庶嫂子女皆無少年孀居爲兄守志吾感之敬之以及其弟一對食庸何傷世恩二子陞陞俱進士

王毓俊父爲侍御嘗置一妾母妒甚幽閉一樓餓且死毓俊甫八齡紿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誅也母從之俊陰以食物乘進粥食與之得不死後妾生一子俊撫愛其弟特至

何椒邱爲太守時有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之爲內讒故以詩刺之云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感悟願終身不析

黃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兄病歎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者遂速歸萬歷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吳興富民莫氏者老年置一婢有娠懼其嫗妒遂遣嫁一賣糞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死里中羣小語其婢曰汝子孰不如教入家人大駭嫗怒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糞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長兄汝當拜徧指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汝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汝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卽命櫛沐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召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計遂泪鄉黨咸稱其子爲孝友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序

昔人有言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所自起則不能治子自愛不愛父弟自愛不愛兄此所謂亂也嗚呼天性之厚薄人心之存亡關焉聰明者或視爲平淡無奇顓蒙者或視爲高遠難及文滅質博溺心無以反性情而復其初隱然爲世道憂有心人傷之而思所以治之之法黃巖江生伯震以所刻滇南李復齋先生孝弟錄一卷井所輯續孝弟錄一卷見眎受而讀之其中載古今孝弟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具備扶名教振綱常有益於世道人心良非淺鮮是故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良醫攻疾必以藥石君子務本必以孝弟使人人讀孝弟之書法孝弟之行言孝弟之言返樸歸眞而浮華之習一洗委靡之氣一振不誠爲孝弟之天下也夫而又何亂之有

光緒二十年季冬月逼家生徐致祥序

序

孝弟爲仁之本古昔先王以之治人所謂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者也良以秉彝之好盡人所同因勢利導譬挈裘以領詘五指而頓之不亦易乎經云愛親者不敢侮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自後世誇詐之習興強弱既分侮慢斯作於是本實撥而大亂起焉至於今日蓋不忍言邪說橫議充塞四海幾泯人心回惶靡所從適士君子綱維倫常憂深慮遠固有不容自已者此廣文江君伯震孝弟錄之所由續也廣文知以此爲教得其本矣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容有愧哉嘗手以相示且請序因書以奉質世豈有無父母兄弟者平讀此可以深長思矣

光緒丁酉祀竈後一日儀徵吳引孫福茨甫序

凡事之耀人耳目者類皆有卓卓奇節而家庭孝友之事往往視爲庸行在爲之者自盡其力既不求表見於衆雖史籍時有紀載又或限於聞見而其事卒軼而不傳惟有心本務者獨能搜輯而表著之誠以百行之始大本所關在時人不能無所感而興此前言往行所以足爲師表不得以其事之無奇遂忽視之也黃巖江生伯震篤於內行嘗取李復齋先生所輯孝弟錄讀而授之梓復廣所未備纂爲續錄出以示余余讀其書於以見古今來孝弟親睦之風其精誠所極足以感鬼神天地既爲之肅然致敬又嘉江生記錄之勤將使讀是書者人人皆勉爲孝子弟弟足以觀感興起其有益於

人心風俗爲不少也故樂爲記其緣起而序之

光緒乙未春三月蜀南趙亮熙序

孝錄

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崇先祖制禮法以及天下傳後世此推繼述之善故孔子稱其達孝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

戰國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子是以有憂色也

漢顧翺吳人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撥導水鑿川供養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無復雜草郡邑表其閭舍

隴相犍爲人事母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心忽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爲孝所致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少孤有孝行盜常夜劫咨恐母驚迎盜謝曰母老且病乞置衣糧妻子物一無所吝盜感慚而去

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昭公二十年楚王執伍奢費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爾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

高柴字子皐孔子弟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

重合令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母卒毀頓廬墓公府三辟有道慨然曰吾親歿矣從物何爲終不應辟

鮮于文宗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萌對芋鳴咽如此終身

陳孝婦漢陳縣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成臨行屬婦曰我生死未卜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欲嫁之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終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器物以葬之終身奉祭祀

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孝弟續錄

晉范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執硯悌泣

趙至蚤起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不能致榮幸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潘綜烏程人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其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曰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且讓耳實妾取之固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強名之以活

曰兒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孝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
斫驟綜乃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而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
一賊從傍來會曰卿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
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温被隆
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歸鉞喪母父更娶而鉞失愛家貧食不贍每竈突煙舉繼母
數鉞不休父怒逐之困頓道中比歸復詬曰有子不居家在
外作賊耳又杖之父卒繼母獨與其子居鉞擯不見因寓鹽
市中時私從其弟問母飲食狀致甘鮮焉後大饑母弟不能
自活鉞涕泣奉迎母慚感鉞每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

孝弟續錄

南朝張昭字德明陳吳縣人與弟乾性俱孝父卒兄弟不衣
錦帛不食鹽醋日食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服終又喪
母哀毀如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餘年郡舉孝廉
不就

王元規字正範性至孝事母未嘗離左右梁武帝時有暴水
流漂居宅元規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及姪姑入船而
去留男三人擱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咸謂其至行所
致

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適數十里以外易甘旨以進戒
妻子嘗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所攫負之而去泰
已瞑眩忽少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
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强舉
動不踰月如故鄉人稱其孝感目爲虎殘

劉宋何子平廬江灊縣人爲海虞令得祿惟以供母不及妻
孥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聞者慚退

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
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
絮扇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
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
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
塚壙

閻元明安邑人有孝行除北隋太守以違親養哭泣喪明悲
號上訴許歸養一見其母目復明有司狀聞詔表孝行復其
家母亡服闋心喪不輟每至忌日悲慟盡情兄弟亦感而雍
和百口同居

顏鬣字君道顏回二十八代孫純學行父喪在殯鄰家失火
鬣與二弟謙約抱棺叫號煙暗至忽雨頓絶時人以爲孝
感歷太尉至黃門侍郎卒謚曰定

殷不佞字季卿長平人少立名節居父喪以孝稱魏克江陵
母卒道路隔絶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日夜號泣居處飲食嘗
爲居喪之禮及迎母喪歸葬居處之節如始聞若此者又三
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歷官太傅

袁廊之字思度陽夏人因父死非命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戶誓不臣宋時人比之晉王裒云後仕齊爲太子洗馬

長孫慮代人母飲酒父眞叱之誤以杖擊卽死眞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尙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沖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尙始四歲父若就刑交墮溝壑乞身代父命使嬰弱得蒙存立尙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憐詔恕其父死罪

沈麟士字雲禎武康人盡喪禮居貧手織簾口誦書嘗織作誤傷手而泣或云此不足惜何泣也曰傷不痛但毀遺體而已

悲耳

謝贈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病驚悸贈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暫改恐僕婢懈倦自執勞雖緩步低聲猶恐見駭家人感之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梁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醯醬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松忽有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復食之

張敷生而母亡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蕭叡明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飯卽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母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卽平

張稷字公喬吳人有孝性母劉遘疾稷年十一衣不解帶終夜不寢及終哀毀骨立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純孝後爲御史中丞

任昉字彥升父遙嗜檳榔以爲常餉臨終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

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欷歔母亦悲慟

鹵簿驟迫墜溝中及兼御史中丞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張嵊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杖動至數百淚止歡然

劉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悲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欷歔母亦悲慟

徐份父陵嘗疾篤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豁然而愈

徐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越越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越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祇以啟帝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

北朝楊愔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欷歔遂爲罷酒

北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非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有疾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者四旬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

李崇以父賢勳封迴樂縣侯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功於國幼少封侯將投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貝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按之景伯爲之

悲傷入白其母崔氏母曰小人未知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閣與之其食景伯爲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求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郭原平會稽人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傭作止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家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其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涕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原罪

唐刀僧護江陵人父刀昌死家貧賣與蜀客母卒以憶子目盲僧護隨客之蜀已三十年繼父母俱亡每念親母痛死者數後復還江陵尋母得見以母因己目盲中情感傷遂齋戒稽顙叩禱天地以水嗽口爲母舐其目目遂明人以爲孝感

唐太常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退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殞絕上乃聽其終制

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父倫爲左丞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於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於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郜每多取母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貸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

而妻子衣食無所餘

王少女聊城人隋末父死亂兵少女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卽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尸也少女纔膚越旬始獲負歸而葬事聞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迫切七歲問父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卒官宏文館學士

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一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惟有姑自在室盧言白刃往往在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鄉里有急尙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

汪氏女甯海人因無兄弟苦節不嫁孝奉其親親好飲湖水湖去家五里日汲以供親後人名此湖曰孝女湖

王孝女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歿於邊披髮徒跣緩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柏翦髮壞形廬於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

後唐賀瑄臨海人父漁而溺瑄與二娣泣江上求父屍不得相次投江翼日同抱父屍而出里人哀之爲之立祠

宋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於人能不欺而已矣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何倫性至孝居父憂哀毀如禮忌日咨嗟涕泣如初喪夜盜入室竊器物倫覺其入而不呼將取釜始曰盡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爲盜

范純仁文正子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不赴親遣之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輒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何北山事父執禮不懈父見客則拱立以俟客不甯者久之屢以爲請父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悚然始知家庭之禮李奉先性至孝父卒既葬竊自歎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曰兒幼勿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林野吾心安所忍乎乃結庵於墓側晝夜臨哭其中植樹數株時呼爲孝子林

趙善應漢王元佐孫性純孝母畏雷聞雷輒走護之寒夜歸恐擊門驚母露坐達旦

呂希哲字原明壽州人事正獻公雖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出入必告於親

郭琛黃巖人幼喪父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寢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啜不少減母卒執喪哀號幾乎滅性琛已七十四矣至道二年旌表其門

徐膺字思文莆田人七歲喪父朝夕思慕若成人母歿哀毀骨立卜兆於虎嘯巖膺其傍蔬食三年時陟巖巔聲哀號震原野虎爲遁去墳左有坑塹深數十丈一夕有聲如雷翼旦視之乃平地

杜誼黃巖人官贊善大夫性敦篤事父母極孝其父剛狷甚誼恆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笞擊而後已日如是而益勤康定初喪母踰月復喪其父號哭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仙村山徒跣負土爲墳

王德昌金陵人母徐氏初娠不育繼孕多病生德昌稍長暈既絕復甦視兒而泣曰兒得生我死無恨矣及德昌血崩而父語以母臨死之言德昌號慟數日以母因產亡傾家合益母丸以濟人全活者甚衆每聞人產必爲流涕人問其故曰吾母死於產念及此能不痛乎

李支承永城庠生父以中風痿痺支承罷學業侍左右人曰如荒爾業何承曰人所重者行誼耳若父病不侍而徒學不知所學之謂何古人云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但令吾父無恙願布衣終其身

顧態性至孝家貧處館每歲束脩悉以奉父父多浪費庚子春館富家東主憐其貧先具一年脩儀送之告曰今日之銀尊翁未知也可置田以取租自便態曰不可吾豈以數石米欺吾親哉卒以供父主人顧謂其子曰此郎先生身教爾曹

誌之後生子際明官翰林

申世甯鉛山人紹興六年潘逵兵襲鉛山父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意其有藏金欲殺之世甯年未及冠亟引頸代父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篤辛不入口者十載每鷄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母老目不能視物忻日夜號泣祈天母目忽明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侯義滑縣人家無產傭以事母母卒葬不能壙晝則負土築墳夜則哭於柩側踰年墓間木生連理野鴿馴而不去嘗盜劫其衣服既而知爲義物悉送還之

上官怡字友先壻之子母年高羸疾方暑晨夕侍側以驅蚊蚋不寢或逾月居憂極哀毀二兄繼歿奉嫂撫孤敬愛兼篤

陳思孝黃巖人家貧養親宋末元兵驛騷其母被掠而北思孝日夜號泣尋母誓不見母不還行七年至濮州得焉歸侍養益篤母殁居喪三年常在苫塊躬負土以葬鄰里感化有

司上其事思孝辭曰孝者人之常何以名爲

陶宗媛儒士杜思網妻歸杜四年而寡時台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爲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任汝殺我以從姑於地下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會稽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老無所知父篤癃疾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二女相率於西湖採菱導更日至市貨未嘗廚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二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

諸暨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紀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撫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元阮祖立字立道臨海人本姓吳少時父命爲外家阮氏後父患末疾弗良於行祖立竭誠醫禱罔效與其婦厲躬爲饘粥扶持坐臥者二十年一夕鄰人失火父臥不能起祖立負之出疾呼婦挾其姑以從鄰之老稚多焚死者祖立父母獨獲免至正中旌其門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鍼自給母年八十餘日三餐必侍母食然後食出外必以告母許方敢出或怒欲撻之道壽即進杖伏地以受母命起乃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陳杲字孔英黃巖人父德永載書史避難遇盜被執蹈於水杲力出之盜以刃加永頸索金帛杲抱持泣曰我父老儒貧無他貲願以身代死盜殺之其弟多遜復肉祀趨至請代其兄身被數創死而復甦永乃得免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父年八十兩目俱喪值兵亂剽掠負父避巖穴中兵至欲殺之思敬泣曰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吾父何依乎兵憐其孝父子皆免於難

陳參生字季誠黃巖人居父喪盡禮事母尤盡孝至正庚寅歲亂焚剽及其里母方病革泣謂家人曰我不可去汝等宜各求生俄而寇大至火延於鄰參生負母逃林莽中母曰我老病垂盡汝方壯其速去俱死無益也參生垂泣不忍舍遂遇害

薛祿字良能甯海人至正末盜起父宗道團結鄉兵防守遇害祿痛父散家資養死士欲討賊以報父仇無何賊復至祿適病僅甚即率鄉兵出南郭數里遇賊戰不利左右以勢不敵勸之去祿曰父仇不共戴天今不能殺賊反自退以生又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遂力戰而死

許魯瞻天台人母徐守志撫之成立適寇逼城徐年六十有四臥病不能起諭瞻行子伯逋亦請肩輿避難瞻曰垂白高堂能勝匍匐之勞乎汝盡子情我亦自盡子道勿多言侍母不去竟死於刃詔旌其閭曰母子節孝之門

明丁鶴年西域人洪武初人以孝子名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翼日雨止葬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墓所遂得改祔父壙其誠感如此

周琬江甯人年十六叩閽請代父死帝疑受人教命斬之琬顏色不變帝異之命宥父死謫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均死爾父死臣安用生爲願就死以贖父戍帝復怒命縛赴市曹

琬色甚喜帝察其誠卽赦之親題御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
科給事中
危貞昉字孟暘臨海人父孝先洪武四年進士爲陵川丞坐
法謫役江浦昉時爲郡諸生聞之奔訴代父役郡守難之昉
號於庭曰人孰無父哉郡守感動乃聽其行詣京師上疏曰
臣父陵川丞孝先不幸絓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
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旬旦旦念之恐染霜露之
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役使其歸
養卽死無恨疏奏明太祖惻然從之
權謹字仲常徐州人初爲光祿丞事母至孝以省侍歸母年
九十而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兎馴之異有司以聞帝命馳驛
薛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
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陳圭字錫元太平人洪武中父叔洪爲仇家所訐罪當死圭
自陳曰圭不能諫父以陷於罪此圭之不孝也乞代上大喜
曰不意今日乃復有孝子宜貰其罪爲天下勸刑部尚書開
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以開僥倖之路遂聽圭代死而
謫其父戍雲南
謝定住年十二母抱幼子逐失牛虎躍出噬其母定住奮前
擊之虎逸去取弟抱之扶母行虎復追齧母足定住取石亂

擊虎乃舍去母子三人並全永樂十二年召見嘉獎旌其門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
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
之
楊乙武進人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飢不敢嘗必先以奉親
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
其孝與之金雇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
死乞得棺脫己衣殮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棺
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
李步行賣菜傭也父嗜酒步行鬻菜必市酒歸飲父又間致
時物體無完衣而父便身之物嘗給里中有不順之子必曰
何不學李步行
李鄘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請代之不從以爲無
以達追慕之思也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王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爲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直
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是重僇我也汝孱有母且忍之父死而
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欲泣兒母以父之遺命告母
曰秘之其姑受田而葬汝父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
毋食讎遺田之人以供賦役外手籍其扃固之歲以爲常世
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弟子以至婚
娶舉一子又教弟使自成立而於其族子以兄弟之禮禮之
每召宴亦往然歸必識其數幾何每歲旦謁家祠之父主前

而以兩筵簟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市利斧伺族子於僻所殺之囊其首至父王前乃至縣首罪出其藏金若干曰此僻所出也又出其他鑼若干曰此飲讎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母弟皆至其弟曰某實爲之世民不知也世民曰手刃讎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養者弟也何代爲令義之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干殿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可成世民聞之慟曰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骨也因自投樓下折足不食而死

程逼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祖平謫戍延安年耄孝之需皆潛自營辦不令父母知其難也歲饑嘗往他縣以器逼迺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辭極懇切書奏高帝憐之持其章不下命兵部物易米負歸以供二親及卒頓擗幾絕既葬月朔必至墓所

驛召平既至并召逼東西立殿下顧逼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周濟河南人父禮違涉江湖聞濟既冠爲郡諸生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咏定省曠而音問疏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父遘疾已危一見濟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刻苦力學領鄉薦卒官知府

朱煦仙居人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少不如意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父季用由知福州府坐罪嚴儥重費不貲謂煦曰吾何堪此旦夕且死死取吾骨歸耳煦惶懼不敢頃離左右戒二弟守睹之時或告枉者輒被極刑衆皆竄煦奮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等死萬一吾父以訴獲免卽戮死何恨遂痛切具告枉狀上悲傷之乃赦

陳紀字德廉號禱散臨海人性至孝居父喪晝夜悲號處一室苫塊甞然因得疾其內人令小婢餽藥叱而出之既祥且禫猶疏食水飲邑佐以其子相從持扈酒跪勸見淚下潛然遂止迄喪母廬墓三年一夕甘露降於庭人謂孝感所致

林玄字用白黃巖人性至孝年十三能刲股救父居常供養之需皆潛自營辦不令父母知其難也歲饑嘗往他縣以器物易米負歸以供二親及卒頓擗幾絕既葬月朔必至墓所

張疇黃巖人母徐年八十六病牀褥者三載疇旦夕扶持至以手掬其穢衾褥必日滌之令潔乃已

蔡習梶字元丌黃巖人天性孝友甫十歲母卒哀毀如成人父有疾躬調湯藥衣不解帶父卒奉祖母備極甘旨晨昏定省數十年如一日其先五世合食旣而中析習梶乃與弟習智謂承其父志合族人數千指同居共爨立塾延師以教弟子應練字茂習黃巖人天性至孝事父母無疾言遽色飲食必躬饋晨昏定省無少懈怠父母有疾遑遑懼求藥額天祈以身代卒則哀號幾絕不食者三日居喪一循古制三年閒泣血不止親墓產瑞芝盈把人咸謂孝誠所感

李翀黃巖人父清宿州判官卒於任翀扶櫬還遇盜欲剖之

狨叩頭流血曰破吾腹盜感其孝奪衣裳而去母
卒苫塊如禮歲時忌日必齋素涕泣自號其室曰思齋
王鏡黃巖人嘉靖壬子倭寇犯縣治父顯被執寇揮刃將殺
顯鏡急趨以身代寇殺之顯竟得免張世榜字廷曉亦黃巖
人扶父避倭寇路遇寇欲殺其父世榜哀懇祈以身代賊不
從世榜脫巾擲地大罵奮前捍父遂遇害
石文彬字文中甯海人天性純篤事父以孝聞父生平嗜鳥
飯歿後文彬終身不食歲時祭奠及親忌日輒變服慟哭每
讀父遺書見片紙隻字未嘗不涕泣廢書云
徐孝餘字子順天台人母王氏早寡遺腹生餘事母曲盡子
朱媼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與妻子織網巾爲生
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鳥

比卒廬墓三年
袁洵字月川天台人父歿母哭病目洵供湯藥聚順者二十
年二兄一弟不克自贍女弟貧不自給出所有衣食之以安
母心時鄉黨無間言
楊治卿字君佐仙居人父病事之備至父死哀痛迫切臥棺
側者三年母死亦如之出入必告於親之靈
吳榮璧仙居人孝於父母百計經營以供甘旨每父母食必
與妻竊視之父母色喜方敢退食及居喪哀毀瘠地徧身蠶
黑三年不入私室其兄强之以肉出而哇之
王玭字永澤號病隱黃巖人父阜兄秬子癩父年九十餘侍
奉甚謹嘗語諸子曰吾見泥風水說朝更暮改父南子北死

而有知心其安乎吾死第昭穆敘葬使吾同氣相依猶生之
日可矣故壕王氏墓皆族葬自玭始也
陳剩夫名眞晟泉州人父打銀匠攜剩夫就業主人密爲防
剩夫時年十一語父曰何業而蒙盜賊之防乎勸父舍之問
賣油者所得日日餘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
講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聞講弟子入則孝益喜入請其
師曰小人願受學曰以餘油爲贄師曰諾復告曰我本以賣
油代父之業備日養耳專一於學則累我父須每旦一受講
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卒爲名儒祀鄉賢
朱媼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與妻子織網巾爲生
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鳥
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魂來辭家而家人或
見之罹之者凶故當避秦人多惑之媼奇曰使果有此殃也
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爲避之伏棺
痛哭不避而卒無恙
辛復元事父母克誠克敬動無違禮嘗曰人非空桑所生請
試捫心自想赤子當日在父母前是何心腸今日在父母前
是何心腸又著孝經翼其畧云人子試思何如可以貽父母
令名不貽父母羞辱則自家一念自不敢苟然一念不敢苟
止可不貽父母羞辱若欲貽父母令名則不容不孳孳爲善
惟日不足矣自家是禽獸父母是禽獸的父母自家是庸人父母是庸人的
父母是小人的父母自家是庸人父母是庸人的父母自家

是賢人父母是賢人的父母自家是聖人父母是聖人的父
母猛然一醒雖欲不學聖人而爲人必不忍矣
曹眞予事親色養曲至依依子舍非大事未嘗輕離親側嘗
爲孝親說曰聖人之孝特赤子之孝耳赤子孕於母腹母呼
亦呼母吸亦吸愛之始也出胎未有不啼者其愛違也得母
未有不安者其愛得也吾人潛心默思誰不嘗爲赤子誰不
原有父母之眞心昔何以愛今何以不愛無乃知識開血氣
動應接繁視聽亂妻情子念膠其中流俗淫朋薰其外遂至
失其故態耳
賀文忠事其父陽亭先生先意承志動必咨稟父息耳聲每
書字以咨其父父雅慕辛復元不得見歿後辛至京文忠見
之伏地大哭不能起重傷先人神交有年緣慳一晤斯謂父
母所愛子亦愛之父母所敬子亦敬之
呂涇野爲翰林時居京師父母書問至必再拜受之退而跪
讀畢然後起每發家書拜而後遣父病侍奉湯藥晝夜不解
衣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爲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
側旦夕焚香號泣
費文憲事父甚謹中狀元後猶奔走服勞不命之坐不敢坐
在翰林時與閣中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擊某頰自此疏闊父
聞之大怒封號一竹板自家發至京師令自朴文憲持父所
責之書并竹板登某堂自朴者三次某始出抱首而哭文憲
曰罪誠在我何爲哭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者不可得

也是以哭自是相驩如平生
王心齋本泰州鹽戶其父以戶役蚤起赴官方急取冷水盥
面心齋見之痛傷曰我爲人子而使父如此何用子爲遂請
以身代役自此溫凊定省之禮行之益謹嘗著孝弟箴云事
親從兄本有其則愛之敬之務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
敬之篤者怡怡侍側
呂新吾母病目失明性躁急張目無所見以頭觸壁號哭不
食者三日醫者曰目忌火動而躁若斯何效之能臻新吾莫
知所計乃召醫婦絃歌以娛之積五日稍稍下食歌者辭窮
則更其人或令講說故典如是數歲母漸平新吾日候於側
母以善養壽終孺慕不已凡見醫者惻然憫之後筮仕山西

捧母像以往朝夕嚴事如生
夏陽家世石工爲人目不知書而志行純篤侍父同寢必夾
父尿器於懷溫之欲溲卽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既葬奉其主
如生朝夕出入事無大小必啟而後行母患癘疾久瘍侍湯
藥常在左右未嘗一入妻室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
支陽家城外夜又大雪乃倉皇越城叩市肆肆主憚寒陽泣
於外肆主感悟亟起取付之
曹良臣曹眞予族僕曹甯之子也垂髫時以塢市搖其爲生
每得毫釐則爲父母具美味稍長傭工其父母不之酒食眞
予作歌以表之曰曹甯夫婦病且老有子良臣行孝道苦筋
竭力得毫釐奉養雙親常溫飽我雖裁冠爲朝臣睹此美行

感懷抱世上豈乏義冠人上天下地能論討妻羅子綺愁不足不爲父母添布襖嗟爾良良是我師願爾多壽多財寶

吳邑相城有一乞兒姓沈年在中歲每向人家乞食凡所得多不食分貯之筒筐中人屢見如此問之則曰將以遺老嫗人始異之潛偵其所爲見乞兒至一岸旁坐地出簞中所貯整理之擎至船邊船雖陋而甚潔老媼坐其中乞兒登舟陳食母前傾酒跪而奉之伺母接杯乃起跳舞而唱山歌作嬉笑以樂母母意殊安之也必母食盡乃更他求自食若無所得則受餒終不先自食也日日如之數年母死乞兒不見

邱雲字季心館穀以養親崇禎庚辰歲凶越三載勿稔貧益甚甚時父已歿母存季心旋食念其母未嘗飽每數日弟來告而所行若此雖仁人孝子用心何以過之

匱季心竭力經營俾得歸以奉母又損所食之半以食弟主人聞之益餐飯必辭蓋不忍弟之不食而去而又不欲以弟之故累人仁者之心也

徐君重事親色養母氏年高晝則道古今事或繼之謳歌以娛其意夜則以身溫之不寐起坐於足語言歌笑如日間凡飲食起居無不曲意以承日食少夜必具果餌備飢枕內外均置廬親有轉側之勞也

周子佩蘇州人父忠介公所處書室凡椅桌几榻之類子佩終身無所移易讀書則侍於書桌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率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瞿然起避

吳象六吳江人兄弟三人象六其季也親喪未葬年及婚所親勸之辭曰倘事無申何忍言及娶事因竭力經營得四五十金買山營葬兩兄初猶惑形家言後感其誠不復惑次年乃婚

徐弘本烏鎮人遷嘉興之鄉夫耕婦織以養父母老頗能安之崇禎庚戌大水三吳之食丐於途者衆本窘則販蓑衣妻亦賣篦櫛之屬得米以食父母而已夫妻糠粃以活弗令父母知也久益困或勸其父盍亦從而丐本聞之泣曰有子有婦而父乞食不可以爲人不聽父歿奉母益謹人或周之妻以上其姑拜姑之賜而後受張楊園曰本夫婦之愚而所行若此雖仁人孝子用心何以過之

黃向堅字端木江蘇吳縣人父孔昭舉崇禎癸酉鄉試官雲南大姚令鼎革後阻兵不得歸端木子身往尋之以家事付其妻曰此行不見父母決不歸也族黨皆阻之不顧一葦一笠越關數百重將及滇滇人疑爲閒諜將加刃告以實痛哭如嬰兒衆乃釋之至白鹽井遇父母俱無恙喜極而哭失聲鑾獠皆爲感動踰一年得歸

顧廷琦字珮堅長洲諸生父繩詒崇禎庚午舉人知蜀之仁壽縣張獻忠破成都不屈死天下既定廷琦步入蜀櫬前後歷四寒暑始得扶櫬歸中閒川水暴漲幾死絕粒數日幾死遇劫盜幾死臨窘崖絕巘墜深淵幾死卒不死往返六萬四千餘里抵門鬚髮白矣

劉龍光字蓼蕭長洲諸生父廷謂官明益王府長史兵後不

知父母存沒日夕涕泣家故貧徒步往建昌時益府舊人無
在者禱於神夢中有告以石溪者然不知所謂久之週一女
僧云石溪爲閩粵交界處今官道阻兵由閒道往七日可達
龍光乃冒死穿藤峽一綫天踰白石嶺高萬仞巇旋而上血
漬雙足過山麓得徼徑俯視山下有村村中板屋三楹流泉
泱泱鳴石上光心動曰得毋石溪乎叩其戶果母在喜極而
笑問父所在母曰先二年卒殯在板屋中又大哭村民聞哭
聲來觀曰吾鄉舊名見娘村宋孝子王龍山見母處也子又
一孝子矣乃涕泣奉母扶櫬歸孝養十餘年母歿

張振祚廬江人父宏任知四川嘉定州崇禎壬午流賊逼城
振祚奉父命領數騎突出求援城尋陷及還見父被害觸石
死其弟振祺侍母壽終
劉德濂涿州人父源汴明季官鴻臚寺鳴贊流賊破京師拷
朝籍名索掠號曰追賊其父名亦在索中德濂匿其父他所
而自身詣賊曰劉鳴贊卽我也賊拷責數百德濂默無言久
之度父已遠去乃奮起叱咤罵賊賊怒杖殺之而其父竟行
遯歿齒不出
和州薛氏兄文弟化禮陳橋洲農家者傭也有母老乃傭力
以養而留一以侍母迭相代傭者出其一人潔治茅屋坐母
中央絮絮語移日日將下傭者荷擔自村外來酒脯魚肉備
歡烹跪進兄若弟跳舞歌謳以侑食歲以爲常或天寒則負
母納日於戶外嬉舞以博母笑母卒殯葬皆竭誠哀毀骨立
不能起
李惇尉氏人家貧以木工營生父患痺痿事之惟謹週歲歎
不能養乃乞食於市歸以啖父後得賑穀一石慮不可長繼
日舂升許供父而以糠粃自咽
顏中和本名發祥吳之楓橋人其父宏仁被怨家周昌殺控
諸官不得直時中和甫十三痛其父被殺每與兄孟和取析
薪斧出彌之復束藁草如人形書昌姓名以試斧見者以爲
兒戲逾三年中和懷斧竊告其母曰兒將復父仇母大駭止
之中和奮衣出門適值昌市中陰尾之行揮斧中昌首流血
被面昌方左右顧又斧之母促孟和往視至昌已死兄弟皆
詣官首罪爭自承殺官不能決旁觀者別言之始下中和獄

陳嘉謨字我師江蘇興化人邑諸生順治初父宏道爲
母往哭曰駭兒豈不聞殺人者死顧欲以父子兩命易人一
命耶中和怡然曰父仇得復死不憾明年巡按錄囚釋之
詣官首罪爭自承殺官不能決旁觀者別言之始下中和獄
怨家所誣繫府獄獄卒絕其囊饘嘉謨乞一見父不許知羣
小計必殺之乃痛哭於城隍神作血書懷之出自沈於河是
夜蒼頭守舍候謨不歸忽聞哭聲自外至扣門甚急啟視無
人心怪之及明兩淮運使白某得一函啟視則嘉謨訟冤血
書也運使大驚適蒼頭亦來訴求其尸七日出自鈔關河屹
立風浪中髮皆上指遂出其父於獄收葬其尸而抵誣告者
罪
曹超安徽和州諸生順治間海寇鄭成功犯江甯掠及州境

遇寇欲戕其父超號請代寇憫而釋之家貧力供甘旨以養
居喪負土作墳家有紫薇一株父手植也久枯超每對之哀
慟忽復發花時人以爲孝感

張壽小字洪居福建連江人父震公順治十二年海寇壽七
歲被掠往龍巖既鬻之廈門稍長傭於淸漳年二十餘思念
父母每雨泣或夢中號哭不止忘父名彷彿憶父名天貞奔
連江訪張天貞震公聞之曰天貞吾弟死久彼焉得識之走
視之乃已子也詢母何在曰爾母死於賊乃搶地大哭更持
服三年每哭失聲

江大賓泰甯人生數月父遊學京師轉徙山陝間落魄不歸
大賓稍長痛不見父誓不欲生俄聞父在漢中遂辭母往尋

貧且病瀕死者數矣抵漢中不宿旅舍席荒郊蔓草中號泣
周詢久之竟得父扶以歸父年七十矣

鄧成珠泰甯人家貧傭於廖氏距家數里日乞米至家奉母
而趨反供主役母目盲不能炊乃負母依主家旁舍朝夕躬
侍久而主有微言成珠曰某自減餐奉母不敢重累主人也

弗懈便溺必親者五年母卒日夜號哭聞者皆流涕葬畢辭
主人不知所之

沈萬育字和卿江蘇常熟人鼎革時避亂負母行於野遇盜
奪其糒母固不與盜怒將殺之萬育泣而求代竝得免母病
卿人失火延及母寢母病方劇不可以變萬育號痛呼天天
反風火以息

王恩榮字仁庵山東蓬萊人父永泰爲縣小吏尹奇强毆死
祖母訟之官不得直僅給埋葬銀十兩祖母縊死母劉氏瘞
其姑蒙厝夫棺於市僦屋其旁居之大書曰殺爾父者誰也
泣血三年病甚呼恩榮至榻前授以官所給銀曰汝家以三
喪易此海枯石爛此恨不可忘也榮拜受母歿恩榮依舅氏
厲志讀書旋入庠誓復仇以斧自隨每取史記伍子胥白公
列傳朗讀讀已痛哭後路遇奇强斫殺之自縶赴縣訴父被
害縣令欲開棺驗視恩榮曰某已有子甯抵死不忍再暴父
骸骨叩頭出血縣令惻然爲具牒法司得開釋時康熙四十
八年

洪元江蘇丹陽人父爲同里虞庠謀害時洪元兄弟皆幼稍
長聞之每號慟乃中夜飲泣至旦且椎牀曰死耳母亦泣曰
汝父未葬我老矣俟我死則聽汝元始受命適市市利斧藏
之庠頗自疑好言慰之曰孺子未婚吾壻汝元陽諾退而切
齒曰賊奴欲以爾女易吾父耶久之母死既合葬兄弟哭拜
墓上曰兒飲血含憤十年矣今日願與父母決遂懷斧迹庠
於社斫殺之元詣縣自陳狀有司義之免其弟而繫元於獄
謝萬程河南唐縣人妻李氏楚人事親孝父死不克殮號泣
擗踊目其妻泣妻知之請自斃以葬時王全有子七歲被寇
掠不得歸因置妾李氏鬻於王全泣曰翁死不得已鬻身以
葬願供織紝冀完妾節必昌厥嗣全感其誠許之明年其被
掠之子歸全亦歸李氏於萬程夫婦完聚如初

王禧字以成號介五黃巖人順治丁酉閩寇犯縣掠居民索金帛禧父被執禧奔赴賊舟請以身代賊不聽因紿之曰吾父老病且死汝安從得金不如以我爲質父必來贖賊意未決禧大哭賊脅以刃延頸不顧哭愈甚父乃得釋禧陷賊九月得間脫歸

管迪字吉生號格非黃巖諸生父歿母遺腹生迪七歲能事母年十三知父葬所日往省視夜歸侍母順治丁酉海賊犯縣治迪負母避遇賊斫其臂血流衣袖負痛不釋手賊揮刀將及母迪跪而泣曰當殺我勿傷我母賊捨之去得免母歿哀毀骨立既葬廬墓終身

管映奎字享聲號信齋迪之子貢生五歲諳定省禮曲體親意事無違命既長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親疾不離左右嘗藥醫禱不食不寢疾止乃已親在行不出二十里遠行三日不歸則眠食俱廢親歿哀慟毀瘠結廬墓旁奉遺像於廬中前後六年早夜號哭血淚所漬草木皆枯父墓在唐奧山常有虎至是有黑虎蹲墓前作拜舞狀而去遂絕迹鄉人名所居爲孝子廬喪畢晨夕整衣冠詣家廟焚香以日所行事告如生時

朱壽命江西餘干人康熙乙卯遭亂與母相失日夜泣數年後夢神告曰汝母無恙籍正藍旗下壽命益痛哭與鄰里決曰壽命苟不見母不生還矣足脛赤露行乞三千餘里至京師凡遺以錢紉衣縫中爲贖母計蹤迹久之果得母所而旗人邀重購壽命日跽其門外雙膝爲腫邵遠平學士義而贖之其母性卞急小不如意詬詈不休甚則捽而批其頰壽命嬉笑謝曰恐傷母手每對人言在母腹時日嗽母血三合何忍不報

任遇亨字華宇江蘇崑山人康熙閒澱湖盜四出擄掠華宇負父逃遇盜劫其父去華宇呼天竟夕至黎明奮躍持刀突入盜藪負父出身被重創腸出腹歸旋遇神醫得不死

李二曲名容字中孚盩厔人父信吾幼時父死於李閣之難事母至孝家貧甚忍饑力學有勸以業他技易得食二曲不從恐失身辱親也父死三十年常號痛流涕及母死乃與父所留齒偕葬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知縣張允中爲造塚

古戰場立祠乃爲文以招父魂取其塚土歸告於母墓更持服如初喪誓終身不享世榮奉遺像嚴事如生爲望室於側孤棲其中持心喪室扉反鎖久與世睽嘗曰烏鳥懷巢狐死正首邱斯亦吾之巢與首邱也著望室錄感以自傷其情苦其辭慟乎有餘悲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觀者莫不欷歔墮淚也

王廣文黃巖人康熙甲寅閩賊陷黃巖次年恢復廣文母夏氏與二弟俱俘至杭州南新橋營中廣文年十七乞食尋至求贖營索高價廣文家故貧又難後子然計無所出乃用利錐穿其喉貫以鐵索而鎖之沿街募化血淋淋滿頭項間見者憐之爭釀資以解其鎖奈主者索價無厭三解而三穿

之舊痕再合而再劃痛哭願連至不能飲食一日諸司道公出遇於途廉問歎息合捐六十金持至營尙缺兒三金仍執不放廣文哭而仆鄰營感其義解橐湊足之始得扶母併攜二弟歸

朱濂字郁卿仙居人性至孝父錫聰官海鹽訓導甲寅寇亂賊掠錫聰繫之寨刑具畢張濂請以身代諸楚備嘗而不知其家之所有早已入他賊橐矣械濂送郡南岸賊帥曰餉戶至矣又加鞭扑血淋兩股濂日吾得全老父死無恨耳帥感其孝釋之

姜國霖字雲一濰縣人少有至性父卒京師扶櫬歸母善怒則致疾雲一百計解之一日怒甚雲一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持母手撻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

王麟瑞福建南靖人邑諸生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所生母病渴思食青梅麟瑞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梅忽華旋結實摘以奉母病立愈雍正元年舉孝廉方正

邱永彰龍溪人幼喪父事母至孝以貧不克葬父數仰天泣血一夕剔筍供母得金泥中乃克營父塚人謂孝思所格雍正七年詔旌其門

胡士宏字大生會稽人父患痼疾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十五年雪夜父渴思食梨時城門已扃士宏繞城號泣忽遇一軍士指負堞一舍引之去得梨以歸詰旦往謝堞下不復有舍惟漢前將軍關侯廟在焉始悟爲神所使父殁葬東湖卵負土植木人呼孝子隄

黃古處名農江蘇元和人母有疾臥牀三載侍湯藥惟謹母卒坐臥不離柩側父館他鄉一夕鼓三下古處心悸蹶起謂妻曰吾父其有恙乎方嚴冬不及旦疾馳至館父果得暴疾舁以歸禱神減算乃愈

盧必陞字寀臣號玉茗山陰人父南江叔懷江無子必陞入繼懷江女忌分其貲陰謀害之必陞奉母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汝死毋我讎我奉某命來也盜又縛之而投之水中遇救得免或勸訟之官必陞曰吾自入繼以來蒙吾母恩青十餘年母止此一女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白母自謝不謹被盜不及其他母大感悟

潘德馨字式周嘉定人幼習賈而好讀孝經天性純摯不忍離父母側怡色婉容卽有所怒見父母則轉爲喜叱咤不及犬馬父母殁後孝事祖母至百齡友愛昆弟

施聖撰江西新喻人十歲喪母擗踊絕食七日父殁廬墓三年有白鶴飛繞悲鳴與哭聲相和又繪遺像每食必薦出告反面至年七十餘事之如生蓋終身孺慕云

吳二事親孝一夕夢神曰汝夙孽明日當遭雷擊吳以母老乞救神曰受命於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至明告母曰兒將他適請母暫歸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雷聲闐闐吳使母閉戶自出田間待罪後雲氣開朗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也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格天已赦夙孽賜汝壽考矣

劉鎰字兼萬江西豐城人三歲失怙能孝養寡母父棺厝象鼻山乾隆壬戌山水暴發壞廬舍鎰夜半馳救棺已漂泛乃抱棺順流數十里至白馬巢觸筏得止鄰火將及母寢鎰自外歸入烈燄中以重衾負母出得無恙而鎰頭面焦灼幾斃母臨終以廬墓爲戒鎰枕塊三年泣不輟懸兩世像於堂出告反面享祀皆盡誠

曹起鳳字士元自徽州遷崑山父賈於蜀絶音耗俄聞父死往尋之書牒於背逢人哭訴無知者及酉陽積雪盈尺不能前踣士穴中兩日有項姓過之聽羣鴉繞穴鳴卽之見僵仆而氣微屬視背牒曰此孝子也掖之歸飲以湯問故止之宿進酒肉弗食曰誓不見父棺不食此肉其夕夢一老父與數

人坐林下拍手笑曰月邊古蕉中鹿兩王申可食肉覺而識之一日至荒原見棺纍纍心動有徽人胡姓久居此往問之胡曰十年前鄉人曹姓客死殯此是否然非白之官莫驗也於是鳴官啟棺瀝血驗之棺中有牙牌文曰蕉鹿乃大號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中鹿牌也何疑焉遂收骨行自僵仆雪中至得棺凡六十一日值兩壬申與夢符歸而質諸母此牙牌係母之鑰匙牌也乾隆十四年事

張大觀偃師人乾隆二十六年伊洛水溢灌偃師城大觀奉母避水奎星樓人衆水撼樓傾衆皆溺大觀左手爲石柱所戕不顧奔濤求母獨以右手舉母騎大樹枝出水母撫其斷手拉佯慰母曰兒手雖折幸不創母自愛勿憂水退負母歸是夕大觀創重死

楊璞偃師人與其弟奉母居璞貧其弟饒於財水至弟以筏載其妻逃北山母呼之不應竟去璞怒棄其妻子襁母於背將浮水趨北山水勢奔驟旋躍大溜中抵神堤灘村民救之登岸俄有婦人抱子漂而下救之乃璞之妻子也翼日歸而其弟泛桴將抵北山下大樹崩壓筏夫婦俱溺死

劉芳永甯人父爲巨浪所漂疾流如矢芳追哭里許躍入水援之父恍惚聞人語云急抱吾馬足可渡父如其言比達洲則所抱者芳之脛也父子俱獲免

湯淵字渭泉常熟人八歲失怙家窶甚母紡織度日淵見淚下少長業負販供菽水勸母暫休母曰休不且餒死耶淵大

慟益竭蹶紓母勤會客至母擎茗椀立屏背呼遞出淵惶恐跪以受自傷貧不能具僕婢痛自責年三十娶袁氏逾年生一子而妻亡或諷使繼室淵曰吾已有子何忍分養母之力以養婦竟以鰥終母歿哀甚其後家稍裕嚴冬不置褥曰吾親昔無之吾敢求溫耶

黃古愚名則有湖南邵陽人生四歲喪父家故貧母孫氏劬苦撫育稍長就外傅力學逾冠授徒里中資脩脯養母所館不出二十里外戀母也館中奉膳稍豐終席不下箸夏無帳主人以進命撤之曰吾母無此頑軀甘受蚊嘬弗忍蔽也嚴冬以棉衣進亦固卻之後召修寶慶府志入志館一夕風大作雪盈尺許已就枕忽披衣起同事者問故答曰思吾老母

耳卽夕冒雪奔馳三十里歸抵家母大喜曰吾思兒正切也是時母年近九十古愚年亦逾六十矣

胡其愛安徽桐城人生不識詩書傭力以養母母中歲遘罷癃之疾長臥牀褥其愛常左右之自坐臥至飲食溺便皆躬自扶抱家無升斗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媼而卽首以祈其代巽夜必歸歸則取母巾帨自浣滌時致肥鮮供母村鄰有伶優之劇必負母出觀暮則負還母病三十年奉之如一日

高啟燮浙江山陰人授室後猶常臥親側母患背癰醫不治啟燮泣吮之數日愈又念母肢體傷痛乃傅藥於手朝夕按摩數年得痊居親喪終制不近內斷葷酒父墓在村畔日一

往視風雨無稍閒兩弟幼孤藉以成立

朱修來字懷遠號愛林青浦人父早世母守志家貧甚八歲入塾旦起先擷野薺盈筐和飣粥食之爲常聞師講孝經至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卽終身誦述自塾歸母授一錢俾易餅餌代午餐仍剖半遺母或無錢則忍飢讀母患鼻衄醫言瀹蘆根飲可愈方嚴寒冰滑往求之掘得數幹失足墮風浪飄泊幾死猶堅握蘆根不釋

顏雲麓名文瑞字伯禎華亭人稟至性年十歲嘗曰有子而父母勞苦何貴乎有子輒能治生產凡所擘畫無不曲當父意有異母弟父愛憐之當析箸雲麓知父意長跽請曰兒齒長善治生且獲婦區厚無家食慮凡父所有悉請歸弟父初不許請之力乃如所請雲麓不受一椽半畝而徙處於外壚鬲相吹且無德色析居後其弟好結客產業漸落其父患之欲雲麓賙卹而難於發言雲麓知父意往往以金潛納父橐中父亦默識雲麓意不問所自來取以與之雲麓且爲其弟經理家產其父悅謂人曰是子也能視無形聽無聲可稱孝矣

姚舜賓無錫人少孤家蔡貧而事母孝訓蒙以養婉容愉色不敢懈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既散日不給饘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殯瘞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飢遂以供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

如拜邑中播聞觀者如堵

盧鎡字直卿號學魚黃巖人六歲失怙朝夕悲號侍曾祖母疾早夜不離側祖母憐之曰汝年少可少息曰鎡欲代祖與父依膝下耳長就外傅夜必歸侍館塾隔山溪寒暑徒涉值暴漲失足而溺若有擎之者得不死讀書刻苦母告以守身爲孝則涕泣識之躬奉甘旨侍起居數十年如一日祖母年逾八旬嚴寒以身溫衣被伴宿以燠事母亦如之及歿哀毀茹素寢苫由墓遠二十里許朔望省奠不阻風雨

盧令卿黃巖人性至孝母失足墮後溪水中溪流最惡令卿身投急湍引母出而已以力乏死於水

李彬字廷信一字坦如黃巖人邑增生六七歲時能勤定省

既長母患瘋疾侍湯藥扶起居病劇衣不解帶四十七晝夜
密刺指血作書禱於城隍神願減算益母壽甫跪拜神座下
一嫗忽言曰李某眞孝子請所焚血書如流并告以歸俟彬
歸遣迎嫗至家婦子羅拜嫗仆地扶起問之無復記省母病
果瘳
臨海某遭回祿急登樓救母母曰我已被神縛住無可逃生
若一動搖徒增痛楚耳某泣曰不能救母何以身爲遂跪牀
下願與偕死四面火極盛霎時頓息可見一念至誠便足回
天矣
原穀之祖年老有惡疾原穀之父母厭憎之作一輿舁祖於
別室穀年方十五苦諫不聽乃與家人收藏其輿父母問曰
終養焉
錢塘諸生徐爾熾之妻汪氏年二十二歸於徐事舅姑孝甫
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自剄姑救之諭曰汝已孕當以宗祀
爲重乃泣受命閱五月生子維康及長入邑庠娶婦藍氏七
年甫有娠而維康卒藍絕粒欲死姑汪從容諭之曰余延未
亡之命以至於今爲遺嗣故也汝歸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復
有娠若男也則徐氏血食又延緜矣語未畢婦姑皆哭失聲
踰三月而生子承恩家益落藍養姑訓子衣食躬火之資盡
給於十指閒積勞卒承恩成立有司表旌其門
虞氏江都蕭日璜妻姑朱氏病日璜刲肋刺肝使虞氏和藥
進母母病愈而日璜死虞氏以姑病初愈不當使聞增慟乃
匿日璜喪語姑曰日璜出耳殯於他室眞則衰絰而哭入姑
所則常服奉飲食孝養十餘年姑死虞氏守節以終邑人祠
於墓側
武氏孝廉張彤妻夫亡家貧痛姑失依代盡子職居恆製履
市甘旨以養而紐糲自捱姑病泄瀉武悉心調養寢處一榻
不避臭穢迨姑歿典衣殯殮蔬食哀毀終三年喪每遇忌辰

爾何收此穀曰留待父母老疾時用耳父母感動即迎其祖
終養焉
錢塘諸生徐爾熾之妻汪氏年二十二歸於徐事舅姑孝甫
七月而夫卒汪誓欲殉自剄姑救之諭曰汝已孕當以宗祀
爲重乃泣受命閱五月生子維康及長入邑庠娶婦藍氏七
年甫有娠而維康卒藍絕粒欲死姑汪從容諭之曰余延未
亡之命以至於今爲遺嗣故也汝歸我家七年未生子今復
有娠若男也則徐氏血食又延緜矣語未畢婦姑皆哭失聲
鄰里咸欣慕焉不獨阿穀樂有此孝婦姑皆哭失聲
孝婦某灤城縣人灤邑當夏秋之交有廟會孝婦隨姑往日
已過午見頂上墨雲如蓋婦謂姑曰速作歸計少遲雨作矣
姑曰諾遂攜婦曳杖以行至中途忽雨雹大者如斗小者如

一子翁旋歿而妾亦去氏曰此時我眞不得死矣即撫翁之
子漸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
道入室虎即帖耳去
鄭孝婦黃嚴人鄭阿穀之媳婦未嫁時已知其夫習慣冒父
至嫁之明日聞詈聲輒泣而求去謂不孝如斯安望有後我
不願從爾惡終也阿穀力勸止之婦曰令其改悔方可其夫
乃誓之自是稍知謹而戾氣尚存婦又委曲周旋得以相安
鄰里咸欣慕焉不獨阿穀樂有此孝婦姑皆哭失聲
孝婦某灤城縣人灤邑當夏秋之交有廟會孝婦隨姑往日
已過午見頂上墨雲如蓋婦謂姑曰速作歸計少遲雨作矣
姑曰諾遂攜婦曳杖以行至中途忽雨雹大者如斗小者如

卵如粟倉卒之頃婦懼姑被雹擊無以爲計以已衣之衿袖或左之或右之幃姑以行行二十餘里抵家姑與婦俱無恙是日廟場之被雹擊死擊傷者男女老弱無算馬牛豕之被雹擊者以萬計平地厚尺數十里內一望如銀洵非常之慘變也噫茫茫大劫中而孝婦無恙誰謂彼蒼蒼者無卓白乎

弟緣

春秋吳季子名札讓國公羊傳曰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迭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不在吳則僚宜立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

漢許武字文長會稽人幼孤遺田數畝門戶單微只有兩幼弟武日則躬耕兩弟雖未勝耰鋤必使從旁觀看夜則讀書坐兩弟於旁將句讀親口傳授教以禮讓成人之道稍不率

教輒自跪於家廟前云自己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啟牖兩弟直待兩弟號泣請罪方起身并不疾言遽色相加也有勸武娶者答曰娶妻易生嫌隙恐傷吾手足之情由是鄉里稱爲孝弟及徵爲議郎先爲兩弟議親後方自娶同居和睦明帝拜爲內史

王琳年十六父母俱喪遭亂舉鄉逃竄惟琳兄弟獨守冢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殺之琳自縛請先死賊矜而放之俱不殺

倪萌字子明其兄爲赤眉賊所得賊欲殺啖之萌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某肥健願代兄賊義之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放之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同居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妻挾其私欲分異充泣之延平中爲博士遷左中郎將年八十餘卒

孔融年四歲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咸稱之

卜式本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楊厚兄名博乃前母所生母待之甚虐厚年九歲思挽回親意乃託疾不言不食母問有何病苦答曰兒之困苦母慈悟遂改前非恩養如一後厚官至極品

季兒郤陽任延壽妻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
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
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其殺吾
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
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
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
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外又
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
季兒季兒乃告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
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兩弟遂以繯自縊而死左馮翊王
讓聞之大其義而表其墓

孝弟續錄

晉 崔孝芬字恭梓博陵人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
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顏
問候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
愛有無共之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
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
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
此二十餘歲

後魏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器烈帝
之前元年國有內患昭成爲質於後趙烈帝臨崩顧命迎立
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
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梁蓋等殺屈共推
孤爲嗣孤不肯乃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昭
成卽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王僧虔兄僧綽爲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流涕曰吾
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
九泉猶羽化也

博陵李几家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
長幼濟濟太原郭世儁家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
僕射李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沖之貴封祿恩
賜皆與其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
無間然皆沖之德也

韋孝寬爲廷州總管兄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
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不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
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
逮前烈然舍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乘舊馬以歸

馮氏歐公池妻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馮氏請曰
嫡庶子爲父母服喪有差等乎翁曰一也馮氏曰三子皆翁
所生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厚福媳所不願翁
賢而從之

梁 蔡郭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
入軌有所資用悉就典者請焉後仕於外妻郗氏書求夏服
時軌爲給事中郭答書云知須夏服計給事自相供無煩別
寄向使郭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江陵王元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其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元紹以鬚面魁梧爲兵所圍二弟共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云

劉宋元嘉中吐谷渾王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劉宋大明間孫棘有幼弟名薩父母鍾愛之時抽丁以戍弟薩應充棘妻許氏屬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於小郎姑臨亡以小郎託君今未婚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若小郎應戍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詈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其居乃密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於是羣鳥大相與鬬舉家怪之妻乃說君良曰今天下大亂爭鬬之秋羣鳥尚不能聚居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饑盜賊羣起君良妻欲其異一箭以一箭授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然後保國

劉宋大明間孫棘有幼弟名薩父母鍾愛之時抽丁以戍弟薩應充棘妻許氏屬夫曰君當門戶豈可諉於小郎姑臨亡以小郎託君今未婚娶家道未立君已有二子若小郎應戍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詈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其

其如姑之遺命何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堅稱不願兄代太守張岱詢知其情曰兄能體親志於九泉孝也弟不避險阻以赴義悌也表奏詔免之

周文燦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燦爲生一日因醉毆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我骨肉也司馬温公嘗書其事以示人

唐陸南金元感子也弟趙璧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使嶺南逃還僞稱弔客突入金舍金匿之事覺詔御史捕按金當坐法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璧曰母未葬姊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上狀元宗並宥之

陽城與弟階域友愛甚常易衣而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肯既娶益疏吾不忍也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父母併亡竇弱居喪又歲饑或勸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丐訴不忍離散衆爲感動刺史李復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南海方肯堂之父旣老其侍婢有孕隱而不言生子不欲舉肯堂固請曰兒兄弟二人耳幸得季弟奈何棄之後十餘年父臨歿目不瞑肯堂跪泣曰大人其以季子未立耶兒所受分資業若不與季弟均分不誨成立者天鑑之父目乃瞑肯堂舉於鄉將謁選夢父告曰天酋所重孝友汝已列名進士榜矣明年果捷

五代張士選幼孤及長惟叔父存焉叔有七子其兄弟姻婭多有繁言不能不分析選請於叔父曰今與叔分析選應得其半但念叔有七弟止分一半無以養生願剖爲八分分之叔固辭選固讓遂分爲八時選年十七遇薦入京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物色之但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共叱

之術士曰文章非所知但見此少年滿面有陰隲氣耳及揭榜果得高第子孫昌大

宋江州陳氏自唐僖宗六世同爨洎宋太祖溍化間已十世同居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裔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人謂其和順之氣所感也

李相名昉深州饒陽人子孫數世至三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出於昉子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裴安祖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李孟元孝友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日給而已

李銓少聰慧有至行兄前母子也銓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五歲覺己衣服勝兄卽脫而不著須兄得與己同乃服之其母遂不得偏於是家門雍睦

海陵許子春世有孝德其父司封公幼喪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嫂如姑衣雖敝兄未易不敢先衣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公亡一子當得官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讓子春遂顯於朝子春撫兄諸子如己子

項充字德英龍泉人幼未知學兄洵美訓篤甚至後與胡銓俱以春秋馳聲終父母喪兄弟當析產充盡遜於兄以報其

教育之恩

申積中本宣議郎申起之庶子翰林學士楊元素初無子以積中表之親抱積中爲子旣而連生二子積中孝謹元素愛之凡兩遇奏薦積中力辭不受推官二弟誓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果登進士第後數載元素卒於餘杭積中扶柩歸旣葬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洎婚嫁畢卽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作歸宗議一篇數千言示親屬旣歸拜其父母尋訪生母杜氏得之閭閻中抱扶大哭感動行路越二十年父母死終喪復以家財盡歸諸兄或勸其畧受一二堅辭曰楊家資產十倍於此吾猶敝屣棄之今諸兄生計忍割以自奉乎

嚴溪亭鳳歸安人致仕歸族兄老而貧迎養凡宴客兄遞酒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後出天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暢否睡安否每誡家人曰事有誤我容得大爺容不得杖汝

宍兄壽終哭葬盡禮

張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太守得奇繒文錦歸悉布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

徐亨桐廬人臘寇竊發其兄爲賊所執亨叩頭請曰家有老母兄能養乞代兄死賊舍其兄而殺亨鄉人義之

南宋陳卓咸甯人有田五千兄之田止一千願合戶而同之

且曰人生飽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進士官至大中大夫

祝確字永叔歙人朱子外祖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不憚萬里徒步以歸其喪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側不忍暫去

江州朱原愉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繼歿原愉私匿羅綺兩篋又欲分析二弟一日鄰家降紫姑仙原愉適過之曰仙姑善詩幸見教仙即舉乩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私藏篋不及姜肱布被香原愉得詩大慚乃厚二弟與之完娶教以儒業後二弟俱登第事兄如父

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

趙崇垛天台人與兄崇坤合食垛善治生十倍兄業兄亡三姪告欲分爨垛曰田產易求因以公私田地四分均分約曰不以私財而較多寡不以子姪而分親疏鄉里義之

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尊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爲韻語月朔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屏之外方焉

元郭道卿與弟佐卿守其先祖孝子祠宋末破兵不去盜將殺之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何忍加害兩釋之

羊仁與兄弟爲亂兵所掠時年七歲賣爲沐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遣爲良仁迹知其兄在睦州弟在邯鄲皆爲役無恙乃懇貸親故贖回大小二十餘口復同居友愛篤至鄉里稱善

虞集字伯生崇仁人兄采以管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弟槩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嫁妹具有恩意人皆稱之

張閭延安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

諸女諸婦皆聚一室爲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穉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甯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閻兄顯卒卽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宜主之閻曰姪宗子也宜主之相讓良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加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

鄭太和繼從兄文嗣主家事嚴而有恩家庭中懍如公府子弟有過頒白者猶鞭之食指二千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宣慰使余闕爲書浙東第一家以褒之太和方正不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土論壯之

奉浮屠老氏教冠婚喪葬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何孟春字子元號撫泉謚文簡梯人父說刑部郎中歿喪葬孝友成祖召孝孺草詔不屈親屬皆戮逮孝友至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果敢毅然曰吾兄皆有嫂氏不可行吾當代之行備歷艱苦閱三載乃返

劉文煥廣濟人與兄文輝運糧愆期文輝以長坐罪文煥請吏請代卬頭流血所司上其狀命宥之則文輝已死矣明太祖特書義民二字以獎之

方孝孺之兄孝閻居喪盡禮家貧尺帛斗粟不私妻子孝孺常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父師之教亦吾兄之訓飭也弟名孝友成祖召孝孺草詔不屈親屬皆戮逮孝友至孝孺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吟一絕云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土論壯之

何孟春字子元號撫泉謚文簡梯人父說刑部郎中歿喪葬盡禮時弟孟旦尚幼妹未許字後皆擇名門婚嫁之脫己妻簪珥之屬盡以與妹以所傳自父祖之書物授弟人皆難之高昜安樂縣人幼喪母繼母羅氏育之羅有女孫子欲割田產爲嫁資父不允昜勸其父終分產以遺母志鄉里稱之

李廷機字九我謚文節有仲弟布衣也大拜後其弟自家來候方巾鮮衣以見公慰勞之既而曰誰不知李九我之弟爲布衣而顧徇俗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其弟出諸袖中仍冠之

黃廷璽餘姚人兄伯震經商十年不歸廷璽出求之行萬里不得蹤迹禱於南嶽廟指示春陵往尋既至入廁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黃廷璽記六字方疑駭廷璽

余啟字元明幼失怙事母孝時家有滇南之役二兄議行未

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

李晦夫名明性字洞初鑫縣人諸生事兄如父兄嘗怒而批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罪恐其損氣兄遂怡然時年六十六矣

戴讜號景霞臨海人嘉靖進士天性孝友雁行四人伯與季先故讜撫其子唐臣唐相並成名饒學宮仲無子晚年纏綿痼疾讜迎養於家躬親浣溷使次子唐徵爲之子生養死葬咸無遺憾

趙公佐甯海人父役斗級坐罪公佐兄弟四人議行未決公佐於次居第三獨奮然曰以年序少者當行而吾弟子幼可就逮者惟我耳遂就獄減死輸作終身

顧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諭之曰汝兩手兩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悟而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折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構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靳黃妖寇自閩犯龍泉章溢字三益與其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爲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溢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刃磨其脇曰不從者死溢終不爲屈賊壯之不加害因間脫歸溢性孝友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泉乃敦請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靄如也

沈幾臣有叔行五早世繼嗣不立越二十有六載嬸病既殆幾臣與其仲弟謀迎至家立從弟一人爲嗣嬸氏因得正其終又念先業已盡從弟生生之計無所賴欲分己半產授之諸弟感焉各損其產得十畝爲從弟世業幾臣兄弟俱貧甚可謂力行之仁矣

蘇州盛子材名王贊初貧甚弟二人業賈及子材成崇禎丁丑進士弟遂士服子材戒之曰吾仕欲以多金起爾家不得若欲憑聲勢漁利桑梓不可去賈業士已不能賈而士服誰佩蔥一身任之竭力營辦若未嘗有兄弟者平日撫教庶弟與姪俱幼諸姪恩義備至

河南太康耿耀耿炳家七世同居子姓百餘口置圓几三外則男子以次其食內則婦女以次其食額其堂曰孜藝子姓守其家法中州稱禮讓者以耿氏稱首耀炳兄弟又與定興耿權耿極分宅贍田訂義譜曰性地成宗心源爲譜

顏伯玠兄伯璟山東曲阜縣人明季時家充州敵兵至城將陷兵民皆竄伯璟體肥不能走伯玠手掖之以行步益窘璟曰同死無益弟急去猶可活也玠不肯釋璟紿玠他顧躍下

城玠俯視痛哭矢及其身而卒璟仆地傷左足夜乃甦

國朝鄭江字若庵福建侯官人有孝行順治五年大饑穀數斛可易田十數畝江謂妻陳氏曰美田宅易得也囚人之急而利之不義且遠計子孫何如近憐兄弟妻曰善乃以穀分贍宗族

蕭啟聖弟鳳騰江西樂安縣人當父喪兄七歲弟四歲時逆藩亂母抱兩孤避亂山谷暮陷虎穴虎瞋之啟聖乃身蔽母泣告曰請噉我毋傷我母及幼弟俄而虎去寇平啟聖長耕以養母俾鳳騰就學其相友也自幼至白首怡怡然於妻子無所私兄妻胡氏弟妻曾氏居室禮讓內外雍肅數十年如一日啟聖年四十無子鳳騰慼雨雪涉險阻爲求側室既而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嫠稚四人教養成立償兄逋負以千計人謂其天性獨厚

吳紹先字伯宗山西稷山人少讀書翌解文義十六歲父母皆亡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迹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遇季於京師獲仲於甯古塔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衣敝履穿或贈遺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論語父母之年章也事在康熙三十年

蕭良昌邵陽人生有至性事親孝兄弟四良昌其季也析居最早已而伯仲歿各遺一子家貧甚諸孤煢煢無所衣食良昌極憂之以販漆爲業稍獲利或勸之娶泣曰吾兩兄死遺

任裕德字厚齋江蘇崑山人垂髫時其兄裕章失父意時子大杖裕德號泣求解得免兄亦感悔事父母能孝養兄老無藉凡養生送死皆躬自任之又析已產俾其子與己子均奚緝營字聖輝江蘇寶山人父秀林父子以孝行稱緝營兩弟早卒撫遺孤如己所生女兄嫁某氏貧不能自存同堂妹適某氏早寡皆依緝營以活分宅居之而婚嫁其子女承秀林之志也

屬佑字申甫長洲人早喪母與父同寢晨夕依依父卒哭踊盡哀不處內偕昆弟經營窀窆無失禮既葬父家事亦稟兄命不析產弟卒撫其孤孤亡又撫嫠稚四人教養成立償兄逋負以千計人謂其天性獨厚

吳紹先字伯宗山西稷山人少讀書翌解文義十六歲父母皆亡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迹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遇季於京師獲仲於甯古塔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衣敝履穿或贈遺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論語父母之年章也事在康熙三十年

蕭良昌邵陽人生有至性事親孝兄弟四良昌其季也析居最早已而伯仲歿各遺一子家貧甚諸孤煢煢無所衣食良昌極憂之以販漆爲業稍獲利或勸之娶泣曰吾兩兄死遺

孤無以自存吾忍遽言娶耶乃悉召諸子復同產率之貿勤
其後家稍裕乃娶婦其勤苦成家育諸子一如己子家門嚴
肅婦女絕口不敢言析居事
李長茂字齡侯福建海澄人四世同居男女千指共爨而食
無閒言建大小宗祠置烝嘗田以奉祭祀著家規十法十戒
以示子孫立義學以訓族人之貧不能延師者每歲損居積
以助族人之不能婚娶者兄弟八人極友愛暇輒以詩歌吟
諷相勸誡
黃成富連江農家子也六世同居男女六十餘口雍睦無閒
子弟各執其業每出作田開衆婦俱往留一婦視家臥兒於
簏飢則乳之不問爲誰兒也懸衣於桁出則脫之入則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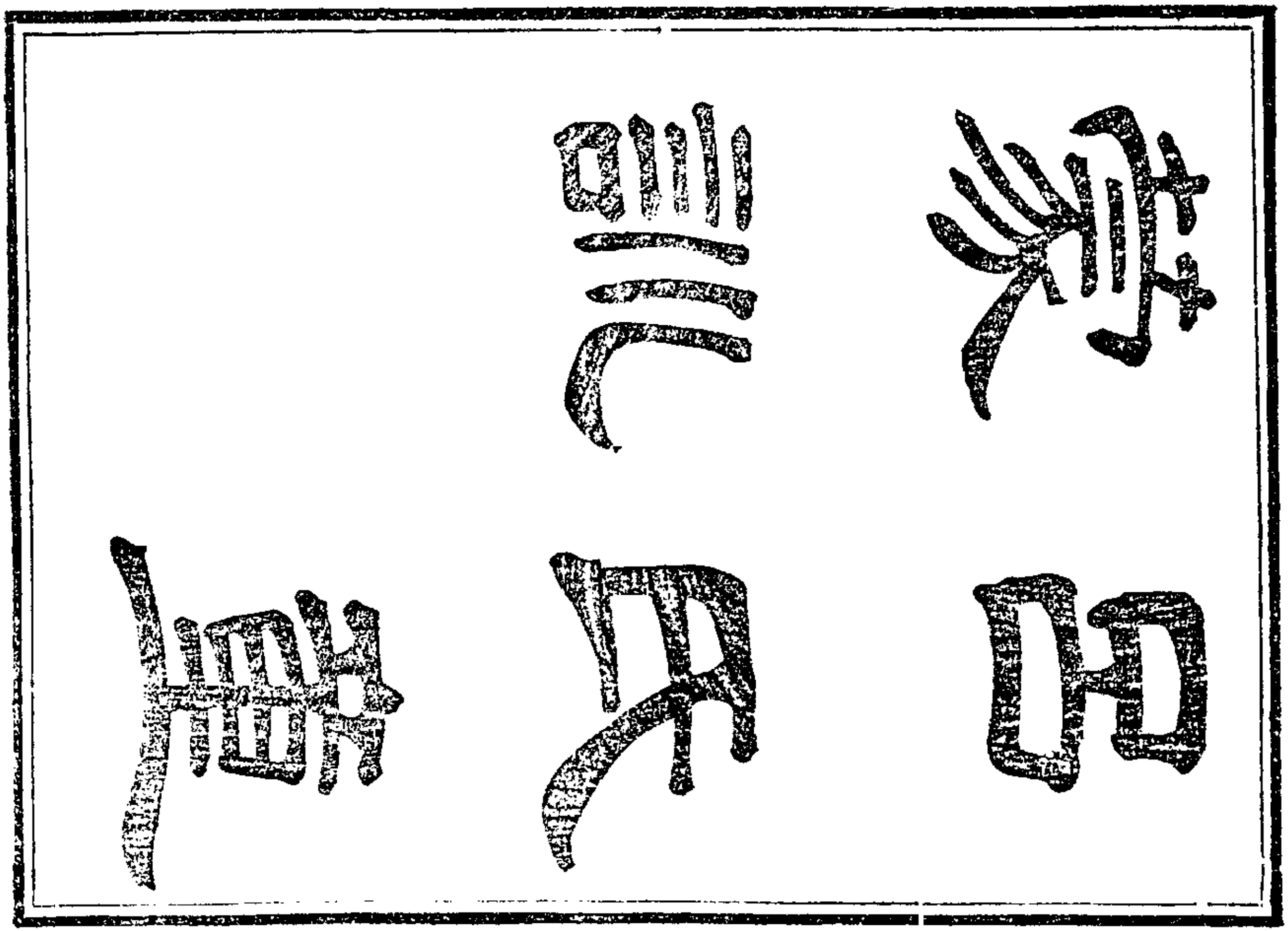
垢則澣之不問其誰衣也遇客至供具飲食家長主之家中
不聞一言
陳福永春人世居西溪以耕讀爲業兄弟同居至福已十二
世家建二堂以別男女飲食家範整肅簡儉世立一人督家
政婚嫁葬祭量力辦治子孫世守醇樸未嘗一至有司之庭
譙衿湖南沅江人邑諸生自明正德時至衿凡七世同居積
二百餘年喪祭無失禮親支百十九人衿以祖命主家政每
食男女異席終事無譁會鄰家火起衿兄弟先入祠堂抱神
主避火火隨息家畜耕牛每出入亦以齒先後在牧地行列
不亂作家訓二十條子孫咸遵守之雍正十年　御賜世
篤仁風額
周自立山左之萊蕪人嘗負販至濟陽界遂家焉生子二大
周娶妻杜氏以悍名迨自立夫婦相繼沒小周尚襁褓大周
遂襲父業作小經紀以自存置小周於不問焉鄰人憫小周
無依抱而養之小周既長痞不能言會鄰人遠去小周無以
爲計將行乞大周欲收之而迫於閭命終不能決或招至家
與以飲食輒遭婦奪棄擯斥小周於門外且百端詬詈大周
亦無如何自是兄弟竟成陌路然小周雖瘖心亦黠甚會冬
夜大雪小周凍餒萬端欲懷刃而弒其兄已登屋脊將踰垣
忽憮然曰兄雖不仁骨肉也骨肉相殘不仁孰甚也況兄以
不仁御我我今弒兄是我之不仁較兄滋甚遂幡然自悔慟
哭失聲目盡腫緣牆而下覺喉際奇癢有物突然大吐吐出

胞骨如錢試學語言覺爽利大喜款門呼兄兄亦驚喜及告
以故兄嫂皆愧無自容惟向壁飲泣翼日偏招鄉鄰兄願以
父產悉歸弟弟不受願以父產悉歸兄鄉鄰欲作析箸之舉
兄弟俱不願乃屬大周爲弟納婦同居夥爨自是弟有事必
商之兄兄有事必謀之弟弟一日無兄不歡兄亦一日無弟
不樂嫂姒並號賢淑兄弟齊傳孝友焉
趙正期字際家黃巖人庠生父早亡撫弟成立推腴產予之
自取其瘠者食貧怡然
張炤維號墨莊仙居人明經以孝友著會代其兄細緊賊寨
凍餒幾斃賊訊知其爲兄也釋之
趙始復字子初終南人以明經家居不仕與其弟大復自少

至老相倚爲命出同行入同息朝夕饘飧不集不食裳衣冠履陳在廡事與弟共之無常主兄弟相呼不名不字家務世事一力任之應務之暇聚首談笑壎篪和享人間至樂子女無專愛財貨無私蓄家門和睦一室太和人嘖嘖羨美之陳準魁黃巖人事親孝兩兄相繼逝魁撫兄子成立嫩歲鬻己產贍之既長姪欲析爨給以原產邑令黎葆醇表其宅陳兆旗黃巖人號古望邑諸生事親孝其昆季析居後漸失舊業兆旗仍與合爨鬻己田與昆季作生紀未幾又空代償債負而兆旗之田亦盡因託舌耕以給督學張文貞表其宅

應雷臨海人家貧習匠兄弟三人雷獨亦手徙黃巖久則積產業招二弟應升應曜偕來各爲成室應曜舉二子允桂允楊又二女後棄世雷撫其子女不啻如己出升無後雷亦初艱於嗣擇族姪允甯爲繼晚年得妾生子蘊山臨終時取帳簿焚之曰此皆貧所負者也蘊山甫十歲而孤至成童時承嫡母命析居將家產與允桂允楊均分以善繼父志孝敬其母及親戚來就養者生事葬祭皆竭誠焉善事諸兄亦無間言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同治二年
錢塘丁氏
連平顧培
重刊
湖署

童蒙訓三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呂本中撰本中有春秋集解已著錄是書其家塾訓課之本也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棍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閒如申顏李潛田腴張琪疾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爲幼學啟迪之資矣考朱子荅呂祖謙書有舍人丈所著蒙訓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之語此本無之其他書所引論詩諸說亦皆不見於書內故何焯跋疑其但節錄要語而成已非原本然刪削舊文不過簡其精華除其枝蔓何以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以意推求殆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章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閒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定爲此本歟其書初刊於長沙又刊於龍谿辨頗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壽隽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爲跋後紹定己丑眉山李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矣

孔子已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汚隆而教無他說故詩書所載但說治亂大概至孔子後邪說竝起故聖人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

大程先生名顥字伯淳以進士得官正獻公爲中丞薦之朝用爲御史論新法不合罷去泰陵卽位以宗正丞召未受命卒於家其門人共謚爲明道先生先生嘗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學之所就以明道見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殿試不中不復再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溫公同薦遂得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遂不復用紹聖中貶涪州元符還洛大觀閒卒於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之伊川先生

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爲己任學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

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爲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茂叔名敦頤有太極說傳於世其辭雖約然用志高遠可見也正獻公在侍從時閒其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啟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張載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於二程者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皆從之學學者稱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之爲御史用正獻公薦也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亦名其學爲張程云

榮陽公年二十一本作十九時正獻公使入太學在胡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榮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眾實自榮陽公發之也

關中始有申顏者特立獨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爲之起從而化之者眾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淵源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恭盡禮伊川歎洛中學者弗及也

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識絶人遠甚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子敦名臨

最爲高弟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爲一時顯人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甯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榮陽公嘗說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閭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榮陽公嘗書於壁云惟天子爲能備物惟聖人爲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錄記之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榮陽公嘗贈之以詩云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强人意漢將軍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除太學博士出爲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直卽薦之朝其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摶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與皇極經世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震東方也巽南方也離南方之卦之類此入用之位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澤雷風水火相對卽先天之位先生旣沒其學不傳人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嘗欲傳其學於伊川伊川不可一日與伊川同坐聞雷聲問伊川曰雷從何方起伊川云從起處起

蓋不領其意先生既沒元祐間謚康節

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自閉闢至堯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名雍字堯夫名雍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夫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

邵康節居衞州之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豪俊自許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

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榦而知花之次也見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長官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

先生遊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篤行自守不交當世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爲發運使始

淡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君行之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專守七廟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圜丘郊禘異禮皆不取也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已爲本不爲空言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遊

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衆說其輕重等者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田腴誠伯篤實士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嘗從橫渠學後從君行遊誠伯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淡不取佛學建中靖國閒用曾子開內翰薦除太學正崇甯初罷去誠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專讀經書不讀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不足治也誠伯以爲不然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如不遍覽

非博學詳說之謂

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膂登科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

喜爲文辭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
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
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又
自思云見貴官尙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
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陽人化
之

先生嘗爲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
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
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

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
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
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
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元祐中滎陽公在經筵除司諫姚舍人輝中劾當制詞
云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愧心若止水退然淵靜
當時謂之實錄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穆遷禮部尙書
薦滎陽公自代詞云心與道潛一作志以道湛然淵靜所居
則躁一作里人化間風則薄夫敦

滎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寶主學與黃右
丞安中履邢尙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
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
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

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

正獻公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月不坿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范公內翰淳夫祖禹寶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榮陽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既有法而申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女閨門之內舉動皆有法則榮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

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從婦傍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知州事焦伯強干之方從歐陽公學正獻公請伯強處書室命榮陽公從學焉其後正獻公罷歸京師請伯強同行歐陽公有送行詩所謂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者也伯強性耿介不苟危坐終日不妄笑語每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榮陽公幼時申公與夫人嚴毅

如此就師傅而得伯強其後有成非偶然也榮陽公嘗言中人以下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潁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頻近筆研申國夫人在廳事後聞其語嘗舉以教榮陽公爲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也

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

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亾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言觀此事面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榮陽公張夫人待制諱盈之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亦魯肅簡公外孫也張公性嚴毅不屈全類肅簡淡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盦魚肉

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
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
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
作飲食壞家法邪其嚴如此
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遊嘗訓子弟
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遊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爲才
兔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過
相與邪因思前輩自警修省如此
正獻公交遊本中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溫

公王荊公劉原甫也滎陽公交遊則二程二張孫莘老
李公擇王正仲顧子敦楊應之范醇夫黃安中邢和叔
王聖美也東萊公交遊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吳坦
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及彥和之弟
大壯也
張橫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溫公作橫渠哀
辭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
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然則橫渠之教以禮爲本也
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伊川祭文云在昔諸儒各行

其志或得於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
生淡乎無味得道之眞死其乃已或得於數蓋指康節
或觀於禮謂橫渠也
明道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
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
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
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
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

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
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雖衆各有所因而入
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
可謂安且成矣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
矣
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
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繆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
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

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

顧公子敭內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右司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紹聖中顧公子敭被謫過京師東萊公與叔父往見之子敭再三講論行己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

劉公待制器之嘗爲本中言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公從之者二年臨別問公所以爲學之道公曰本於至誠器之因效顰子之問孔子曰請問其目公曰從不妄語始器之自此專守此言不敢失墜後任磁州司法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與器之尊人有舊相待頗異衆器之不以爲喜一日有人告磁州司戶贓污於轉運使者吳親至磁州欲案其事召器之至驛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時相待少異我已自不喜況今召我至堂中人得無疑我乎吳因問司戶贓污如何器之對曰不知吳因不悅曰與公有契所以相問何不以誠告明日吳閱視倉庫召司戶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欲來案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且謹視倉庫俟北京回倉庫不如法必案無疑也於是衆方知器之長者然器之心常不自忮曰司戶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嫌通諸理然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後可器之嘗爲子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閒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甯初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呂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作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公之交遊必平闗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己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

張才叔庭堅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才叔之學蓋主於此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為之事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就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呂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成癖賦若相如止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顏氏得心齋

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得詩楊丈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韓公持國維閒居潁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尊紅妓對西曛

龔殿院彥和吏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閒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郎為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閒其兩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閒見兩龔近日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紹聖中彥和為監察御史未能去大壯力勸其兄早求罷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雖彥和之弟實畏友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

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甯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與之傷義

榮陽公嘗言孫萃老李公擇之爲友友也

榮陽公嘗言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矣漸染侯叔獻者少有聲名熙甯初屢來求見正獻公榮陽公擇鄉就士哉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

榮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敘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敘契分卽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因爲公言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深不以爲然云趙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到此地位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作詩云招悔吝損心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正獻公爲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吳公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毋敝精神於蹇淺榮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正獻清淨不作爲患於太簡也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餘矣位爲執政當時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奬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望其切磋後來所無也榮陽公獨論其問荅當否而不言下問爲正獻公之難蓋前輩風俗純一習與性成不以是爲難能也

童蒙訓上終

本中嘗問滎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月十日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豪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滎陽公爲人處事皆有久長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荅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

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所服藥如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理中圓之類之類及作某覰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王尚書敏仲古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處未嘗千人舉薦以爲後生

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旌節夫京師人年長本中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甯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朌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愔也不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唐丈名恕字處厚崇甯初任荊南知縣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丈正平子夷忠宣公之子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可用父恩例卒授遠地後爲辨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與辨曲直不屈得罪

去劉丈跋斯立蹈[redacted]皆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學
知名仕州縣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汪革信
民政和閒諸公歗閒其名除國子博士欲漸用之竟辭
不受謝逸無逸臨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堅卻之凡此
諸公皆卓然自立一時不愧古人爾來流俗不復以此
爲貴矣
韓魏公留守北京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同官皆欲譖
之慮公不聽一日相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乞召幕官
久之不至衆方欲白公所以公佯驚曰某忘記早來某

官嘗曰某早出見一親識矣其寬大容人之過如此又
嘗久使一使臣求去參選公不遣如是數年使臣怨公
不遣則白公某參選方是作官久留公門止是奴僕耳
公笑屏人謂曰汝亦嘗記某年月日私竊官銀數十兩
置懷袖中否獨吾知之他人不知也吾所以不遣汝者
正恐汝當官不自愼必敗官爾使臣愧謝公之寬宏大
度服人如此
崇甯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止叔稱楊先
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人皆

畏死習以成風遂畏死耳如習俗皆不畏死則亦不畏
死也凡如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說之話如趙丈仲長諸公
都無此話也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
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說孟子大義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爲人
閭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陳公瑩中閭人也而專主北人以北人而後可以有爲
南人輕險易變必不可以有爲
待制叔祖都不說夢云既妄也何用說爲
明道先生嘗語楊丈中立云某作縣處凡坐起等處竝
貼視民如傷四字要時觀省又言某常愧此四字
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所不同者皆私心也
至於公則不然
陳公瑩中言人之爲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
心使臨刑之際說我悔也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

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言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聽言之際亦不可不審若事事聽從不加考覈則是信讒用譖非納善言也如歐陽叔弼最爲靜默自正獻當國常患不來而劉器之乃攻叔弼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號當世賢者猶差誤如此況他人乎以此知聽言之道不可不審也

滎陽公初滎陽公謫居符離趙公仲長諱演公之長壻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諱瓌寶亦以上書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服義亦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

饒德操節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每公疾病少閒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公及公之子孫遊焉亦一時之盛也趙公每與公子弟及外賓客語但稱滎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楊公與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蓋滎陽公中表惟楊氏

謫監符離酒稅楊公事公如親兄趙公事公如嚴父兩人日夕在公側公疾病趙公執藥牀下屏氣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

滎陽公嘗言少年爲學唯撿書最有言盖才撿便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

又嘗言讀書編類語言相似者事做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滎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惡日夜且自點撿絲豪不盡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

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辱自無忿怒心也下爲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是何等人若是荅他卻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

榮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田誠伯嘗力闢釋氏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

童蒙訓中終

滎陽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范文正公愛養士類無所不至然有亂法敗衆者亦未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盍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卒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欒高之難大氏春秋之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者季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世

嘗假借嘗帥陝西日有士子怒一廳妓以甕瓦勢其面涅之以墨妓訴之官公卽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爾既壞人一生卻當壞爾一生也人無不服公處事之當

滎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愼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矣

焦伯强于之先生嘗稱東漢一節至顏子滎陽公不以爲然列子稱狐父之盜會爰旌目爰旌目義不會其會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會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會爲盜而不敢會是失名實者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大抵居困否之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者季札謂晏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欒高之難大氏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邸殿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也盍之以邸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悄致之公以爲忠而有寵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辭曰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遠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於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爲萬世貪冒不厭以致破家亾國者之至戒也

滎陽公嘗言子產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甯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

氣象又言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子房平日所爲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
善者以遺子孫
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
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卑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待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
賃屋兩間時公亦挈家往既至屋窄陋甚更益一間以
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是時上皇卽位已議褒用矣韓

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既原伯與
公俱復官內徙原伯先受命往見公亦不敢與相見以
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其亦能遠嫌矣然且
不免則亦命也
蘇子由崇甯初居潁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淡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
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崇甯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
獨遊山寺芒鞵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會一甌淡
麵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後生取法焉不類子房平日所爲
崇甯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袁州論文
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
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爲作麥熟繰絲等曲詩歌詠當
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皆和
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琪同美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擢第後守官
衞州陳公瑩中爲郡頗厚待琪禮遇獨異眾人琪深感
公恩意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崇甯間琪官袁州諸公

貴人數欲招致之琪感陳公見待終不肯進益琪之爲
人賢而差弱陳公所以異待之者欲以堅其意也琪終
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氏承平
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紹聖崇甯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處不甚介意龔
彥和吏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難也張才
叔庭堅貶宜州所居屋才一間上漏下溼屋中閒以箔
隔之家人處箔內才叔踞屐端坐於箔外日看佛書了

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絶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強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閒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一意直道更無他說而未嘗絶物張才說益師法之相之元祐閒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滎陽公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必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既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句宗子學比國子司業益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既至京師卽引疾得歸

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日赴歌會過差先生聞之大不樂以爲如此絶人理去禽獸無幾爾 一本作幾希

正獻公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十七學士應之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學士得酒卽送酒家易常酒

數壺欲飲酒卽取之東萊公以爲楊學士英氣偉度必不以脣舌閒霑玩上尊滋味爲美也得酒貴多不問美惡過人遠矣

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克肖其父而長於四六表章早歲登科紹聖中知江甯府上元縣滎陽公知太平州李以啟事賀公其略有云知府侍講蘊命世之雄才賦經邦之遠器令閒令望起韋平舊相之家嘉謀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危誠獨立直己不回從容進退之儀挺達始終之節李尋以病不起學士大夫惜之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任之常嫺惰者必有飢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

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嬾惰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安靜自守諸公以其不坿已不甚留進用趙公君錫無愧爲中丞當薦御史問滎陽公以應之爲對無愧亦不能用更舉楊畏子安爲御史楊畏後反攻無愧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李君行先生往見之與之論當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當時議者謂楊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肯委靡自己縱無所言亦必極言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以

而去也

司馬溫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萃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中熙甯末正獻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颸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溫公同餞正獻復有詩與溫公云二龍閒臥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淡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溫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甯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可爲我用故正獻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閒伊川先生既歸洛中寄范公淳父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原明榮陽公字也伊川嘗言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以

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兩人坿己乃薦威敏代己薦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絕人而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豪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敝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太宗眞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至行鄉人皆化之睢陽初建學同文實主之范文正與嵇內翰之父皆嘗師事焉戚綸其後也所居門前有大井

每至上元夜卽坐井傍恐游人墜井守之至夜深則掩
井而後歸寢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同文適見之諭盜
弟將去然自此愼勿復然壞汝行止悔無及也盜慚謝
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學中至今有感先生祠堂
范文正公初從戚先生學志趣特異初在學中未知己
實范氏子人或告之歸問其母信然曰吾旣范氏子雖
受朱氏資給因力辭之貧甚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
以刀畫四段爲一日食有道人憐之授以燒金法幷以
金一兩遺之又留金一兩謂之曰候吾子來予之明年

道人之子來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幷金二兩皆
封完未嘗動也併以遺之其勵行如此後登科封贈朱
氏父然後歸姓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
守南安軍爲守所不禮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
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兩程皆師事茂叔
陝西侯無可先生二程之舅賢豪獨立與申顏先生爲
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傾家所有予之
闞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乙丑夏
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滔夫同舍公嘗
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滔能之子問公曰伯滔誰也
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滔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
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
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云云所謂責沈者蓋
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
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
世有伯滔而己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

歸而待化復何俟於言哉其精識遠見殆過古人此蓋
誘吉甫使之爲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
高郵守晁仲約有大賊過城下欲攻城守醵民金與賊
賊乃去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鄭公建議守不能
死守乃以金與賊失節當誅范公以爲守能醵金卻賊
爲有功縱不欲賞安可誅邪既退富公愠曰方今患法
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云祖
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輕壞之且吾
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幾人雖上意亦未定也而

輕導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
也富公曰閭高郵人欲會守肉范公曰高郵守既能爲
民卻賊民感戴之不暇豈有欲會守肉之理仁廟卒從
范公議明日富公稱疾不出仁廟問宰執富弼何以不
出范曰必是爲爭高郵事上曰富弼非卿門人邪范曰
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
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
聖人也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

伊川先生嘗言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使周公在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世儒者以爲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賜人臣不得
用之禮樂此尤傷教害義也爲人臣如周公始可故曰
必不受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世儒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其
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
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

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橫渠先生云兩在故不測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聖人之道仁知者皆不能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仁且知夫子所以既聖也乾坤之於易猶陰陽之於道仁知之於聖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說武王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言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蓋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於周禮聖人書中不見也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則孔子何得言則周公其人也列爵爲五分土爲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書爲妄也因言吾徒學聖人者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爲規矩權衡所正也又言史書尚可最是莊老讀時大段害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田腴誠伯嘗說他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常使氣勝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爲善也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說某人說之心然後經可窮矣

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矣李君行先生說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州聚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苔曰爲大人令去應舉令及第後歸今次以菅服礙卻欲且就此處修學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正者若行之師歟又云嘗語君行今之人所以爲學者某卻不會如此爲學

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爲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中心欲買他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遂爲順且亦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爲規矩權衡所有賣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許買他家肉若捨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己之行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時逐日以杉帽揩母一日當見貴官乃用

幞頭襴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無踰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自明日以幞頭襴衫往揖母焉家人之見者無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車見門人多於空中書一正字且云於安定處得此一字亦用不盡

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

伊川先生嘗說楊子雲云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當爲他易數字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賢人之言其近如地其遠者須謂之遠其近者須謂之近也

范舜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住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外進也爲之學生者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上下以利相歇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了更不須言也

田誠伯說仲弓問子桑伯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爲言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見君行如此說

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敎害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傅及誅大臣以爲將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爲天下後世害甚矣

李朴先之說臨離洛時請敎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云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先之說以舉業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誠伯說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書似有箇所得處又云每見與叔中庸解便想見其爲人由是觀之誠伯師橫渠也

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說紀侯大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書齊侯爲又見伊川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伊川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

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
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樂文仲說眉浩學士事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必須
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正矣
陳正端誠說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處須要說應
故也田明之說易所以尤多過者須要說無應故也易
中自說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豈得謂之無應
但不可執定耳

又說邵堯夫先生說孟子雖不說易然精於易者也且
云能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非精於易豈及此乎
李君行說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閒讀孟
子田明之說他常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楊子如莊子
呆暇讀也
吳叔楊紹聖中嘗說世人多欲勝於學故無所不爲唯
陳瑩中學勝於欲故有所不爲且云瑩中今諸公非不
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又說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詩者
法度之言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惟詩不
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爲法度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
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者詩也峙也侍
也痔也蓋以其聲相近取耳
又說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說是不知聖人之意也无妄
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無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
言无妄而往則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則一其所
以爲无妄之往則異也
任淵夫說莊子儻忽混沌之說鄙象只以爲者敗之解
之則解經者何用多言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居京愼勿竊
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
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耳又說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
顏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子顏子遠矣而
常歎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顏
僥倖甚矣又說凡人爲事須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爲之
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
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說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聖人

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田誠伯說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端誠說易須是說到可行處始可

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啟三聖一賢相繼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今失厥道自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夫能如是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法則後之人急急然唯欲己爲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誘之以害驅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又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見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汗漫而無成也

陳瑩中說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自王介甫解經止尙高論故使學者棄民絕物管仲晏嬰霸者之佐一也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有三歸反坫官事不攝可謂違禮之極矣崔杼弑其君晏子從容於其閒成禮而後去可謂有節矣然孔子之稱晏子則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而晏子獨善其身而已哉

又說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此若爲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已上皆紹聖中語

前邵倅吳朝奉說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爲事因說事時要執得定旦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被責時甚然之時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閒時說時甚易在於臨事時要執得定旦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蓋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也既見顏色慘沮殆不能說話昔人尙如此他

人未易能也吳因言自小讀書用得工夫不正當立箇
非素養不能學得不正則所養亦非也
陳瑩中又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
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
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無有紀極
故取天之象焉
瑩中說今有人曰仕宦顯達者使天下謂之賢人則不
可使天下謂之不賢人則可矣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

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是自取其
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則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
也不能盡受其惡名使惡名不及於君是李斯而已何
況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也
又說范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又說孔子以柔文剛故內有聖德而外與人同也孟子
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也衆人以剛文柔
故色厲而內荏也卻說與他楊子之書唯是說到孟子
之書如自得之發於面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之類皆
自得處孔子則幷自得處亦無
又說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
之所爲也自荊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說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
然後爲之說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加

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
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內則內熱故令人
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內陰在內則內寒故令人
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說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
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
補之哉
莊子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
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我之所
得者不能盡推於人非聖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
後耳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其窮也
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達也兼善天下
之道乃獨善一身之道也施於一身而非有餘也施於
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謂聖人之道學聖人者不能以

孔子孟子爲心而專以莊周爲我之書爲說烏在其學
聖人也

瑩中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
遠矣益語學則益道則損二卦未嘗偏廢也所損者懲
忿窒慾所益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若用此說方始
可行不然則虛語也又云胡先生在邇英講損益卦專
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說

童蒙訓下終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嘉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呂
公祖烈因鋟木於玉山堂以惠後學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聞所謂呂氏童蒙訓者其
閫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
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
客授金華太守邛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
訓子姪某初在傅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宮或太
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與成之曰書出於呂氏刻
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迺出錢五萬以從初約

昉謹書

道光十五年秋均儒與桐城蘇厚子愔元同寓杭州海會寺見厚于所謄文瀾閣本呂氏童蒙訓始讀心懍而未卽潛心重謄二十二年夏寓乍浦劉氏見有寶誥堂刊小字眉山李氏本匆歸誦繹言近指遠咸豐五年在淸江浦令手民別寫樣本六年夏刊成每葉注紅荔館三字印本以貽同志十年正月攜版囘嘉興三月攜至平湖七月燬嗣流離轉徙于同治元年三月至上海畫錦里書肆見有是訓楷書大字本其賈甚昂以燬餘篋中尚存紅荔館本字本暨黃蕘圃校本武林舊事屬爲重刊竊謂童蒙訓

一冊遂未購也二年春丁松生丙自上海寄來是訓大視武林舊事尤有裨于學者卽以紅荔館重刊小字本互勘略無增損大字本樓跋在前李記紹定己丑鋟本于玉山堂等字雙行列後度是李氏原刻印本均儒對覈閒兒子行篤從旁覘之曰是卽鬳在畫錦里書肆所見本也用自愧購書之誠不如松生多多今再重刊仍依小字本蓋工劣不能摹玉山堂楷書茲刊但取其有字而已朱子纂小學引是訓者是本閒有未見豈玉山

童蒙訓 跋 三六 嘯園叢書

堂刻已非呂氏原本歟今刻一仍玉山堂之舊亦以識未見原刻本實均儒之陋讀者諒之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高均儒書於淮上

朱子訓學齋規

此小學之先

晉照堂叢書　朝　劉璦　纂輯　一冊
朱子訓學齋規　邑　李元春　增訂　孫文翰　校錄
　　閻門　王維戊　信延　參訂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
灑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
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
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
然可考當次第曉達玆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

整齊不可令有歪側之容
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
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髮腰謂
以絛或帶束腰腳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
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袵紐帶不可令有闕
落飲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簡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
塵埃雜穢所汚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
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

凡行面必以巾幌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緊護勿使損汚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蟲蝨不即敝壞
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
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
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

盛開淨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
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愆不可便自分解
姑且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
若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
無傷作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開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
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
有所喚召即當疾走而前不可遲緩

灑掃清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
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
用既畢復置原所又兒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
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
書冊簿鈔錄諸名及塲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
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瘡子弟職書凡書研自點其
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點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
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着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
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
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
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
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
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看不子細心眼既不專
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久也三到之中
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讀書有疑則隨劄記之以質於人或自思得亦劄
記之不可憚煩

謹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鬪鬪爭之處不可近無
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
缺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雅且防焚爇衣
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
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
丈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
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
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揖
手有所問則當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簾須徐

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凡衆坐必欹身勿癈直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侯酒不可
令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
燭無燭則止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褻器
皿必端嚴惟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
必亟立拱手疾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
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箸匙食已則置匙箸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畧然大槩具矣凡此

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
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
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養蒙大訓

伊川程先生曰古人生子自能食能言而教之庶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生便當以格言大訓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集若固有之雖以它書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曰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晦庵朱先生曰教小兒只是說箇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是古人教小兒語則軒饒先生問雙峯饒先生曰今嗣初入學讀何書先生曰讀攷古千文乃彭止堂所註者次讀刊誤孝經伺其畧曉方讀小學書及論孟

訓蒙一編本之聖賢家法然恐不能逃僭踰之罪特首列旨意以開明學者之心目也

諸儒姓氏

明道程先生名顥字伯淳居河南兄弟俱受學于濂溪

周先生宋朝謚純公封河南伯本朝封洛國公

伊川程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晚居龍門仍

水上謚正公封伊陽伯本朝封豫國公

龜山楊先生名時字中立居將樂受學于明道程先生

宋國子祭酒

晦庵朱先生名熹字元晦居建寧受學于延平李先生

得周程道統之傳宋贈太師封徽國文公

致堂胡先生名寅字明仲居建安文定先生之長子宋

禮部侍郎

北谿陳先生名淳字安卿居臨漳受學于晦庵朱先生

止堂彭先生名龜年字子壽問學于南軒張先生宋寶

謨待制謚忠肅公

金華王先生名柏字會之居金華受學于晦庵朱先生

蒙軒程先生名端蒙字正思居番易受學于晦庵先生

雙峯饒先生名魯字伯輿居番易受學于黃勉齋李弘

則軒饒先生名應中字公實居南昌受學于雙峯先生

三言
經學啟蒙 一
北谿陳先生集經書中語啟童蒙學往聖
四言
初學經訓 二
北谿先生檃括經書訓語舉羣聖爲標準訓之使
養其良知良能以先入之言爲主
伊洛精義 三
金華王先生輯伊洛諸大儒訓釋經書中精義要
語末則歸道學大明之功於朱子訓之以爲宅日
窮理基本
性理字訓 四
雙峯饒先生輯經書中諸儒訓釋分造化性情學
力善惡成德治道爲六篇訓之使其漸染薰聒宅
日造道窮原皆由是出
毓蒙明訓 五
蒙軒程先生取有國有家者訓義箸爲一篇言近
指遠今編附雙峯先生治道篇後補其闕略訓之
以廣學者之知識
敎古千文
致堂胡先生敎天地人物之初與夫歷代君臣治
亂得失聖賢道統絕續終關異端末技分爲十四
節此文綱領宏開本末兼備自當別爲一編訓之
使童習蚤聞經學史學之原委且以代今之所謂
千文者
五言
小學禮詩 七
北谿先生纂集經傳子史中事親事師事長男女
襍儀等語類分五節訓之與文公小學書相爲表
裏兼舉並行善讀者玩索而有得則知入道之方
矣
訓蒙理詩 八
雙峯先生詠天地日月四時八節人物人倫爲六
篇訓之使其耳目習熟由粗入精繼以龜山先生
所作此日不再得一篇亦學者決趨向垂勸戒訓

之使其自强不息

七言

訓蒙絶句 九

文公朱先生詠天地陰陽造化仁義道德性命及聖賢傳心之旨學者用功之要僅百篇以教其子繼以觀書有感武夷櫂歌等篇尤備六義中之賦比興非古今詞人所能摹仿今同編次訓之使讀者因詩而知學由學以入道也

孝經 十

朱說孝經

文公先生分經傳正舛譌訓之俾學者得見聖言全體大義之舊

右千集例難分卷第但以訓蒙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冠之篇端故僭具大略述其十者之目錄而畧述指義本末于下以備參攷覽者併之

朱文公小學一書百世而下與易詩書禮樂春秋並行如日月在天百年來北方學者有許魯齋先生出卓然信信使此書遂盛行於天下其關繫世教不小也大年後至元丁丑春家居閒中温繹小學因取積年苦心於師友所得諸儒集撰之格言大訓編錄類次爲易難先後以授次兒嘗恨世俗童蒙養正之訓不明下學廢講而驟語上達者有之正路弗由而指引旁蹊者有之只致新學小子鑿喪其良知良能及長則不溺於空虛必流於襍學不趨於勢利必陷於彊梗聖賢大中至正之道無所適歸如盲瞽之不見日星蠢蜎之起滅襄益惜哉慮考諸儒先作爲詩歌自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凡韻語之宣宮商而諧律呂使人讀之躍

然興起者亦是以小學書之心爲心而其意皆爲天下後世養蒙而設決趨向則方來也若得之而不傳傳之而不廣匪特有負於古亦且有關於今矣成總題其端曰養蒙大訓以附小學書後而翼之繼又僭率繕錄文公刊誤孝經歷卷以與五經四書相爲表裏併刻廣傳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云後學豫章熊大年元誠拜書

經學啟蒙

北谿陳先生集

天地性人爲貴無不善萬物備仁義實禮智端聖臭

我心同然性相近道不遠君子儒必自反學爲己明

人倫君臣義父子親夫婦別男女正長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憤忘食樂忘憂訥於言敏於行言忠

信行篤敬思毋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入則孝出

則弟敬無失恭有禮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莊

口容止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視思明聽思聰色思

溫貌思恭正衣冠尊瞻視坐毋箕立毋跛惡旨酒好

善言食無飽居無安進以禮退以義不聲色不貨利

心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從諫弗咈改過不吝肇修人紀

顧諟天命穆穆文王徽柔懿恭肅肅在廟雝雝在宮緝

熙敬止小心翼翼不顯亦臨不聞亦式不大聲色不盤

于敖純亦不已對越在天於皇武皇會其有極敬用五

事又用三德無反無側無黨無偏王道蕩蕩王道平平

周公達孝善繼善述思兼三王夜以繼日克勤小物勤

勞王家赤烏几几德音不瑕大哉孔子金聲玉振涅而

不緇磨而不磷固天縱之生德於予七十從心所欲不

禽獸幾希聖人有憂設爲學校于帝其訓修道謂教教
以禮樂教以詩書教以人倫皆從其初蒙以養正常視
毋詘朝夕幼儀請肄簡諒灑掃應對威儀遲遲折旋中
矩周旋中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十五而志自彊不息

請問其目先致其知誠意正心以公滅私心正身修家
齊國治皆由此出非由外至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君子
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君子務本親親爲大居則致
敬夙夜匪懈事親如天事天如親全而歸之不辱其身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夫婦有別男女以正資父事母資
事君能竭其力能致其身事君則忠事長則順與朋
及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偲偲兄弟怡
怡見賢思齊賢賢易色以友輔仁友成其德雞鳴而起
三省吾身主善爲師戰戰兢兢恐懼不聞戒謹不睹相
在爾室不愧屋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必愼其獨意毋
自欺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惰慢之氣不設於體正其衣
冠之問切問近思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擇善而從不善
而改憲心知性知性知天理義悅心秉心塞淵求其放
心約之以禮修其天爵從其大體仁實事親義實從兄
弟知禮節樂樂則生體仁長人利物和義嘉會合禮貞
固幹事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仁人
安宅義人正路居仁由義弗得弗措智者不惑仁者不
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浩然之氣至剛至大配義與道
養而無害忠信篤敬參前倚衡擇乎中庸拳拳服膺止
孝止慈止敬止信强恕而行求仁莫近人孝出悌愛衆

冠出入禮門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敎以直內義以方外
斯遠暴慢斯遠鄙倍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不視惡色不
聽惡聲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遵道而行不出徑使民

如祭出門如賓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庸德之行庸言之
謹閑邪存誠窒慾懲忿有過則改見善則遷非義速已
何待來年克己復禮養心寡慾簞食瓢飮不改其樂平
死善道道積厥躬飮水曲肱樂在其中造次必仁終始
典學日新又新德修罔覺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據德依仁存心養性不言而信不動而敬

斯爲下

伊洛精義

金華王先生

太極者何曰理而已至極渾淪萬化根柢動而生陽靜
復陰耳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分陰分陽兩儀立矣健而
無息是之謂乾順而有常坤之謂焉以性情言故曰乾
坤以形體論天地斯名陽變陰合首生五行五行順布
四序迭更氣行于天質具于地二五交運發育萬彙氣
有偏正亦有通塞人得正通獨異於物物之爲物爰梏
爰桎生氣流行各具是理天賦爲命人受爲性性卽理
也理卽天也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生物之始於時爲春是之謂元生物之遍於時爲夏是
之謂亨生物之遂於時爲秋是之謂利生物之成於時
爲冬是之謂貞其所謂仁卽心之德而愛之理其所謂
義卽心之制而事之宜其所謂禮天理節文人事儀則
其所謂智卽心之知能別是非四者之實是之謂信仁
以專言包是四者其所以包生之性也寂然不動性之
靜也感而遂通性之動也性所由具是謂情也因其

實是非知有智也日用常行是之謂道得而不失是之謂德眞實無妄是之謂誠主一無適是之謂敬發已盡是之謂忠推已及物是之謂恕無過不及是之謂中平常不易是之謂庸足以有爲是之謂才效其未能是之謂學順理成章是之謂文義理次第是之謂倫萬世常行是之謂經隨時取中是之謂權禮樂之本同體異用有序而和禮而後樂義利之似同行異情有爲而爲雖義猶利出於天理是之謂公生於人欲是之謂私言爲行表行爲言實志極其高而行不掩是之謂狂知有不及而守有餘是之謂狷拒而不信是謂自暴絕而不爲是謂自棄自棄是謂下愚顚倒錯亂傷敗彝倫是之謂殘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是之謂賊性無不善氣或不齊或清或濁或厚或薄才稟於氣隨其所值氣之厚或貧或夭得氣清才善氣濁才惡或富或壽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一薄論性遺氣其義不備論氣遺性其義不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之謂心具此衆理而應萬事統乎性情爲身之君與氣會故有知覺其所知者即心之理其能覺者即心之靈心之所發是之謂意心之所之是之謂志爲學

主宰混然沖漠無朕造化樞紐品彙根柢是曰太極一動一靜充塞太虛動靜周流化生發育是曰元氣氣動而天爲是謂自棄自暴自棄是謂下愚顚倒錯亂傷敗彝倫之謂殘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是之謂賊性無不善然氣或不齊或清或濁或厚或薄才稟於氣隨其所值氣之厚或貧或夭得氣清才善氣濁才惡或富或壽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其數也偶是之謂陰得氣之陽輕清成象運乎地外無不覆主於生物是之謂天得氣之陰重濁成形函於天中廣無不載主於成物是之謂地爲地之德順而有健而無息是之謂乾爲陰之性爲地之謂坤氣運於天循環無端春木夏火秋金冬水

土爲沖氣寄旺四時是曰五行質生於地自微而著
下炎上曲直從革土兼載之而能稼穡是曰五材萬
之生於時爲春氣爲少陽天道之始身之謂元萬物之
長於時爲夏氣爲老陽天道之通是之謂亨萬物之
於時爲秋氣爲少陰天道之宜是之謂利萬物之成於
時爲冬氣爲老陰天道正固是之謂貞形而上者無聲
無臭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有方有體是之謂器自然之
理是之謂天主宰萬物是之謂帝以二氣言陽靈爲魂
陰靈爲魄以一氣言氣至而伸氣往而屈皆曰鬼神一

氣流行變通不窮兩儀對時交錯代換是皆謂易寖長
有形爲化之漸消融無迹爲變之成是謂變化湯動恰
靜合一不測二氣消長推行有漸是謂神化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陰陽之運消息終始生
生不窮是曰造化造化本原廣大精微進學之始未易
驟窺夫苟茫然不知梗概求端用力何所底止列諸篇
端箸其名義終身嚮望是謂極致

性情篇

元亨利貞自然之理是曰天道人倫日用當然之則是
曰人道天道流行賦于萬物是之謂命人所稟受賢愚
厚薄是之謂分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或異是曰五材萬
一親疏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稟於天者
有清有濁有美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
粹或雜是之謂質天地之心鬼神之會靈於萬物能作
所爲是之謂人動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
推是之謂物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所主非正
所行是非是曰人事稟乎天理莫匪至善是之謂帝主
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分乎善否是之
謂情心具五常不慮而知是曰良知身備萬善不學而
能是曰良能口鼻噓吸思慮謀畫氣之神也是之謂魂
耳目聰明記憶辨別精之靈也是之謂魄心體虛明能
知能覺是之謂靈性之所能無有不善質之所能有善
有惡是皆謂才心之所之趨向期必能持於久是之謂
志心之所發思惟念慮必有所爲是之謂意稟命之一
具愛之理爲心之德其端惻隱是之謂仁稟命之利具
宜之理爲心之制其端羞惡是之謂義稟命之亨具恭
之理爲心之敬其端辭讓是之謂禮稟命之貞具別之

理爲心之覺其端是非是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公平廣大人所共由是之謂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條不止其所確然不易是之謂理道得於心日新不失是之謂德道箸於事富有無外是之謂業眞實無妄始終不息表裏不雜天之道也是之謂誠循物無違四端百行必以其實人之道也是之謂信靜而未發無所偏倚爲性之德是之謂中發必中節無所乖戾爲情之正是之謂和性之所存中而不偏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舉曰大本爲之所發和而不乖古今人物所共由之是曰達道

萬善之本全體具焉是曰大德全體之分片善存焉是曰小德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義理所根觸緒所牽事所由出是之謂本聲色所形簡冊所載雜而吾參是之謂文天則之常敘而有法是之謂彝德行之常檢而不易是之謂庸心涵萬里虛靈洞徹是曰明德事物準則極其純粹是曰至善充養剛大配乎道義是曰浩氣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

修道明倫以覺乎人是之謂教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己而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事事物物研窮其理表裏精粗欲無不察是曰格物心所覺悟推詣其極全體大用欲無不明是曰致知身所踐履百倍其功變移氣習弗篤弗措是曰力行通乎動靜主一無適是之謂敬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發已自盡是之謂忠推已及物是之謂恕善事父母是之謂孝善事兄長是之謂弟仁義中正常本乎寂是曰主靜幽隱細微必謹其幾是曰愼獨蒙昧之時育其純一是曰養正器識之偏推致其極是曰致曲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恭敬奉持全其天理曰尊德性警覺操存反其昏妄曰求放心物格知至聲入心通洞徹無疑是曰知言主敬集義勿忘勿助剛大無懼是曰養氣勇之所存堅實强勁不屈於物是之謂剛

所之所發奮決果敢見義必爲是之謂勇操而不舍是
之謂存順而不害是之謂養義理之心因困而作是曰
動心氣質之性習險而矯是曰忍性獲勝其私物欲淨
盡是曰克已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爲學有要
存乎立志持志之道存乎敬義主敬立本精義致知交
至發內外無遺沈潛玩索踐修乎已日新又新聖賢
可企

善惡篇

天命流行於穆不已其賦於人爲性之口是曰天理喜
怒哀樂聲色臭味感物而動易流於私是曰人欲知覺
不發原於性命是曰道心知覺之發生於形氣是曰人
心無爲而爲天理之宜是之謂義有爲而爲人欲之私
是之謂利物我兼照坦然一致是之謂公物我角立紛
然萬殊是之謂私反乎天理日進高明是曰上達徇乎
人欲日究汚下是曰下達純粹無妄天理之名
之精智誠超邁是曰智崇循理之篤踐切實是曰
卑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豪髮不疑是曰
是之謂惡謬誤非終無心失理是之謂過正固嚴毅
剛善猛隘強梁是曰剛惡慈順卑遜是曰柔善懦
非佞是曰柔惡以道爲非拒而不信墮於剛惡是曰

自暴以道爲高憚而不爲墮於柔惡是曰自棄
盈吝之枝葉是之謂驕鄙矜氣歉驕之本根是之謂吝
罪自外至是之謂尤理自內出是之謂悔知者過之
有不掩是之謂狂賢者過之見有未明是之謂強氣禀不
之剛持守不變志氣之勇力行不息是之謂強
剛陰柔怯懦志操不立委靡隳惰是之謂弱百家衆技
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之和順氣之嘉祥是之謂吉理之悖違氣之乖沴是之
謂凶事雖未著理則已萌是之謂幾陰反而陽惡反而
善是之謂復人非聖賢豈能無過過而不改至於惡之大
遷善風速改過雷決百倍其功氣習變化

成德篇

心之虛靈洞明此理全體大用舉無或蔽是曰知至
之精微洞燭於心一事一物皆明其則是曰知止窮
之精智誠超邁是曰智崇循理之篤踐切實是曰
卑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豪髮不疑是曰盡
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
慮所發眞實無妄是曰意誠知覺所形虛明不偏是曰

必正當然之則必至不遷是之謂止若動若靜各止其所是之謂定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特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氣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稟氣清明不思而得是曰聖知賦質純粹不勉而中是曰安行性焉安焉出類拔萃是之謂聖復焉執焉可久可大是之謂賢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與道爲一無間乎人是曰至命道德立無所疑懼曰不動心從心所欲自然方正曰不踰矩大中至正百聖相傳是曰道統心理渾然洪應曲當是曰一貫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天爵尊榮顯庶而未富治而未教苟安僅免於外是曰良貴生知安行聖不世出思得勉中聖可驟致舍是而求標的不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治道篇

嚴禁令勸勵防閑以正乎人是曰善政仁義禮樂漸摩以立其敬是之謂禮聲律歌舞養其性情宣其壎篪品節正其綱紀防其嗜慾以淑乎人是曰善教制度品節正其綱紀防其天立極道傳大統時臻盛治道學不傳治不古立治可久民不覩德猗歟休哉豈宋當天五星聚奎篤生聖人維周與程統接孟子繼以朱子統自孔孟斯道大明如日方中匪旨匪寧不率從籲淑篤棐沙焉後學睽

養蒙明訓

見聞質諸先覺

蒙軒程先生撰

天尊地卑堂陛以分是謂君臣君倡臣和風雲際會
謂明良秉鈞當軸進退百官是謂宰相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是謂大臣面折廷諍繩愆糾謬是謂諫官入則言
册言動直書是謂史官應奉文字兼修國史是謂翰林
糾察貪污究問疾苦是謂臺憲分閫授鉞震詛四夷是
謂將帥祭祀聖師作養人材是謂學校承流宣化布滿
郡邑是謂守令視民如傷一介不取是謂廉吏薄賦輕
徭民安物阜是謂能吏醉醲飽鮮蘘角匱金是謂貪吏
刻剝斬斷搖國本根是謂酷吏侮文弄法以人爲芻
萬物是之謂文戡定禍亂消服羣慝是之謂武戢戈弢

弓放牛歸馬是謂偃武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是謂修文
爰輯名義先廣器識有國有家有典有則君盡君道臣
守臣職小子識之永言無斁

敘古千文

太和絪縕二儀肇分清濁莫位乾坤爲門品物流形
哲超羣

此一節敘天地人物

維河出圖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爰始斯文儼垂衣裳
臣上君軒轅通變成于華勳意誠心正萬化生身

胼胝疏瀹汨湮底別九州極板墊啻貢賦包匭多寡
均沐浴詠歌逮今攸遵棄稷厥初汎震姜嫄秬秠糜
弗稷耕耘暨益播食烰烈饗飧宇育烝黎餘慶茂緊
實掌教修序彝倫由已敬敷尒革頑嚚孝慈友弟賢功
貴尊寬弘悠久帝風雍酯皋陶矢謀秩叙春温欽恤秦
刑信順協存共鯀驩苗討而弗論蠻貊賓服治俗愈敦
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璨四序環循烏獸咸若草
木殖蕃蕭韶鳳凰焜燿典墳

此一節敘伏羲至堯舜

夏承虞禪咨稱儉勤啟聽讞訟付畀後昆戰甘勸扈威
賞詎煩洛汭荒畋馳騁十旬御母逆戒祖訓忍聞羿射
擅朝寒浞乂因戡殲澆豷少康興綸奚墜令緒鼎遷於
殷

此一節敘夏

湯騁莘畝伊尹戮力徂征自葛曁鄗罔有弗正厥初三
俘俾復舊疆爰革夏正肆予小子祗若先王永懷保民
夢賚武丁恭默營求郊野築巖說得對楊休聲鬼方是
克總福駿厥賢主六七悼監辛紂凶矜昵婦狡
頸拘幸

此一節敘商

邠岐積累昌謨浸赫重演爻繇端本往席孚佑緝熙西
顧與宅肆發觀政旄鉞麾旁孟津約誓附國八百鈞渭
非熊皓首憑軾殪戎漂杵祝斷丑慝嗣誦幼沖旦豈履
藉值璧秉珪金縢納册管蔡挾庚往差罪辟斧戕卒完
繡衮赤烏劍持既盈固圄寂滿耄喜遊遐驁轍迹胡
仍板蕩靜續憤惕側躬勵行俊髦任職獵狁侵鎬徐方
騷繹迅霆嘽焞虓虎緜翼恢復疆境雅頌諧激宜曰建

居侑就養絀宗廟黍離過者閔側霸業紛更周綱竟墜
尼父將聖體用皇極雖圍莫害陳餼非厄勵詩定書繫
詞出涕晚潛奧思筆削史冊姚姒以降訓酌準的日星
炳煥亡古貽則麟瑞應期妙感孰測榮育英才升堂入
室伋踞前軌軻稟絶識標示中庸楊墨王澤息異
獨賴遺編贏秦訖漢凋喪十經

此一節敘漢

亨滅列侯承堯壞井田廢學校陵遲晚周暨劉邦畢

此一節敘秦及楚

巨軍伐戮楚羽北陷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誅呂
擁昭宣董相仲舒儒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麟馬瞰
竊璽和佩貔貅
此一節敘西漢
巨水龍翔榮取青龍變洽救寧吾奚閒然志宏朽馭有
寻驃翩巖錮縉紳催氾兵纏
此一節敘東漢
許都曾操鄴渚孫權亮兮翊備據蜀當天
[illegible]欺孤孽鄴連顛
此一節敘西晉
導建江表安權符堅
此一節敘東晉
南北判裂圻甸腥羶諧暫混并煬惡罔悛
此一節敘南北朝
世民嵇視資受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illegible]
戶不閉丞輔疇功鑑[illegible]高麗猶結[illegible]

此一節敘宋及總敘

右敘古千文禮部侍郎胡公明仲所作其敘事立言
昭陳法式實有春秋經世之志至於發明道義開示
德門又於卒章深致意焉初學小童朝夕諷誦而問
其義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新安朱熹書

小學禮詩

事親

凡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漱櫛總冠紳屨以適父母所問
一及所聲氣怡燠寒問其衣疾痛敬抑搔出入扶持
其二將坐請何鄉長席少執牀縣衾篋枕簟灑掃室堂
其三長者必奉水少者必奉盤進盥請沃盥盥卒授
以巾其四問所欲而進甘飴滑以濯柔色以溫之必嘗
而後退其五養則致其樂居則致其敬昏定而晨省冬

溫而夏清其六三日則具沐五日則請浴煙潛請醊面
燀湯請濯足其七其有不安節行不能正履飲酒不變
貌食肉不變味其八立不敢中門行不敢中道坐不敢
中席居不敢主奧其九父召唯無諾父呼走不趨食在
口則吐手執業則投其十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
對言視面立視前六尺其十一父在不遠遊所遊有常
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其十二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
之出不敢易方復不敢過時其十三身者父母體行之
不敬舟焉而不遊道焉而不徑其十四父子不同席雖

不言坐言孝不言慈恆言不稱老其十五

事師

先生所施教弟子必是則朝益而暮習小心常翼翼
一先生召無諾必即唯而起左右養無方服勤至于死
其二侍坐於先生受業由長始始誦則必作請益則必
起其三從先生於路不越路而語遭先生於道趨進立
拱手其四先生與之言問焉終則對先生不與言則必

君子容舒遲見尊者齊遬足重而手恭聲靜而氣肅其
一始見君子者辟曰願聞名童子曰聽事不敢與並行
其二尊年不敢問長賜不敢辭燕見不將命道不請所
之其三年倍事以父年長事以兄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雁行其四見父之執者不問不敢對不請進不進不退
退不退其五侍坐於長者必安執衽顏容不變及母僕言其六君子尚更端則必起而對不
侍坐可請退其七侍飲於長者酒進則拜受卑爵不
飲未辨不嘗口其八侍食君子先飯而後已小子

亟之毋齧骨刺齒其九從長丄陵必鄉長所視華居
有五人長者席必異其十

男女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無相瀆天地之大義其一男十年出外就傅學書計學樂學射御學禮學孝悌其二女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從執麻治絲繭觀祭納酒漿其三女子不出門出門必擁蔽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必止其四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閫外言不入閫其五男不言內事女不言外事非祭不交爵非喪不授器其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室弗與同席坐弗與同器食其七取妻不同姓寡子弗與友主人若不在不入其門戶其八婦人伏於人無所敢自遂令不出閨門惟酒食是議其九迎客不出門送客不下堂見卑不踰閾弔人不出疆其十婦人不貳斬烈女不二夫壹與之齊者終身不改乎其十一

雜儀

喜怒必中節周旋必中禮淫慝不接心惰慢不設體其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

天地

天體動而圜地體靜而方天包地上下地處天中央天
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天地本一氣清濁分陰陽

日月

日是陽之精月是陰之精陰陽既奠位日月周天行日
光有出沒晝夜分晦明月受日之光進退有虧盈

四時春夏秋冬

天地位上下陰陽運其間陰陽有消長四時從而分春
温而夏熱秋涼而冬寒冬去春復來四時如循環

八節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

四時分八節四立乃其冠二分與二至各處時中半夏
至日極長冬至日極短惟有春秋分日夜各平判

五行水火木金土

在天惟四時在地爲五行四時以氣運五行以質生水
火木金土五者異其名神光上燭天其象爲五星儲精
天地間品物各流形

人物

天以氣而化地以形而生形氣既交感萬物乃生成羽
毛及鱗介物物皆含靈人於萬物中得秀而最靈頭圓
象天體足方象地形心含五常性耳聰而目明目能辨
五色耳能辨五聲口能辨五味鼻能辨五馨一身備萬
物能知又能行仁義禮智信五者人道經人苟不盡道
何以踐斯形

人倫

聖人因五性秩序爲人倫仁以親父子義以結君臣禮
以序長幼智以別夫婦信以交朋友夫是謂五教五教

苟不修何以遠禽獸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龜山楊先生

此日不再得隙波注扶桑蹉跎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
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
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關所差亦堂芒富貴如
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
食一瓢甘糟糠所遂義適然未殊行與臧斯人已云沒
簡編有遺芳希顏亦顏徒要在用心剛譬猶千里馬駕
言勿旁皇驥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

誦韓莊出入四寸問嘶鳴雷詞意學成欲何用奔趨利
名場挾策博鑾遊異趣均亡羊我獨心意衰撫事多遺
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勵至老在高深不憚勤梯航
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勞碌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雖
天猶知壽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余言狂

訓蒙絶句

乙亥春余以病廢書時默誦四書註隨所思記以絶
句凡二十日積幾百篇後二年芝兒能言因略改次
之而日授一篇以代今之訓蒙者讀五七言律詩也

文公朱先生

天

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
萬物同根此一源

鬼神

鬼神即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莫測
可窺二五運無停

命二首

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形生原於妙合名爲命
即此而思得性眞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流流自東之源不息
始終聚散卽斯求

性

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理
談空求理又非眞

心

性外初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出
故主吾身統性情

情

謂之情者莫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出
人當隨發察其幾

意

意適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意
一發而俱性在玆

道

如何率性名爲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條理字
又將理字別其名

中庸

過兼不及總非中離却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

只斯爲道用無窮

太極圖

性蔽其源學失眞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由無極

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二首

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依圖看

先後乘除可理推

乾坤復遇互推移動靜之端起至微終日欽襟看不足

其中圖處是眞機

學

輒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先除功利虛無習

盡把聖言身上尋

體用

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其本

體立於斯用乃行

西銘

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

盡將父母屬乾坤

仁二首

心無私滓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愛

方知仁體盡言公

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在仁方有三端隨用發

譬之四序始於春

居敬二首

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工夫橫竪看

總來不出欲斯存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工殷勤夫子明斯意

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二首

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工夫先要靜

動而無靜體難存

莫專葺靜偏於靜須是深加格物功事到理明隨理去

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知

此心元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漸剔開昏與蔽

一時俱透理窮源

克己二首

本體元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罕無他事
惟在能加克己功
莫道公私未判然自憂一日用工難便隨明處猛分擺
志在希顏卽是顏

戒謹恐懼

防欲當施禦寇功及其未至立崇墉嘗求四者無他法
依舊同歸主敬中

養蒙大訓 三十三

求放心

不察予心重似雞更兼放處只緣私纔知用理維持際
不待追求便在玆

下學上達

學在事時斯是理盍於事上每深思但令下學工夫到
上達之機候自知

夜氣

理則無形氣是乘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所感尤當驗
晝不能清夜亦昏

體認

雖云道本無形象形象能因體認生試驗操存功熟後
隱然常覺在中明

喚醒二首

爲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纔昏自覺中如失
猛省猛求明則存

二字親聞十九冬向前已愧緩無功從今何以驗勤怠
不出此心生熟中

優柔厭飫

養蒙大訓 三十四

誰言妙處費形容四字如何下得工大要工夫怕麤急
須教融液在其中

固窮

不是書生不阨窮道窮何所愧於中貪求會欲販夫事
於此不安須彼從

爲己爲人二首

藥病須還老自知和根斬斷爲人機心隨身止門常閉
課罷苕封候夕暉

辛勤盡作[illegible]計[illegible]情聲譽[illegible]
[illegible]外而觀爲可哀

此心已失實堪哀

三省二首

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
便欲傳心一唯中

用工事上實根源三省眞傳入道門理卽日存心隨事顯
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

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躋聖速
只緣科級蓋如斯

小學

灑掃庭堂職是共步趨唯諾飾儀容是中有理今休問
敬謹端詳體立功

存心

工夫但欲存心爾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剖析
只緣私意費消磨

養性

此心不假增加力養字元非別用功只要關防并省察
莫教私欲害其中

心之官則思

一身胡屬此心微只爲能思擇所爲底事虛靈成暗塞
獨於物欲用其思

莫知其鄉二首

此心活物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知誰是主
只因操舍有存亡

存以公今止以私存亡倏忽動時機莫教事過方纔省
辨析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三首

自從載籍流傳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爲訓切
如何心學尙寥寥

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違形獨用
便爲物欲理皆昏

莫道惟危便爲惡只緣衆欲起於形常須存理來救
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

假借立言雖似是如非我方信三知昧不同

故者以利爲永

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記諸說諸篇皆其理

只是工夫欲順難

參前倚衡

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斯心便在玆果似有形君信否

用心熟後自能知

汶上

仕非其地寧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

丈夫無欲氣常伸

山徑之蹊

苟能用力可充微一或昏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警

幾峯茅塞徑之蹊

不能使人巧

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爲盡靠師但向行時無息處

進前曲折自能知

觀瀾

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

正如有本出無窮

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處得

飴甘常溢齒牙中

先難

爲學須教效自形但專一意使功深哀哉狹隘期效

仰止仁人後獲心

謹獨

爲學無功由開斷其如間斷學爲功誠切

多是此時心易忘

鳶飛魚躍二首

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窮魚躍上飛鳶飛斯在上躍斯下

神化誰尸本自然

神化誰尸本自然盍將此意返而觀試當事上深加察

纔著些私便不安

勿忘勿助長

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

便是鳶飛魚躍機

樂在其中

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攘敵

只向私心重處安

不改其樂

已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原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

此心之樂自然生

逝者如斯二首

如何物却能形道只爲皆存理一端徜徉斯川存動理

故言逝者可同觀

峽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會無前時後字不因川上欲

安得體用亦無窮

半山

此心此理自天然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防人欲伐

更須着意察滋萌

任重

氣無強弱志爲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擔得一番難境界

便添脊骨一番堅

萬物皆備

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雖萬類我皆具

只爲中心太極存

難言

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須是養成天地塞

却將剛大反而觀

四十五十無聞

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何足畏辭嚴且截

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

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纔熟後

自然發處有思隨

辭達而已
方識聖門辭達旨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辭出
此外徒勞苦用功
因辭可以驗人心心地開明辭必明試把正人文字看
何嘗巧滯與艱深

浴沂

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
正是助忘俱勿時

言志

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共敝爲難易
試把車裘驗我心

斐然成章

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
縱逢大匠亦何成

必有鄰

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嗟寥落
但立誠心自用功

君子去仁

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爲重輕權倒持釣渭耕莘皆往轍
聖賢不法我何歸

就有道而正

差以毫釐大亂眞苟差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
反作滔天禍世人

出門如見大賓

竦然敬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
必須心在可爲仁

安仁利仁

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空安懸知等級無它事
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

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
謹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

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寧容末學知細誦師言强生意
獨於博約語無疑

聞知

君子去仁

見固能知聞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元無二
千聖已亡心在玆

絕四

在人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敎爾單題希聖術
力除私欲是工夫

莫我知也夫三首

心卽是天天卽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
天豈眞如人有知
天怨人尤雨不形斂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

盡日相酬理與心
聖心端似涉修蹊俯首無言但疾馳學者常須存此意
自能遏絕爲人私

予欲無言

妙道皆形日用間卽斯可見不須言時將天象明人事
希聖工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

聖道雖云妙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
後學無於行外思

化二首

春冰融盡絕漸微徹底春壺燭萬幾靜對東風感形化
聖心體段葢如斯

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顏淵罷不能所謂不思并不勉
舜由仁義卽非行

吾知免夫

常懷四體昊天恩自是淵冰恐懼深一息尚存憂未免
死而後已卽斯心

博約

事來心向禮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罅隙
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

皇天命理以爲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付
終身履薄以臨深

訓蒙絕句　文公朱先生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今日中流自在行

武夷櫂歌十首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絶處
櫂歌閒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
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峯雨花臨水爲誰容道人不復施香夢
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
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華垂露碧氍毹金雞叫罷無人見
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無人識
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繞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巖花落
蝯鳥不驚春意閒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無佳景
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潨洄莫言此處無佳景
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
除是人間別有天

感興詩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羲古神聖妙契一頫仰不待竄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
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分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
理諒斯存萬古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毛
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暉神光
燭九垓立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
味紛衆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
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祁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
又百年爵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
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東京失其
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貞青青千里草
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

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
驚四方天意竟莫問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合
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鹿
聚瀆天倫北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
蕞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胡歐
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
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朱光徧炎宇
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
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緜緜掩身事齋戒及此
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
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
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
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奏光武烈待旦起周禮烝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頫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妙
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剏交喪春秋魚魯多
琴空寶匣弦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
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我挈裘領丹
箸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人遑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遠世在雲山鑒起元命秘竊當生死閒會
鼈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徯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瑤
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室
不踐實躓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敎化橫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下
敎既昭陳人文亦褰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敎養乖羣迷
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淫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遜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
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勑書
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龐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
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哀哉牛山
木斧斤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
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
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立天圃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
哉夸毗子咕嘆徒啾喧但逞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曰余

養蒙大訓

眛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復坐吾語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已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此一節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也疑所謂孝經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則或者雜引諸記以釋經文乃孝經之傳也竊嘗考之傳文固多

會而經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顧自漢以來儒傳誦莫覺其非至或以爲孔子之所自著則又笑之尤者蓋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中乃敘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故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後人妄分以爲六七章今文作六古文作七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閒隔而讀者不得見聖言全體大義爲害不

細故今定此六七章者合爲一章而刪去下曰者二
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其
傳文之失又別論之如左方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
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
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
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
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此以下皆傳文而此一節蓋釋以順天下之意當爲
傳之三章而今失其次矣但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
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太叔爲趙簡子産子
之言唯易禮字爲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
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子産
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便陳天明地性之目
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繼之曰甚
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與此不同其曰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
教爲孝乃得粗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
者却不相應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强加裝綴以
爲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然其前段文
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至於後段則文既可
疑而謂聖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後以身先之於理又
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惟親之序若之何
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所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
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並刪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
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
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
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
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此一節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爲傳之四章其
言雖善而亦非經文之正意蓋經以孝而和此以孝
而孝也引詩亦無甚失且其下文語已更端無所屬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此一節釋孝德之本之意傳之五章也但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爲

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後爲孝則是使爲人臣子者皆有今將之心而反陷於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爲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其曰故親生之膝下以下意却親切但與上文不屬而與下

而又通上章爲一章無此二子曰字而於不愛其親之上加故字今詳此章之首語實更端當以古文爲正不愛其親語意正與上文相續當以今文爲正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爲何字也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之語今删去凡九十字季文子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有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別爲一章可也

臨其下

子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此一節釋始於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乃傳之七章亦格言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此一節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繫於此乃傳之八章亦格言也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此一節釋要道之意當爲傳之二章但經所謂要道後世矣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此一節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當爲傳之首章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疎如上章之失云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至敬不忘親也

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一節釋天子之孝有格言焉當爲傳之十章或云宜爲

十二章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此一節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傳之十一章也或云宜爲

九章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此一節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傳之十一章也嚴父孝也嚴兄弟也妻子臣妾官也或云宜爲十章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此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宜爲傳之十三章

傳之十四章亦不解經而別發一義其語尤精約也

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考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文程復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 顧未敢耳淳熙丙午

八月十二日記

孔叢子亦僞書而多用左氏語者但孝經相傳已久蓋出於漢初左氏未盛行之時不知何世何人爲之也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其詞氣甚卑近亦非東漢人作所載孔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中僞造漢人文章（西京雜記之繆臣衡傳注中顏氏已辨之可考）皆甚可笑所言不肯爲三公等事以前書考之亦無其實而通鑑皆誤信之其他此類不一欲作一書論之而未暇也姑記於此云

養蒙大訓終

欽定四庫全書子部之二

養蒙圖說

共一卷

雲南省圖書館藏板
宇宙光刊

目錄

陳設俎豆　問安視膳　扇枕溫衾
懷橘遺親　人號曾子　食果取小
藏火燃燈　擊甕出兒　放雀得環
唫華山詩　還鸚鵡對　遥咏牧童
提戈取印　問天窮際　頴悟非常
士先器識　教循規矩　酒肉養志
負米養親　單衣順母　行傭供養
傷足憂色　望雲思親　斑彩娛親
食不先飯　爲姊煮粥　中分財産
感樹敦睦　不受妄與　閉戸不納
下帷發憤　映雪讀書　帶經而鋤
畫粥斷薑　香山還帶　編竹渡蟻
友直聞過　應舉不欺　文體一變
先憂後樂　觀周問禮　管鮑分金

高山流水　寡過未能
九世同居　祖孫有禮
志不温飽　婚娶瞽目
勤勞訓子　宦中消息
暮夜四知　爲民興利
平糴感神　爭田理諭
治獄不冤　手植三槐
無書政府　拜相風行
一生忠恕　戒享富貴
神色不異　盛德包容
不負翟黑　黄花晚節
遺之以安　侵占不較
推恩有序　義田活族
欽陷世界　不買田宅
禁牛廣愛　表正鄉閭
書屏教子　居鄉盡禮
廣行陰德
家法謹守
事必告天
飲泉不貪
祉倉備賑
湘亭杯酒
運甓勵志
薦賢爲國
壺飧餉饑
布袍清素
不買裴堂
麥舟助喪
禁忌殺生
宴會從簡
公私不擾

陳設俎豆

問安視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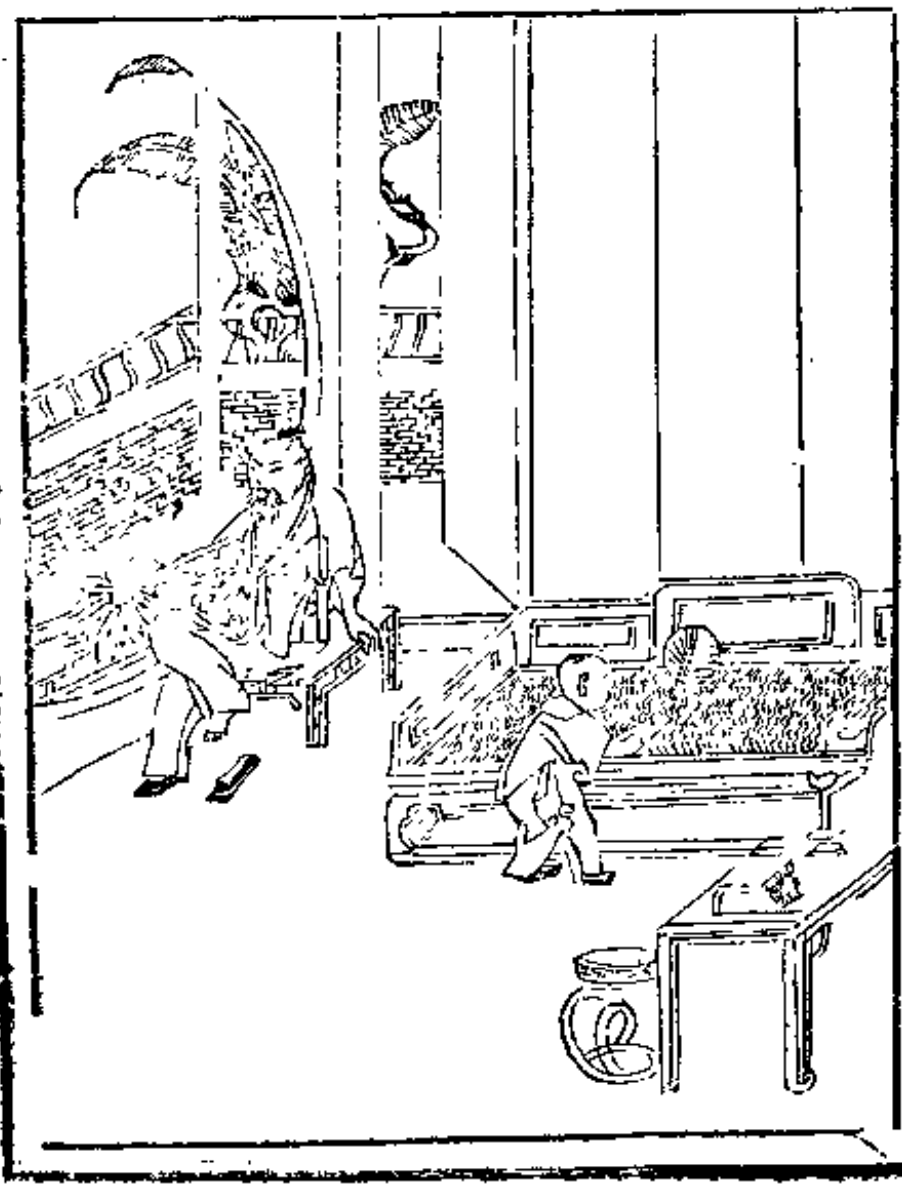
滇南石屏塗時相揆宇氏纂著

孫 大 帑玉華氏
大 大軸玉笥氏 編次
曾孫會孫會 青方夏氏 何昌良氏 幾啓夏氏 校對
元孫暾 旦菴氏 晰照菴氏 暉融菴氏 正字

外曾孫陳尚伯率男蓉 莫纘重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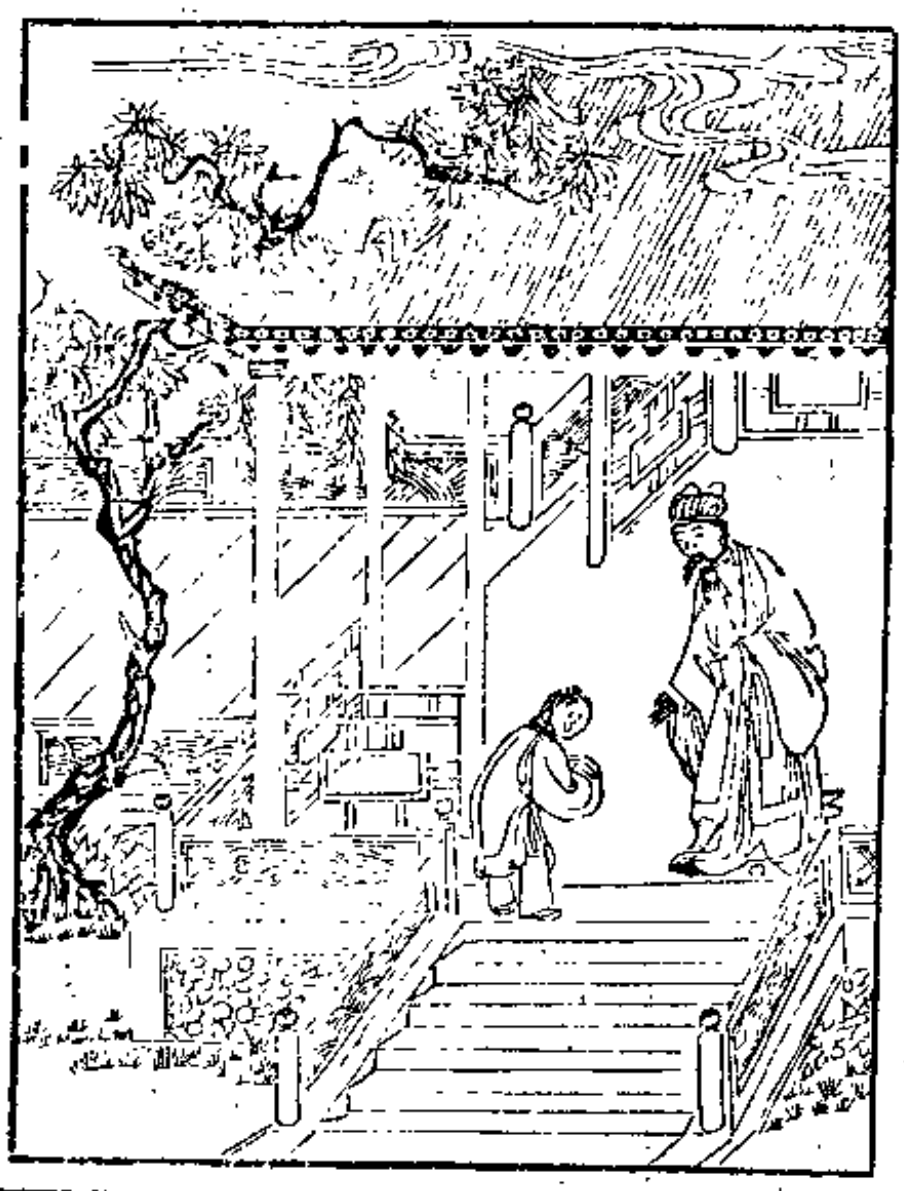
這是魯國孔夫子他爲小兒時天性端莊不好頑耍兒嬉戲卽將家中碗碟取將來棹上擺成行列祭祀陳設之禮一般可見天生聖人周旋中禮與衆人不同所以能身通禮樂刪述六經爲萬世宗師學者以聖人爲法卽當於小時的事學起其後孟子之母三遷其居必擇隣於學宮以成就孟子爲大賢者蓋得此意矣

扇枕温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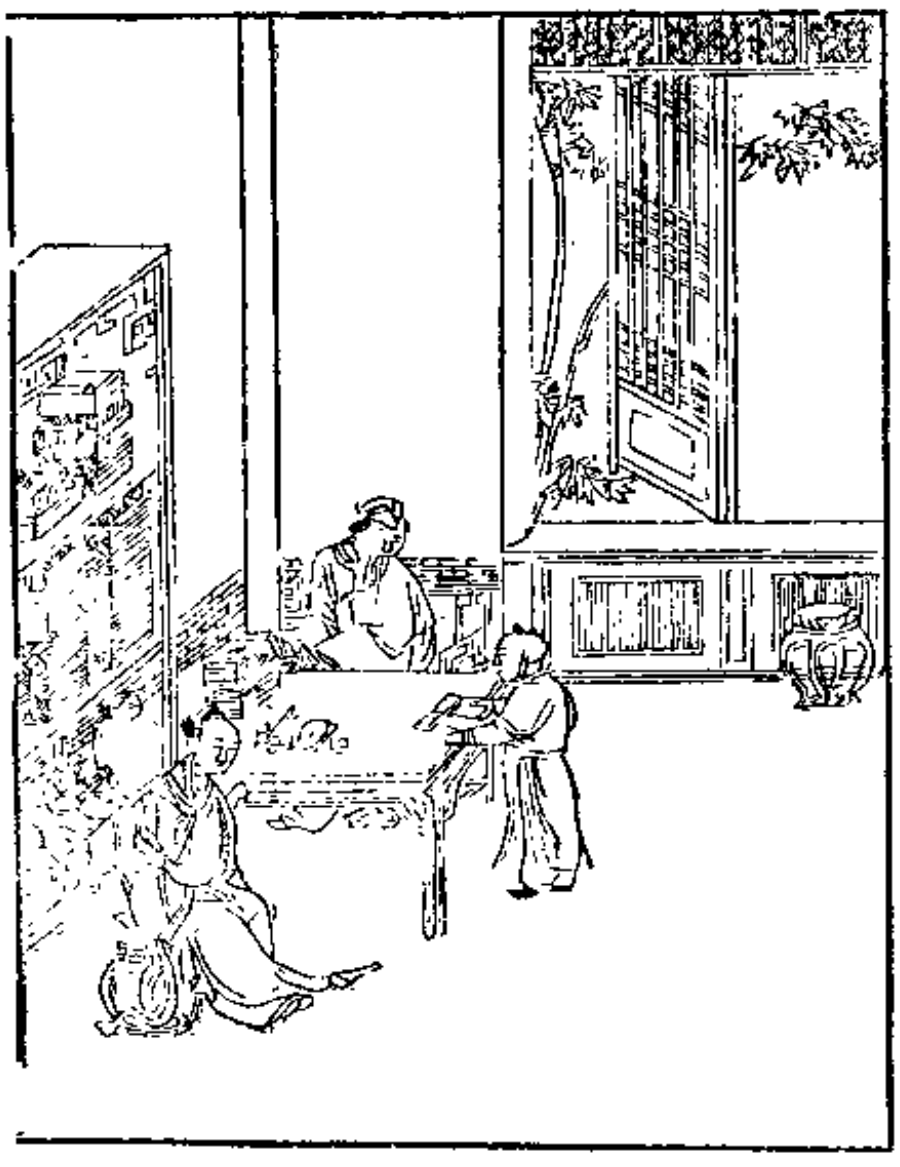
這是周文王他天性純孝爲世子時一日朝於父王季三遭每蚤雞鳴而起就親到父母臥房前鞠躬問父母昨夜睡臥安否侍者答曰安文王色喜如少不安便憂形於色午晚亦然供上飲膳必親自看視寒煖之節夫文王爲世子年紀小乃富貴場中就能知孝親如此況下而士庶之家其可不知此道乎今人家兒子自小懶惰那知敬重父母及長而娶有妻室便溺於晏安全然不知父母之養卽父母有疾亦付之不聞者有矣求其晨省而昏定者誰與然孝順還生孝順子武王之侍疾不脫冠帶周公之爲武王以身請代何莫非文王之孝有以感之耶故爲人子者不可不行孝

懷橘遺親



這是漢時黃香賦性至孝年方九歲每當夏月熱時將父母枕席扇涼至冬月寒冷則又將被單睡得温暖了然後請父母臥去故後人有詩云寒夜温衾暖炎天扇枕凉兒童知子職千古一黃香如今人家兒子愚頑者忤逆聰明者流蕩焉知所謂夏清冬温如黃香者乎然孩提之童愛親敬長本其良知良能惟在爲父母者隨時啓發他便不失赤子之心可以爲大人矣

這是三國時陸績他年方六歲就知孝親一日袁術請他座上有橘績私取二枚懷之袖中及拜辭而出其橘落地術笑而戲之曰陸郎作賓客亦懷橘乎績曰將以遺母術大奇之夫績爲兒時卽能一菓不忘親如此大於此者可知矣今人家兒子終日只曉得爭嘴那知蜀與炎母不特小兒卽年長人的也私要好酒不顧父母之養者有矣如績者豈非小兒中之難得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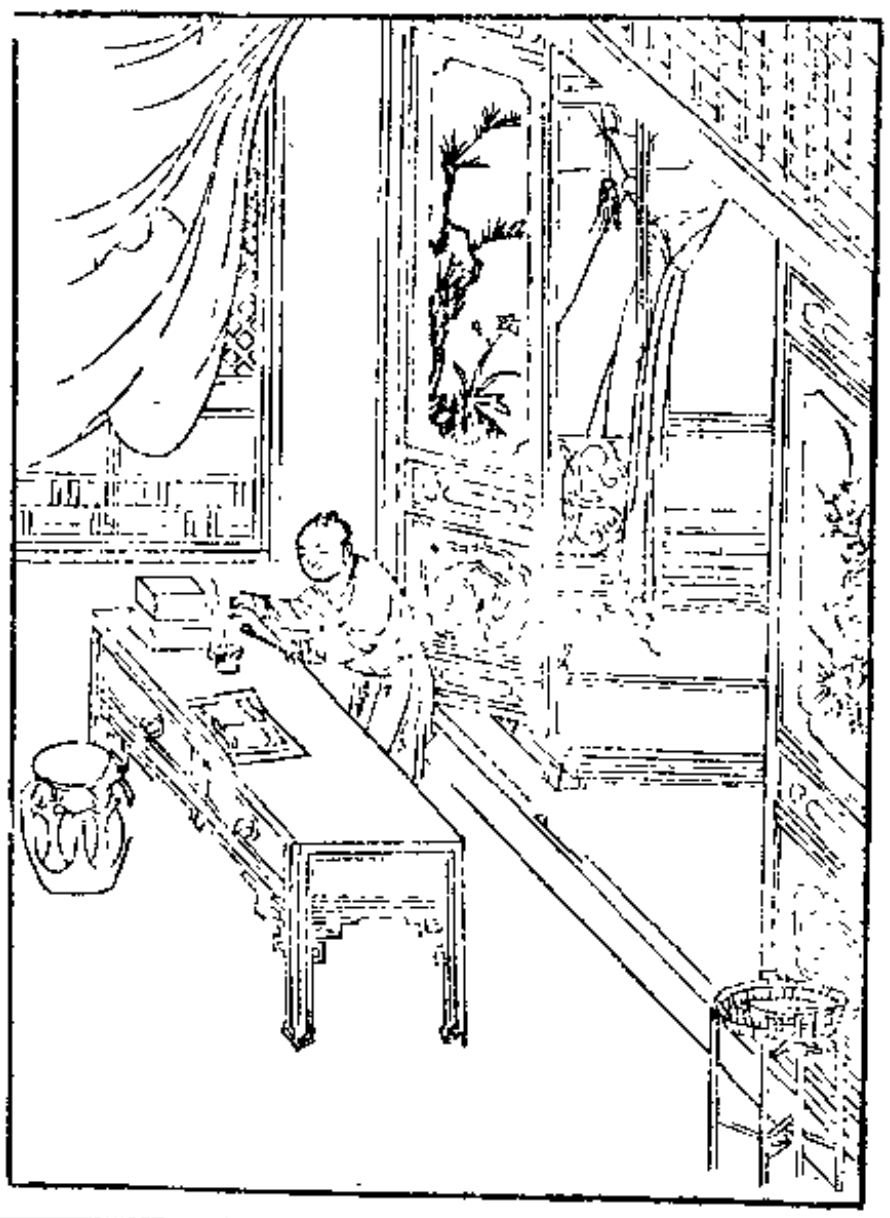


人號曾子

逆旅漢時張霸他年幼便知孝順父母敬讓兄長人號爲張曾子蓋曾子是孔子弟子最是孝順的人故人以此稱之霸七歲卽通春秋復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答曰我饒爲之時常捧書於父母面前誦讀可見此兒從小時就曉得孝弟之義兼肯自家上心讀書不以小而自怠豈似如今人家子弟忤逆怠惰不肯讀書不聽父母教訓終流於下愚不移者耶但父母愛子只指望他讀書做個好人若肯讀書就是孝順矣

小取菓食

藏火燃燈



這是漢時孔融年四歲有恭讓之性每與諸兄共食栗棗大者推讓與兄唉惟取其小者而食之兄問其故對曰我年小當唉小的由是宗族中莫不奇重今人家兒子自小卽爭嘴要好的唉且揀擇要多不得便撒潑放賴及至長大饞懶何嘗知有敬兄的道理此雖其賦性恩頑亦由爲父母者從小慣了他不知教訓故耳

擊甕出兒

這是南朝時祖瑩他年八歲極好讀書晝夜工夫再不間斷父母恐其小而成疾屢屢禁他不止常私自藏火待父母睡去然後燃燈讀書仍以衣被蔽塞窗中不使漏光恐爲家人所覺夫今人家兒子就是父母教他讀書百般責望飽食終日不肯用心而況于夜乎及夜間爇油費火只徒亂念幾句或打盹睡搪塞者何多視祖生可以媿死矣宜其終不長進老大傷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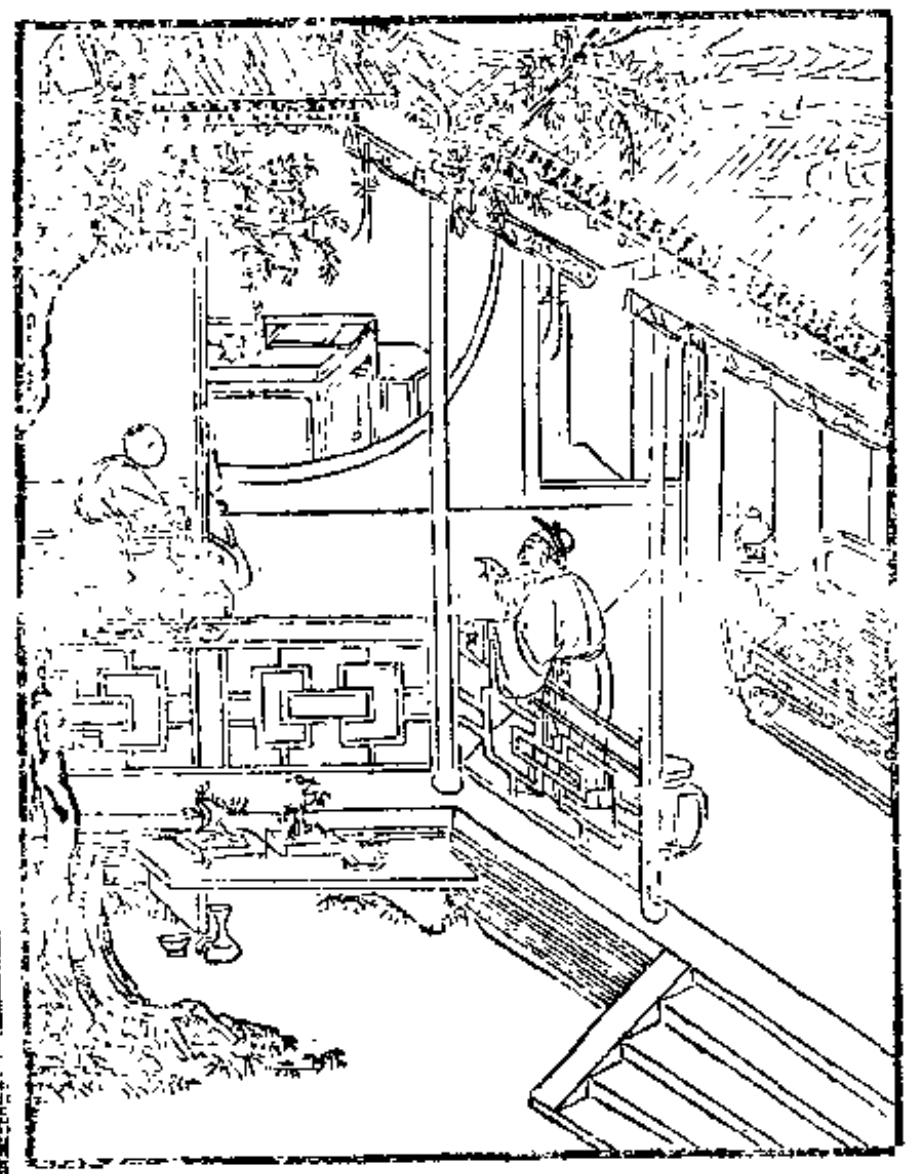
放雀得環

這是宋時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他爲兒時與羣兒在一書
水缸邊戲耍一兒偶然跌在缸中幾溺死羣兒皆驚走惟光
從傍取一石將缸擊破水即流出此兒幸得不死此時公方
七歲當兒戲倉卒之際就能有此手段所以後來
爲元祐宰相調停新法成旋乾轉坤之功信所謂天授非人
力也古人云從小看老三歲看大信乎哉然公平生所學自
不妄語始則知誠篤尤爲初學之要而說謊一節最小子之
所當戒

嗑華山詩

這是後漢楊寶他性最慈愛年方九歲至華陰山下見一黃
雀被鴟鴞搏擊墜地爲羣蟻噉困篤因取而養之候其黃花
百日後羽翼復健遂開籠放出此鳥方朝去暮來如是者
數日方與羣鳥飛鳴遶寶而去寶不爲
遂王母使者往遭困厄蒙君慈救今以白環四枚報君令後
世子孫四世三公以彰陰德後果然夫人家兒子最怕的是
自小蹂暴殺生害命爲父母者又提買雀以供玩好致令
一點慈心蕩行斷喪長大百般殘忍甚爲戕賊者多矣此雖
報應之說不可知然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培養擴充當自如
此

還鸚鵡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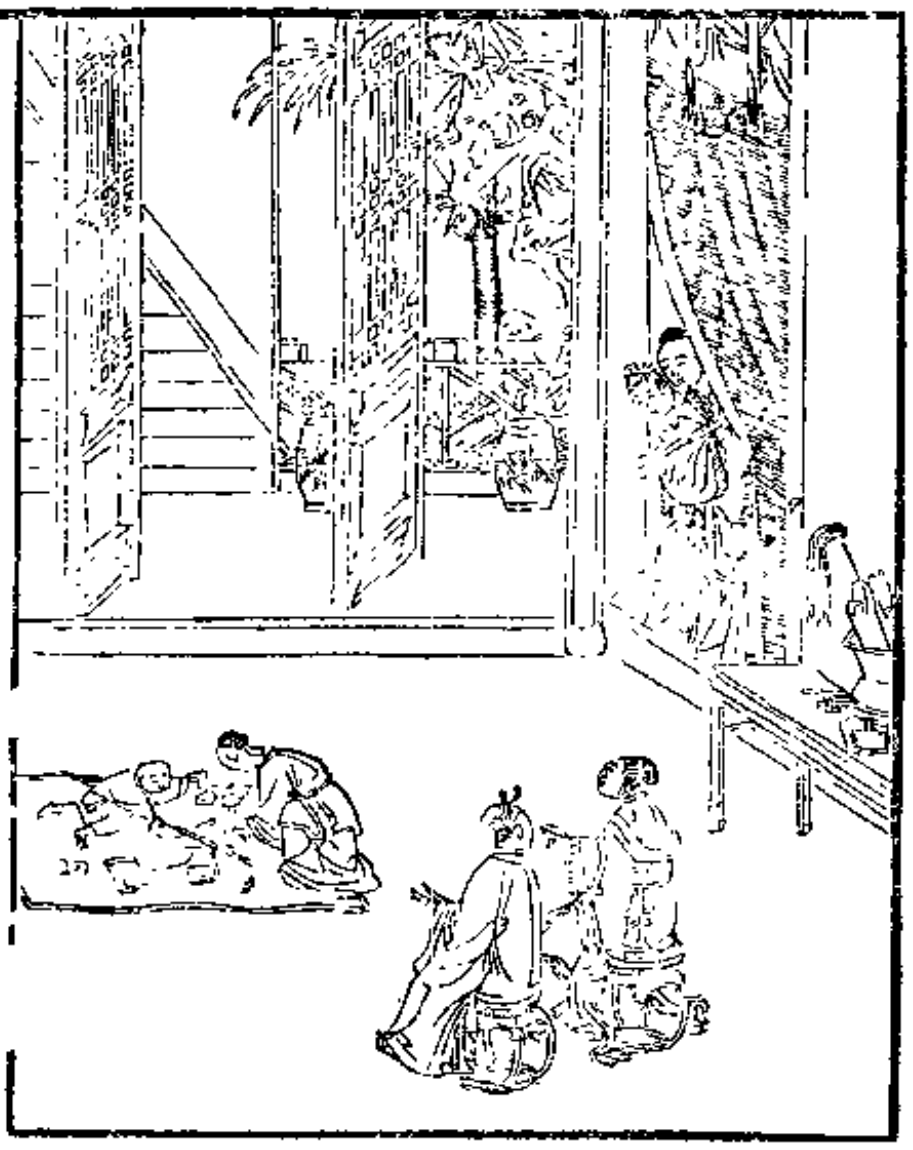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寇準他七歲時其師引他登華山即吟詩一首云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奇之謂其父曰令郎開口如是怎不是個宰相氣度蓋謂天爲君象只有天在上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者後果爲真宗朝平章事澶淵請駕親征幷丹保宋朝百年無事今人嘗謂三歲看老開口便見夫亦有所試也其實天生成的自是不同人力勉强不得只是充之以學教之以正可矣

遥咏牧童

這是宋時王禹偁字元之七歲就舍做文章且善詩對畢文簡公知其家以磨麪爲生理適令作磨詩禹偁即不思而應聲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畢公大嘉奇異一日太守席間出一對云鸚鵡能言怎似鳳坐客俱不能對文簡歸寫之屏間元之書其右云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見而嘆之曰此絲綸之才也後果爲翰林掌書記可見此公年幼即能開口成章且知心正之義信所謂聰明出衆者若楊大年十一歲賦朝陽詩有願秉忠貞節終身立聖朝之句豈非同得天地之秀氣者乎

提戈取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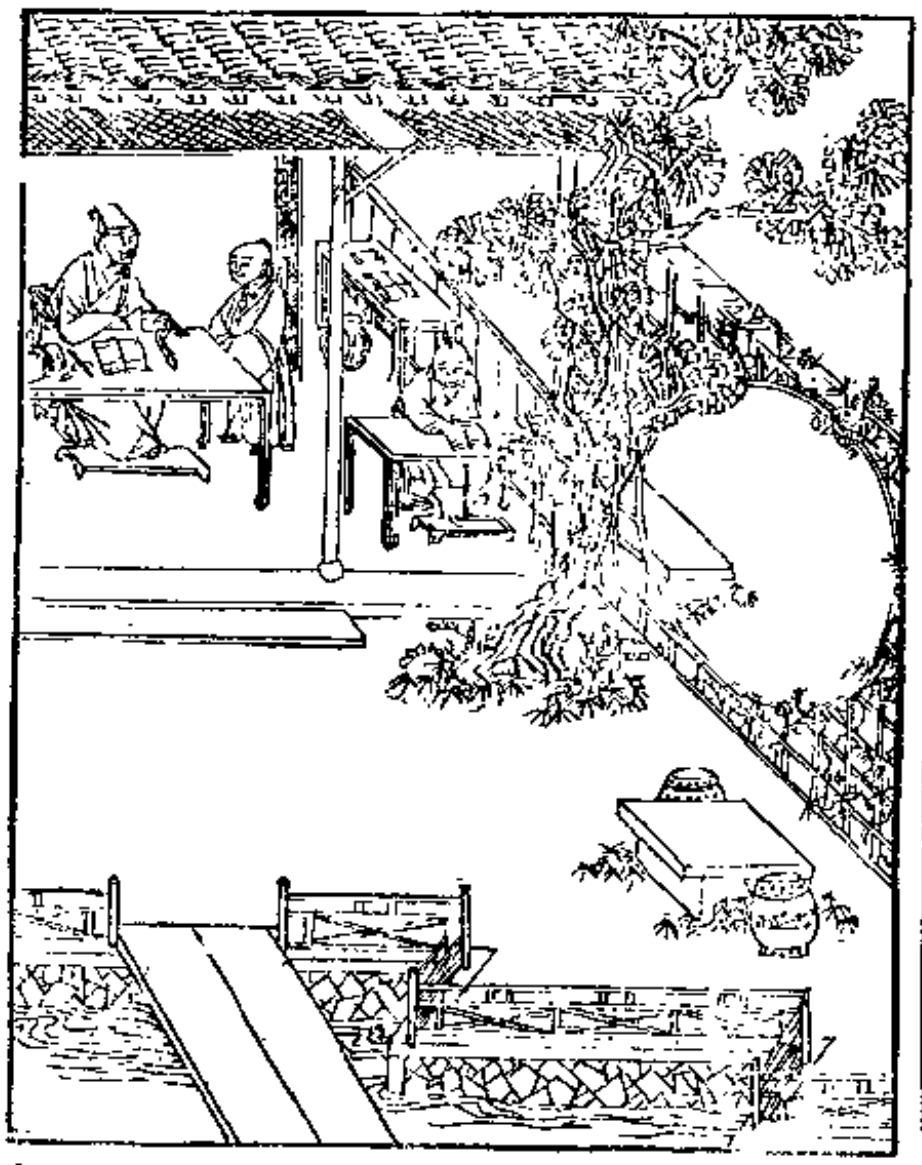


這是宋朝黃庭堅仙年六八歲其父攜在門前閒行偶見山上有個牧童騎牛吹笛過指吟詩一首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橫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細玩此詩何等飄逸出塵絕無富貴相令人讀之生羨慕心夫此公方爲兒時識見就超脫如此後來與蘇公東坡佛印禪師參悟入道蓋宿有仙風道骨眞性不迷故也世人爭名奪利多方營謀巧設機關中傷毒類總爲牛世浮榮壞盡一生心術豈知虛名微利一轉眼間便光景不同翻思從前所爲皆業障耳竟何益耶故君子當辨之於早

問天窮際

這是宋時曹彬他週歲時父母以百玩環列於前觀其所取彬左手提戈右手取俎豆須臾取一印餘無所視大彬方二歲其志翌便自不同後果以武功掛印爲節度使然所最喜者彬爲人一生忠武不殺常奉詔平江南聞城將克托疾臥內誓不妄殺及城下之日平定安輯秋毫無犯班師舟中惟有圖籍衣衾而已夫今之爲將者喜事貪功兵連禍結甚至擅殺良民以充首級擄掠子女玉帛以潤私囊縱能貪冒一時不旋踵而自已子孫立有顯報可不戒哉嘗讀一將功成萬骨枯之句毛髮爲之竦然益信曹公爲千古良將也

穎悟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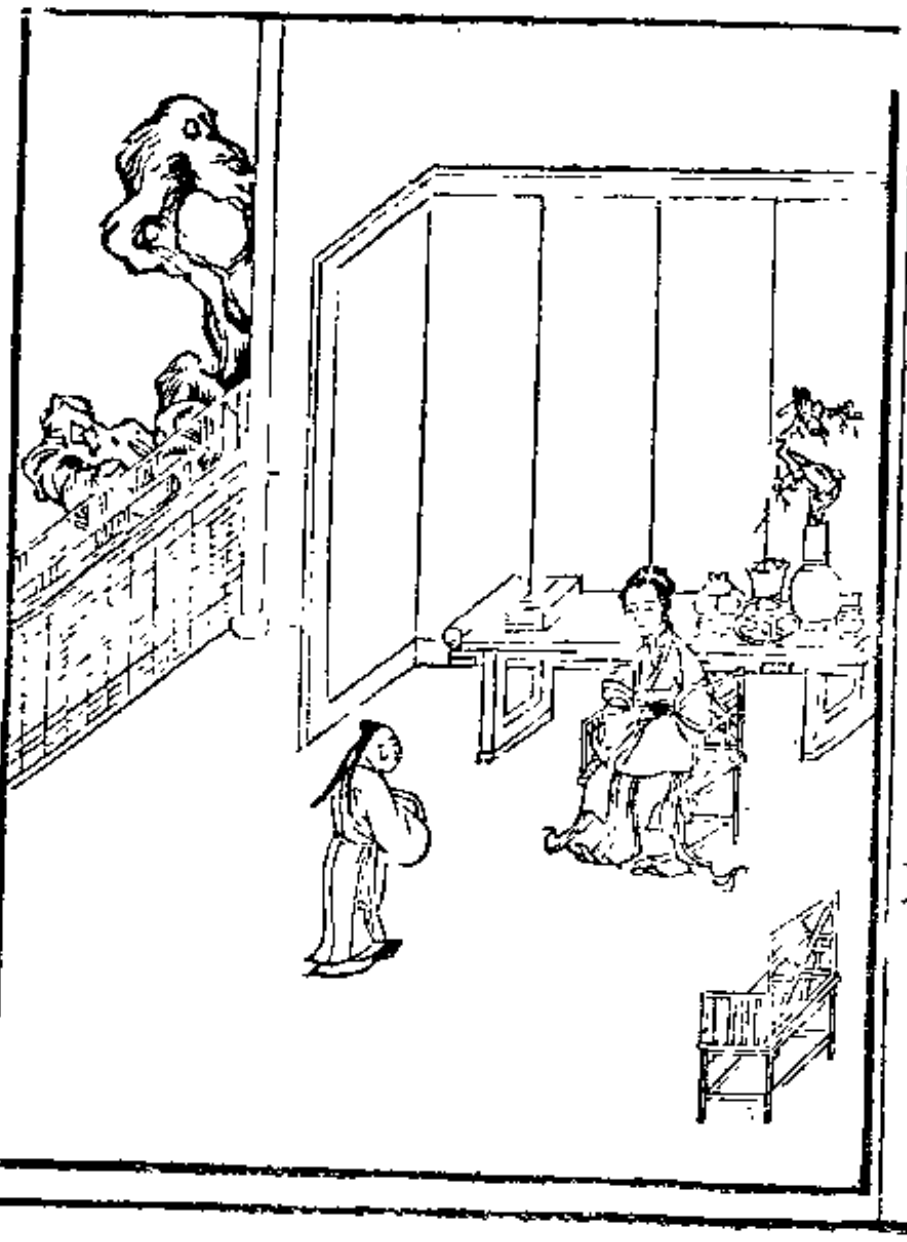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陸九淵字子靜他生而穎異年方三四歲一日偶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其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時舉止異常讀書至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悟曰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宇宙內事也夫公當兒時便識見洞大如此宜滾貫性學爲宋大儒公學本於主靜不以考索爲功所以心體虛明會天地于一身通古今於一息於此可見人在天地間何事非吾職分反之一已其所未盡者何多若少負才能銷有表見便不勝其炫露矜誇自以爲人不及已者多見其淺且狹矣噫豈非狃于習俗而識見之未至與

士先器識

這是元時許衡自幼端莊誠實與羣兒嬉戲即斂之節兒莫敢犯常侍立於師傅前問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科第耳即今時所謂中舉中進士也衡乃對師曰如斯而已乎言讀書當有大用處何止於此也其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後果以理學爲世大儒夫今人家教子讀書只望他做官富貴肥家足矣此外何嘗有以忠君愛民清廉性命之道爲人學問之大關節處教其子弟者乎宜其蒙養不端長而無識貪鄙成風大壞極敝者皆科舉之學累之也余深爲之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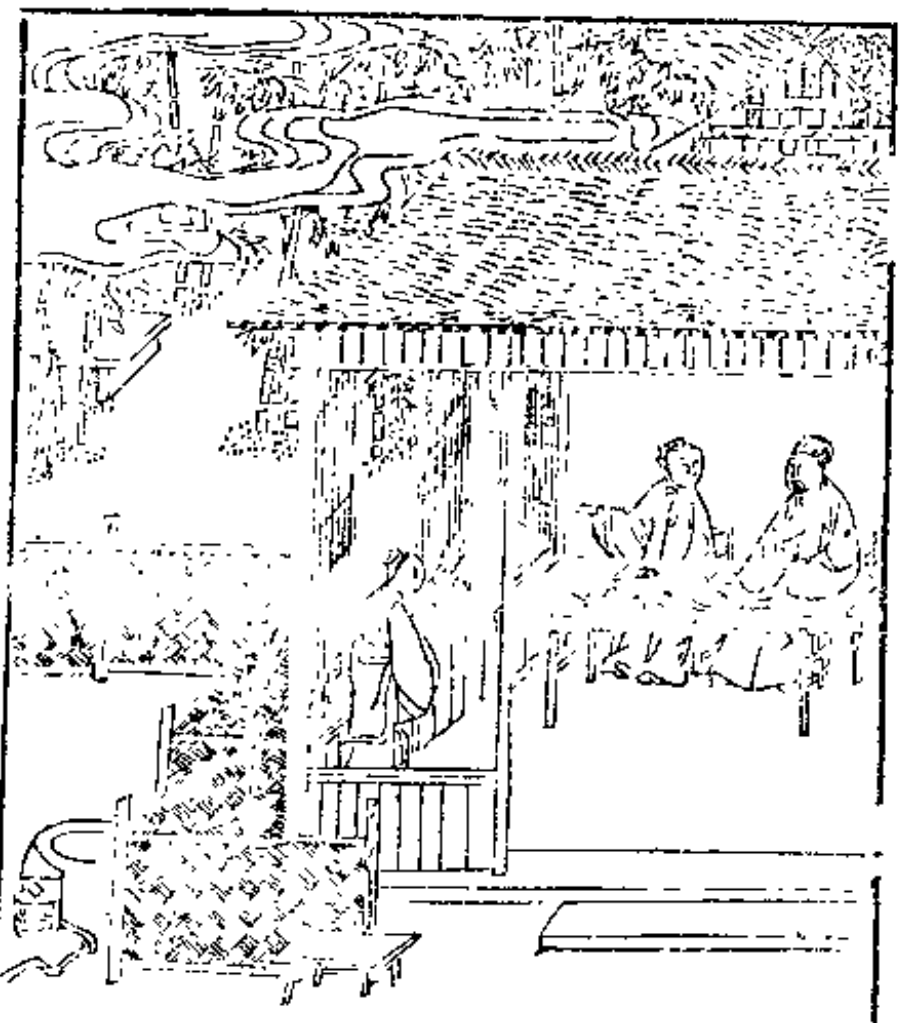
教循規矩



養蒙圖說　七

這是唐時裴公名行儉爲人識鑒最高是時王勃盧照隣駱賓王楊炯四子皆以少年能文章衆咸期以大用行儉一見乃謂人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華淺露豈享爵祿之具楊子稍沉厚應爲令長餘得令終幸矣後炯僅試盈川照隣終於惡疾王勃渡海溺死賓王以謀反誅一如公言嘗聞語云士慤而後求艮今以四子觀之可見士君子德器爲本文藝爲末自古聖賢當大任者孰非以重厚老成者勝之近時初學後生畧曉文藝便眼空四海傍若無人傲忽師長輕慢先輩似這等浮薄之夫縱使學成文章亦雕蟲小技耳宜其立見墮落而負荷不堪也觀此可以爲深戒

酒肉養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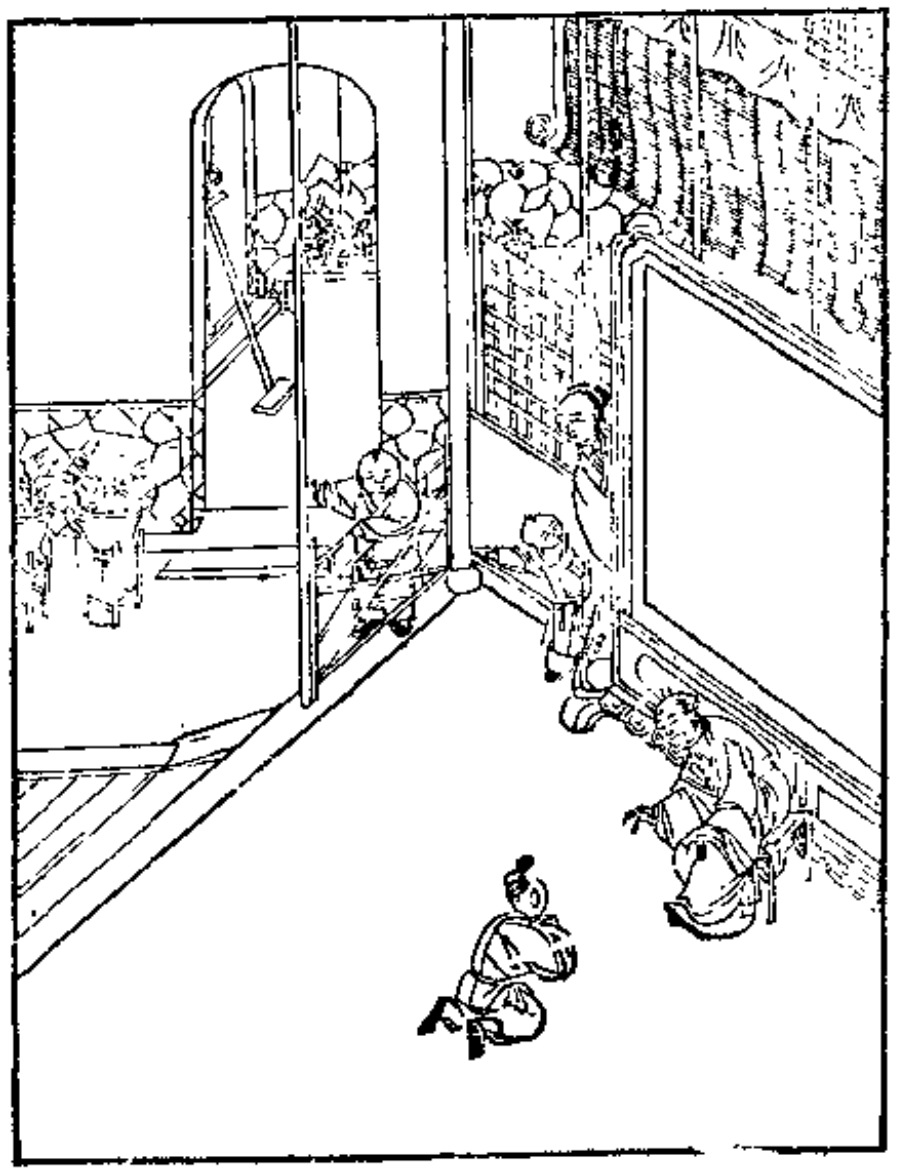


養蒙圖說　六

百里負米

這是魯國曾子天性至孝養其父曾哲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必請問父母將此喫剩的與誰父問家中可還有餘剩的沒有曾子不論有無必對曰有因即以此推散與人蓄仰順親之懽心而不敢拂也故曾子可謂養志若曾元養曾子便不請所與只徒知養親口體而已今人豈惟不知養志即口體之奉且不能養毋惑乎孝子之不多見於天下也經曰父母所愛則愛之父母所敬則敬之至於犬馬皆然而況於人乎爲人子者當知誦法斯言矣然曾子之孝以其平日謹慎方能盡得事親之道故思事親者必先守身

單衣順母



這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他爲人好勇極肯行孝家貧無給嘗出百里之外負米來家養雙親父母及後雙親逝後南游於楚得至大官高車厚祿重裀列鼎每食前列而吾親安在雖欲爲親負米百里之外每苦不給今享厚祿而吾親安在雖欲如前負米何可得乎孔子聞而嘉之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皐魚泣血云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故曰牛羊而供養臨終喪事盡禮不使少有後日之悔庶幾無憾耳若存時不知敬重身後方纔念想起不上了雖悔何益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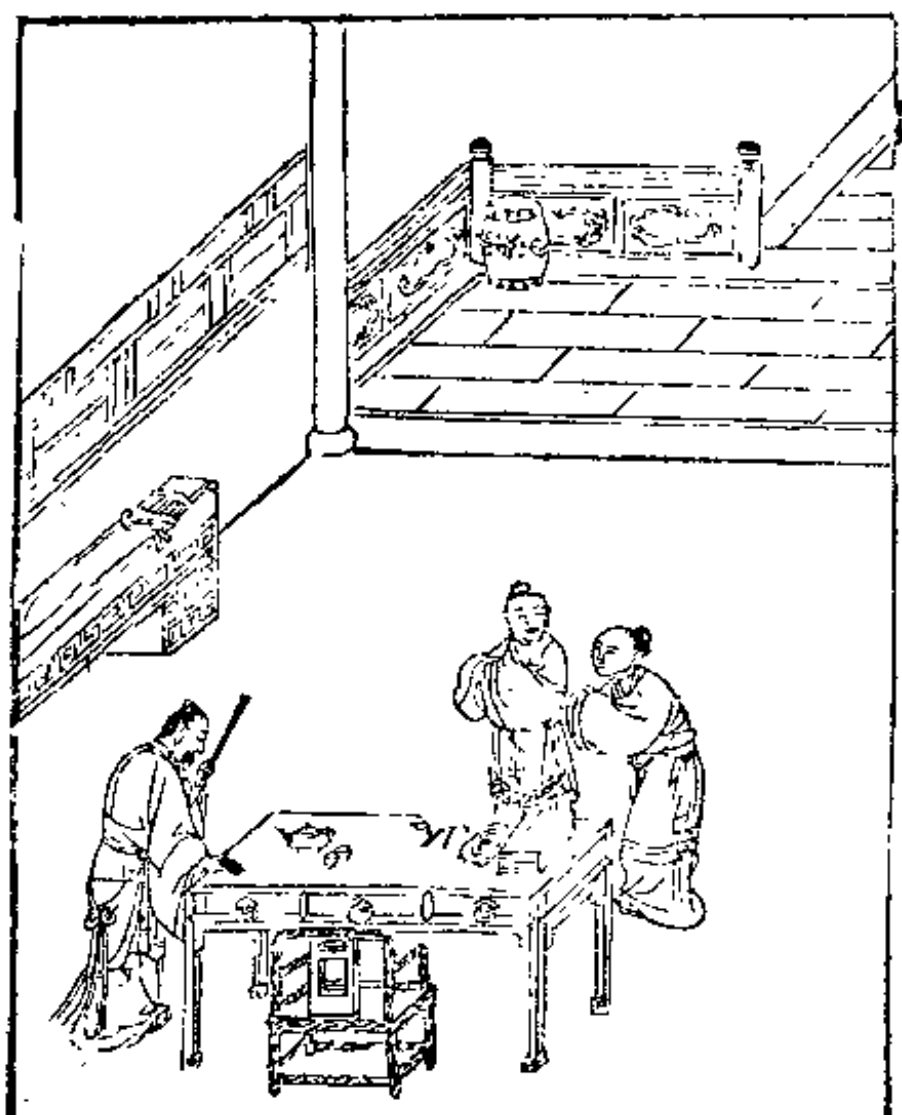
這是孔子弟子閔損他生母蚤喪父娶後妻生二子心嘗嫌他當冬月製造綿衣他親生二子皆綿絮損則暗以蘆花絮與之一日三子爲父牽車損因蘆絮體寒將鞚墜地父責罵不敢說出後父徐察纔曉得他後母偏心的去處惡欲出之損遞跪而泣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遂不出母其母亦感悟夫子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可見古人行孝無論父母俱全兄弟孝友即當逆境不敢怨言諭之以道今人遭曉娘者何常曉得這等道理有此見識以致爲父者偏聽後妻慣子抵觸父子兄弟之間俱成仇隙皆由感悟之無道也盍再思之

行傭供養

養蒙圖說 三三

這是漢時江革他當天下大亂盜賊羣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採拾爲養道遇賊欲刼之革涕泣哀求賊爲感動遂得母子俱免於難後轉客下邳貧窮傭賃供養便身之物無不單給夫江革一平常人耳乃孝心純篤不以艱難苦楚有失供養足以愧人之安常處順既富且貴反不顧父母之貧者矣然於此可見盜賊亦有良心且因感化而動所謂孝道通於天地鬼神如詩之涌水出魚梁彥光之園得石英解叔謙之神告藥藤者豈誣也哉爲人子者當立誠行孝以爲感格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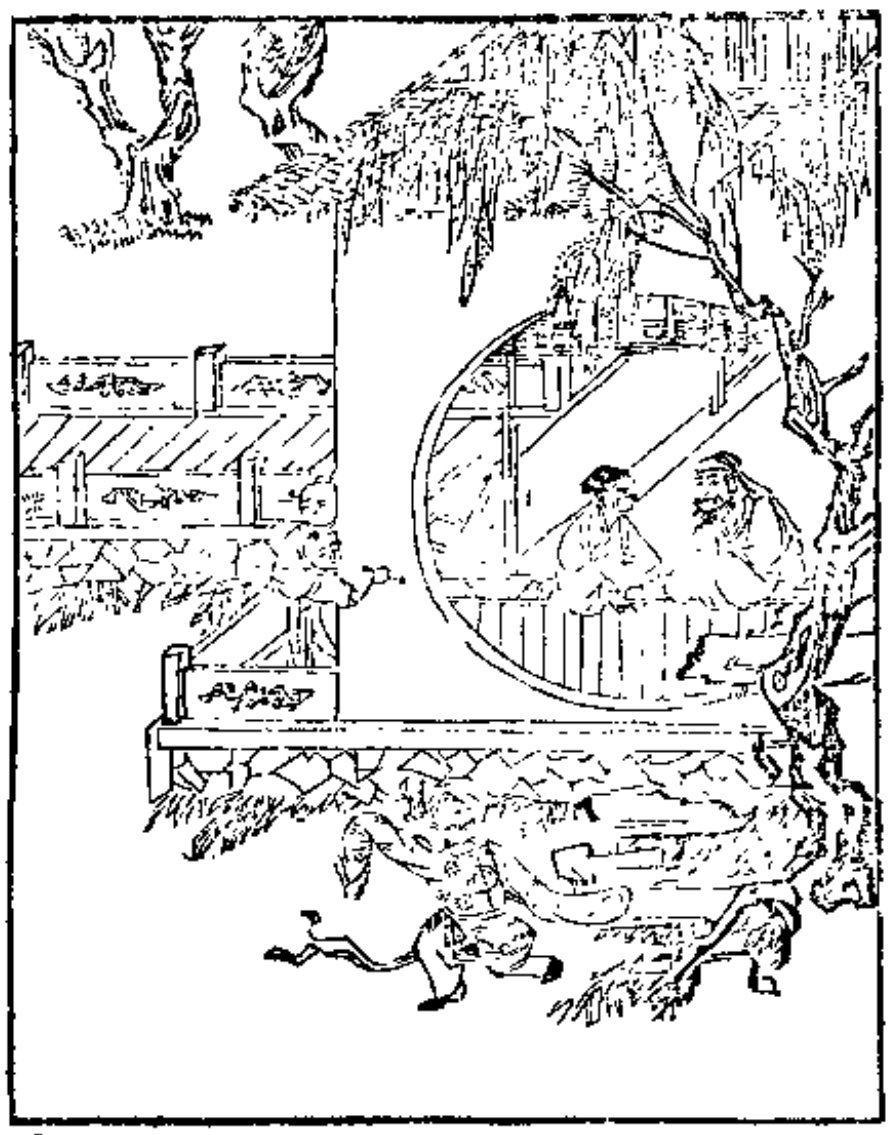
傷足憂色



望雲思親

這是周時樂正子春他平日舉動周慎一日下堂偶傷足不出門者三月及出面帶憂容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君子事親一舉足面不敢忘父母今余忘孝之道是以憂也夫古人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酒色必戒飲食必節凡其坐作進退無不致謹惟恐其虧體辱親有失孝道耳卽夫子告武伯亦謂父母惟其疾之憂以此知爲人子者各宜體父母愛子之心自家愛惜身體不致有疾貽父母憂斯可以言孝也已

斑綵娛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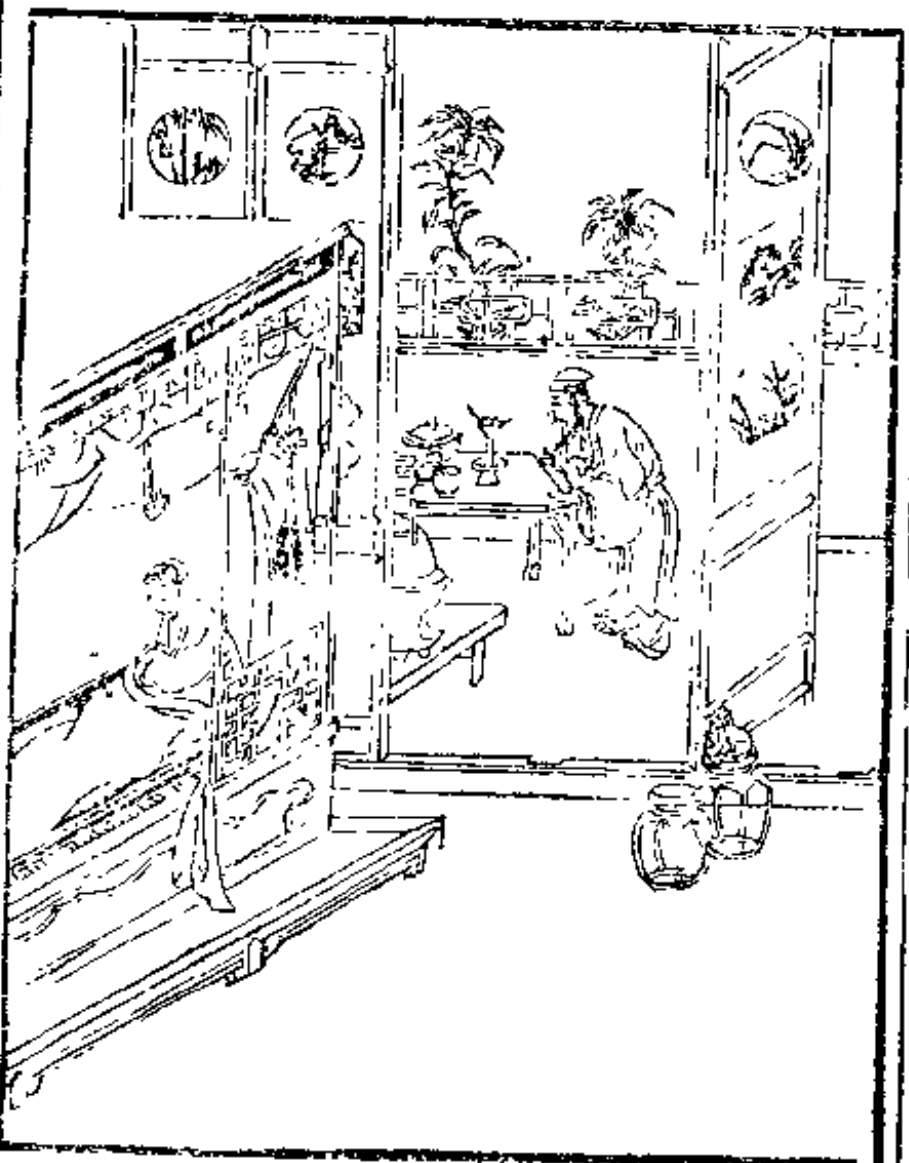


這是唐朝狄仁傑他爲并州司戶道過太行山望見山頭上白雲孤飛乃下馬遙望嘆曰此白雲下吾父母所居假爲官在外不能常得奉侍因淚下看雲良久飛盡方上馬去夫狄梁公孝思篤至如此後來再造唐家宗社爲斗南一人蓋忠孝兩全者矣今之爲人子者日日在父母膝下不知愛敬一旦做官遠離之任經年累月不管父母衰健何如且有只帶着妻子出來把父母丟在家中全不在心上者況於望雲而興思者乎噫富貴浮雲父母天性逐身世之浮雲而易天親之永訣是皆梁公之罪人矣盡孟思終養毋貽後日之悔也哉

食不先飯

這是楚國老萊子一生孝親供養甘貝行年七十有五父母俱全時常着五色斑襴之衣於堂前戲舞或佯爲撲跌作小兒啼以取親心歡樂夫年過七十尚有父母此眞人世上最難得者然亦豈無有子若孫乃當衰老之年猶躬行孝道此老萊子之孝所以可傳也但親年不可必之於天孝道當及時行去須趁父母在時隨分竭力凡左右就養可以悅親之心者無所不至不致貽有後日之悔庶幾罔極之報爲不負矣古人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易旨哉言乎

爲姊煮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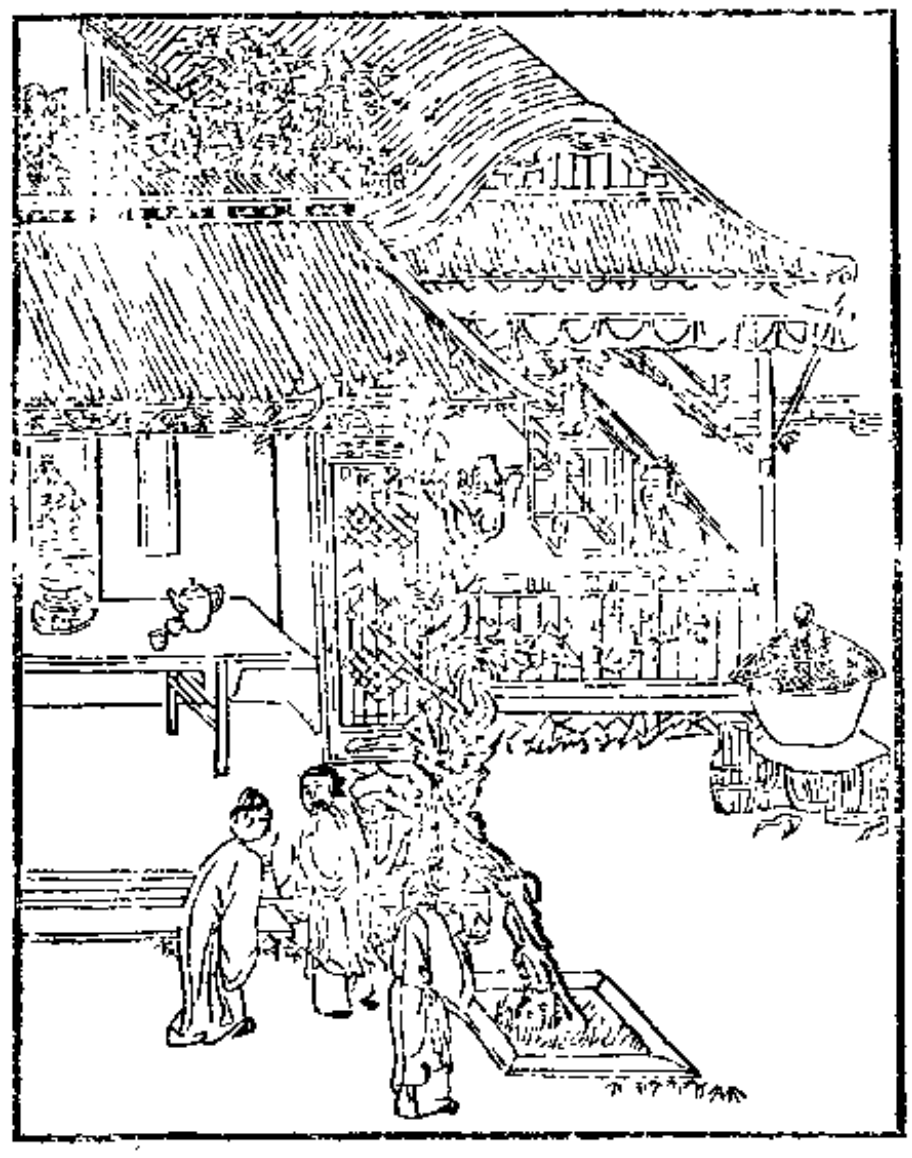


這是晉時楊津他家世純厚性篤友愛事其兄如事父母一般他兄楊椿年六十津亦老矣嘗侍食於其兄必親授匙筯味皆先嘗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待回然後同食諸子侍立階下聽使喚供奉茶湯醉則扶歸安寢昏晚問安津曾爲泗州牧他兄在家有一品味不寄他兄不敢入口夫古人之事兄如此余視此媿無容身於天地間矣願諸學者克恭厥兄無忝弟道

中分財產

這是唐時李勣他貴為宰相有一姊偶病在牀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慌忙謂勣曰家中儘有許多奴婢官人何乃自苦如此勣以粥奉其姊曰豈謂無人念今姊年老我亦老此後雖欲爲煮粥恐不可多得矣其姊感其言兩相垂泣夫勣曾有功唐朝以致顯貴惜立心奸險贊立武氏本不是個好人然奉姊一節則爲弟之所當法者故錄之看來如今人家姊妹少時儘知親愛或貧賤的還肯親熱推出嫁後便因些小爭競大傷和氣斷絕往來甚至家中富貴姊妹貧難惟聽妻言不一相顧者有矣視此可以感發

感樹敦睦



這是漢時薛包他爲人孝友其父娶後妻生子憎包分出包號泣不肯去父怒以杖逐之不得已廬於舍外曰入掃除經年不廢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沒居喪哀毀逾年諸弟求分財產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頹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嗚呼古人友愛不以父母偏惡萌怨恨念不以異母兄弟生爭競心卽破產之後尤分外給之眞是誼重骨肉財輕糞土者豈似如今人家兄弟爭財結怨佗恨不休訐訟於官自甘蕩廢者哉然又有居嫡長而惟圖肥潤不憐庶子飢寒者尤包之罪人也

不受妄與

這是隋時、田珍、與其弟田慶、田廣、他家兄弟一向和好、不曾分居、堂前有一顆紫荊花樹、開得茂盛、後因田廣娶婦不賢、常欲分產、議將此樹分爲三分、是夜荊樹即枯死、次早兄弟起來看見、泣而嘆曰、樹本同根、聞分尚且枯死、況吾兄弟同胞同氣、若欲分離、反樹木不如矣、遂感嘆不復分家、更加敦睦、其樹茂盛如初、余爲兒時、嘗聞俗有攪家田三嫂之說、以此觀之、尤信可見、人家兄弟們、猶如手足一般、豈忍分爭嫌怨、祇因聽信婦言、遂至同氣之情、俱認不得了、而亡家敗俗、皆由此起、然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豈特一紫荊爲然哉、又豈特一人一家而已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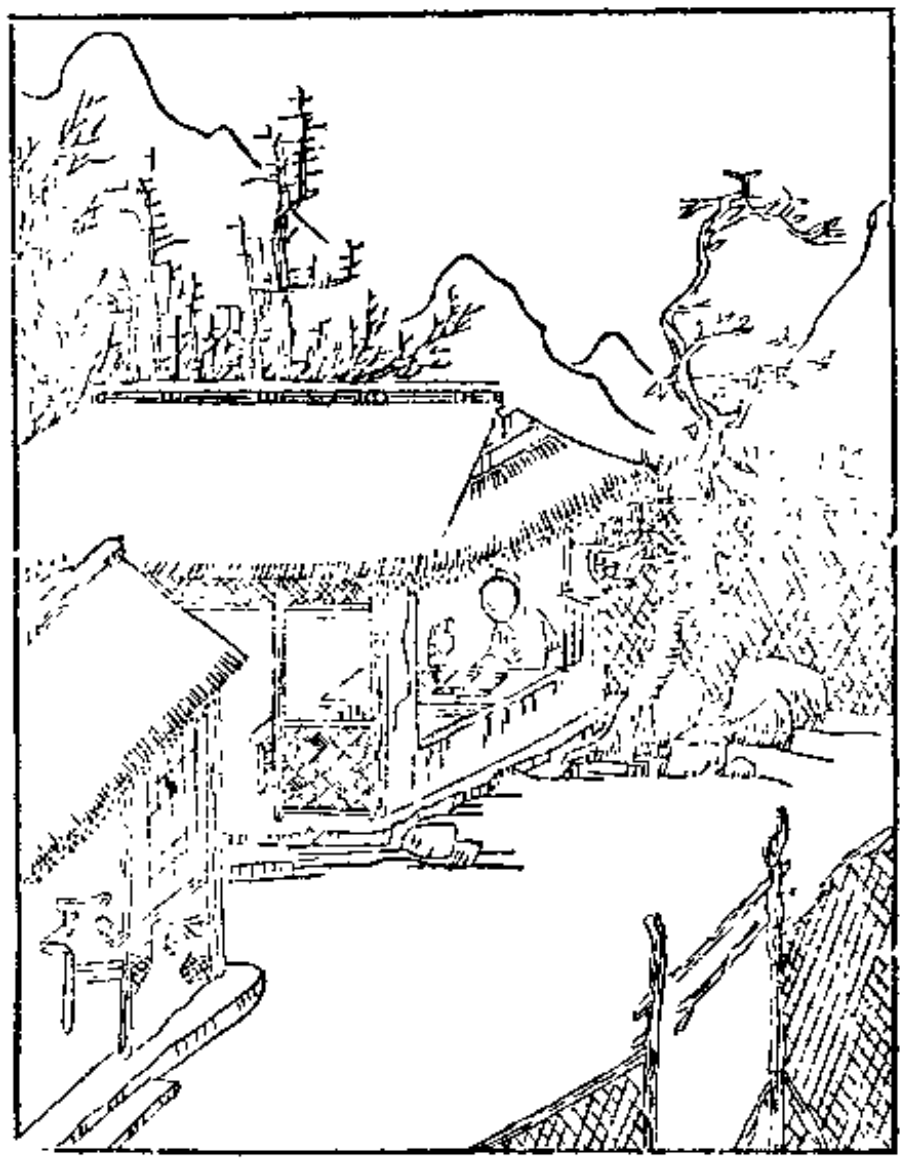
閉戶不納

這是孔子孫子孔伋字子思、他爲人忠信純篤、甘守貧窮、嘗居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日子方聞之、着人送一件狐裘與他、恐其不受、謂使去人說、吾借人、遂忘吾與人如棄、蓋嚼咐他安心受下的意思、子思辭而不受、子方復曰、我有子無何爲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安與如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何忍以身爲溝壑罪、竟却了、纔罷夫古之聖賢、即一貧徹骨、然不當受的物件、就是平日相處的人、絲毫也不肯冒昧、蓋名節爲重、財物爲輕、不得已就到餓死田地、亦付之無可奈何、斷然不肯陷身於不義也、凡爲士者、各宜以此自礪、庶幾做出個人來、余感悟於此、比爲韋絃之佩、

憤發帷下

這是魯國一男子其人素習自守堅定女色不苟適在書屋中讀書一夜偶大風雨隣家有一婦人親扣其門此子閉戶畢竟不開婦曰君何不學柳下惠乎蓋魯國柳下惠曾因天寒有一女子投宿惠恐凍死納之懷中竟夜不亂故此婦引以詰之男子曰在柳下惠則可在我則不可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孔子聞之謂魯男子善學柳下惠夫後生家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每見淫亂人家婦女自傷德行者有之況雨夜靜室尤爲得肆地乎若此男子者誠有守人也古人有言淫人三女備辦一女還人又曰吾不淫人妻女吾妻女亦不淫人尤天道暗中報應不爽者噫可不戒哉

映雪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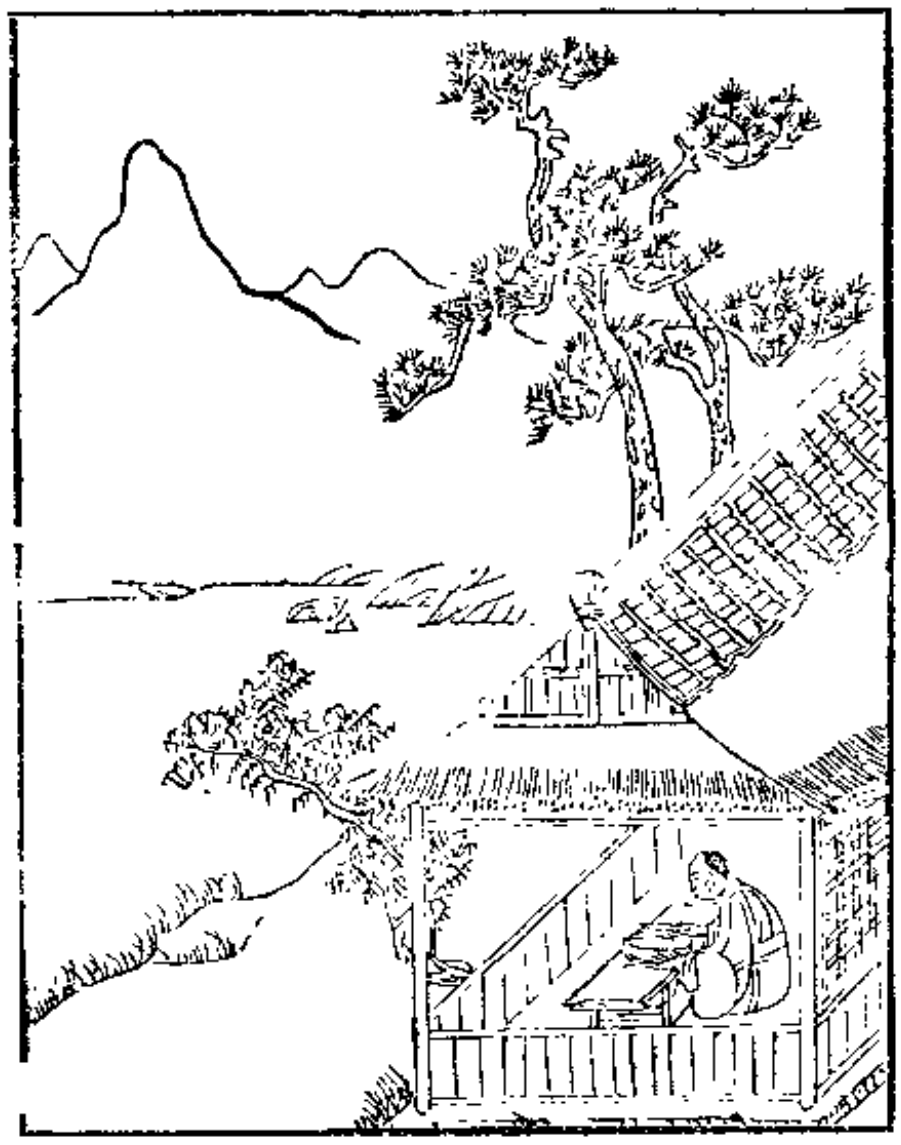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董仲舒他自幼潛心大業學貫天人治春秋下帷發憤三年不窺園圃其專精如此嘗因帝問越有仁人何如對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二言者實有合於聖人先難後獲之訓而仲舒之爲漢代醇儒者以此可見人之爲學當專心致志庶幾有成然其心雖惟當學文修行盡其在我此外功名之窮通得喪一付之天命絕不可萌于進欲速之念至於義利公私之間尤辨之明而守之固方能彀做出個好人來不然功利之私日熾隨其所在纏縛無有了時矣凡爲士者切宜痛省而致謹於微

這是晉朝孫康他爲人好學家貧無油每當冬月下雪的時候將雪捏成一團挂在書案上映取白光而讀可謂勤苦之極矣後學成爲御史大夫他如車胤囊螢讀書匡衡鑿壁偷光皆此志也今人家兒男雖居富貴境界供應不缺燈油燭有反自棄只徒蚤睡遲起不肯上緊讀書者眞是天地間之廢物也可不愧哉但讀書又要於聖賢道理孝弟忠信及禮義廉耻的去處一一於自家身心上檢點體貼一番不徒泛泛念過庶幾爲實學耳不然讀書不識字雖多亦奚以爲

帶經而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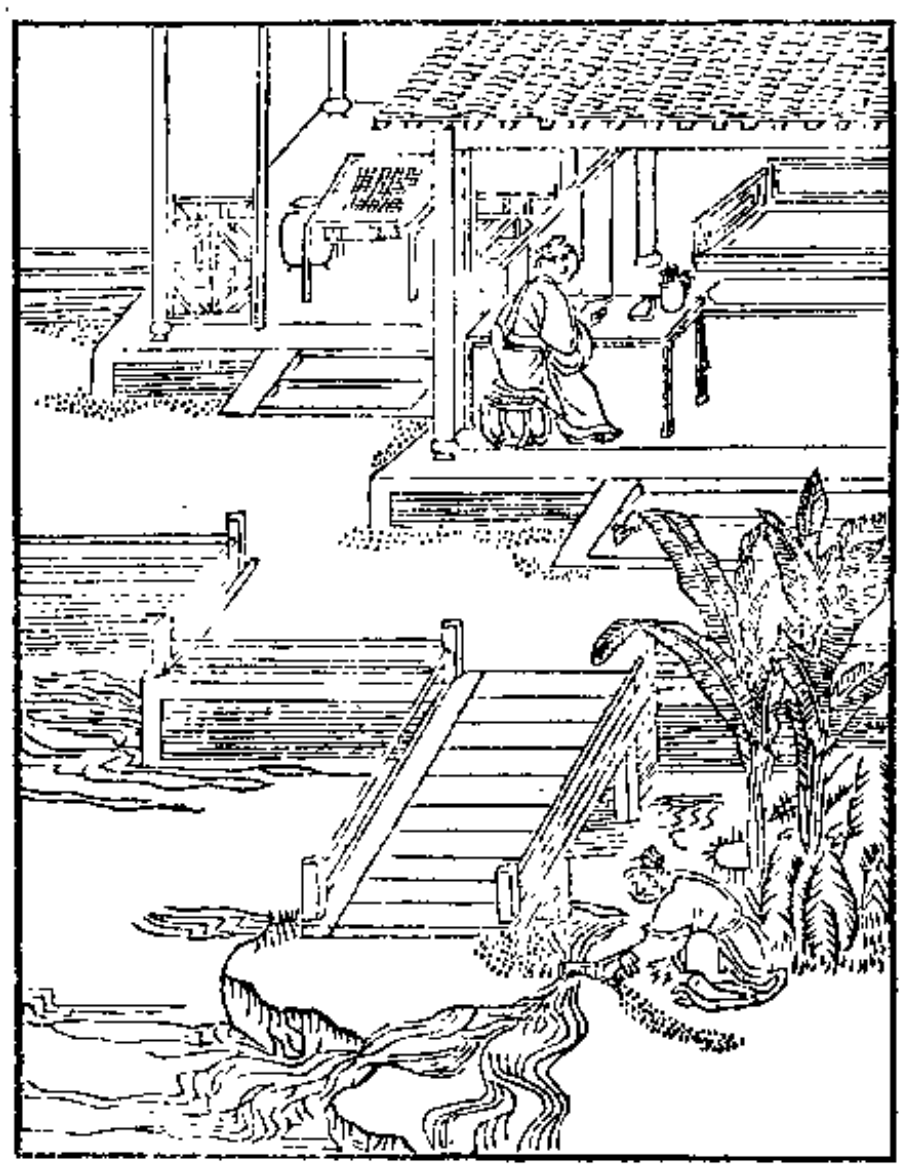
畫粥斷韲



香山還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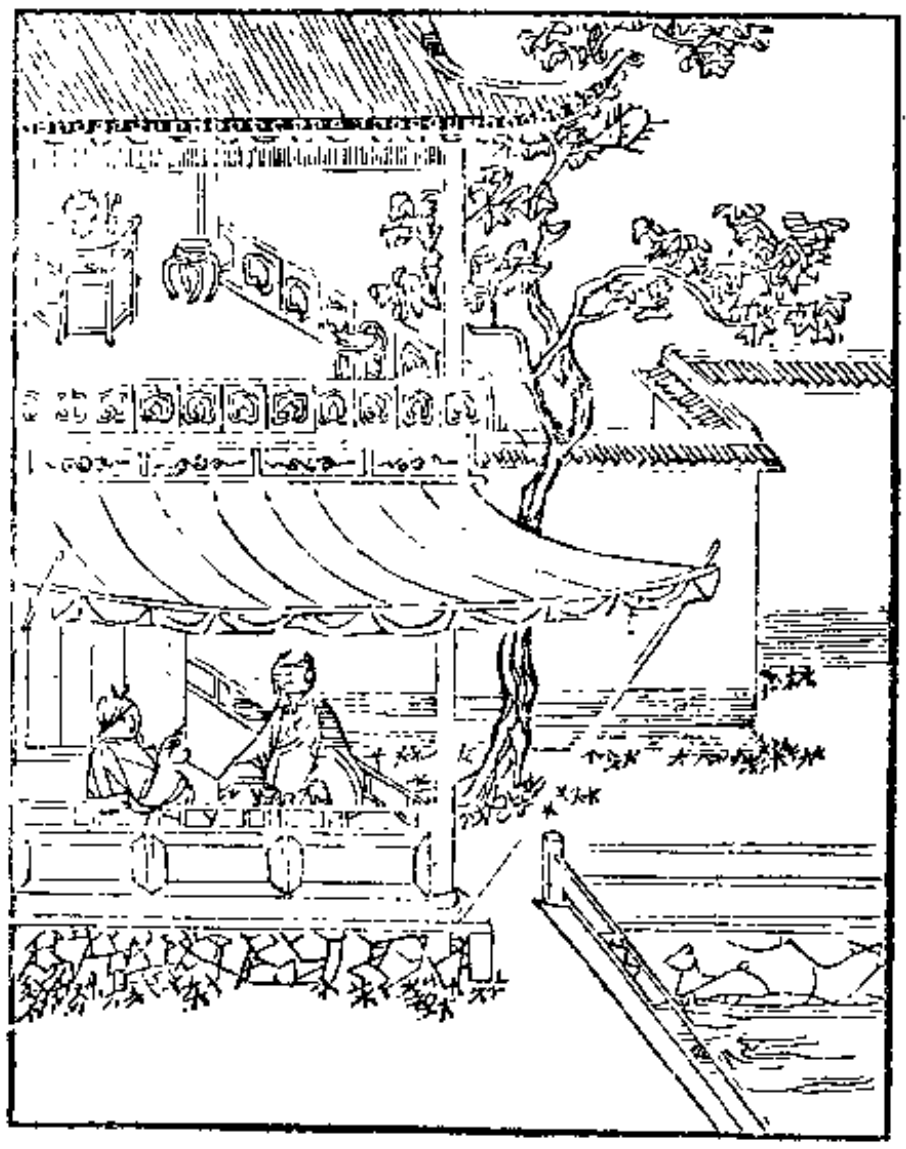
這是范文正公字希文他年少時在長白山僧舍讀書每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經宿而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一塊斷韲數莖而啗之嘗讀魯論聖人謂君子好學食不求飽而孟子亦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餓其體膚今觀范公家貧力學日惟一粥一韲無他滋味此即顏子之簞食瓢飲不是過矣宜其世味備嘗寒酸歷盡出而登仕便能洞悉民艱不求溫飽爲國家建立功勳蓋皆從此刻苦中陶鎔出來近見茅屋人家子弟熬清受淡奮志埋頭往往登名發迹而仕宦人家子弟安於豢養者百無一成豈非學與不學之故與可以惕然省矣

蠟渡竹編



這是唐時裴度他家貧貌陋相者謂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中適有周氏女爲父在牢獄求乞宦家得犀玉三帶持以所神賂官免罪不意掛在欄楯上藩閫忙回忘失了裴公見而拾之即欲還他時天將晚此女去遠追趕不及次早意其復等攜帶先往寺中等待須臾此女果來公即拿出還他女再三强留其一作謝裴度堅持不肯拜謝而別後竟陰德感天丰神頓異登進士爲御史唐憲宗差平淮蔡親解通天犀帶賜之功成封晉國公夫財利迷人甚於鴆毒今人拾得遺財即匿而藏之誰肯顧人危難豈知心術一壞天地神明鑒之譴責不小矣盍慎思之

友直聞過



這是宋時申頤他有個朋友叫做侯無可此人最直凡他有這是宋時申頤他有個朋友叫做侯無可此人最直凡他有說小宋他日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名後十年兄弟春試遇此僧於道僧大驚訝謂大宋曰公丰神與昔不同似活數萬命者邵曰貧儒何力至此僧曰蠢動之物皆命也請試思之邵俛首良久笑而言曰記得書屋邊曾有一蟻穴偶天大雨水漲羣蟻逃溺我迺編一竹橋渡之得非此耶僧曰是也當兄弟狀元矣後邵中狀元邵居其下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擢邵為首邵第十名胡僧之言一一有驗以此見人之陰隲勝似讀書卽一草一木一蟲一蟻不可輕易害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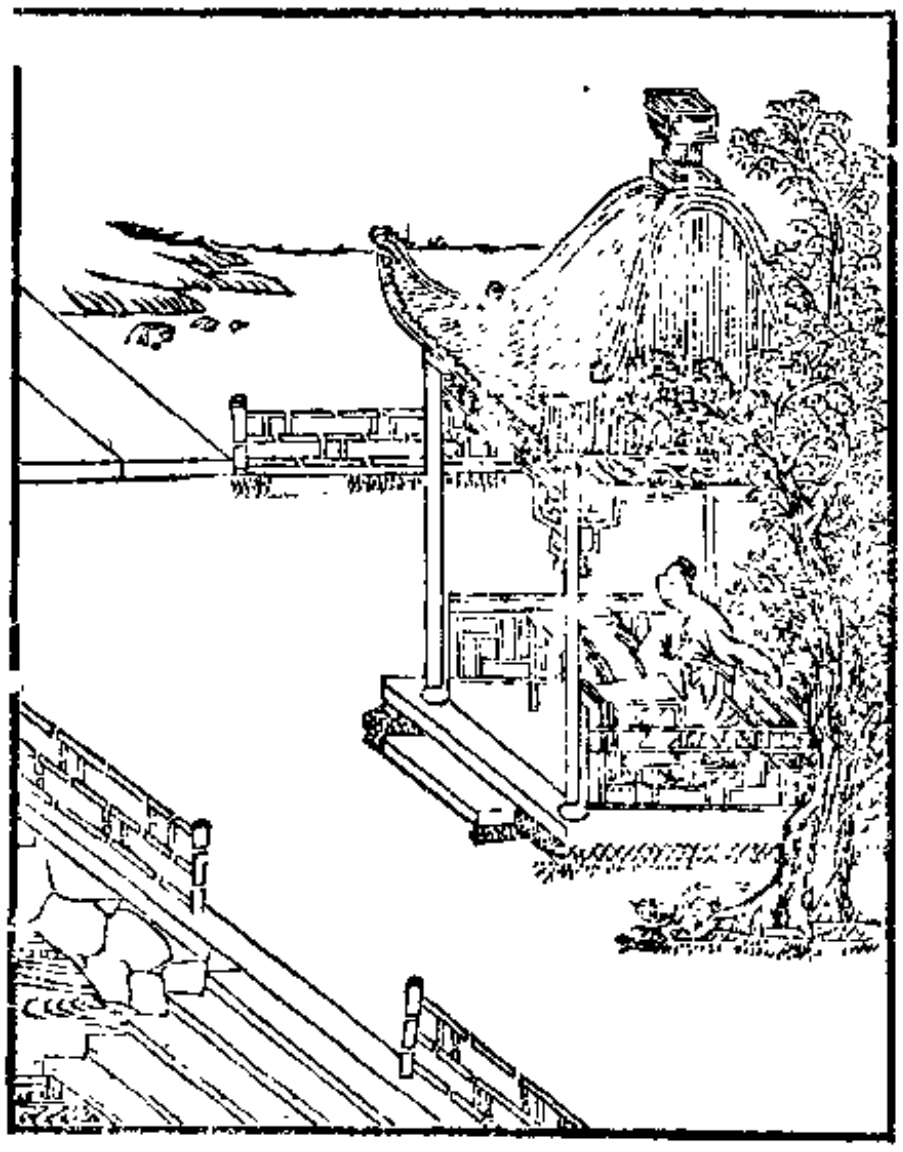
應舉不欺

甚至面譽背毀皆有之未嘗有一開心吉口盡忠告之道者雖然君子必虛以受人而後可以取友成德

文體一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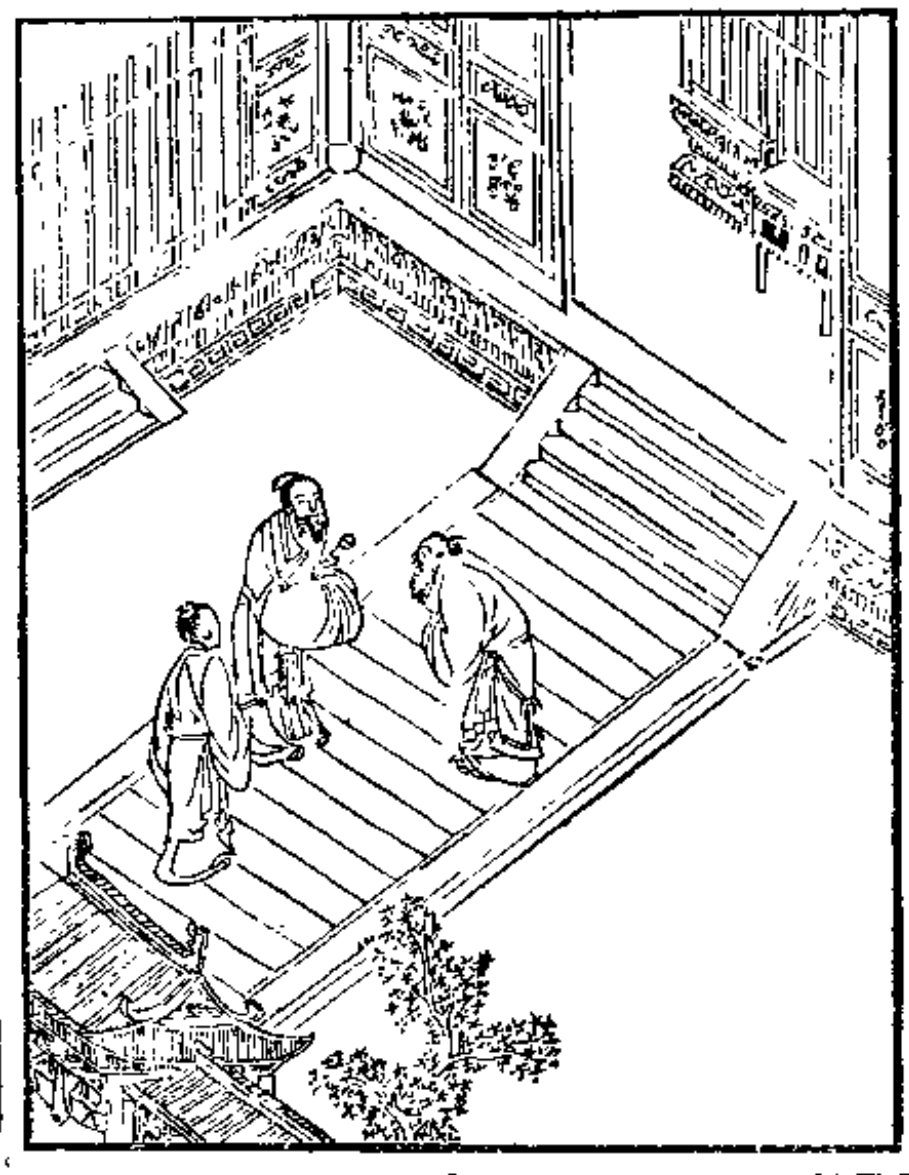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李君行名潛虔州人入京師至泗州留止其于弟
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貢開封籍取便應
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貢開封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
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夫進取之際人情之所必趨世
固有冒名頂籍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者其爲行險僥倖無所
不至豈知進步之始此心一欺其餘皆苟雖有伎倆小才總
屬虛妄耳所謂正大光明以實心爲國家幹事爲生民造福
者豈可望於此輩乎況人生窮通得失有命在天以若所爲
多見其不智也已

先憂後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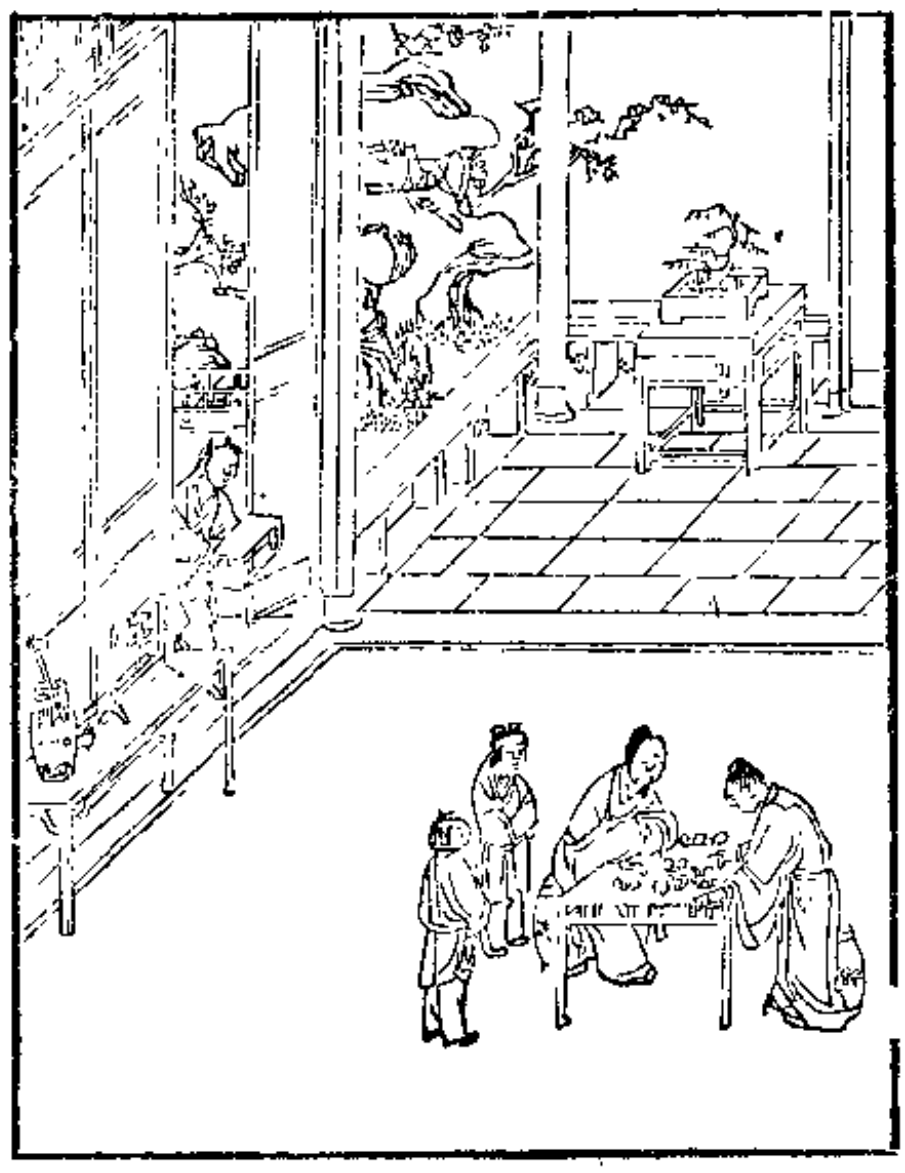
這是宋歐陽修奏成能文辭意近古自五代以來文體大壞
人皆習於險怪字句公知貢舉所取惟平正順理一切詭異
之文悉黜之由是文體變爲渾雅平易公長育人才一以適
經學古爲尚犯顏諍諫爲忠救時行道爲賢以故嘉祐之間
士習丕變學者翕然尊稱之曰今之歐陽修古之韓愈也而
仁宗亦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夫昔人謂文章關世運之
盛衰我朝以文章取士洪永成弘之際其文渾朴淳雅嘉隆
以後日益炫奇雖屢奉明詔廣厲學官然士競趨於奇聒爲
卑論豈氣運使然而人力卒莫可挽耶抑亦行文者之過耶
學者當審所尚矣

觀周問禮



這是宋朝范文正公名仲淹他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常自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故初爲諫官則伏閤請對旣知延州則胷中數萬甲兵及叅大政則敎尙風節薦揚士類在在隨事盡心昔人稱爲本朝人物第一夫士先立志而才識次之若論此公卓識高才眞是迥出尋常萬萬但其一點操存却自幼年便先立定是以中有主而不遷卽涉淸華登顯要皆是這個心腸流出夫是以隨在而卓有建明也世之念逐榮肥神馳利欲者視百姓之苦樂與他全不相關噫亦立志之學未之講耳

管鮑分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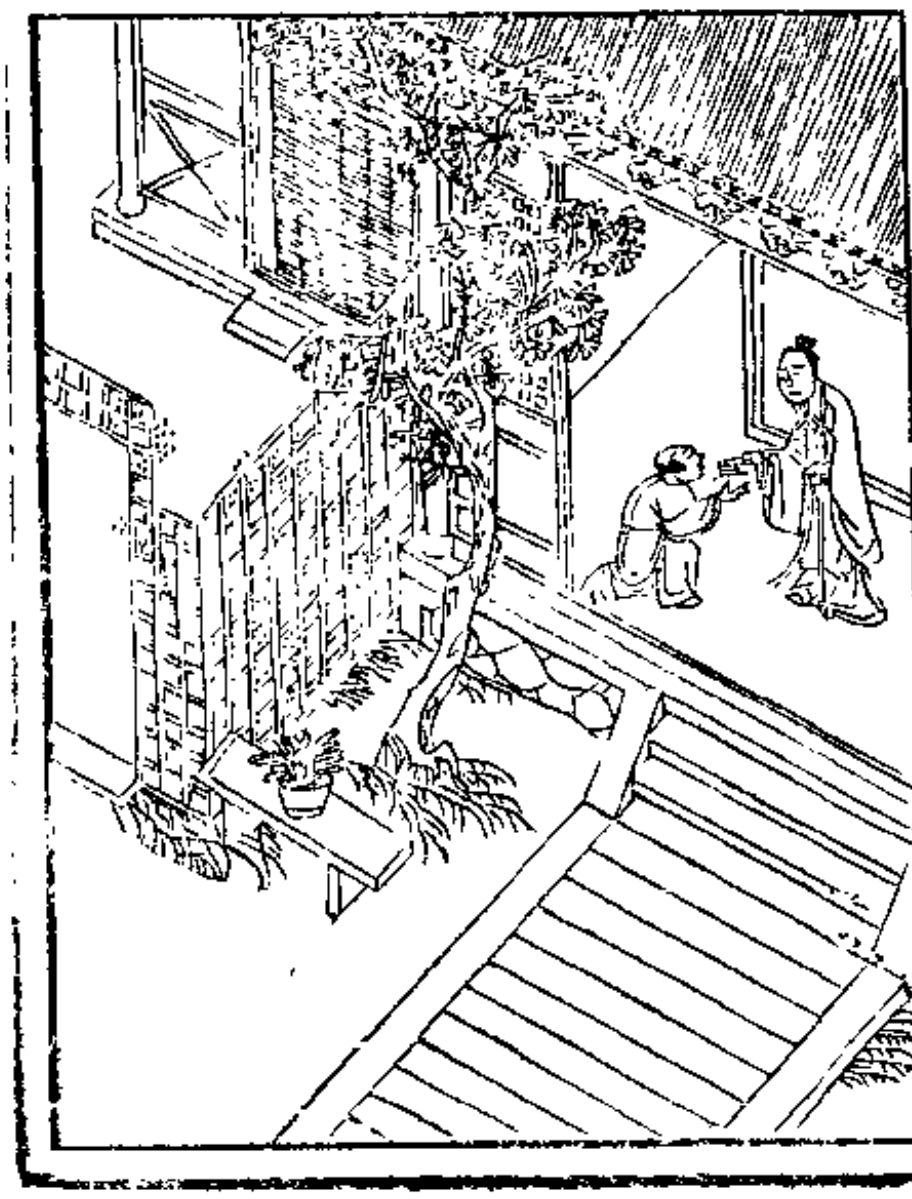
這是魯國孔子嘗謂弟子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嘗今之上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敬受敎退而有猶龍之嘆又觀敬器於桓公之廟中則正虛則欹滿則覆觀金人於后稷之廟三緘其口有戒人多言多事好勝忽微之銘孔子嘉嘆而皆謂弟子記之大以孔子大聖而好問稽古所重在此迺知凡人立心最要渾厚行事須要得中履盛滿時尤當知止若夫多言取敗多事生患忽略釀亂剛强遇敵數語尤萬世藥石也學者當終身誦之

這是齊國鮑叔牙與管仲，他二人一向做朋友作經商生理，凡遇分用利息，叔牙知管仲家貧，每每讓他多取些用，畧不計較。管仲知叔牙以心相愛，亦多取而不以為嫌。後叔牙知仲之賢，薦於桓公，舉以為相，成一匡九合之功。仲貴顯時，嘗追思感嘆曰：生我者鮑子，故後人稱朋友之交，則比之管鮑云。看來如今的朋友全是酒食往來，勢利相處，誰肯體諒推讓絲毫，稍有不如相待，就不同了，或遇有患難，便轉眼不顧，甚至從而傾陷之，如柳子厚所謂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噫！安得同心共濟如此二人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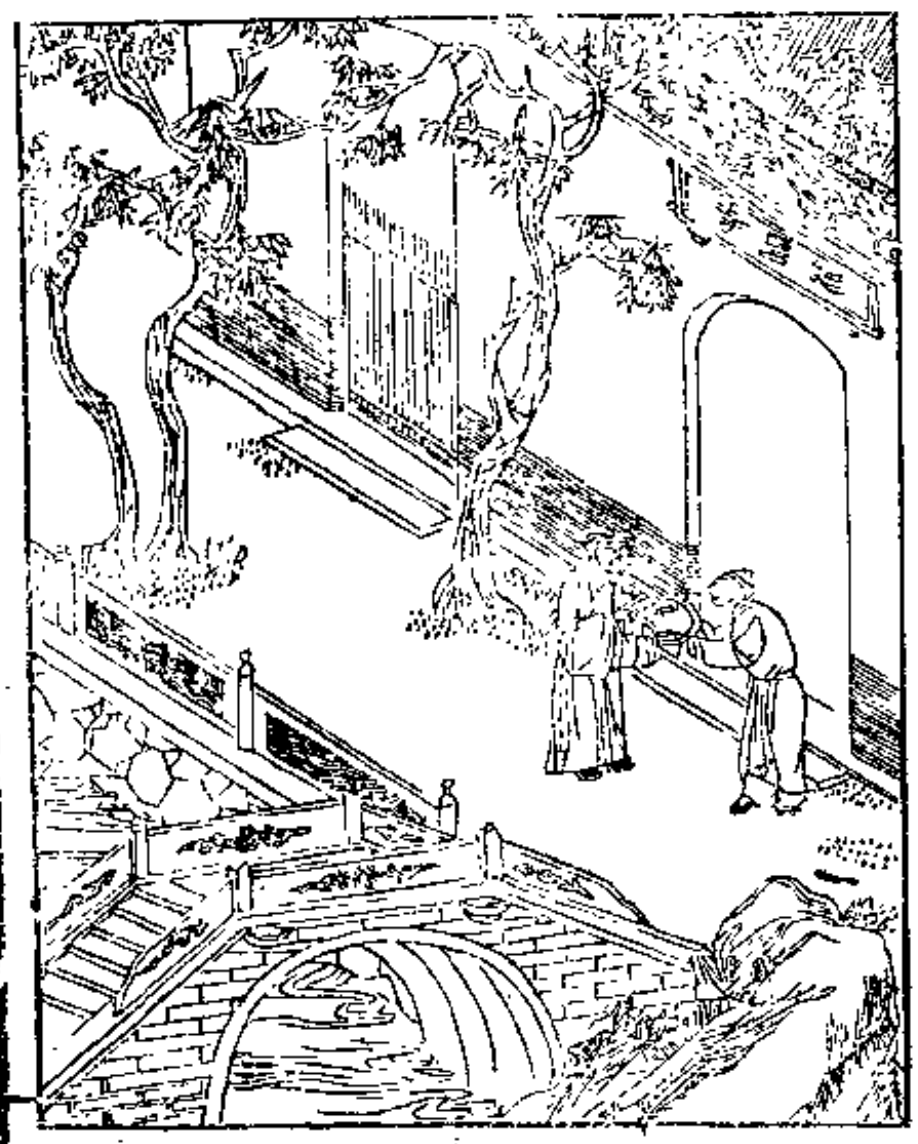
高山流水

這是周時人伯牙善鼓琴，有友鍾子期，最能審音，伯牙每與子期出遊，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巍巍乎，志在高山矣。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志在流水矣。二人相知甚深，而相與亦密。及鍾子期死，伯牙以世無知音，終其身不復鼓琴，嘗聞之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士為知己者死，是從古以來，知己之難如此。往往忠憤之士，每以人不我知為恨，及知已既遇，志氣相投，便精神激發，奮不顧身，夫非有所感而然哉。但讀過蔑禽，良工深恥，直已守道，志士所珍，君子處世，能為可知而不求人知，則世亦未必無知己者出也。

寡過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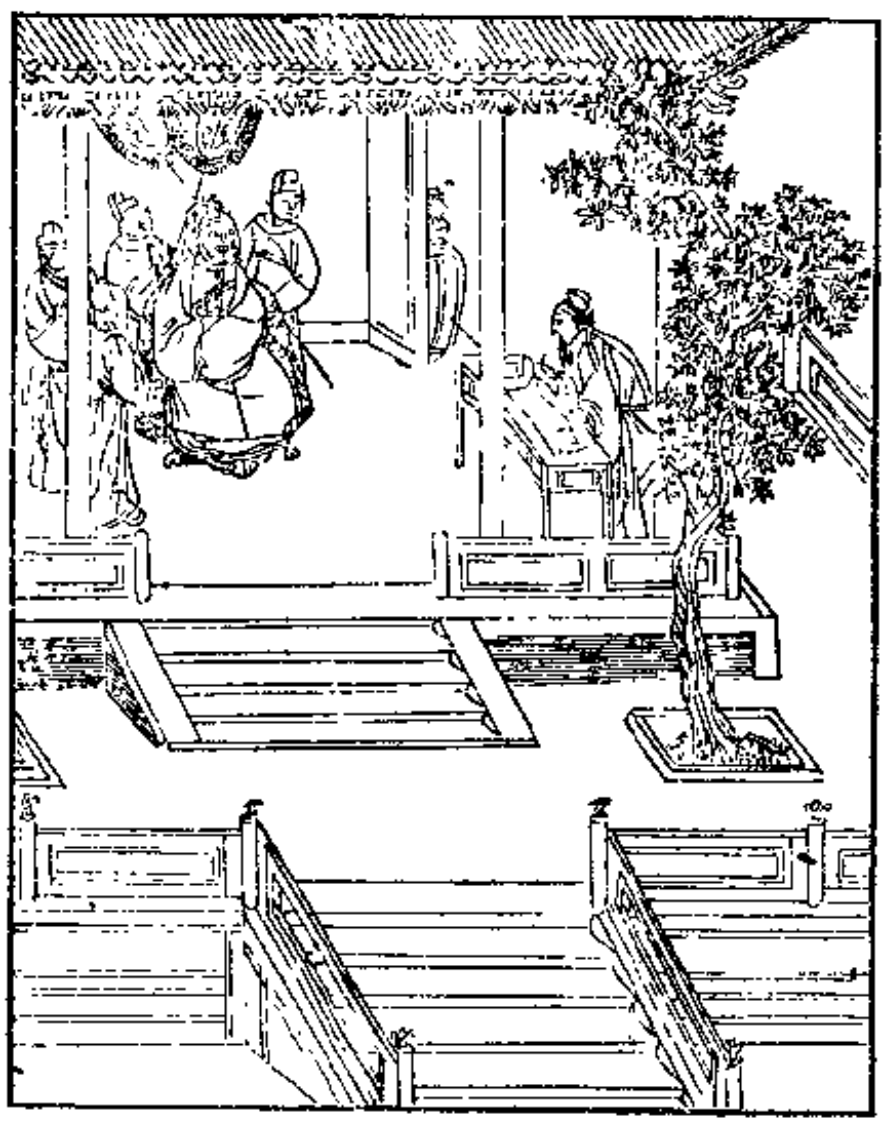


廣行陰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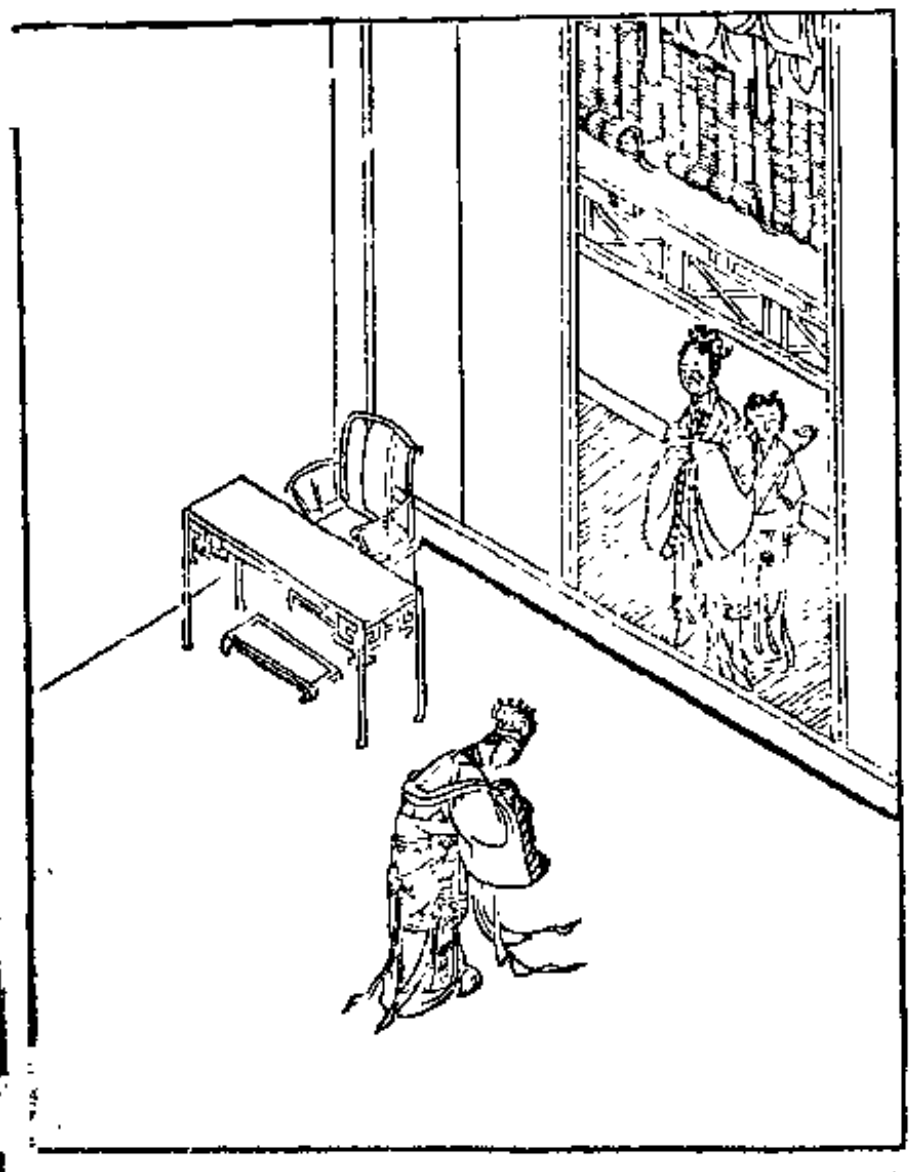
定是衛大夫蘧伯玉他爲人不以昭昭伸節不以冥冥屈行
孔子適衛嘗主其家及去衛伯玉使人於孔子可謂使乎
往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偶春日往延慶寺拈香拾人遺金二
百餘兩舉以還之其僕盜用房錢賣女償貸公嫁其女俾得
先有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改過如此
涉歷未深識見不定一切言動豈無差錯去處但能隨時檢
點改悔過來自然德業日新若始初少有差失任由他錯漸
至放倒行止終流污下豈不重可惜哉但寡過全在自家日
夜內省見得日日言行與前不同方爲實際若只遮飾外面
討人嘴頭上說好終是務名終不長進

九世同居



這是燕山竇禹鈞他爲人淳厚年四十無子然好修陰德在
往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偶春日往延慶寺拈香拾人遺金二
百餘兩舉以還之其僕盜用房錢賣女償貸公嫁其女俾得
所歸貧人婚喪由公而舉者數十餘家故舊相知遇有貧窘
者委財于弟俾自興販賴以全活每歲量其所入伏臘供給
外皆以救濟施捨而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冠之
妾十餘年來陰德無量後乃連生五子於宅南建書院四十
間集書于卷延四方文行之士以爲師友其子聞見日充聯
登科第俱爲美官後馮丞相贈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
方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此孰非陰德之所致哉

祖孫有禮



家法謹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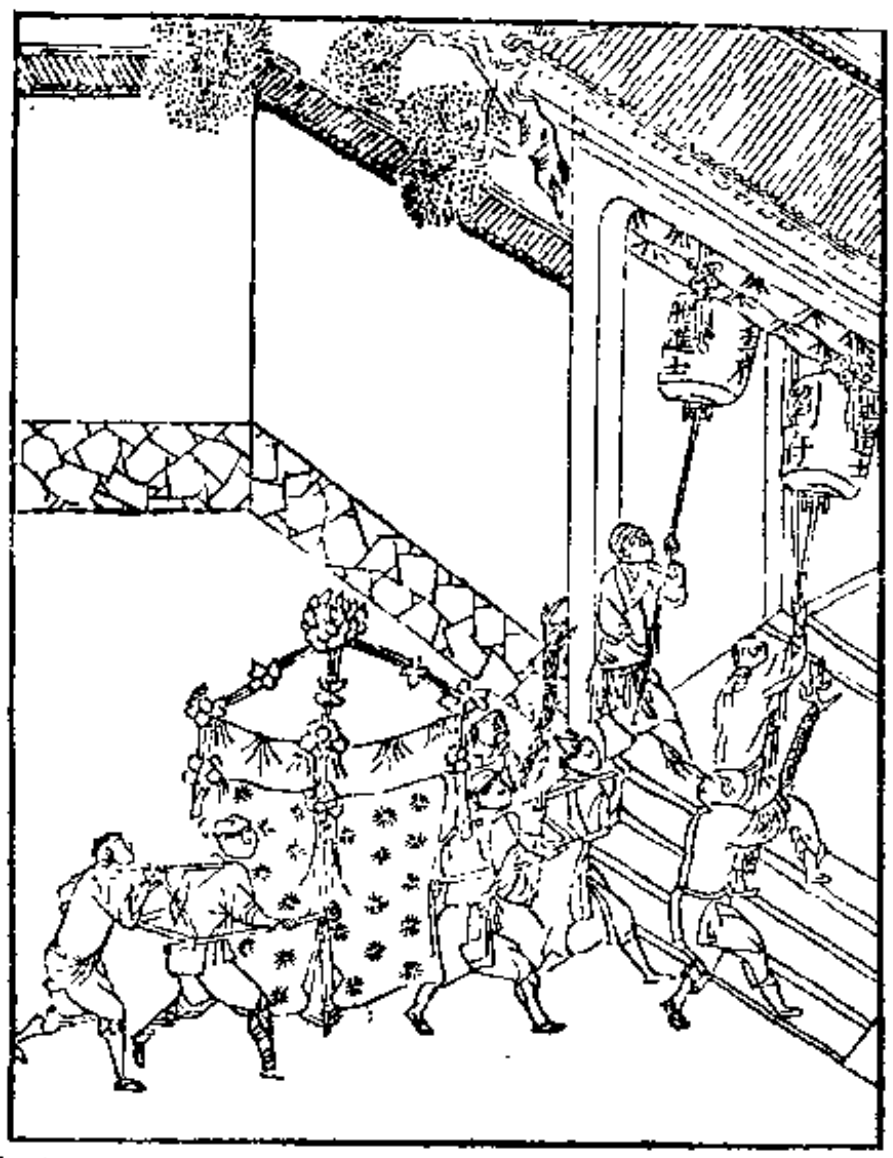
這是唐時張公藝他家一門九世同居不分財產朝廷旌表爲義門中宗封禪太山過幸其宅因問何以能世世同居公藝乃舉筆書百忍字以獻上大稱善蓋人家每有爭競不能忍耐遂致于姓乖離安能久而和好惟能忍則男女內外不計較些小多寡有無自然和睦矣此公藝之言良有見也奈世道人心古今大不相及愚則以三代以上不可不同三代以下不可不異嘗見同居之家相傳一二輩人口漸多衣食不均嫌隙滋起即門面若同而心如讐敵者有之一旦有告遂成割裂似不若各衣另飯大家以勤儉撐持庶幾家道有成兄弟伯叔之間相親相愛之爲得也不識睦族君子以爲然否

這婦人是魯公父文伯的母親敬姜爲人恪執婦儀克盡母道居家有禮內外不踰一日季康子往拜其門敬姜立於戶內答禮不出戶限康子亦只在門外鞠躬行禮不敢擅入中門相見後頃刻數言而別夫敬姜於康子祖叔母也七十餘歲的老人家可謂高年且康子以嫡親姪孫往拜卑幼承尊尚且無一毫踰越況外人乎此孔子聞之謂季氏之婦爲知禮也今見人家男女混淆全無別嫌明微的道理甚至出頭露面恬不知羞宜其往往有出醜敗壞的事出來是甚麼樣子益信禮爲敎家之本

志不溫飽

這是宋時司馬溫公他天性嚴重家法整齊家衆則分授以事責其成功每年財用出入稱家有無以給上下衣食冗費奢華悉行禁止嘗謂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毋苟慕其富貴壻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不賢卽富貴難保也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若慕其富貴而娶之彼將恃富貴而驕夫家豈能恪執婦道有丈夫志氣者肯因外家財勢以圖富貴乎溫公此言真是處家要義嘗聞之婚姻論財夷虜之道今人家所尚專是附勢圖財就是善惡舉卑全然不管卽聘定嫁娶且有以茶禮粧奩迎於街衢以誇富盛者卽縉紳不免焉而風俗益趨下矣可勝歎哉

婚娶瞽目



這是宋王沂公名曾自幼勤苦攻書砥礪名節真宗朝狀元及第或謂之曰狀元及第一生嘮着不盡矣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後歷官宰相廉節自持正色立朝朝廷倚爲重焉可見士君子這個身子乃天下國家所賴必須做秀才時把志立得堅定他日致身科第方纔看破俗情卓有建樹不然以草茅白屋之士一旦發跡泥塗瞬息間光景不同未有不爲其所淫蕩者嘗聞我朝鄒立庵公智十六歲發解蜀省會試京師因訪他省一解元之年相若者其人一見首以狀元坊金多少爲問公鄙之便拂衣起後諫議超卓爲時名臣然則秀才家寒酸滋味不可因富貴便忘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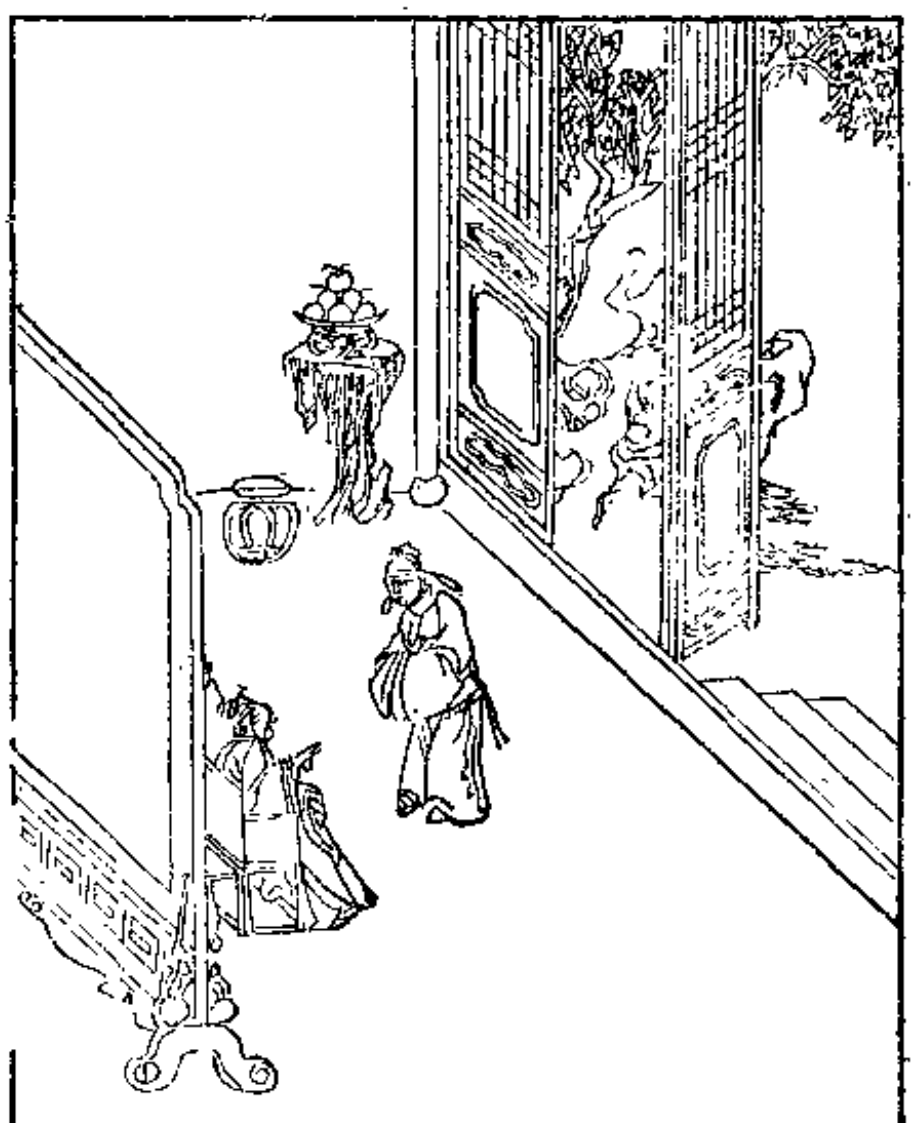
事必告天

這是齊人劉庶式當未第時會議聊鄉隣之女及登第後此女病目雙盲其家貧甚不敢復言人有勸其另議或納其幼女者庶式笑曰業已許定矣今雖不幸而盲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取盲女與之諧老連生三子相繼登第俱爲顯官今人議婚每於懷抱時杯酒談笑間輕于許諾或希圖財產勢要即老少尊卑有所不顧過後增女偶疾貧富相懸輒悔前約甚至赴告於官此乃禽獸不如豈人所爲哉劉公不以瞽目而變初心卒使既盲之女得有所歸盛德眞是難及錫產多男奕葉世美彼蒼能無意乎

勤勞訓子

這是宋時趙清獻公名抃他平生清謹不敢凡一日所行的事至夜必焚香告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爲也夫天地與人同此一理理在吾心惟是每日隨事檢點吾心上過得去的事便對天地鬼神而無愧這就是所以事天處了不然日昏迷於勢利場中顚倒殘忍無所不至縱日焚香祈禱總爲天之罪人何益之有哉

宦中消息



宦是唐時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元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舅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故自王后以至公侯夫人主庶之妻皆有蚕織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此承君之宦亨懼穆伯之絶嗣也夫文伯世爲大夫何等富貴其母正當安享之時猶躬自勤苦如此每見讀書寒微人家一旦做官顯榮遂亡了昔日艱難夫婦子女衣輕食肥那曉得紡績勤儉的道理宜其不幾時而門戶衰落也故誡曰家無大壞乎不知恃人之財如湯澆雪是在有定識者深思遠慮生活計食盡斗量金噫亦可以爲戒矣

飲泉不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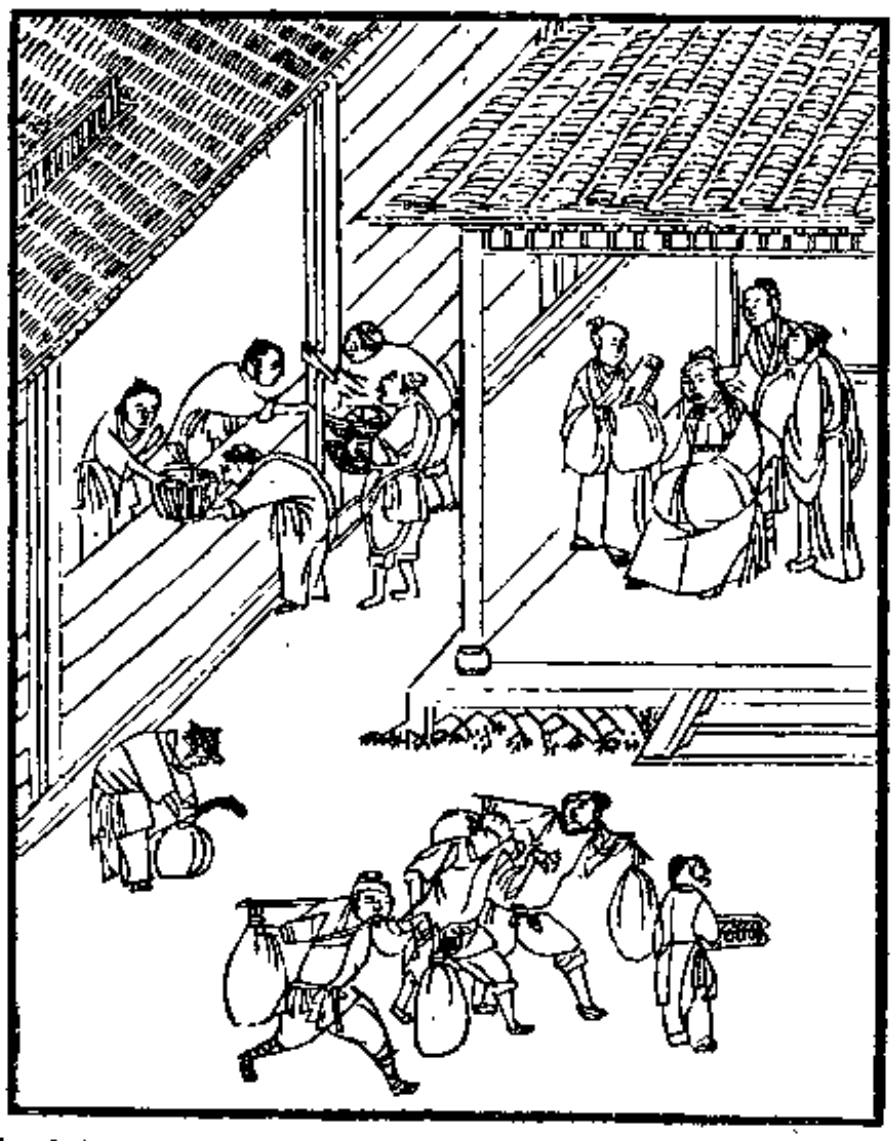
暮夜四知

這是晉吳隱之字處默素有清操除廣州刺史初莅任未到州三十里地名石門有一水名曰貪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假使貪泉相傳謂飲此水者便爽齊飲終當不易心後至州數年清操愈勵於此可見士君子廉潔之守全憑自己操持豈肯因物而變其為人也寡欲即居薄瘠之鄉即處豐富之地亦澹泊自如其為人也多欲即居薄瘠之鄉亦誅求無已總之存乎人耳竊嘗反復思之一命之士受祿於官君恩原自不薄惟是白家多方節省自然受享有餘何必更用貪殘苛取窮民有限之膏脂以填無底之谿壑哉噫觀吳公可以興矣

為民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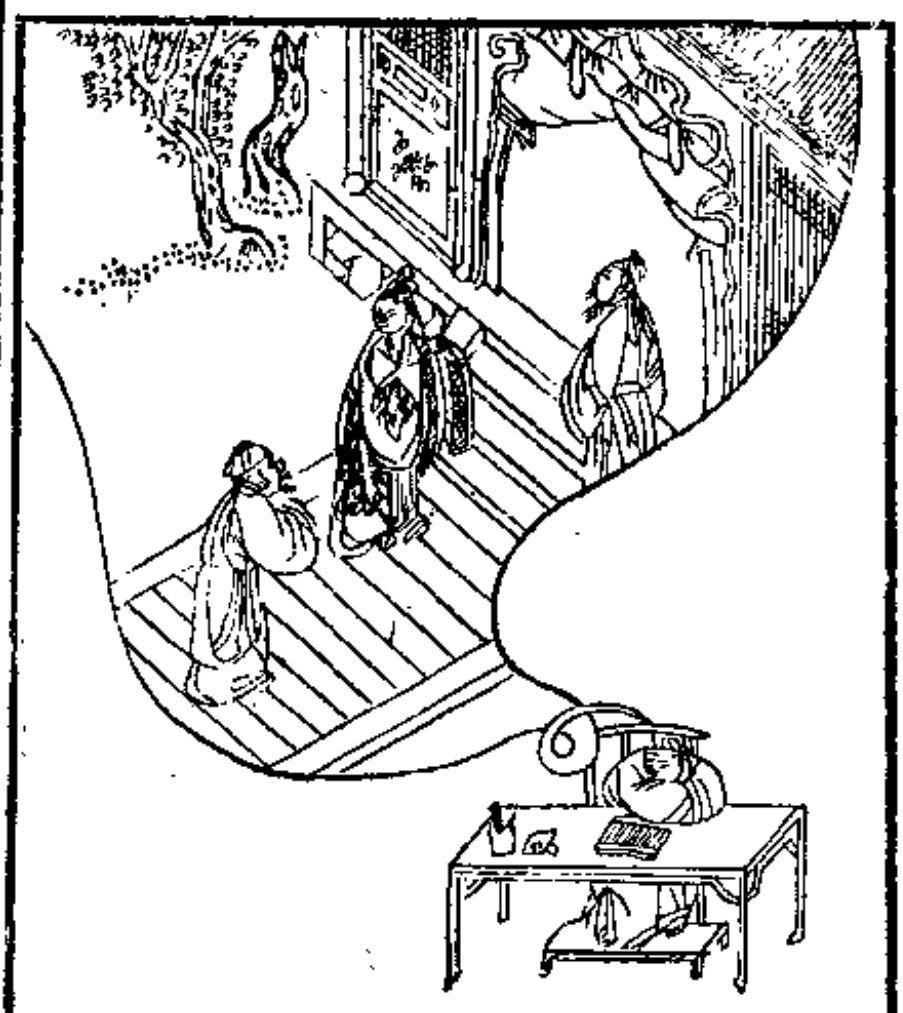
這是漢太尉楊震他為荊州太守時舉秀才王密為昌邑令後路過昌邑王密感他舉薦的恩到夜懷金十斤酬謝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人密曰暮夜無知此事者震曰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惶恐懷金而去震平生公廉不受私謁居家步行蔬食不治產業惟以清白遺子孫故至今有關西夫子之號

社倉賑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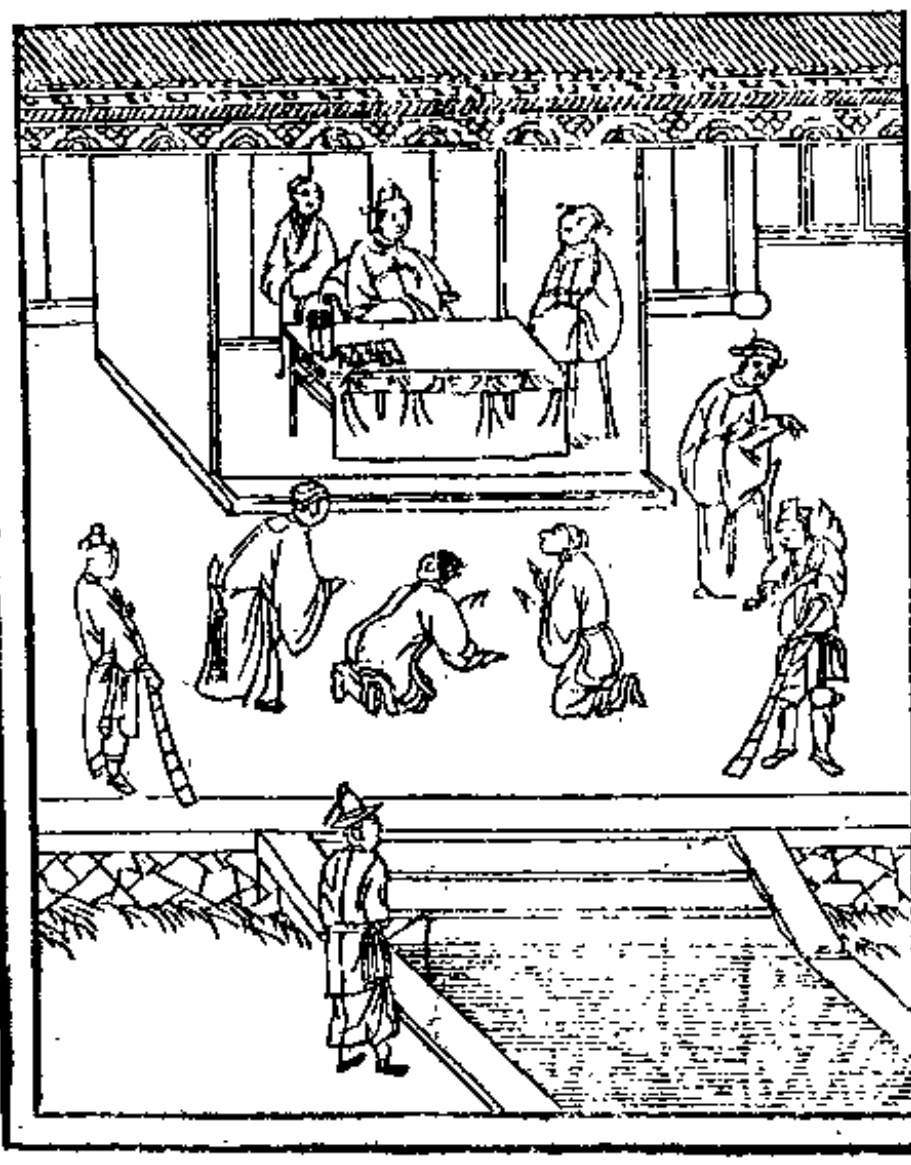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時、勸民耕種、每親自下鄉、見有可耕的荒地、可以灌溉水泉者無不盡心爲民開墾、故地無遺利、蓄積有餘、民皆感之、號曰召父、後杜詩繼公守此邦、亦修陂塘水利之政、郡民富足、相與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夫守令之官、本是民之父母、須知農桑爲民間衣食所自出、禮義教化所自興、且國家糧稅全在於此、豈可不爲之加意、

平糴感神



這是宋時朱熹號晦庵先生、乾道四年、爲台州太守時、值浙東大饑、公議修荒政、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貧民、夏間借出、冬則加息還倉、自後隨年行之、年歲稍荒、則少收其息、大荒則全蠲之、直至豐年而後取、行至十餘年以原數六百石、還府外見儲米三千一百餘石、以爲社倉不復取息、以故一鄉四五十年、雖遇歉年、民不缺食朝廷聞而喜之詔下其法於諸路、

爭田理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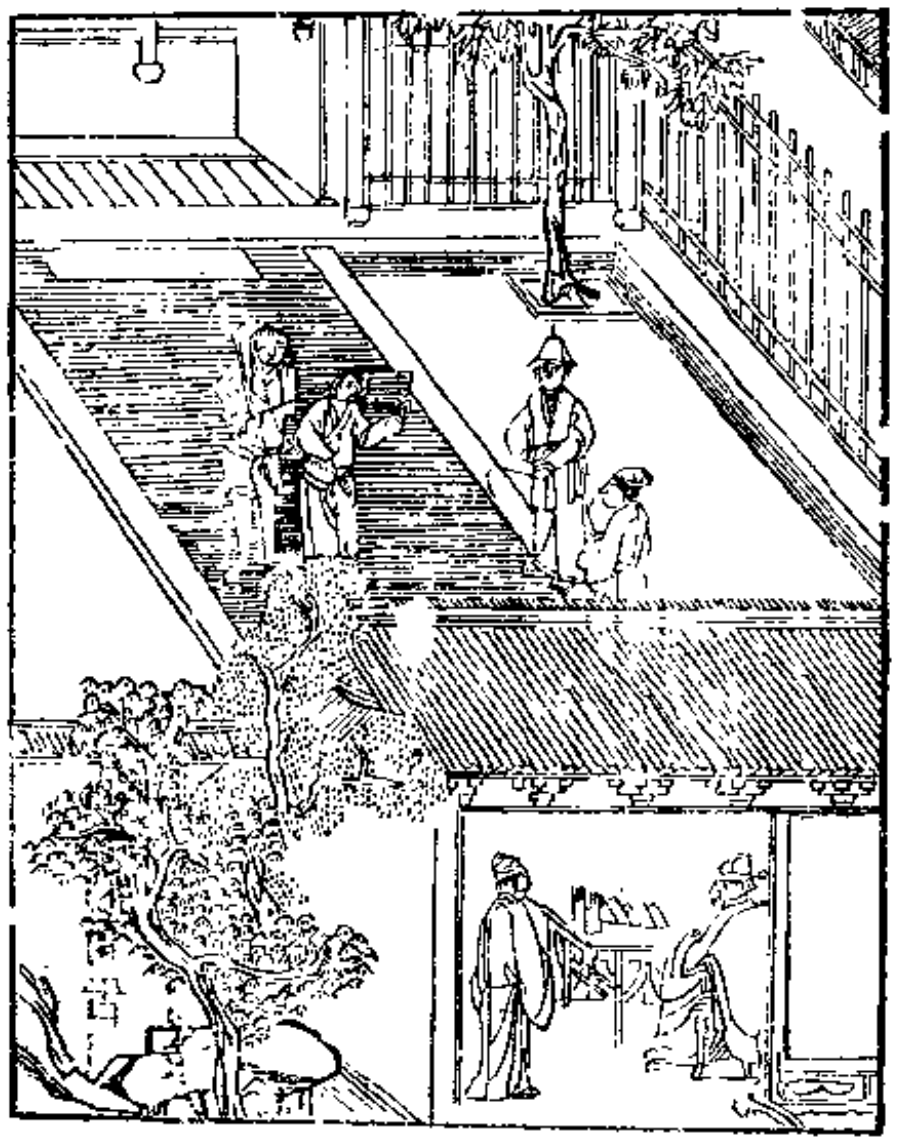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黃承事名兼濟昔宋尚書張詠守成都時嘗夜夢詣紫府眞君繼詣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坐張公之上張詠夢覺不知所謂明日訪諸左右果有此人乃令常服來謁宛如夢中所見者因問平生有何陰德眞君禮遇如此且坐吾上黃對以別無他長惟每歲當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糴糧米俟至明年新舊不接之時糶與貧民價錢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上也令吏扶掖而拜之後果壽享百歲可見平糴陰德之大如此

湘亭杯酒

這是北朝蘇瓊他爲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數年不決瓊召其兄弟諭之曰天下至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你心裏如何因而下淚諸証人皆灑泣普明兄弟叩頭感泣自是分異十年仍還同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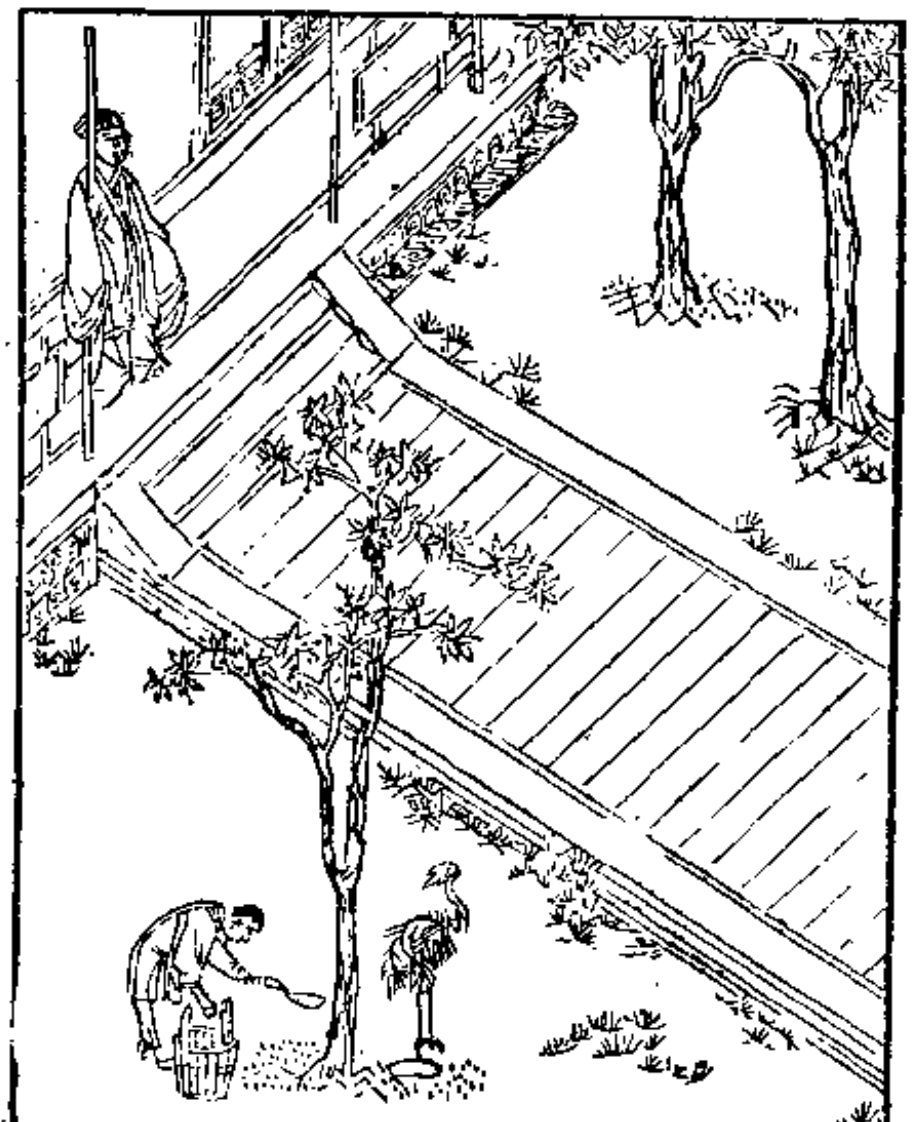
治獄不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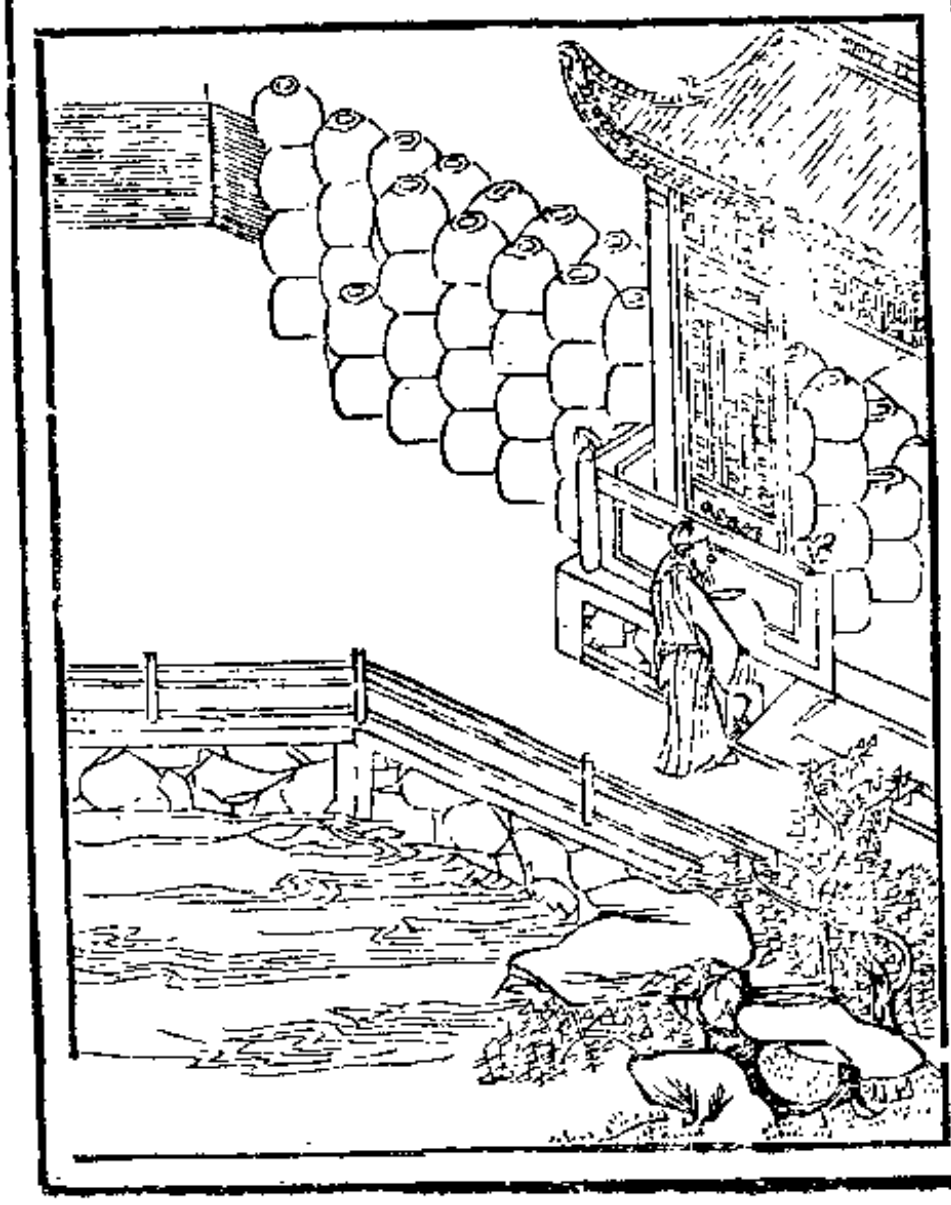
這是宋真西山先生名德秀帥長沙時以廉仁公勤四字爲當官之要偶設酒于湘江亭上宴集僚屬乃舉酒而告以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膏脂爲爾祿當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衆皆起謝爭自濯磨一時咸稱循牧至今名其堂曰師真

這是漢時于公他爲人公明慈愛居官問理獄情務求平恕未嘗寃枉一人不惟民皆感之即公亦自信嘗謂鬼中父老高大吾門閭令可容駟馬車吾治獄多陰德後世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侯孫爲御史大夫世世顯榮公言如此執左券夫古人謂人命關天一出入間所係非小苟不秉公持正以致偏執依阿將他人性命陪件自已功名甚則潛通賂遺輕重其手恐覆盆多不白之寃平地造無涯之孽其爲惡報何時而已乎凡爲士師者所宜深戒

手植三槐



運甓勵志



這是宋晉國公王旦事太祖爲知制誥時太宗夫人之父符彥卿鎮魏州有人申以飛語上遣公以便宜付之仍諭之曰卿還當與王溥官職葢溥時爲宰相公至魏州查無異志僅將一家僮之橫恣者配決比還復以百口保彥卿太祖怒其語亟竟安置華州貶客送之都門外謂公曰意君作王溥官職矣公咲曰祐不做兒子必做因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後果諧子皆顯文正公旦爲真宗朝宰相孫王素爲端明殿學士夫王公不圖自已眼前富貴必欲保全人之身家性命彼世之承望風旨殺人媚人者無惑乎後人之不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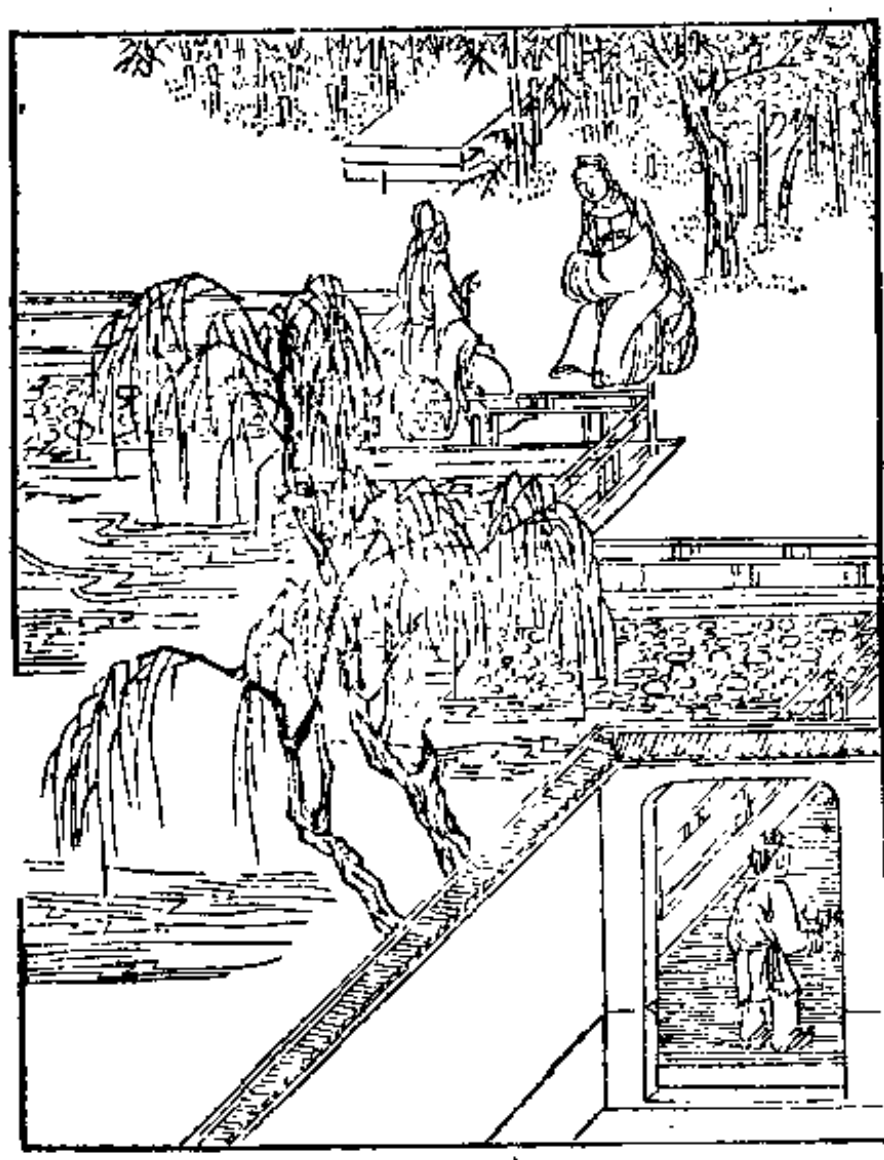
無書政府

這是宋待制劉元城先生名安世爲人天性正直議論慷慨初登進士卽往洛中從學於司馬溫公容盡心行已之要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先生奉以周旋及公入相先生杜門家居未嘗以書抵政府公以此益重先生乃薦爲館職因謂先生曰知所以相薦否先生曰獲從公舊矣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時問訊不絕及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尋擢爲右正言犯顏敢諫人目爲殿上虎後投荒嶺表廢斥三十餘年並無一字與當朝權貴卒爲元祐全人不負溫公之舉聞者以鐵漢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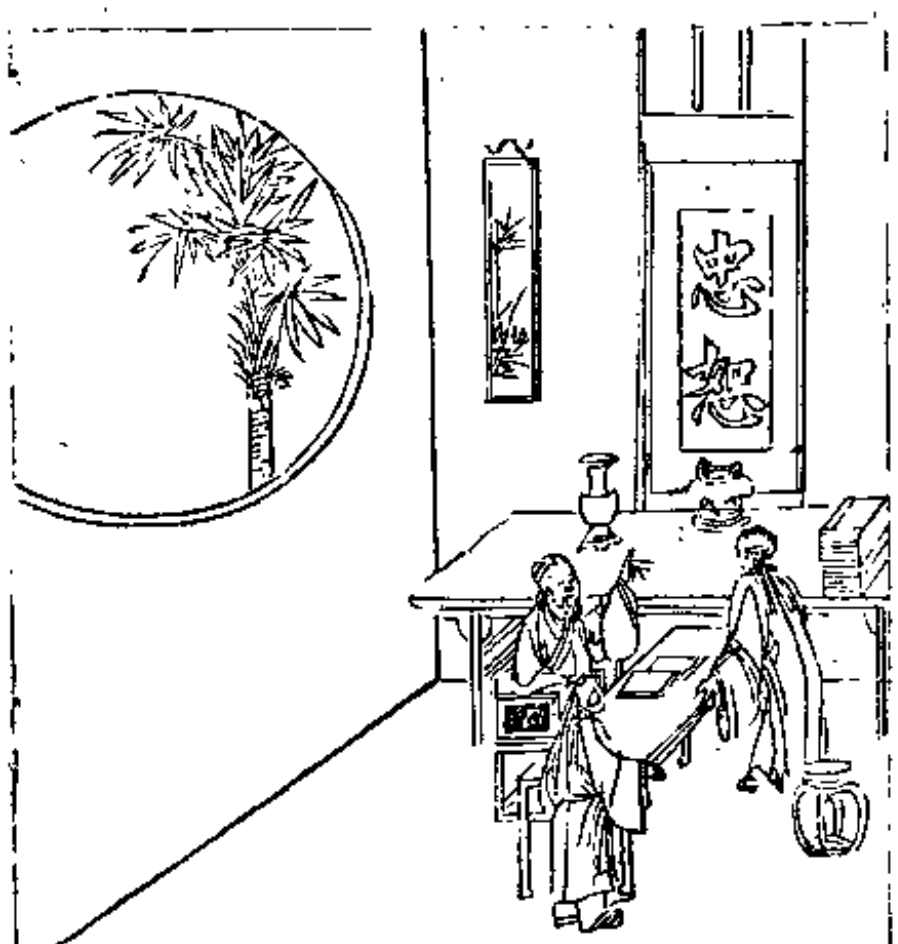
拜相風行

這是唐宰相楊綰他爲人清簡儉素憲宗拜他爲相命下之日朝野相賀以爲得人是時郭子儀以大將入朝方宴會賓客聞之減去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卽省騶從只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徹之嘗謂中書政本宰相所以師表百僚今觀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人皆景從如此乃知人主擇相須用廉正清約的人則一好尚之間文武百官轉相則效朴素成風所裨益於世道民生者良非淺鮮

薦賢爲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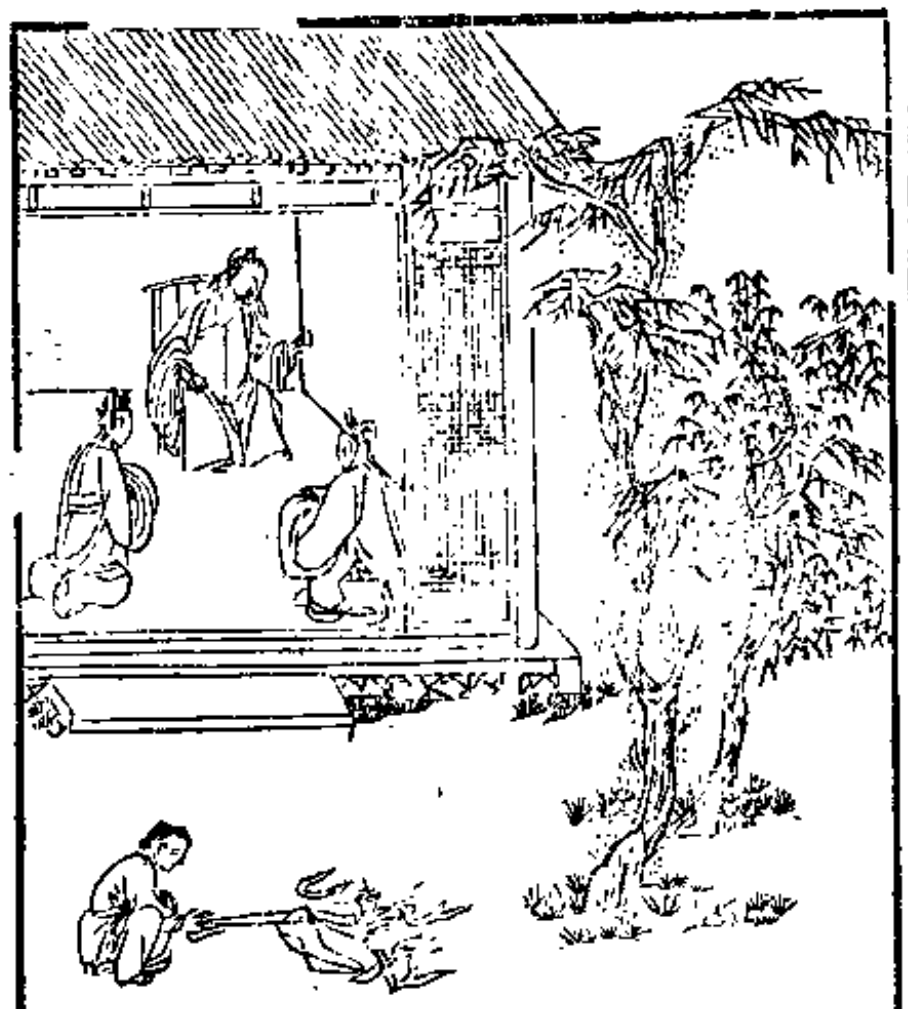
一生忠恕



養蒙圖說 卷七

這是唐狄梁公名仁傑在武則天皇后時爲宰相武后臨朝稱制將有廢立篡奪之意公委曲維持反復開導唐祚賴以不移其薦張柬之爲相及姚元崇桓彥範袁恕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曰桃李盡在公門矣公曰薦賢爲國非有私也嘗謂上臣事君以身今觀公不惟以身周旋女主之朝然且引用正人保安社稷此非有高世之卓識而抱致主之純心者能如是乎故曰事君之道當以狄仁傑爲法然賢才無盡而邪正易淆又在當事者留意人才多方延攬且隨才器使絕無嫉蔽之念亦無植黨之私不然如八關十六子之輩一出黨與成乎下主勢孤於上謂之薦賢爲國可乎

戒享富貴



養蒙圖說 卷六

這是宋時范純仁嘗曰我生平所學惟得忠恕二字盡盡已之謂忠推心待人謂恕一生立朝居官待人接物受用不盡未嘗有雜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此正不忠不恕去處人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何患不到聖賢地位夫公爲文正公之子家教相傳故能克紹父猷先後濟美爲宋名臣嘗聞人言君子容人毋爲人所容寧人負我毋我負人真是有道之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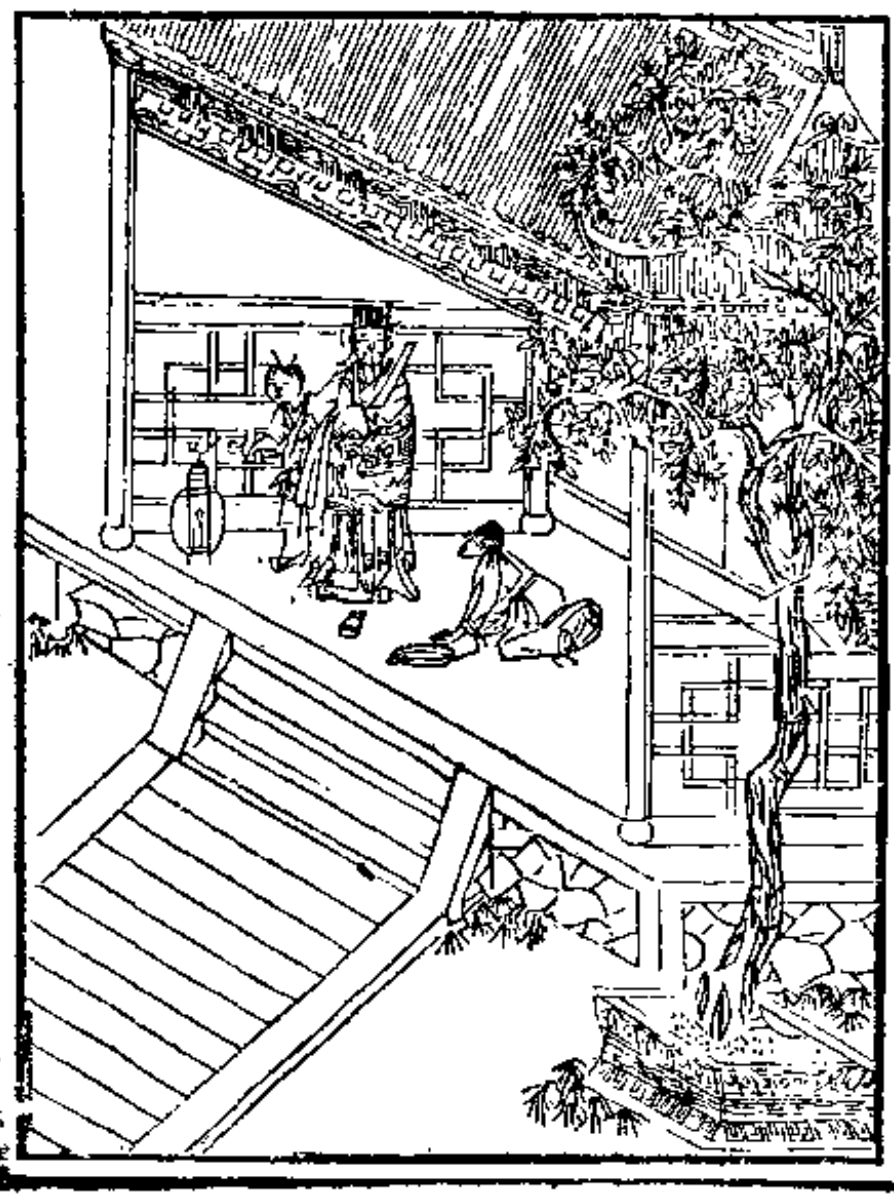
貧富交情

養蒙圖說

卷

這是宋范文正公他平生好施惜福爲參知政事時大人已沒嘗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吾親甘旨未嘗充今已得厚祿欲以養吾親親不在矣而汝母又已早逝所最恨者恐今若曹享富貴之樂也其子純仁娶婦以羅爲帷幔公聞之呼出堂前責之曰羅綺豈帷幔之物吾家素儉安得壞吾家法耶舉火焚之於庭夫公當貴顯不忘父母念及糟糠惟恐子弟驕盈諄諄訓戒郎一羅帷不敢侈費所以能成其子爲上士今仕宦人家做官營求惟供眼前妻妾之奉安念當初父母艱難及子弟驕恣嬌奢侈亦視爲體面當然耳宜其不再世而立見衰落也

神色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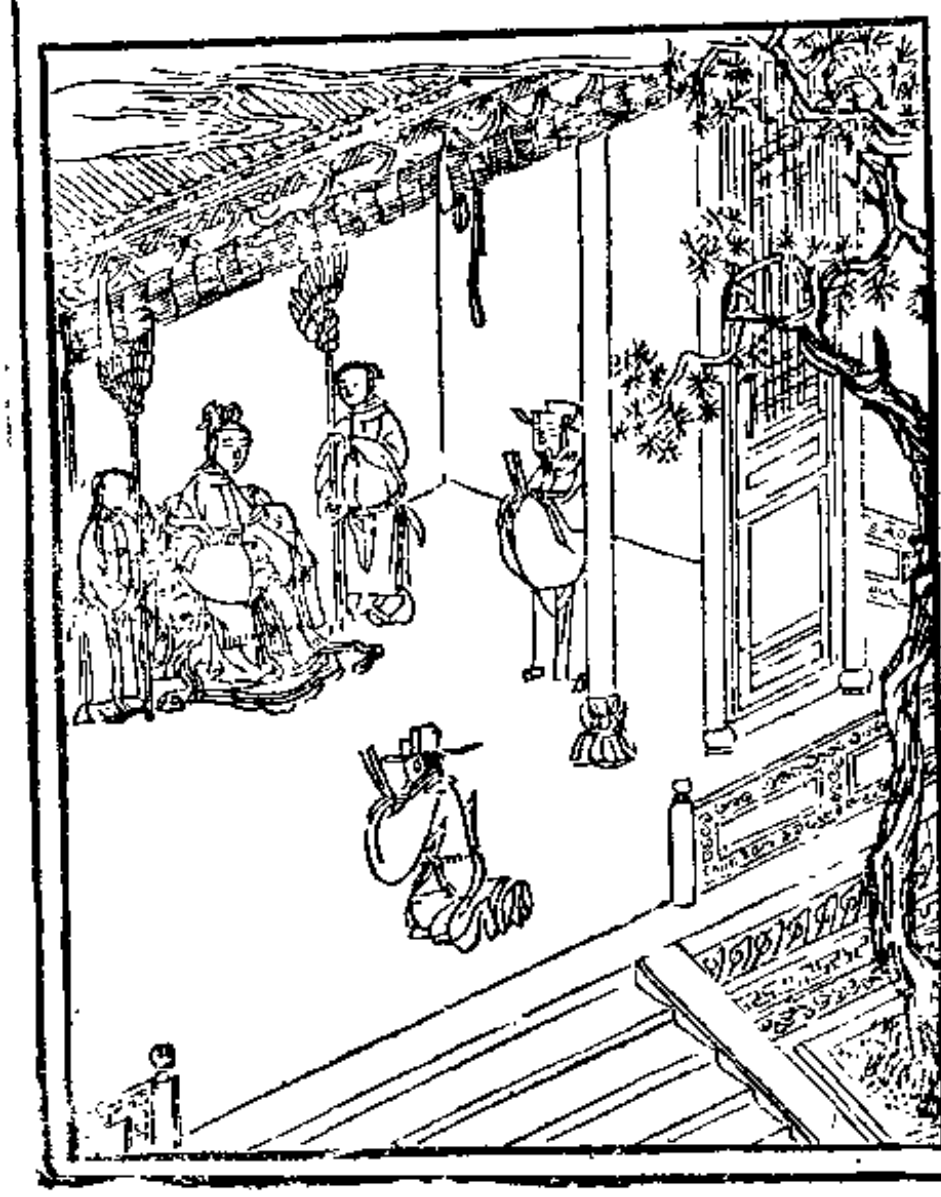
養蒙圖說

卷

這是後漢翟公名方進他爲廷尉即今大理寺卿一時賓客填門及罷官無一人至門外可張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見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之太慚而歸夫小人趨勢如趨市門士君子須是立定脚跟大着眼孔把一切俗情看破不爲之動方纔是個丈夫司馬溫公平生待道及小人負義忘恩處只如尋常事一般良亦有見此輩之後日操戈入室即今日之趨炎逐熱也須曉得他這段機關不落他的圈套方妙

這是後漢劉寬爲人最有度量喜怒不形他的夫人欲試其量二日早朝公已朝服矣八乃令一婢捧羹一盞奉之佯跌於地將羹汚在朝衣上公神色不異徐謂婢曰羹爛汝手耶蓋恐羹湯熱傷着此婢手也夫時當早朝何等急遽且朝服在身既爲所汚他人處此未有不發性督責者而公處之從容略不介意非素有涵養者能如是乎可見士大夫當有此度量其視晏珠朝景靈宮使者持笏後至傷折其簪者其爲人之廣狹何如也況涵養既久自家討得許多快活許多受用故曰怒甚偏傷氣有道者當自得之

盛德包容



這是唐時宰相婁公名師德他爲人度量寬洪平生不見喜慍之色嘗教其弟以人有唾面者笑而受之使令自乾其諫厚一至於此與狄梁公同朝梁公每於武后前短之后曰卿今致位宰相師德所薦也梁公大慚退而嘆曰婁公盛德吾爲其所包容久矣嘗聞人有言曰量大福亦大又曰宰相腹裏撐得船此皆有道之論古之聖賢如顏子之犯而不較孟子之三必自反宋朝呂文穆公不問朝士名李文靖公不責狂生之嫚焉益其德愈盛而心愈下故能與物無忤如此

壺觴餉饑

這是晉大夫趙盾春日偶遊桑下見一餓人以飧食之問曰汝何人而貧餒若是餓人曰我齊人靈輒也遊學三年苦無歸計盾憐而更遺之食後盾以直諫得罪靈公欲追殺之有一人扶車而出盾問何人輒曰我翳桑之餓人也報公推食之恩耳夫士君子身居富貴天將以憑養窮民視人饑寒如已饑寒隨處哀憐多方救濟蓋亦自謂爲所當爲何嘗以此責望于人願報應不啻影響相隨乃世之不仁者日事貪殘一已之外民物痛疴毫不相關間有一二施貧活衆者出仍竊笑曰此沾沾小惠也不識彼之大仁大惠果安在乎亦適見其自絕于仁而已矣

不負翟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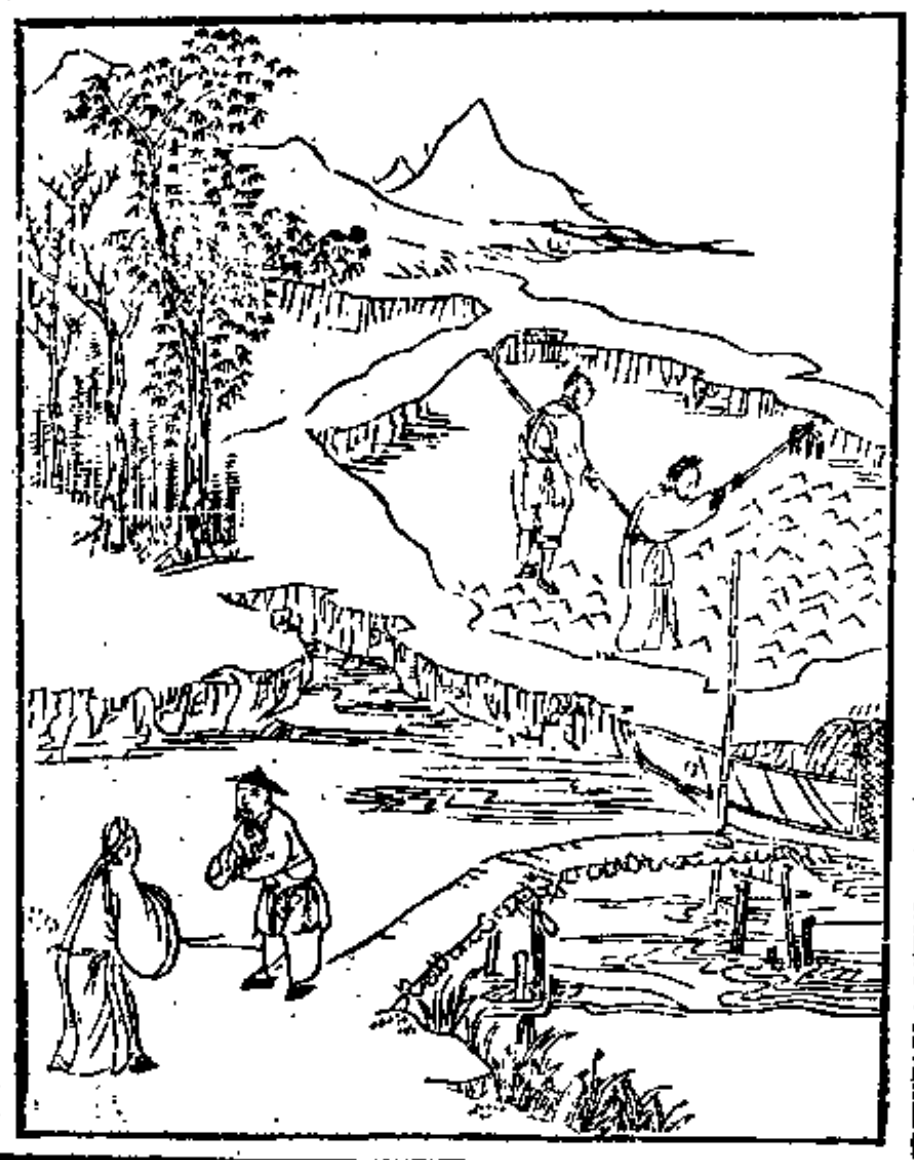
這是魏時著作郎高允他爲人忠誠直亮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教以實首不可欺罔黑子忍允隔已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後允授太子經同崔浩修史不諱被收太子思欲救允代爲脫罪帝召允問允直認與浩其爲復多著述帝怒而讓太子太子救益力允辭終不改帝嘉其不欺特赦其罪太子讓允不從其言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夫允之直亮內不欺已外不欺人死生利害原非所計視世之趨利避害欺君賣友者其爲人之賢不肖豈啻天淵哉

黃花晚節

素清袍布

這是韓魏公晚年以使相出知天雄軍即今大名府偶九日宴罷像賦菊花詩有云莫嫌老圃秋容淡惟愛黃花晚節香意謂凡人慎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托物比興如此玉今魏都相傳有晚香之跡蓋亦藉公為重耳其實此公定策兩朝德望蓋世不生心事如青天白日儻操比翠柏茗松豈待晚年而後知者然猶自視歛然慎終如始宜其完名全節與天壤同不朽也觀此可見人涉世當有定見定守持之終身方為無瑕之玉若始末嘗不知謹守而後改變初心遂至不可收拾者是謂盡喪生平也故曰做官容易做人難又曰病加于小愈官怠於宦成此非後人之所當永鑒者耶

遺之以安



這是後漢李恂素性儉約他為充州太守時羊裘布服以身率下及出使西域不受餽遺後歸鄉里潛身山澤耕織自給可見古人居官清苦如此嘗聞史言安靜之吏惛愊無華蓋於已既不外飾於人自不垂求此民所以享安靜之福也但服者身之章士君子服官一應官服皆禮法觀瞻所在自應齊整至於私居常服當尚儉朴不失寒素之體為是故夏葛冬裘何等受用何等簡便快活所以教家惜福者端在於此不然衣裳滿笥自家穿得幾件到後來子孫不才都將典當與人出醜敗壞有不可言者何必暴殄天物自折已福哉

侵占不較

養蒙圖說 壬

這是漢時襄陽龐公足跡不入城府隱於鹿門山中耕種自給荊州刺史劉表屢聞其賢特往候之表因問曰先生居畝之中不肯居官受祿後將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惜而去夫龐公安危之言自世俗之營逐者觀之似爲無當豈知富貴驕盈後多傾敗天災人害貽累無窮皆財之爲禍也孰若淡泊無求清修自全俾後世子孫安貧處順之爲善乎古人有言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可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由龐公之言觀之可以惕然省矣、

不買裴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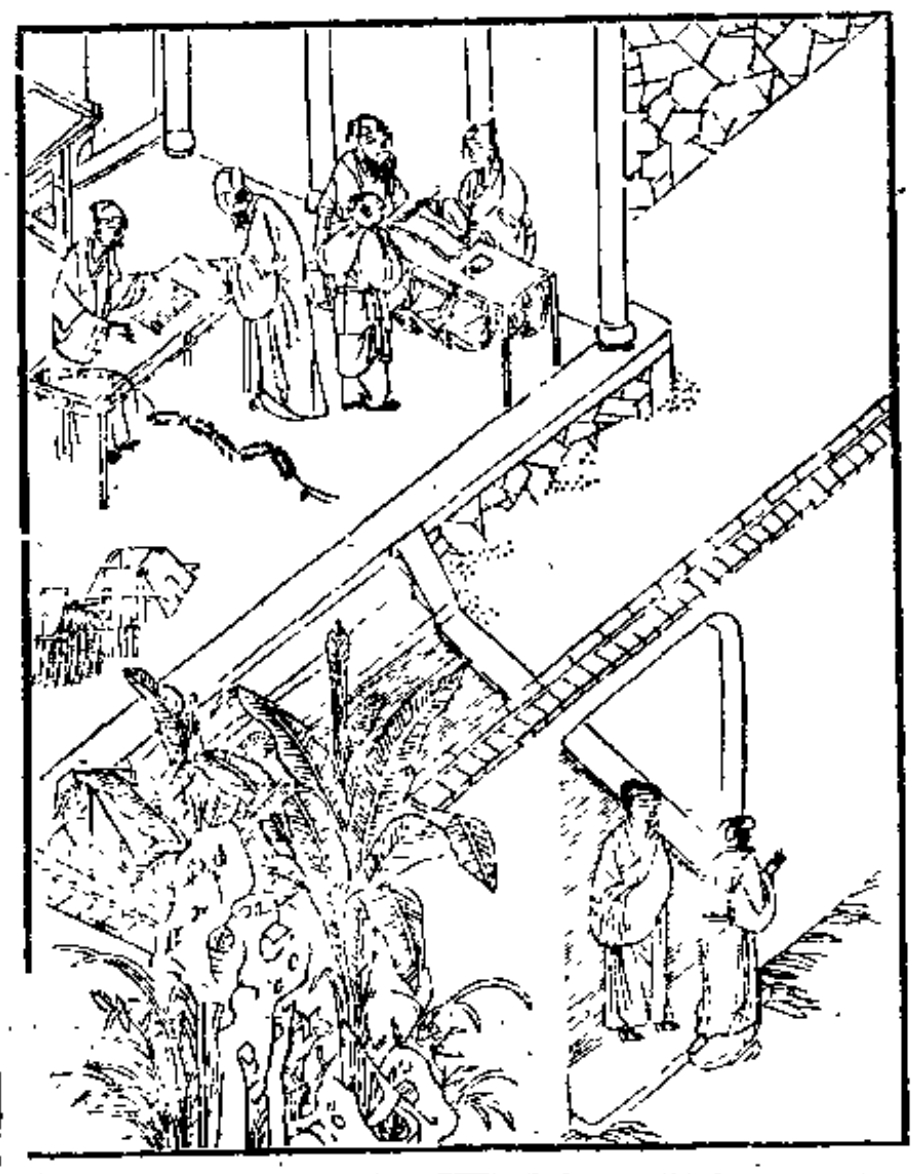
養蒙圖說 未

這是宋時尚書楊佺他致政歸長安舊時居第爲人侵占一姓將訴于官公亟止之以筆批其狀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幾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一姓不敢復言夫仕宦人家不致侵人產業已自難得況被人侵占竟付之不較識見何等超卓嘗聞一書生因勢家欲謀其產乃遺以詩曰乾坤到處即吾廬機械由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源洞桃花也笑秦坊是王人人是客問君還有幾年春後勢家聞而悔悟其謀遂寢故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此知道之言也君子當知悟矣、

推恩有序

這是范文正公他參大政時居　陽人有謂公買裴晉公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敬也一旦買其堂我心何安即使敝壞寧可他人得之我則不可取也夫晉公爲唐名臣朝廷賜的第宅到後來子孫也不能長保可見士君子居家治產不可過于營置總歸無用耳但文正公去晉公不啻數代矣即其屋而思其人猶有所不忍何其忠厚之至哉如今士大夫一遇前輩子弟稍不如前便萌吞併之心甚至樂其敗而利其災噫暗地欺心喙地設計豈所以仰前修而訓後進乎第不知螳方捕蟬黃雀已在後矣故欲挽回薄惡之風當深思循環之理

義田活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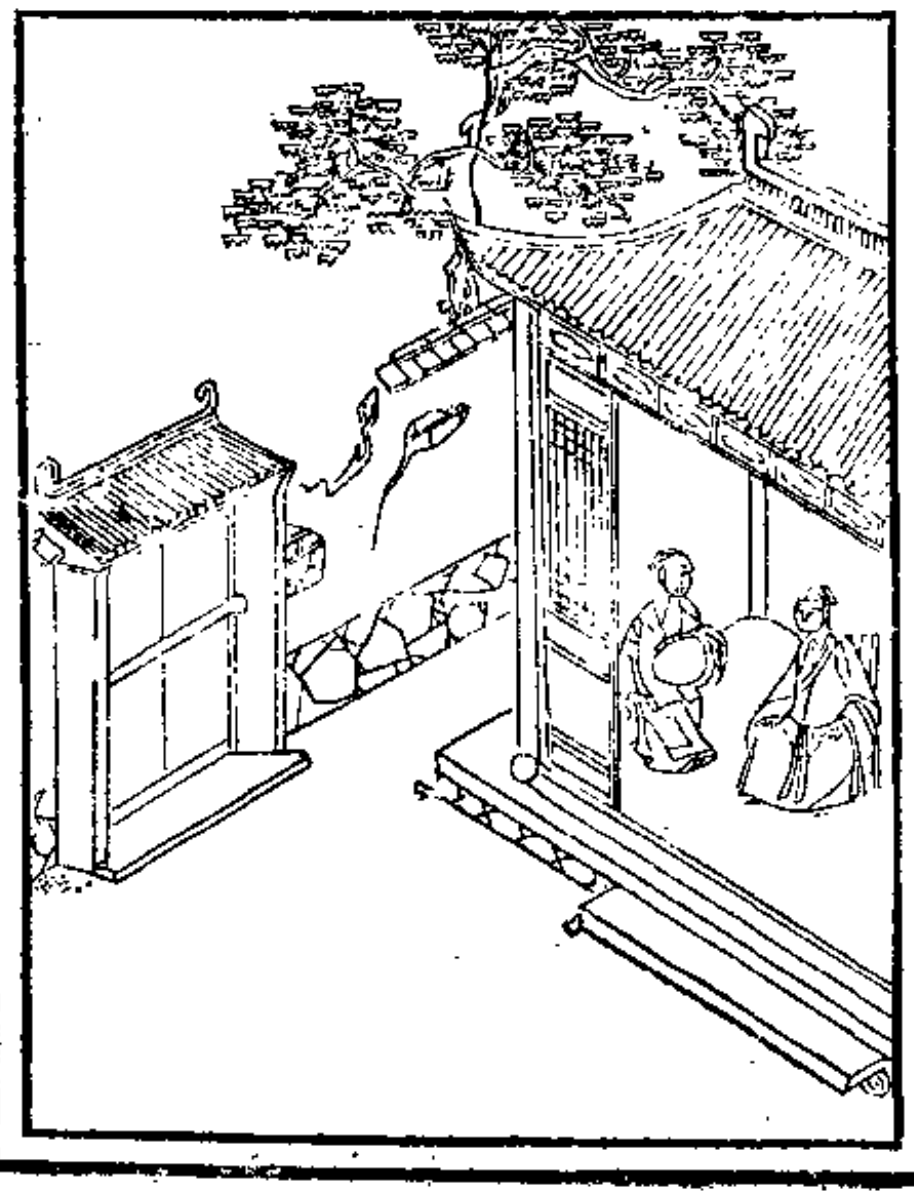
這是齊丞相晏子名嬰爲人極儉約然其施恩於人無所不至一日齊景公坐便殿飲酒晏子來見桓子曰景公令以大白浮晏子晏子受觴曰臣請言而後飲自臣仕於齊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貧士待臣而舉火者三千人如此則爲彰君之賜乎隱君之賜乎景公大悅反以其觴觴桓子夫晏子自處儉約而推惠無窮父母妻族之間且有次第眞是人情所難後之仕宦者只知自己美車華服廣置田產而同宗異姓之親經年不得上門不沾點水者何限況疎遠者乎噫皆晏子之罪人矣思之

麥舟助喪

養蒙圖說

這是宋時范文正公他平生好施有周貧活族之志而力未逮及參大政俸入優厚遂置義田千畝養贍族人之貧者內擇一長而賢者司其出納每遇婚喪不能舉者量其品第而資助之公嘗與諸子曰吾宗族甚衆於吾雖有親疎然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于吾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乎公之存心如此及公之歿身無以爲殮迺知公蓋薄於自奉而篤於親親之誼者如今人做官惟知奉妻妾置家產肥潤一已而已至於待宗族親戚則或修舊怨或忘本枝視之不啻路人即貧窮乞丐且漠不顧者有矣如公者所謂百代殊絕之人物哉

缺陋世界



養蒙圖說

這是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字堯夫他嘗往江東收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過石曼卿自言三喪在淺土欲葬之無可與謀者堯夫悉以麥舟付之空身抵家見父侍立父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無以告者父正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嗟嗟篤故舊而哀有喪塵世人情何可多得乃若范公一門爲子者先得父心於未發之前爲父者逆知子志於既行之後是父是子豈非百世儁見者耶

不買田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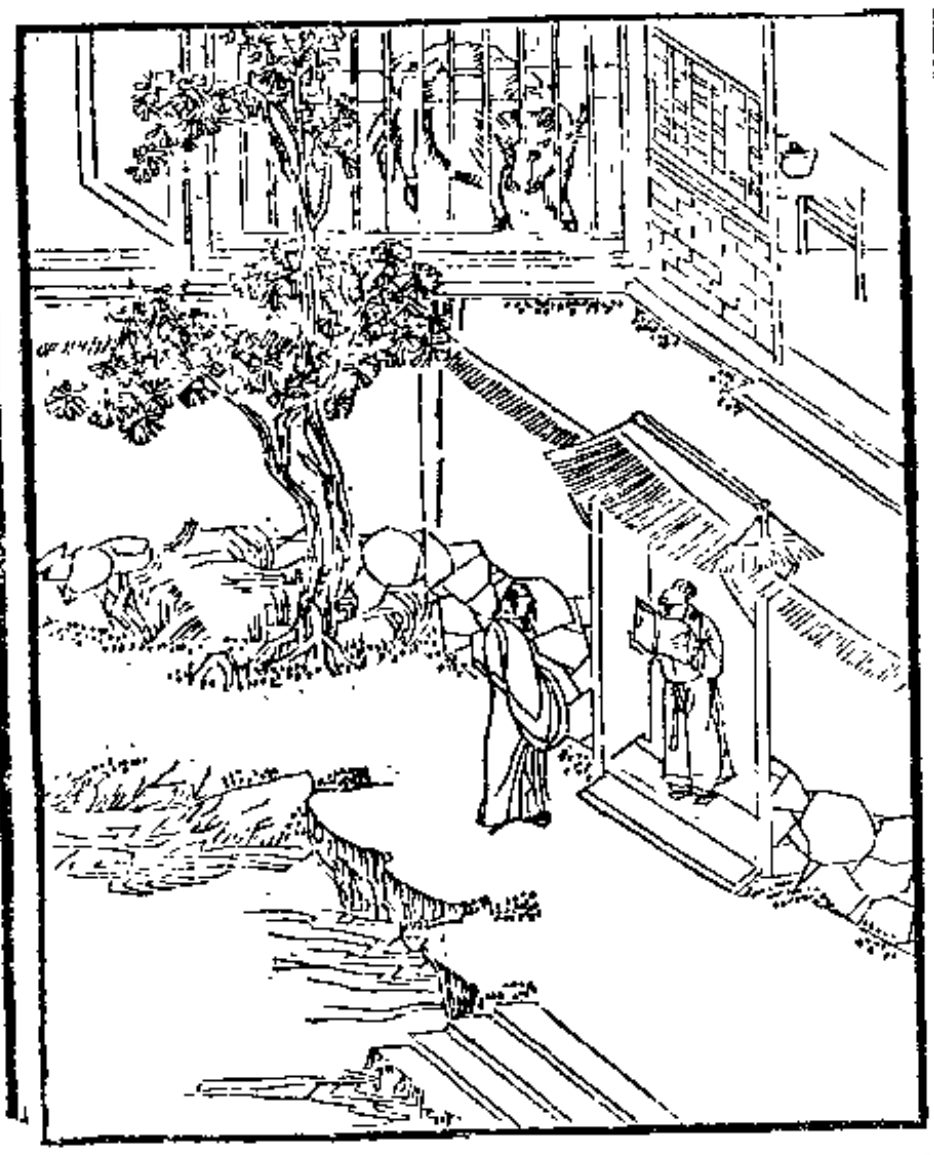
這是宋時賢相李沆他淡於榮利自奉甚薄不以世務經心所居廳事僅容旋馬即垣墻庳窄亦不在念其夫人戒守者勿葺且以試沆沆竟不言一日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心哉今吾食厚祿計資囊儘可治第但世界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完足人生朝暮不保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安耳安事繕治豐美耶此公位極人臣何求不遂乃勢利塲中見道分明如此眞可謂超塵上品矣嘗思人家凡物有不足用事有不如意處亦是乘除之理自合如此豈能一一遂心若每事俱要精美終日營求無已勞人傷財終非惜福養壽之道

禁忌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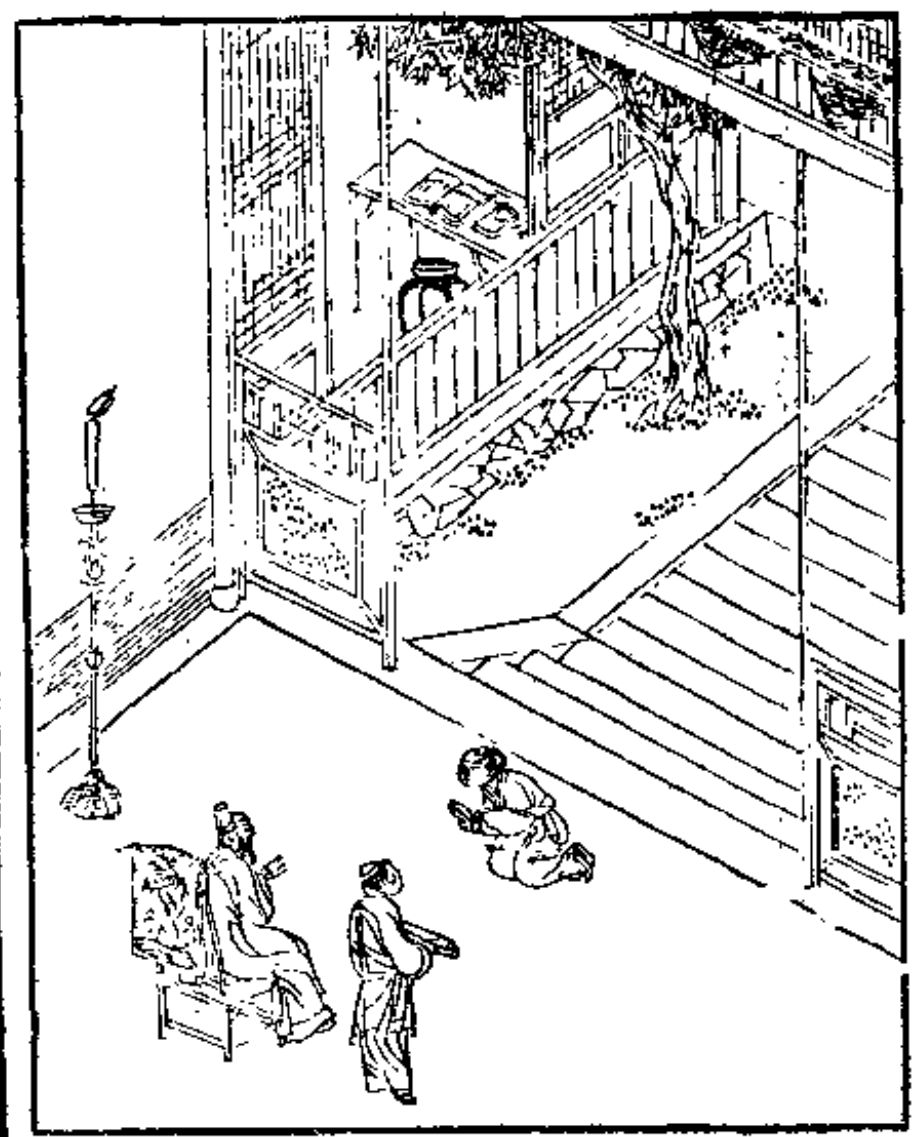
這是漢時太子太傅疏廣與其弟疏受他兄弟二人元帝時爲東宮官未老乞歸縉紳榮之祖餞東都門外朝廷嘉其高致特賜千金及歸家日置酒與賓客族人相娛樂或有勸置產業爲子孫計者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但教子孫怠惰耳夫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固不欲其損志而益過也且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與親族共享其賜以盡餘年不亦可乎噫二公急流勇退故舊不遺而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此言良可思也

這是宋時蘇東坡名軾他少有文名官居翰林學士嘗有感
自言凡物軀命之關於彼甚切口腹之欲於我何加今而後
當戒殺生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夫人
生物類本以養人但蠢動含靈皆足性命安得恣意適口不
知愛惜且禮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彘庶人無故
不殺犬豕誠重之也必不得已如祭祀賓客然後酌量用之
尤如孟氏所謂君子遠庖厨者則庶幾足以養吾仁心不致
廢禮然此亦人間惜福法耳若養德養壽其為仁愛更有出
於此者

禁牛廣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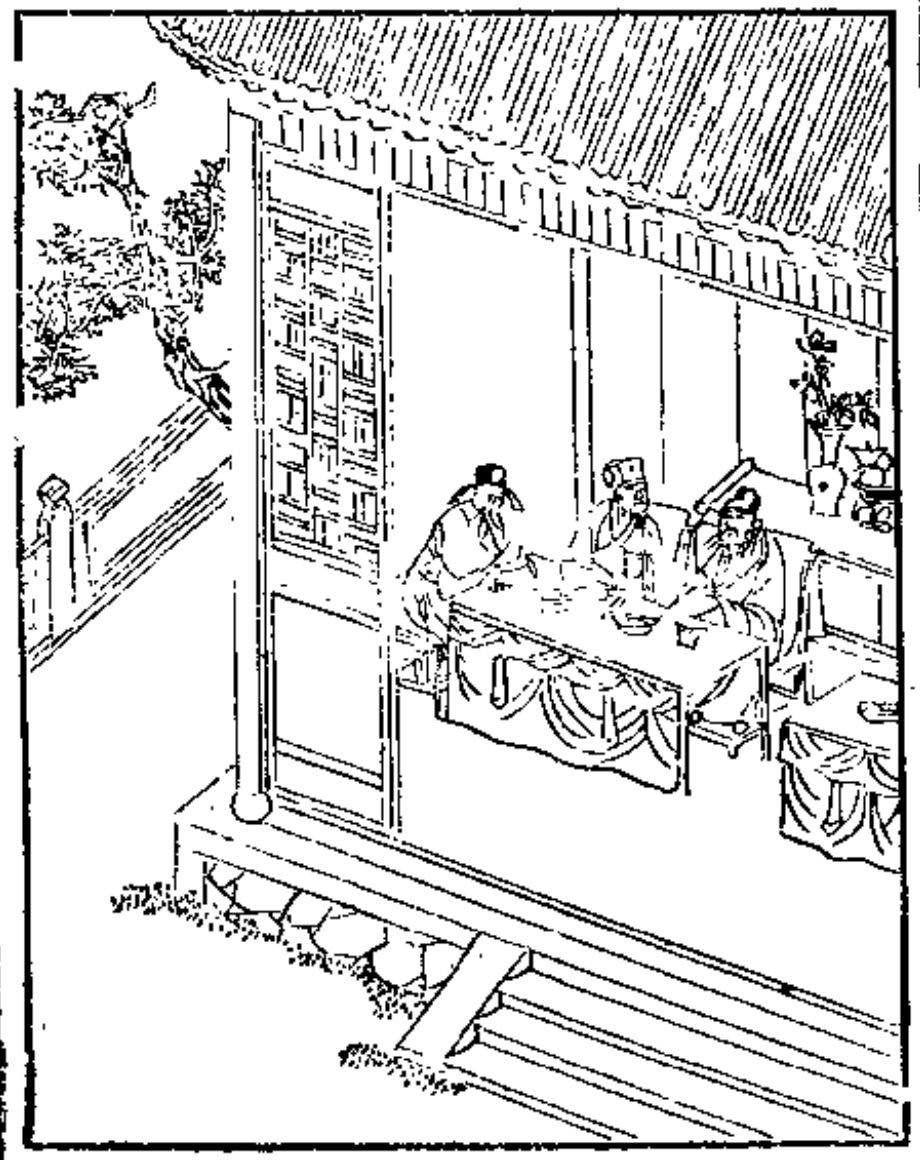
養蒙圖說 卷



表正鄉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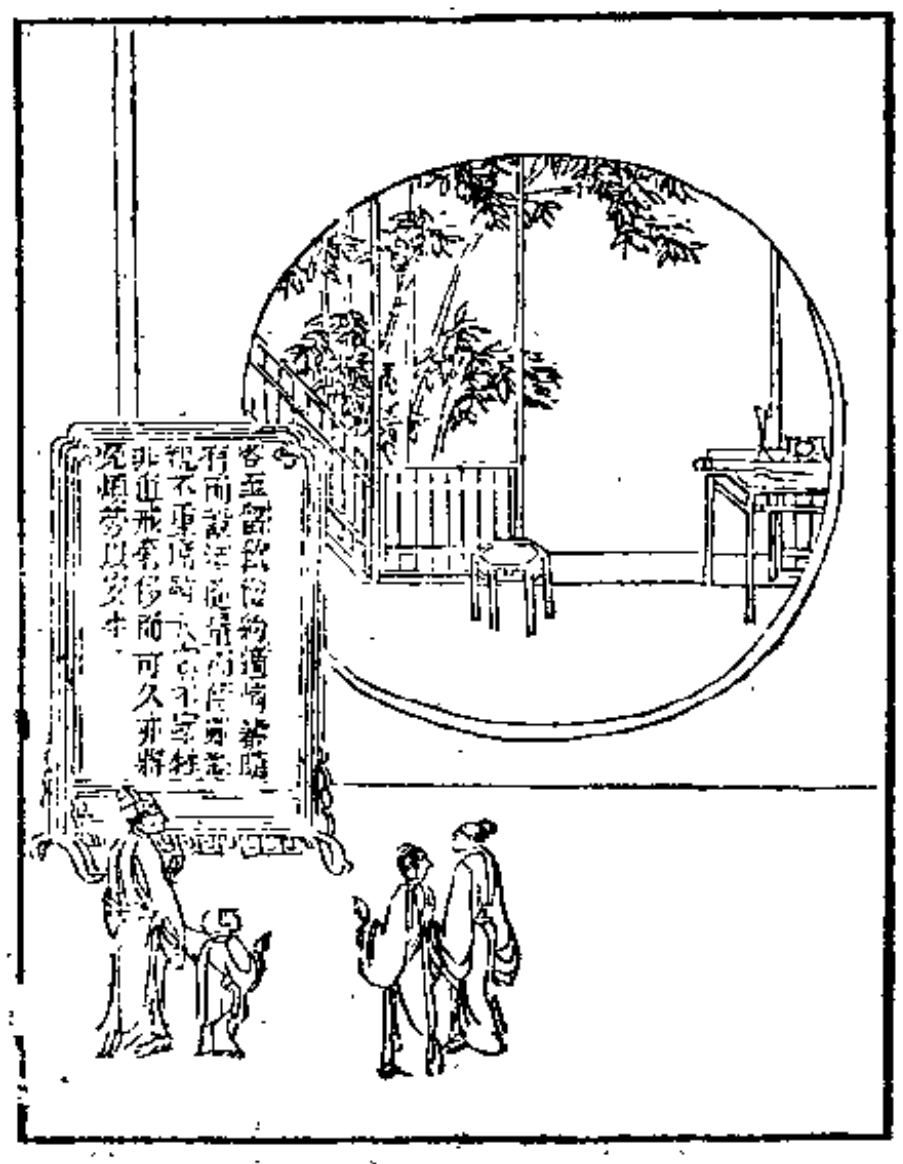
養蒙圖說 卷

宴會從簡



這是東漢陳寔字仲弓他爲人正直公平鄉人求判曲直其有不育者必私相謂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其爲人所敬畏如此嘗有盜入其家匿於梁上寔起而諭家人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其人聞而跌地跪服請罪公曰視君貌狀不似惡人宜極刀反善乃更遣絹二疋其人感悟卒爲善士由此觀之可見君子維風善俗存心以厚待人有恩即平習爲非作歹之人亦且因而感化若倚勢仗財會圖謀筭彼市井無賴之人忌富嫉貧莫不幸災樂禍思群起而盜之矣欲享今名而常保其有也得乎

書屏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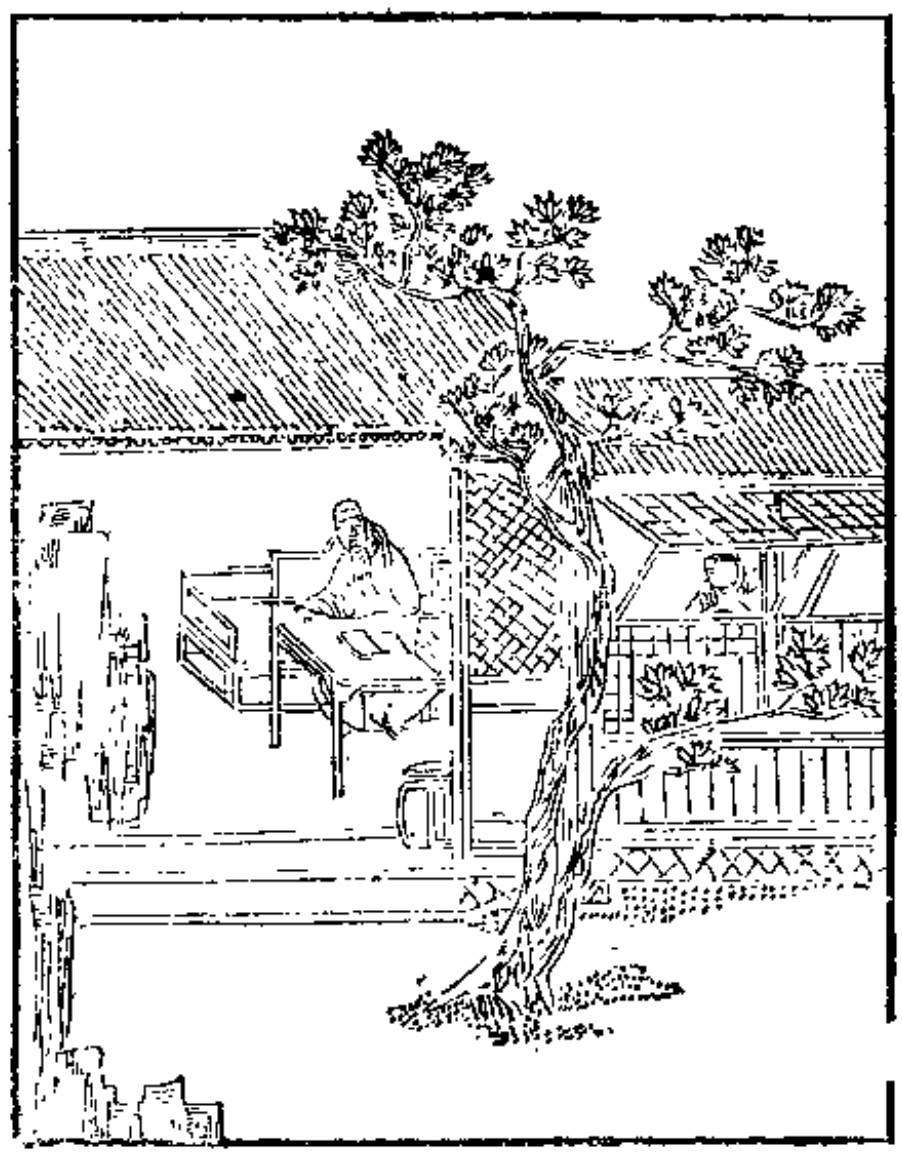


這是司馬溫公嘗言其先公爲郡牧判官時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然酒沽于市菜止梨棗殽止數品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即公退居洛中與香山九老約爲耆英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止矣有詩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此眞惜福養財居鄉善俗之道嘗思士夫一舉一動鄉人用爲楷式故樽節於一身者甚微關係於風俗者甚大況養德養壽其妙有不可盡述者乎語曰賞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給救千百人之命近日宴會器用鼎彝味兼山海動費中人之產猶自以爲不足不知此皆從何處得來而小人終歲勤動求一粗糲菜羹不得到口有長人之責者當知所以挽頹風薄世味爲世道人心計矣

居鄉盡禮

這是國朝張莊簡公名悅爲人性素清簡崇儉約以率子孫書于屏曰客至留飲儉約適情餚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重席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修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夫好尙豐約之際最有關于風俗之盛衰而人家興廢多由於此況口腹之欲無窮寒酸滋味絶不可失與其奢侈難繼孰若清淡久常故范文正公計日所食必稱事而後卽安忠宣公食無重肉不擇厚味其家法有自來矣

公私不擾



這是東漢張湛居鄉有禮動止有則建武初爲左馮翊請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行上薄進日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軾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鄉宜盡禮何謂輕哉夫鄉禮爲父兄宗族所在豈宜放肆驕矜古人有見於此百凡兢兢就倣了大官的一舉足之間不敢倚勢凌人恐傷忠厚故耳毋見歲夫藷子纔得一官半職便揚揚閭里明轎高軒不知自視何若是之尊且大也嘗聞里有一聯句云坐轎垂簾聲價重居鄉竭道骨頭輕此不敢指其名而其人可知矣

這是宋時程伊川門人呂希哲爲人謹守後歷典五州到處
前務省簡並不多事撫民晚居徐宿眞陽間蔬食布衣圖書
數卷處之晏如未嘗以毫髮事干託州縣嘗作詩曰除卻御借
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可見古人之有學守者不惟當
官清約卽退而居鄉亦恬靜自安不肯溷于汚賤于此益信
滅明非公不至宜其見取於聖門也自今思之我輩今日地
方之官府卽他日鄉里之士夫倘有人以非禮相于者便佛
然不悅此等心腸何等正氣及到自己居鄉卻又好管閒事
投刺衙門縱不見鄙於人獨不有愧於心乎必如張忠定之
焚香默坐陶靖節之棲迹衙門庶幾栝石滌流完名全節爲
一出朋一高品也

訓蒙一卷

息園居士題

陽新石
巷城仙
家藏秘
丙子印
氏館本行

雉城司守謙益甫　著

陽新石榮暲蓋年校印

一東

天轉北日昇東春風淡淡曉日濛濛野橋霜正滑江路雪初融
報國忠臣心秉赤傷春美女臉消紅孟軻成儒早藉三遷慈母
力曾參得道終由一貫聖人功
清暑殿廣寒宮詩推杜甫賦擬楊雄人情冷暖異世態炎涼同
絲墜槐蟲飄帳幙竹莊花蝶護房櫳高士遊來展齒印開苔徑
綠狀元歸去馬蹄踏破杏泥紅
龍泉劍烏號弓春儻逐疫社酒祈豐笛奏龍吟水簫吹鳳嘯桐
江面漁舟浮一葉樓頭譙鼓報三通時當五更庶尹拱朝天闕

外漏過半夜幾人歌舞月明中

二冬

君子竹大夫松偷香粉蝶採蜜黃蜂風定荷香細日高花影重
大庾嶺頭梅燦爛姑蘇臺足草蒙茸躍馬遊人苑內觀花誇景
美操豚野老田間拜社祝年豐
馮婦虎葉公龍魚沈雁杳燕懶鶯慵依依河畔柳鬱鬱澗邊松
天成闔苑三千界雲鎖巫山十二峰騷客遊歸雙袖微沾花氣
溼漁郎釣罷一舟閒繫柳陰濃

催春鳥噪秋蛩郭榮叩馬衛獻射鴻玉盤紅縷潤金甕綠醅濃
對雪誰家吟柳絮披風何處採芙蓉芳滿春園紅杏有顏清露
洗雨過秋谷玄關無鎖白雲封

三江

花盈檻酒滿缸頹垣敗壁淨几明窗蘭開香九畹楓落冷吳江
山路芳塵飛黯黯石橋流水響淙淙退筆成邱右軍書禿三千
管建旗入境安石門排十六雙
斟玉斝剔銀釭起風石燕吠日山尨春染千門柳秋連萬頃江
酒力能將愁陣破茶香可使睡魔降北苑春回一路花香隨著
展西湖水滿六橋柳影照飛艭
吹牧笛泛漁艭嚴陵眞隱紀信詐降冬雷驚潤畝春水泛湘江
庭院日晴黃鳥並江湖浪闊白鷗雙十八拍笳蔡琰悠吹於北
塞三五株柳陶潛嘯傲於南窗

四支

梅破蕊柳垂絲荷香十里麥穗兩歧剝橙香透甲嘗稻氣翻匙
紫陌遊人搖玉勒畫堂酒客醉金巵雲鎖巫山墨翰飽滋天外
筆池涵列宿玉盤亂佈水中棋

三都賦七步詩班超投筆王質觀棋月照富春渚雷轟薦福碑
隄柳拖煙迷翡翠海棠經雨溼臙脂豪富石崇邀客不空金谷
盞風流山簡駐軍當醉習家池
戈倒握笛橫吹阮籍青眼馬良白眉雨闌流水急風定落花遲
衰柳經風飛病葉枯梅得月照寒枝適意高人斜捲玉簾通燕
子陶情俠客閒拋金彈打鶯兒

五微

城矗矗殿巍巍網蘭楚客泣竹湘妃客傷南浦草人採北山薇
竹笋生成孽玳瑁石榴併破露珠璣能語能言鸚鵡囀音勞舌
底有經有緯蜘蛛結網費心機
吹暖律揚寒衣風翻翠幕月照朱幃夜長更漏遠書永篆香微

村墟犬已經霜瘦雛落雞因啄粟肥碧幘老翁柳邊時睨遊魚
走雪衣仙女花底長陪舞蝶嬉

虹晚現露朝晞荷擎翠蓋柳脫綿衣窗闊山城小樓高雨雪微
林中百鳥調鶯唱月下孤鴻帶影飛老圃秋高滿院掀黃開菊
徑芳庭春早兩歧鋪綠上柴扉

六魚

花臉露柳眉舒雨行雁字一紙魚書日晴燕語滑天闊雁行疎
弄笛小兒橫跨犢吟詩騷客倒騎驢謝世幽人紫蠶葡萄千日
酒入京才子白藤畫匣萬言書

居有屋出無車乘舟范蠡題柱相如稻花連隴畝梧葉滿階除
梅彈隨風驚過鳥月鉤沈水駭遊魚醉臥甕旁放達情懷畢吏
部行吟澤畔枯憔面色楚三閭

訓蒙駢句　三　蓉城仙館叢書

鷹搏兎鷺窺魚林修茂竹地種嘉蔬蘭風清枕簟梅竹潤琴書
僧舍何人吹短笛王門有客曳長裾江燕引雛花外怯風飛復
落山雲含雨天邊破日卷還舒

七虞

金谷景輞川圖十洲三島四澳五湖篆香浮寶鼎漏箭響銅壺
老丈灌園親抱甕文君賣酒自當鑪豫讓報仇吞炭漆身思滅
趙越王懷恨臥薪嘗膽欲平吳
雲裏鶴日中烏來賓雁序傍母雞雛夜月琴三弄春風酒一壺
菊蓋帶霜盛碎玉荷盤翻露瀉明珠關外戍臣兩鬢經霜羈遠
塞江干漁父一簑煙雨釣平湖
雲母石水晶珠墜績懷橘史丹伏蒲兒童騎竹馬旅客憶蓴鱸
一水盡含飛閣動百花半映古槎枯庶尹趨朝玉筍班中鳴鸞

訓蒙駢句　四　蓉城仙館叢書

珮鞏嬌繡閣石榴花下鬬樗蒲

八齊

金鯉躍玉驄嘶朝陽丹鳳報曉黃雞夜月烏忙喚春風鶯亂啼
園中新筍半成竹路上落花盡點泥蠻柳眠低小弱腰肢遭雨
苦海棠睡起半嬌體態被春迷
敲拍板唱銅鞮賦名鸚鵡詩咏鳧鷖峽猿啼夜月巢鳥掠春泥
涸鮒喜得莊周活良馬欣逢伯樂嘶煙鎖溪頭平樹綠楊浮翡
翠月沈海底一泓清水映玻瓈

題粉壁附丹梯桑麻接壤桃李成蹊漁家收暮網軍壘動宵鼙
一嘔楊子歸蛙室三笑淵明過虎溪碎夢悠揚亂逐落花飛上
下閒魂飄泊直隨流水繞東西

九佳

蒙白氈裘青鞍雷轟天地風掃霧霾葡萄來漢苑蓂莢生堯階
含愁班女題紈扇行樂王維赴鹿柴帝里繁華巷滿鶯花添錦
路仙家靜寂雲穿虬樹鎖丹崖
烏犀帶白玉釵金章璞綬布襪芒鞋桂花飄戶牖柳影上庭階
花酒一園供宴樂雲山千里稱吟懷月到天心遠近樓臺均照
耀雪堆山頂高低蹊路盡莊埋
雲竹錦水松牌茶抽蓓蕾酒熟茅柴鶯梭隨柳織雁字疊雲排
袖裏風光循竹徑襟前雨意罩蘭階風刮長途捲起芳塵迷道
路雪融巫峽添來新水滿江淮

十灰

巡五嶽望三台綠橙是斐紅葉爲媒寒深銀粟起醉重玉山頹
樹杪風停聲未息花梢月上影成堆雛下菊開陶令對花時一

醉庭前棗熟杜陵上樹日千回
培晚菊採寒梅出牆紅杏夾道綠槐朱陳聯戚黨劉阮到天台
解凍腰風醫病草及時甘雨潤枯荄蜂採菜花脚帶黃金飛不
起雀爭梅惡口銜白玉叫難開
栽五柳植三槐鹹裹青箬渴望綠梅蘸成勞咄啐詩就作敲推
捉月騷人泼波浪乘雲仙子上蓬萊鐙點木油紅日光中消凍
雪弓彈綿絮白雲堆裹響晴雷

十一眞

吳孟子楚春申春風態度秋水精神窗目籠紗紙鑪頭倒葛巾
吳札多情曾掛劍張綱有志獨埋輪公子朝歌檀板緩催金縷
曲王孫夜飲絲絛長繫玉壺春
金孔雀玉祥麟螭虯噪晚鴟鳩鳴春壁蛩驚怨婦村犬吠行人
芍藥歌紅翻古砌蔣蘿行綠上頹垣秋冷吳江青楓葉落飄前
將軍幮進士巾孔門十哲殷室三仁讀書探聖道嗜酒露天眞
戲水游魚縈過客隔花啼鳥喚行人落地楊花亂逐東風隨馬
足掀天桃浪緩乘春雨化龍鱗

十二文

漁唱悠悠清水澈樵歌杳杳碧苔新秋色蕭條萬樹凋零山瘦
削春情淡蕩百花妝點草精神
茶已熟酒初醺西堂夢草南澗採芹爛霞成五色瑞雪積三分
子美詩成能泣鬼相如賦就自超羣貪醉青蓮采石磯頭撈皓
月思親仁傑大行山頂望孤雲
徐孺子信陵君文章太守韜略將軍踏山尋妙藥鋤地種香芸
鏡盡不挑垂暗惡鑪灰重撥尚餘薰金殿晝長隱隱漏壺花外
轉錦江夜靜悠悠漁笛月中聞

巫峽月楚岫雲鐙光燦爛酒氣氤氳蜂趨紅杏蕊鶴踏碧苔紋
清露臨晨涼似洗火雲當午熱如焚情重志堅鴛閣腐衣韓烈
婦才高興發龍山落帽孟參軍

十三元

桃葉渡杏花村銜蘆征雁接箭老猿曉徑牛羊踐晴簷燕雀喧
水獺祭魚知報木山烏哺母不忘恩曳丈高人園菊徑邊尋故
舊荷鋤野老海棠花下戲兒孫
碧雞廟金馬門金杯玉斗龍勺犧樽慶雲拖玉殿甘露滴銅盆
閉戶袁安甘臥雪下帷董子不窺園廉范臨民慈惠羣歌來何
暮于公治獄清勤共羨死無冤
鴉聚陣鷗飛鷺畫龍破壁愛鶴乘軒疎泉流地脈移石動雲根
芍藥歌紅翻古砌蔣蘿行綠上頹垣秋冷吳江青楓葉落飄前

渚日斜彭澤白蓼花飛過遠村

十四寒

蒲葵扇竹籜冠旌旗閃閃環珮珊珊煙花潘岳縣夜月嚴陵灘
衣袂障風金縷細劍鋒橫雪玉鞘寒柳絮因風數點頻黏銀閥
閱梨花帶雨一枝斜倚玉欄干
燒獸炭烹龍團孟宗哭竹燕姑夢蘭松枯遭雨苦花瘦怕風寒
辨禮閱公辭昌歜逞威介子斬樓蘭縱侈王孫長向花前酣美
酒避嫌君子不從李下整危冠
揮玉勒跨金鞍范增撞斗貢禹彈冠琴絃彈別鶴鏡匣掩孤鸞
冰泮楚江舟舉易麾蒙蜀道客行難大地陽回淑氣催梅傳信
息長天晝永好風敲竹報平安

十五刪

山疊疊水潺潺珠還合浦玉出崑山明星千點燦新月一鉤灣
夜飲主賓聯嬋座早朝文武列鴛班杵臼程嬰義立孤兒存趙
祚沛公項羽計謀孺子奪秦關
蛇報主雀銜環虎頭燕頷鶴髮龍顏水流分燕尾山秀擁螺鬟
梁帝講經同泰寺嚴光垂釣富春山返哺慈烏夜月枝頭啼啞
啞巽喬好鳥春風花底語關關
銅壺閣玉門關鬧中取靜忙裏偷閒一川巫峽水九曲武夷山
端石硯生鵝鴨眼博山鑪起鸂鶒斑避世道人飲露餐霞消俗
態傾城美女凝脂抹粉出嬌顏

一先

清冷節艷陽天樽前歌舞花裏管絃高松棲瑞鶴病柳咽寒蟬
處處插秧梅塢雨家家繅繭竹籬煙秋色方升淝水風霜悲唳

鶴春風欲暮蜀山花木怨啼鵑
紅杏雨綠楊煙庭花一夢禁柳三眠硯冷冰園結簾疎月影穿
隱士不荒三徑菊美人常採一溪蓮鏖戰將軍一道甲光銜雪
亮凱歌士卒千羣馬色截雲鮮
君臣藥子毋錢刻符制鬼鑄鼎升仙燭奴燃豹髓劍客舞龍泉
竹笋雙生穉犢角蕨芽突出小兒拳枕上懷人夢斷還思傾國
色庭前餞客酒闌更贈繞朝鞭

二蕭

紅芍藥綠芭蕉杏花丹冉楓葉蕭蕭雲開山見面雪化竹仲腰
武士戰爭披鐵甲美人歌舞墮金翹懷古不忘豈在湯盤並周
鼎讀書最樂何分曾瑟與顏瓢
裁獸錦翦紋綃耕雲野老臥雪山寮珠簾晝半捲銀燭夜高燒
馳騾烏騅能致遠緝蠶黃鳥識遷喬學士參禪座內合當留玉
帶謫仙愛飲樽前不惜解金貂
乘五馬貫雙鵰閒看妓舞細聽童謠莊龜山刻節渡蟻竹編橋
穿花白蝶雙飛急藏葉黃鸝百囀嬌日麗苑林點點梅妝宋主
額風揚宮院纖纖柳舞楚娥腰

三肴

閒博奕喜談嘲太公渭水伊尹莘郊葵開猩血染筍出虎皮包
階下苔生遮蟻穴溪邊柳發散鶯巢求子嬉遊頓覺花香隨馬
足玉人歌舞不知月影轉花梢
飛羽檄繼鸞膠林留宿鳥淵發潛蛟尋芳來曲徑拾翠到平郊
唱徹不將詩板擊醉來還把酒壺敲春曖泥融燕語風光浮草
際夜清雲散鵲啼月色映花梢

挑野菜薦山殽築臺壘土結屋誅茅鶴隨雞共立鳩與鵲爭巢
運際君臣魚得水交深朋友漆投膠攻苦書郎不敢光陰容易
擲耐勤繡女漫將春色等閒拋

四豪

償酒債縱詩豪烹茶嚼菽枕麴藉糟離芳紅木槿架裊紫葡萄
遠障雨餘嵐氣重半天雲淨月輪高蛩入殘秋畫閣相偕吹蚓
笛雞鳴半夜函關曾度竊狐袍
春鳥唱晚蟬嘈傍簷飛雀升木教猱麈氣沾馬足風力鼓鴻毛
上表陳情傳李密投詩免役說任濤螺髻青濃野外晚山垂萬
仞鴨頭綠膩溪中春水長三篙
乘寶馬擊金鰲九宮八卦三略六韜籠鵝王逸少相馬孔方皐
窗下援琴彈古調樽前翦燭讀離騷罷官情閒陶氏門前栽五

柳除士計妙齊公庭內賜雙桃

五歌

雷霹靂雨滂沱穿苔竹筍纏樹藤蘿兩山排翠闥一水帶青羅
蛛網掛簷驚過雀螢鐙照戶誤飛蛾雨過池塘到處青蛙鳴碧
草晴看陂澤有時白鳥浴紅荷
歌婉轉語婆娑乾坤轉轂日月飛梭村童携草笠溪叟曬漁蓑
須賈贈袍憐范叔相如引駕避廉頗野寺日高無事老僧眠正
穩池亭月上遣懷騷客詠偏多
裁細葛煎香羅閒中嘯傲醉裏吟哦野雲歸晚岫江月滾秋波
山嶺雲橫莊鳳髻沙隄雨滴露蜂窩樵子採鮮樹擁松鱗如欲
活漁郎照影江浮菱鏡不須磨

六麻

梁上燕井中蛙守株待兎打草驚蛇斷猿號絕壑歸雁落平沙
簷前蛛網開三面戶外蜂房列兩衙夾道古槐剩放午陰遮客
路穿籬新筍亂分春意撩人家
茶綻蕊草萌芽傍花隨柳沈李浮瓜山人牧芋栗野老種桑麻
艇艦漁郎歌欸乃鞦韆繡女笑喧嘩春去如何已見飛殘堤柳
絮夜來多少不知開徧海棠花
黏角黍飯胡麻披風戴月飲露餐霞時酌新豐酒初嘗陽羨茶
珠履三千光錯落金釵十二影欹斜諸葛行軍落落輪前揮羽
扇昭君出塞忽忽馬上撥琵琶

七陽

黃金殿白玉堂朱樓繡閣畫棟雕梁玉琴橫淨几珍簟展方牀
梅碧正迎江岸雨橘黃須藉洞庭霜刈麥山人緊束黃雲青滿

擔插秧野老細分春雨綠成行
開祖帳踞胡牀彈絲品竹勸酒稱觴樵歌來綠野漁笛起滄浪
喚雨班鳩喉舌冷宿花蛺蝶夢魂香天詔初傳仙女錦衣持虎
節大兵未出將軍繡袞壓龍驤

八庚

鱗應瑞鳳呈祥蝠爭晝夜燕渺炎涼夜月梧桐院春風桃李牆
滋森溪流分燕尾迢迢山路繞羊腸唐穆性貪庫內青錢化作
蝶初平術妙山中白石變成羊

八庚

霞散綺雪飛瓊虹消雨霽斗轉星橫月移花改影風動竹生聲
嶺外雲霞花下月湖邊煙雨柳梢晴暘谷日華儀鳳羽毛新燦
爛洞庭浪暖化龍頭角獨崢嶸
占鳳偶結鷗盟開籠放鶴跨海斬鯨伶成酒癖李白擅才名

月明何處衣砧響風細誰家玉笛橫援筆禰衡江夏裁成鸚鵡
賦吹簫弄玉笛樓巧作鳳凰聲
炊麥飯憶蓴羹搜腸茗葉適口香秔啼鳥驚春夢鳴雞促曉行
孟嘗門下三千客小范胸中百萬兵韋固良緣旅舍殷勤逢月
老裴航佳偶藍橋邂逅遇雲英

九青

宣紫詔拜黃庭鳧飛北闕鴻搏南溟蟠桃千歲熟丹桂九秋馨
曳杖尋僧來古寺提壺餞客到長亭水面游魚衝散浮萍千點
綠崗頭過馬踏開芳草一痕青
觀稼稼驗堯莫莊周夢蝶車胤螢水浪風翻白山蘚雨掠青
漢水雨餘龜曳尾華山月冷鶴梳翎魯陽倒戈薄暮指回三舍
日漁父泛棹清霄搖動一湖星

千頃稻一池萍露凍石乳風撞花鈴山隨帆影轉水被石機停
雲迷石洞花眉碧日曬金城柳眼青喚友黃鸝聲逐暖風飄院
落失羣烏雁影隨寒月下江汀

十蒸

霜凜冽日炎蒸金烏西墜玉兎東昇潭清潦水盡山紫碎花凝
林泉偶座堪留客竹院相逢却話僧蘇軾神馳祛纂附牀投黠
鼠王思心急停毫拔劍逐飛蠅
裁蜀錦織吳綾儒傳一貫釋悟三乘月殿凌空入雲梯逐步登
鵬達雲程天萬里龍翻禹穴浪千層鵷列鷺班裏裏仙臺朝玉
輦龍蟠虎踞巍巍帝闕起金陵
酤酒幟讀書鐙菖蒲九節我爪三稜煩蒸如坐甑極冷似懷氷
西堂夢草謝靈運遠地思蓴張季鷹山婦供廚旋斫生柴炊野

菜舟翁泛艇輕搖畫槳採河菱

十一尤

淩煙閣得月樓築臺拜將投筆封侯碧苔生陋巷紅葉出御溝
天際虹梁和雨斷江邊漁網帶煙收唱曉靈雞兩翅拍斜茅店
月排雲孤鶴一聲唳落海天秋
青兜鎧白狐裘焚琴煮鶴賣劍買牛疾風吹雨脚新月掛雲頭
月落洲留沙上雁雲飛水宿浪中鷗庠序間人茗碗香鑪對古
史江湖散客筆牀茶竈載扁舟
鴛鴦浦鸚鵡洲天寒鴉聚水暖魚游張良誠事漢王粲願依劉

對雪佳人吹鳳管禦寒公子擁狐裘春宴佳賓雅酌瓊漿寬酒
量夜吟騷客閒收花露潤詩喉

十二侵

青萍劍綠綺琴書天木筆刺水秧鍬卞和三獻玉楊震四知金
牆內杏花紅出色門前桑柘綠成陰元亮歸來新竹舊松多逸
趣子期去後高山流水少知音
松鬱鬱竹森森孤峰絕壑遠水遙岑桓伊三弄笛虞舜五絃琴
淑氣漸催鶯出谷夕陽忙促烏投林武將承恩面帶霜威辭鳳
闕使臣奉詔口傳天語到雞林
迴俗駕滌塵襟魚穿荷影雉伏桑陰月寒花濺淚風冽鳥驚心
咏絮才姬揮妙筆寄衣戍婦搗寒碪雍伯成婚一函盡獻園中
璧秋胡戲婦兩袖輕携桑下金

十三覃

鋤嫩笋切香柑陽奇陰耦朝四暮三冬冰鋪冷沼秋月浸寒潭
雁逐夕陽投塞北鴻拖秋色下江南海水將潮花底黃蜂衙已

罷山雲欲雨階前白蟻戰方酣
聽蜀鳥養吳蠶謝安高臥王衍清談春暖羣芳麗秋清萬象涵
龐德遺安來隴上曹彬示病下江南風起寒江密雪亂堆漁父
笠月斜古路閒雲深護老僧庵
花待女草宜男龍車鳳輦鶴駕鸞驂風篩淇澳竹霜熟洞庭柑
苑上王孫遊未返花前公子醉方酣野店行人霜高睡短雞偏
促窮途過客雪滑泥長馬不堪

十四鹽

風料峭雨廉纖夜愁種種春思厭厭水痕霜後沒山色雨中添
姑去盡留雲母粉客來只醉水晶鹽月轉書樓蓮漏數聲催曉
箭風生繡閣檀香一縷透香簾
蝸篆壁雀馴簷一端綿綺三尺素縑驕陽紅燦石密雪白堆鹽

清霜冷透爲鴛瓦落月斜穿翡翠簾舞劍孫娘珮聲裊裊知腰
軟辨琴蔡女絃韻悠悠覺指纖
搖畫扇捲珠簾九重蠟炬萬軸牙籤落花狂蝶繞飛絮遊蜂黏
看經老子頭科禿剌繡佳人指露尖秋老風寒亂飄紅葉滿山
路夜深雪急故伴綠梅窺戶窗

十五咸

紅羅帳黑石函琴橫徽軫樂奏英咸花香蜂競採泥暖燕爭銜
塞上寒霜運寄襖江頭斜日促歸帆隴上梅開寄贈故人猶可
折階前草長丁寧童子不須芟
翩舞袖脫征衫風清月白河淡海鹹斷碑凝土蝕古鏡被塵緘
凜凜清霜寒橘柚濛濛細雨暗松杉供韭林宗夜向鏡前冒雨
翁思尊張翰歸來江上掛風帆
樊遲圃傳說嚴一川花柳千里絃杉雲峰形突兀石壁勢嵚嵜
野店黃雞聲喔喔屋梁紫燕語喃喃鑪上酒香對月幾回頻舉
盞案前書滿臨風一笑却開緘

訓蒙駢句終

附錄

興國州志文學傳

司守謙字益甫宣化里人天才超逸下筆萬言與吳國倫同時相倡和年二十餘以諸生賚志歿詩文散逸獨存訓蒙駢句一卷然才子司川伯之名至今猶嘖嘖人口也

跋

余嘗輯吾邑歷代書目得六百餘種有存書者尙不及十之一焉嗚呼何其散佚之多也余宦游多年在故里日少凡游蹤所至每得鄉先輩一文一詩讀之動繫人思蓋祖宗廬墓所在每深愛慕之幽情古人登大行而望白雲因秋風而思尊鱸均有出於不自覺者甲戌秋長子緯自漢上寄來司川百先生雜言例韻鈔本一卷云係吾同族元齋先生所家藏者余亟取而讀之詞旨俳麗韻味盎然以之授蒙童習作韻語對仗誠爲善本今所傳之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當不是過州志川百先生傳云天才超逸下筆萬言年二十餘以諸生貲志殁詩文散逸僅存訓蒙駢句一卷細繹之今所存之雜言例韻即志載之訓蒙駢句並非於訓蒙駢句外別有一繼言例韻嗚呼文字之流傳難矣川百先生在吾邑有才名自寄明迄今四百餘年即在鄉曲野老譚地方佳話蓋莫不知有吾子司川百者胡其著作竟寥寥耶嘗讀顱甎洞稿吳明卿參政曾有下雉濤陽洞庭留別川百詩數首其詩均作於舟中川百與明卿之交深矣明卿參政爲明七子之一才氣橫放海內不敢違言川百與之游而相倡和復爲明卿折服無疑假使天與以壽其事業未可知而文字流傳當不在明卿下雖然幸有此訓蒙駢句尙在人間堪爲學作韻文之涂徑亟爲之校正刊印以廣其傳假使並此而失之將見訓蒙駢句在吾邑文獻中亦與多種著作僅留一存目而已余得此一卷書僅僅五千餘言不啻鳳毛麟角頎果僅存倍加寶貴此固吾邑文獻之幸亦川百先生之幸也夫乙亥夏五雉城石榮暲跋於故都西邱草堂

幼訓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幼訓

姑熟崔學古又尚著

為師難為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為功蒙師得則後來易為力甚矣不可不慎也

愛養

教訓童子在六七歲時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扑責之無益也願為父師者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話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愧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

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

使知讀書之高勤於教導使不憚讀書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責不惟無益且有損也

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覺略用教笞此在一兩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則彼習以為常必致恥心喪盡頑鈍不悛矣

至十四五歲尤為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循循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務專心讀書不責自進故先輩教子弟遇聰穎者罕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頑亦加扑責扑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扑責之無益也願為父師者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話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愧

棟斷不在恐嚇責扑問也若不得已而用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戚戚預約人勒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以畜怒責毋以醉責毋以人急責毋以己閒責數則不

生徒從前懈弛者初至時須緩緩約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責切不可性急

量資循序

為父師者不量子弟之資稟不顧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工夫有序何可一旦助長故昔謂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性急於一時而在操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開生機日活

分任

古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延師者亦當曰館以內師傅制之館以外父兄制之使父兄欲操師傅之權固令先生短氣師傅嚴於館而父兄卹於家亦爲暴寒相間

不假言笑

夫夏楚扑責非無威也手恭足重非無儀也而生徒往往不服者何也以稍假言笑耳平日師生間談家常事館外事問荅嬉然褻矣雖復威之儀之無庸矣故除講貫教訓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爲立教第一義

鼓舞

極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則不驕極鈍者必舉其長以揚之則不退倦者必加以禮貌如習儀呼字之類則不鄙稍長必礪以蒙工如理書默書之類則不佻

賞罰

學堂設一冊記諸生功過逢十會察除功過相折外行賞罰例賞則紙筆扇之類罰則立跪責三等責亦分輕重三等先是定賞罰例懸之座隅務期信賞必

幼戒

對北及日月神聖師長前唾溺及裸露仰臥不稟親命打罵家人若罵乳母及老僕尤宜戒擒拍蝴蝶蜻蜓諸蟲踐踏蟲蟻折花枝　作頑置襪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牀邊入禪堂道院戲弄法物　穢手翻動經卷　出位講閒話　翻弄人書籍文具

習揖

生徒習揖如北向揖師二生則長者居左幼者居右三生則長者居中次者居左幼者居右毋以背向人凡揖足跟緊並足頭少開頭毋仰亦毋大俯眼視鞋尖爲準聳大臂先起翼如所謂圓如抱斗大以小臂及雙手拱上與大臂及肩齊然後鞠躬而下頭垂過膝膝毋曲致成蹲勢徐與肩與大臂先起手與小臂垂下緩起齊肩而止倘揖如簸箕雙手撞胸成何體統

習立

凡立必袖手翼如在尊長前毋南面毋倚毋垂頭毋

敬肩毋先尊長毋正對尊長

習坐

凡坐必先拭座毋靠椅背毋分伸毋支頤毋交頸毋橫肱　師友臨座則起有問則起有荅則起

習飲食

飯時先淡食數口然後用腐湯碗然後食葷晚食用酒諸生長成者陪之幼者令先食粥食必告或間數日與之飲飲必告　假如兩人對食則一盞中分爲兩面居左箸毋入右居右箸毋入左三人則三面四人則四面箸毋妄入皆然　毋先毋後毋撑毋翻毋數毋鄰謂取鄰盞食也毋以箸入口毋以舌接食毋歸餘謂以食餘再入盞中毋他顧毋舍食與人語毋遺粒箸毋過肩謂肩箸也　毋橋以箸高置上也嚼無聲咽無疾吸無流食畢斂齊兩箸乃起

識字

五六歲時方離襁褓未脫孩心眷眷堂前依依膝下乃其天性本眞若令就學每日先令習坐習靜識字第一分紙上識字書上識字二法何謂紙上識字凡

圈出又用黑筆寫在書頭最爲易記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與刑楊之與楊聲同而筆畫邊旁不同如已之與巳行之與行杏與行杭焉之與焉燕女之與女汝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與心登之與敦聲近而用舌用齒又不同諸如此類必細辨之

敬書

兒童讀聖賢書不知敬重每至墨汚指損糜爛不堪皆師之過也故諸生出大小恭及晨起未櫛沐者先令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書夏月尤宜痛戒攤書

須去桌邊二寸許凡揭書以右手大指側襯書左邊尖角襍起以食指撚之毋以指爪亂撮毋以唾粘

點書

凡讀書本生高執書斂逐字挨點

句讀讀音豆

書有數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雖數句而語氣作一句讀者須逐字逐句點讀明白大約句盡處側用大點句法稍頓處中用小點

教書

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教至數十遍甚則師口一停徒亦默然者不知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滔滔背讀倘摘指一字則茫無以應也如上挨認字數遍後口授十數遍或數十遍中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再教又如教八句詩先教四句成誦後再教四句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句教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切勿因其資鈍落口傳惡套到成誦後師須靜聽差則提之此處一寬後來大爲費力又教書易於則誦勿恃自已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

念書

毋增毋減毋複毋高毋低毋疾毋遲最可恨者與至則如罵詈如蛙鳴與哀如蛩吟如蜩鳴凡此須痛懲之究竟聲調好醜屬之天成雖極力挽回不能全效者甚衆若欲挽回在教不在讀也

楳書

以五首爲準每日每首讀二十遍讀至五日非百遍乎然須正日又讀百遍則每首二百遍矣況今日讀明日後日又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澀生者楳至五日背者帶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

帶書

額定五首其差處生處全賴此處稽查若先生苦難少至三二首則書不熟矣生徒若多挑背亦可蓋師雖偷力生則全理矣

理書

逢十總理十日書文。限午前完。下午念探書。逢廿理廿日書文。作兩日理。限次日午前完。下午念探書。逢月總理一月書文。作三日理。限第三日午前完。逢季總理一季書文。作五日理。凡書念完一本。則通本理一遍。逢年終將一歲書文總理一遍。

熟書

背生書後。抽卷摸寫。忌寫變體小字。遇重字不可用兩點。須連寫二字有一節書分兩節念者。須連寫前半節。

兼理

凡課讀必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虛爲生書。學爲熟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通本背。乃已然亦不可止停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之。讀中庸半本後。須將先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冊即可從頭理起。每完二冊。法即如前。下論兩孟讀理亦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重經。溫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下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無不熟矣。

背書

師生須口耳相接。生溫差訛。切勿提過。然吃緊在讀。不在背。忽於讀而愼於背。晚矣。忽於初背而愼於溫。理晚矣。

講書

子弟八九歲時。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即與逐句講解。姿性高者。一講即明。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虛靈知覺。人人完具。第患開關啓鑰者之無人。聰明乃蔽耳。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扑責。徒張威勢。適足以錮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性。今願爲父師者。須識得此意。寬假其辭色。緊嚴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動以聖賢。德業次之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即至愚

潤字　即把筆

扶手潤字曰久爲妙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求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脫手自書

臨倣本

潤字稍似方用墨書字須方廣一寸五分最忌臨小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後於大字下分列兩行小字臨之大小字稍成後畫一無字格式以油紙臨歐陽詢九成宮碑擇其絶肖者剪下黏格式上日摹之初用筆畫少者一實三虛次用筆畫多者一實一虛實則臨虛則摹四角填小字習至此必成章矣然後再用鍾王楷法此由賢入聖法也

作對

近來父兄欲速對偶一項竟置高閣不知辨四聲明虛實爲將來對股表啓詩聯對仗張本所當究心一曰訓字先取對類中要用字眼訓明意義戒本生勿輕翻對譜須先立意方以訓明字湊成勿輕改勿輕代作　一曰立程語云讀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學舉業者必多讀先正名文以爲楷模何童子作對而止以刻成死字相繩耶須多選古今名對如詩話者細講熟玩方可教習

一虎字對以龍虎字上增一猛字對亦增一字曰猛龍字上再增一降字對亦增一字曰豢神龍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對亦增一字曰術豢神龍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對亦增一字曰異術豢神龍從此類推自一字可增至數字爲通文堆徑要必委皴者方可用之　一曰句眼古人以輕風柳絮明月梨花二句令人補一字推敲再四如吹如飄等字俱未妥惟用扶字失字方足爲輕字明字傳神從此類推有眼在首尾者有眼在中間者不能盡舉

餘課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生徒良知方長智識初開宜取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迪吉錄善過格諸書及史書典實果報昭然者開時與之講說足以棟動心目感發天良又有爲之廣訓者假如當飲食訓以稼穡艱難見賓客訓以禮貌謙謹又如看一匾讀一對訓以字出何書所取何義又如執一畀用一物訓以

造自何人始自何代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閭見拓充更當教以惜字紙米粒以培教養之原

學

少學

當塗崔學古又尚著
武林王晫丹麓
天都張潮山來同輯

督責初功

少學之功一在讀古成弘慶曆諸大家八股業俱從古文脫化尚矣近來家數不過讀時藝幾篇便修口談文不知文章無本領開口便村俗氣且不讀古文筆下亦不勤機局亦不暢故教子弟者自四子本經完日則當讀諸菊經及古名家文即資鈍者亦須讀古選數十首荊川公云讀古文取其近今者讀今文取其近古者誠課讀之要訣歟一在讀時文讀文自一句串下題二句串下以及長題一句對做題二句對做以及八句三句三段做題四句四段以及九句與小搭長搭一節全章先短後長先淺易後理致先輩選初學文定爲法趣二字法則備有規矩趣則吐納性靈不尚駢詞惟宗機法　凡讀文亦可略做讀書法採讀數篇篇只求明不求熟明則自然易熟明後復講完篇或止在讀時據一句旨令自講講後再讀熟後再溫得趣全在涵泳有本領之文有材料之文本領之文貴尋脈理材料之文貴善剪裁脈之法全在講題題前題後細細講明方可指點文中脈理剪裁之法或用其意者或用其辭者或用其機局者或用幾句而改幾字或用一股而改幾句者全在變化出之一在講貫講者講其實意初講時用之貫者貫其神理有貫串之意焉如一章以一句貫一句以一字貫又如一字在書如是解推之易詩書禮春秋亦如是解又有縷析之義焉　生徒長幼同學講書必分多寡淺深本生能質疑問難固易啓發否則特起一難責令解析或持幾說責令揀選折衷講時不能即答寬限一日或二日或三日如參禪者晝思夢想務期有省而後已　作文成篇時分講題義假如時習一章全章出題如何作文一節出題如何作文止出學而時習之如何作文有朋自遠方來如何作文作法既明結構自易　與

少年講書最忌誦述講章開引一二語須講了再講使其方寸豁然一在覆講不覆講則不知其胸中消息故生徒如師所傳句句搬出如先後顛倒未明也即次第不紊亦必視其增減轉換一在出題目有法如出理題連數期俱理題政事題連數期俱政事題即串做對做搭截諸題盡然一在教作文有法初做破題以多做爲主只此一題正破反破順破逆破明破暗破始則爲師者做一破即講一格繼則爲弟者領一格再做一破即承題起講亦然做起講須至起比虛比出題而止蓋此處是咽喉路生死關須一條線索一氣呵成如兩番爐竈氣脈不連中後雖佳終非入彀一作未是再作再作未是三作然後出名篇印証一句串下題會做方做二句串下題會做方做兩對題從此漸漸做去以至二句串下題會做方做兩對題從此漸漸做去以至長題切勿輕改即改時須說明改之之意圖法亦然至其理誦經書一切探帶兼理諸法亦與童蒙相等

開示路數

一教生徒作文須先與之講明書旨每出題目先將通章本意逐句逐節從頭至尾何者當重何者當輕一一講明令其通曉然後又將所出題目再與細說一番如出一句題目看其何字當挑何字當剔或該承上或該含下其兩句者或該分屬或該串講或該上下半格三句者或三段或一頭兩腳兩頭一腳或又該串講等類四句五句俱如之次第與之講明題意文格令其各各通曉然後及於搭題上下題搭題須兩下照應上下題須兩下聯絡然亦必先從題目顯易明白易於發揮者先教之而後及於理題庶令學者不苦難而便於措手總之教者須先看破題理而後令學者據理立言路自不錯如此細細開導即學五六十篇文字已淺淺曉大義矣積而至於百篇未有不能文者有等先生偶不爲之明題理又不爲之經心思索止惟抄寫成刻令學者照前比對後比學者亦不自去經思索只惟照天對地照日月對山川等類徒事徇迹不一庸心所以學文二三年更不知題中理趣文中機竅往往由此甚有將自己所作或錄他人文字令學者抄謄簿上手與披點弄彼子

疇亂叢唐抄學

帝與彼父兄不念彼之仰仗我者何專且重天地神
貶之降鑒我者何顯且赫而乃若是其相欺也吾願
爲師者其誡之　一教子弟學文當廢改不曾通之
時爲師者當與之代思代作而語而口授必令其手
自書寫即子弟未敏者歷經半年當自領會及其稍
自能文當看其姿稟所就意見所及各順其性而委
曲以成之少有一得則當取其一得以鼓其進必不
可一於塗抹以阻其機大抵造意要超卓立格要正
大題旨要明透筆氣要清順此爲行文要務於此不
暇論矣

疇亂叢唐抄學

甚精謬便是可成之機如艱澀晦滯雜亂重濁此等
筆路到底無成　一教子弟能文更無他法每閱一
章書直如親見聖賢當日口語領會無錯此是根本
急務以後精選新舊程墨或時文之明白而正大者
日令抄寫一二篇每篇必與批點分定格局盡斷段
落隨即與之講解講一篇讀一篇背一篇必
爺篇篇精熟乃已積至一二百篇或三四百篇訂成
二三帙時爺反覆潛玩毫無一意不明一意不達乃
爲有用久之筆底自活生機自暢而無枯澀阻礙之

疇亂叢唐抄學

病矣即至能文後此股工夫亦不可少須將每科新
出程墨房書行書或時文小題若能日誦數千言而時時記於胸次何患文詞之不
富而下筆之難就也其第一幹尤在看書另有神會
八法
破承　揣題主意處破要穩承要醒道破則順承順
破則逆承正破則反承反破則正承
起講　又名小講開講是文章就起處要簡而大意
虛含不盡要正反有法要開闔有勢
入題　是承上落下處醒目爲主高呼虛宕爲妙
起股　又名提股是拱題線索處要虛籠勿急大約
每股以五六句爲率少則四五句
虛股　又名小股是出點題面處每股以二句爲率

亦有不用股只作一兩句點題者不然或頓一二語方點出題面者更有不就點題先只頓一二語者

中股　是正發題義處要切實仍要留有餘不盡之意

後股　是推廓餘意處要另發心思另開生面

起股　虛股中股後股每項二股故云八股

前人定爲八股者言之不已而再言之兩兩相比明必如是而後盡也若合掌則四股足爲何必八股哉

束語結句　束語是收拾通篇處或四句或二句亦有不用對句只散行數語以詠歎題神者皆爲束語結句是文章結穴處或挽上文或落下文或結本題只一二句爲率

五要

弟子學文第一要曉得脈理一題到手便細想其來踪去路有上文即跟上文落來有下文即照下文逆入如無上文下文則提題中要緊字眼掀翻龍起此前半挂頭線處也頭線既明方可作後半篇文字中比是正發題面處起承轉合須一一分曉後比是展發餘意處須無中坐有絕處逢生

第三要知步驟文之有步驟如人之有身破承如眼目起講如首領起股虛股如胸臆中股如腹後股如腰約前半要虛後半要實前半徐徐而來後半沛乎有餘所謂前不突後不竭也若前後倒置猶如人之一身足反居上頭反居下有是理乎不特一篇即每股中亦各前後須按着步驟漸次講來文方不亂

第四要曉得能轉童年作文切不可說一層頭話上層是這樣說次層又轉一意第三層又轉進一意此層轉法也切不可說一邊的話前股是這樣說對股又不是這樣說如前輩鄒人與楚人戰題天下有一定之鄒乎哉有一定之鄒不妨與楚戰也對云天下

無一定之鄒乎哉無一定之鄒又不妨與楚戰也此
股轉法也又有句轉法上不去接下句便轉了
第三句又轉了一句一轉一轉意文字自然活潑
自然不窮蓋能轉則能通能通則能變能變則靈妙
不可捉摸矣
第五要生造文須有作性會創開八股文字須股股
各出意思最忌合掌即至束語結句亦不可草率雷
同古人云語不驚人決不休童年作文便要知此意
便要生造得幾句出此五者入門第一關也

四十字訣

挀頂　挀者凡一篇章旨及一題眼目挀定作主頂
者頂上根據上文使有源委

提振　提者提挈之法題義繁要處先於前幅提起
所謂高屋建瓴也　振者恐文勢太平則用
筆振起以鼓其勢

反正　反者反形題義　正者承上反意而正之有
反必有正

賓主　賓者借賓形主隨發正意與反不同反在題
中而賓在題外也　主者題之正位主重賓
輕

開合　開者拓開一步使其寬展有勢　合者就開
處一筆收轉歸到本題一篇中有大開大合
一股中有小開小合今文每有一層開一層
合亦有以反作開正作合以賓作開主作合
者

翻跌　翻又與反不同將題意翻跌由一層以至數
層如老吏舞文雖一成鐵案亦可翻轉故謂
之翻　跌者以側筆跌出題面有反跌順跌
不同

挑代　挑者將題中字眼取巧挑剔起講便有之中
後亦可用即起比亦可用　代者文字中間
或中股或後股揣度本人心上替他說幾句

轉折　轉者圓轉之謂一轉一境愈轉不窮乃爲靈
妙　折者一氣奔騰中作一折所謂千里一
曲是也又有一句一折或一股數折者要視

文勢爲之。

擒縱　擒者。覷題切要處用緊筆握住。謂之擒。既擒之後。復用鬆筆將題放開。謂之縱。二者相生。

起伏　起者。文之發端。或起一峰。或起一波。伏者。隱筆也。或於未起之先。或於既起之後。伏應數筆。如兵家設伏。待時而動。更添幾倍增勢也。有起伏方有照應。亦有前面伏案。至後作應者。

照應　照者。映照下文。應者。照應起處。猶人之有影也。

生發　生者。題義頗枯。而我善生之。或文義已盡。而我復生之。發者。題之正面。盡情闡發。如春花春柳。盡態極妍。

頓宕　頓者。頓挫文勢。欲行。故以一筆頓住。如怵裏偷閒。急來緩受也。宕者。搖宕一筆。欲吐未吐。神脉宕漾。

點綴　點者。於題脉處點睛。綴者。點綴姿色。如畫之有丹青。女之有好衣。

者也。

渡接　渡者。過文也。猶縣峰腰爭奇。在此平弱無波。過文最忌。須如驚濤駭浪中。滿拽風帆。截江而過。接者。承接也。接上起下。或接明上意。或接開一層。最要有力。又有前意未畢。中插一意。復以後意接前意者。謂之遙接。古文多用之。

推掉　推者。援引旁意。用一筆推開。以入正意。又推進一層。推遠一步。亦謂之推。掉者。掉轉一筆。如舟子掉舟。神龍掉尾。轉在文中。掉在文末。

省補　省者。省筆也。文恐太繁。則用筆省之。有省文省句省字之不同。如論語雍亦以命禹。將亦以字省。却就中等字。如孟子河東凶亦然。將亦然字省。却移民移粟等字。是爲省筆。　補者。補筆也。題中所無。又似題中所有。故用補出。或補上文。或補旁意。又文字於極忪處。兩

意不能竝寫則先寫一意再留一意於關處
補之亦謂之補

拖繳　拖者拖下文勢未終特以一筆拖去或有就上拖者或有另拖一意者所謂餘音嫋嫋不絕如縷也　繳者繳上文意已足特以一筆繳轉或有繳意肯者或有繳上文者或有就本題作繳者繳與掉不同繳用實而掉用虛繳用完題而掉係弄筆也

插帶　插者方講此句而即以彼句文意穿插於內是異也蓋下題所最忌者一曰浩敘枯木寒鴉不如文家之玲瓏活變法也　帶者非本題緊要處不可不寫而又不必正寫只以順筆帶過文家之息肩法也

鎖結　鎖者關鎖文勢欲行恐其太縱則用一二語略束之　結者結束或結一股或結一篇要收煞精嚴題無遺漏

行文變化

文訣既定則變化宜知夫小題有單句者有雙句者有截上截下者有短搭長搭者有旁引曲喻者理致題則觀其法脈辨難題則觀其議論典制題則以博雜爲工記事題則以茹落見敘本枯窘我出之以波瀾題近粗俗我運之以風雅既虛縮非頓宕無以寬局勢題既板實非翻跌無以活文機映帶中插搭題之勝槩也詳略呼應長題之能事也若夫題正者利用反題抑者利用揚題纖者宜發宏論題順者宜用逆勢似此之類未易悉數孰謂小題可一槩論哉然而同一操觚而王柚頓殊者何也命意同而取徑異也蓋下題所最忌者一曰浩敘枯木寒鴉不如千紅萬紫也一曰凌雜陸生谷窘不如芝產彤庭也一曰庸實閭閻撲地不如海市蜃樓也一曰澀滯寒儜儜不如流鶯百囀也一曰徑遂通衢大路不如橫峰側嶺也一曰方幅長鎗大劍不如短兵相接也是故理欲其正氣欲其醇意欲其新詞欲其鮮筆欲其轉機欲其靈布格欲其緊密文瀾欲其層疊由是而平奇濃淡長短整散各因其性之所近與其情之所好又寧一律之可拘哉

書法書法宜精故亦附記於此

身法

凡作書肩臂宜虛胸宜去桌二寸許面宜去膝三寸

手法

要指實掌虛以大指推出食指壓下中指鉤入小指襯無名指攥起執筆宜緊豎筆宜直

七筆四要

虛手指心不近掌

實手指節圓

豎手指貼筆緊實

作字四法

橫畫宜畫宜細豎宜短

少粗多畫少字宜粗畫多字宜細

勾短點圓幼宜短點宜圓

空勾橫直空白宜勾橫路宜直

訓蒙條例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訓蒙條例

仁和陳芳生漱六著

儒者不爲農工商賈。惟出仕與訓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訓蒙乃分內事。果盡其道。則教育人材。亦大有益于天下。已亦藉此代耕。誠兼善之本務也。余處館十餘年來。時時以未盡其道爲愧。所以然者。亦誠有不得已焉。今刻爲條例。勉圖守此。期不悞人子弟。庶亦或可寡過云。

一曰不問斷。正月十五日進館。十二月廿五日散館。中間祭掃完糧。約共去十日。計每歲坐定十一個月。日課扣足十箇月。諸徒亦不得探親友赴筵晏。蓋童子未有定見。心易放難收。出館一日。便當數日心粗氣浮。故第一貴不間斷也。

一曰年學相等。蒙館中不可夾入舉業之徒。館課有別。與壯者所言。自丁幼者無與。徒令分其見聞。爲師者用兩樣工夫。既難取精。必致兩悞。

一曰謝客。客雖正人君子。到館不得不坐。談所談雖天人性命之學。總與蒙童無與。且師與客談而欲諸童之耳目無他。及本課之一無所荒。勢有甚難故雖高賢慎無倒屣。若夫衆咻雖邸。莫若閉門爲安。

一曰勘理書讀書。惟童時理熟。可終身不忘。每日背生書須帶前十首。以爲常。生書每日讀百遍。白遍足更理。以前所讀書。自第一本起。依所讀次序。限定日理幾葉。周而復始。書卷前記理起日月。後記理完月日。逐本登記。以便稽查。其現在所讀前一本。當于每日理舊書外。量理幾葉。至今日所帶前一首止。亦周而復始。待後本讀完。方并入舊書數內。蓋新書遍數少。雖一時暫熟。略遲即忘。若與舊書挨次漸理。必至生疎矣。故當日逐加遍勿間斷也。更將各徒已讀書開列一單。粘揭座右。每部理過一次。即用朱筆一點。則各徒書之生熟。工夫

之淺深舉目可知自當警策
一曰漸次簡切講解童子初入學每日只講一字二
月後講二字漸加之講過者硃筆圈記但取本日
書中切實字講作家常話如學字則曰此是看了
人的好樣照依他做好人的意思學讀書學寫字
學孝順爺娘都是悅字則曰此是心裏欣喜快活
的光景如此日逐漸講久之授以虛字自能貫串
會意當閒居不對書本之時教以抑揚吟誦之法
則書中全旨自得
可入目
一曰習幼儀灑掃應對進退無一非齊治平之道童
時習此便有格致誠正修工夫孔門富貴子弟多
有而事其師嘗服僕從之役即是道也今之富貴
者其子弟幾欲喫飯不必親舉筯況于曲禮內則
等義師亦安得而語焉矜傲驕奢習與性成學業
從可知已張柔直館蔡氏且令子弟學走今之據
師席者宏裹諸游夏之言
一曰毋務博量資授讀須于精熟明透約而抉其要
賢于荒泛什百
一曰多藏書日課固曰無務博矣古今有用書籍館
中則宜多聚師爲分類藏之簿記名目將各書大
意作小序一段隨註名目之下使童子自幼即知
某講有某用某事當看某書少長即能與人言壯
時自行不得不博覽之勢而學問自此可漸廣充
一曰端本澄源富貴功名道德層累而上世每誤認
富貴爲功名于是初做秀才即曰有功名分矣及
中舉則曰功名成矣中進士則爲功名無復可加
所見如此宜乎功名之士不多見于天下而道德
從可知也處館當首與當徒之父兄親戚講明富
貴功名道德之別然後與諸徒漸次詳說之使知
吾輩讀書大有作用在而後可與言學
一曰厚館穀師雖非以營富延師者則有繼粟繼肉
之道惟師無內顧之憂而後吾之子弟得有專心
致志之益也爲師者當量仰事俯畜可給與否以

為館之去就如曰食之無肉棄之有味則恐自悞悞人迄于無成也已

以上數則訓蒙之道略備授塵業者亦可類推若專為衆業之徒設者更有數條

一曰各看講章四書本經師徒各備火全原本未經刪改者一部師先自看其說是者圈點非者評抹雷同者取其最優每日限看幾葉看完藏好令諸徒亦先自看各隨已意為取舍午間聚講逐人問其所以取舍之故一一辨論當否隨以已所看者與公盛衰之涎以證吾六經之所得看近思錄性理大全以資進守凝靜其他有裨身心家國之道者皆量力之所及看之隨有所發明即作小議論存之則後場工夫不必更做且頭場精義無不于此中得豈徒記誦之學可同日而語哉

一曰文章各自評選名選刻文師徒亦各買一部師先選定藏起令諸徒各選閱對看辨論如看經書法此則不可以師之所選為定何也見解有淺深天資有高下讀文者當取其筆氣學力之相近而未可盡為一律也

一曰時接長者議論雖眼孔天大如錢師之晉接多鴻儒徒亦與聞其緒論則見地不窄世務可通

一曰少讀時文文貴精不貴多先正大家隨諸徒所窒者慎擇百篇取其歷久彌新不逐一時之好尚蓋一時所尚者過時即腐者也隨時讀之日不暇給矣故擇之貴嚴守之貴約若夫歲科所採風氣遞更則不妨流覽焉以涉其趣非泥其迹也

一曰多看古書看註疏見古人用心之苦看通鑑知

文無一句不是我心中語此才是好文章文我作三項都無是處

以上數則取富貴之道略備于斯守此作衆人進士有餘即不果中自是上等秀才決亦不致貧賤從吾遊者相則勉為之若謂名師別有秘

傳不必如此迂腐時輩自有捷徑何必如此苦
辛則任諸英俊自為之非僕之愚所能及也

蒙養詩教

蒙養詩教小引

古者之教人也皆有其程人生八歲卽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逮十有五年而後入大學計自八歲以來爲年者七此七年中所學者皆童蒙之事後世則不然矣六歲入鄉塾自兎園冊子而外不復更及其餘其貧者或能爲先生拂拭几案稍稍溫飽之家卽以委之奴僕不復更親執役不第爲弟子者不知人生當有此學卽爲師者亦不復知有此教矣嗚呼可勝歎哉夫童于在父母膝前不無恃愍之愛驕傲憨癡頑鄙粗率苟順其性而不爲之制必且以欺凌尊長爲尋常犯上作亂皆由于此故必有以折其強悍之氣而歸之于醇謹庶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論語孟于之所云曲禮內則之所載當不我欺也吾鄉胡鮑更先生爲余父執著有蒙養詩教以訓迪童子俾入學之年卽知尊親敬長之道與夫服勞奉養之宜其嘉惠子弟者豈不誠甚盛心哉苟以辭章俚鄙爲嫌吾不知其將以是編供文士之讀耶抑將以訓童蒙也心齋張潮識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蒙養詩教

歙縣胡開藐更著

立

書生站立要端然氣象如山學聖賢下莫參差蹺一足上毋斜倒側雙肩擺搖不定應生厭倚靠難停更可憐立定脚跟從此始德容古訓至今傳

行

行步童年寓聖功朱齊肆夏古人風周旋曲折循規矩進退優游守敬恭若遇親鄰前拱揖或逢尊輩繼追從凡人皆可爲堯舜只在徐行後長中

坐

坐來端拱肅容儀養重收心在此時莫把一身偏左右謾將兩手戲東西橫肱礙肘招人惡蹺足張箕惹衆嗤記得古人言一句坐如尸也是吾師

籠手

緣何舞弄好嬉頑兩袖垂來欠雅觀若肯習儀都可學只消籠起甚無難手心畧與中心近右掌開平左掌安再得從容通禮數誰人見汝不欣歡

拱手

須記逢人把禮施人因拱手作威儀初逢用此相參見臨去還將作別辭中禮不過令並口至恭方舉到平眉少時若未先嫻習試誦鄘風相鼠詩

肅揖

南北先分左右施次將兩足立教齊從心抄滿圓舒翼近額提高勿過眉漸次屈來同磬折從容灣下記頭低起時尤要身平直方見趨庭適等夷

展拜

拜時又手要從容漸漸身灣是鞠躬跪始左兮右屈後起先右也左伸同手齊按地方成伏膝襯扶肱又著胸直到平身當禮畢毫無蹴踖乃稱恭

著衣

生人何以異牛羊上有衣兮下有裳衣著必先提領袖袴垂休使露褌襠頂冠束帶成君子袒裼昌披是

病狂倘若縱汚勤補浣穿來全不覺儼端莊

喫飯

飲食隨時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陪尊席毋先舉便是同行務遜酬魚肉喫殘須莫反飯湯流啜最堪羞遺羹讓果垂青史飲食之人乃下流

應對

諸生說話忌聲高詳緩溫柔貴有條訊問到來猶顧讓語言未及怎嘮叨至誠老實爲忠信謊浪虛浮沒下梢不見巧言同利口覆家敗事盡渠招

靜聲

非言非語本無聲何事閒來却厭頻故故嘿痰多嗽咳常常呵欠沒精神豈關飽後時噫噦罔顧庭前遍唾津總是放心收未得不思何以拜楓宸

斂氣

人前只管鼻吹呼定是心粗氣始粗試奉天君心作帥自降物役氣從吾惺惺守去令常在欵欵調來漸若無彷彿屏除如不息肅然端的聖之徒

寢息

宴息調神自有時那堪昏睡竟無知須防面仰令張口更忌身番作偃屍蠖屈隱藏呼吸小龍潛寂靜夢魂怡窗前若警雞初喔平旦幾希仔細思

出恭

諸生領著出恭牌須擇無人僻地來若犯日星俱有罪正當門路亦多災登腧應記寬衣去下厠還該淨手回或是淸池令醯齪喪心無行豈良才

灑掃

灑掃經儀習在晨盥盆箕帚奉循循中堂播水室握

水右手驅塵袂鄣塵拂則退行先自奧拔之移聚向當身莫嫌服事爲人役從此裁成詣聖神

事親

父母恩深等昊天孩童孝順報難全早晨先起問安否晚夕還來看坐眠喫果便思懷顧養出門須想望雲邊有時打罵毋嗔怒更要和顏近膝前

事兄

兄友弟兮弟敬兄天然倫序要分明席間務請兄東坐路上應該弟後行食莫占先須遜讓財寧取少勿

欺爭諄諄誨汝無他意爲是同胞共乳生

尊師

父生君養分相參教者惟師恩並三傳不習乎須日省道宜尊也始無慚縱遭撲責心休怨卽代煩勞事亦甘就養服勤皆古訓春風時雨細詳探

處友

朋友之交道若何少年爲弟長爲哥同應共硯須謙讓立志存心互切磨勿以善頑爲最契毋因小失便傷和至誠好學當親近戲嫚狂生莫近佗

見賓

日聽呦呦歌鹿鳴嘉賓相見卽相迎主人肅客右邊入客遜主人西上行拜坐畢時當舉問酒湯初進合親呈席終禮送詳賓顧恭敬周旋在至誠

讀書

出入躬行力有餘便當勤讀聖賢書少年著力中年熟小字能通大字如句句咀含風韻美條條朗悟月懷虛養成有用眞經濟窮達均宜道在余

寫字

聖賢經術義何深盡在書中點畫尋體辨象形至假借功多幻揚及摹臨拈毫運用惟虛掌先字操持必正心心正自然令筆正此言珍重勝南金

歌詩

詩教功全養性情性情調洽聽歌聲勾舒串振倫無奪生長收藏曲始成唱和一堂歸大雅感通天下自和平孔門點瑟同琴樂不異颺言韻載賡

跋

古之蒙也誠今之蒙也僞古之蒙也直今之蒙也狡古之蒙也弱今之蒙也悍古之蒙也訥今之蒙也佞蒙既已異乎古矣其父兄亦復不知其當返乎古而方喜其能苟非爲之師者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于既倒不愈成江河日下之勢哉蒙養詩教其文則淺近之文也其事則孝弟之事也誠于日課之暇一諷詠之用力少而爲益深誠蒙養先資也心齋居士題

世楷堂藏板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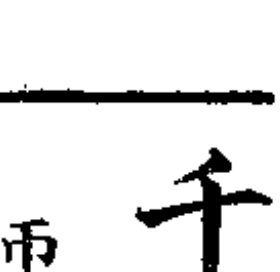
千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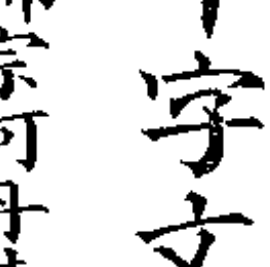
共一卷

圖書
甲寅
刊

千字文

師宗何丹畦先生著　昆明陳榮昌敬書





懿惟至道　天地胚胎　人稟厥性　是謂三才

懿美也道者日用事物之理彌綸於天地之間渾沌未見端倪如孕而未生之胚胎人稟受之而成性是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也　音註胚音坏沌徒本切音囤

稽古有訓　端肇伏羲　八卦摩盪　神化先資

稽古有訓　端肇伏羲　八卦摩盪　神化先資

上古無文字伏羲氏德配天地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因而則之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蓋明道之先資焉

凡此生初　渾然一苦　智愚各舛　所學攸殊

人生之初性本皆善自所學多歧而智者過之愚者不及因之各舛於道蓋習相遠則失其所以為性也　音註舛音喘

二帝心傳　其中允執　逮及禹皐　嘉言簡輯

二帝心傳　其中允執　逮及禹皐　嘉言簡輯

二帝唐堯虞舜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心傳者堯舜相傳心法祇此允執厥中數語伯禹皋陶皆帝臣朝廷之上君臣交儆輯音註陶音遙其嘉言曰大禹謨皋陶謨音註陶音

商湯垂裕 爰勅盤銘

伊傅納誨 卓爾典型

時哉宣聖 曰集大成

周王武王光前人之烈佑啟後人周公以介弟而爲相故稱家相作孚作而信於萬邦也閟雎麟趾周南詩篇明身脩家齊之效也周官周禮治天下之法制脩焉本雎麟之德成官禮之治即周公作孚音註相去聲萬邦之實音註治平聲

贊脩刪定 萬譜攸攄

宣聖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時中之聖也集大成者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羣聖之事而爲一大聖之事蓋既不得位贊脩先王之道刪定六經之書垂爲萬世師法使有所藉以折衷也

亦越周王 光烈佑啟

雎麟官禮 易希寡過

書取通方

惠吉逆凶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下逮有周歷紀二帝三王政事使學者有以通方致用也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在於易孔子自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易明示人以惠迪吉從逆凶學之而惡日消而善日長也音註易音亦長上聲

消息竝課

正考父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予敢侮正考父孔子七代祖傴僂曲背也蓋禮有三百三千之多可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也音註傴委羽切僂音縷傳去聲父音甫

旁參羣詩式昭芙刺

律協樂工編帷鼓吹

詩三百篇孔子採於列國而訂正之其旨主於美刺善者知所勸惡者知所戒可以興觀羣怨也樂工魯樂官太師摯孔子與之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詩正則樂正而協於律也編帷障圍設教之地鼓吹如子夏彈琴曾皙鼓瑟皆所以治性情也音註吹尺僞切治平聲

綜經曲

鯉庭申戒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綜總其數也秩者尊卑貴賤等殺之品秩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惇言厚其倫序庸言品秩有常也孔子於伯魚過庭而申誡之曰不學禮無以立左傳

雅亡寄慨　寓意春秋
蕭斧華衮　筆屈史鰌

雅亡謂黍離降爲國風也孔子慨王迹之熄取魯史春秋而筆削之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一字之褒榮於華衮其直過乎如天之史臬矣　音註　鰌音秋

教孝情殷　發揮順德
揚名顯親　移忠表則

孝順德也人子宜順親而不可逆親也孔子孝經一書所以發揮順德之實惟立身斯能揚名而顯親移孝作忠故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也表則以身作則也

杏壇論語　品列四科
維顏博約　簞食瓢飲

孔子設教杏壇因材陶鑄門人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之目惟顏子尤爲好學博文約禮雖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也　音註　行去聲食音嗣音寺樂音雒

緬懷曾思　治平位育
累牘連篇　總歸慎獨

曾子作大學其道極於治國平天下子思作中庸其道極於天地位萬物育而累牘連篇總歸慎獨君子乾乾不息於誠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音註　累去聲

鄒孟軻叔
特標仁義
洙泗澤長
用紡綱常
終貽秦火
刑法競尚
秦始皇用李斯言焚燬冊籍李斯者荀況之徒
東坡蘇氏謂李斯焚書實況啟
風俗靡澆
邪說淫辭
荀況多材
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邪說淫辭為正道害孟子
辭而闢之莫為路梗矣維時有荀況者趙人其
莫為路梗
雄辭曰逞
言仁義略與孟子同而憤時嫉俗之過至言人
性本惡大悖性善之旨害道亦與楊墨無異
之況斥子思孟子亂天下斯薄先王為不足法
則謂秦火由況貽之可也自是治術競尚刑名
用法益務深刻下民化之而風俗頹敗澆漓無復三代之遺矣音註澆堅堯切
漢祚丕興
董策稱醇
收合餘燼
賢良始進
蔚而紡綱常
於不墜也

漢興弛秦藏書之禁收集灰燼之餘天下稍知誦法孔子至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廣川董仲舒天人三策經術深邃洞漢儒之醞者矣 音註 燼徐刃切弛音豕邃音粹

賈誼敷奏

鄭公鄉裏

劉向匹倫

著述等身

司馬記繁

班姓香熏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譔史記百三十篇記述繁富楊雄字子雲蜀人嘗慕司馬相如賦辭宏麗每擬以為式班固字孟堅扶風人和帝時上兩都賦杜牧詩所謂濃熏班馬香也蓋皆漢

十二

子雲賦麗

閒妙諦

賈生名誼洛陽人漢文帝時上治安策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杜七國亂蒯劉向字子政漢宗室成帝時慮王氏權位太盛作洪範五行傳論奏上之灼見忠悃賈生匹倫也鄭康成北海高密人太守孔融敕縣旌其鄉曰鄭公鄉著述凡百餘萬言其三禮之學旁稽曲證尤為後學津梁等身言書高與身等也

十三

本流底柱

夕陽忽逝

儒辭章之盛者惜罔聞至道之要也 音註 翊音弋

還顧關西

鷁鳥驚啼

禹貢東至于底柱河自南而東遇是山仍折而東以趨於北所為以底柱名也楊震字伯起宏

農華陰人隱居教授時人稱為關西孔子安帝時徵為司徒尉以樊豐等譖之策收印綬遣歸故里行至城西夕陽亭懷慨飲酖卒明年順帝即位詔改葬於華陰潼亭有大鳥高丈餘集喪前俯仰悲鳴葬畢乃飛去　音註鷙音至華音話酖直禁切

鼎沸誰支　諸葛絜領

廿載臥龍　濡泊凝靜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其羹沸而將潰則勢幾莫可支言漢至獻帝時天下危殆也諸葛孔明名亮琅邪人絜領苟子勸學篇若絜裹領言貴得其要也亮為學務觀大略而澹泊以明志凝靜以致遠寓居襄陽隆中郡人龐公稱為臥龍後佐先帝後主治蜀其出師表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逆睹三代以下稱王佐才云　音註沸音弗帝

晉室塗炭　專肆浮談

罪魁弼晏　禍釀莊聃

晉室司馬氏之朝王弼字輔嗣山陽人何晏字平叔南陽人好老莊書謂六經為聖人糟粕晉

惠帝時王衍等尤慕效之由是朝士大夫專以浮誕為美廢弛職業卒成八王五胡之亂信乎弼晏為罪魁而莊聃有以釀其禍也莊周梁惠王時蒙縣人嘗為漆園吏著南華經大率寓言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聃與孔子同時為周柱下史著道德經五千言　音註聃甘切粕音拍

六朝襲沿 逾誇藻飾
隋闕陳謨 仲淹參匿

六朝東晉宋齊梁陳隋也士大夫沿襲釋老之教而尤崇尚詩辭競誇藻飾王通字仲淹河汾人隋文帝時詣闕奏太平十二策不用退而教授著述屢徵不起卒於煬帝末年門人謚曰文中子迹其生平遭時不偶匿采韜光故程子稱為隱君子蓋六朝来一人而已

十五

唐開詞館 衆豔登瀛
穎達奉詔 誤疏領行

唐太宗為秦王時開館延文學之士杜如晦等號十八學士士大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又貞觀十八年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監祭酒孔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頒令學者習之穎音註疏所故切達字仲達衡水人

虞躁播遷 敬輿弼亂
豎議參謀 全操勝算

虞從也躁皇帝行在也播逃也遷徙也陸忠宣公名贄字敬輿嘉興人唐德宗四年涇原兵過京師作亂贄時官翰林學士從帝出幸奉天參預密謀中外號為内相寇亂之平贄功為多焉

音註虞音祐躁音必贄音志

迷津孰導 佛海彌漫

幸昌黎伯　手挽狂瀾
六朝衰晉以釋教亂梁以佛教亡而嚮風者卒
弗知悟猶之迷津莫導而茫茫於彌漫之海也
昌黎伯韓愈字退之修武人嘗著原道闢佛老
之教唐憲宗時遣使迎佛骨至京師愈上表乞
投水火以絕根本被謫潮州刺史嘗
音註漫謨官切

惜乎譽髦　務嫺翰墨　褚歐點畫
李杜謳謠

譽名髦俊也李白字太白隴西人唐明皇朝供
奉翰林杜甫字子美襄陽人與白同時官工部
員外郎褚遂良字登善錢唐人高宗朝以諫立
武后謫愛州刺史卒歐陽詢字信本臨湘人太
宗時官太子率更蓋皆唐譽髦之士惜乎不
求學道而務嫺翰墨小技以工詩工書名也音
註謳音歐褚音
褚更音庚

昌占來復　密驗習之
或如柳氏　恪守歲規

李翺字習之隴西人韓昌黎弟子著復性書三
首大旨以人之異於禽獸蟲魚者道德之性全
也肆其心之所為則異於物類無幾矣故朱子
謂中庸之書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至翺始知尊
信而為之論說焉柳公綽字子寬京兆人仕憲
宗朝非朝謁之日與弟公權等蚤起群聚小齋
治事會食至夜讀書講學漏三下然後歸寢行
之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歲饑則諸子

疏良言昔吾兄弟侍先君宦於丹陽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云音註翬遨蔬食之食音寺

五季湮淪宋廷聚宿績茂范韓年尊文富

矣音註湮音煙淪音倫宿音秀琦音奇將去聲路音路

君實寶鑑永叔瑤牓

湖州模範漸廣陶甄

司馬温公名光字君實解州人著有資治通鑑爲政事得失之林歐陽文忠公名修字永叔廬陵人著有六一居士集足振文體之衰胡安定先生名瑗字翼之海陵人教授湖州創置經義治事二齋仁宗詔下其法於太學有宗師道之立自瑗始也音註鑑音監甄音真解音蟹瑗音援

安石稿誣忌功嗜利

五季梁唐晉漢周湮塞淪沒也言天地否塞人心汨沒之時也聚宿列星以喻宋廷賢才之衆也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吳郡人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韓魏公琦字稚圭安陽人嘗夢以手扶天者再而公後皆出將入相爲宋名臣文潞公彦博字寬夫汾州人富韓公弼字彦國河南人皆以碩德而享大年爲三朝元老潞公至哲宗時猶詔十日一議事朝堂是歷事四朝

新政紛更　耆英擯棄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宋神宗朝宰相創為新政銳意紛更一時舊臣以去就爭之至於擯棄殆盡洛下耆英會即音註更音庚安石執政時事也
豈知祕蘊　太極圖包
濂溪首倡　河洛深交
太極者天地萬物之理也周濂溪先生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首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經著太極圖通書明道伊川從遊而得其學朱子嘗曰濂溪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因其說云音註蘊音慍
粵程兩難　秦珍圭璧
程伯子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叔子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河南洛陽人兩難言難為兄難為弟也圭璧以喻德性純粹也明道在神宗朝居諫垣僅九月所上章疏酌古變今天德王道燦然明備伊川於哲宗嗣位之初召充崇政殿說書文潞公嘗侍經筵聞講說退與同列嘆為真侍講音註盖音葢顥音昊
堯夫觀物　橫渠訂頑
共敦夙好　奚恤謗訕

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關中張橫渠先生載字子厚嘗於學堂書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後改爲東銘西銘程子兄弟既受學於濂溪周子又得邵張兩先生爲友可謂德不孤矣雖有謗訕之者奚足恤哉

音註 邵音紹

比黨而攻

蜀郡軾轍

坐聽擠排

無虞玷缺

哲宗嗣位宣仁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群賢在朝以類相從有洛黨蜀黨之語洛黨以伊川爲首蜀黨以蘇氏爲首蘇氏兄弟相繼擠排伊川要豈能污其素行損其豪末哉蘇軾字子瞻轍字子由蜀郡眉山人與父洵以文章名天下稱三蘇焉

音註 比毗至切
擠音濟

曩者立雪

近哉和靖

伊川先生嘗瞑目坐游楊二子侍立不去先生覺曰歸休矣退出則門外雪深三尺其事師篤謹如此謝呂游楊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游酢字

謝呂游楊

遠植豫章

彥宇 音註 瞑音溟
仲素 音酢

歲寒孤松

康侯挺秀

暨憲寅宏

弓衷依舊

崇安胡安國字康侯從謝楊兩先生游得河洛之學上蔡稱如嚴冬大雪百草萎死而松柏蒼然獨秀高宗時聞陳公輔乞禁程學奏言徒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程學是猶入室而不由户也故名儒傳稱其衛道之功至偉憲字原仲安國從子朱子之師世稱籍溪先生寅字明仲安國從子世稱五峯先生記曰良弓之子必學爲裘胡氏有仕亦安匿從子世稱五峯先生宏字仁仲安國

馬　音註　菱音委從子之從去聲

佩韋堂構

聿宗劍浦

瑞毓考亭

馴造滄溟

源實出劍浦蓋自學於李先生漸造深大之域猶江河之達於滄溟矣　音註　馴音旬歛

音珉侗音通

蘭臭結盟　研精藝圃

東萊切磋　南軒建樹

易繫辭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言氣味相似也藝六經也呂東萊先生祖謙字伯恭婺人嘗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猛然有省自是終身無暴怒張南軒先生栻字敬夫方成童時隨侍父忠獻公浚開府治戎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孝宗朝歷知靖江府江陵府所至聲績爛然均朱子志同道合之友

音註　栻音式　浚音峻

九淵區別

何期厲禁

幾度糾繩

譏致齟齬

象山陸九淵字子靜撫州人嘗偕其兄九齡與朱子講學不合朱子言學先博覽而後歸於約陸則欲人先明本心而後使之博其後九齡頗悔其誤而九淵持之益堅朱子知其有誤來學

既力辨之矣甯宗慶元元年韓侂胄用事與其黨胡紘沈繼祖誣論朱子十罪厲偽學之禁且云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於是朱子落職罷祠蔡先生元定道州營蝀之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可畏哉

音註　侂闥各切　紘音宏

可嘆哉

老友謫居

選隙契闊

沈辭箕疇

幹託衣鉢

契闊隔遠意蔡西山先生元定字季通建陽人幼時父牧堂授以二程張邵之書比長請業於朱子叩所學驚曰吾老友也道州之竄元定聞命即日就道杖屨行三千里無幾微慍於言色至謫所或勸謝絕生徒則曰人以學來安忍拒之若有禍患非閉門謝賓所能避也沈字仲默

元定季子嘗受父命敘洪範數朱子為書傳奉成亦以屬之沈卒成父師之志名蔡傳黃勉齋先生幹字直卿朱子嘆其為學堅苦以女妻之追病革遺以深衣與所著書曰喬道必說在此矣

音註 陬音鄒沈持林切鉢音潑實音豆屬音燭婁去聲遺以醉切

真魏晚出

欣卜盍簪

履祥嗣音

脈絡延綿 迄於基柏

遥印悃忱

具徵謇諤

始知義理之學雨公先後立朝謇諤無所忌諱其悃忱與朱子遥遥相印者矣音註謇音

謇諤音鄂

邛渠容切

真西山先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自韓侂胄設偽學之禁凡程朱書皆所禁絕德秀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甫仕於朝即奏請顯示好尚使正學復明於天下魏了翁字華父邛州人甯宗慶元五年舉進士時方諱言理學了翁策獨及之嗣丁憂歸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蜀人自是始知義理之學雨公先後立朝謇諤無所忌諱其悃忱與朱子遥遥相印者矣音註謇音鄂邛渠容切

何先生基字子恭受業於黃勉齋篤信朱子之說王先生柏字會之號魯齋聞何子恭得朱子之傳師事之金仁山先生名履祥字吉父學於王會之又從會之登何子恭之門許白雲先生名謙字益之仁山門人四子皆金華人稱金華四子淵源一脈私淑朱子而正傳因以不墜仁山值滄桑之際有漢管甯之操白雲復經元室屢徵不起謂為宋之遺民元之逸民無不可矣

音註絡音洛

鹽城信國

波濤飲泣

艱險力搘

葙醢含甘

樞默備僚

許魯齋先生衡字仲平河內人從姚樞得程朱書慨然以道自任又因樞薦仕元嘗有平生為虛名所累不能辭官之嘆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從元主伐宋至德安脫名儒趙復於死論者謂程朱之學自南而北始於復盛於衡樞之功也竇默字子聲號漢卿廣平肥鄉人金末避亂大

敗秀夫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幼主帝昺同溺信國公文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人帝昺元年元兵襲執天祥於五坡嶺送燕京不屈囚之臨刑從容就義嘗著正氣歌有鼎鑊甘如飴之句

音註葙千余切醢音海嶠音轎昺音丙燕音煙從七恭切鏩音穫

竊歎魯齋

巷遇元主

名與姚許朝暮講習至忘寢食後與魯齋同被

朝命左傳同官為僚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比大道晦塞之時而正學未絕也

音註樞音殊之朝音潮

吳澄接統

草茅退隱

業樅蓋廬

祇愛吾廬

菡畬田也韓詩經訓乃菡舍吳澄字幼清撫州人於經傳無所不通嘗作學基學統二篇以明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元初程鉅夫薦召至京師以疾辭歸英宗朝授翰林學士大中大夫未幾復移疾去鉅夫題其居曰草廬學者稱草廬先生

剛掃泯棼 矜持亮節

音註菡音綸
畬音余

三三

遜志捐軀 源鍾曹薛

泯昏也棼亂也剛掃元季昏亂而士尚氣節實自方正學倡之正學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遜志其讀書齋原名也受業於金華宋濂濂為許白雲弟子自孝孺孤豚難門人無得脫者而朱子授受一綫之緒以絕故剛代開理學之源者厥推曹薛曹月川名端字正夫澠池人永樂時

小樓莘雯 重望欽胡

音註棼音
汾

白沙異派 若水爭趨

吳康齋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見伊洛淵源錄棄舉業謝人事讀書小樓足不下者二年英宗復辟聘授太子侍講以老疾辭歸胡敬齋慨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受學於吳康齋然以道自任著有居業錄論者以比薛文清之讀書錄焉陳白沙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本康齋弟子而學以自然為宗同時湛甘泉若水亦以自然為本體故剛代異學之熾首白沙次若

水辟音璧湛也音註丈陷切

下遞姚江涇野洼扶
愈滋漂溺整菴剖晰
分條釐理蒙引啤吟
正學之不明於天下大率由講學者晦之故欲
舉陸緒而使續焉必於聖經賢傳天道人事探
討尋繹而一一得其條理若蒙引啤吟者其可
貴也四書蒙引明晉江蔡清撰清字介夫號虛
齋呻吟語明甯陵呂坤撰坤字叔簡號新吾學者稱沙隨夫子音註劈音霹傳去聲

高顧齊軀貊瑞炀竈
鬱起稽紳鋒刃屢蹈
貊瑞寺人之有官者炀竈言火熾於竈以喻禍之烈也高忠憲公名攀龍字存之顧文端公名憲成字叔時同為無錫縣人倡修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而忌者目為邪黨洎逆

瑞魏忠賢用事有忤之者輒以黨人罪之
株連屠戮流毒搢紳東林之禍遂不可解音註
貂音雕瑞音當煬音
漾搢音晉洎音暨

噫嘻俊傑

戢山譜牒

聿屬殄殲

猶示鉞砭

荆峴襄勤　儀封勵直

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程朱之學至
國朝而大盛蓋由
聖祖天縱好學
御纂有朱子全書羣經性理諸編多
命大學士李公光地參訂得羽翼正學之助維
時若湯荆峴張儀封一則移易風俗而裒贊克

殲盡也逆瑞之後俊傑幾同歸於盡矣然君子
修身俟命利害非其所知而是非不可一日不
明戢山劉念臺先生名宗周著人譜類記以鉞
砭學人之隱病焉崇禎時官侍郎明亡不食卒
謚忠
介　音註　殄徒典切殲音纖戢音
戢牒音疊砭悲廉切

棓村羽翼

勤一則弹劾貪邪而直節彌勵尤皆理學名臣
也光地字晉卿謚文貞安溪人湯文正公斌字
孔伯號荆峴一號潛庵睢州人張清恪公伯行
字孝先號恕齋儀封人雍正時疾革猶遺疏請
崇正學勵直臣有正誼堂
全書蒐羅儒先遺集略備　音註　峴胡典切行去
聲疏所故切

景彼臨桂　再膺玉峯

嚴廊輝映　胥慶遭逢

陳文恭公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趙公士麟號玉峰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兩公皆宗程朱之學者望著朝野身名俱泰可謂遭逢之至幸矣

炎武詳該　承諾諳練

盩厔轄藏　頻推碩彥

顧亭林先生炎武字甯人江蘇崑山人明亡偏遊天下留心經世之學胡先生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湖北天門人明亡隱居不仕窮年讀書析理至精論事尤極平實李先生容字中孚自署

尤寢清獻　峻設藩籬

躅足音也藩籬以喻衛道之嚴也張楊園先生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桐鄉人值崇禎甲申之變隱居教授肆力程朱之學有楊園全集陸清獻公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時官嘉定縣靈壽縣知縣內用御史卒贈內閣學士著學術辨力闢姚江為禪學論者謂稈朱之統自

曰二曲土室病夫陝西盩厔人屢徵不起康熙時　天子西巡召見以廢疾辭蓋三先生者皆遺逸於野之碩彥　音註盩音輖厔音質

空谷芳躅　追溯念芝

朗薛敬軒胡敬齋後音註躅音濁
惟公得其正宗云

自昔士林　惡覩運會　術判純疵　機呈否泰　音註

自昔儒士之學運會攸關蓋學術者治術之所由出也純疵偶判否泰之機見矣

蒲蔽黜猷　根據掾衮影　肯逐朐從　頓忘內省　音預

聲與音預

務言捷悟貪厖雜者徒事淹雅而無與身心能祛二者之蔽可以言學矣音註鶩音莫江切行去　務厖

從古未有無體而能達於用者治平之基端在誠正果能無愧衮影則郎蒲蔽勳猷之本矣豈肯干祿求知逐於朐從物誘而忘返已內省之要哉

千里紕繆　茫在毫釐　忍陷禽獸　竟梏民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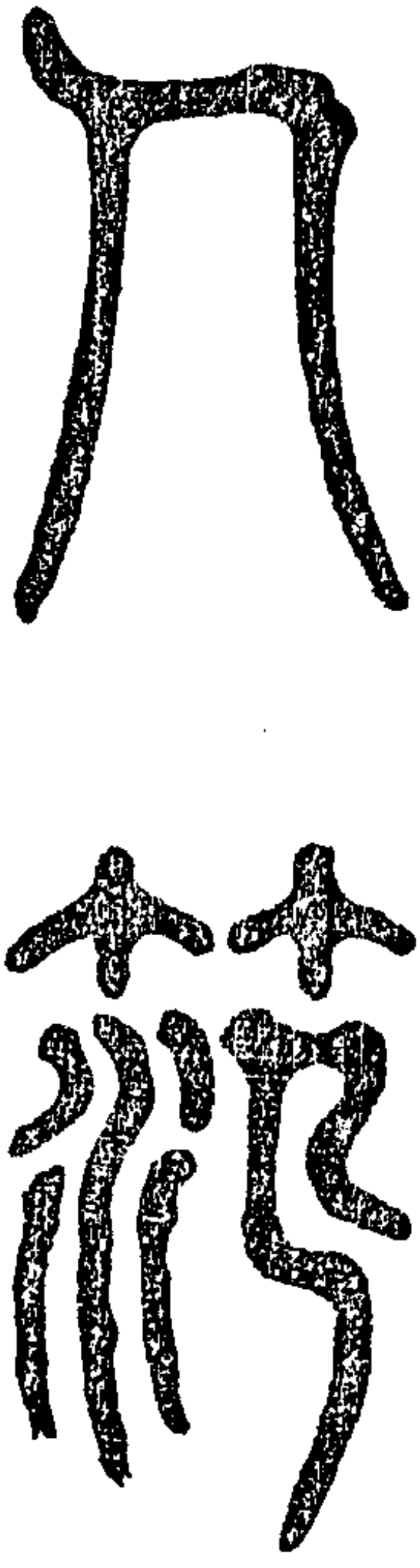
學術之差始在毫釐繆以千里心學一派拾佛老之緒餘其弊不至無父無君不止學者不可不審其幾也 音註紕音批

過欲存誠 涵養克完 寸喪惕儆 措施乃正

務博課虛皆欲也過之而誠以存趨嚮既端學養兼到措則正施則行矣

黽勉我躬 保以俟命

凡此無非求盡我生身心性命之理也理得則生順死安孟子所謂修身俟命者千古聖賢一而已 音註黽音泯



光緒辛丑夏日

廣雅書局重刊

序

三代以上爲嘗專重書名而班氏藝文志以史籀等十家三十五篇專小學之稱蓋秦承戰國之餘燬滅六經焚除先王之道務盡唯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秦篆流傳蒭何草漢律承之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當是時天下以吏爲師亦甫之年獨有書可學而篆隸遂以小學名是小學之專爲文字由秦漢始也六藝既出學者多先通孝經論語然後治經度其時幼年所肄習固有不止諷書若干字者矣班氏謂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六書誠保氏教也若六儀與五禮六樂五射五馭九數獨非教自保氏與保氏以佐師氏之不及師氏之三德三行非先保氏而教者與然則舍六

德六行而課以藝且舍其五者而取其一毋亦班氏狃於漢初之著令而非先王之道果如是也與朱子生於南宋慨然念小學不端則大學格致以迄治平之道將無所恃以立於是掇取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之文以爲內篇又采漢氏以來之嘉言善行以爲外篇俾後世之教者學者得循先王立法之次序敦倫常謹言動先德行而後藝事彬彬然比於三代之英故自朱子小學書作而班氏固於時尚之言爲偏而不舉矣我邑蔣大始先生丁乾嘉之際爲學一宗洛閩篤好小學復輯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言行爲書六卷以繼朱子書之後名曰人範方君予春讀而遵之嘗舉以示沈子沃之沃之受藏焉將爲之傳播而未果也沃之弟安之成兄志遂以付梓而求序於予顧是書

丁子復傳大始先生傳見堂文鈔

君姓蔣氏名元宇大始平湖仁浦人幼業賈補邑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篋洛以來諸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於朱子遂棄舉子業奮然以講明絕學爲己任業盡廢移居委巷中走卒負販雜沓戶外君整衣冠危坐讀先儒書牛毛繭絲細人無問外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後益困課鄉里童子六七人余過海上同鄉丈瑚造其居書聲滿斗室客至兩人坐一椅初甚訥及論朱陸異同如疏流泉無壅不決如克大敵無堅不摧然以平心出之無主張門戶習氣爲講學家所難也生平篤信張楊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羣陰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清獻繼之顯於世楊園人鮮知者乃取姚夏陳梓兩家所爲年譜合楊園文

集海鹽徐楙年譜附錄海甯錢馥年譜考正參訂成一編蓋姚失之簡陳失之繁精心抉擇君能獨得其要領云所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救荒書補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糾謬叢桂堂詩文集及楊園先生年譜共若干卷卒年六十九貧幾無以斂鄉丈厚賻之且恤其孤訂所著書將次第刊行是不愧爲古人交者

丁子曰君間楊園清獻而興起者也使時有其人與之上下議論昌明學術以大其傳可也何至委頓於叢維荒穢之區遺書獨抱飢以當食寒以當衣老死而聲名不出里巷是其不幸也然讀其所著書明正學闢異端整風俗厚民生粹然儒者之言使朱子之學中絕楊園清獻其人不再見於世則已耳苟有繼起其所論著吾知必有取焉然則君之幸斯道之幸也豈獨爲君之幸不幸未可定也嗚呼

人範卷之一

平湖蔣　元大始輯

述言

述言者。述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言。可以賡啟童蒙脩明倫紀。增長術業者。以續小學外篇之嘉言。

立教

程董二先生學則曰。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其日昧爽。直板始擊。成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升堂。師長師弟諸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誥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師長出。乃退。各就案位。謀晨昏之令。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乃定。皆揖。坐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居處必恭。冀躬。俯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先。

言當晝。勿寢。步立必正。行必後長者。呼唤師長使令。及己有急。於不得已。不得輒去。坐立必揖。必後長者。三命勿至。醉。出入必省。非尊長呼出。必生疑。必面出。不易方。入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

讀書必專一。必正心肅容。計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通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强記。非學問之事。

言語必謹。致詳審。重然諾。譚聲。毋過高。毋急遽。毋卷舌。毋吃。毋易。毋拖。毋長。毋短。毋緩。毋急。毋侵。毋凌。毋慢。毋戲。毋浪。毋雜。毋妄。毋粗。毋鄙。毋俚。毋訐。毋刻。毋薄。毋佞。毋讒。毋說。毋道。毋及。毋論。毋辯。毋爭。毋較。毋激。毋厲。毋暴。毋誕。毋欺。毋隱。毋偽。毋譎。毋誑。毋漏。毋泄。毋輕。毋躁。毋怒。毋罵。毋誓。毋咒。毋及。毋論。毋辯。毋爭。毋較。毋激。毋厲。毋暴。毋誕。毋欺。毋隱。毋偽。毋譎。毋誑。毋漏。毋泄。毋輕。毋躁。毋怒。毋罵。毋誓。毋咒。

容貌必端。毋傾。毋側。毋斜。毋偏。毋動。毋搖。毋肩。毋背。毋膝。毋足。毋頭。毋手。毋指。毋鬚。毋髮。毋目。毋口。毋鼻。毋耳。毋面。毋色。毋氣。毋聲。毋嚏。毋欠。毋涕。毋唾。毋痰。毋汗。毋垢。毋穢。毋塵。毋埃。毋雜。毋亂。毋放。毋則。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字。幼者。年長以倍者。以丈。十倍者。以兄。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

接見必有定。凡客請見師。坐定。而出。揖。師亦如之。接見。

廣雅書局

詳著云。其第一篇曰。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嘗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髮。腰謂以絲或帶束腰。腳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汙壞。行路看顧。勿令汙壞。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為塵埃雜穢所汙。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凡盥面。必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袂。勿令有所濕。凡客請見師。坐定而出。揖。師亦如之。接見。凡盥面。必巾帨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汙。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

藏器識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
飭身之要毋忽（以上衣服冠履）○其第二篇曰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
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喧闘悖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
督但當低聲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倘責或有過誤不可便
自分解姑自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
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有未至若爾則無傷怿事理
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
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
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喚召卻當疾走
而前不可舒緩（以上語言步趨）○其第三篇曰凡爲人子弟當灑埽居

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加整
齊不可槪白取用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閒不可書字
前輩云壞筆汙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黮其面此爲最不雅
潔切宜深戒（以上灑埽）○其第四篇曰凡讀書須整頓几席令潔
淨端正將書策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
讀之須是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
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
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
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

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亦不能
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有不到
須要愛護不可損汗皺摺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
卷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筆提鉤
鋩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提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
指落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
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看本不可差誤（以上讀書寫文字）
○其第五篇曰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讀書閑靜之處不
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雞鬭打毬蹋毽放風禽等事）
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炙
不惟衆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

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某甲某
則曰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閒飲食之聲　凡飲
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
問則必實對語言須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惟徐徐輕手不可
令震驚響　凡衆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
必居路之右侍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
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待僕婢必端
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
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
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筯必諮匙食已則

置匙筯於案。以上雜細事宜。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脩業。人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爲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固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論滄洲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逈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必欲秉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畧褒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令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呂東萊先生名祖謙字伯恭婺州金華人曰張荊州謂南軒先生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言語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字子靜宋撫州金谿人白鹿書院講義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皆必在於義所習在於義所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皆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所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科舉取士人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願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願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自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其

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朱子曰浩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圭之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辭而惠詩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病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則書之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其間深察之則庶乎不迷於人德之方矣

眞文忠公名德秀字希元宋建寧浦城人教子齋規曰一曰學禮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非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二曰學坐定身端坐齊腳斂手毋得伏凳靠背偃仰傾側三曰學行籠裏徐行毋得掉臂跳足四曰學立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敲邪五曰學言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嘆六曰學揖低

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七曰學誦專心看字斷句漫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八曰學書臯志把筆字要整齊圓滿毋得輕易糊塗

程畏齋先生名端禮字敬叔人讀書分年日程序曰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爲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文爲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譽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爲主終身陷於務外爲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

續雅書局聚

今制取士以德行爲首經術爲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況今明經一主朱子說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以便志道之士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棄之耶嗟夫今之士讀經雖知主朱子說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讀之無法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爲程試資也昔胡文定公於程學盛行之時有不絕如綫之歎竊恐此歎將復見於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輯爲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蓋一本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裨於此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詞之無不達得諸身心者無不可推而爲天下國家用竊意宇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求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動察而身與道爲一德形於言辭而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方正學先生名孝孺字希直明浙江寧海人幼儀維儀曰維坐容肖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敲以側坐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立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行　形倦於晝夜以息之當心定氣勿妄有思慮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寢　張拱而前端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挑以輕遠瞻峰於人動必以正揖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毋　珍映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戶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憂食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飲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善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言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乘其天而喻於禽獸也幾希動　中之喜笑勿啟齒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笑　得乎道而喜其喜書揭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者無不可推而爲天下國家用竊意宇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反身則至喜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擾使不審厥虛聖賢

不然以道爲度撙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德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怒　惰學與德汝日成成變爲行誼予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明荒棄其所當變而變其不必變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修（憂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好　見人不善莫不知懲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當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惡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手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善氣之門（取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固陷人爲得似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折之（與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斯德

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其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乎戒之戒之

呂新吾先生（名坤字叔簡明河南寧陵人）曰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佚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護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闒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以此誇人父兄之難莫大乎是

高忠憲公（名攀龍字存之明南直隸無錫人）曰人身頂天立地爲綱當百教之一終始不他求得於此

羅文毅公（名倫字彝正明江西永豐人）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

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又曰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使是爲賢子弟矣

吳忠節公名麟徵字磐齋明浙江海鹽人曰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黃忠端公名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明福建漳浦人京師與姪子靜書曰少年努力爲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濕癡文有峰巒可時看闊閩濕胳諸理學家言自有人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甯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衷中久之自然成人　父兄不可常恃人當自求之身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溫氏母訓明鳥程溫寶忠之母陸安人　曰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倘羅窺幕鄰兒穿戶入閫各以幼小勿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　又曰遠郎侯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

陸桴亭先生名世儀字道威江南太倉人　曰今士大夫家每事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又曰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嬖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張楊園先生名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　曰忠信爲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子弟出門能不遵父兄以憂慮庶幾可免矣若不幸而有過則自訟不宜雜及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即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

所以習心隱隱種種自形力使其去旦晝梏亡庶乎兒矣若人事牽擾則讀史書一二種無益之書則已　非徒明兒之資要亦擇善之務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即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

旋發舊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右五條日有定程

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

師敬不磬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悶悶而棄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之古人爲學之方乡主靜坐近見人靜坐使欲厭棄事物故不立爲程紹若能凝然敬發油養本原則此功自不可少若勞攘之餘初欲習靜則鈔錄寫做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泳寄託前喆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興親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閒一作之以徵所得右三條無定程

隨時從事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尺地寸事。執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既負七尺。亦負父兄。愧怍如何。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汩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冰。未足爲喻也。禍亂之作。傾覆相尋。然聖賢豪傑。恆以興起處今之士。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從而動忍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愛惜存心。無忘修省之實。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爲法程。

釋義曰。塾者熟也。誦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右五條通言大指　增

又示學者曰。愛身不爲實。父母惟其疾之憂。敬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力學。務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力學。務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日親賢友。友多聞。會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增

施易修　名博浙江嘉興人　曰。侍坐長者而以嚴憚退去。即此便是不肯用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增

唐翼脩　名彪浙江岡溪人　曰。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王善嚴　名詔生江南崑山人　曰。教子嬰孩。自學語。即宜正其聲口。學步。即

宜導以行止學食即宜謹其飲啖若姑息之以待稍長然後教之則無及矣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河南儀封人曰幼子常視毋訑毋盍幼子之心本無不誠習於僞則僞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司馬溫公幼時倜有僞言其父誡曰小子敢誑語耶從此不敢妄語即此可見矣 魘

蔡文勤公名世遠字聞之號梁村福建漳浦人曰吾家子弟最宜常勤以立大規模其大誡見不可怙惰焉貧日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嬾與私最切今之弊嬾回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開筒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示子弟帖

陳文恭公名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桂林人曰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基聖矣 教女遺規序 增

黃崧甫先生名承乘字靜山江西廣昌人曰世間一讀書種子一人物種子二者不可一日不留於天地有之無限好事皆從此出此種一斷無由萌芽欲留此種舍先聖義理之學何由 南莊類稿 增

平湖蔣 元大始輯

述言

明倫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礙祿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皆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眞指毫髮以爲邱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審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猜疑不已予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擬上封事　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

廣雅書局

正當審決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親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來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遍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御齊以人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方正學先生曰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　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遒乎祖考爲諸人而爲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詆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

爲　題愛日堂詩曰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有親雪滿顛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義和義和停鞭高堂一日如千年曹月川先生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步而不敢忘孝焉（頃讀作跬）

羅文毅公曰古之君子榮親以禮養今之君子榮親以侈養夫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爲不若禮義之榮也若得之而不以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大而已矣

呂新吾先生曰進食於親有而不勸進言於親論而不諫進德之總以愛身爲本愛其身則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

於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曰家既不起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即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誠懇頻數意愛而婉方略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氣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莫命其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　雨澤過調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悟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兒女輩常若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警到自事時尚

進必親嘗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　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方正學先生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梳曰疾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菽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嘉興薛楚玉名瑄斯誠其故人黃氏子曰少年立身即從今日起今日諸事先從居喪起若能不脫衰麻言笑不問不飲酒食肉不居宿於內則小童女婢必生敬畏小童女婢敬畏則紀綱之僕服役紀綱僕服則中外之人莫不服自是而宗族親戚以及鄉之言惜乎未及發其哀痛慟恒之誠楊園先生曰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莫不召僧道作佛事當者數百十金貧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賢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者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不然踰禮者不得爲孝今以非禮處其先又惡得爲孝乎適見其愚而已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責也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修德行道也何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背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盍自春秋鄀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鄀非莒人滅之而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直年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

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陳北溪先生名淳字安卿宋漳州龍溪人　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祭祀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繼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似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家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禮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背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盍自春秋鄀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鄀非莒人滅之而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張楊園先生曰報本之義豺獺皆知而況於人蔓豆之實牲骸
棄禮之將自古未有饗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
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尚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
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　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
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烝敬及於
桑梓用心如何

方正學先生曰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
不容不變者文也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
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
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祀者魂氣
也魂氣無所不之矣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

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
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
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
於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然廟祭者常也墓者循情
而制變也常前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
則非可也

以上父子之倫

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賀陳丞相書曰古之君子居大
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
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商求以進其知
振擾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

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致化申
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
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繼而
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
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以志足以行
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荅范伯崇書曰當
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
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吏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
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
過矣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明　曰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
己之三要也　不欺其君自不欺心始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
接人謹言語　作官一事不可苟　爲政通下情爲急治獄有
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待
吏卒寬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李景譲母鄭氏曰士不勤而
祿猶災其身此言可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增
胡敬齋先生曰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　增
呂新吾先生曰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爲
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敝　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耗六
生者何曰墾荒開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曰招流
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曰嚴選飲
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罪曰絕倡優之戲曰限在官

之役曰抑僧奪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

李文節公 名廷機號九我 明福建晉江人 曰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爲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

吳司寇 名中偉明浙江海鹽人 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人與陵轢士大夫以干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己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楊園見聞錄

吳忠節公曰秀才不入祠做官不入黨使有一半身分 又曰如不問也君子謂之不仁

陸清獻公曰居官不可專聽幕客之言此雇代他人謀事不無贍前顧後我惟證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己志

王素巖曰仕宦者絕無生民之愛於其胸中故雖有疾苦聞之如不聞也君子謂之不仁

李吉父名 曰居官不可輕用刑刑具中之夾拶尤不可輕用當兩造具陳爲上者只宜虛心質問眞情自得必欲藉重刑以取之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得之者殊非眞情也證言日錄

張清恪公曰爲人要誠實存心要謹愼學術要醇正品行要端方操守要清廉作事要勤敏此居官之急務也 卑

沈端恪公名近思字閩齋號位山浙江錢塘人 曰爲官者一日之間只在國計民生利害上用心舍此更有何處用心 須從書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事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爲政之道須覺中有嚴嚴中有寬急速不得遲緩不得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清

雖窘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聞以呂司寇公

節儉洗寃抑布公平謹號令信賞此救事乃下車之始政此
等不講漫言初任苟且隨俗到得後來便不復能自振作其他
興利除弊一切教養等政宜因弊利導之漸脩舉不可行之
太驟　獲上信民方可做事清以自持乃求信上下之實也
爲政不先整飭得胥役使他革面以從事便一事不可爲凡有
興動詞訟革奇敝處衙蠹禁打降洗寃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
晏安怠惰一切不管爲無事則民閒遂紛紛多事　爲大臣者
以激揚爲要務便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徒殫精疲神於
簿書出入之際察介文告之間則何益矣　范文正公嘗言史
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嘗患近
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爲夫婦居室之法

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良相之
言也　韋

茅坤名星來號純叟浙江歸安人　曰凡吏民未經杖責者小有過犯不可
輕加箠楚惟當嚴加訓飭以警其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

以上君臣之倫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
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
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
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百
於乾坤而終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

曹月川先生曰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綱禮之先
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何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
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
共食其嚴如此

呂新吾先生曰婦道所係之重也六禮以聘之三周以御之三
月以逸之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
樂家道之興亡邦國之毀與門戶之榮辱夫子之死生於斯人
焉係之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如金入鑪鍾椎夫鎔鑄婦之無良
夫道之苟也諺曰教婦初來此婦女終身善敗之始也　室中
夫婦不並坐晝無讀書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
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爲夫婦居室之法

呂忠節公名維祺字豫石明河南新安人　曰治家內外嚴肅男女有別婦人非
至親女人喪毋出弔雖至親毋頻往來凡男子係親屬者請謁
只令說知不必見存古約言　增

陸桴亭先生曰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
夭之憾

張楊園先生曰婦之於夫終身攸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曰
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
也事父母未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
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責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
友則有滋益之義猶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
政鶏牝門風者爲不容恕傷　古人有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此歟

婦人專家政鮮有不骨肉乖離六親疏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內命不得擅出木有蠹則枝瘁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往昔覆轍足爲鑒戒也

以上夫婦之倫

呂新吾先生曰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謇謇而對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呻吟語增）

呂忠節公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凡前輩及相知高年必謙謹致恭毋倨傲存古約言（增）

吳秋岡先生（名慶瑞明浙江海鹽人）曰兄弟之愛不篤則子姪之視諸父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幾於路人末世倫理之疏薄未有甚於此者也（陽岡見閒錄）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資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顧而深受侮虐者也

張楊園先生曰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因財產傷敗彝倫疏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骨肉構難向室操戈天必兩遣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顧而深受侮虐者也

張清恪公曰禮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兄弟者吾之同氣也父母之所愛者也吾有兄弟而不能體父母之愛以愛之豈惟不弟並爲不孝有見世之人有因財而致爭訟有因婦言而生嫌隙者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貢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

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豈可忽乎

張楊園先生曰離羣索居亡友鮮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篤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薛文清公曰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際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

王文成公曰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從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

呂新吾先生曰君子以合道爲朋小人以合己爲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福之關也

溫氏母訓曰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勿計其短如遇剛愎人須耐他幾分戾氣遇佞邪人須耐他幾分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

錢慤度名允康曰先君子每以慎交教予嘗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斯友以天下之善士而友之猶以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讀其書想其爲人如見其面如聞其言如與之朝夕相處而又友其人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諂柔狎之人處則無朋友之實矣

薛文清公曰朋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固之以變術業固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則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魏叔子名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曰朋友陰陽倫取化外盡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

曰易招怨人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

義之厚

文信國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江西吉水人曰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郁倫叶睦定省溫清行乎患難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思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憾者矣

以上朋友之倫

方正學先生曰箴文見王文中子孝父心寬斯言誠爲確不忠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虞舜曰夔夔齋慄瞽亦允若子　兄須愛其弟弟必敬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

骨月情周人賦棠棣田氏感紫荊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兄弟
弟（夫以義爲長婦以順爲令和氣詩祥乖戾禍興應舉案
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右夫
而遠徐友宜相親所交在道義皆論富與貧君子淡如水歲久
情愈眞小人甘若醴轉眼如讎人右朋
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
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
於倫理明而且識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其人之形
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呂新吾先生曰隔之一字人怕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
上下之衆務去隔此字不去面不怨叛背來之有也呻吟語增
儲蒼梧先生名之楚明浙江德清人曰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今
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間固不可苟在鄉黨雖與田夫野老閒言
語當於世道有補楊園先生名錄圖見閻增
程一齋先生名大純字漢舒湖北孝感人曰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
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卽此便是衰息景象
溫氏母訓曰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
去夫人不祐　又曰凡人同堂同室同爨同旅多年者情誼深
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又曰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只看婁眠早起意逸好勞無一

述言

敬身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於天下之理惟古之聖爲能盡之而其所言所行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經訓史冊

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恩恩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探造自得常久不厭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爲物主虛至靈常惺惺而無所繫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視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致精之本也

（名斌字敬夫宋漢州綿竹人　蔡軒石銘曰正爾衣冠尊爾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謹重手容恭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不離九章之敬五章無逸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八章閑則終之）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孰夭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罪惡之委我其監此祇聚厥心有開其宅有赫其臨執玉秉盈須臾頓沛任重道遠其敢或忘

張南軒先生（名栻字敬夫宋漢州綿竹人　蔡軒石銘曰正爾衣冠尊爾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謹重手容恭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不離九章之敬五章無逸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八章閑則終之）

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敬爾脩

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佞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一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陳北溪先生警懦詩曰顏子之克已鎩鉏斫空粲曾子毅於仁重擔硬脊梁子路勇有行勁兵赴敵場子車剛不屈砥柱立滄浪嗟哉人聖門迢迢萬里長儻非四子才甯不中道僨爾宜變爾陋爾柔而剛

眞文忠公夜氣箴曰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

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陽

昔闢之其消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

蠢動俱闕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閒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入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儆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懍懍乎庶恫

心經贊公集聖賢論心格言名曰心經而曰贊采諸儒議論爲之註此其體也

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慾有憧惟慾易流是之爲危須臾或放衆隱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間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政或貳屋漏雖隱密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萌雞夫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覺覺是憂一指肩背執貴執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惟此道心萬善之

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敬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竇靈龜若奉琪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爲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几清晝擁爐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詩曰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深究越從閒關來新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博而厚噓呵雲霧興滂流被草木茂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無動搖雨儀等悠久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鬬渺焉方寸微憧彼碎物誘擾擾無甯期得不易蓑朽汝今志於學一念貴操守天眞浚其源人僞窒其竇冶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腊毒由厚味亂德本醇酎當如禦讐敵豈但惡惡臭斂然肅磔靈神

物察左右融融澹虛明從役息紛糾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首
但存達德三可卜與齡九不勝玉汝心持用薦杯酒

陳南塘先生名埴字茂卿宋台州天台人夙興夜寐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馳蓋於其閒淡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居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彝秉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整齊振拔精彩默禽臕不可嚥後悔何任誦言坐隅以代砭鍼

元念菴在茲曰夕乾乾

郝文忠公名經字伯常元澤州陵川人詩曰思慮即鬼神所發不可妄人物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勖箴曰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險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何與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默聖之經右 八之警警

許文正公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河南河內人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於機卒殺於嶽獄以諍諍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察其昏昧無知至於此極也故議必從始失之理言之使其人間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亦不失爲長厚若夫善則其迹既善卻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在人間之則樂於自勉在我亦爲有實驗而非虛學也

吳魯峯先生名海字朝宗元福州閩縣人惜陰齋箴曰爲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者分古人爲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閭絕迹韓子焚膏繼晷年勿息嗜學若茲嚮不成德今人爲學或怠以嬉既問既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追及時不學汝將何爲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虛擲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默禽臕不可嚥後悔何任誦言坐隅以代砭鍼

貌長軀號名爲儒習出物下執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兒於爲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於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右食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厭德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雞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昃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右旋

曹月川先生曰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又曰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

人範卷三

薛文清公曰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夏正夫先生名寅明南直隸華亭人　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日閒過一可惜此身亡一敗三可惜明史

吳康齋先生名與弼字子傅明江西崇仁　曰勿作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凡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皆背天理也　增

胡敬齋先生曰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聖學以敬爲本者可以去昏惰正邪辟除雜亂立大本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進學齋銘曰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曉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曰邇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靈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異宗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陳白沙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明廣東新會人　曰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增

蔡文莊公名清字介夫號虛齋明福建晉江人　密箴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增

舒文節公名芬字國裳號梓潼明江西進賢人　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急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矣　增

呂新吾先生曰體欲重厚色欲溫和此君子之德容也　言辭以安定爲第一安者舒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　四禮翼增

又曰慎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間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呻吟語增

高忠憲公曰語不可騁快詬詈不可騁快作　增

吳秋圃先生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立道恭寬信敏惠中無嚴峻字故知刻深非居上之理　陽明傳見

劉忠介公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明浙江山陰人　曰吾自幼有不廿流俗之志此念最眞初學備志增　又曰與其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見聞錄增

黃忠端公曰學者之患甚於好名我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足即乃棚棚自足甚者抗顏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舊實以其好名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爲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如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滋味都一樣楊園見聞錄增

倪吉甫名鍾瑞浙江平湖人曰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況在我無心之言或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靜穆之士見衆談諧便爲效顰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可見重

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爲和衆耶　人之作孽甚於口我閱人多矣見言語尖酸者鮮有不逢天譴故人惟若拙若訥爲貴即眞訥眞拙亦何病乎陸清獻公日記

陸桴亭先生曰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眞者一笑則認眞遂懈有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　又曰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燭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劉伯繩名汋山陰人忠介公子　語葉靜遠名敦艮曰學問之要只是於倫常日用閒事事不輕放過日積月累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楊園見聞錄增

淺渝安初名陛後更名克貞烏程人　曰今日人士不患不篤實聰明愈多適以濟其詐僞陽園見聞錄增

張楊園先生曰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亦小增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是輕之本不恆其德只緣於浮輕言輕動亦緣於浮惟主忠信可以治之增　學者於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學問悒悒勉其所未足即乃棚棚自足甚者抗顏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何足算文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勿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日克勤小物做來　術不可不愼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己不可爲在人亦不可與近楊文正公曰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層

陸清獻公曰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松陽鈔存　座右銘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李文貞公名光地字厚菴號榕村福建安溪人　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規離經辨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爲行也遠矣然行遠則無至也播於春溉於夏刈於秋其爲力也勤矣然責稼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爲依而道德以爲歸也由前二者推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鮮乎先覺蓌前修遠有志者亦貿貿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

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
俊民興矣 飭勵錄
方望溪先生曰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
小小者自當不至余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
亦養心衛生術也 沈椒園文集 增

以上心術威儀

朱子曰謝氏所謂食前方丈侍妾數百列鼎而食隨意所欲
諸其戶者其識致舉凡文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增
李文定公燔字敬子宋南康軍建昌人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
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移氣移體因誦古語曰
分之所在一毫跻攀不得善處者退一步耳 宋史 增

薛文清公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靡人之大惡 增
呂忠節公曰冠履衣服遵王制貴雅素毋尚淫靡毋徇時樣存古
紛言 增

以上衣服飲食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
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
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埋會不要求效三
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論大學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
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
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問論孟二書用力孰何曰循
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

嗚嘩沒齒反已茫然全無可進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

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增

李文貞公曰歲訓詁皆無師潛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觀瀾錄增

以上論讀書

朱子荅吳公濟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竊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絲御生兩種之實增

薛文清公曰士農工商之業爲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徼不可必之福莊如埔風捉影舉世之人爲之何其惑之甚耶增

章文懿公名懋字德懋號楓山明浙江商絡人曰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增

以上辨異端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紀行者記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行可以端童穉之趨嚮立人道之大防爲斯民之模範者以續小學外篇之善行

立敎

黃勉齋先生名幹字直卿朱子行狀曰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總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

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乎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選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張南軒先生顯悟夙成父魏國公愛之自幼所教無非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何先生退思有得以書質焉五峰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乃

蔡西山先生元定字季通宋福建建陽人謫道州貽書訓諸子曰汝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宋史作慢

黃勉齋先生少有遠志從清江劉清之游清之曰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子歸自其母大喜即日遣行勉齋自兒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朝散郎劉邁母蔡令人諸子幼時令人夜課讀苟未精熟令人亦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視具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令人無喜色二子踰世科令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耳繼是正應學耳嘗語諸子曰仕以廉爲本廉爲本廉以儉爲基及諸子文曰工文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寒淺又曰閱人多矣甚貴者令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閫書令人曰吳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文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令人生旦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令人感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胡以吾故樂飲遂方妊時女醫眡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爲男令人聽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言何爲至於我斥之而令人竟生男頤西山文集　附

郝文忠公自遜曰先君謂先妣令吾屏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爲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郝氏迷事先翁姑閫郝氏之先未有不爲學者吾子豈可廢學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飯死亦樂無憾遂決意令經爲學時儲廬託處無以爲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且

衆童子數十輩教之以佐生業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修身非爲祿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以記誦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爲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愼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問之本此郡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爾曾叔大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

考其傳註始入夜則往庀家事春粟治菽二鼓入於書堂篝燈隱几不解衣帶閱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寢方五鼓又往庀家事負薪汲水黎明入於書堂以爲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

自立爲世用

元丞相安童蒙古札剌兒氏遠大之識經國之才本於夙成童幼時世祖嘗問其母宏吉剌氏曰安童何如人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及在中書一見許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衡有疾童卽親餽館舍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他日衡對世祖亦曰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蓋童之受益於衡也多矣

靜子曰

宋仲敏先生訥明河南滑縣人洪武中爲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及歲貢士當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恆止學舍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敦三人年俱高鬚髮皓

自終日危坐堂上肅然以故多所成就以下六條
明史　增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明江西安福人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贍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始太祖以宋訥爲祭酒最有名其後宿儒張顯宗申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祖之世尤爲人師然以直節重望爲士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增

陳文定公敬宗字光世明浙江慈谿人以南京國子監司業遷祭酒敬宗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周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與李時勉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增

魏恭簡公名校字子才號莊渠明南直隸崑山人　曰昔提學高汝白之叔父隱君子也教汝白成進士及登第以書戒之曰汝得一第吾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寢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僕曰比在家漸不同矣乃儆懼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　增

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明江西泰和人　官兩都憲家子視家曰勢位非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參與唐音答金世龍兩書　增

一家物須看破仲子謁選不通書故舊頗行訓曰前程分定惟

安義命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便音問乞達相知公曰數字本不惜似信命欠確爾惟諄諄忠信篤敬云增

羅文恭公名洪先字達夫號念庵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不置請告歸侍雙泉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差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先進遺風

祝虛齋先生名萃字惟哲以提學副使家居訓子有方時繼泉年已長必令衣粗布綺絹禁絶不用每膳以精者奉其親而以脫粟者與其子恐其習於豢養而忘情也後繼泉亦顯錢總登厚語

錢懋登先生名夔明浙江海鹽人曰先公致臨江政家居時仲兄芹以刑部郎陞肇慶知府子養晦衣一絹服先公斥之云服美於人豈吾家教張東海詩云富貴休忘舊布衣吾誦之久矣豈遽忘之

甚嚴公既長爲顯官而大夫人猶嬰兒視之有不當其意大夫人輒對案不食公惶悚即長跪以請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劉峯集

大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錄金尺帛不得專取崔蓉

即命場去同上

諸雲芝先生名楊圖先生之外舅舉子特晚既歿沈孺人教子士鳴名珂後更名琛剛嚴有義方嘗謂之曰吾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汝無友何也必汝無學人弗與友也他日士鳴與其友至孺人具饌飲食之退而歎曰吾於壁後聽汝等言語不合於義且間其人母喪而歌有友若此不如無也每見親戚輒問子過失且曰勿以吾嚴爲之隱是害之也有所聞呼至跪而杖之見子讀書輒喜曰但得汝作秀才繼先人吾死無恨楊圖見閻錄

李二曲先生名容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字信吾從軍爲材官崇禎末督師汪喬年討賊信吾從行臨發扶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督師死信吾亦死

紀行

明倫

黃梅人洪祥字士高事親孝養備至父友璋病瘧年餘祥臥牀侍湯藥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婁完顏氏昔家女也友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稍不安一日强坐謂士高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父少起睡僕不覺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嘗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平爾孝至矣已而父疾瘳

錢瑛字可人明江陰人　生八月而孤稍長頴敏時紅巾盜起瑛奉其祖本和及母避之盜追及本和被槍不死縛之瑛乞以身代盜并縶瑛本和哀訴無子惟此一孫兩人爭代死賊憐兩釋之瑛母尋被執瑛妻張氏躲伏叢薄中即出迎賊曰姑老矣請釋而縛我賊即解姑縛張鄰神中鞋與姑昵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厚語　今見明史孝義傳）

劉謹明浙江山陰人　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六歲甌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甫之甌朝夕向西南遙拜年十四歲嫂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初服道路荆楚慮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悲（同上）

御史馮恩字子仁開南直隸華亭人嘉靖時巡按江西值寧藩叛恩與都御史孫燧協謀擒之時論汪鋐彼進士江西殺之時長子行可甫十三歲應疏乞以身代祖母吳俯伏擊撼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間每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肅皇帝憐之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道四德流芳卷

鄧馬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

陳巨理浙江餘姚人伯父孟昂無子以巨理繼之已而復生一子巨理主孝孟昂卒母老且失明患疽巨理親吮之疽瘳母呼巨理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厚語增

錢雲鶚名汝霖本姓何幼孤事母孝母臨沒願雲鶚曰吾死獨浙江衛籍人

念汝姊耳雲鶚受命母沒後加意於姊益厚凡母所遺俱以其

半與姊及姊家有無緩急雲鶚靡弗身之至母之兄弟及兄弟之子俱恤恤罔有不至楊園見閻錄

周子佩名茂蘭江蘇吳縣人父忠介公所處書堂凡椅桌几榻之類子佩終身無移易讀書則侍於書桌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率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矍然起避同上

張佩蔥名嘉玲江蘇吳江人執父喪三日不食小祥之內疏食水飲菜果不入口三年之中衰麻不去身未嘗沐浴入內室弟宣城名嘉瑾

行與之同友愛尤至同上

陸清獻公應博學宏詞舉在京候試而封翁沒於家訃至即徒跣出都抵家日夕喪次哭泣盡哀席地而臥期年後乃以土坏

體三月之後始易麻帽以麻纏爲絳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白布爲絳始用淺色布套紗線爲絳服驪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綾爲絳始用藍色布套子加於布袍之外一舉而法古從時兩得之義

德清唐顯儒名鑑爲葬親社約謂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者多因集同社數十人爲勉勵之法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北四宗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者相勉與姓猶同姓也宗八人立宗首宗副策四宗申儀人銀三星致葬家即發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感愧以七年爲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又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楊園先生與同鄉而聖廣之幷講明藍田鄉約之義自是之後葬親者凡數十家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增葬親社約參楊園年譜

魏蒸簡公曰大母王氏晚歲中風善飯以無齒不能食也吾母張氏則晚而啗之踰年遺矢則親抱持每自浣滌大母且歿歎曰吾涸汝多矣願汝子孫咸孝順汝君子以比崔山南增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位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纔細爲生幾二十年孫喬成進士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當早起則蚤面啗之踰年遺矢則親抱持每自浣滌大母且歿歎曰吾涸汝多矣願汝子孫咸孝順汝君子以比崔山南增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位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纔細爲生幾二十年孫喬成進士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當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喬之母谷氏性篤孝雖初鳴起灑掃奉匜侍盥就寢下作羹餐親上之食華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大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遲歸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年九十六卒方望溪集增

以上父子之倫

朱子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

黃勉齋先生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先生日以五鼓坐堂濛背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

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眞文忠公帥長沙與同僚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四事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

蒙古耶律文正公名楚材字晉卿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公每言輿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宋丞相文信國公理宗朝廷對第一德祐元年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時公知贛州奉詔涕泣遂發郡中豪傑幷結溪峒蠻得萬人應詔悉以家貲爲軍費每與人語及時事輒撫几流涕面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

色在兵馬司者四年世祖一日召至殿中公長揖不拜左右以金爪撾傷其膝仍堅立不動世祖曰汝能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公對曰天祥受宋厚恩爲狀元宰相不願事二姓世祖曰汝何願曰願一死遂麾退翌日死燕市將刑問左右曰孰爲南北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止此矣遂受刑於衣帶閒得其自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斯爲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右丞相陸秀夫字君實楚州鹽城人奉帝昺駐新會之厓山播遷海濱庶事疏略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恩遠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如經筵講解及厓山破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帝赴海死宋史

鄒立齋先生名智字汝愚明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過不忘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先進遺風

楊文貞公士奇名寓以字行明江西泰和人每罷朝歸長吁不已一日朝回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奏章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先進遺風

項襄毅公忠字藎臣明浙江嘉興人爲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課報賊攝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西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後爲都御史京畿大水勑公巡視自發廩外復勸貲得米布牛具若干所全活者

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公沒子孫多貴顯者李彥和見聞雜記

憲副劉公仁宅垂容人忠宣公大夏之父也爲瑞昌令人覘楊文定公溥還价聞之還白曰劉丈豪蔚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壽擢爲御史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還朝過垂容使迓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唯蒲蓆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先進遺風

鄒立齋先生名智字汝愚明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過不忘

嚢居龍泉巷夜焚樹葉以照讀十五發解迎宴日郡人聚視歎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喜相觀比上春官時有某省一解元與先生年相若先生意其爲同志特訪之坐未定其人遽問四川解首坊金視衆舉子爲舉幾何先生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

羅文恭公魁天下時纔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曰喜吾壻乃今於此大事也公聆已面項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遲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稍自裒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譚寺中論學焉先進遺風

明世宗時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王愼中者愼中字道

失館職不敢失身

楊忠愍公繼盛字仲芳明直隸容城人　嘉靖時授兵部員外郎俺答躡京師咸寧侯仇鸞爲大將軍請開互市公以僉叱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下獄貶狄道典史鸞敗帝思公言累遷至刑部員外郎復改兵部武選司時嚴嵩用事公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幼嘗齋三日乃上奏斥嵩爲賊臣列十大罪五奸帝怒嵩復搆之下獄尋棄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痛泣傳頌之初公之將杖也或遺之蛇膽御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蚓蛇爲椒山公別號也　明史

海忠介公瑞字汝賢明廣東瓊山人　當嘉靖末蕭皇尙清修朝政多曠公上疏極諫被逮錦衣獄擬大辟世廟初崩外廷未知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欵公飽啖飲酒踰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澽之甚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酉市前夕必與酒飯公自分必死故也主事告曰莫慽莫慽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矣公曰果否曰果即大慟酒肴盡嘔出絕而復蘇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彭公期生字觀民明浙江海鹽人　以濟南守謫家居五年起補湖廣按察司照磨將行時楚藩方熾所知遺書勸止之公答之曰昔之止也猶不如人豈以頭白之年猶戀戀一官哉海內橫流君父側席非人臣高臥之日也世治則寵榮國危則肥遯食其祿而離

時其父泣其子亦泣因慰而遣之又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穿弟物以去弟暗巡檢以盜報公怒曰是可以爲盜乎巡檢爲妄報矣訊之乃其弟婦翁所使遂重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亦呼其兄曰汝貧不應而德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感服而退又有嫌其壻貧而挽公所尊媚咸厚贈金以絕婚者公簿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壻貧故不欲以女妻之我今即以此金與若壻壻不貧矣卒嫁之又宦家子得罪延其父至堂上面撲之曰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曰是邑之父兄莫不敎督其子弟矣

郭華野先生名琇字瑞甫總制三楚清風如戟到任之日以小

舟擾數人至城下莫有知其來者所攜七被囊而已長史望風斂戢官民無敢設劇宴客優伶皆走散其風烈如此

以上君臣之倫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卽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手滌溷音穢混穢時蔽口上堂舐音士其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呂新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爲悍兵所執殺其舅姑欲污趙恐之以刃趙罵曰吾寧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盜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瀆文廟兩楹之間人瞿宛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灰其狀益顯閻範增

花雲妻鄧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爲所縛不屈而死鄧生子煒方三歲鄧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瘞鄧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及兒於水孫抱兒不釋適遇斷木浮至附之入鞏洲操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撫兒於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帝後拜水軍左衛指揮僉事守父母愍其少寡無子也欲奪之紿歸盧強留於家使媒妁爲

睢州節烈婦曰趙氏湯封公祖契之裔斌之母也明崇禎庚辰歲開李自成寇河南歲比旱蝗母豫爲憂亂子女各一人趣令婿嫁完家事而遣子斌從伯父讀書城北之邨舍賊陷鄰邑斌驰歸睢城閉遶城大呼母母使謂之曰湯氏不絕在子矣其急走毋俱入死地斌痛哭去城陷潮夫子從姑匿廬葦中輒自經家人解之復入井又出之母大怒曰汝曹奈何欲辱我語未畢賊至環脅以刃則奮袂罵曰奴敢犯我朝廷何負若若且寸寸磔矣遂遇害母通孝經列女傳事父母舅姑皆謹舅歿營葬以禮家益貧奉姑甘旨而自飽糠粃不敢令姑知其子自外塾暮歸必令背誦其書燈燼不繼則閤坐爲講孝經且謂汝祖父有令德必於汝身汝慎無忘吾言死之日猶屬家人曰若幸有脫者語兒好自愛斌用是衰憤力學發聞於世施愍山文集增

海寧袁化市有婦人者其室夜災不能自出於火救者破壁出之婦曰吾無衣不可出矣與其蒙恥而生孰與無辱而死遂死之吳哀仲聞而歎曰嗚呼孰謂禮義不在人心而世無人也彼以閨閫女子而知自愛其身如此今爲丈夫士者或有恥甚於是而趨之不顧其亦聞而慚是女乎楊園兒聞錄增

春女者海寧陳氏婢夫病黃腫食過他人而不能事事女敬養之無怨怠之色主人給食先以食其夫已食不足亦不言餒陳氏強幹僕或服敝垢其夫必完潔歲久不變同上

傅節婦姓吳氏十七歸富塗傅光箕歲餘光箕病不起矢以死守父母愍其少寡無子也欲奪之紿歸盧強留於家使媒妁爲

書不聽則迫奪之又不聽乃謀絕其夫姑以它事搆傅怨婦歸傅果怒拒之曰若父仇我何婦爲節婦號哭於野終不納婦歸吳吳又不與食節婦泣請其母曰彼我數椽吾猶獨佩終不以一溢米累父母乃於庭隙茅室日夜操女紅給饘粥鄰媼憐餉之弗受歲祲餐腐秕以活債數歲員一女奴晨樵暮汲拮据凍餓相守者四十餘年年六十病且死屬曰歸我尸於傅同穴瞑矣言訖而卒明年合葬如其言（施愚山文集）

德清沈氏上襄妹也（上襄名中階崇禎壬午舉人自癸未後未嘗赴會試）內蔡氏子聘年十六蔡氏子亡矢死不嫁父母難之曰兒且長知羞恥速死而已遂損食母哀之曰不由女志女死失女由女志女生事父母有日姻黨聚勘咸以年少且未婚於義無害荅曰人生歲月幾

何條忽死耳既內聘自命生死蔡家婦矣嫂氏微諷之則曰吾兄不赴進士舉何心也慶不可回乃投書於蔡告以終身意遂復食蔡迎以歸居喪稱未亡人父爲賦詩二章中云有男閨筆誓不出有女待年稱未亡遠近傳誦（楊園兒聞錄）

以上夫婦之倫

延祐中蔚州吳思達有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後兄弟產多破父卒治葬畢思達告其母會宗族泣曰吾兄弟同母忍令苦樂殊異耶焚分券合食母卒毀其宅後柳生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

黃德譽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又滿學四遠作兄之嚴則愛不能行教非兄之愛則敎不能革心兄有勞先我美衣食推我吾患痘年餘兄忘眠食藥我小有

過則撻我既撻則涕泣愈益憐我我有一善則獎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兄也是以終身父事之蓋有不及無過也閻章將就外傅叔父慎簡人師時水陽王夫子諱念祖先大父同門友也性嚴毅方館江北巨室叔父頓首請曰敢以先兄之孤辱先生先生遽辭重館就薄贄嘗一日嬉惰師既施夏楚叔父又痛杖之是夕叔父不寐與先生相持哭曰孺子不可教何以見我兄地下施氏家風述略　又祭叔父文曰閻章早孤羸疾數瀕死叔父常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淚猶霑面叔父有長子肩相比一臠之甘必後子而先姪姪女與己女同嫁奩相若也必擇其善者畀姪女閻章或不任敬奠必哭而數之先君寢室之前

愚山先生自分守湖西裁缺歸居數年吏部移牒促補官堅辭曰吾叔撫姪如子安忍不父事之叔父年逾六十吾豈以萬鍾易此一日也卒不赴出俸錢爲叔父砥園所出三弟置產使與二子等以奉叔父餘年歡及閒博學鴻詞科公卿上先生名辭至再不許砥園謂之曰　國家曠恩也即汝父在不能汝强汝行矣及拜別相持泣賓御親從見者皆泣既試授翰林院侍講而砥園已先期歿先生痛哭成疾精力遂憊年譜增

以上長幼之倫

傅修期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朱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於世既而學禁方嚴文公卒且葬修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哭不及門者修毅然不

遠千里哀號捐橐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金仁山先生名履祥字吉甫宋婺州金華人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偵貴謁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

周廉使新字志新明廣東南海人　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大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若阿諛何取友爲有過者卽改恆恐公知之厚語

李諫菴先生名陳玉明江西吉水人　曰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皐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敎爾迂闊凡人口頭不誰謹者知其胸中放肆自無前輩一生行事無規矩繩可知時余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此余與座客面

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夷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增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致知常同舍生發篋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得金知常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至竊以還知常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知常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厚語

諸雲芝先生之友朱紿諫初任荆州司李以書招先生辭不赴答書曰某雖貧然不煩遠念姻友潘子衰亦君之友也幼孤與君同母之大節與君同君得祿以養親而子衰不遇無以供菽水君胡不損祿以養朋友之母乎紿諫聞之以百金贈楊園兒圖錄

施贄伯名州人杭內行修潔嘗師俞畯民畯民死無子迎其側室及幼女養之長之先擇壻字畯民女乃及已女春秋登壻與祭諱必盡敬誠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畯民側室如事姑終事姑毓妹贄朱佑佑奪母失養乞歸朱養之以孝友節義萃一家表門

祁陽賈侯名輔字元德爲蒙古將初籍戶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有始數千人語之曰蒼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耶而獨良吾手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爲民其餘奇孤僮女數十侯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彼無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辨其族姓比其年賢使各爲伉儷乃爲築室疕器具賑給衣物設大會而命之且爲訓戒之辭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疾革又親書券并其子息與故僕御十餘家皆使爲良以上朋友之倫

宋廬陵居士羅融齋名士友字盡卿有德度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訴訴如也出薙薙如也語愉愉如也燕居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牀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左右置司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奉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遲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問居士攬衣謦欬就學而聽之跪踖甚恭或勉之少安曰彼老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說法令人敬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敢不致敬乎尤喜獎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爲貴使爲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今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之每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服食必報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爲撫勞而重爲資給其好賢又如此

趙毓唐州人其先三世同爨毓官鄜州司獄以母老棄去一日自請主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蒙主生全三十年矣故鄉萬里未知父母存亡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爲期而

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家百

還之及至家父兒已沒母公懼見罪如期反阿思蘭母子乃太息其信裂券縱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散一德獨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冤得昭雪還所鬻主母勞之曰當吏籍其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曰吾家冤可謂疾風勁草矣分之以田宅泣謝曰母年八十餘得放歸爲賜厚矣敢他冀乎不受而去

毛褒字德元東萊人幼有異質事繼母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母老不能行褒獨侍弗去寇曰爾不畏死耶褒泣曰老母在寇義之不殺父嘗病瘧居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褒弗憚跣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悉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褒爲嫁之葬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歲

咸信之稱爲善士云

鄭綺字宗文臼麟二十一世孫也居浦陽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白其誠母張病風孌綺保持若嬰兒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之元孫德珪德璋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中旌表門閭文嗣沒德璋子太和名文融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奠如公府子弟稍有過旗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

率從子姪盛衣冠應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酇奉觴上壽堂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嘖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太和性方正不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不識市廛嬉戲事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子晝則趨功入夜輒坐棣華軒中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義行所感

鄭濂字仲德綺七世孫其家累世同居幾三百年濂以賦長詣京師太祖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賜之果濂拜賜懷歸剖分家人帝聞嘉歎胡惟庸誅有訴鄭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湜曰兒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爲左參議湜字仲持居官有政聲卒于京十九年濂坐事當逮從弟宥曰吾家稱義門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詣吏自誣服竟死宥字仲宗受業於宋濂宥學行鄉人哀之私謚貞義處士明史增

歸鉞字汝威嘉定人早喪母父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每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即竊數鉞過父怒而逐之鉞飢困前詣道中比歸輒復杖之屢瀕於死父卒母益擯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

貪致甘鮮焉正德三年大饑母不能自活饑漸流奉迎母內自慚不欲往終感其誠懇從之饑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壽卒饑養母終其身嘉靖中卒饑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

族子繡亦販鹽以養母與弟紋繡友愛繡數犯法繡輒罄貲護之終無慍色繡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人稱爲歸氏二孝子（明史參歸震川集增）

姥溪施蓮同之祖號鄰溪年六十餘鬚髮皤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鄰溪忽起立客問何故曰家叔抱過此成宏間人物如此（李彥仲見聞雜記）

林鄂齋性至孝母疾則親調湯藥不敢離左右及母沒家雖貧投聲狀史嗇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

終日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於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輟口與鄉人周旋欵洽不事矯飾事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爲翰林檢討以事沒於京爲之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於閩（厚語）

康孝女明溥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資王珏爲婚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女嘗嚙甘苦夫早歿誓不再適時人稱之（閻範增）

左忠毅公名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罹然注視

卽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卹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云（方望溪文集）

周棣之名白華四川蓬州人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棣之攜家往李怒頻詈之出棣之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掃無異也居數日諸耆賤堂中棣之善視之牛馬與芻豢與糗糒李遂歡益用底豫甲申中國變棣之以明經不食卒（黃石齋集增）

朱柏廬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父節孝先生集璜崇禎時拔貢士

乙酉邑城破殉難先生方補郡諸生葬哀飲痛遂謝舉繕甘
比王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授徒贍母潛心聖學務在身
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居恆罕與人事惟關係祖宗
族姓必竭歷經理不少退避而友愛諸弟尤深（彭甫鳴文
稼堉）
陳乾初名確浙江海寧人居家有法度夭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
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如也（楊園兒
聞錄）
張佩蔥幼年見里中子弟讀書其家者假題目以非其父母意
之曰尚可與之同師乎告於師及府君辭之去師意猶未決府
君爲餽束脩之貧人兩竟不得留楊園先生曰傳謂兒無禮於
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人猶知之若無禮於親者肯容之矣張
氏父子可謂能惡人（同上）

以上通紀五倫之事

人範卷之六

紀行

敬身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甚勉齋先生爲朱子行狀曰先生開扉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奠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隱几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增

呂東萊先生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何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可云能變化氣質何北山先生名基字子恭宋婺州金華人師事勉齋黃先生告以爲學須雖眞實心地下刻苦工夫遂棄科舉之業而專事聖賢之學隱居金華山授徒講學無願外之意居極無疵言無過色無容步無惰容事父母盡其孝事兄長盡其恭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效忠告之益御童僕嫗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而多誠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捐逋已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无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喜露於面若已有之或劾政有闕四方有警則憂形於色至忘寢食其定域渠閭除授俱不受有餉百何妨一布衣之伹卒年

王魯齋先生名柏字會之宋金華人從何北山受立志居敬之旨發憤舍廡致人十已千之功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夙興晏息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幼孤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文劉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其友汪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葬焉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以張世教爲己任理宗崩率諸生襲服臨于郡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喆明湖德星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嚥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遣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爲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盜忍爲此仍與所盜杯一遣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舊吏汗公金緻賜衣擢欲逃公曰污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寘視歷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轝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轝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其一乘之而去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呈押因風墜汗吏驚懼叩公曰毋恐明日朝罷請罪曰臣不謹墨汙精微文書章帝命易之厚

吳康齋先生讀書小陂以道義自強動必以禮中歲家貧躬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凡夜讀書無寒暑至傷蠜火冬夜用盛帳覆腹嶄然峻絕潺湲有司深加敬禮一切辭避卻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學者至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之束脩皆不受師道尊嚴議論精確喜啟迪人聽其言者莫不勝曜思奮異端雜說不

接於目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病宋末箋註之繁故不喜於著述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絃誦之風

胡敬齋先生初習舉業及聞吳康齋講學遂棄舉業而學焉以書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集增）

姚琏字攻玉江陵人從楊園先生至半灘百里之遠先生終日危坐舟中坐處不移尺寸（湖嘗語之張佩葱佩葱曰吟玩與先生同履通夕未嘗反側眞所謂夢亦齋莊也（楊園年譜）

姚連字攻玉弟曰每從楊園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俟過先人之墓（楊園港口有先生之先塋作）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蓋之自肚至老行雖急未嘗開焉（同上）

楊園先生歲耕田十餘畝種穫雨時必自館中歸躬親督課提筐佐饁不以爲勞其修桑老農弗逮也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醪野蔌情意殷腆雖門人後輩相對如嚴賓而議論津津聽者忘倦（同上增）

雷副憲翠庭先生（名鋐字貫一福建甫化人肄業龍岩書院時漳浦蔡文勤公掌教先生讀其學約爽然知造道人德之方雍正癸卯舉於鄉至都寓文勤公邸不投公卿一刺時相國高安朱文端公與文勤公居比鄰文勤公謂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陛平湖在京不敢見魏蔚州爲比公領之下第後文端公聰先馬乃往見時合河孫文定公以工部侍郎兼祭酒過文勤公邸公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禀葬惟力是視閭閻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湖嘗語之張佩葱曰吟玩與先生同履）

許文正公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棗爭取啖之公獨危坐樹下不食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以南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袍草履解而裂之官吏科都給事家人紡木棉一斤如素士楊園見聞錄增

劉忠介公逆士四十年位左都御史未嘗有室僦其揩藏山之室以居田不給終歲之食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夏月蚊帳已補三四矣其清約如此同上增

于清端公慎行名成龍號北溟山西永濟人守武昌時出見負販者買肉多勉問之曰有客日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乏之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償不能償則莫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為生無以為生則不能不為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胡可長也薄責之而去陸清獻公日記

倪寄生名鑑浙江湖州人客至不飾酒殺物隨所有而具嘗曰來吾家者君子人也不以口腹之故責我若以口腹見責非君子人也從此不至亦無憾焉楊園見聞錄

湯文正公撫吳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其日給惟菜韭一日閽薄見市雙雞愕問曰吾至吳來未食雞誰市雞者乎僕以公子告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馮山公集增

吳桐川嘗楚時其子弟皆衣布素雖至嚴寒不衣裘或以為言

吳公云吾爲大官雖廉甯不能爲子襲一裘以彼少年人方當任事今驟與之矮將使他日不能禁風雪便成廢物由我害之故不忍也王素厳慈言日錄

朱文端公名軾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撫浙俗競浮靡民朝不計夕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緆啖獵掾吏無敢曳紈綺凡里竈皆喪資蜡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南菫趣蔡文勤公一袍服之二十一年今尚可以見客一藍紬袷衣當胷汙色盪詰舊且敝矣每退直則服之俸糈稍贏分以贍貧之親屬二從婢婦庖月給以粳面家食非客至不買肉夕食粥惟小蔬二三碟而已語書偶記

以上飲食衣服 增

書屈芥舟手鈔人範後

嗚呼此吾邑屈芥舟先生手鈔之書也予從先生借此書在今
年正月時先生已病亟屬此書至予家予悽惕不安嗇人
之先生之病爲疽發右輔醫者謂憂勞所致衰年尤難治顧先
生夷然不自恤猶借予枌園未刻稿手錄之居家執瑣事勞苦
故舊視疾者來猶親自款接不少懈予私竊憂念先生衰老且
病而刻苦若此其何以堪既而予客臧澤不復見先生問先生
病且劇則愈益憂之而予校錄此書以悉喀血遷延至七月始
巽將以歸時還諸先生而先生沒矣悲哉此書名人範平湖蔣
大始先生所著蔣先生於先生爲丈人行先生少時嘗親炙其
言論風采得其學行最詳時時爲予詳道之蔣先生以方嚴見
端楷寫其卷無一筆苟且何好善之篤耶先生悔悔啕啕不爲
崖異之行鄉黨親族施報之節周密無欠缺其接人和易雖遇
後生小子必辭巽而禮恭以故人多昵就之邑中無賢愚皆稱
之爲善人顧先生於辭受大節無所苟而公是公非之不容泯
者亦不肯稍貶徇蓋得力於師友之見聞者深矣嗟乎吾邑自
蔣先生沒後士風日就澆薄其躬者溺於科舉既不復以讀書
砥行爲事而辭章之徒爭逐聲利習爲誕欺尤足以汩人情志
而潰名教之坊數十年來此唱彼和浸淫成俗士多薄行檢而
獵浮辭以才華相矜詡者日益眾而先輩淳厚質慤之風蕩爲

俾於人沒後所著書澌佚雖以是編極精要而人莫能舉其名
或知之而漠然不以爲意且加詆諆焉先生獨晨書暝寫字畫
也耶自今以後予欲訪求先輩遺書將焉往楊園之文將誰爲
刊布而老成典型又將何所賴以存耶予親受此書於先生今
不獲歸諸先生之手而徒以付其後人嗚呼其能使予無悲也
耶道光辛卯八月後學方坰謹識

右人範六卷平湖蔣大始先生所輯以繼朱子小學之後今年春吳江沈丈安之將以付梓顧訪溱先生乃爲釐定其次序復增采若干條以質之而屬模以讐校之役模受而讀之竊歎蔣先生書至是乃臻美備真示幼學以爲人之方益深切著明足以繼朱子書而無愧矣抑予竊有感焉朱子書流傳至今七百年其切于日用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闕而人之悅服而遵行之者于今卒不多見豈皆溺于時趨不能自拔歟抑亦爲他途所惑者多否則徒襲其貌以爲名焉耳嗟乎天之與人萬善畢備反身不誠面目徒覩幾希之閒可不思所自範乎模自束髮受書嘗讀小學而悅之顧志力不專終未能實體諸身常恐此心日就汨沒無由復其本初今讀蔣先生書乃不覺向學之

念油然而生夫以模之昏庸無似讀之猶不能無動于中世不乏天資粹美之士吾知其感發興起必有什伯倍于模者然則是書之有裨于學者豈淺鮮也今而後竊願謹守是書以爲遵循小學之階梯庶於省身補過有所警發不至忘其所以爲人爾校既畢輒書于後以自警并以質世之讀是書者咸豐九年冬十月秀水後學陶模

是書刊於吳門工甫竟即遭兵燹光緒戊子模備藩陝有兒子保廉隨侍入闈簏中攜有此本爰命重校付梓忽忽三十年德不加修而忝竊祿位開編諷誦殊復悚然庚寅秋九月陶模又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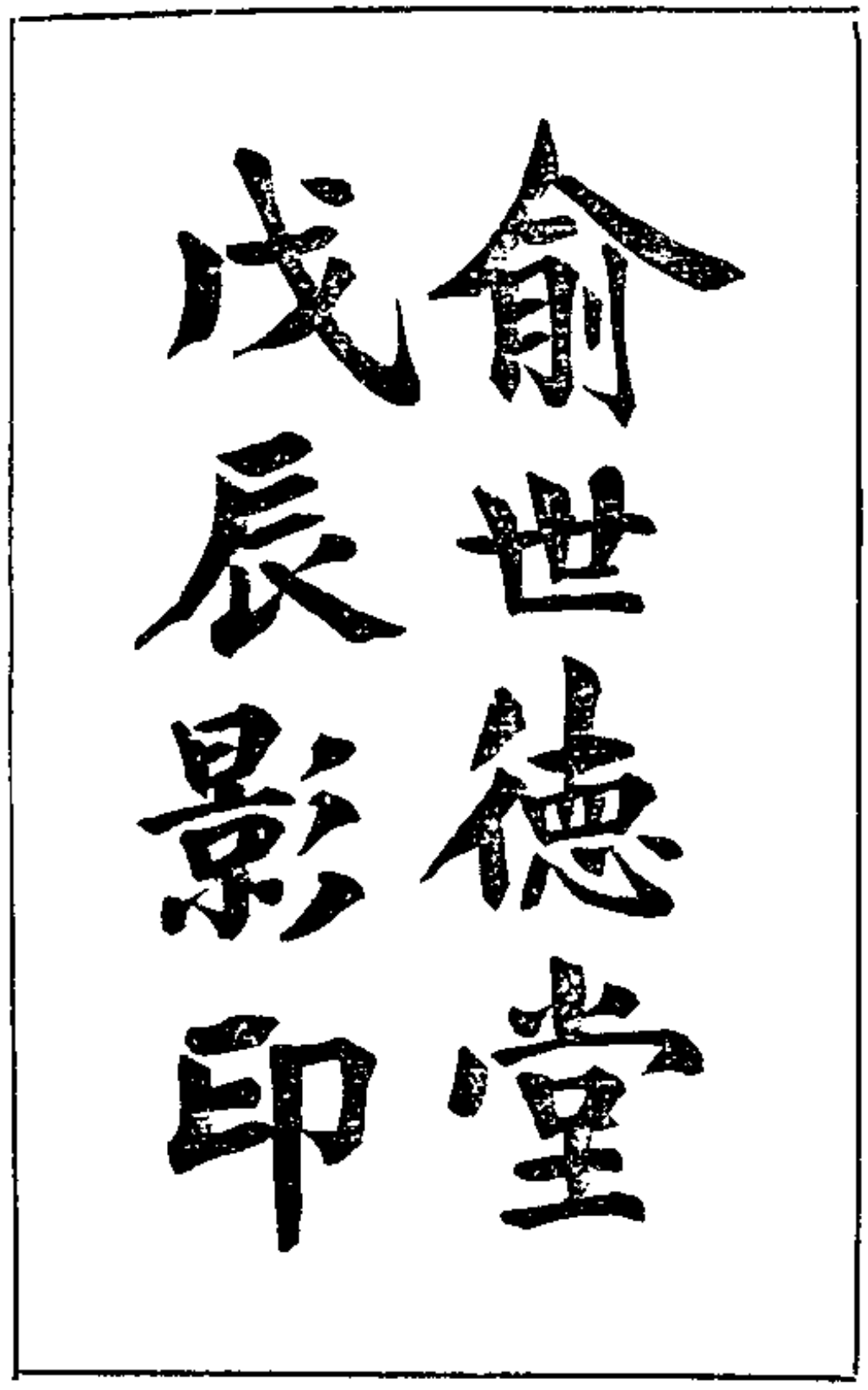
管登之先生著

從先維俗議

影印明刊本

自潤居士敬署

6/枚 96枚



26 A

管登之先生小傳 錄太倉州志

管志道字登之居毛家市隆慶五年進士除南京兵部主事時衛卒苦貢船志道言於尚書裁去三百歸江濟二衛中江淮有悍卒讐一千戶聲言本兵行驅漕卒入操練激衆伺隙起都人恐志道佯不動徐治其渠旋解丁外艱服除改刑部張居正秉政志道上疏條九事所陳內有欲修高皇掌故巡道與巡按抗禮居正度御史勢重必不受遂出志道廣東僉事志道之官竟仲前議疏入不報而御史劾果上得旨降調志道正彊侃會大計寘老疾然名益重久之以臺疏還舊官仍致仕會薦起湖廣言者復尼之乃決歸志道初受知於督學耿定向與羅汝芳王肇相師友講解理學晚頗涉禪說卒年七十三會孫正傳崇禎四年進士歷知永豐贛縣著風節爲忌者所中以寃天死

管氏祖先原係崑山人其家世見從先維俗議卷一末尾

慶恩敬識

二頁

從先維俗議序

余自幼性木欠機警而頗好深沉之思且耽古誼習見吾祖樂誠府君之先進於禮樂也心獨醉焉吾父月湖府君稍以書藝文之而不勝其質微聞四世祖道晟府君之德之行之尤古而羹墻難卽矣既長讀性理大全猛然有志於濂洛關閩之學而遍志學一窺於師友間則又以立德立功爲不朽之實以立言爲不朽之名名者實之賓也柰何不爲主而爲賓乎絕意著述者凡二紀而以胷中無甚塵俗則廉頑悖薄之願不禁蓄極而潛溢焉自辛未釋褐巳卯掛冠以來所受擠石鑠金之撼良多

所觸朝野之先後變態尤多歲辛丑更有
感於後進之乘先進也爰從絜矩達尊起
議引而伸之成從先維俗議伍卷通家子
徐文學泰寧請梓以行從之從先云者取
義於孔子之從先進也不從先進不足以
維末俗但孔子所謂先進意在三五以前
野人所起之禮樂而余所謂先進則本
高皇開國初所定之禮樂合諸孔子刪述
後所存之禮樂而已矣前三卷皆事迹後
二卷頗及垂世典要與出世窒因此又先
進禮樂之歸根處也蠡管之窺何敢自謂
無漏故以議爲名則借以就正有道云爾
明萬曆壬寅閏二月清明後一日吳婁管
志道書於惕若齋中

從先維俗議目錄
卷之一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推窮三達尊本末以伸鄉黨重齒議
再酌鄉紳序齒議
荅叙科不叙爵駁議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黨序尊卑設別席
議
再申 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荅禮
議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
體議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恩禮隆殺議
推究師道重輕議
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勳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有附言
卷之二
考宗法以立家廟議
酌量祠堂儀式議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婿事婦翁別體議

重毋舅姑姨夫議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執執友議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富與貴交悉論齒爵議
總麻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悉合古禮時章以辨上下東西拜揖正體變體議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僕議
緣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呼議
再析朝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生等殺因由議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戢掌
糾劾不正陳言以戒奔兢議
再覈　臥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
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追洛社以惇鄉紳雅會議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崇禮讓以挽士風議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塾本來正額以訂
書院旁額議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
及 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剖座主舉主國學郡學督學提調諸師眞
似議有附言
卷之三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矩議
總核中外變體以遡先進禮法議內分四款
外有附言
仰稽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
以訂四大禮議內分四款有附言 喪祭補遺或問
卷之四
總觀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內一百三十八條
身心成法 駝躬不逮
謙忍思誠 立身謹始
忠厚正直 中庸遯世
默贊化育 爲孔子闡幽十事
誅鄉原實誅亂賊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鄉原難迷道罪
唐虞二凶
子貢方人 理學家方命圮族
孟子未透易 言有大而非誇
師道
明道四語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克無窮喻之心 群龍无首
見龍禪惕龍 人龍時位
孔子在惕見之間 六龍各有典常
曾孟程朱有首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孔子志學 儒者去偷心
乾元果海 朝聞道
孔子二案 述而不作
名根起偷心 楊墨名根未斷
名根著書入罪案 器小
執射執御議 曾孟未盡孔子子思
孔子名狀 素隱一章義
學庸二篇義 費隱上下察
中庸全篇大旨 唯天下至誠有
經論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
知化育合天命 夫焉有
達天德 天道至
明哲教化 仲尼道果
微言大義 子思矩
知命論世 評孔
評思孟 性善養氣
道性善 性善三緣
語孟中庸論性 犬牛人性
孟子能裁告子 率性盡性
性善即乾元 孟子分說性命
浩然之氣 至大至剛以直
集義義襲 持志養氣
兼論孔孟志氣 夜氣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悟門 建白
仁聖二學 四十不惑
克已字義 聖學一爲要
周子圓宗方矩 太極圖西銘宗祖
尋孔顏樂處 先憂後樂
名節道之藩籬 行已有取
取予得失二關 戮辱關難過

毀者士之常
聖人心平如水
事君二局
下流訕上
孔子挽回天命三事
孔子不仕周
伊尹五就湯桀
春王正月
吳楚不可稱王
殷有三仁
中國之士仕元
聖人人倫之至
孔子身任綱常之重
孔子事父兄
朱均伯魚
丞丞又不格姦
曾子耘瓜受杖
子思不使子上棄出母
家邦必達
孔子是非不假借
武未盡善
士不往召
聖人不輕絕
文王至德
尊王賤霸
箕子爲之如
至德仁人
元臣事
天王聖明
聖祖
聖祖經綸
五常以重奪輕
舜禹事父母
不告而娶
聖祖主賓三教大意
儒流參二氏法度
儒者蓋持正法之實
聖祖護持正法
聖祖獨行經教隱意
聖祖寬學
親睦九族
兄稱弟婦
爲師心喪
當仁不讓於師
毋友不如己者
守死善道明哲保身
綱常絕不絕
服親不婚
無服有服
古人重得師
朋友之交
見危授命
積陰德於子孫
教子孫敦實行
戒子作浮薄口業
養不中不才
三途當守正額
戒子孫濫聯詩社
折衷術家禍福之說
孝爲道本
同居擇里
子孫當擇仁術
子孫勿習鬧泛詩文
家宴勿張戲樂
借旁藝以收子弟放心
戒子務好古玩
嫡庶授產有別
重烈女體孤孀
以義禾代義田
子孫拓產節恨
仕者勿狥親屬私情以虧祖宗餘慶
柳僕從奢借
仰稽
聖祖經綸三教憲章以表大成
聖脈以正儒流偏見議
聖祖主賓三教大意
儒流參二氏法度
金湯外護名義
聖祖護持正法
聖祖獨行經教隱意
聖祖寬學
尚論者識聖祖闡幽聖德
儒者兼脩六度易道具足三皈
儒書含攝八識四智三身義理
儒釋家賢位聖位淺深權實之辨
剖儒釋現悟脩證境界
參釋門行起解絕之義以定儒家論世權衡
聖學印合頓漸圓宗蓮稽重解輕行之弊
儒釋兩家詮辭
別孔門下學上達之義
儒釋重天重佛之辨
易道六龍無首合華嚴十地爲首微旨
聖學參同楞伽法華佛案
發明坤道以破無師自悟之說
敬義合楞嚴圓通之義
儒者當守敬義絕墨
儒釋禁戒異同
究孔子上達道岸
留惑潤生之義

卷之五

深追先進遺風以垂家訓議內分二十七款有附言

儒者當究一大事因緣之義
爲儒者慕上乘希捷徑剖疑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學戒得少爲足　儒流泰酌命學
折衷脩性命二宗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妄義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闡提

從先維俗議終

發揮大學事使先從左右交議

大學論絜矩之義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蓋舉生人之大倫盡攝此六矩中矣六矩之中有事使之事使有事使之先從有先從之事使亦有先從之左右交

交道中有左右之左右亦有左右之先從請舉其目曰君臣之分堂陛父子之分坐立祖孫伯姪齒尤懸於父子而體則一官民主僕體雖殺於君臣而誼亦一此事使之事使不濫於先從者也昆弟之別友恭夫婦之別倡隨府縣官之分正佐佐不先正編氓戶之分里甲甲不先里此先從之先從不濫於事使及左右者也執友之年相若者寅僚之品相同者姻親閥閱之相當而體無高下者衙門表裏之相頡而權不低昂者此左右之左右不濫於事使及左右者也

昆弟之有內叔內兄藩臬之有總司分司表弟妻黨之有內叔內兄藩臬之有總司分司表弟妻黨之有正郎副郎表裏衙門之有咨呈照會

班聯佐貳之有關文牒文其相交皆以肩隨兼
兄事之體是已大槩倫從天合者但有事使有
先從而無左右之交倫從人合則六矩森然齊有
備而三達尊亦貫於其中此皆天然之矩從野
人先進中來而絜之則在後進之君子易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精義至於入神從心之矩乃
出矣約其本質不出於一恕故大學以所惡勿

施蔽之指我
聖祖訓民六條蓋已盡蔽其
義矣其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則蔽事上從前
之矩也和睦鄉里則蔽左右交之矩也教訓子
孫則蔽使下先後之矩也又蔽以各安生理毋
作非爲二語而所惡勿施之道盡之矣此
聖
治之所以超軼前代而至於今日
而流敝滋甚其敝在於上不能使下而下不安
於事上前不能先後而後不樂於從前左右之
交道不守而侵及於事使先從之間何以挽之
必祖春秋懼亂賊之法如祖春秋懼亂賊之法
者爵或爲茵詘茵或爲爵詘德或爲齒爵詘而
齒爵亦或爲德詘故又權其重之所在而曰朝

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蓋人道
除三黨宗親外所與相維相讓以成世道俱從
三達尊起矣爵之尊本於君齒不重爵者無君齒
之尊本於父不重齒者無父德之尊本於師不
重德者無師君父師之尊又本於天無君無父
無師則亦無天此大亂之道也故先王樹此三
尊表儀天下而當其相值則有不能並伸其尊
者爵或爲茵詘茵或爲爵詘德或爲齒爵詘而
齒爵亦或爲德詘故又權其重之所在而曰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達尊之義乃定矣。是謂天叙天秩。禮之本也。其末也三尊皆失其實。皆不重於天下。官品卑而爵不重。權勢奪而齒不重。月旦淆而德不重。無他。古之所謂三達尊者合。而今之所謂三達尊者分也。蓋古者爵人於朝。必兼論其齒德。故三德六德九德辨其等。而强仕服官致政當其年。是尊爵即所以尊齒德也。國初三途並用。實以薦舉甄士德以歲貢養士齒以科舉拔士材。不失

此意。自薦途壅貢途淹。士皆以糊名易書進。而齒德俱在所畧矣。猶幸天運與皇路合。輔世長民之彥。即出於科舉中。國祚用昌。而世教亦賴之。然而憑籍威靈。剥蝕元氣。大半皆若人也。今有貧士。家無半畝之宫。一旦發迹賢科。又入清要之局。未及強艾。而家囊已贏鉅萬矣。夫公廉之所入有限。私產之所出亦有限。是操何術而騰。而依中庸以遯世者。旁入於不見知之窟。衰然及夫傷於外而反於家。則衰然已稱先達矣。世亦言重德類重僞。德耳三尊俱失其實。則此其生平原無以自樂。而寄諸倘來之物寄去則不樂。而身心卒不能以無寄。高者猶放情於山水。而卑者遂溺志於牙籌。三風十愆。靡所不犯。世界遂成小人無忌憚之世界。後輩相率而僞

遂不爲鄉評所重。爵不重而齒德從之。蓋士有能惡之仁人操清議於衆喙之中。亦將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也。自是朝廷所尊之爵。

前輩下流相率而詘上流殆不知其所底止矣
吾儕實有厭扶世教之責而不思所以拯之非
夫也拯之之法奚從愚以爲爵者朝廷之所尊
也居鄉且毋言尊爵而先講古人長長賢賢之
道德者待人而尊已不得而自有也亦且毋言
輔世長民之德而先從貴貴之中敦長長之節
其義則取裁於酌古準今之間蓋古人雖言居
鄉尚齒而齒必從倫輩中當從二

一從君之所敎以爲序則科分之先後是已從
天叙者法孔子之先進禮樂從君叙者法孔子
之憲章文武二義當相參而官階之升沉顯晦
弗論焉何者官階論於朝廷不論於鄉黨也唯
倫輩不可不論則必據出身資格以參之相參
之義云何據古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
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唯肩隨者迭
爲賓主曰兄事則必隅行曰父事則必隅坐不
我賓而彼主矣斯禮亦起於後進之君子而情
則緣於野人即先進之禮樂也在今日或難於
過執蓋有同登君榜而叙鷹行後吾登榜而稱
晚進者不無父事兄事之齒在焉君既躋之於
有隨之列矣安得執古禮而父兄之此當融先
進之禮參合憲章者也據史館中儀注三科以
內往來並用單帖即肩隨之體四科以上帖必晚
雙帖來以單帖即兄事之體七科以上帖必單
生席必隅坐即父事之體只序科分不序官階
亦猶行古之道也在 國初亦何必史館爲然

別署皆然特史館不變而別署變耳斯禮雖不
入於 令甲而道揆相守以爲當然則亦憲章
之遺式也在今日亦難於盡執蓋畏途升沉不
一不無後輩監臨前輩者亦不無前輩受轄受
薦於後輩者雖已謝事而退遜之餘意猶存安
得執史館之例以繩之此當通憲章之權參合
古禮者也是故鄉紳果有年長以倍又在七科
以上者縱其品不入憲老乞言之科而居官不
以寵賂敗吾鄉不以凶德聞其當以父事之禮

德堂印行

禮之無疑也降此則有年雖未倍而登第已及七科者科未及七而年齒已入父行者在館中自循舊式弗論已其他不嫌較量於德爵之間而所主尤在於德德可友則兄事之德不可以師則父事之德可友而非有大故亦當以兄事不以肩隨也又降此則有年在父事兄事之列而鄉會既羅一榜以年誼入肩隨不得不畧天叙而從君叙謂叙出於君猶其出於天也又有榜介七科四科之間而窮交先有定叙以肩

隨訂久要不得不畧科數而叙年數謂科數特倘來之際遇而年數則素定之天常也又降此則有年在肩隨之數而登榜稍後於我者榜在三科之內而年數稍長於我者此正所謂左右之交彼此相准者也稽德以行兄事肩隨之義事兄事之禮近援史局七科四科之式者也懷吉人之心者必不其然且業師與座主孰重父執與年伯孰親今於座主則避與避馬而業師隨榜亦稍後而不及於四科者可以左右之交論亦可以先從之義論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或以為隆殺乎而從厚則以肩隨為道矣此數款

所相沿之儀於義有協有不協而人情既安不必深論吾獨病今之士大夫從長途歸林下尊座主尊舉主尊三台八座之高官甘心執弟子禮者有之未聞有以簡德尊先達遠稽古人父事兄事之禮近援史局七科四科之式者也懷吉人之心者必不其然且業師與座主孰重父執與年伯孰親今於座主則避與避馬而業師或以聯與並出於公門於年伯則稱姪稱晚而父執或以聯席俯同於寀友此皆義之所未安

也卽史局但執禮於同館之先輩而不折節於同里之宿德吾儕以爲不古乃臺省銓司諸公一操舉刺黜陟之權終身執爲實相不問鄉之先後達一槩以立朝時抗卿貳壓藩臬之體格隱隱自持所逕避者唯歸耆之元僚所優待者唯挾才之小子奚暇問及父事兄事肩隨之古道方諸館閣名公位絕百寮而猶執晩輩禮於七科之編檢執得執失至於郎官一進部司有司一轉方面雖以祖行父行之先達當以晩稱

僉矣此皆衰世之風不可爲訓者也以此漸染成俗致令老者尊者日諂少者卑者日肆。今有父兄所不可訓之子弟一隷籍於黌宮而稱舉子輒囂囂然自負青雲之客而欲與先生居位並行府縣所不見收之狂童一染指於文墨而稱山人輒詡詡然自擬竹林之賢而思與卿相分庭抗禮之風也之俗也將以先王之教裁之既自逃於教外將以時王之法束之又自迷於法外所以驅之至此則吾儕與有過焉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反之可也大學則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愚故就三達尊之說追窮本末歸結於重齒一義從吾黨先之以諗海內之留心風教者焉

再酌鄉紳序齒議

鄉紳之論齒也既本古人父事兄事之禮以從天叙復參史局七科四科之式以從君叙庶乎其無遺議矣而猶未盡也蓋鄉縉紳之相叙與

編氓之體稍別。齒雖序於一鄉亦必子不逺於朝常而後持之可久如前二法尚有窒而難遍之權焉何處易窮則變變則通於此又有義起之者禮稱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以及十年兄事。五年肩隨之等大槩爲鄉閭子弟之親仁取友者作則也唯父事之禮爲最嚴故不定其年數而且貴之兄稱大小二宗者隅坐隨行與父等肩隨雖次於兄事而言隨亦與敵體之平交別古

人之悼齒讓也如此禮但修於鄉則弱而冠者父事強而仕者壯而有室者父事著而指使者豈不允當即一旦策名於朝而以強事老以艾事期頤亦禮之所安也乃今科舉之制既行有年未及冠而早達者有年踰強艾而後達者相懸二三十年而同官同事比比也既叙寅僚之情安得復執子弟之禮況其中又有少年先達踞而爲座主爲堂翁衰年晚達詘而稱門生稱屬吏者乎則古人所定父事兄事之法將窮於此矣館中四科則異帖七科則隅侍豈非先進遺風而諸司之不能用此例亦勢也蓋今之仕者不但科分之淺深與年齒之高下不相合而序遷亦不與科分合事權亦不與位分合體統則多從事權不從位分先後輩之難定久矣即如監臨方岳之使者威稜甚峻多係四科以下而尚不可以稱晚生乎是故年采懸於一世則榜不必有十科之懸但在四科以上行檢後之人而部寺藩臬諸大僚或以淹留而進不無七科以上之先達與後輩混爲一途者其體格等無隆殺而方岳一受監臨

之寄則事後且以侍教通刺者也能以異帖之例行乎否寅僚篤於故舊雖謝事而入鄉社亦畧先後輩之分而叙舊寅者也能以隅侍之例行乎否則史局所別七科四科之法又窮於此矣二法俱窮然則遂師令之君子一入制科輒棄父事兄事之體而居位並行一陟華要即畧先達後達之序而分庭抗禮乎此謂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君子之所不處也如之何而後可竊謂當追古人年倍父事之遺意而量爲之折衷

亦采史局七科稱晚之遺式而稍爲之通融焉古稱三十年爲一世計一世已越十科今責官流效鄉人之以弱冠父強仕誠難已豈有先達年隔一世而尚不可以當父事乎又責要津效史局之以先輩尊七科誠難已豈有登榜已越十科而尚不可以稱晚生乎是故年采懸於一世則榜不必有十科之懸但在四科以上行檢無虧者俱當存父事之心而稱名則可以晚可以無晚或兼以爵叅焉三科以內則以兄事之

體合肩隨其可矣榜果懸於十科則年不必有一世之懸但在十年以上官箴無玷者俱當循稱晚之式而執禮則可以父事亦可以兄事或兼以德忝焉五年以長則以肩隨之體稱侍教亦可矣此其大畧也尚有細目當推敲處古之所謂父事者不但隅坐且名呼隅坐不足爲古呼名則古今雖以三十年之齒定父事而名呼必不可行乃如今之老幼同稱又大不雅或者耆耄之呼壯強畧倣長兄待幼弟之體間居則稱字爲近古對衆不妨稱號以從時如其德非上德爵非台爵則時俗老先生之濫稱可革也此猶以朝序通鄉序而殺其節於父事兄事之間已不純乎古矣唯隅坐之體似不可易或不得已而借座主門生台席之例則權也斯或可通館式之貯無叅混以年倍當父事則二十年以長亦可以承之故惟弱冠之小子可行而朝士則否

今以三十年裁年倍之數兼以科分叅之則所稱父事必先達中之不失望者也

況又叅是兄事之儀則於其間而猶或以降體爲嫌則眞閙黨之徒也已混以七科當先輩則各途有資深望淺者皆足以濫之故唯詞林之科分可定而別局

金世德堂印行

則不論深淺之資。兼以顯晦殊途。炎涼異態。少者未必不加於長者之上。少可以陵長。則賤亦可以陵貴。於是未婚未冠之豸子。稍有文名。便分先達之席。不士不農之俠客。一聯詩社。即躐大人之班。而異途亦且攘臂焉。以爲下流既可混於上流。則雜流豈不可混於正流也。舉古禮與王章一時齊掃而不可禁。其所由來者漸矣。猶幸於鄉先達中見有不忘古意者焉。不可不舉以風後學。近例。翰林於諸司之先進。無隅坐

於桑梓之先達。各稱晚。吾聞諸年友馮元成述華亭故相徐文貞公當及第後與馮翁侍御南江公奉大行之差。同時歸里。相揖而謁先達蔣少參韋菴公投刺並書晚生。命坐並侍隅席。比其出也。南江猶現輿。文貞獨斂輿不現。蔣公并謂南江公曰。徐行數步固佳。公亦肅容謝不謹。侯蔣公入門而別。三公俱有先進之遺風哉。已又面見今茂苑申少師瑤泉先生。宅首揆時。以眷晚帖答致政錢司寇景山翁。歸書錦時。以隅

害也。又從館式四科異帖上起義。於後進果有七科之懸。不問史局別局。俱以晚輩待之。亦宜也。愚所以起前兩端之議者。不但慮後輩之圭角難挫。亦恐前輩之位望難孚。故較量彼此。而以兩便之法通之。如吾鄉兩相國。則直行古道。孰議諸。或曰。鄉黨既以尚齒爲道。曷不盡掃諸科論格之議。而蔽之以野人之禮樂乎。似也。而不可行也。今之狎大人。侮聖言者。不少矣。而吾又掃爵德二尊以應之。無乃不可乎。故但考表

於貴貴賢賢之間。以定叙齒之議。則亦竊取春秋整頓綱之遺意云爾。

答叙科不叙爵駁議

有一長者駁叙科之議曰。官爵由科第出者也。今既稱不論爵矣。又偏序科第前後。於禮果爲當否。答曰。豈謂於古禮盡當。生今之世。純用先進之禮樂。必不行。故不得已而參之以後進也。論先進之禮樂。則事親從兄之外。唯有尚齒尚德二義。爲野人之所粗知而已。叙爵於朝廷之

上固君子之禮樂也。叙科於倫輩之中。亦君子之禮樂也。野人惡乎知之。德亦非野人之所能辨。所辨者齒耳。果從先進。將遂如古人之年長以倍者必父事。十年以長者必兄事。而不論貴賤乎。據禮再命不齒於鄉。而致仕官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則　國朝之令甲也。士既貴。亦安肯以父事兄事之禮施於鄉曲間。然則純以爵叙乎。鄉黨莫如齒。古人之不以爵奪齒也久矣。三老五更之饗。天子且進鄉髦而班之朝。士

之上。寧得純以朝廷之爵叙諸鄉。然則將奚叙。唯有科分之先後可以相參。而史館中已先起四科異帖七科稱晚之例矣。此倒行於朝堂。猶有碍。而行於鄉社則允宜。特以仕者進身有遲速。年分與科分多不相蒙。從年叙則科不合。從科叙則年不合。故又通古禮之窮。而以三十年叙父事之限。通錯式之窮。而以十科叙稱晚之限也。今齒先達於一鄉。年懸一世。榜懸十科者。有幾哉。其有則借以存父事兄事

之餼羊。有何不可。況吾所謂叙科。又不但參之齒而兼參之以德。耦俱無猜而後當父事焉。則猶難之難也。端爲先進之體難居後進之氣難下。故多委曲躊躇於其間而猶恐驟貴者以叙科非古。而直據古者父事兄事之老人。吾師事之老聃。皇祖亦有師事之孔聖。而吾儕從先進之禮樂何。或曰。鄉無可以父事焉。則老聃之德。豈必果高於仲尼。而以仕者進身有遲速年分與科分多不相蒙從年叙則科不合。從科叙則年不合故又通古禮之窮。而以叙科之時宜。合序齒之古道而裁此父師事之限。通錯式之窮。而以十科裁稱晚之限也。愚故以叙科之時宜。合序齒之古道而裁此議亦猶較中之簿書云爾。獨念古者立賢無方。憲老乞言皆以德。文王起尚父於渭濱。尼父師老聃於柱下。不聞以資格拘也。如吾叙科之說

叙世德堂印行

則特叙必在同途泛叙必在別途依然從後進之禮樂又齒蔡科叙則一途之中分科貢科貢之外遺隱逸推父事者不及焉亦非　國初三途並重之意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矣噫當此權勢相高之秋而申古人父事兄事之說即以同資同格中士猶難於相下而乃叙諸資格之外乎多見其迂也已愚前謂上爵當別論上德上齒亦當別論皆迂說也則有感於極重難反之勢也

申明　聖制致仕官爵同序齒議

既答序科不序爵之駁已覆檢洪武年間頒行事例內有一款令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其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如與同致仕官人會則序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此憲章之班班顯著者然則序科委非憲章之舊也以鄉黨之齒爵難兼叙不得不以叙科之法通其窮耳三族之外必序爵同爵之中必序齒其　聖祖咸正罔缺之謨乎今天下三族之序尊卑如故而別席之例或未盡知乃異姓無官者之不用答禮與庶民之謁致仕者以官禮則世俗之迷此體久矣難可家諭戶曉即欲復之狂子必以橫議撓其間吾儕之所當亟講者居鄉序爵爵同序齒之憲章也此中大有權衡不可舉一廢一欲正居鄉之序則先稽立朝之序矣　國初朝廷之爵原有

會議時。有正七品之都給事中。並列坐於通議理丞之右。有不拘拘於序品秩者。雖非舊額而義亦有在焉。行移之式。內別大小京堂。外別監司各屬。僉都御史秩四品。通議理丞秩五品。品不甚尊而並以大九卿之體式移文於小京堂之三四品者。相謁亦以賓主爲體。參議之秩從四品。僉事之秩正五品。品尤不尊而並以大方面之體式移文於小方面之正四品者。相見且以堂屬爲體。此亦舊額也。嗣後復多變例焉。督

府本以一品衙門照會都察院而總督既握兵權。則總兵不敢用照會。而用揭帖。禀呈指揮本以三品衙門平闕按察司。而兵道既領專敕。則揮使不復敢用平闕。而用腳色手本。又翰學亦京堂中之五品。而班則進於僉都通政之間。科道。並郎官中之七品。而坐已列於子部大夫之左。有不拘拘於序衙門者。雖不盡出舊額而例內閣三孤矣。苟非累勳階之部院正卿。孰有與之同爵者然。國初之序官聯。原以統參品級也。故僉都以四品而受宰

爲一體。雖非野人之禮樂而義則先進者也。累朝之事例大槩重權輕爵。重內輕外。雖曰君子之禮樂而義則後進者也。立朝正在君子班中。安得不從後進居鄉亦入野人伍中。何可不從先進。從先進而後序爵。序齒之義俱圓也。是故文階除正一品之三公外。論品級則莫尊於內閣三孤矣。苟非累勳階之部院正卿。孰有與之同爵者然。國初之序官聯。原以統參品級也。故僉都以四品而受宰相等者爲同乎。則左右方伯當序於少宰

大理丞以五品而由都察院之中門非以衙門頗故耶從此義推之大學士衙門雖至隆重其額猶在五品京堂中於翰林掌院學士稱同寅於詹事府國子監等衙門相表裏一切大小堂卿不以品級相近則以衙門相肩其兼官亦猶之部院也居鄉又與立朝稍別揆以年資皆可以同爵之體叙既可與小京堂之正卿叙則亦可與大方面之有統而無屬也武階中有一品二品之高官則以衙門相隔而難與閣部齒矣然于部正副郎難即雖難與一二品之孤卿齒其出差則必以京

堂之有統而無屬也七品中有極清極要之郎官則以品秩相懸而難與孤卿齒矣文職除正一品之宗人府外論衙門則莫高於六部都察院矣苟非帶部銜之殿閣學士亦孰有與之同爵者然　國初之設朝班原不以衙門之等第以齒序也但武階之視文階頗似舉貢行之視甲榜即品級與衙門兩齊止可權稱同爵不可以定通家前後輩為君門之攸録殊科也專就此義推之藩臬諸大僚雖壓於部院其品實班亞於尚書憲長實肩於通

大下至參議僉事品級亦齊於祭酒翰學衙門亦逼於九列大堂其設立原稱表裏者也而致仕且與現任有別叅以年德則皆可以同爵之例叙既可與部院之堂卿叙則亦可與閣學之孤卿叙矣唯運府之堂上官難稱同爵以其爵雖中大夫而屬於監司不類大方面之有統而無屬也武階中有一品二品之高官則以衙門相隔而難與閣部齒矣然于部正副郎即雖難與一二品之孤卿齒其出差則必以京

衙序藩臬之上而分賓主出差既然則致仕何不可以齒叙也運府大夫與武階之總副叅遊雖難與部院之正卿叙其在任則亦以體統入方面之倫而成賓主在任既然則謝事何不可以齒序也但武階之視文階頗似舉貢行之視甲榜即品級與衙門兩齊止可權稱同爵不可以定通家前後輩為君門之攸録殊科也專就此義推之藩臬諸大僚雖壓於部院其品實班亞於尚書憲長實肩於通

叙於朝故有九等爵序於鄉可約二等從小京堂大方面而上爲一等從衆子部小方面而下爲一等中有清華顯要之司通於下亦通於上難執爵同序齒之例則儀式中原開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而寔綱中原以內臺之出差御史與外臺之分巡大夫抗禮也退而居鄉何嫌叙齒益同入甲科即可謂之同爵仕後升沉不等正如兄弟同捷產於父母而授後榮枯異弊相聚則仍以同胞之長幼叙耳唯先後輩之分不可

不別諸鄉則必以叙科之法通之而後爵同序齒之義盡蓋單言序齒則齒離於爵之外兼言序科則齒貫於爵之中齒離爵而叙但可通於親親賢賢之義爵緑科而叙兼亦通於貴貴老老之義吾是以拈古人父事兄事之典而及館士亦有可以父兄事者而反易諸同袍乎若郎署而下亦從先輩之所叙而已矣爵序齒非三黨之親不可齒非屬三黨士七科四科之式也今仕途久虛父事之儀而館中亦變七科之額矣七科云者原以越二十年之歲數當之二十餘年之齒父齒也昔人以

此數雖於敬長之節有加而義則違於昔人之所取矣似不如從舊爲妥獨坚館中之待先輩日嚴序資且縮於七科之內館外之待先輩日肆抗禮且及於七科之外孰得而孰失耶雖然裁以爵同序齒之額則館士將無嫌於大嚴而別局則委嫌於大肆竊以爲閣輔既晉三孤雖遇七科先輩亦可以變隅坐之式而稱晚則無妨至於十科而上即庶僚亦有可以稱晚者而況館中先輩乎若官坊而下亦從先朝之所叙

已矣部院既晉上卿雖遇年倍同寅亦可以損其於居上不騎爲下不倍之義秩如矣今之世再申 國制致仕官三窓序尊卑於請別席議

俞世德堂印行

制既令致仕官於宗族於外祖及妻家序尊卑
矣又令筵宴則設別席不許坐於無官者之下
然則凡叔無官將叙於弟姪之下母舅無官將
序於甥男之下乎不然也別席雖設而尊卑之
序自在特從昆弟行中出一席耳然而僅出一
席亦似序於無官者之下矣於義云何曰此中
原有省文讀者可以意會其云於宗族序尊卑
如家人禮此以家人之序序諸族也非同室不
稱家人家人之尊卑素定雖筵宴亦何必設別
席於旁　國法也亦古規也

再申　國制異姓無官者相見不須答禮議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　聖制乃令致仕官
不與異姓無官者答禮無乃太簡乎曰此義已
剖於朱註矣以爲鄉黨者父兄宗族之所聚也
無毋論婦翁之從兄介弟及姑表無服之親在
焉其人不入三達尊中則親不足以敵貴者也
倘亦用宗族序尊卑之體則齒於致仕官之上
者不少矣故不止言設別席而足之曰不許序
於無官者之下也文省而義該矣以此義推之

兄事之齒已不在異姓無官者之中而異姓無官者之中則當以少事長賤事貴之義而父兄我矣故雖不與之答禮非過也幼交窮交自當別論今有非幼交窮交又非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之士挾有一藝一能輒責達尊以平交之禮一不當意則謗議橫生真聖世之罪人也已然而異姓之中亦有從仕途削藉爲民者此從致仕官例乎亦從無官例乎曰國法與人情亦當參論于雖見逐於父而以昆弟遇之則同胞

之序尚在臣雖見棄於君而以縉紳遇之則同衙焉

再申庶民以官禮謁見與異姓無官者別體說

夫異姓無官亦庶人類也以官禮謁見則與不須答禮者又別矣其義云何曰士庶亦自有辨也但曰無官猶指士類而說亦指衣冠舊族姻婭可聯交際可通者說曰庶民則有良賤之分矣是以體制別焉而二義亦各有所取無官者之不答禮取古者再命不齒於鄉之義甚矣庶民之以官禮見取古者禮不下庶人之義甚矣　國初議禮之審也官禮謁見之儀若何謂如民庶之見官司叩拜不答稟白則跪也既曰以官禮謁見則知洪武中鄉民之謁致政監司仍以官禮司之禮謁致政有司仍以有司之禮無官例乎曰國法與人情亦京官與鄉民遼遠而品秩尚有高於監司者謁

見之禮又若何此亦裁於禮儀定式中矣成化元年令凡京官出外四品以上引導三對與在外方面堂上官同七品以上引導二對與運府衙門四品以上官同下此則用引導一對唯雜職不許然則　國初庶民謁四品以上大小京堂即用謁監司之禮謁七品以上清要京秩即用謁郡守之禮謁八品以下諸局京郎即用謁府佐縣正之禮又無疑矣今亦可以行於鄉乎曰此禮出自　聖裁敢有褻侮者論如律誰敢

奸之只緣通來俗敝法弛縉紳罕有以德行式鄉閭者有司亦罕有以紀綱維薄俗者而處士得以橫議行其間是以里巷細民與異姓無官者混異姓無官之濵於士類者復與章縫之客混而致仕官不復能存　國初之體統矣今不先於章縫中明少事長之分而欲於民庶中明賤事貴之分其誰與我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故演爵同庠齒之義而恭之以叙科之法焉

原五大以正百拜之稱議

記曰天生時而地生材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此儒家之所謂五大也其歸重在君故曰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道經則有四大之說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其歸重在道故曰天法道何以不及父師道家以道統師而以君統父也佛經又有四重恩之說曰國王曰父母曰師長曰檀信其歸重在師故曰無上導師何以不及天地佛家謂三界唯心所造而四恩則身心所賴以有立者也綜而論之道非天地人不附天地非人不參檀信重而非大母亦統於父而難稱大域中亦唯有君父師之大而已矣故事君以有犯無隱爲道事師以無犯無隱爲道事親以有隱無犯爲道均曰服勤至死而君父方喪三年師亦心喪三年其重相等故君百拜父百拜師亦百拜也自古及今原無百拜之禮數亦無百拜之明文而君父師之百拜其來久矣儒者雖言鄉飲酒禮終日百拜

以去酒禍然不從君父師說考道藏乃有百拜皈身皈命之文此對無極大道三清上帝而言也君父之尊配天師範之重配君父其以百拜爲義也固宜不百拜不足以表五大之重書拜於父師而不書百則與平交何異焉益拜與揖並稱平交相見恒以揖特敬則以拜稽首與頓首皆拜也一拜猶屬半禮再拜則拜之章成矣故大夫有賜於士以一拜受之君有賜於大夫以再拜受之隆殺之義也三拜備佛家

之三叩即合百拜之意四拜爲儒家之重禮即具百拜之體四拜之外又加一拜而繼之以叩首即當百拜之實但可議諸君臣間不可議諸父子師徒間矣我　太祖定天下稽古立極裁有諸司職掌一書內以稽首頓首五拜爲臣下見君上之禮以稽首四拜爲百官見東宮親王之禮見父母亦行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此外亦有用八拜禮者。

皇太子受冊朝謝中宮及各親王群臣之朝賀東宮是也有用十二拜禮者天子郊天祭太廟及群臣朝賀登極與萬壽聖節是也士庶於喪祭類行前後各四拜禮而　國制品官祭家廟之禮通前後凡十拜以別嫌於士庶也亦不用皇家之十二拜禮以別嫌於君也然而八拜十拜皆百拜也唯師之四拜但見於庶人禮中不見於冠裳禮中而亦有可見者一徵諸　聖祖蓋以君父之體有定而師範之體難定內唯德爲人師學兼經師而受恩且久者方可與君父匹尊其人多在草野中未必在朝班中而尊師之禮則非朝廷不議故權借國師以存弟子百拜之遺意也乃今章縫之士但以大存而師之一大廢矣豈憲章之謂哉大槩三

大之體均而父子主恩君臣主義師兼恩義而兩殺焉故其禮亦稍有辨然稍諸古道唯父生子立毫不假借師原立乎父兄之間而君臣之禮却合父子師生之體格而裁之秦以前之君臣臣以北面拜君君亦以南面揖臣是以有特揖有旅揖而天子於三恪之藩臣則有祀膰焉有喪拜焉乃若虞廷之拜手賡歌則宛然師弟之更端而起侍側而謳也秦後堂陛日嚴三揖之禮遂絕古有不召見而就見之師範亦有不

北而西面之師臣此制至秦亦絶愚嘗以此義叅之釋老二藏亦唯如來踞法王座釋子北面叅承福祖之膝着地而法王儼然不動上帝唯受絳節群仙之朝與人王法王之體同其謁三清則遜入菩薩之列其集諸天議事則紫微勾陳與皇地祇共分座而三十二天之主亦按方隅而列坐然則秦以後之君體乃法王之體非天帝之體也豈以超三邁五如我 高皇而不推敲及此迨入朝班而知常朝案前函一

小像隨 上出入乃如來像也此 聖祖之遺範也孔子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聖祖正表臨朝之身乃奉三無私之身合萬國之冠裳而擎拳之非臨以天子而臨以法王也不御奉天殿而御便殿不御大朝門而御左順門則佛像不設而文武大臣賜坐之几設矣此豈秦制所有至定 親王朝見之禮爲後昆式則先於正殿行君臣禮即於便殿行家人禮尊卑長幼之序秩然今士庶家子事父母視嗣皇之朝母后儲皇之禮伯叔何如哉是天子不以君大廢父師之大而臣庶自廢之也又據禮父子之體和而嚴師弟之體嚴而和故弟子侍師側非更端之問不起而子侍父側則有立而無坐弟子拜師師以揖答而子拜父母非家嗣之三加冠父弗起母弗答也唯其嚴重如是是以過庭之訓克行責善之端不起人子慝則自引而善不自居怨則自歸而恩不自薄是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已無已則忘父之嚴父亦自忘其

嚴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吳越間婦子嘻嘻相染成俗子姓又多率意妄行改父之道不待父殁三年而已徵於觀志之日矣今天下雖謂無師之世可也心喪之師純於野而老師之稱滿於朝可師者不師諸口而稱師者不師諸心仕途遂無一師而百拜之刺亦滅雖以勝國之羶風猶不至此無乃夷狄之有師不如諸夏之亡也中固有爲之作俑者而二氏

家之狂徒掠禪鋒而掃儒行亦潛有以長之不思佛戒實以孝順父母爲首綱也佛氏重出世故常推師恩於父母但生我之色身而師能生我之法身色身不越百年而法身則超萬劫故曰從佛口生爲佛親子仲尼之於七十子亦然矣然師所生之法身非父母所生之色身弗承也故戒經仍以孝順爲首而所叙四恩亦首舉國王水土之恩與父母生身之德而後及師長檀信焉是釋子未嘗不念君父之重也乃士流邪有影法王之法而忽忠孝之大經者是無父無君之禽獸不在二氏家而在吾儒家矣又有狂鄙儒生口排二氏而內懷無父無君之心是二氏特冒無父無君之迹而儒則兼心與迹而有之世教之衰可知已若師之死於危難中者猶曰再生父母豈以積三載之劬勞以成人子戴天履地之身子而不謂之罔極此天下所以無不是之父母也伯稱世父更有代祖而任鞠子之勞者實兼祖道安得不以嚴父之禮嚴之唯兄弟叔姪二行中年齒之高下

天下之達道五而稱天合者二父子也兄弟也伯叔姪介乎其間禮莫大於嚴父世人亦習先王所制之禮以爲當如是耳不知禮緣人情分之嚴皆起於恩之重也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蓋等之於天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又等之於君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又等之於師夫何故父有創業勤家之績則兼君道父有修身踐言之範則兼師道合君師之道而有之豈不同於天之罔極然捐階捨井亦稱父方命圮族亦稱父小弁新臺亦稱父罔極之恩同那異耶此義蔽於孔子告宰我之二語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身乃立子身立而父道已畢矣此外則皆父道之餘也今有極人一死於危難中者猶曰再生父母豈以積三載之劬勞以成人子戴天履地之身子而不謂之罔極此天下所以無不是之父母也伯稱世父更有代祖而任鞠子之勞者實兼祖道安得不以嚴父之禮嚴之唯兄弟叔姪二行中年齒之高下

分別父子兄弟伯叔姪思禮隆殺議

既莊棣恩德之輕重亦異齊有難以一格事者而兄道猶盛不等蓋有父早歿而代之鞠育我者此父道之兄也即以事父者事之有父既衰而代之教導我者此師道之兄也即以事師者事之既兼父師之道亦可名呼其弟乎曰否古人以兄友弟恭並言弟雖恭而直呼弟名亦嫌於侵父道而傷友道是以君子不處而隅坐隨行之禮則分毫不可假矣即使恩不父師而但以年論則年長以倍交遊之所父事者也十年

以長交遊之所兄事者也經曰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此義推之幼弟之嚴長兄其父事必不後於外交而兄事必加外交一等矣若五年以長則外交之所肩隨正弟行之所肩隨則與疾行先長一兄事者也亦如外交之肩隨則與疾行先長一間耳是故弟事二十年以長之兄較事父雖少殺而行必隨坐必隅純用事師之式其中或有亢宗之弟先不受兄庶而兄反受弟之後庶者或可殺父事爲兄事亦必南北異向昭穆分席而後可如鄉閭有專召者欲以弟踞賓席則必推席兄於台席而亦不可以爲常今多以膺行踞上坐此禮之所不載也事十年以長之兄隨行不待言而坐則可隅可對如對亦必以亢宗者對受庶者或名德不相上下而弟反先兄遍籍者乃可設有聯踞賓席之時坐亦必食而非親朋之特召亦不可唯昭穆列坐則古人之常恬然以並踞南面爲常無退遜亦禮之兄則南北向而昭

之所不安也若五年內外之兄則皆無不可蓋倣肩隨之義而行也然肩隨之間在外交既以穆列坐則古人之常恬然以並踞南面爲常無退遜亦禮之兄則南北向而昭之體亦介乎後從前右交左之間在外交既以五年內外自當俱執之式如其事十年以上者五年以外者可也又按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外交尚然而況昆弟行乎加其事十年以長之兄較事五年內外之兄事者之式如其事五年以外者推一位於南向之席而餘皆北向列其亦先進之道矩歟

唯以祖父臨之則長者復爲尊者所壓而不能另伸其尊則猶君前之不能伸畏友也離君則嚴父師前之尊自在離師則畏友之重亦在乃世人習見祖父前之兄弟同班押而安之不復講於父事兄事之義以及群居異席之規此天下所以多傲弟而鮮嚴兄也乃叔姪之分則世人之所習知者亦但知其與父同行而未嘗究及於進反詘伸之際蓋叔有齒肩於父而又夙受其鞠育教導之恩者即父也

即與伯父並尊者也豈但父事以禮抑亦父事以心次或齒在兄事肩隨之數而受恩尚在兄下則雖父事之儀無改而其致愛致敬僅可與父事之兄等又次則齒肩於姪或反後於姪至有黑頭稱叔白頭稱姪者此名分之叔姪而受恩無從者也其父事之兄可當兄齒之容視恩兄或反殺焉蓋父事之叔唯肩隨之兄不可以當子齒之叔亦必以兄事之兄當之父在則禮然也此亦但就期親尊長上起義而同堂亦可以兼論焉至於再從昆弟以降其服殺其體亦殺苟非德與齒合齒與爵合或難槩乾父事之禮蓋古人之所父事者亦非專重其齒而兼以德言者也又至於服盡情疎則不但兄弟可通左右肩隨之義雖叔姪之年不相遠者亦可分南北之向而列昭穆之班唯姪踞叔上則不可蓋名分不可泯而貴貴賢賢老老之義亦當參於其間矣吾嘗見姚江孫右都月峯之事嫡

兄立峯公隅坐如子姪禮此十年以長之恩兄而事之以父師之道者也又見梁溪華司教少岳之款族叔喻菴公相向如昆弟禮此五服以外之幼叔而等之於兄事之科者也如吾婁王太常麟洲之事長兄鳳洲公終身不聯上坐正合十年兄事之體華學士鴻山公挈一族叔藎余於有政堂比肩而聯主席兼忝三命不齒之規時論亦俱是之不以鴻山立峯爲亢麟洲喻菴各止於情理之安矣而曲士猶或惑

愈世德堂印行

超於其間以爲未必可通於天下豈知不但古
道爲然今日之憲章亦然也　聖祖開天立
極最重期親尊長試讀其　御製集所爲祭
兄祭姊之文情甚迫而禮甚恭真是盡倫之聖
人其載大明律條期尊長毆卑幼非折傷弗
論死亦不科抵償而卑幼重傷尊長卽入死比
六功以下遞降焉真是盡制之聖人稽律則可
以辨禮矣唯禮文纖悉律所不載而義則可裁
名也者人治之大者也折簡通名其體若何按

域中稱三大君百拜父百拜師之齊乎父者亦
百拜尊之至也三者之中唯父光書百拜蓋至
敬無文之體師則必加頓首二字此立乎父事
兄事之間臣有賓王之義其致敬也以文故雖
恒言百拜而表文之式或並書稽首頓首或疊
書頓首頓首疊書稽首頓首代百拜之文也蓋兼父
師之尊以尊君而賓道亦隱然寓焉古稱五大
之中唯君立於無過之地故合至敬之文與實
而兼致之父則尊致其實而師則分致其文俱

適乎禮義之大中外此雖下僚之謁首揖門生
之謁座主亦止以頓首通刺而拜不書百既避
貳君之嫌而亦難乎其爲父師之配也以此義
起諸期親尊長間兄弟之子猶子也伯又年尊
於父安得不以百拜尊伯父而其中亦小有辨
不論父受其恩與身受其恩者並當以稟父之
例通之如但以名分伯我則如師之加頓首於
百拜上可也叔齒如肩於父而德足師我恩或
庇我則真所謂亞父也不必如伯父之光書百
拜矣直循弟子遍師之式爲最當齒僅十年以

年以長之兄有恩有德者正可參用二式但父在則兄不可以貳父百拜不必書姑用疊書頓首之式可矣父歿則當別論若五年以內之叔與十年以外之兄其重正相等從厚道固可用疊頓首之式狥時俗亦可從單頓首之例似當斟酌於受恩取善之間而亦以從厚者爲正乃如叔行之少於我者與兄行之僅稱肩隨者則不必從厚於通刺間矣徑從時例殆無不可倘日後有以覆我澤我又不嫌以報德之心合敬

長之義而從遜道也此亦論於期親尊長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殺焉此外尚有上下稱呼等式累載古人家禮中而世俗亦多混過大槩年幼之稱尊長父祖伯叔俱曰大人而兄有齒德兼隆入大宗小宗之位者亦曰大人書於父祖大人之下曰膝下書於伯叔大人之下曰尊前而兄長入三達尊之數可當父事者亦曰尊前降此則或曰座下或曰几下或曰台座下或曰几台席等稱皆可以義而起

伯之稱姪也以排行而自稱當以號叔之稱姪也可以行亦可以字而自稱當以字幼叔與長兄之稱弟姪也可以行可以字亦可以號而自稱可以字亦可以名此通書之式也尊召或不嫌自貶一格而進卑幼一格又以三命不齒之義參之則卑幼之亢宗者尊長亦不嫌於自名伯亦可書姪字叔亦可書姪號唯頓首二字不必書在幼叔書頓首則不必書拜書拜則不必書頓首二十年以長之兄亦然此下則並從友道而用左右相交之體無害也斯禮之不講於吳中久矣唯見雲間同榜生馮大參元成自述通刺於嫡長兄並書尊前書百拜兄但答百拜而不書頓首其諸姪之書於元成之書於嫡兄同而元成之答姪書則自稱字自稱叔父不書拜而書具豈非末俗中之氣羊哉再念吾先大父樂誠府君歲時會合弟姪行坐中無賓則自踞賓席群弟皆北向呼弟但以行呼子姪並以名愚昔髫年從塾師歸目擊

敘世德堂印行

季叔祖樂田公與堂叔新春先生田問相閔作於地起而同跪於吾祖之前祖以父兄之體臨之肅如也蓋樂田係吾祖同母季弟祖齒在父事兄事之間而新春則吾父月湖府君肩隨之堂弟也故臨之若此吾祖正先進野人遺品未嘗習冠裳中之禮樂而家規似不違於君子今求此氣象於冠裳中殊不可得愧余吝德不能繩武而身則忝承曾祖繪別之宗始生即無伯無兄而既長尚有祖有父有叔憶自少壯及於

弱艾德於禮度多矣議當自愧以警後昆而因與復古之吾子相正云

推究所道重輕議

蓋域中有五大而帥居一焉師也者提君父之綱以贊天地之化者也不亦重乎中古以降師道漸支輕重之等遂別孟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言師道也等在其中矣蓋古之爲人師者不但非古之經師不過以舉子業相授受耳授經專爲舉業不但不足於父道而且浸淫

待門人也若弟然兄不列於五大師獨配君父而稱大古有不隅坐之兄而無不隅坐之師吾是以知古人事茵德俱尊之兄雖不傳道授業亦隅坐也不然則師但稱父而不稱兄矣傳道之師名曰人師人師必居父道授業解惑之師名曰經師經師或居兄道人師亦該經師仲尼其極歟爲其備仁聖之德而稚言詩書也經師亦稱人師程朱其選歟爲其工傳註之學而力行古道也故仲尼以父道貫兄道而程朱亦以

兄道通父道如漢儒之專經授徒則人師之道薄矣而學者猶終身嚴事之不以窮通改節父事兄事之體猶存焉嚴父必稱百拜嚴兄亦可以稱頓首吾是以知世所沿頓首百拜之式乃古人兼父兼兄之稱亦借君之重以爲重者也非過也不然則師不列於五大而僅與友道齊矣第今之所謂師者不但非古之人師亦非古之經師不過以舉子業相授受耳授經專爲舉業不但不足於父道而且浸淫

於商賈之市道何者古者弟子見師必以贄故曰自行束脩以上不聞以多寡爲較也今父兄爲子弟延師必先講束脩之多寡而後就館授業非市道而何弟子所求於師師所授於弟子全不及於聖賢大學之道特爲蹴取青紫榮身肥家計耳即模範不慮而師道亦已卑矣況其中有模不模範不範陰壞後生之氣習者是以豪富之家歲輒一易或不終歲而易父兄以賓主始以佗警終子弟以師生始以路人終比比

是市道師易得人師難逢今又不然始師經師中不無人師而求者不以是求庶者豈以是應亦莊責弟子以終身父事之道弟子或離經而出仕或棄經而改業昔所授老皆舉而易狗之矣安肯猶注意於所授之人此師道之所以日輕也雖然弟子既得所求報德之思當起其中亦有從遊日久啓發功深開性靈而達事變者銘其初不以道相校而日後因文見道顧頭角於士彙之中執階之也方諸典文肅紀之司僅以一日之長錄人以一封之劾振人而亦棄師稱者相去遠矣今士人一館章服即變窮居事師之塞執其書於塵主者書於業師而曰朝士無百拜之式也夫苟以古之人師經師律今日市道之師而謂不足以當父事則師行其何說之辭乃執塵主門生之倒以爲例則大不可夫朝士之所以無百拜者何也避貳君之嫌也蓋國無兩大君百拜則不得貳之於臣亦

猶家無兩大父百拜則不得貳之於子別嫌明微之道當如是也然在家之子弟不聞以父之百拜廢諸師在朝之臣工亦不聞以君之百拜廢諸父獨在家所尊之師至於立朝而頓改則士未仕時猶知域中有五大一仕則五大之中廢一大也天下豈有有君父而無師之世哉以孔子從先進從拜下之義推之今日之所從可知已其有不可以百拜溫旋者則又當辨之於早而不在立朝之後也或曰師無二體一辨必

起爭端故不如以座主之例合之此則當取衷於孔子孔子學無常師郯子師襄皆師也而猶龍之贊則獨加於老子豈嫌於分別哉師之待顯貴弟子也又如之何曰亦當取衷於孔子孔子呼門人必以名而魯論中之不名者二孟懿子不名而曰孟孫問孝於我閔損不名而曰孝哉閔子騫夫閔子之不名豈以孝行殊絶而重其德耶不然則必年之相近如顏路之少六歲也顏路亦不呼名觀請車時但言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而不出無繇二字可知已若孟孫之不名則直以其位在三卿之中不與常弟子等耳夫以道高學博如仲尼而猶不以師道之尊稱譬貴貴之義況今之舉業師乎則呼名之難槩施於今日可知也近世亦多稱字今復轉而稱號可乎曰禮有不嫌於從俗者此類是也春秋以前稱子最重子者下君一等之稱也故孔子之呼弟以名而群弟之稱師以子至戰國則孟子又以子稱樂克而克則以先生稱孟子矣程

子呼游楊曰賢輩朱子呼蔡元定曰季通是時已變呼名之式而爲呼字之式程朱亦莫之違也至今日則字輕而號重矣以孔子不名懿子閔子之例參之則門人之在達尊數者亦不嫌於呼號焉師不呼字而呼號故門人不稱先生而稱老師其義亦相當矣老師之稱古乎曰今之師古之子也孔子先以老子猶龍尊聃矣易謂不古而孔子之尊時尤爲古中之古蓋惟猶龍之贊稱子而平日之對門人必曰老聃據傳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聃愚以爲聃從耳取殆老子之字也而傳又指爲諡古者生稱字死稱諡聃在柱下不應有諡豈此稱出於示死度開之後歟子思之尊祖也中庸篇但稱仲尼不稱老尼聃果字耶如稱仲尼爲老尼也殆過於子思之尊祖果諡耶如稱季文子公叔文子爲老文也其尊又在窃比老彭之上矣歷至聖疇能虛心重道如是古乾加焉聃之待孔子也亦古當其助葬於巷黨遇日食止柩而問禮聃乃

直呼孔子之名以告之。孔子之尊聃也。如此而聃之臨孔子也。如彼。然則於老師之稱。猶近古而師之稱弟子號。終遠於古也。亦從俗較之例已耳。食必侍坐弟子之體也。自座主謁門生起主人。台席之倒而授業師亦用之。禮乎。曰此亦所謂不嫌從俗者也。父之食子也。不台席。凡之食弟也。不台席。師父兄也。獨可以台席乎。胡以不嫌從俗。曰此亦當推孔子不名孟孫之義而文之以義起之說。孔子嘗奉君命以告三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魯之下大夫也。入朝議政。當從三家之後。故云然。假令三家可孔子之告。相率趨孔壇而問討焉。在懿子固當以僖子遺命之故。聯二氏而同入門弟子之班。在孔子。亦當以哀公命告之故。躋懿子而同列上大夫之席。斯時固無台席之倒而設處今日則以國老權踞台席而使懿子班聯叔季二氏以入賓席。似亦無不可者。此所謂文之以義起之說者也。究竟則座主不與業師等而時論若以師之台席為當然。則謬矣。吾昔館於華氏見鴻山公之待兩項門生而有感於王司寇鳳洲先生與錢比部兼山先生之不循於禮也。鳳洲為公舉鄉榜門生。況又以女配其子。自應以賓席當台席。特以感知已之恩。故中堂不暇賓席於貳室。則踞之。兼山為公閱時義門生。既貴公亦以台席例之於貳室。避席而請曰。此座主待門生之體。某不敢承也。時余正為館賓於先生為後學。誼不敢先長。亦請公且虛主位而

就台席。公論先生每辭乃坐。二先生所謂恭近乎禮者哉。今士流尚有避座主之中堂者而以授業門生。逕不敢當座主之台席者。或寡矣。舊例師答弟刺。謙曰友生。或光用拜字。或拜上添再字而無頓首體也。今師弟同登仕版。唯眷生門生異稱而頓首。混然無別。此亦且從獵較例乎。抑尚有當正之簿書乎。曰此非山林之下所能正也。言路亦諱言及此。縱言必求或尼之。正為當今市道之師百父道兄道之師一濫施。既難

乎其爲弟子分別又難乎其爲師行而愚則嘗
批大卻導大窾於此矣幼以經師事賓洋徐先
生於婁中壯以人師事耿恭簡公於都下並受
無方之益他師安得例之仕後雖但於俗套隱
百拜之名色而多用疊書頓首之式含百拜於
其中至今尚有愧於半和秀才之誚也徐師歿
報德無從聊爲給養師母以終其身耿師力不
能報則借筆舌微闡其幽顧亦自揣僅能學兩
程夫子之兄事茂叔不能學考亭夫子之父事

延平也發明師道以風薄俗則亦竊比於獺祭
中之簿書焉雖以小程夫子之力振師道吾猶
嫌其表明道而遏濂溪啓人忘本之端唯考亭
之尊延平不遺餘力因師以及師而追及濂溪
則眞後學之儀刑也已今士流雖不能反本如
考亭而於親受業者尚不敢壞隅坐隨行之式
至於師所從遊之師則偃然與之居位並行矣
無論經學源流及古人父事兄事之道即明知
其爲師之先輩而以平交混之無乃不可乎人

子尊父則必尊父所出之皇父臣尊君則必尊
君所出之先君不忘本也獨忘本於師之師。則
聖祖何以追尊孔聖而祀之學宮哉或曰藝林
中多市道之師師且等諸路人矣何暇追所自
出之師則吾固不論市道之師而論受益之師
也亦不謂必事之以事師之禮而但以先後輩
論亦必入於父事兄事中矣縱不隅坐隨行而
晏然並踞賓席似非所以程後學也或者權用
古人群居異席之例南北向則避上坐左右列
則退一席其可乎以輶書子濯孺子與庾公斯
之案參之則相待之體亦可以義起也已吾故
因論師道而併及之

夫馭妻妾媵婢與子事嫡母生母庶母議

世界之立立於三綱父子一綱自開闢之初已
定矣此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君綱夫綱雖起
於野人之禮樂實裁於君子之禮樂與父綱蓋
相待而有則皆以先進入後進者也其議禮必
自踈而入於密其督過必自恕而入於嚴君綱

莫嚴於孔子之筆春秋不以無道之君父恕亂賊之臣子遏亂萌也執此法天下將無易姓之主堯舜難乎爲禪授湯武難乎爲放伐矣夫綱莫嚴於程子之論婦道不以餓死之小事恕失節之大事杜貳心也持此議天下將無再醮之婦子思難乎哭嫂氏之妻孔子難乎嫁伯魚之母矣微此二法則不足以定末世之三綱而亦容有違天心拂人性之時故孔子之自命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愚於程

叔子之論亦云然何者古稱夫義而順妻柔而恭以義順之夫遇柔恭之妻是謂鼓琴之合瑟則主饋夜則當夕婢妾不得易序焉此夫婦之常經也禮天子惟后當一夕三夫人共當一夕九人共當一夕非特降而爲嬪御世婦等則以九人當夕卿大夫惟命召不得入御矣諸侯惟夫人當夕卿大夫惟命婦當夕而世婦而媵妾亦皆從夫所召從妻所焉者也天子諸侯之體尊尚衣尚食各有主者夫夫亦耻揚家配而以藏垢納汚爲尚矣禮載庶之所倚者一主婦耳不肖則足以釀大釁聖人是以有盡人性之術也據內則子婦未孝未敬者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出教則不無厲言怒或加以鞭撻此亦但言父母馭子婦之道不言夫馭妻之道夫殆可教而不可怒至於當怒則出矣夫有過妻亦當諍其道在幾諫與責善之間諫不當幾而責善或過必成反目之釁反目已傷婦道矣況身爲不義而反以惡聲加諸夫乎至於惡聲亦出矣古人不諱出出妻

令其可嫁又以生之之道棄之也孔門三世皆然夫以成春秋之聖人不少假借於亂臣而獨假借于出婦益不如此不足以盡人夫婦之也是以程朱未出之前士大夫不甚以妻之再醮爲辱張齊賢向敏中宋之所稱賢公卿也猶爲十萬家資爭娶一婦斯固非有道者之所爲而當時之不以此爲清議可知已自程子之說行士乃重於出婦婦有穢德務爲巧計以蔽其夫夫亦耻揚家配而以藏垢納汚爲尚矣禮載

敬世德堂印行

婦有七去有三不去今不難於遵三不去之條而難於用七去之條七去之中罪莫大於不順父母禍莫慘於淫姤不順父母父母亦多容之淫則必至於亂宗姤則必至於絕嗣此必不可容於家者而今婦或從豪門中出婦黨得以勢行其夫不可教又不能出則怒亦難行試行之則又有督其過者曰古聖賢無楚妻之辜也然則坐視其亂宗絕嗣而已矣程子蓋恥事二夫之婦與事二君之臣同故不以餓死奪失節其義起之禮歟今以七去之義裁之無子可矜而多言可宥也遇姤婦則惟不得不分而惡疾次之遇婬婦則門不得不鋼而竊盜次之不順父母又不待言已父母有怒子婦之時夫亦可以怒行於妻乎曰在古則不可在今則無不可蓋古不重出何以怒爲今重出矣至於分惟永鋼豈有不先怒而遽絕者乎是故妻以對姑叱狗蒸藁不熟而出此古人之所可而今人之所不可者也妻以不可教而用父母教子婦之怒法此古人之所不可而今人之所可者也惟以內寵奪嫡與外溺荒淫之故而疎遠無罪之妻又

誼甚正而其流乃至於士不敢用七去之律然後知孔氏家法奪其節而予以不死之盡人性也然以孔門三世之垂範士猶且前且却於其間而程子以一言定天下之清議何也聖達節賢守節孔門三世達節之事而程子一言則守節之經也末世之橫議盛矣既以程子之嚴辭誅失節之婦又將以孔門之身範督刑家之夫失亦豈必無過耶則誰無後慮而犯嘵嘵之衆嘵也故今之士大夫或以身不行道不行於妻

以不根誣之則名教中之罪人矣今世有行孔門三世之法者此曹必口實焉是以君子慎乎其慎也絕有罪之妻而再納一室可乎曰妻而至於永錮不成妻矣中饋當有承乏者何嫌再納分帷則猶在絕與不絕之間姑存名分而以妾婢當箕帚之役可也妻不當夕而妾婢當夕禮乎曰非禮也權也以今之分帷當古之出嫁已出於不得已矣又避二嫡之嫌而不納當夕者不以妾婢爲御則誰御況有懷無後之慮者

乎曰孔子妻出之後無出曾子妻歿之後無妻何以妾婢爲曰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伯魚且長而有室矣曾子亦然考傳亦惟曾子不再娶而孔子之正室爲开官氏實歿於自楚反衛之後孔子年近七十矣开官氏殆偕老之正室也記又言伯魚之喪出母期而猶哭然則开官氏與婢妾之分也妻以妾婢進御君子乃仁德事正與不當夕之義相成而嗣徽音之太姒有焉將非伯魚之嫡母歟不然則必伯魚之毋出而孔子之繼室爲开官氏也孔子爲曾之下大夫亦無不立主婦之禮意者公冶長之妻從开官氏出耶不然則亦如釋迦之第一夫人以淨德顯不以嗣續顯也曾子似不與孔子同而凡流亦不得以孔曾爲例孔子立於無欲之地而曾子亦防意如城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安得緣分帷之妻而廢人道禮妾年不滿五十猶在進御之數是妾之進御禮也勝婢亦可以進御乎曰亦禮也關雎之詩后妃爲文王求宮人之詩也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古者嘉耦曰妃怨耦曰逑除正配外一切妾媵皆曰逑后妃廣求窈窕之宮人以薦當夕故曰君子好逑天子之宮人猶公卿大夫之媵婢也當夕不與妻同而進御亦與妾同周制大夫年七十行役必以婦人隨蓋取諸此而　國朝亦不禁焉是以恩封母妻與中分有嫡母生母而生母中又有妾與婢妾之分也妻以妾婢進御君子乃仁德事正與不當夕之義相成而嗣徽音之太姒有焉此關雎所以爲風始也后世嫉婦孔多以妾爲妻之夫亦多此風殊爲絕響而僭濫抑又甚矣

盛有貴人台垣而室無一側戶編豪右而姬侍盈庭其人之賢不肖何如雖然維世以弘綱不以細節卿大夫之不置貳室細節也以此起家垂範徒爲後昆之姬婦地耳如我　聖祖起自布衣一朝臣妾億兆獨能超漢唐宋創業之君而追文武以前家法當夕惟一后而嬪嬙更無當者則真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者也以此垂后昆而寓意萬世是曰弘綱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硜硜以細節爲高行而不爲

刑家久遠地也雖然好德如好色自昔難之天下有不二色之士大夫乎行安可謂不高第以爲傳家之範則不可或曰孔門三世單傳豈非出妻之後無二色耶胡可槩爲細節出世法中又有廬居士男不婚女不嫁而共修無上正真之道亦尚友之所歸也士胡不以爲楷此有說矣凡學道親仁之士其以禮制已之心也尚易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是也否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進御之好速出也則以盡人男女之性而仁侍妾也故君子不難於保身遠色而難於盡男女之性如欲遠色則必先使婢妾有歸而後可不然內必有怨女焉然使婢妾有歸而主婦無輔設遇鼓盆之變又如之何故卿大夫必不可無侍妾此皆天理人情之至不可以褻行目之也聖賢之同於凡夫在此儒行之別於二氏亦在此然而漁色實士人之大戒也與其漁於色也孰與無二色勢必不能無二而念亦難於頓絕

有八妾降及於士則一妻一妾　國朝之制因之藩國親王額設支俸之妾八人郡王四人鎮奉國將軍不得過三人則官僚當從郡王將軍之例無疑也士即大貴妾不當踰三四人侍婢不嫌倍之庶人雖擁素封之業置二妾猶不大違於禮內則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是也否則踰分矣媵婢則可量寬其額而過多亦導淫之囮也至於弱冠治經之士哉而末年猶產介子若康叔若唐叔者從

之士。禍未及釋而一妻能治內事。則置妾乃荒業之端。待壯年艱嗣而議納妾。未晚也。媵婢。則遍房之所必須。而亦以少爲貴矣。然愚猶以爲傳家之道。子孫果能遠色貴德尚矣。設有好佚遊。好宴樂之氣質。則寧聽其漁於外色。爲其上干

國憲而下比群奸。此喪身亡家之本也。家有嫺婦。必毋執程子之言以繩之。當推孔門嫁出婦之例而聽其自便。果有不畏餓死而畏喪節者。此家門之光也。又不嫌破格以成其志。蓋孔門本達節之權。而今且以爲經。程言本守節之經。而今且以爲權。則不以男子之所難難婦人也。度婢妾之不能守節者。更當於生前預爲之所擇人而付之。仁也。當其聚於一室。其體若何。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妾以立女爲義妻之御也。是以儀禮名夫爲君。名正室爲女君。妾猶稱曰側室。婢之有子者。歷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

以母道恭姊道與夫同席。不命坐。妾與子不相參。承夫恒責子婦而賤妾。以子婦有承祧之責。而妾則不祔於廟者也。妻則上妾而下子婦。以妾任事夫之役。而子婦則事我者也。故妾侍夫側。常爲子婦作引導。侍妻側。則女若婦俱當以肩隨之體讓妾。亦有不必讓者。宗子婦之長於父妾者是也。婢妾又下妾一等。而不得與嫡子之婦同班矣。蓋婢有子而附名於妾。仍婢也。夫亦以婢臨之而已。妻則爲夫

爲子當稍優其待。而進之群婢之上。然亦班於妾後。而不得如妾之命坐也。飲食寢處則當使之越群婢班焉。即無子而父御於夫者。亦與之相上下可也。大槩妻之待婢妾與夫待妾之體同。婢妾之待妾。與妾待妻之體亦同。而先後進之間。復有辨。媵婢先妾而進。又或先妾得子。雖歷於女君。不得如妾之同坐席。隅而聚於側室中。亦可以肩隨之體。分左右。但當讓妾一肩。若後妾而進。則雖有子而難與妾比肩矣。妾有多

德堂印行

體而所生之子無貳體子事所生之母則不得與嫡母同體妾與婢妾之臨其子也亦不得與嫡母同蓋猶食母之體於其間以避尊也子行冠婚之禮嫡母隨父同受拜於中堂生母則俱受諸側寢亦惟嫡母坐受不答拜生母不設坐但西面北上而立子婦就北面行大禮四拜在妾母則前二拜可以小拜答後二拜必以大拜答在婢妾母則四拜全答以示不敢當婦之拜子獨行禮則可從妾母例蓋子猶已出雖歷於

尊而亦同稱生母子之婦則出於夫君女君敵體之所生安敢不避姑道之嫌也生母當子婦之參謁亦必先拜夫君於中堂妾以頓首婢妾以稽首然後敢就側室而行禮焉此與父母之先拜祖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同義也婚後婦不得以嫡姑疑似之稱濫於夫之生母而生母稱婦不嫌俯從家衆之稱其行坐子不得與生母並而婦則可以肩隨之體比肩而事嫡姑姑命婦坐而婢毋侍立雖命不敢坐毋反避之然後坐與妾毋同賜坐則讓一尊之不敢處於得疾行先毋而毋則常以姊道臨之不得與姑道父毋雖歿子婦不得拜生母於中堂生母不設坐於據父毋之舊位即有慶祝大禮亦於貳室行之其荅禮與初婚之體同子膺錫典妾毋於嫡毋去後得封謝君恩必於中堂設私燕亦於貳室子婦從而拜賀焉亦如初婚相拜之禮設燕則毋可權踞南面之席而婦以北面僉陪矣子或侍毋則婦隨夫並入隅席婢毋例不受封或

有他慶亦行於貳室中毋西面北上子婦東面南上行交拜禮拜畢設燕毋可從西面轉南揖左上坐婦可從東面轉北揖右僉陪夫在則婦不得獨僉當移毋南面之席作僉向而夫婦自正昭穆之席蓋生毋雖微而上無夫君女君之壓亦可少伸須臾之尊婦雖不可混婢姑於嫡姑而特設爲夫所壓亦當從夫之尊毋者尊婢與生毋並而婦則可以肩隨之體比肩而事嫡姑於須臾也居常相敘則但以左右分席而讓一肩可矣惟入子婦房帷中不嫌直踞上席婦

或僉陪或隔陪皆無不可而夫在則亦不得不隔也又或享年永久而孫男行吉慶之禮則以年尊破格而踞貳室中南面之席亦可以無大嫌矣喪群母於父歿之後惟嫡母停柩於中堂妾母婢母俱在貳室無貳室則權停柩於室之右隔有嫡母在亦不可共報訃不得書卒于正寢正寢即中堂之別稱也妾母則於銘旌書父側室書嫡子於父側室臨之側室婢母不得以側室書不書禮服制則與期親同非成化改元則並尊　二母爲皇太妃而　國朝自

若仕者之封贈父母則唯可以嫡母配父耳妾母承封典於父母歿後已渥而復可以父婢承之乎夫事有古禮之所未詳與律例之所不載者亦審諸寬章而已矣古者喪禮重父輕母雖均稱三年之喪而父以斬衰母以齊衰父在則爲母服期至於妾母且有求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　聖祖始均父母以斬衰之服又均嫡母生母以三年之服生母外庶母亦爲之議杖期而自皇太子之服貴妃始益以盡人母于之性而又以遏烝僭之萌也喪服既嚴則生續之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陽教內亦設三夫人九嬪二十七御妻八十一世婦以理陰教而　國朝自洪武以來冊立中宮之後即冊東西兩宮皇貴妃此下凡以寵幸進號者並名妃視古爲約若卿大夫以下則所封唯一正室耳亦唯天子以三重推尊嫡庶二母故宋家諸帝尊嫡母爲皇太后亦尊生母爲皇太妃而　國朝自成化改元則並尊　二母爲皇太后視古爲隆

母承封典於父母歿後已渥而復可以父婢承之乎夫事有古禮之所未詳與律例之所不載者亦審諸寬章而已矣古者喪禮重父輕母雖均稱三年之喪而父以斬衰母以齊衰父在則爲母服期至於妾母且有求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　聖祖始均父母以斬衰之服又均嫡母生母以三年之服生母外庶母亦爲之議杖期而自皇太子之服貴妃始益以盡人母于之性而又以遏烝僭之萌也喪服既嚴則生續之

敦世德堂印行

受封所以愼名器而別嫌疑也至於父母之例不受封者許子以應得之恩命移封父母妻之例得受封者不以前母前妻之贈而廢繼母繼妻之封又以廣恩波而均存歿也義之盡也昔孔子重周道之監二代而嘆幽厲傷之無幽厲之祖亦既監漢唐宋而郁郁乎文矣又無幽厲之傷士胡爲不從乃今有陽從而陰違之者夫或捲再醮之名目而封其妻子或捲倡優婢妾之名目而封其母正妻之以再醮封者猶罕生母之以婢妾封者良多時論榮以爲人子之至情可原也而 國制則重傷矣豈但褻君之恩亦且卑父之體吾以爲大忠大孝之君子必不其然審此憲章而夫之所以馭妻妾與子之所以待群母其義皆可裁矣是故夫或妻其妾而婢其妻不義也妻或婢其妾而妾其婢亦不義也親女婦而佹妾婢不仁也坐庶子之婦而立庶子之母亦不仁也妾婢倚夫之寵而至於侮無罪之女君卽夫之不義也家婦挾姑之威而至

於虐事舅之婢妾。即妻之不仁也。嫡子知有嫡母。而不知有庶母。不孝也。庶子知有生母。而不知有諸母。亦不孝也。又或尊嫡母而卑生母。至於草芥如婢。親生母而躋嫡母至於矛楯若仇。皆不孝也。而父爲子地亦當有防微杜漸之道。不必納少艾之妻爲子孫累。代子婦之服勞可也。在中年。則當別論。妾而無子。則不必正庶母之名。爲嫡子累。蓋婢母獨本

生之子有服。妾母。則諸子皆有服。雖泯母名。以釋嫡子之暮服。可也。在有勞有德之庶母。亦當別論。要之。則爲人夫者。不難於馭妾婢。而難於馭可以出可以無出之妻。尤難於馭理所當出而勢必不可出之妻也。爲人子者。不難於事生母。而難於事義當絕而父不能絕之繼母。尤難於事心欲醮而口不言醮之未亡母也。馭難馭之妻惟有分帷鉤門二法而已。事難事之母則致曲之法更詳。大要不以子格母亦不以母傷

父是爲得之。易家人之彖曰。利女貞。而周子爲之解曰。家道睽。必起於婦人。蓋刑於寡妻至於妾婢之難也。婦人之閑內則者百不得一。丈夫之無失德於媵婢間者千不得一。省及於此。奚但三折其肱。亦當三緘其口而不敢以日月之食自解矣。愚所以嘆服程朱其源在此而程子亦未嘗以身處孔子子思之地。輕論婦節故愚又本春秋之大義及三世之微權而爲之衍其義云。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良足愧也

剖明三父八母服制從時議

至矣哉　聖祖議禮之周也。其義悉載於古而推情更寔焉。三父八母之服圖。其微也。古人原有三父之說。殆以嫡父嗣父及繼父當之。嫡父則不待言。已期親之伯叔無後而以身爲之後。曰嗣父。禮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是也。子生幼離孤褓而身受異姓之鞠育。曰繼父。諺所謂螟蛉子是也。嗣父不以三年懷抱爲恩而以猶子承厥嗣。其義重。繼父不以子格母亦不以母傷

三年免懷抱其恩重故古者並報以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反降爲期其禮亦既稱情矣國制但許三歲以下小兒受異姓收養者從其姓而不許立異姓爲嗣以亂宗族故不爲繼父定三年之斬衰卽於繼父一行中開出三父一曰同居繼父二曰不同居繼父三曰從繼母嫁之繼父同居中復分二等一則兩無大功親者爲服齊衰期年一則兩有大功親者爲服齊衰三月不同居中亦分二等一則先曾同居者有

齊衰三月之服一則從來不同居者無服而服從母嫁之繼父則爲之齊衰杖期古聞從繼父姓者亦用斬衰三年之服而今以不應承嗣之故退之古不聞從母嫁者亦爲繼父定杖期之服而今以隨母恩養之故進之此皆仁之至義之盡也士亦惟有憲章已耳八母之稱與古人同而制服則有逈別於古者其義尤密八母云者一曰嫡母二曰繼母三曰養母四曰慈母五曰嫁母六曰出母七曰庶母八曰乳母夫嫡母繼母俱與父同喪三年者也古今之制皆然惟古者以母齊衰別父斷衰而今通以斬衰之例而行之古者待父歿後方服母喪三年而今卽於父存之日行之蓋自周孔以來難破之例而聖祖以三重之權開其額所謂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也自是孝子罔極之悲盡於父亦盡於母矣曷名養母謂生母雖在而子從過繼之母鞠育者也曷名慈母謂生母早亡而父令別妾代之撫育者也古者養母尚有服而慈母殆無服記載孔子答子游哀慈母之問曰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是故魯昭公練冠以喪慈母有司猶進諫焉而今則均二母以三年之重服此不與其爲二嚴君所壓而曲伸人子反噬之至情此亦推孔子三年之愛之言而破千古之例矣嫁母未必得罪於父而義則與廟絕出母既已得罪於父而節又改於適人此正孔子所以止伯魚之哭而子思所以禁子上之喪者也今亦均以齊衰

杖期之服在曲士必以傷父心爲疑而 聖
祖實從人子心中追出三年真至之懷以定斯
制則所謂君子過於厚者也試思古人過哭酷
之繼母猶孜孜起敬起孝則於嫁出兩母之杖
期何過焉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敢裁也父
妾之有子者曰庶母在所生之子則名之曰生
母以別於嫡母古者父在嫡母尚不得終三年
之喪而況生母生母不但壓於夫君亦壓於女
君此正王子求爲數月之喪而不可得者誰敢

以三年之斬衰議及於所生之子哉然而劬勞
顧復之恩亦與嫡母等耳故與養母慈母之服
同律此亦非操三重之聖人不能裁也然母而
曰庶亦惟父之側室足以當之而婢妾不得與
焉側室亞於正室是以父之嫡子衆子俱爲之
齊衰杖期婢之有子者但名婢妾不名庶母則
惟所生之子爲之斬衰三年而嫡子衆子不爲
之齊衰杖期矣此服圖中所未開載而於恩封
典中見之以母之屬於婢妾者與妻之屬於再

醮者同科不在受封例也何以不開於服圖從
父母論固謂之婢妾從所生子論亦謂之庶母
也故以庶母攝婢妾也今士流諱言出自婢妾
端爲婢母不封則正妻亦不得封故以生母二
字混父婢於父妾不知 聖朝之與正以斬
衰三年盡人子之私情以再醮婢妾之不許封
重朝廷之名器耳可不遵乎以此義推之妾母
既不得與嫡母並封則亦不得於父在之日受
封封於父在之日是生母但不匹於女君而可

匹於主君矣夫既不可以封再醮之母是名器
不可以封再醮之母子封再醮之母是名器但
重於夫妻之間而不重於母子之際矣豈禮也
哉乳母亦級八母之末而品類最爲不等蓋惟
正妻所出之男從妻滕乳哺者是爲乳母之正
得故爲之起緦麻之服若妾亦有子而以次子
受乳於他妾此則不名乳母而名養母慈母所
當爲之斬衰三年者也又或乳哺不由妾婢而
倩諸外婦及寄諸義男之婦雖亦假名乳母而

難乎執緦麻之例矣。其義則以孔子所援魯臣諫昭公喪慈母之例推之而知其然。益律中有引而未發之蘊讀者以意逆之而後 聖祖之深意可參也。大槩先王之制雖以父母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然制中。或先父而後母或重嫡而輕庶。仁非不篤。而義常節於仁之中是吾儕祖述之所在也 國朝之制雖以三父八母之國宗乎古人然制中不以父而壓母亦不以嫡而壓庶。義非不嚴。而仁常浮於義之中是吾儕之一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愚於三父八母之服亦云然。

憲章之所在也中庸章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愚於三父八母之服亦云然。

酋一

剖明 恩詔中給誥敕進勳階及存問冠帶等議

國朝遇有推尊冊立極重之典則必有覃恩之詔頒告中外。上自宗藩勳戚下達百司庶民恩無弗偏而唯現任官之給誥敕致仕官之進勳階頭項獨多其中不無疑似冒濫之弊而以存

之伏讀　冊立　東宮恩詔內一款文武官員五品以上致仕六十以上者各進本品勳階一等此以勳與階相參齒與爵相參而又以昔日解任之由與今日頒詔之會相參也官非五品以上則有階而無勳勳不與階合故不得進年非六十以上則近於服官之齒遠於致政之齒不與爵合故不得進斯則一恒人辨之矣唯致仕二字爲可混是以冒濫之弊生焉在大計中則有以老疾罷官者合斯例在大計外則有

以解任得　旨者合斯例又有中年原以引告在籍而覃恩已及其年亦不嫌援用斯例外此則有未履任而繳憑致仕之旨雖解任而挂議或在聽調聽勘之科則皆於例不合者也例不合而冒之憲章之義乖矣舉其尤者莫如正二品之例在存問而影勳階擅腰一品之玉正五品之歸非致仕而躐一等濫腰四品之金匪但俗士糊心睚目而朝紳亦或未之深究也益　國制文階除宗人府外並無一品銜

仕之例者不輕就不合例者則濫承皆非憲章之誼也而志趣則大有逕庭矣大槩官階至於三品四品非京堂即方面亦多從科甲出身殊不以勳階之進不進爲榮辱惟五品京官中有京堂有方面有五府六部之領屬有運府苑僕及王長史之堂僚不無借勳階之章服以爲榮者故冒濫獨多有司或以情誼相親而徇狗以旌額監司又以體面相恤而不加督過得非朋友責善之事及老成典刑之責歟乃橫議之夫則又

不稽典故。不究履歷。而漫騰雌黃之口曰。勳階與誥敕同。但授於品內。不授於品外也。是大不然。使勳階但如給誥敕者之限於品內。安得謂之進一等。曰進本品一等。必與現任官之加授本品勳階者有別。且階有三階。勳無二勳。階從初授入陞授。從陞授入加授。猶可強名曰進。勳則不進於本品之外。而誰進耶。或又曰。致仕與現任一體。現任官。非領過誥命者。不得進勳階一等。則未經領誥之致仕官。胡得槩進。是亦不

然。使致仕官亦必給過誥命而後。與進勳階也。將無濫於現任官之給由序遷乎。果爾。詔文亦必開爲二款矣。胡乃不問其誥命之先曾給過與否。而槩之曰各進本品勳階一等耶。蓋現任官例以載考授三階。亦必從末後一階授勳。雖遇恩典。勳階或不並授。卽並授。亦不謂之各進一等。獨致仕官以各進勳階爲言。此則以勳領

致仕者何居。現任之恩已覃及於父母妻子矣。且自一品以至九品。靡不徧者。而致仕之恩。則止及其一身。亦僅覃於五品以上者之有勳可進有齒可尊者而已。安得不進諸本品外耶。或又曰。勳階之進。特畀之以虛銜耳。豈與其遂進章服如陞任之官也。是尤不然。國家覃恩之例。並未有有名而無實者。無論現任之尊官已雖以退閑之大漢將軍而與之冠帶榮身。以告退之不第生員而與之衣巾免役。亦皆有實。而

獨虛於官流乎。給誥敕之實。在乎易試戢署銜爲實授。而兼及父母妻孥。進勳階之實。在乎易本品章服。從加勳而兼及優免徑額。此所以爲殊恩也。苟無其實。而但以爲登軸書旌之具。則勳階何所用之。豈但致仕官之勳階無用。卽現任官之給誥敕。苟無封親蔭子之實。則誥敕亦何所用之。而以給領爲榮。以追奪爲辱也。給誥敕者既有封親蔭子之實。則進勳階者。亦必不止爲登軸書旌之具矣。中有可疑者。其在現任

官之進勳階一等乎此亦不可以不剖按　國家設官之制品分九等等分二級參照禮儀定式中凡言越一等者皆指二級而言也然則致仕之進勳階一等殆無勞於國而躐進二級矣祖宗朝何所昉乎曰此例起於洪武中也洪武十二年令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者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者各陞一等給與誥敕其時給敕之官但進階二級給誥之官則勳階並進二級此進勳階之所自始至成化元年則詔文武

官以理致仕五品以上者進階一級二十二年又詔在京文戚以理致仕五品以上年及七十者進散官一階夫進階而曰一級此進於本級之外也以從級進本品之正級以正級進上品之從級是曰一級但進一級而不進一等則與洪武中之陞一等給誥敕有間矣且進階而不進勳則雖進於本級之外而其所進者特級上初授之階非陞授加授之階也進散官而曰一階此進於本級之中也從初授之階進陞授從

陞授之階進加授是曰一階但進散官而不進級則與改元時之進階一級又殺矣且曰一階而不及隨勳之階則雖進於初階之上而其所進者多係陞授散官之階而非加授散官之階也此先朝進勳階之等殺也夫　二廟之優禮致仕老臣則同而一則主於體羣臣故節諸三品以上一則主於敬大臣故節諸六品以下皆有微意存焉今　恩詔不止進散官一階亦不止進階一級而進本品勳階一等正祖洪武十

二年陞等事例而進階止及五品以上不及六品以下又參成化元年事例也以今　東宮之位久虛海內之望久切而　聖主以一朝之獲斷決之固應有此渥典乃致仕官無一勞而得之不已踰分乎則　恩典實從　祖宗朝來也其義則取於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五品以上爵不爲卑六十以上齒不爲卑官以致仕爲名亦非昏墨敗官者比依稀乎兼三達尊而有之故不嫌於優渥歟唯於現任官中亦

開方面官二品至五品有司官正四品以上誥命先
給領者。進本品勳階一等。斯則委屬可疑。蓋進
本品一等。卽是進本品二級。現任尚未轉官。而
勳階頓進二級例之所未有也。得非以方面有
司中。有從三年考滿。給過陞授之誥。而未及給
加授勳階之誥者。今以勳階齊授而謂之進耶。
此亦在本品應得誥敕中。不在進一等勳階中。
如進勳階縱不加賜服。亦必加俸而後可。然而加
服加俸亦不過於本品上加一級耳。但可謂之

加服俸。不可謂之進勳階。權言進階。亦但可謂
之進一級。不可謂之進一等。乃今領過誥命者
之進本品勳階一等則　綸音也。亦必有　先
朝之事例在。但叅　憲臺二廟之舊章。則亦或有
攸當焉。豈非以致仕官不得與於封誥故緣洪
武中成化初陞等進級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勳
階之實。現任官既得與於封誥故緣成化末年
散官一階之例而進之以一等勳階之名耶。恩
固周匝而名實亦不相濫矣。如必循名責實。尚
有可以贊禮官之一籌者。似應於撰詔時開出
先曾給領陞授誥命者。與給加授勳階誥命。給
過加授誥命者。與進本品俸一級。倘叅成化以
前事例。則於方面官三品以上之領過勳階誥
命者亦可從京官三品以上事例。蔭一子送監
讀書。益京官從陞授之誥命得蔭而外官從加
授之勳階得蔭。亦不謂之濫矣。此又但可加於
現任者而致仕官不得與焉。　國家倘有再錫
之恩。致仕之勳階可再進乎。曰否。勳階從本品

進亦進一等而止矣。再進則越本品二等例未
有也。勳階既不可以再進。則
　詔中所謂爲民
者與冠帶閑住閑住者與致仕亦無再進之例
可知已。爲民之中有從大計除名追奪誥敕者
有從　特旨削籍不奪誥敕者等與冠帶乎。曰
否。制未有既追誥敕而猶許復冠帶者。復冠帶
必從　特旨削籍者耳。大計中非貪酷不奪誥
敕。其中豈無虧枉而義則難附於　特旨削籍
之例。卽大計中之冠帶閑住亦與致仕者有別。

敬世德堂印行

今有從恩例復冠帶者。進而服致仕之服。可乎。
曰可　國制品官子弟冠婚尚許假借進一等
之服色而況品官之身。詰敕猶未奪者乎。再考
古者大夫出奔他國其品秩僅降一等而不遂
革其舊章。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雖受孔子
之訶曰無臣而爲有臣。而其義亦非無爲。爲有先
年司冠攝相之舊衙在也。今士流既以覃恩給
冠帶豈不可當無臣之司冠出奔之大夫哉。況
其中有以建言得罪牽累落職者豈劣於大計

中不謹閑住之流。大計中閑住者尚以覃恩進
致仕而　特旨削籍之士。獨不可從閑住之進
致仕例。若遽而於覃恩之典。
不悖此嫌疑之當別者也。即此推之。鄉紳或有
官雖調而未赴。調所仍佩舊日之冠裳。亦有任
雖陞而不歷任所。卽佩新銜之錦繡。皆無害於
情義者。唯進所不當進之勳階。復所不當復之
冠帶。則大不可。愚嘗與士人鮮行已有恥之節。而
又傷橫議者之多。齊東語也。故爲之剖別於此

同宗迷譜禮主燕毛議

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也。今有同姓之宗。參商兩地。服既以親盡而
絕譜又以地隔而遺。一旦子孫追究源流復講
宗盟之好。聯合疎屬而讌會於
之禮乎。是等同宗於異姓也。將別尊卑長幼之
倫乎。是起天秩於邂合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協
諸義歟。愚以爲當主燕毛之說而以貴貴尊賢
之義輔之。其義本於中庸之論廟祀首序昭穆

繼以序爵序事旅酬。而終之曰燕毛。所以序齒
也。夫宗人既以昭穆序矣。至於祭畢而燕。乃復
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者何。蓋宗派繁衍
倫次難齊。使必較定其尊卑之次而後燕。將竟
日不成饗矣。故借序齒之義以成饗禮。中之
權也。是在昭穆之有定序者尚然。而況宗譜之
遺亡者哉。曰世有所謂烏頭叔白頭姪者。亦以
齒序乎。曰譜不明而論齒。此爲兩宗之渙而復
合者言也。若宗在五服之內。與夫服雖絕而昭

穆尚明者。則位次之定久矣何必復言序齒序齒則猶存賓主之誼也大槩兩宗相遇之時必賓一而主十或賓一而主百是十人百人之中豈無叔行而與姪之齒相埒者又豈無伯叔祖行而與姪孫之齒相埒者令以遠宗之一賓之下哉故曰在子則可然禮聞父執不聞祖執亦從尊者叙乎曰亦從尊者叙耳其中又有權焉則所謂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者也夫兩宗各天一方何以渙而復合年家世講之稱也益伯叔之稱可假祖之稱不可假假及於祖則又假而不歸矣而世亦有稱借

之聯合其間也序分將從此起矣倘其中更有齒德兼隆爲族屬之最尊者則又不妨捨此而從彼姜禮以義起起於尊不起於甲也當其相叙之始昭穆既不可辨矣則安得不以年齒爲憑然則齒在父行者稱伯叔在子行者稱姪在昆弟行者稱兄稱弟可乎曰可古者父之執友子事之如父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異姓之交尚然而況同宗乎然但可以定于孫世守之分恐以僞昭穆而亂眞宗也宗人而與父齒者于以伯叔稱孫以伯叔祖稱可乎曰在子則可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古者父之執友子事之如父今世鄉會稱爲年伯豈以同宗之父行而反在執友年生之下哉故曰在子則可然禮聞父執不聞祖執友年生家世講之分越再世而漸移不聞有年伯祖年姪孫之稱也益伯叔之稱可假祖之稱不可假假及於祖則又假而不歸矣而世亦有稱借祖稱者如婦翁稱女夫之伯叔與夫婚稱婦翁之兄弟是也然而皆知其爲假借也稱宗人則疑於實矣君子安得而不重之宗人而當伯叔祖之稱必也兼有三達尊之實而爲伯叔行之所父事者乎故曰在孫則有可有不可又有宗人之齒介在父子之間者父齒之而稱弟子復齒之而稱兄可乎不可乎曰亦可亦不可其可者在重父之執其不可者在泥父之稱蓋古之所謂執友者豈徒以年相若哉貴在道相似耳

宗人果以道似吾父乎則父執也成父執即吾之師安得以其齒介乎已而兄之宗人徒以年若吾父乎非父執也不父執即吾之友安得以其齒介乎父而叔之大槩執友之分起於父昭穆之分起於祖稱兄不無貳父執之嫌稱叔又有貳昭穆之嫌在子則當兼審二嫌在孫直從齒而已矣然則祖父所起宗屬之稱子孫而頓易之可乎曰序既以燕毛而移勢使然也蓋權稱不可

以爲實序則實齒豈可以襲權稱後有亢宗之賢者亦必推敲於此矣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未有名不當其實而可奕葉相承者必欲名當其實而篤百世之宗盟蓋亦自有協義之稱焉凡曰祖孫曰叔姪曰兄弟皆天合之稱也同宗而述昭穆已淪於人合矣義當起其稱於天合之間應以伯稱叔稱兄稱者加一老字或加一大字以別於有服之尊長而尊長之稱卑幼則或以字或以號或從家人某官某舍之稱

亦以別於五服內之弟姪行也然此亦之說而克其類耳貴貴尊賢之實不存焉在曰宗人中如在祖行父行爵尊者可稱曰老爺德尊者可稱曰老師而不必拘昭穆之恒即借僕隸平日之所稱以爲稱亦無不可此所謂貴貴尊賢也於古亦有昉乎曰有孔子以前最重夫子之稱孟子而後兼重先生之稱故蓬使稱伯玉爲夫子而子服景伯則三桓之裔也亦稱季孫爲夫子文潞公題程伯淳之墓曰明

道先生而正叔則明道之弟也其序亦稱兄爲先生古之夫子豈下於今之老翁古之先生豈下於今之老師歟而近事亦有可驗者滇南有李太府中溪先生通族俱稱爲老翁楚黃有耿司農天臺先生諸弟間稱爲老師是已其有尊而未甚尊者則兼號兼翁以爲稱亦無不可如近儒稱朱晦庵爲晦翁羅念菴爲念翁其例也益使主中有一人焉齒已尊而名位未協寘中有一人焉名位已尊而齒稍卑即此可以互稱

矣而其餘自率尊卑長幼之常可也折簡書名則用何稱曰當別於五服之宗凡在達尊之列與夫年相若而道相似者不嫌互稱宗生而以幼事長則有謙道親之則書宗弟宗姪尊之則書宗晚生又或自度其齒德名位之懸絕而致謙焉則書宗末亦可也以余所覩宦途簡帖同宗之稱族末外姻之稱姻末者不少矣對外姓而稱宗人又如之何曰此亦當與五服之宗稍有前後而無左右之交其宗譜之既迷者則當以左右相先之義參諸上下前後之間而其中

有不嫌於退遜之過者則亦以貴貴尊賢之義權之也蓋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豈以同宗之有仁賢而反弁髦之耶故宗人果在三達尊之數者當執隅坐隨行之禮無疑已此外當殺近宗一等而存賓主之節在昆弟行者則如魏國之坐儀可也在叔姪行者則如華氏之坐儀可也聚昆弟叔姪而其他等殺可推已舉宗人等殺而其他姻黨可推已又或貴賤賢愚紛然錯雜顧彼則遺此伸此

庇弁跪不可假而私室之燕坐可假此亦所謂義起之禮也然吾猶謂姪與叔對弟跽兄上於義未必盡協惟以施諸迷譜之宗則無不可蓋兩宗昭穆既迷徒以年齒起尊卑長幼之分則安知祖宗分派以來長者之不爲卑行幼者之不爲尊行乎其位次安得與五服之宗等也揆以大學絜矩之道凡宗譜之未迷者但有上下有前後而無左右之交其宗譜之既迷者則當以左右相先之義參諸上下前後之間而其中

則屈彼禮貴並行而勢又難於兩全者則或處尊者於台席而使卑者正主賓之位或處幼者於賓位而使長者列昭穆之席皆無不可要之以燕毛為主而以貴貴尊賢之義輔之也或曰既叙同宗而猶存貴貴尊賢之義無乃非古歟曰此古人之道也禮不云乎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貴貴也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賢賢也是以宗廟之中不但序昭穆序長幼而兼有序貴辨賢逮賤之典焉仁之

至義之盡也叙宗之法當取衷於是矣蓋世有精義入神之君子則先王未有之禮尚可以義起之而茲則一準諸古無待於精義而後起者第迷謬之宗世不皆認而為之酌情理於其間則稱名定次參合時宜未必古禮之所盡載則踵附於義起之遺意亦可也或又曰著誠去偽禮之本也宗而至於迷謬真偽淆矣何事鉄鉄旁引為此議一行天下必有冒認同宗貪緣射利而終之以作好者無乃開偽合之門歟是不然宗固戒於偽合而真宗亦不與途人等也厥初同姓豈無所本苟非中罹易姓之變必從祖宗一體中來蘇子族譜有云凡弟其初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蘇子慮一體之為途人而以譜誌之吾今追途人之為一體而於譜外聯之倘亦野人先進之思歟詳為別嫌明微之法則以著誠而去偽也設有奸宄悖逆宗法之所不容者即五服之內可絕而奚黨於迷譜之宗

吾宗管氏世籍崑山自弘治正德間剏隸太倉州始入州籍其分支想在七世祖時而譜牒無徵焉唯聞先祖樂誠府君存日論及家世而曰崑山有顯者方伯四公吾宗也州縣分治而往來絕矣又有一支出贅於劉河之塘南而為嘉定人氏則分支於五世祖者也後却以剏隸而入州籍然亦舉舉不遑問嘉靖乙卯有閻齋先生諱美中者與余同入郡庠為校官弟子員其齒蓋父行也而以

凡弟叔益其以世次尚可考云暨余以隆慶辛未釋褐授南駕部郎而崑山甫里一支有名衿澄川先生諱大武者。今爲金華府教授偕從弟大道大經。以應試故與余亡弟遵道堂弟大夏大猷輩。相遇於逆旅中。班荆而講宗盟諸弟爲請於余余念先祖之言欣然聯爲一族越萬曆癸未復爲先君子月湖府君卜地於崑山兩直河之間而奉葬焉則教授君之里也嗣是往來日密。每歲掃墓則彼此合

燕以爲常其情好與五服之宗無異。而昭穆則不可考矣姑從教授君與余初合時之所叙權起昆弟叔姪等稱。彼此相安以爲固然。若天合之昭穆也婁中宗戚。不無以贋起爲疑者而子姪中亦懷昭穆失次之虞。余故本中庸燕毛之義推而衍之俾兩宗可以永合云

從先維俗議卷之一終

敏世德堂印行

考宗法以立家廟禮而後世之不能脩者二古有最重最切之典禮而後世之不能脩者二則尸法與宗法是也立尸以妥祖考故有王父尸有父尸立宗以統族屬故有大宗有小宗二法皆泯於繼周之秦秦以後尸法遂絕宗法之遺意則猶存於今之宗藩及勳臣家而卿大夫且莫之講矣況士庶乎宗法不立豈但族屬無

統而喪祭之禮亦亂有宋大儒屢嘆之愚以爲居今之世尸法不必復而宗法猶可復宗法中大宗難復而小宗易復戴記大傳之文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釋之者曰別子或出奔他國而別於本國者或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是也然猶未窮別子之本其本則從始封諸侯之別子爲別子適子世爲諸侯別子次子別於適子而稱別子適子當稱大宗統父所別子爲祖別子即公子之別稱繼別則別子之家子也凡從祖出之庶子皆宗之是爲百世不遷之宗百世不遷之宗大宗也大宗復有次子不敢承繼別之宗而身自爲宗其家子亦不敢繼祖而但繼禰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凡從禰出之子孫亦宗之五世則親盡服絕不之宗矣是爲五世則遷之小宗大宗非適長子不立小宗則庶出之子亦可立而公子止一人則身以別子不宗人人亦無宗之者待繼別之子出而後

有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此大宗小宗之本所自來也若以出奔別於本國及遷迹別於宗人者則亦別子中之凡例云爾二例之中亦唯身自起而爲卿大夫者與諸侯別子等而出奔之亡人其大宗猶在本國雖律之於小宗亦可也然則今之以卿大夫起家者其身當爲起廟之祖無疑矣身爲祖適子當稱大宗統父流出之孫支於百世但今宗法久湮而吳越之

民風尤涣雖立大宗巨能聊族屬於五世之後
哉宋儒原謂大宗難立則莫如且立小宗其論
最當蓋士庶之家無廟既爲卿大夫安可不立
家廟以祀祖考祖考桃盡則身當爲祖祭古宗
法即是百世不遷之祖也有嫡子則立嫡長爲
宗當古者百世不遷之大宗無嫡子則立庶長
爲宗當古者五世則遷之小宗今不問嫡長庶
長但合大宗之虛名而行小宗之實事主喪主
祭衆兄弟咸宗之葬後不問歲時常祭與吉凶

特祭必先期訂日合諸宗人於廟中襄祀事而
享胙餘爲有祭田則昆弟但以身助祭無祭田
則昆弟兼以財助祭或兄弟分日專祭如生時
之輪番奉養祭畢則共享其餘雖古法之所不
載而在今亦可稱爲義起之禮宗子爲士庶子
爲大夫則如古之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
宗子貧而庶子富不嫌代宗子任歲時之事宗
子愚弱則令昆弟之賢且貴者輔之不肖則以
賢貴者攝其事使毋失禮於祖宗貽笑於宗族

待其子之克肖也則仍歸之五世服窮之
際倘有賢貴者能合無服之宗親即大宗也可
以議古者百世不遷之宗法矣不然則隨其親
盡情盡而用五世則遷之法無害也唯祖位則
永不可遷耳此法不脩故今之九弟分居而遭
父母之喪者葬後則各以帛招魂迎入靈座而
分獻之服闋俱燬諸火至有分題神主而各奠
於寢室者父母豈有分神之禮乎此其害禮已
甚招魂之說則稍可解禮謂升屋而號徧求父

母之神於几筵曰於彼乎於此乎而季扎則曰
魂氣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招魂分座之例多緣
二氏之徒倡之而義亦可附於升號然於古禮
則卑矣乾兩端而用之或者招魂分座以便日
供猶無大害乃分神立主以行時祭則斷乎其
不可也廟制則如之何據禮天子七諸侯五大
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則大夫之立三廟古道也
聖祖既建四親之廟於金陵即以此禮達乎天
下凡品官俱許祀四代庶人仍舊祀二代封典

止及於曾祖而祀典兼及於高祖祝古渥矣而世廟後許庶人追祀始祖則尤渥之渥也今始祖或以親盡譜迷而難遠追四廟或以費重力詘而難分建然而既有此令則士庶可權以曾祖當始祖祀三代不爲僭也卿大夫則有品官家廟之式在

酌量祠堂儀式議

按古者天子七廟下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廟各自爲一室士各奠於其室所謂同堂異室者

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禫祭則分祫祭則合自天子以至大夫適士皆然 國初品官廟制未定于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而庶人則但奉祖父母父母之祀於其寢其享禮亦畧同於品官斯皆主於合祭不主於分祭蓋古也同堂異室而今也同室異龕勢不容於不合者也其制祠堂三間外爲中門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叙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置香爐香合于其上此雖本於朱子遺制而非官家之富厚有力者不能建也故又開二欵於其下云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

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于廳事之東亦可斯則貧官之可以力勉者蓋 聖制之曲盡人情如此仕者果有餘地以恢廟基又有餘力以嚴廟貌則飲遵前式孰曰不然或者迫於地而窘於力則不但三間之規畫難遵即一間中之南面四龕以及東西兩櫃亦未必綽然有餘裕也或不嫌僭逼今古事宜以奉 欽裁四代之祭倣古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東面而以南北分昭穆固可倣俗禮耶則奠高祖之主於南面而以

東西分昭穆。亦可。蓋皆向各龕之靈以行特獻之禮。亦分亦合。於事最便。苟有百世不遷之祖位。則以不公不私之行服。獻茶餅而行四拜焉。斯制亦便。又或間架太窄。則飲其制而立一長厨。於廟則亦不敢狃於故習也。先志此以質孝思不出龕以祭。祭畢。則仍歸龕。亦無不可。又或四親之衣冀可設。而分居兄弟有別故而難於赴廟。則設衣與設主同迎主同即權拜廟請衣以行特祭亦無不可。而神主則斷無無故不可。

出廟之禮子孫亦無無故而不赴廟之禮有大小。則亟救群主而出於廟有大役則卜奉一主而載諸途昔之人有行之者。今亡矣夫至於享廟儀則亦具在大明集禮中。吳越豈無世家。而熟閑此禮者。殆寡愚雖有志於考求。而溺於習俗。未之能猝反也。權立四親祠堂於廳事之東而制亦濂草。揆以古今典章多所乖謬。改圖尚有待焉。更念古人事亡如事存。蓋有不時獻新獻特。幾無虛日者。亦有每辰率子姓拜廟而後行事者。愚皆未之能也。除時祭外。第於月旦望以不公不私之行服。獻茶餅而行四拜焉。斯誠委巷之餘習也已矣。假我數年。倘能改建家廟。則亦不敢狃於故習也。先志此以質孝思不匱之君子云。

剖義方幾諫責善議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語曰。事父母幾諫。而孟書又言父子之間。不責善。何也。此幾正在毫釐千里之間。不可不察。責之爲言。相詰而不相下之謂也。大槩就子說。不就父說。父何嫌責善於子。子不可以善責父耳。故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不言父子而言子父。爲其端起於子也。然父亦當有以杜其相責之端。故古人必易子而教。教不重言而重身。責子以正而不自處以正。亦父之過也。故并父而言不責善也。如執子之不可責善於父而謂父道亦然。則學詩學禮。正墻面之訓。以及期而猶哭之嘻。獨非責耶。更有甚焉者。樂毓以一言對君之失。而受戮特。幾無虛日者。亦有每辰率子姓拜廟而後

書之肘責曾參以一爪去根之疎而受曾點之杖責二者子無一毫責父之心而父之責子也似暴然晉人賢書而亦賢鍼孔子則責參而不責點也則以二父之責善即所以爲義方也故從身不行道之父說尚可言父子之間不責善父有義方何言責善言責善則子之不受義方可知義方能行於孝敬之子不能行於嚴訟之子是以有養不中養不才之道也或有必不可以中才養者則如之何曰法在內則內則曰子

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怒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凡言怒者輕則以詈重則以撻詈撻之所不能移則義方之法窮矣放逐其容已乎婦不可怒而出大聖賢有行之者孔子思是已子之當放者宜莫如丹朱而堯不之放何也以天下禪舜而置爲虞賓舜必體堯之意以吏治其國如封象然此以不放爲放也此唯天子可行而士庶不可行則有放而已矣履霜中野放非其道又君子之所悲也放而當矣罪止於不孝不敬而無傷害於物且毋表禮以開其自怨自艾之門設有不受放之子則如之何曰表禮可也召宗人數其罪於家廟而逐之不得已而置諸圄亦可罪入不可赦之律則有石碏金日磾之成案在父所以爲義方之術盡於此矣子之遇難事之父也如之何曰事親有隱無犯犯即淪於責善而當不義則子又不可不諍於父是以責於幾諫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妙在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而其節文亦在內則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與曾論不違不怨之訓同而其要全在幾上不得其幾雖下氣柔聲以諫抑末也意者大舜事頑嚚之父母必以此道書但載其負罪引慝以底允若而不言及幾諫何也父母之過可諫而不可揚舜但顯已之罪慝而隱父母之頑嚚也

雖有幾諫其誰知之噫古有陳言攸伏之大臣引君當道而人莫知亦以此幾矣復有不可以幾諫若者伯鯀是也方命圮族之豪雖聖子其如之何禹則從父於九川畎澮之間相厥水道悉轉父之汨陳處歸於行所無事處實於幾上得之肆能因敗爲功陞羽淵之靈以配上帝禹吾無間然矣鯀但不可幾諫而已尚未有所加諸子也復有幾諫難施而身陷不測宜若何曰道在致曲以聽命小弁以怨凱風以不怨至情

哉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後儒猶以見幾不蚤科爲大仁之賊嗟乎腐儒之責於人終無已夫

三賜不及車馬合三命不齒於族議

禮云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此貴不敵親之義也又云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於族此親不敵貴之義也二義若相反然者其說云何按禮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命者王朝之元士侯國之上大夫也受車馬則三命之等威已備不復與族人齒矣今言不及是貶三命之體而從再命也無乃違於王章歟非也古者始封之君初世不臣昆弟再世不臣諸父是邦君尚不嫌於降體而況士之初試爲大夫者乎父母仁三賜及於車馬則父兄行之所不得乘者儼然乘之州閭鄉黨之間將遂以尊父行者尊我而壓於期親尊長之上是以者

子弗處也然而三命之體統自在與族人敘亦必於群居中異席禮亦但言不齒於族不言不齒於宗蓋期功尊長稱宗不稱族緦服以下方稱族族猶可以不齒而宗則未嘗不齒也三賜不及以避父母及期功尊長之宗也非避緦麻以下祖免之族也斯道也不特古道爲然時制亦然以

天子之尊而朝母后入必步趨見

黨中尚設別席。此即録古禮三命不齒之法而於鄉社嚴之也。國朝憲章之通古道類如此涇濡及成弘間民風轉厚吾閒諸婁中父老故宗伯毛文簡公之古也。公以狀頭及第。省親於故里。恂恂如也。謁親戚故舊。多撤傘蓋。步而不輿。此真孝子之節哉。千時鄉哄何嘗羽聞三命不齒之說而少者習於事長賤者亦習於事貴。族有貴人輒自歉於攀附不及而敏踪退避焉。不齒之義自在也。蓋至於今日。而二義俱不守

矣。在顯士誠不能以孝子之節率鄉閭而鄉閭亦多狂子。兼以放曠不羈之山人跳梁其間。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以爲國法於吾何有。而譚空譚玄之豪客則又以先王之制爲芻狗也。齒三命於族猶以爲未足。且欲藐而菌諸紳矣。紳亦畏其口而曲徇之。士固惡夫以勞逸而佚張僕從揚揚過閭里。車逼尊長之門。亦加人然必致簉迓堂高之體。以博居鄉長厚之名。亦有道者之所鄙也。是故。冏初之憲章。斷斷乎不可不考。而三賜不及之標。則雖古人之所難而在今殊非奇節。蓋古之侯國狹小。三命不得以臨其鄉人。車馬亦非大夫不得賜。故以三賜不及爲孝。今當一統重熙之世。統綍亦擁肩輿。賤卒亦乘肥馬。殊不以爲重。輕而士以輿服歸省。父母榮之。州閭鄉黨亦安之。其所重又不在於三賜之車馬而別有在矣。試舉三四端違禮之甚者言之。古者父坐子立。非命之坐不敢坐。而今以不命爲常。至有臨大賓而偃然登席者。古者弟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而今以不起爲

常。至有發詼語而嘻然宴坐者。古者父兄在。凡事必稟命而後行。而今以不稟爲常。至有挑非常之釁而徑情直行者。古者子事父母。出必告。反必面。而今以不告不面爲常。至有曠百里之遊而自去自來者。此真所謂委巷之習也。號稱冠裳之族而恬不爲怪者多矣。御車馬誠無足異。而佚張僕從揚揚過閭里。車逼尊長之門。亦大不雅據禮。小宗之嫡庶子。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待

宗子猶尚其於父母期親可知已以此義推之
人子將近父母之堂必舍車徒於目所不覩之
地踏足而趨以謁父母將造期親尊長之室亦
況呼導於耳所不聞之域循墻而入以謁期親
此乃三賜不及之遺矩也言及於此不得不生
內愧焉吾少也賤賤則類從委巷之習事父祖
多忽於儀及從大夫之後思所以補前愆而終
天之恨生矣其身之多忤尚不能以過庭之詩
禮刑於家何暇齊族人以古道姑研此義以待

學古入官之君子云。

壻事婦翁別體議

今之所謂翁壻古之所謂舅甥也其服制甚輕
而恩義甚重蓋亞於父而立乎伯叔之間故俗
呼壻爲半子而贅壻則等諸猶子律許配嗣子
反入弟姪行此又難當兄事之禮而待之以友
道可也在友道則賓主之席可抗矣此皆天則
之自然雖不載於

聖制而禮則可以義起

者其中尚多變態難可執一亦只從恩德之淺
深門閥之高下與三達尊之相當相遜而參酌

焉然唯結髮之婦翁爲正格正格之中復有德尊位尊者不但適於父道亦通於師道其刺必用父師百拜之式非過卑絕者定如子姓之終身人品汚下與大過之當絕者定如子姓之終身隅侍何疑也百拜則可以書可以無書翁待既貴且貴之壻則或以台席自處而以設別席之例宜之上席亦無不可稱謂之體若何婦翁之齒長於父者可稱伯少於父者可稱叔在達尊中則不嫌並稱曰伯亦可稱曰老翁翁稱壻或

以字或以號或從僕隸下人之權稱皆無不可此但論結髮之婦翁而繼室之翁又殺一格壻亦不必以伯叔稱繼室之翁但稱老翁爲順或兼號兼翁以爲稱亦得翁則可以稱壻號亦可以從僕隸下人之稱不得以結髮婦翁之道自處矣若友道之婦翁則彼此同稱殆無不可壻之待結髮婦翁兄弟也如之何翁之兄待之如翁翁之弟則可以僭亦可以正當參之小功之母舅嫌於損母之重耳南北相向之儀可借於無服之叔姪而不可借於無服之姑夫

在達尊中者亦竇主之而已矣前室之子待繼室之翁也若何曰從父之所待而退一格焉可也繼母如無出則不得稱爲外祖以貳亡母之父但可從父之稱而稱老翁又或用老先生之稱或隨僕隸下人之稱俱無大害唯與介庭抗禮則不可爲嫌於無繼母也出外則借姪事叔弟事兄之體可矣繼母庶母之子遇前母之父用何稱此則不嫌從嫡長兄之稱以爲稱也如與父絕則不然。

重母舅姑姨夫議

人道除父母外分重情重而服制亦重則莫如期親尊長矣外有服制輕而情與期親同者母舅是也緣母之重以爲重者也又有全無服而分與期親同者姑夫是也緣父之重以爲重者也母姨夫次之堂母舅堂姑夫又次之是故三命不齒之義可行於緦麻之伯叔而不可行於小功之母舅嫌於損母之重耳南北相向之儀可借於無服之叔姪而不可借於無服之姑夫

嫌於傷父之重耳甥男妻姪之中有不可以尋常待者毋舅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甥男可乎曰不可父母之期親無台席台席亦疑於賓主矣姑夫自處台席而以賓席禮內姪可乎曰有可有不可其可者內姪或在三命不齒中可當賓席其不可者姑夫自在三達尊數中不必就台席也蓋姑夫雖與毋舅同體大槩毋舅容而姑夫疎疎者可借賓主之權席而密則遂與期親等矣

聖制但裁甥見舅行四拜禮而姑夫似列在其餘親戚中行兩拜禮有以也然則二行中絶無迭爲賓主之禮乎曰亦有之名雖毋舅而或爲吾毋之繼毋弟與庶毋弟不專以弟道事吾毋而兼以子道事吾毋者在舅亦爲前毋嫡毋降體不得直呼姊之所出爲甥男矣此則可分賓席之舅氏也毋姨夫及堂毋舅之少於吾毋者亦然中有不可以一律齊者亦皆從三達尊上起義與受恩深淺上起情耳稱謂則如之何北俗毋舅多呼甥名此古風也然難行於吳越之間直以外甥爲呼最正甥貴不嫌呼字呼號或借僮僕下人之稱爲權稱亦無大害姑夫之於內姪則北俗亦罕有以名呼者稱字稱賢姪皆正稱也既賢且貴則稱號良不爲過亦可間

從僮僕下人之稱若繼出庶出之舅與幼姑庶姑之夫名未成而齒未高位望反出於外甥內姪之下則如近世之稱友號兼老兼翁以爲稱亦貴貴尊賢之義宜爾也在甥姪則無改於毋舅姑姨夫之稱而同堂親屬以下則彼此稱呼俱有可以通融者亦求當於情之所安而已矣

中表兄弟及伯叔姪別體議

父黨姊妹之子毋黨兄弟姊妹之子俱稱表兄弟而世俗相接之體不同有敘昆弟行若同

胞者有分賓主禮若外交者二體就是曰其權
俱握於兩家之大父家大父之有德有力者能
聯女所出之外孫合諸孫而齒敘之外大父之
有德有力者能通子所出之諸孫合外孫而齒
敘之雖曰表姓兄弟實則同堂厥行也祖在時
既已久敘昆仲之分祖歿後豈得遂易賓主之
儀即使敘不出於二祖而父能子姊妹之子母
能子兄弟之子其義亦然若祖父未嘗合而爲
一雖親亦踈左右交之體成矣權敘賓主亦奚

不可此二格之所以兼行也蓋敘昆弟者以先
從之誼奪左右之交分賓主者以左右之交奪
先從之誼禮俱無礙而敘齒賢於分賓遠矣亦
有不容於不分者不但祖父之聯屬異齊而中
表行之賢愚貴賤亦不等也蓋有三達尊之當
然者在焉兄在三達尊之數乎年倍者尚當父
事德尊者亦當師事爵高則兼父師之體兄事
亦何待言未聞以兄事而猶分庭者也若達尊
在弟行中則三命不齒之古禮與筵宴別席之
恣意章昭昭也同宗猶爾中表可知權從分庭抗
禮之例亦宜矣然使祖父在時先有定敘則弟
亦何忍一旦先兄兄爲賓則弟以北面作主道
弟爲賓則兄以台席作主道其可也從表兄弟
之長幼派一分遂起伯叔姪尊卑之分知所以
敘兄弟行之長幼則知所以敘伯叔姪行之尊
卑矣亦當追祖父之起序與達尊之義參論焉
表伯年在父上當循子姪之禮無疑叔則年德
稍採難執一格如其年相若道相似不在達尊

數中亦可權分上下之坐而聯昭穆之席唯並
踞南面則不可而亦有可以通融者表姪已在
達尊數中而表叔又不與父母之昆季同母者
也若期親以外之表親或以達尊行中之姪遇
不達尊之伯叔伯猶可用從前之體而叔則徑
分左右之交可矣雖然謙者德之柄也與其過
乎亢也寧過乎恭

父執執友議

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

原書闕

執而以父事之猶愈於有父執而不以父事者蓋猶不失爲厚也若德非父執而以父事之禮責後輩則妄矣而執友與父執之中。亦有等殺如孔子之於伯玉。固執友也其於伯高原壤之間以是知古人之待執友亦未嘗無厚薄之等也朱子之於延平李愚中。固父執也其於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亦父執也皆以師禮事之延平學遂行醇則終其身推崇若不及焉劉白水晚節稍移則事以無隱而有微諷之言事籍溪亞於李優於劉而率無犯無隱之常道似處之於延平白水之間以是知古人之事父執亦未嘗無隆殺之節也但古有父執今無父執古有執友今無執友則世教之衰可知已欲存父執之餘羊。其審德於業師年伯二

二行中平講學家當有執友而今也或是之亡矣

父之同年與同年之父辨體議

同年之稱起於唐不取同庚而取同榜。以爲君門所出之昆弟行也。疎而親之之稱也。父之同年長於父者稱伯少於父者稱叔以其散在四方齒難猝辨故合而稱之曰年伯同年之父亦稱伯也亦然通名於父之同年曰年家小姪。覿面亦自稱姪坐必隅行必隨其迎送不用分庭

之體蓋以先後從前之矩合左右者也通名於同年之父曰年家晚生。覿面或稱學生。上坐則僉下坐則正其迎送不變分庭之體蓋以交左交右之矩帶先從者也此例不知起自何年而於義則已協矣愚嘗諮諸先達隆慶以前未有易斯矩者唯江右一省後輩事前輩最謹推及同年之父多以隅坐爲常。而他省則不然。後乃純者則皆有父執之誼焉隅坐隨行於義允協。

同年之父以君榜矣烏得與同年之父並論此非尊君榜也亦非畢父也不以父蔑君也

君亦且以他父侵吾父也可乎及年誼一定則異姓昆弟之交成矣禮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通此義於年家當云父之同年猶父也亦引而進之也君以父道子吾父則吾以孫道事吾君之子行孰曰不然故子行於父之同年不問爵之崇卑與德之高下苟非義絕者則皆有父執之誼焉隅坐隨行於義允協。而他省則不然後乃蓋分胎於君榜矣烏得與同年之父並論此非尊己也尊君榜也亦非畢父也不以父蔑君也

唯同年之父行中或有齒尊德尊而爵亦尊者後進俱當嚴執父事之禮此又不從年伯上起義而從三達尊上起義矣雖然同稱年伯而禮有隆殺士亦將以彼此相形爲嫌則以台坐之例參其間亦不失體而迎送則必分庭互賓亦可坐惡得以達尊待後進之例爲例也即以父之同年與同年之子遇於官途或以官階相壓或以事權相臨亦不得不圓通家之誼而奉官守之嚴蓋王章尤重於世誼矣又或同年之

子宦遊而歷監臨提調之鄉其禮父之同年也若何則近例亦不遠於禮矣蓋世講長幼之稱無改而隅坐隨行之體稍移在主位則隅可畧轉而僉在賓位則用座主門生台席之例最當唯迎送之間戒乎疾行先長耳當知門生雖以易爲先生何者座主之稱師原屬假借而先生師也收録之恩全在君則自昔父兄之通稱也通刺則座主仍書年生而門生似當書門下年生賓主往來之間則用兄事肩隨之體爲主則以下對上爲賓或以昭之父非祖也世講之源全在君祖道亦在君也愚見流俗之不著不察者多矣故特表之

鄉會二榜同年變格議

今天下以出身重鄉會二榜此世情也又以推轂重二榜中之座主亦世情也却有不可等爲一世情而薄視之者則以設科取士　國家之重典在焉蓋二榜原不以座主推轂之恩重而以吾君取士之額重也君上之尊等於天臣下之尊君等於父故序科與序齒必相參而齒同榜之兄弟與齒同胞之兄弟畧相等鄉榜之不與甲榜齒貢榜之不與鄉榜齒義亦起於此矣其

中尚有變格焉蓋有鄉榜已稱同年而會榜復稱座主門生者孰爲重曰兼重旅謁必隨會榜之班而獨謁仍敘鄉榜之誼今日之仕途亦然也竊謂門生之稱可易爲學生而老師之稱可易爲先生何者座主之稱師原屬假借而先生則自昔父兄之通稱也通刺則座主仍書年生而門生似當書門下年生賓主往來之間則用兄事肩隨之體爲主則以下對上爲賓或以昭對穆是爲得之復有父子同入一榜者與諸年

生敘若之何曰此正當以序齒之義行於序科之中者也齒之等於父者子可避年兄之稱而尊之曰老丈齒之等於子者父可裁老丈之稱而等之曰年兄諸同年之加於其父子亦如之古禮父子不同席父坐則子立而同榜則多以公會相追隨難乎堅執古道但祖臣侍食於君弟子侍坐於師之體可也有大會則與父齒者聯上席與子齒者聯下席齒又在子之下則相携而推入隅席亦無不可有專謁則齒於父者

子當隱然以父執待之而循兄事之體齒於子者父亦退然以年誼下之而倣兄友之體齒介父子之間則互賓而以正帶僉亦無不可父子榜同則於諸同年之父例稱曰年伯今子必仍用舊稱而父則不必稱伯可借老年叔之稱以別之即彼此以老先生互稱無害也坐則父可對而子可隅此非爲同年之父而隅隅其爲吾父之所兄事耳諸年家之子於其同榜父子例亦並稱曰年伯今於子無改舊稱而於父則難

混稱伯可起太年伯之稱以別之即用世俗太老先生之恒稱無害也坐則隅於父此非專爲通家世講而隅隅其爲君門所收之父輩耳世更有與父同鄉榜而復與子同會榜與父同會榜而先與子同鄉榜者皆可以此例通之大槩論榜則重君故不可執父之舊交而盡奪子之年誼論交則重父故又不可執子之年誼而反奪父之舊交然則從父論者什之七從子論者什之三也然世之父子同榜及一人

而兩同父子榜者亦不恒有唯叔姪甥舅師生之同榜則比比有之體又若何曰畢事尊幼事長自有定分豈以偶同君榜而易之在諸年家則亦自率其交道之常而已矣唯初釋褐之寒士多有狃於俗而迷於禮者則追隨迴避之間失度良多亦當有以正之據禮弟子當隅坐隨行當兄事者必不肯隨故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然則姪之於叔甥之於舅弟子之於師當在隨行之科也而洪武禮式又令官員馬上相逢

親戚尊卑聽從迴避叔甥當避舅弟子當避師無疑矣迴避則難於隨行隨行則難於迴避二義何所取裁曰此並行而不相悖者也凡言迴避者必從在位之士輜馬之兩路相逢者說以卑遇尊禮當下輿下馬古者大夫撫式主下之而況尊親乎故以迴避爲方便之門若古之所謂隨行則多就失位之士舍車而徒者說卽不徒行而共車則尊者執綏卑者執轡亦隨行之義義未有張蓋擁導與尊長並驅於

街道中者與尊長並驅街道中固非義遇尊長於途而不下輿下馬亦非義是以有迴避之式也今新進之士多有依同榜之尊長而出入相隨者策蹇以從尊長之後庸何傷唯當謁客抵寓時不嫌先尊者下馬而超俟於前當主人送出時則必俟尊者上馬而繼登於後路遇不下馬則必避馬方不悖於禮耳然此亦就榜士之始進者及郎官之未尊者說官至四品則以兩提導馬前行官至三品則以兩隊導輿前辟其

於尊長亦但有相避而無相隨矣至於居鄉則士流罕徒步罕乘肥而多以一蓋導尊長並轡易隨行之矩而當循迴避之條者也吾見士大夫張輿蓋謁公門子避父門生避座主則有之姪避叔甥避舅亦或有之師弟之間則多混過謁客率聯輿而並登路遇或拱手而分路恬然不以爲非不曰蠻貊之風吾不信也然而同榜之師生委亦有難於過執者當其策馬趨朝及

卑之分則以壓於所尊故耳當其無所壓時分義固依然在也獨幼所執經受業之弟子却有早達而爲師之座主者體又若何曰師當稍降其體而弟子却不可執座主之體何者弟子之得成座主其源從執經受業中來也安得借君門一日之權而以桃李輩目師長哉路遇當以相避爲義然寧以座主避業師毋以業師避座主勢不可避則下馬相揖至於上馬師先座主毋以座主先業師唯通刺列席之間

不嫌稍易舊額弟子可於門生上加一舊字而
覿面之稱則如舊師既難用舊日友生之刺又
難狗今日門生之刺可並裁之而書眷生書侍
生覿面亦不當自稱門生而稱學生或如孔子
之自稱名亦可稱座主不當曰老師而徑稱號
或如時俗之稱半號而加老字亦可又莫若刺
書忝友生而面稱老座主似爲更妥坐無南北
相向之禮而有昭穆相遜之禮彼此互賓不妨
互用台席然業師之台席必居左而座主之台

席必居右乃其輕重之權衡也業師與同門生
旅謁座主座主必辭座主召諸門生會識業師
必另設於別日倘有不得不會者必以異席之
例處之同門生如有會請座主之舉師但捐分
而不預席可也益場屋門生徒以知已之恩感
座主終屬桃李之私情芸窻弟子實以父兄之
禮事業師則屬綱常之大義故其權衡如此舉
業師而切所肩隨莫逆之畏友可推也舉業師
畏友而分所素定如母舅表兄輩可推也叔姪

則在迴避之科必無姪座主而叔門生者故不
必議叔姪甥舅師生之外復有姑姨夫表伯叔
及父之執友年已相懸孚有卑幼爲尊長之座
主者故亦不必議設有之則亦倣甥師生之
體而行也同入一榜而成年生體又若何曰表
伯嫡姑夫與母舅之體同表叔母姨夫則與期
親尊長有間矣父之執友又與三黨尊親稍殺
矣或者表伯姑夫即用甥待舅弟待師之體而
表叔母姨夫及父執則參之於師友尊長之間相

召可以主席對賓席亦可以台席當主席列坐
可以左右分昭穆亦可以南北移僉向謁客可
同行而送出亦可隨班而上馬路遇可無避而
逼近則可停轡而讓先其逼剌與面稱則大有
推敲在表叔之於表姪母姨夫之於內姪也其
剌不嫌於眷字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居尊之
意而覿面則不必稱年凡在姪行義不以年奪
眷只如未達時之式雖年字尚不必書而況面
稱乎乃如表伯姑夫之切近者則剌亦不必書

年而但書眷矣父執之於通家子也其刺不嫌於侍生上添一年字以示不敢貢高之意而靦面或可間稱年兄在幼行義不以年誼奪父執或可易晚生之刺爲教下生而年字則可以書可以無書況以年兄二字出諸口乎乃如業師之恩義兩篤者則刺亦不必書眷侍但於友生上添一年字而門生之事同榜業師則照舊刺而已矣師弟之世講稱通家同年之世講稱年家則將奚從此則師家之子姓從年家而弟子

家之子姓從通家可也在親戚則直敘親誼而年家通家俱不必書蓋以年誼與海內之異姓無交者較則以同年之兄弟爲親此疎中之親也以年誼與里中之親戚久交者較尤以父師等長之分誼爲親此親中之親也故尊長行尚可借年誼之交以示謙而畢幼行安可挾君門之榜以亂分皆天則之自然也唯其中尊長之名分雖同而疎戚亦異師長之名稱雖同而恩義亦異有不可以一格裁者畧已見於諸款中

國制於別嫌疑處最密不但別有官於無官亦別大戶於小戶蓋　聖祖起於民間習知編氓之不可以無統也洪武五年始定庶人常見禮儀凡鄉黨士農工商一祭敘齒如佃戶見佃主不論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十九年特令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皆與縣官平禮而致仕官之不與異姓無官者荅禮則十二年之　今甲也

邊此今甲則佃主與里士社士俱在異姓無官者之中矣豈有有司與之平禮而鄉紳反不與之荅禮者乎曰古者三王之養老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饗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且袒而割牲而況有司乎而況致政居鄉者乎第三老五更之饗不徒以齒而亦以德月有告而日有秩則不從德而從齒者也里社士之與縣官平禮　聖祖其有取於斯義歟制但今與縣官平禮而不與府官平禮則中亦自存等殺焉直

隸諸府之長。亦稱方面官。富民雖賜爵而德或未稱。猶難與方面尊官抗禮也。以此義揆之。鄉紳所以待富壽耆民之禮。可裁已。鄉紳之禮里士社士。視有司又當加優。凡京堂方面之在艾者以上。不嫌從府官之體。不與平禮而可與荅禮。凡京郎有司之在艾強以下者。不嫌從縣官之體。與之平禮。亦與之荅禮而二士亦稍有辨。古者士民九十以上。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珎。從然則年入社士之數。行誼有聞於鄉里者。不問大小京堂方面之致仕官。年有未及七十者。則皆與之平禮。有何不可。其庸惡下賤之儔。不與焉。

總覈　國制所定官民四拜兩拜禮儀議

洪武中。欽定百官朝見禮儀。臣子唯於　君上有五拜禮。亦唯於東宮親王。有四拜禮。其餘官長及親戚朋友相見。止行兩拜禮。又定庶人常見禮儀。凡民間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範。奴婢見家長。久別行四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其餘親戚長幼。照依等第。久別行兩拜禮。尋常近別行揖禮。平交同之。然則朝端之四拜止於東宮親王而已矣。座主中有一品之柱輔。堂翁中有二品之上卿。亦在兩拜中也。分雖尊而不得與儲君同體也。民間之四拜止於祖父伯叔長兄母舅婦翁師範家長而已矣。親黨中有父輩之表伯叔。姑姨夫世講中有年伯。父執先達縉紳。亦在兩拜中也。分雖尊而不得與父師同體也。百拜之刺。卽從四拜禮中出頓首之

刺。卽從兩拜禮中裁矣。四拜禮中有以至敬無文而不用刺者。子孫之於祖父。奴婢之於家長是也。有以父黨無容而不必用刺者。嫡弟之於長兄。嫡姪之於伯叔是也。有以恩義異齊而通刺不必槩書百拜者。甥男之於母舅。生徒之於師輩是也。此義已辨於各款中。今不再述。獨世俗槩視表伯叔姑姨夫爲尊於兄。而四拜亦不得與兄同。宜流中多視座主堂翁爲重於師。而四拜亦不得與師同。此可想見

聖祖之精

於義而核於禮也。吾謂民間有不必書百拜之伯叔而却有可書百拜之長兄。朝端必無書百拜之名義師而不無可書百拜之受業師。義取諸此而　國初議禮考文之臣。其識見亦非後儒可及。觀其敘爲人弟者於子孫之下姪甥壻之上。正推兄恩於父叔之間。見得兄行中有兼父道師道者。此不可以應行之昆弟論也。又觀其叙生徒見師不曰師長而曰師範。正表師模具父兄之道。見得師行中有稱人師經師者。此

不可以浮泛之師徒論也。此肯將非出自宸衷而史臣特爲之組織其詞歟。　聖祖又不獨以言教而已。其身教更有加焉。龍潛之日。連喪三兄。不得已而寄身皇覺寺。嘗攉以方外士文彬爲師。試讀其登極之後所爲祭兄之文。真是事兄如事父。死事尚如此。生事又當何如也。考其便殿之中。所以待彬之禮。可謂事師如事兄待方外師尚如此。待帝王師又當何如也。語曰。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三代

以後非　聖祖不足以當此。但即其重兄重師二節。其德亦已度越千古矣。而復著之　令甲以垂世教。則微顯闡幽之意也。何者。若父與諸尊行之重顯。而兄與師之重幽也。然則表伯叔姑姨夫行中亦有可行弟見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三達尊中。奚但以兄事之。即以父事之亦可也。父執先達行中亦有可行生徒見師範之四拜者乎。曰。有其人果在憲老乞言中。奚但以身師之。即率子弟咸師之亦可也。此制中引而未發之意歟。

再剖尊卑長幼拜揖答不答議

夫卑幼拜揖尊長之儀既有　令甲可據矣。尊長之荅禮與否。尚未詳載。亦當有以剖之。大較以古禮合憲章而其等可裁也。祖於孫父於子不問揖與拜俱不用荅。亦俱不嫌坐受而父則稍辟於祖母。又稍辟於父。此於家子加冠之禮見之。古者適子三加禮畢拜父。父起拜。母起拜之。是也。古

者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拜即今女人
荅男子之小拜蓋毋以小拜荅適子之大拜也
不言見於父父揖之故知父無以揖荅拜之禮
但起於坐而已起於坐亦異乎日父坐子立之
常規則以適子爲宗祧荅代故也庶子則否
國制定品官冠禮其三加僉倣儀禮中士冠禮
之式禮成但言冠者拜父母父爲之起似并
毋之拜而去之豈以品官命婦之體尊不與士
庶之毋等歟祖父毋豈無加冠之適孫禮既不

言見於祖毋祖毋拜之制亦不言冠者拜祖父
毋祖父毋爲之起以是知祖父毋之於孫男。但
以坐受不以立受也舉一冠禮而其餘可推已
然則父祖之於子孫除嫡子著代外更無三醮
及起坐之禮乎曰古以世禄故尊重嫡今當稍
別或者子有未冠而登科甲者無論嫡庶皆可
以行三加之禮爲爵弁已錫於君故又有冠後
以封章榮父祖者雖非著代亦可以用起坐之
式爲君恩實推於子故此今日之可以義起者

以長之例若年倍而恩亦倍則以再拜荅四拜
亦可矣弟之幼雖已及二十年而設有顯親庇
兄之弟亦可從待十年以長之例長在五年內
外第用比肩平對之法亦可矣尚有大宗小宗
之兄服制雖降而其重與十年二十年之長兄
等則亦以此例裁之也伯叔之於姪也體在父
兄之間揖則以淺揖荅深揖拜則以整揖荅整
拜而伯則多倣父體叔則多倣兄體姪必北面
而拜伯可間以南面荅而叔則恒以西面荅伯

有祖恩父恩不嫌直跼父體但不得如父之坐受子拜叔具父道師道不嫌上同伯體但不得如伯之南面受拜叔齒如在肩隨內外而又非有恩德及姪不嫌倣二十年以長恩兄之例以半禮荅全禮或如婦翁之扶壻起拜亦可又或叔幼姪長叔庶姪嫡則四拜全荅情禮始安唯下拜者必先以首至地荅拜者必先以足起地而亦不用左右相對之拜法以混於兄弟乃兩得之此亦論於期親及同堂者而小功以下又

當參酌於親親貴貴之間或以少賤之叔遇尊宗之姪此以揖拜全荅爲義或以達尊之叔遇下賤之姪此以荅揖不荅拜爲義而拜以半荅者亦有之則皆緣情而可定者也毋舅之於甥。婦翁之於壻大槩用伯叔之體揖則必荅而拜則在荅與不荅之間毋舅之不荅甥拜也常在幼稺之時而冠後則別婦翁之荅壻拜也必在親迎之頃而婚後則別故毋舅於既冠之甥多全荅而婦翁於婚後之壻多半荅。其中亦有辨焉馬甥就養於毋家則舅有父道其拜可以無荅而以手携之壻入贅於妻家則翁亦有父道其拜可以立受而以揖荅之否則或以全荅或以半荅而亦有但以揖荅者。當以貴貴賢賢之兩義參之在甥壻則不自有其賢貴而以恩德之淺深爲隆殺焉大約甥壻之前揖也必以手過膝而荅者或不必過膝甥壻之下拜也必以頭至地而荅者或不必至地亦有不嫌於過膝至地者其貴之足以敵親者歟師也者合父兄之

道而爲言者也父不荅子之拜揖兄必荅弟之拜揖師則兼而用之然亦有辨師之尊者可以南面正受弟子之拜而但以四揖荅師之負乎父道者可以西面側受弟子之拜而兼以兩拜荅然當其在門而授經也雖兄道之師亦不嫌以南面之正位行教事及其離經而來謁也雖父道之師亦不嫌以西面之側荅示謙恭弟子以贄見質經來其拜不必全荅以慶賀深則亦荅。其中亦有辨焉馬拜亦可以全荅其荅揖之淺

從先維俗議 卷之三 四百四十一

面荅弟揖餘並不守東西荅禮之式相與比肩而揖於下。此亦變體也。俗士不知古道。認變體為正體無足怪者乃博聞愛禮之君子。亦皆習而安之若以為時義當然何耶。此亦有說。尊卑雖以南北相向為體中有名分屬卑而齒德已邁於尊者。苟非父祖及世父或難禦以南面之體自居。於是或從僉或從旁或遂推肩而僉於下蓋降尊而從長者之體情或當然也。長幼雖以東西相向為體中有名分屬長而齒爵已齊

於尊者。苟非五年以內之幼行。或難禦以左右之席相齒。於是或師事或父事或不父師事而兄事拜俱從下。蓋遜長而用卑者之體理亦當然也。是三黨之尊卑長幼。猶有不得不從變體者而況外交乎。外交之尊卑長幼則從三達尊中起義也。齒齊爵齊而德亦齊。謂之平交平交方可以正東西相向之席。其間豈無齒齊而爵未齊爵齊而齒未齊者。又豈無齒爵兩齊而為幼學時所推遜之畏友。壯行後所受熏之心師。難稱德齊者。又豈無德可稱齊而齒爵俱絕如翰林之七科後達及各衙門階級之越及四五等者。以為尊卑。又疑於長幼以為長幼。又疑於平交。在長者欲以左右平交之體待幼者。而幼者不敢當則必退而就位於下。長者亦遂俯而就之。在卑者欲以上下相朝之體待尊者。而尊者不敢當則必退而推肩於下。卑者亦遂順而從之。此所以成今日之變體也。雖於古禮不合而參諸憲章亦有合處。按 國初官員相見之

式。一品與二品相見。二品居西行禮。一品官居東荅禮。此非取諸弟見兄之體乎。與三品四品相見三品四品居下行禮。一品居中荅禮。此非取諸姪見伯叔甥見舅壻見翁生徒見師長之體乎。與五品以下相見。一品坐受禀事則跪。此非取諸子孫見父祖之體乎。斯亦執斯例也。則唯六部尚書之於左右侍郎。合東西行禮之式。於各司正副郎。合居中荅禮之式。而主事及司務等官。不無於坐受跪禀之體稍

違矣又都御史之於左右僉都御史僉都御史之於
參議寺丞方伯憲長之於少參僉憲並越二等
而未嘗用居中荅禮之體閣學三孤之於講讀
學士部院藩臬之於科道中書並越四五等而
不得用居中坐受之體則獨嚴於堂屬之際
令凡司屬官品級亞於上司者票事則跪又令
凡屬官見上司官必序立於堂堦之上總行一
揖上官拱手首領官荅揖而宣正間裁定憲綱
則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唯於運使運同知府
則令都察院頭頭之除都察院外六部皆其統屬而
六科及中書舍人則其首領諸屬也故其體畧

初見時上手立對拜而於運副運判府同府判
推官知州知縣等官則中立荅拜於各運府州
首領官各縣丞簿等官但起身舉手於各縣典
史及倉場庫務等官但坐受舉手俱不荅拜則
又不待越四等以下而後坐受票跪也同出憲
章而正體中參有變體焉亦多出於 聖祖
之親裁也夫何故 聖祖最重正一品衙門
文階之正一品止有宗人一府其令則親王爲
之而勳戚攝之也武階之正一品止有都督五

府其長則開國元勳爲之而侯伯佐之也親王
非下天子一等而與東宮同受百官之四拜者
乎元勳非握大將軍符久尊於外入朝亦出品
班之外者乎其義越二三等之居中荅禮越四
等以下之坐受跪票大槩從掌府事之宗戚勳
貴上起義而二品衙門則殺焉三品以下又殺
焉文階中之二品亦唯中書一省爲最尊而以
都察院頭頭之除都察院外六部皆其統屬而
六科及中書舍人則其首領諸屬也故其體畧

乎況於跪禀乎其他文武官僚相接論品秩亦論衙門論衙門亦論差委品秩雖有二等三等之懸或以衙門之頡頏平其體衙門雖有四等五等之懸或以差委之事權抗其體此在洪武之初已然蓋 聖祖有鑒於元末專任中書之覆轍欲以大臣鈐束小臣亦以小臣糾彈大臣故其議禮置法如此中間又經胡惟庸之變革中書而分任六卿衙門不無歷降體統因有參差六部蓋以三品衙門陞二品額雖陞而堂

屬不變舊體故尚書已從中書令丞之體站左都御史之上而越四等之主事未見其從坐受跪禀之式視中書令畢竟有間焉司務特部中九品官耳於子部大夫亦越四等而領班却先子部則以其爲堂翁首領之司義不屈於各司也蓋有八九品之幕僚不與四品以上有司敘尊卑拜跪之禮義亦准此翰林院蓋以三品之司禮監得與三品京堂從分路而行之式義亦准此又中書省以六科分駁六部事故六科原屬省不屬部殆與六部相表裏省雖革而封駁如故也且屬 朝廷近侍官員雖太宰安得以先年中書令之體格臨之符丞祿丞及編

檢之不屈膝於部堂義亦准此又都察院以十三道分察十三省事故各道不但察外亦察內且許其堂屬互糾舉等雖懸而言責並重也復代天子巡行方岳雖岳伯安得不以皇華天使之體格尊之科部及雜差御史之必作賓於藩臬義亦准此諸如此類尚多此正體之中所以多參變體也在公會猶多變體而況宴主酬酢私相拜望非以爵下齒即以齒下爵非以爵薦齒或主或賓有不敢當南面

之拜揖者則必退而俟立於旁又有不敢當東西之荅禮者又將退而肩列於下殆亦時義之當然猶夫民間相見禮儀除祖孫父子主僕外一切尊卑長幼之間類不可以一格裁也第惡夫徇勢徇情而不當於天則耳夫俗士類疑朝廷嚴重之體與委巷異齊豈知一切拜跪等儀皆從里巷中起寧其大者如天子南面而受百官之五拜三叩頭殿亦賜大臣坐几實恭用父祖臨子孫師範臨生徒之體內侍但有叩頭而無頓首則純用家長臨奴婢之體而內侍亦以外朝官之越等跪拜拘近君之臣也故亦不以外朝官之越等跪拜拘之但令遇駙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亦以近侍官之例而進之一格也不齒勳戚公卿而齒三四品官即用古禮之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齒於農工賈卜等流之義蓋天子之侍臣勳戚公卿亦做品官待士之體其待三品以下無僚亦做品官待民庶之體古者出鄉之家臣

外方面有司又以父子衙門借君臣體者也此外各衙門領屬似通民間弟姪甥壻及平交諸變體而互用之有不盡如禮儀定式所云者則以定式先頒而更定之憲章在後也其所更定大槩緣人情之所適而以理裁之故洪武末年之定制不無與初年稍別士有疑式不可行於今日者不知　聖祖已先爲之變通矣然　國初雖有變體亦必不遠於正體沿至宣正景順以後而變中又復起變舉其尤

敬世德堂印行

者則如閣學中有一品之三孤其待五品之翰林學士不但不執越四等坐受之體而且以舊領叙寅僚此猶民間有年長以倍之伯兄嵩德雖尊而於同堂介弟但叙長幼不敘尊卑也然學士之站朝班不列於大理丞尚寶卿之間而列於僉都通政之間終非體蓋嫌於狃要路以易朝常故又如藩臬中有二品之方伯其待七品之監察御史不但難執越四等以下受拜之體而且以方面受考察此猶民間有年高望高

之小宗名分且尊而於大宗嫡子難論尊卑亦難論長幼也然御史之謁二司不用坐東向西之式而用坐南向北之式終非體蓋嫌於狃俗倒以易朝綱故又如總督都御史品級不高於總兵衙門不異於巡撫而權則兼制總兵巡撫督撫副僉都品級亦不高於憲長憲副衙門亦不昂於都指揮使司而權則並壓藩臬間司不但不用東西對拜之體而或僉於南面或荅於西面且有淫於居中荅禮之體者總督兩廣軍門是也恰似幼者反撻於長者之上則猶民間有繼別之宗子雖與支子年相若道相似而支子不問嫡庶即貴顯並斂車從以入宗子之門也然總督之以中立荅拜待二司終非體蓋嫌於非堂屬而抑從堂屬故又如巡按御史品秩僅與推官知縣等而批仰且及於從三品之運使正四品之知府兵備僉事品秩僅與府同知等而參拜亦及於五品之文官三品之武官不但借用居中荅禮之體而各官之參辭必跪問

荅亦跪且有淫於亞級跪禀之體者運使知府是也恰似卑者反躋於尊者之上則猶民間有三命不齒之支子雖與宗人之尊者長者相處苟非期功之親及繼別之大宗有筵宴必設別席不坐於無官者之下也然院道之以禀事輒跪臨運府長終非體蓋嫌於奉憲綱而陰悖憲綱故此皆弘正以後之變體也其於　國初之正體漸遠矣而義亦猶有可解者爲有因時之權制存焉今又愈變而愈遠於正一切禮儀定

式俱爲權勢之重輕炎冷所移。權重勢炎則昔所定爲向上行禮者一變而分左右。如平交再變而據上手。宛似長之待幼。三變而踞上席。宛似尊之臨卑。此在巡按御史之壓藩臬猶得以會同撫院考察爲辭。其最不可解者莫如遼東各衛經歷以七品異途受幕職於本衛指揮使正在越四等跪禀之科。徒以聽候兩臺故不但不跪禀而已。且偃然用分庭之體而踞上席。待別衛有若屬吏然。志則揚矣。如憲綱何而遷年

新甲科之遠竄京堂方面老臣亦非體權輕勢冷則昔所定爲居中受禮者一變而分賓主成平交再變而以下手遜上手。頗似幼之待長三變而以下席陪上席。頗似卑之承尊。此在三司長官之尊科道猶得以近臣難拘品級爲辭。其最不可訓者莫如先年鎮守太監以四品內侍奉欽差於總督尚書都御史。正在引馬側立之款徒以超賜蟒玉故不但不側立而已。且儼然挾近君之寵而據中位壓三司亦若總督

體則隆矣如　祖訓何而目今鑛稅使之憑陵撫按藩臬重臣亦非體此變體之駭人耳目者也諸如此類亦多開國以來之紀綱唯有日搖一日而已紀綱搖於上風俗安得不搖於下。於是民間之卑尊少凌長後生侮前輩奴婢叛家長之變態百出蓋其所由來者漸矣先正有言禮失而求之野吾脩林下之人無亦且置國是爲第二義而求端於民俗尊卑長幼之禮乎禮有正體變體惡乎執曰祖孫父子主僕之

間但守正體兄弟叔姪舅甥翁壻師徒之間兼綜變體然變而不失其正即正也論正體則必以春秋刪述後之經制爲宗而委巷之陋習不可執亦以洪武開創初之憲章爲宗而通年之俗例難盡執中有極重而不可反者則如之何曰易窮則變變則通而欲速則亦不達轉移自有漸焉大槩武階中之變體已難反而文階中之變體尚可反。即文階中之變體亦但可反成弘以後之屢變者還於宣正間之再變而不能

反宣正閒之再變者還於洪永閒之初變若武
階則今日紈袴子弟委非　國初人物而冗員
且多不以文官節制之斷不可其變體之愈趨
愈下則所謂極重者不可反也當此之時文階
中之極重猶難反乃欲并武階而盡反之即使
聖祖復生亦將有所不能而盡反亦非國家之
福若民閒相見禮儀則今猶未遠於古也故朝
綱中之變體非君相不可反而民俗閒之變體
則老成典刑亦可反反變體爲正體類非同流

合汚之鄉原所能任也溺俗者狃於雷同避嫌
者戒於立異必也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君子
乎然而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又若之何則尼
父先有言矣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志行
寄諸春秋孝經此亦不得志之言也尼父不能
以志行匡一時之天下而能以志行維萬世之
天下則以萬世之人心不死也擔世教者夫亦
窮比從先進述禮樂之餘意以待後之君子而
已矣

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

僕議

古者天子諸侯之國有公臣公卿大夫之家亦
有家臣家臣之中復有公臣有私臣曷謂家臣
之公臣如孔子之仕於高胳子冉有季路之仕
於季康子名曰家臣實公臣也可薦而同升諸
公亦可以不合而去曷謂家臣之私臣臣但奉詔
於私家而不受詔於公室如孟莊子所不改父
之臣是也其中亦分二等有爲卿大夫總理家

政者謂之家相亦謂之室老即今縉紳家僮僕
之領袖也有爲卿大夫分任各役者謂之衆臣
亦謂之更僕即今縉紳家奔走之僕從也家之
公臣士君子亦以小試行道而不辭爲家之私
臣則與執工技以事上者同體出鄉不得與士
齒矣先朝衣冠名族此辨甚嚴近乃有起家鉅
萬之豪僕聯姻士流多挾富而驕其主亦有奢
迹賢科之裔孫通名仕籍則挾貴而卑其主此
士風之變也何以裁之此當別其等於良男奴

婢之間考律令雖有奴婢見家長之條亦有奴婢犯家長之禁然唯許公侯及三品以上官畜奴婢有籍沒者但給賜功臣之家爲奴而品官不與焉士庶家但名義男不名奴婢蓋勳貴可臣庶人庶人不相臣也名義男則僅下親男一等未嘗禁其讀書出仕名奴婢則與娼優隸卒爲一律而不得厠於士流矣此其別嫌明微之意最深遠也然公卿大夫之貴亦不下於勳臣而等稱賤僕爲義男無乃抑而夷諸士庶間閭

家富之氏豈可混於朝貴而斥辱義男爲奴婢無乃亢而等諸勳臣過年廷臣建議及此奉有新旨今後官民之家財買義男如恩養年久配有害家者照例同子孫論如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士庶之家依顧工人論緡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大哉　皇言既已執兩端而用中於民矣而法官尚未別白官民界限則如賢郎吏與教無類開之便或曰漸不可長塞之便愚以春秋之法裁之諸侯于天子大夫于諸侯士庶豈無酌量之權與此又當稽　聖祖之

制也洪武二十四年更定官員役使奴婢之例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而不敘及四品以下亦不言四品以下官員不得役使奴婢若以前例推之當是四品可用六人五品可用四人而六品郎官以下或從四人例或從士庶家義男例也今既奉有題准事例則又可以新例圓舊額竊謂京官自部寺首領以上凡從正途入流品者外官自府佐縣正以上不從大察追詰勑

者其義男皆當照勳臣家奴婢之例武職五品以上亦然文官之子孫雖不仕而僕從祖父培植來者仍用此例其餘則從義男之律凡鞫此等獄情必援律例而申明之毋相混濫使天下感者於貴賤之義則令驟入賢書之寒士并以子女殉錢神而不避良賤爲婚之詬誠足羞已唯義子讀書應舉一路尚無憲章可遵或曰有

大夫。春秋之所斧鉞也仲叔奚于之請繁纓又重爲名器惜焉僕之于主與臣之子君何異縱之讀書應舉豈謂不仁無乃與惜繁纓之意違與吳越之間此害殊不淺矣矯枉不嫌過正或者姑塞此門杜日後于主之漸可乎乃富宦家釀有鉅萬家囊之僕其所從來亦遠矣不知古者清白吏子孫亦有此家相否春秋責備賢者又不得專責於不臣之僕也

緑父子師徒名義以訂隸屬胥徒僮僕稱呼議

凡卑幼之稱尊長古今異態大要不出二端一曰大人一曰先生大人之稱其義緣於父子其案則徵於晉子之受杖而慰曾晳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後乃通其例於官民堂屬之間國初百姓之稱有司以之下司之稱上司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大人之上則從其位分之尊也先生之稱其義緣於師之見責而質孟子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後亦通其例於交遊官長之間先達以之京屬之稱堂翁亦以之加一老字於先生之上亦從其齒爵之尊也然大人之稱雖緣於父而以其爲尊者之通稱也混諸師父則泛倘加老字尤泛故人子唯於手書稟白稱大人而對面非以爺稱即以爹稱從人子恒稱上加一老字則爲僕隸下人之稱雖緣於師而以其爲長者之通稱也混諸師似泛但加老字亦泛故弟子輒不乖也先生之稱雖非古而義亦

於未貴之師稱先生而既貴則不緊以先生稱而間用老師之稱外有倣師稱而稱老伯老叔老翁老丈則爲交遊父事兄事之稱鐫未必皆當而義則各有在也當吾未入仕之先所見鄉黨稱呼在父老除三黨之親有定稱外富民類於鄉曲之達尊稱大人僧道類於方內之貴士稱大人今則有進而用老先生之稱者又有退而從僕隸下人之稱者皆非中道而於　國制更違在後生除父兄師友等行有夙稱外已仕

者類於年尊爵尊之先達稱老先生未仕者亦於年尊德尊之父輩稱老先生今則有縉紳濫施於江湖之遊客者又有耆英濫施於青雲之少年者皆駭聽聞而於古道尤遠愚已畧於別議中及之今弗贅已唯念士大夫謝事而歸林下既不可不追野人之禮樂又不可盡撥君子之禮樂而善俗必自刑家始則父子兄弟夫婦之外主僕之稱呼當正也品官家之僮僕情則父子義則君臣其體介於被廷閣堅官府吏胥

之間人但知家長之馭義男難可等於天子之臨內堅豈知內使之面君稱爺及章奏中之稱萬歲爺爺並本於民間子尊父僕尊主之體也父子主僕之體既可借於君臣間則亦可借於堂屬官民間故在京衙門吏胥之面稱部院堂上官俱倣內侍之稱君曰爺卻級一老字以別於天子而司屬則稱爹以別之亦加老字於其上蓋以吏胥視部司並有君道而以堂對屬則堂翁頼大宗之統君道司屬類小宗之分君道也在外衙門吏民之私稱各府太守俱倣京朝之以老爺稱部堂且加一太字以別於僚佐而州縣正亦稱爹以別之且別太字大字於老字之上蓋守令之宰郡邑並稱民之父母而以守較令則令乃父母中之父母守則父母中之公祖也民間子父或稱爺或稱爹原屬方音非有等殺而官吏以此別上下司之稱於義亦得今京官唯銓部吏胥守此稱而不變各部則司屬俱變而稱爺唯不濫堂官之加老字至於外倣

則不但州縣主之稱與府主無異即幕僚稗職等官亦無別於京堂方面之稱矣雖於大體無碍而別嫌明微之義何在耶更有可怪者禮講二家之緇流其徒並不守本師和尚之稱而借於君臣間則亦可借於官途尊官之稱不但呼爺而兼呼老不經孰甚焉乃官家僮僕卻有不改京外堂屬官之風稱者吳越間近古之風僅見此一節耳然國制內外致仕官居鄉敘爵爵同序齒並言內外類是京堂與方面同體京屬與有司同體則任內吏

爵之稱官長誠當別於堂僚屬僚而林間僮僕之稱家長何所擇於京堂方面臺察則久與撫臺並尊於外而郡守則又久隨方面官之後而受吏民之尊稱者也退而居鄉僮僕何嫌以吏爵之稱稱家長然則家長之可借大老稱者豈必專在部堂家屬中哉且世宦之家多有父子同朝亦同謁事家居者如其同在大九卿中則僮僕將混父子之稱爲一體亦非別嫌之誼也夫奴婢之事家翁父子正如內侍之事天子儲

皇內侍固以爺稱天子而於天子前以小爺稱儲皇也以此義推之父雖郎官不嫌進一等而借京堂方面之稱以別於父子雖大夫不嫌退一等而用京屬有司之稱以別於父即子不貴顯而父年已及七十亦古人稱老之年也里中父老誠不可勤之以從京堂大老之稱而家屬之借此稱亦不爲過況以子貴別嫌乎或曰舄不用世俗稱封君之體更加一老字以別之則過迓自身者又不可與封君之以子貴者同稱也頗似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其稱不可相濫設有父爵未列九卿而以子貴受大九卿之封則家屬之稱大小主將有不得不濫者又何以別之曰原稱不可改當於原稱之上義起一字以別於外隸之稱於其父子在父可添一太字以別於子如時俗之私稱太府曰太爺而仍貫老字於其中是也在家僮則不必然家僮之稱於其父如時俗之子在子可添入排行一字以別於父如時俗之分別貴介公子曰大爺二爺而亦貫老字於其

甲是也在外僕則不必然又或父先以三孤九卿致政而子繼之其例亦若此矣父子同以小京堂小方面或郎官之清要者居里中則父於子雖大夫不嫌退七十以上借大老之稱而子仍舊稱可也吾昔爲鴻山華翰學館賓其時華公正當七十越三年而子登甲第其僮僕以老爺之稱稱公久矣不待子既貴而改稱以別嫌也酌以情理之中天夫七十而致政致政方出官奉之中而齒之尊可以敵爵之尊矣則借大京堂之稱以別於

後達也固宜彼方外流之僧尊官稱可速革而士庶家之主僕原有舊稱別於有位者則不必改也如其冒濫則有司者治之耳

再析朝野稱爺稱爹兼加老字及大人先生等殺因由議

曰爺曰爹此親親之稱也野人之質稱也君子中亦用之用質稱不以加老字爲重不加老爲親中之親加老却爲親中之疎其尊亦減至尊一等故人子之稱父唯一字而義男之稱家長則兼老內監之稱君唯一字而吏胥之稱官長非尊官而縣以爺稱此末俗上交之諂辭而非古也曰大人曰先生此尊尊之稱也君子之文稱也野人中亦用之用文稱或以加老字爲重不加老爲尊中之親加老則爲尊中之尊其親亦何必自貶其體雖以內監之稱君者稱父不謂之侵君也人子之稱爺既不謂之侵君則僮僕加老字於爺字上亦豈謂之侵尊官體哉人亦但知京堂與司屬之分二稱以爲方面官之稱當殺部院正堂一等有司官之稱當殺臺省部屬一等故今宦家之僕但以京屬之稱稱家長之爲有司者而不緊以京堂之稱稱家長之爲方面者豈知京官堂屬之異稱實緣於外官

上此禮之以增爲貴者也中有非尊非長非先達而亦以老先生稱此又近世下交之濫稱而非古也是皆稍知禮義者之所能辨者也唯古者起人子爹爺之二稱及時制別京外堂屬之二體其中並有因由士多習而不察當剖之古人製字殆以爺爲父之正稱爹爲父之旁稱稱爺唯在嫡父稱爹兼通諸父觀爺字從父從耶爹字從父從多可想已天子專以爺稱嫡父之尊而民間雜以爹稱或以下君一等爲

上下司之稱也蓋臣之於君猶月之於日月近日則光微遠日則光盛故部院之大堂雖有越四五等之領屬而天子不畀之以堂陛森嚴之體乃藩臬之於各府各府之於各州縣其品級未必甚懸而天子却以堂陛相臨之體統假之亦尊是以不稱先生而稱大人不但稱大人而兼稱老也下司之稱上司既尊則小民之稱上官尤尊故自府史胥徒以及編氓小戶於方面官並以爺稱而冠以老字於

有司官並以爹稱而冠以老字府正從方面例府佐從有司例自　國初以來卽然吏胥於部院諸屬僚院堂上官正用藩臬堂官之稱於部院堂官正用藩臬之稱其時殆以內之堂屬例外之方面有司亦以外之上下司配內之部院堂屬也　國初但有按臺而無撫臺按體亞於方面尊於有司正用府長之體宣德初撫按乃並設撫臺卽借藩司之體按臺因齊臬司之體此外一切京官出差不用方面官體卽用有司官體此成化中所以議京官四品以上用導二對從五品以上方面之體七品以上用導一對從四品以上有司之體八品以下用導一對從品以下有司之體也豈有同其儀從而不同其稱呼者哉又豈有吏民輩所與稱呼當道官之式而僮僕輩不可以爲稱呼家長之式哉特緣弘正以後內日重外日輕京堂擡其體於方面之上京郎亦擡其體於有司之上而遷轉之差等亦從之故京稱與外稱不相等而吏胥與僮

僕之稱不相蒙昔也以京堂從方面之稱而今也抑方面而俯就司屬之稱昔也以部屬從有司之稱而今也激有司而上濫京堂之稱皆非國初之正額也姑置弗論已但就奴婢見家長一行而論猶可綜古額而絜矩於爵同序齒之間且　國制原令內外致仕官居鄉庶人以官禮見庶人所以稱府州縣正官之額具在也面稱已移而背稱不改則內外品官家之僮僕可推已士庶家之義男當別論

自稱稱人各欲當情議

人道中重則三綱親則三黨各有一定之稱弗贅外在交道中則有敵體之交有先後輩之交又有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交其通刺之稱與覿面之稱皆不可以不當其情也大槩稱人者必進一格自稱者必退一格此古今之通義然古人必無不當情之名而今則有遠於人情者矣別嫌明微之幾不可不察古人通刺於朋友曰友生而今則定爲師荅弟子之刺分相懸

之尊官亦用之故荅友生之刺者必非友生而或以門生或以晚學生也古人通刺於先輩曰侍生而今則等爲平交相通之刺道相似之長者亦用之故荅侍生之刺者不皆侍生而或以晚生或以晚侍生也此亦不遠於人情者也近又以侍生爲跡稱也進而稍親之於是眷侍之刺起又以眷侍生爲恒稱也進而稍尊之於是侍教眷教之刺起又以眷侍教生之猶屬敵體稱也進而加尊之於是晚侍及晚侍教之刺起

以晚字冠侍教之上此正隆於敵體而殺於先輩之稱也進此則爲晚生眷晚生非達尊之先輩不能當矣又進此則爲晚學生爲官衙晚學生乃卑已尊人之極稱必齒尊爵尊中之兼有名德者而後可承也或疑眷侍教眷兼侍無爲不經駁曰眷則不侍侍則不眷兼眷兼侍乃跨兩頭之馬侍從教名教該侍義綴教於侍無乃添畫蛇之足眷不與教蒙教不與眷蒙綴教於眷無乃串異絡之經則吾以爲皆不違於義也蓋倫常中委有介乎親故之間不與泛交等者稱眷則太親稱侍則已踈故以眷侍別之厚道也亦有分在等夷之列而齒德可欽提携當遜者稱晚則太過稱侍則不及故以侍教別之謙道也世以治教並稱士大夫之於監司守令用治生之刺久矣在治下既稱治生豈不可稱教生聞之先輩成弘間鄉紳唯於司府州縣官書侍生正嘉間始變此格尚於撫院書撫治生於按院書按治生

而不光書治字眷教之稱猶夫撫治按治之稱也近亦有書眷侍教生及教下眷生者今不書侍不書下而書眷教省文也猶夫不書治下而書眷教生也就此一字增損之間隆殺亦有在焉書治生也就此一字增損之間隆殺亦有在焉治下重於治生而教下亦重於侍教生蓋皆義之所可起者特惡夫施之不當耳苟當其情何害焉復有交誼親密刺中不稱生而稱眷弟年弟友弟覿面則互稱小弟者內唯牟生不論齒之高下此外則大有權衡在凡稱人曰老

丈尊丈曰老兄尊兄而自稱曰小弟皆親之辭也不謂德均爵均即可以用此稱亦必年相似而後妥凡稱人曰翁曰老翁曰先生曰老先生皆尊之之辭也待生而自稱曰晚生曰晚學生皆尊之之辭也三達尊之體當如是即道相似而年不相若亦當推敲而參用之不可擅此身於平交之列蓋自稱必退一格故兄事者不自稱弟試觀師長之書友生於門人先輩之書待生於后輩可推已故稱人以翁以先生則不當自稱曰小弟自稱以晚生以晚學則不當稱曰小弟自稱以晚生以晚學則不當稱曰晚生晚學生二字可以通用蓋士流未有不從學校中出者在後輩固為本色之稱在前輩則為不忘本之稱也稱小弟則非敵體之交斷不可在前輩隆尊而自稱弟不失為謙在後輩抗衡而亦稱弟則嫌於亢矣愚於鄉紳序齒議中以十年之凡齒配四科之先達而跻諸肩隨之上以此蓋五年內外之相懸不嫌互稱小弟而十年以上則嫌一兩科之相懸亦不嫌互稱小弟而三四科以上則嫌此人情之自然也亦有爵懸科懸而亦可以互稱者必也以十年兄事之齒當三四科分之先達一則以天敘准君敘一則以君敘敵天敘庶其無大嫌乎不然則必定交於幼學之時同塾同庠久受切磋之益而達不可以變塞者也又不然則必論學於登仕之後生乎吾後吾可以師則生乎吾前吾亦可以友也又不然則必以齒中之父凡行遇爵中之台鼎位彼固當為鄉黨尊上齒此亦當為朝廷尊上

爵也。然而難執以爲例矣。乃如父事之禮及晚生之稱。則亦未可槩施諸同袍間。除仕途現任相逢別論外。但從鄉曲中論齒序。苟年非踰等入父祖行。科非越三十年爲一世。則稱翁稱老先生。固無揀擇。而禮或不必槩以父事。刺亦不必槩以晚稱也。夫亦較量於德爵之間乎。乃士流稱名之不古。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余猶及見先輩腹心之交。面稱幼於己者爲弟。刺亦稱爲老弟。後乃彼此互稱兄。而未有老丈之稱。寔友

亦但自稱學生。而未敢濫小弟之稱。與年家通家相混。刺亦互兄互弟。互書侍生。唯於勝己之友間書侍教生。而荅者不必皆書侍教。今則老丈小弟之稱。侍教之刺。布滿衿佩間矣。最可怪者。庠師亦以此荅門生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學有行之父稱齋長者也。有司亦以此荅山分以友我則妄矣。上不忘己之年。何以友少年人之刺。其刺又未必加於有齒有德之可稱隱士者也。果有齒德兼隆之真隱士乎。要結不能令人親橫議不能令人畏。有司何賴於若人。而以侍教之刺先施哉。及士子一入制科。則專重官交而忽窮交。專親同輩而疎先輩。風稱晚生易之。其必以晚侍易之。風稱侍教者。必以侍生易之。其居位則隅者必變而正。一何不古之甚也。已矣乎。安得有素心從先進者而與之共挽滔滔乎。

忘分忘年合尊爵尊齒議

孟子之敘達尊。首爵。次齒。次德。雖不以朝廷所尊之爵。鄉黨所尊之齒。掩德之一尊。而亦不以

輔世長民之德。加諸爵齒之上。至論友德則曰。不挾貴。不挾長而友。又以忘分忘年爲道也。得無相悖否。曰。凡言忘者從下交說不從交於上。凡言尊者從上交說不從交於下者說。上不忘己之分。何以友山林隱德之士。若隱者原無實德而曰。我有文章足以驚海內。王公當忘分以友我。則妄矣。上不忘己之年。何以友少年聞道之士。若後生原未有聞而曰。我有文學。可以蹴青紫。先達當忘年以友我。亦妄矣。據禮。凡

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而圯上老人且以嚴詞責留侯曰與老人期後何也是分亦未可槩忘年亦未可槩忘也忘從何始其在有德之窮交乎窮交之中聞道爲上脩行次之脩行則必忘分而與故曰友其士之仁者聞道兼亦忘年而與故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兩相遇則彼此相忘而亦未嘗不相重如但以雕蟲相取乎此交道之淺者也在貴士固以忘分忘年爲厚道而窮交亦難

盡忘重爵重齒之誼矣況交在既貴之後而年爵亦恥也後輩無所以爲先達重而但以才氣狎大人恥也能尚齒爵而以匪人受傷於前輩亦恥也慎之哉慎之哉

稽 祖訓許百工技藝建言合諸司職掌糾劾不正陳言以戒奔競議

劾不正陳言以戒奔競議

聖祖遠稽百代鑒勝國之以壅隔下情亡天下也其開言路甚廣又鑒前代之以處士橫議亡六國也其戒妄言亦嚴伏讀 皇明祖訓中一款今後大小官員并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

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開奏而卧碑中復開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當惟生員不許而生員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亦許敷陳王道赴京奏聞其求言之廣也如此又讀諸司職掌中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揚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兢而大明律中復開若縱橫之徒假以上書巧言令色希求進用者杖一百其禁妄言也又如此吾見近世布衣中委不無學優才贍明治體而願陳言者又多有縱橫奔兢假上書以博名高者在道揆自有操縱之權而在野之賢人壯士則何以自處此當裁諸孔門之矩也孔子之志固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然其自道則深戒夫行怪有述者又深美夫依中庸以遯世者且有感於禮樂征伐之下移而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士當有道之世殆以養晦席珍爲

自待則不可以不嚴矣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如使先得卧碑中三十陳王道之同然則魯昭公之受逐於季孫意如正其時也曾不聞孔子效一籌於其間但適齊以待其定而已年近五十而仕近七十而歸老唯於都城之墮百雉有請夾谷之具左右司馬有請討弑君之陳恒有請而此外則多因問而發定公不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不先以君禮臣忠進也哀公不問何爲則民服孔子不先以舉直錯

枉進也則進言固自有時也然則今之布衣上書豈不謂之無事生事耶且天子之求言以圖治也試令韋布之流人人望風獻策國是鴟張天下亦可治乎仲尼之門無是也昔人亦有匹夫言大計而近銷一時之大變遠垂萬世之令名者其魯仲連之諫止帝秦一言王仲淹之獻太平十二策乎而程伯淳亦於幼弱之年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此雖身無言責而時則當可言之會焉是以學士稱之不衰然吾則獨取仲

連之一出爲當幾而仲淹伯淳之上書竊謂孔子當其時亦未必蚤發輕發若此至於毛遂茅焦郇模陳東之流豈非奇士而吾皆無取焉唯諸葛武侯以布衣承先主之三顧草廬爲之托出三分籌畫李鄴侯亦以布衣爲肅宗之儲官竇友爲之傾倒帷幄壯猷此則不戾於孔門之矩也已末世布衣上書者不少果有如武侯鄴侯之迫而後起量而後入者乎大都以衒玉求售之心行越俎代庖之事即其言鑿鑿可采君子猶羞稱之而況躁進言固自有時也然則今之布衣上書豈不謂之無事生事耶且天子之求言以圖治也試令韋布之流人人望風獻策國是鴟張天下亦可治乎仲尼之門無是也昔人亦有匹夫言大計而近銷一時之大變遠垂萬世之令名者其魯仲連之諫止帝秦一言王仲淹之獻太平十二策乎而程伯淳亦於幼弱之年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此雖身無言責而時則當可言之會焉是以學士稱之不衰然吾則獨取仲

連之一出爲當幾而仲淹伯淳之上書竊謂孔子當其時亦未必蚤發輕發若此至於毛遂茅焦郇模陳東之流豈非奇士而吾皆無取焉唯諸葛武侯以布衣承先主之三顧草廬爲之托出三分籌畫李鄴侯亦以布衣爲肅宗之儲官竇友爲之傾倒帷幄壯猷此則不戾於孔門之矩也已末世布衣上書者不少果有如武侯鄴侯之迫而後起量而後入者乎大都以衒玉求售之心行越俎代庖之事即其言鑿鑿可采君子猶羞稱之而況躁

也大槩無言責者不可籍口於直言無隱之聖制而借事以博名有言責者又不可懲噎於鹵莽言事之中而求其當則莫辨於江右甘中丞之所輯言責要覽矣中列當言者有五則所謂關君德關吏治關人才關民生關國計是也當直言者有三則所謂大利害大奸弊大冤抑是也勿怕言者有四則所謂關社稷安危勿以批鱗剖心怕言權奸亂政勿以蹈虎捐生怕言衆言淆

國是勿以違衆犯怒怕言事關公議勿以跡處嫌疑怕言是也勿惜言者有三則所謂事關法紀雖親愛勿惜行止關大利病雖有成議勿惜事關久遠目前小利害勿惜是也有且緩言者二則所謂主心知所顧忌及關天親骨肉之間是也有勿輕言者七則所謂事關宮闈秘邃而未有的據者軍機秘密者投鼠傷器者更置法令憲章而未覩全利者議論雖是而時勢必不可行者及不能處分者株連起大獄者是也有

可言可勿言者四則所謂人過失可言而有權倖欲中之者人註誤可言而中有不得已之情者人一青可言而大節足稱者用人行政或有錯繆可言而人論列已明者是也有已言不再言者四則所謂事理人已言而指陳未悉者忠謨讜論人已言而上未省納者奸弊人已言而關我職掌者是也有勿爲人言者五謂勿拾人唉唾勿附人聲響勿聽人嗾使勿希人意旨勿替人標榜等言是也有當戒言者六謂戒模

稜兩可戒偏頗失中戒藝媒戒忿爭戒深情詭祕戒委靡不振等言是也噫有言責者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斯之謂危言危行斯之謂言足以興言路果皆若人何必更言默足以容而亦何虞於庶人之議哉愚也以此自省不覺惕然內汕焉在部司既有不度德之言在外臺復有不中機之言何敢自謂於要覽一一打得對同也故特表而出之以寓自懺之意亦爲有言責者作指南無言責者進藥石焉在韋布則

與其行怪有述毋寧學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也。是乃所以善述　聖祖之憲章也。

再覈卧碑士農工商可言軍民利病合教民榜文各安生理議

卧碑不許生員建言。而許在野賢人有志壯士。質朴農人商賈技藝皆可言軍民利病之事。至於教民榜文六條末後句。却以各安生理毋作非爲結之。如言軍民利病。豈無妨於生理。如各安生理乎。何暇及於軍民利病之圖。二義若

相違也者。且曰賢人。曰壯士。此即山林隱逸懷材抱德中人誠有能言軍民利病者。乃質朴農人商賈技藝何知而亦許之進言。無乃率天下而路以荒其生理也。士民何幸生此不諱之朝。亦以生理爲重耶。以軍民利病爲重耶。曰自昔　聖帝明王立賢無方。求言亦無方。而況開　國初又議禮制度考文之日。采納安得不廣。若七民則以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爲道耳。曰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男子恭以天地

安生理爲正義。而士則難與農工商賈並論。此義又在戴記中太學一篇。太學一篇。教太學之士者也。故言明明德。即言親民。而究其極曰止於至善。擴其量曰欲明明德於天下。然太學之外。豈無農工商賈之儔乎。亦責之明明德於天下。則逃生理而越分生事者必衆矣。故又約其本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蓋不問卿士庶人。靡有不以修身立本者。而士以明體適用爲道。何可不思明明德於天下。農

教權以出疆者。以演教聚徒出疆。在二氏之徒或有之。儒門自濂洛以後。姚江以前。無是也。此風實自泰州始。流而又流。庶人不以修身爲本。而爭言明明德於天下。一切農工商賈之子。文藝不能入有司之選。詞翰不得跨山人之群。剽良知剽禪理。披一道袍。皆可搖泰州之鈴鐸。播弄機鋒。鼓一時之有權位者。而不安生理之徒。日衆矣。退位文豪下第舉子。亦多煽此風聲氣習。登壟斷於郡邑之間。以爲講學之士。猶然吾從先維俗議 卷之二 九十

胡爲不然也。而似禪非禪。似玄非玄之雜學僞學。並瞽箕於其間。奔走高門。懸簿之山人。又不足怪已。昔人謂三遊國之蠹也。爲其蕩民風而壞士習也。六國之亡亡於此。元末之亂亂於此。君子可無防其漸歟。當此際也。竊謂天下縱有能言利病之達士。不足奇。唯有不安生理之庶人爲足憂也。吳越間之不安生理者。又不在講學中。而在詞人墨客中。總當以榜文末後二語裁之耳。

追洛社以悍鄉紳稚會議
古者原有鄉社之會其義昉於蜡賓孔子以爲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一弛文武之道也曾謂士大夫之居鄉而以子然獨立爲尚哉當漢之季八龍集於下德星應於上太史奏之竹帛書之亦一時之盛已嗣後有竹林蘭亭之會風流士共修之而留心世教者弗道也以其爲導狂之濫觴也又其後有廬山十八高賢之會則以出世之因掃經世之法有香山五老之會則

以混世之迹含出世之心其物外之高標乎而君子亦謂其不可以訓恐其入於畫虎不成之類也吾儕之所當追求者其有宋洛社耆英之會乎其人則皆三達尊中之人其會又不但如德星之聚於下也其品則皆爵與齒合然不以爵而先齒故亦不遺山林耆碩如文潞公富鄭公並以三朝元老折節於康節邵先生而有花外小車之望其望又皆齒與德合然不以德而奪齒故亦不擅可畏後生如程伯淳程正叔並以早年聞道侍坐於父執品申公而守憲老乞言之規其相熏相磨必忘年而長者則恒玉成夫幼者如康節先生於伯淳之一見皇極數郤爲加一倍法即拊背獎其聰明亦以蓋生樹頭之嘲抑叔子其相規相諷必忘分而幼者則恒致曲於長者如司馬君實於富公之以引疾告老數杜駕於禪房自謂後輩不敢直道轉冤康節以權巧之諷沮其行其遊戲則於雅歌投壺外亦及黑曰二碁雖方嚴如程叔子嘗有與兄

對局之時遇官妓或不拒而莊蒞之而誨淫導賭之習絕無有其縱談則於經術世務外亦及西來別學雖圓通如程伯子亦有與諸老異同之時言不合或姑縱而默含之而謔浪嘯傲之音絕不聞酒固不限五行七行如君實所舉先公故事而亦式飲庶幾常存孔子不及亂之節有則不用數日營斯如君實所嘅洛士敝習而但式食庶幾不失古人貳用並之風此所謂和而不流會之最難者也乃今吳越間非無詩社

酒社而此意杳然泯矣肺腑不照而羅列其品饌以爲恭 藥石無聞而便猥其訛諧以爲巧優妓侑觴之不足而雜之以窠婦賽盆誨賭之不足而繼之以抹牌其所交口而共咻者必直諒多聞之士其所緩頰而相噓者必巧猾頑鈍之徒卽有論篤之君子挿入其中不隨風而狗俗則含恥而吞聲矣孔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之會無乃近是夫父祖實者子孫之模範先達者後達之觀瞻也父祖實染此習而欲責後輩之畏敬恭承萬萬無是理矣何怪乎風俗之滔滔日下哉愚竊懷天傾之憂而愧德力兩虧無能挽也但得冠裳中有數位同心者相與倡率亦易耳記不云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吳俗奢而犯禮似不嫌於示儉之中兼示禮焉禮當本古人三閈五閈之規示禮當守先王三風十愆之誡而後可追洛社耆英之雅會也已

戒居間以敦士節議

士從姚江良知圓脉中出者多以萬物一體爲辭而文之以宗門之說曰大悟不拘於小節也則憒事居間其從洛閩主敬方脉中出者必以不屑不潔爲守而揆之以中庸之道曰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也則重戒居間人亦有言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則將奚從愚請以孔門之矩裁之孔子歸老於魯嘗以請討陳恒故居哀公三子之間奉命往告而孔文子以攻太

叔疾相訪則不對而命駕又不屑爲公族居間也再有戰勝於齊嘗以請還孔轍故居哀公季氏之間諷使觧迎而有若以挑選勇士入戎行則聽其役於公家又不肯爲執友居間也蓋其心者相與倡率亦易耳記不云乎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今吳俗奢而犯禮似不有時乎居間也不爲萬古振綱常則爲一時解患難而其不事乎居間也非以遂事之不可諫則以分誼之不當言此所以爲孔門之矩哉昔柳下惠抱女子於懷中國人不稱其亂而魯男子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君子雖多柳

下惠之仁而亦不少魯男子之義蓋唯有柳下惠之德之望則可無柳下惠之德之望非大愚亦大嫌也士大夫之居間亦然古之聖賢必無受暮夜之金不畏四知而爲人請托邀求者今世士大夫之居間何意哉亦可使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吾猶以爲關西夫子但言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吾猶以爲未盡也夫餽暮夜之金者旦必諱其短而天地又未嘗以言示人然此事何以至今流傳也則以天地爾我四知之故人也民訟

之外又有從旁知之者故也人猶從旁知之而況如電之鬼神故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夫數始於一終於十舉十則百千萬該其中幽獨之地寧有一日一手而以十爲言此非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宋儒嚴以敬義自閑不謂不能慎獨矣而乃力掃因果之理與幽明鬼神之說則寡廉鮮恥之鄙夫何所虞於冥罰而不圖目前之利哉此但可禁好名者之居間而不能杜好利者之居間也乃今口吻良知兼譚別學之士則且以不義之居間爲傳食者立榜矣此不但毀孔曾之繩墨亦且撤二氏之藩籬而猶曰吾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亦醜哉昔有問岳武穆天下何時太平武穆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今日當曰士大夫不以暮夜金爲人居間當道不以媚權要徇暮夜金之居間天下亦無事矣而今吳越間之居間者又不專在權要多在詞人技人耳目間之宵人千里萬里窮乏之得我之故人也民訟

安得無冤民脂安得不竭哉或曰昔之稱循良者有父事兄事師事之仁賢豈徒以德誼相重亦將以政事相諮也賢士大夫獨可避居間之嫌而不爲民疾苦匡當道者之不逮乎曰此義已見於朱子之集註其註魯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章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不問而告何異銅鐘之不叩而自鳴此妖鐘也亦有不問而可告者必也同德相信休戚關情之當道乎君子能良信其心而不能信當道之心能使

此心見諒於天而不能使此心見諒於當道卽有忠告善道發不當機亦猶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而況假公濟私以冒不潔者哉或者三自反之外有不得不鳴之橫逆此則不在居閒例也

崇禮議以挽士風議

昔人有言周之士貴秦之士賤貴賤由士自取亦由司風教者驅之也余涉世六十餘年目擊士風凡三變愈變而愈不古當成童未入泮之

先爲貴涘分宜相乘政之日于時士氣正馨上之人亦貴士貴不以行而以文浮風亦起然而猶有自愛之士也此一變也暨從弱冠遊庠序厚十五年而弱衣中歷三朝爲華亭新鄭江陵相軋相傾之際于時士節已薄上之人亦賤士賤不以文而以行庆氣漸生然而猶鮮犯上之士也又一變也余既歸田之後而吾鄉申王二公與蘭溪趙公相繼當國吳越之間士既隱然若有所挾而有司亦退然若有畏士士氣日驕浸不可制其中賢不肖者多黨一呼龍蛇之混淵谷賢者無黨而不肖者或者三則數十成群强府縣以理外法外所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擾臂奮袂鬨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且爲不肖者所累矣此所謂愈變而愈不古者也先年清議起於學校禮讓亦出於學校而今復何有哉風相愒氣相求於是鄉榜中人又亦倚其同袍

之衆而倖甲科之寡助者會榜中人又恃其新進之衆而侮先達之失勢者事入公庭彼此互奪寡必不能勝衆冷必不能勝炙卽以襲黃爲之守卓魯爲之令趙閔道爲之監司亦難乎其執持矣目今吳越間多理外所不可聞之橫議亦多法外所不可伸之屈情大率坐此昔邵子論皇帝王伯之際謂伯一變則爲夷狄再變則爲禽獸試想今日之士習其所以異於夷狄也者幾希再變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道而淪於

禽獸殺運必及焉此閩中興化之所以受屠也當興化之未屠也先有智者決其必屠問其故曰人情賤道義而貴勢力極矣獸道也獸道當戮已而果然吳俗將無近是吾甚危之然邵子又謂民如禽獸三變而帝道可舉則亦不無挽之之道焉其道何居必也挽之以禮乎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而晏子亦言陳氏之亂唯禮可以已之柰之何今之君子之狃於俗而忽於禮也今但使學者明於父事兄事之禮則少何至於凌長明於齒鄉齒族之禮則下何至於犯上人人不陵長不犯上天下治矣其本則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愚所以孜孜於三綱五大三達尊之提挈以此

追求國學鄉學社學家塾本來正額以訂書院旁額議

古者天子之國學曰辟雍即今之國子監諸侯之國學曰泮宮即今之府州縣學辟雍泮宮之外鄉有校黨有庠術有序即今之社學鄉校黨庠術序之外又有五家之塾則今富貴家延師之館各鄉村訓蒙之館皆是也並屬正額杏壇即孔子之家塾也此外又有先賢義起講學書院似學宮而非學宮似義塾而非義塾則屬旁額自孔子以來至於有宋盛時並不聞有民間私起書院亦不聞天子有特詔建立書院書院起於宋室南渡之後真儒從濂洛脉中出者以學校爲舉子校藝之場不復講於古者太學之道故另起講場以書院名色別之而考亭夫子之白鹿洞爲最著我　太祖定天下既建諸學而亦不革先賢之遺下書院景德也亦謂學宮外未必無人經義外未必無學有能闡孔孟程朱之心要以薰士類者亦可以贊學政之所不及也此正合於居上不驕之道而學士大夫膺民社之責者有公羨不以繕治學宮而以廣闢書院似鄙學宮不足謀道而別設一賢闕然者不無稍違於爲下不倍之道語不云乎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政不在大夫則教亦不在書

院今自姚江振鐸之後建書院者紛然此所以來柄臣江陵拆毀之令也愚嘗謂江陵之嫉講學毀書院固非出於真正拒跋放淫之心而其鬻霸學之梁汝元於杖下拆私刱之書院於江浙間亦未可謂之過舉特有非所嫉而嫉者非所毀而毀者失在師心自用而奉行諸司亦當分任其責顧江陵實非真見霸學之所以當杜與書院之所以當毀也語及於此不得不遡洛閩姚江之流而窮諸鄒魯之際孔子嘗以學之

不講爲憂而講學則非自孔壇始也成周鄉舉里選後覺必就正於先覺王制然也是時三物之教漸湮孔子正九兩中之以道得民者群弟子相與師之乃從授受間發明六德六行六藝之蘊而以仁聖孝友挈其綱以禮樂詩書博其藝絶無一毫素隱行怪之習杏壇亦不類後世之弘廠書院其規模未必大於五家之塾雖有獨以聞知屬諸匹夫信斯言也秦漢而下似乎匹夫有道統而天子無道統此我 肅皇之所以發爲策問意謂道統在天子不在臣庶也乃

難但曰天生德於予不曰天以萬世之道統屬予也遇匡人之難但曰文不在茲乎不曰天之將喪斯道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道也何哉道不以仲尼之生不生而有存亡聖人不在天子之位但可任文不可任道也此仲尼之所以述而不作也蓋禮樂征伐之權自天子出則道權亦自天子出但禮樂征伐之權繼世之天子皆出而議禮制度考文之道權非創業之天子不出故曰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名世之士特以議道輔天子耳善乎孟子之論達尊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輔世云者輔有道之天子以統道權者也語輔世長民之聖德則周公而後孔子一人而已矣然孟子敘及堯舜湯文孔子之見知聞知不無意圓語滯之過由堯舜遞至文王皆以聞知屬諸天子由文王遞至孔子獨以聞知屬諸匹夫信斯言也秦漢而下似乎匹夫有道統而天子無道統此我 肅皇之所以發爲策問意謂道統在天子不在臣庶也乃

徐世德堂印行

孟子之深意亦有在意在言後二句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前言爾者爾文王之位謂孔子有聞知文王之實而其位不爾也傷文王之迹之久熄也後言爾者爾太公望散宜生之倫謂顏閔董有見知孔子之具而其遭不爾也傷孔子之澤之將斬也蓋亦隱然欲以文王之道統歸孔子而猶有不能必歸者在也韓昌黎執其案遂以孟子接孔子之道統而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然則孟子既歿之後周程未生之

先天下乃無道統之世而宋儒復重之以道喪千載之說及往聖繼絕學之說續孔孟之墜緒者伊川則畧濂溪而屬諸明道考亭乃遡明道而屬諸濂溪門人復以集諸儒之大成推朱子而曰朱子其太極乎則道統遍歸於匹夫矣姚江雖以致良知振朱子之衰而張皇復過於朱子不禁自得而發為詩歌曰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其徒泰州王氏艮益從而標榜之曰吾學孔子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竟舜不為賢而伊尹不足由也其流安得無梁汝元之霸徒哉中有彼善於此能以名位鼓後學者安得不乘力之可為圖不朽於書院哉維昔春秋之降為戰國也處士盡成俠客泰州今理學中之俠客也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今且衰已力豈能當有宋大儒即據有宋大儒道統之說則如我　聖祖之再造函夏蕩數百年之腥風而以禮樂陶之此於道統與耶不與耶如曰與於道統此續諸濂洛關閩耶語至於此則又當關孔子之幽而稽孟子之敝也子思但言仲尼祖述堯舜而孟子則以生民未有尊之似斷文王之前無孔子將無難為古之開天立極如羲皇以上者尼父但謂繼周百世可知而孟子則以無有乎爾傷之似逆孔子之後無文王將無難為後之振古重光如我　聖祖者此孟子之不逮孔子處也何怪乎昌黎之截道統於孟氏伊川之續道統於明道先生哉且道統亦難言矣朱子雖原道統

之傳來自上古神聖而遍及洙泗濂洛之間義多疎畧以一貫之心宗爲道統耶。則六祖五宗之直指單傳。豈離一貫而奚以獨歸於儒聖以五常之世教爲道統耶則漢祖唐宗之因時立政豈外五常而奚以獨棣於儒師以六經之刪述爲道統耶則書契未興道統何在刪述後亦有漢儒之傳經隋儒之續經。孰非述作。胡爲乎軻死後寥寥千有餘年曰君曰相曰師無一與於道統者。直待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續其

傳。此立論之不無遺義者。而意則在於闢邪崇正舉性命而綱常之。舉綱常而性道之良亦非過然道緒不從天子統而從匹夫統矣當知天下有出世之道非法王不統天下有治世之道。非人王不統統不法王而以綱常中之匹夫當之德則無首而有首位則有上而無上至於泰州之衰而其敝大起。泰州兼善萬世之說實本於邵子仲尼萬世爲主之說豈知仲尼不但不以萬世師自擬亦不以天下師自居則作而不述矣。故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奈何以千古絕學昂中庸之道。借孔子爲桓文而檀之爲堯舜湯文之盟主也。堯舜湯文之聖主尚不有而何有於當代之君乎哉此即無父無君之隱機何可不察吾特以學宮之正額訂書院之

旁額亦不以正額廢旁額而何以追究及此則有感於昔之創書院者。原起於名儒據道統之雄心而今之建書院者多出於豪傑立道幟之霸心也。蓋幾微恍惚之間而王霸之端於斯焉起世儒但知闢道淑人之爲王道豈知言過其量願倏於力總屬霸心霸心即伏於任道之中亦但知孟子之距楊墨。卑管晏。爲尊王賤霸之權衡豈知孔子之不自聖而尊周正齊桓而仁管仲實開後學以尊王之純心而無忌憚者也。蓋人之無忌憚孟子之不道

桓文。却從竊國諸侯之子孫陳王道。又賢孔子於堯舜。以地步與後來臨深加少之狂儒。此則不知不覺而醞不善學孔子者之霸心也。蓋自子思而後。毫無爽於孔脉之正針者。周元公一人而已。程伯子猶有纖毫之失準焉。而何責於南渡以後之諸賢。浙東淮南之脉。一再傳而霸徒蠭起。亦固其所。第江陵之毀書院。則激於講良知者之督其過而故以威福示人。非爲國之純心也。弗道可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則亦過

霸學之一機焉。然則書院必不可建乎。曰。建書院在宋元則可。在我　朝則不可。何者。宋元之道統分於下。而法網且踈。我　朝之道統握於上。而法紀且密也。蓋一切府部院寺司監等衙門皆從　國初額設。在外惟有撫按兩臺稱院。然亦不得直標都察院與察院而以出巡名色冠之別於京額也。書院之建額何據哉。私創僧道庵院尚有禁。而況講道之院。講堂而以院名。此宋元之所不嫌。而我　朝之所嫌者也。何嫌乎。嫌其侵兩院之額。而近私創之條也。然則書院果可毀乎。曰。存先賢之舊額。則可。創今日之新額。則不可。　國制固有不禁人之新建者。品官家之祠堂。講舍。士庶間之社學。塾館。是也。苟有志於聯密切之友。接遠方之朋。隨地可以營構。亦隨義可以起名。而不必濫書院之額。在當道則於學宮相近之墟。曷不脩復射圃原額。構一講堂於其中。以待諸生之向道者。因以延四方之有道者。此亦盛事。但不必借先賢之額以

濫兩臺之額。而在今似亦可緩。蓋今天下拾良知之唾餘。授禪玄之影響。借書院爲鄙亭爲淵藪。遨遊傳食於江湖朝市之間。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者不少矣。何必又爲之添一傳舍。且洙泗濂洛之講堂。不以泛集聚談爲貴。而以慎交密蓄爲貴。今之千百成群。龍蛇混雜。面則相訑相諛。背則相譏相嘲。聚則談虛談玄。散則奔名奔利。此以戰國遊士之餘風染禪講二家之敝習。何足羨也。儒者不鑒其轍。爭聚羣而效之。謂之

何哉昔耿恭簡督學南畿會爲諸生建崇正書院於白下。既竣。卽悔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此舉之爲聲色也大矣。噫。此恭簡之所以爲恭簡哉而肝江羅子每以書院多集朋徒爲快是或一道而吾以爲有漏之因焉。或曰。書院不設則教事全屬於學宮矣。學政久荒。士不復於其中求聖賢之學。則如之何曰是則然矣。士不求聖賢之學。在彼猶在此。如欲以聖賢之學迪多士。此又不可專責之提調教官也。其本在廟堂

之上。而以善良之德熏後學。則吾儕其何責之辭。但今天下之最難調御者莫如庠序中之可畏後生。而在吳越間。則尤難之難也。昔嘗不揣上言。謂不問行薦舉之條。則德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蓋轉移士習。非破研王霸之幾焉。此亦但爲鄉道者說耳。今日之吳中。尚不知時文古文之外。有所謂學。而橫議且盛。有孔子。則東家必丘之。有孟子。則外人必辨士之。有周邵。則俗儒必楊墨之。有程朱。則宣流必僞學之。奚暇究及於此。唯有閣然自脩。求

碑。令諸生勿干外事。爲師長者。當體先賢之道。竭忠教訓。撫善懲惡。爲提調正官者。當常加考較。撫其敦厚勤敏者。斥其愚頑狡猾者。頗有能踐其實者否。蠹極當振。此其時也。振之以文藝。何益。振之以德行。亦必稍破拘攣而後可。或者書院之風聲。未必無少助焉。吾豈篤學官而遺書院哉。特病書院之名目不正。嫌於額設之衙門也。又病邇來書院。頗類遊俠山人之館。非復洙泗杏壇陶鑄之場也。吳中有子游學道書院。又有鶴山書院。正當存之以愛禮之籩羊。何以毀爲。乃士大夫之謝事居鄉者。問田舍。葺園亭。騶樂宴樂。何所不至。有能立講舍以聯朋徒者乎。亦空谷之足音也。爲道統稽流敝則不得不

不愧於屋漏。爲第一義耳。書院設諸。已乎。

教蒙士攻習經書性史外兼讀孝經小學及

御製大誥大明律。議

國朝取士之制。盡去前代之排比律詩。綺麗詞賦。而專重五經四書。輔以性理史鑑。即用經義。論。詔。誥。表。判。策。作三場試法。其法最正。其流之弊。乃在于先文藝而後器識。又以太重科舉一途。而廢薦舉之途耳。就今科舉途中。士習日趨簡便而不循古人蒙養之方。亦不究國家防民

之典。此一大缺也。愚幼就鄉塾。塾師猶于蒙童朱讀經書之先。令讀孝經小學二編以開其始。而今縉紳家俱已束之高閣。又考洪武中所頒國子監規。令監生每次背書。須讀 大誥一百字。而民間社學之師。以教習 大誥爲第一義。有司朔望詣學行香。反教民讀法令。兼講大誥與大明律諸章斷笞杖徒流等獄。則令民間有犯 大誥者減罪一等。無大誥者加罪一等。令誥律並在而課之者誰。此不獨士庶之過。亦提調諸司之過也。夫壯行必本于幼學。成人又本于蒙養。蒙養而不以孝經小學先之。何由知古人事親守身之要。幼學而不以 聖諭律法諭之。何由知當朝勸善懲惡之權。故愚以爲塾師之舊課不可廢。而 聖祖之舊章尤不可以不申也。第孝經之本不一。民間所傳者。殆非的本。當以朱子所校定者爲正。愚嘗有志覈之而猶未暇及也。大學小學之訓。朱子之取義似未確。而其所輯小學諸篇。最中蒙士之肯綮。世間必不可無此書。朱子以灑掃應對爲小學之事。窮理正心爲大學之事。故遮戴記中太學之原稱。而名之曰大學。因作小學以配之。愚謂道有大小。人有大小。小學宜亦有大小。而學則上達不離下學。下學即是上達。何大小之有。始當還太學之原稱。而以小學作下學也。太學之名義。愚已子后經訓釋中及之。而小學一書。則闕疑而從其舊。蓋書既訂于朱子。名亦裁于朱子。不敢以臆見易其名也。但取

其義亦不必泥其名矣大明律民間尚有而大詰則士若庶已不知爲何書此則頒行在當道而讀書知禮之家不妨闡其幽以導後學也

剖座主舉主國學鄉學督學提調諸師真似

議

古之所謂師者人師經師而已今世仕途之稱師凡六中有真似之辨而市道之業師不與焉市道之業師疑於經師者也且置已六師謂何鄉會榜之座主久稱師府佐及州縣正佐之舉

主近稱師國學之大小司成鄉學之掌教分教則天子原界以課士之責風稱師督學使者兼校鄉學師生稱宗師府州縣提調正官民之父母也以其兼養士課士之責近亦變祖父大人之稱而稱師之六者或有師之任而溺其職或無師之實而襲其名疑於人師亦疑於經師者也而其中不無可當真師者不剖疑師則真師之道不顯試言之座主之重於世久矣其制自有唐設科取士起然不聞以師稱師稱師自我朝始即座主之稱昔唯以主考當之而近乃加於房考房考多入仕之未久者唯會場主考二員必以館閣中資深望高者充之其中委有人師之品在焉而天子則未嘗畀之以師道也畀以校藝之役已耳

二祖時原無稱師之例例起於

宣英二廟間士亦以其位望隆重而權稱之曰老師云爾然以主考而當此稱似亦非過若分房座主之稱師則嘉靖末年事也吾婁王元美先生登嘉靖丁未榜進士自述榜中

年生於本房座主但以老先生稱而不稱師越三榜爲吾師耿恭簡公丙辰榜則以老師稱房座瞿文懿公矣然對人尚無敢座師之稱又越五榜爲我隆慶辛未其例猶未改也入萬曆乃有以座師相稱者駸駸尚以爲駭今則習而安之矣先朝座主送門生唯主考不視上馬分考俱視隆慶中分考唯史館諸公不視上馬餘但不視於觀政之時一受官職即視此愚之親承於房座素民部平洲先生者也今聞分房視上

俞世德堂印行

馬之例亦絕矣葢門生之體日下座主之體日尊屈指僅五十年而變態之速如此此背公死黨之端非國家之福也夫古人不忘一飯之報而士爲知己者不愛死恩如座主奚止一飯亦安可不謂之知己報德何惡於厚執禮何惡於恭然而命座主者其誰也君也奉君命以取士而居之以爲功又樹之以爲黨上既嫌於擯君恩下又嫌於侵師道是以嘉靖中霍宗伯文敏公勒令會榜中式諸士通刺但書晚生不書門

生而近科有楊都諫諱東明者接見本房之士執禮但許食坐不許隅坐同事者或病其矯而從先之士有取焉以愚庸見則謂門生之稱不必易隅坐之禮不必易唯座主不當以師道自居門生不當以座師之稱稱諸人耳何者門生之稱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今欲別業師於座主莫若以門人易門生之稱稱弟子則尤古但嫌於僧道家之稱而儒門或不必棄焉隅坐弟子之體也乃以房座之年輕資淺者承之誠嫌於亢而其義亦猶可解參諸宗法不有冲年介叔以父事之者乎參諸交道不有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者乎房座先吾登榜兼有甄録之恩矛前未聞有以門生對師稱者後世有公門桃李可以當一日之長如其年先乎我則禮有十年

兄事之文凡事之坐恒隅也既在祝李公門之列則肩隨亦可以當兄事況有年在兄事以上者乎故隅坐之禮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唯隅於師者不分庭偶於年相近之座主或不嫌於分庭耳至於老師二字則面稱猶當靦顏乃對人而稱敝座師言果順乎事果成乎是故貴座師敝座師之稱不但當革於分試者兼亦當革於主試者而避與避焉或行於座主而不行於業師則真文身駃舌之陋俗也已舉主之稱老

師又在房考稱師之後其例起於嘉隆間二例亦相表裏蓋皆以所舉者爲公門之桃李座主下僚於循名責實之後豈不可以師稱則舉主扳扳後進於糊名易書之中既以師稱則舉主扳所舉之主考二房考一而郡推縣尹等之舉主有踰十數位者師稱無乃濫乎房座之資縱淺尚有一兩科之隔可分前後輩而各臺之薦所屬則布同科及先達在焉同科而稱門生已非義之所安矣況先達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安得有同升之私門之桃李者自古破格特舉之主孰有過於鮑叔之舉管仲季桓子之舉尼父乎仲豈不德鮑子而於桓公之問托國必不以鮑子先隰朋尼父亦豈不德桓子而於墮都出甲之舉亦不以季氏後二氏非薄也義不黨臣而負君也鮑雖薦仲豈易執友之倫桓子雖薦尼父尼父豈以門下士自處而桓子欲拽去魯之轍對使猶稱夫子是舉主却以師反之間待尼父也則今

日稱師之例可裁已舉主中果其言可法行可則而重之以培植提奬之恩則師事亦豈爲過乃定師稱於一刻之中師道一何卑也是故稱人者不嫌以惜繁纓之重惜之稱於人者不嫌以撤皐比之勇撤之唯其知遇之隆亦不下於座主則執禮雖嫌於過恭而報德何嫌於從厚苟非欺君誤國不爲名教所容者亦當效脫驂解佩之誼焉又以趙文子舉庫士七十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子之案恭之則舉主亦當有以

徐世德堂印行

自重也已鄉國學中之師皆師乎曰師也從君所假之師道仍挈而還之君者也於古之人師經師奚屬曰屬經師何以不屬人師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三王亦憲亦乞憲老乞言之師是謂人師在士流則依之以謀道迪德而服勤至死者是也是以配君父之嚴而稱百拜死則爲心喪三年孔子其選已世豈遂無若人而未必在天子命官中命官之師如周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豈不負有人師之表而

師道已統於天子特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耳若樂正脩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正經師之事也雖其中亦有有道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即經師中之人師而天子之憲乞不屬也然則士由鄉學入國學所遇莫非經師安得人師而事之曰此義見於學記中士從入學鼓篋之後五年視博習親師夫太學既有師矣何以又言親師人師固不局於太學中求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此皆求人師之地鄉學師自據而縱之博習以親仁也至於九年出學之後年未强仕天子復爲寬其出疆之限而聽之尋師於四方此游夏之所以不遠千里而趨孔壇也蓋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有以道得民之師有以賢得民之儒以道得民之中達而爲帝王師窮而爲萬世師皆在焉故天子隆之以憲老乞言之典而司徒典樂等官則多取之以賢得民中矣今之國子祭酒正古樂正之職

司業即小樂正之職以下六館之師及各庠師即古大胥小胥及黨庠術序諸師之遺制也故曰屬經師然則人師何屬 聖祖意在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中也觀其定官長相見之禮以二拜定民間生徒見師範以四拜可想已然而建學立師之意亦不薄蓋以祭酒擬人師之儀刑以司業作經師之領袖以下雖分職於經師而亦皆寄以人師之責迨今似已皆溺其職矣此亦未必爲人師者之過端爲名場鬧而

道徑荒縱有人師經師之聖士不以謀道迪德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　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但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爲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改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即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

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　聖祖原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鄉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聯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參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爲國子尊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官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戚經月之相敘者自當爲天子存人師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　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但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爲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改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即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　聖祖原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鄉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聯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參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爲國子尊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官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戚經月之相敘者自當爲天子存人師之念求亦不以執經問難之實求也或者正已率人之道師亦與有愧焉自吾出學三十餘年目擊學中江河二變　國初士稱庠師曰先生自稱曰學生予在學時自稱如舊稱庠師亦但曰老先生而已今忽易老先生之稱爲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此一變也又從出學後見同榜生通刺於舊庠師並無改於在學之例今聞士有一入於賢書即易門生之刺而書侍教生者此又一變也初變嫌於不情再變嫌於太驟雖緣士心不古而亦江河之勢使然蓋　聖祖原不與人以久假之師道尊師自隨乎人而近例又許鄉郡舉貢行補教職姻相聯友相執不無親故尊長在弟子行中貌狎而情聯詎能以一時暫合之名分束縛其終身哉愚以古禮參憲章竊謂國學大小司成皆天子所簡爲國子尊之師縱其德未足以當古之人師而體亦自重但使官箴不玷橫逆不加而又兼有經戚經

或書舊教生或書舊教下生又或書舊教下晚生既以別於幼所受業之師又以別於君所特簡之國師於義似當而坐之或隅或食則視齒之高下與思之淺深起權衡焉乃如今之舉子門生之墨未乾而侍教之刺已易則薄道也銓曹欲養士子之厚道則教職中請毋以過近之鄰邑注選而量於三五百里外姻婭之所不及者授職焉似於彼此俱便耳督學使者之稱師則立乎學師座主之間以其勤修教而布諸庠

序則近乎學師以其拔俊秀而進諸鄉閭則近乎座主亦從君所假之師道而卒以還君者也然而當其任者則非兼有人師經師之德學弗稱益不有人師之德必不公不有經師之學必不明公明兩合則真可以稱師矣然而君之所寄於我者不過考文稽行之役而非傳道授業之事也其於師道局矣爲人臣者無以有已當事則行師之實以代君謝事則避師之名以還君在督學之自處當如是而士由獎拔以進於

上則安可無水本本源之思稱門生而執隅坐之禮不爲過矣若乃老師之稱則亦如國學二司成與鄉會二座主之可以易可以無易者也其有不膺奬拔而但與風塵之一試者情既踈於學師而思復下於座主日後仕途相值欲如受知者之例書門生似違於情欲如待撫按監司之例書舊治生似傷於義愚以爲可倣舊屬官之例或書舊教下生或書舊門下晚生庶於彼此相安中有破格作人之學憲既以古人之道律其身復以古人之學訓諸士恩雖未及而德實可宗又不嫌於格外參承也已府州縣提調官之稱老師　國初原無此例稱師於離任之後似亦弘正以後事也愚從隆慶初出學尚無現任稱師之例而今乃有之其端在爲人牧者喜收桃李門生以爲日後相援之地而弟子員則出於一時希寵干澤之俗腸耳久而習俗已成則賢者亦難乎立異矣昔人稱守令者民之父母師帥也豈謂不兼師道然天子實統君

師之道臣亦但稱君不稱師見天子猶自居於五大中之一大而以師大與天下也乃獨於守令而師稱之何居守令果有仁心仁政之實德其有不膺奬拔而但與風塵之一試者情既踈嫌於師事但稱諸現任則不能無詔上之嫌且行可師政事可師而兼荷其知遇之恩者其何師帥本父母之常體而令第以季考録考兩案起師稱是輕乎平日之仁心仁政而重一時之校文也不已陋乎稱公祖稱父母並尊之曰老大人不謂不重矣何必又借師稱以爲重竊謂提

調官未離任時還從舊稱爲當而事後則當參諸恩義之間但有受特知而遇以國士者及經錄送而新入泮宮者不嫌執門生之體而襲老師之稱益守今雖借一考以稱師而平日原有師帥之責與舉主之以一劄定師生者不同也其有不必以門生書者或書舊治教生或書舊治教下生位相懸而年相遠者則加晚字於其下皆無不可相見固以隅坐爲主而齋長中或有髦士昔人之以貴下賤者未必不行父事兄之則座主舉主無師之實而襲其名者也

傷大槩人師經師師之正格其餘皆屬偏格而人師尤爲正中之正益其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古人所以不遠千里而求也是稱五大中之一大天地間有父子即有君臣有君臣即有師弟六經未出而師道已在天壤間矣安得而不拜此正中之偏也學師與督學師又不出於父兄之所求而出於君上之所命下經師又一等矣而名義有在知遇或獨隆焉固未必可當百拜而或可當師稱此偏中之正也提調官正屬師帥之偏格而座主則偏中之偏也猶可以當門生之稱乃舉主則不師而師不門生而門生矣然而猶有推轂之恩焉益有市道之業師薄於德而荒於教反出於偏格諸師之下矣總而覈之則座主舉主無師之實而襲其名者也國學督學提調諸師有師之任而溺其職者也通刺槩書門生覩面槩稱老師可謂名不正言不順世有人師經師卻降而夷於座主等列不心喪不百拜則舉世遂無君親並重之師皆非義之所安也如上所起權稱亦調極重者不可及故調停於不古不今之間苟欲名當其實則姓德學兼優之人師受恩深重之經師不皆出於稱老師刺中可書門生或易門生爲門人則尤古凡所謂門人者謂負墻鼓篋而遊於其門也

今世訓句讀。訓舉業之師多延諸家塾。而鄉學國學之師。則事諸天子之學宮。督學提調。亦但奉天子之教命。而非自以門墻開後學。然則事後門生之稱。皆可以酌恩義而裁損者也。恩義兩重而稱門生。孰曰不宜。有不然者。則於句讀舉業之師。可書舊塾生。受業生。從厚而書門生。則必加一舊字。於鄉學國學之師。可書舊庠生舊門生。亦可加一舊字。若督學提調等師。苟不受其破格之知遇者。不以舊

門下書。則以舊教下書耳。不書門生。則不當稱老師。市道之業師有名而無實者例此。今天下以市道之師。掩人師經師之重。反將仕路諸師而溫之。此師道之所以日晦也。愚故就六師以研真似之幾。爲學人之惇習親師者考衷焉。

前議初草數行。忽作一念曰。此非居鄉之急務也。撤去有一門人從語次論及而請曰。師道之溫也久矣。剖疑師而表真師。務孰急焉。乃卒稿則又以疑心吞吐於談論間。若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可言而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師言果一一從先行中得否。則愚亦自審於言行相顧之際矣。予初仕郎叨京秩。但有座主而無舉主。主考若廣右呂相國豫所。晉中馬相國乾菴。浙東陶宗伯念齋。三先生皆溫恭下士之君子也。未嘗以過情之禮督門下士。唯江陵張相國太岳之柄國也。太尊有門下士。督其不服父憂之過。露章彈之。江陵疑予左袒而中傷焉。予實未嘗爲謀府

也。義不坐視朋友之難。而微爲之調護云爾。乃吳子道之作彈章。若以師尊座主而引事師無隱之文。張座主之出辨疏。則儼然以師自命。而以攻師詆吳趙二子。愚以爲俱未審於憲章之義焉。房考則新會袁京兆平洲。晉江蔡令尹崇巖。二先生亦皆長厚之士。原未嘗以師體自居。予雖從衆稱師。不能自異。而對人則但以敝座主稱。不以座師稱也。禮則不敢不至焉。乃如校官與提調官之稱老師。

則未仕時耳且未聞而況身習其事乎當予之以恩貢赴南雍也值京口姜宗伯鳳阿先生爲祭酒吾婁王相國荊石先生爲司業姜公乃鄰封有望之先達而王公則以梓里相識於未第之先齒在肩隨以內者也于時姜公受言官之擬閉門待命而王公則以轉北之命先期辭文廟而戒行矣姜公邀之文廟而祇揖幾日以待接任者席不煖而報至接任者亦至矣乃於其拜辭文廟之日一識面於啓

前講院中遂辭故事留都攝事者事後不敘堂屬師生而師實以傳道授業爲事始未有以一日之相攝而終身執弟子禮者此布世取寵之士所能愚不能也故於辛未釋褐後初謁荊石先生於都下但以門下眷晚之刺相通詩就北面之坐而讓左先生猶以爲非人情也辭若再三乃潔後從前右交左之矩而處之於肩隨兄事之間筆去門下二字而書晚眷侍教生尚不敢以梓里親故之交而

盡忘一日之擢敘也後以同見柅於江陵解組歸里乃盡撤宦奩而以肩隨訂久要復革晚宇而書眷教焉投以君子行過乎恭之道誠未足乃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或近之當余官南部時亦曾以初謁荊石先生之刺通刺姜公徵閣公以不恭見嫌爲不書門生故公益執遜年之事例而愚實叅

聖祖最惡臣下之憑籍威靈挾爲已有以成久假而不可歸之勢故於進退頓挫間多用防微杜漸之法卷有朝而部郎暮而卿貳朝而各道慕而僉堂不與其以舊堂翁之體自狃也國學中之師生朝生暮師者亦豈少哉愚自幼至老不敢以老師之稱加人亦不敢輕以門生之帖投人豈以凶德自處憲章自有在耳然亦不敢以姜公之執爲過或者公之所愛在禮而愚之所愛在年則愚之不遜姜公遠矣經要考爲江右萬宗伯大疇先生維王者在雪川范太史屏楚先生其望殊

在姜王二先生下而在監必事以師禮出監亦事以座主之禮則又何擇於二公焉世有非師認師懷媚竈之心以飾謙道者吾無取也已矣今士流之德舊督學師常在座主舉主之下而愚所受麻城兩督學之知愛最隆耿司農天臺先生有陶鑄之洪恩周太常少魯先生有國士之殊遇寧得不隆之以父事兄事之禮而耿有人師之望故父事之意多周有經師之望故兄事之意多顧猶愧未能

盡掃俗套以惇古道也耿受野史之誣尚能於耿恭簡之野史愚於筆舌間稍白之周受中貴之誣則末如之何也已矣蓋二先生之知我也過其量而愚之報二先生也但有不及而無過第學使本立於國師座主之間而愚實推二先生於國師座主之上則出於毋自欺之一念也愚弱冠即隸郡庠故提調官不在州縣而二千石獨當之二千石中唯廣平蔡憲副春臺先生有額外之知亦有額外之待蓋嘗羅九學之流俗之濫稱稱諸人也以此為坊而今猶有納交要譽資勢謀利之徒起僞稱於守令間

者言不顧行之愆愚或庶乎其可遠夫第恐習俗移人則賢者亦難乎免耳

34 A

食世德堂印行

古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宗孔矩議

上交下交一切當宗孔子而已矣禪門
當疑子貢自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
無加諸人而夫子故抑之以爲非爾所及何苛
責哉公問大禮何如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
也味及易傳知幾之義而始能傳曰君子上
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益上交以恭敬爲
道稍加則諂下交以和易爲道稍加則瀆究至
於不諂不瀆之說以行其狂僞者處
重恭宗吾今舉舉孔子上下交之案與同志衆
焉魯哀公問大禮何如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
以知禮又問人道誰爲大則愀然作色而對又
言寡人蠢愚宜煩則蹴然避席而對其尊上也
如此而今有家宅不憂之夫自負笑傲王侯以
爲禮法不足拘也何居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

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謂佞也
其遜長也如此而今有少年英銳之士敢於凌
侮先達以爲死灰無足憚也何居孔子荅曾子
問喪祭自述昔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日有食之
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
後行曰禮也孔子最不敢問及葬畢而後請其
故焉孔子年三十四而適周道既明德既立矣
而猶降心於耆德如此乃今俊秀一入賢科薄
然與鯉等之父輩分庭也何居子問公叔文子

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坐遠伯玉之使人曰夫子何爲責再有李路之問伐韻吏曰今由與求也相夫子古者大子之稱卽今大人先生之稱也文子伯玉不覩面而用此稱固以茵德相符之故而李孫則直以其爵耳孔子非康子之父行歟而猶不以茵德輕爵如此乃今狂客有何年德而對人輒呼達尊之姓號也何居四者皆孔子上交之矩而今反以瀆上失之者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

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訊子曰居吾語女此先賓牟賈侍後覺之體也賈益天王之臣而夫子以齒德臨之加此今以告老之大夫過新進之朝貴能以待賓牟賈者待之否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非求益者也此父兄裁子弟之道也童子始拽才之徒而夫子愛之以德如此今以鄉閭之先達過豪氣之後生能以命闕黨者命之否子路訶正名之迂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丹有爲季氏聚斂

否此四者皆夫子下交之矩而今反以詔下失之者也更有出乎上交下交之外而立爲左右交之定矩者焉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而歌夫子若弗聞也者而過之夷俟則以杖叩其脛原壤正孔子肩隨之切交而受其切磋之益者也合登木之歌以全交督夷俟之過以責善待執友當如是矣今安得有念寃交如孔子者卽念寃交豈能抑揚中節得無忍於其所不當忍而絕於其所不必

敬世德堂印行

絕者乎孔子不舍車於顏路遇舊館人之喪命脫驂以賻之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子高伯子之喪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則又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伯高亦舊館人也二館人皆有德於夫子者故一臨其喪而哭之一就賜氏而哭之不以其齒德之下於我而忽之也命子貢脫驂以導厚病冉有攝乎以導誠其教亦已至矣今安得有報舊德如夫子者即報舊德豈皆厚薄稱情將無有施於其所不必施而吝於

其所不當吝者乎陽貨饋孔子蒸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爲之解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病陽貨之妄以大夫自處而以士臨孔子也然貨爲己仕之士而夫子爲未仕之士亦稍有退讓之誼焉故貨以豚餽而子以身往盍處之先從左右之間也至於康子饋藥則拜而受之矣夫以魯國之大聖待權門之陪臣而猶於平交中寓遜道也當今負氣節之賢豪與不同德者處亦肯致曲若此乎別志載孔子遇程本於途傾蓋而成友道豈逸民中唯朱張行同孔子故無品評之說者謂逸民中唯朱張行同孔子故無品評之語是也於魯亦以友道待子桑伯子魯論載仲弓問其可使南面則曰可也簡家語載伯子不衣冠而處則譏其同人道於牛馬豈亦故人原壤之儔歟原壤之交深伯子之交淺故但使子貢弔之而不往哭焉於陳亦以友道待司敗司敗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此粗論也其訐昭公之不知禮也亦核故直任爲己

過而不辭於宋亦以友道待宋太宰與之論及三王五帝三皇及西方之聖人此深論也其疑聖不在於多能亦高故擬其爲知我夫以千古之一人待四方之泛交而猶於應接間無一忽也當今倡理學之君子與不若己者處亦肯降心若此乎此四者又孔子不上不下之交立不諂不瀆之矩而今亦以諂瀆互失之者也蓋士風之壞久矣而吳越間尤甚不爲權門之幕客詩諂則爲詩酒之俠客詩瀆不爲養交盜名之

俗夫釀諺則爲談空說玄之狂子釀瀆其初皆若有以自挾而其後則技窮而無以自藏又將反而求附於孔子之中庸至於附中庸而不得則天地間之棄人而已矣吾故表孔子上交下交之矩使學者審所以自處焉此道徹上徹下知幾之學實不外此

總核中外變體以遡先進禮法議　高皇此所謂從

論禮必宗孔子論法必憲　先進也風會所流禮或變而從俗法或變而從古人父事兄事之規則非一夫之力所能拗也且鄉閭之變體必自朝端倡之語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尤非山林之所敢議抑尼父又有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尼父亦告老之下大夫也定禮樂修春秋不以爲僭吾儕德非尼父或可以平日之與聞者相參訂焉其大綱也其關於綱常之重者莫如子侍父坐而不異席父之几父受子拜而猶荅子之揖舉世莫知其非則愚已於家庭正之又莫如妻乘其夫夫不能納側室亂唱隨之體妾乘其妻妻不得宰內政亂婦庶之倫夫以封典濫再醮之妻于以封

典濫婢妾之母而亂名器之重舉世多蹈其弊則愚亦將於家訓嚴之又莫如弟之事兄但知有肩隨之體而不知有父事兄事之體弟子之事師但知與座主同體而不知與君父之重同體交道中在韋布非窮交而認平交非父執而認父輩大亂古道齒鄉齒族之誼在章縫本先達而足恭於後達本後達而抗衡於先達盡廢古人父事兄事之規則非一夫之力所能拗也且鄉閭之變體必自朝端倡之語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尼父亦有言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尼父又有言下大夫也定禮樂修春秋不以爲僭吾儕德非尼父或可以平日之與聞者相參訂焉其大綱也其關於綱常之重者莫如子侍父坐而不異席父之几父受子拜而猶荅子之揖舉世莫知其非則愚已於家庭正之又莫如妻乘其夫夫不能納側室亂唱隨之體妾乘其妻妻不得宰內政亂婦庶之倫夫以封典濫再醮之妻于以封

俞世德堂印行

閣師亦最有體閣師尊矣不易　國初官長二拜之式較座主若少殺焉館師親矣僅倣過年座主待門生之體視民間四拜之師範有問焉雖同稱曰老師而通刺於座主曰門生呈謀於閣師曰學生皆禮之所安也此所以爲道揆之地哉今館選豈無流敝而此體則不可易也乃各衙門之變體紛紛矣據余登籍後歷南北曹耳目之所睹記除三孤九列自有定格及銓司視諸曹出一格外其他一切部寺屬僚凡通刺

於政府及部院正堂並用官銜晚學生帖通刺於院部亞卿及通大二正卿並用官銜晚生帖留坐必隔而送出或有不視上馬者此外則並不用官銜帖而或以晚或以晚侍或以侍教平交則或以侍或以年侍寅侍其坐或斂或正而與馬則彼此相視以爲常中有名分千礙者別論焉六科與庶吉士之體同但有晚生帖而無官銜帖少宰之外不書晚矣十三道與銓司之體同但有官銜晚生帖而無晚學生帖亞卿除少宰外則書晚侍矣其稍別者惟閣臣不視庶吉士及銓司上馬而獨視科道上馬耳科道從當國座主待門生之體視民間四拜之師範有問焉雖同稱曰老師而通刺於座主曰門生呈謀於閣師曰學生皆禮之所安也此所以爲道揆之地哉今館選豈無流敝而此體則不可易也乃各衙門之變體紛紛矣據余登籍後歷南北曹耳目之所睹記除三孤九列自有定格及銓司去也故托於申復憲綱一議以微罪行輕發取田非吾志矣却因履歷外僚一番而知兩院三

司與所屬府州縣之變例。又省前所浪陳九事之有欠審處也其時政府以臺諫爲羽翼臺諫以政府爲泰山九卿俱失其職而況外僚哉經今二十餘年而事體大變言路塞已忽通通已復塞益自衆言喧亟之後而堂陛官府閣部之間血脉多不聯絡臺省之持論則正矣臺臣上允於給事之不降下困於瑣使之難調操心更危倚藩臬如左右手也前議其猶芻狗歟而中外一切變態則可以總核其緊矣試述之

吾聞之先達郎署之書晚學於閣部非古也此
緑軸吉晚生學生之兩稱而牽合之者也選翰
吉在都燕之後　國初部署列於臺省之上恒
以子部大夫補本堂左右卿之缺朝而在予部
薦墓而晉卿貳即不稱屬與今之臺察同寧
得以晚學書於客部之堂卿書晚學於部堂此
中見官之體也故曰非古然如主事評事以及
中書行人等官多係新進之士稱晚學猶不爲
過乃如藩臬大夫亦以此刺通閣部則不古甚

矣何者　國初以藩臬有部院非晚學於閣部
衙門者也然則藩臬不當用官銜刺乎曰書官
銜則可書晚學則不可官銜之可書以辨職司
也晚學二字之書何當焉此必成弘以後有資
深眷重之孤卿在閣部間而新遷之守巡道起
此例耳竊以爲部司之新進而書晚學猶可無
革而二司之溫書晚學則必不可以不革者也
豈但守巡之晚學當革即藩臬長之官銜晚生
苟非對閣部之七科以上者亦似可革第以

官銜通姓名其可矣然則孰能革之曰大臣之
之不仕不茹者能革之其在道揆之府歟（吾
又聞之先達科道之書門下晚生於政府非古
也此緑舉主門生之新例而引伸之者也尊崇
主在嘉靖之季宣正閒三楊在內閣薛文清公
瑄爲御史楊公求識一面而不可得寧得以門
下之刺入政府宋臣有云安有拜官公朝謝恩
於私室者故曰非古然科道之選類取諸博士
中書行人推官知縣中稱晚生則亦允宜乃如
省直巡撫亦以此刺通閣學則不古益甚矣
國初以都察院諸六卿非晚於大學士衙門者
也然則撫臺必不可稱晚乎曰後輩而稱晚則
可先輩同輩而稱晚則不可後輩之稱晚以示
遜長也先輩同輩之稱晚何當焉此緑嘉隆以
來有特進柱國之勳階在殿閣而淺資之副
僉都起斯詔耳竊以爲科道之受援而書門丁
猶可無革而撫臺之概稱晚則必不可以不革
者也亦不但同輩後輩之晚生可革即一切卿

貳之晚生帖苟非對閣學之四科以上者亦似當革或書侍教及教下則可矣然則孰能革之其亦在道揆之曰君子之不詔不瀆者能革之其在諫垣最得

府歟

吾又聞之先達閣老天卿之送郎吏上馬視臺諫不視部屬非古也此例殆從三揚後起也

國初一品公孤不視子部大夫上馬二品堂卿不視六品以下郎官上馬而吏部與都察院持之尤嚴然以此待部屬亦以此待臺諫也大學

士衙門在部院之下而天寵常在部院之上是以上賓二三品堂官下亦賓六七品郎吏視與且視馬而閣學自三楊後多以三孤兼六部之銜論官階則於部司臺諫俱可不視上馬而成弘間言路日已重矣于時復有閣臣如萬安劉吉者以失德畏譏倡為超遷言官之說安得不破格以禮之故於臺諫俱用大學士衙門視上馬之體而於部屬獨用六部堂卿不視上馬之體蓋不無遷就於其間然吾猶閔廣山嚴文靖公述正德之季吾婁毛文簡公為大宗伯尚不視臺諫之馬則冢宰可知也治嘉靖初夏貴溪在諫垣最得

上意部院大臣曲徇之因以臺察為公孫洩而起此例無何貴溪入內閣則尤過裁部寺而偏縱言官此例遂通用於閣部間矣顧吏部四司本與臺察同體閣臣既視臺察之馬而獨不視銓司者何殆以閣下兼官但兼冢卿不兼都御史也然孤卿原無視七品郎上馬之舊例而何以獨假借於臺省此非充類

之難盡歟五部亞卿亦與少宰同體各堂不視司官之馬而銓司獨視於少宰者何殆以選部大夫於正卿尚遠於左右卿已近也然少宰原無不視各部郎上馬之舊章而何以獨假借於本部此又非充類之難盡歟雖然朝士既習而安之矣何以更張為獨秉鈞者不可無孔子從拜下之思耳夫禮樂進反之際唯識微之君子能闕之而鄙夫則以身潰之吾頗有懷於徐文貞公之當國也以賓京堂之體格賓方面亦以

溫臺諫之辭色溫諸司從俗中尚存古額焉而
今考文之府且不復言成弘以前之憲章矣後
進將誰稽乎○吾又聞之先達縉紳先生之覩
面相稱卿大夫互稱老郎官亦互稱老非古也
此例皆從弘正後起也　國初唯閣老及九列
大堂諸老彼此以老先生互稱臺省部司以下
但稱先生而不稱老以別嫌也今唯銓曹互稱
長官六科互稱長科十三道互稱道長其他未
有不濫堂上官之稱者豈緣當時有踰等之父

行與謫遷之先達悉錯僭友間而權借此稱乎
不然則必諸司嫌三衙門之自尊其體而故以
隆重之稱別之也如此則與堂翁奚擇焉即此
便輸三衙門一着矣然而猶有解也謂平交互
尊亦不失爲謙道也今頗聞閣部大老亦有以
老先生之稱假借於不相屬之郎官者則時套
重矣而諸司之於閣下則多不用老先生之舊
稱而易爲老師老太師之新稱尤爲不情此虞
書之所謂巧言令色孔壬也然而亦可解也謂

特敬有在亦不失爲厚道也乃今有高年歸老
之先達亦以老先生之稱濫施於士之初釋褐
者則時套益重矣而新進之於耆英邸執仕途
泛交之體統以分庭抗禮爲當然尤傷古道此
孔子之所謂幼而不遜弟也雖然聖人不能違
時何以較量爲但經世者不可無孟子正人心
之思耳夫風俗頹敗之端唯憂時之君子照之
而俗士則隨波逐之愚深有感於太原王宮傅
先生之歸晝也稱幼交之寒士曰兄稱後進之

科甲亦曰兄謙退中亦存平等焉而令科甲之
英且不知有嘉靖以前之禮讓矣頹風誰與極
乎
吾昔從南駕部郎補北比部郎見科官之遇部
院正卿也北避南不避在南豈曰無因而憲章
則當以北爲正考　國制迴避之式越一等者
越右讓道越二等者引馬側立越三等者引馬
迴避唯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親戚尊卑
之分聽從迴避則六科苟非有分於部院其當

迴避何疑已然而傳有不避之例何也　聖祖不時召見群臣令卑官凡承宣召者遇尊官不必避馬恐稽應對也今陪京已無宣召之事而科官猶執此例過矣然而尚有說也謂言路之氣欲振不欲挫雖借此一事以存飭羊亦可也乃有不必避而避者其北都部院之避閣與乎　國初但有越等避馬之例並無同等避轎之例蓋　聖祖原以中書之權分入六部而統百官之冢宰爲尤尊今以冢宰而避閣與則是革中書後復有中書矣而可乎然而非閣下之過也部院諸公畏權之過也例起於先朝之閣老多有深資上壽顧命之臣如嘉靖初之新都楊文正公廷和京口楊文襄公一清等當時部院大僚非故吏即門生原入聽從迴避之款即新建伯王文成公入朝遇一年伯尚書於陛路汲汲下輿拱立年伯不下輿而手拱之曰伯安吾失禮矣此誠先輩之風而安可執以爲避輿例也繼楊柄用者爲張永嘉孚敬夏貴溪

言二公倚天寵而輕百司能以喜怒榮枯人於轉盼間其視六卿也如草芥又以議大禮起大獄曾攝三法司事訊及九列堂卿於是部院之體面大損而冢宰以下明知避輿之非是而不敢爭矣嚴分宜嵩亦以資深眷重狃於此例微聞徐華亭敬易之而以有所瞻顧不果發迨平湖陸莊簡公光祖位冢宰與撫府藩臬風有舊寅之稚而始復之僅亦反到嘉靖初年事例而未能反到弘正以前事例各部院猶

未合也竊以爲閣部分路而行之體猶猝難復已趨右讓道則　國初二品之遇一品猶然其可議於三台八座之間歟此議從部院出則不雅從撫府出則亦論道經邦之一事但今堂陛之文旦隔矣奚暇變調及此　吾又經閱察於南部經考績於北部見臺察部司之過大堂也北院南不跪在北豈曰非體而憲章似應以南爲徵　國初六部各設子部後乃革子部之名而分四司十三司統名之曰清吏云者內

別於京朝之散局。外別於有司之煩局也。凡外吏之參上司。借用君臣之體。故用跪而司屬之見堂翁。借用師生之體。故用揖。此南部院之諸屬過堂。但有揖而無跪也。北唯翰院六科之過堂如南禮而部司與臺察俱改爲一跪兩揖之儀何也。考禮儀定式。凡百官品級近者相見行禮則東西對立。稍卑者居下。高者居東。其品秩相越二三等者。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等者則卑者拜下。尊者居上。其相越四

內唯提出近侍官員難拘品級行跪拜禮。六科正屬近侍官員。故過堂不議跪禮而各部主事。與各道御史對部院正堂已越四等。故緣此義以起過堂考察之一跪歟。然正副即已從大夫之後。似不當與越四等者同科而史官及中舍則與六科同在近侍之例。亦同於部院正卿越四五等。而過堂時史官獨進科官一揖中舍仍與博士行人同揖。則又不專以近侍論也。似不若南規之無隙可議。然而亦有說也。謂新進之士當獎亦當裁。則借此一跪以示頓挫。亦可也。尚有不可跪而跪者。其藩臬大僚之過部院乎。國初但令二司聽考察於部院。不聞令其屈膝。部院堂上益　聖祖原改元行中書省爲布政司。配內之中書省改元肅政臺爲按察司。配內之都察院。京外微有重輕。而體格無甚高下。今以咨呈衙門之岳伯。而屈膝於照會衙門之堂卿。則部院亦可屈膝於宗人都督之府。通大常等卿。亦可以屈膝於部院之堂矣。而可乎起於宣正景順間。二司尚不受撫按之約束。而悉行威福於外。其時掌部院之大臣。有若憲忠定公義。王文端公直。顧公佐等。皆以碩望歷著聲有激於此。故起重內輕外之制。借計典以稍抑之。其議過堂之跪。則本周制諸侯述職於天子。以冕服朝君。以囚服歸命於司寇之道意也。然因服歸命之後。公侯原視王朝之公卿伯子男原視王朝之大夫。不聞以王朝之

元士列五等諸侯之上今之部院郎官周之元士也以一跪兩揖待元士以兩跪一揖待諸侯周家之家宰必不然微聞先朝有一選郎議革此禮格於冢宰不得行而勢亦有所難革者御史出巡又踞藩臬大夫之上復命與考績俱不廢跪而獨廢二司之跪不唯臺察尼之而各部亦必尼之竊以爲獨伸二司過堂之體誠難行已上見官之不用跪禮則南部院原有　國初成規或可反北倒以從南倒歟此議出於六曹

二司覺多事出於部院大堂則亦願從先進之一端但令科道之選且壅矣奚暇講求及此

吾又從留曹見禮部傳公帖之式而省中外官僚稱翁稱老之太濫也據公帖於大九卿正佐並書半號而稱翁於小九卿正佐並書全號而不稱翁其姓下則俱稱老先生於六科不稱翁不稱老但書全號而稱之曰某掌科先生十三道則與部司同體不與也此非先朝之典刑乎若撫府之位冠百僚而稱翁稱老則起於

有稱呼之可怪者方士術士於四民一無所着詞人酒人於三達尊一無所有徒以三寸雌黃之舌相影相煽以要貴者之隆稱貴者或入其小術或畏其橫議則非師稱師非翁稱翁索一緘以分邊將之庭則未老稱老此眞戰國之餘風也吾又於比部讀弘治中進問刑條例之表而省中外章疏敘銜敘銜門之多舛也據條例則閣部院寺孤卿之名銜門同者必以官階之崇卑爲先後官階同者必以銜門之大小爲

先後故以宅百揆之大學士亦序於同階部卿之後以肅百僚之都御史必序於工部尚書之後遞大以下准此此非對君之正體乎若言路之類薦人材先京郎後方面亦沿於成弘以後之規而　國初不聞以京郎先方面也據此條例之式而在鄉文軸之叙衙可裁已文非對君何必叙爵惟三孤六卿之衙尊不可以　齒奪爵外降此則爵必叅科科必叅齒大方面當叙於大小京堂之間小京堂之後異途出身當叙於正流之後而其中尚有通融處則當以官員廻避之式叅之制載官員相遇中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廻避京街當尚以避尊爲義書衙豈不以讓長爲義哉今吳中凡有慶吊送行文軸輒倣撫按官類舉人材之疏不問年分科分而專以京外序衙大方面必列於科道部屬之後小方面且列於評博中行之後矣然使名義不犯則雖亂鄉黨之齒亦但嫌其違於長而猶不違於尊尊親親也更有傷義

移於二三甲之編檢而浸淫於未散館之吉士何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奈何以備養相材之地而起此冒濫之端也竊謂欲標天遷之額則鼎甲或不嫌於仍舊而此外還從本品爲安蓋有崇雅黜浮之教意存焉必欲正之又似當從鼎元之黃蓋撤餘無不撤矣○吾又叅與馬之例於南北曹而知僉都以下之例不乘輿正體也獨陪京去君門已遠而有兩人四人之殘輿此權制耳京都則非三品以

上不用轎雖威重如僉都清高如祭酒亦僅以二棍導馬前行而已日與月近則光徹其義如是乃今有傷於義而恬不爲怪者其各衙門之散郎俱倣南郎之用肩輿乎 國制文官衙門除宗人府正一品衙門爲極尊而三品次之其正卿多年高望重之老臣也故以肩輿優之而四品以下則猶責以本走禦侮之勞故不用輿而用馬匪但辨其等威亦以勞其筋骨也余在朝時官自僉都祭酒而下非疾不輿

都始僉都之援轎革餘無不革矣吾見言路之自重者曰六科無屬十三道有統無屬唯部寺之諸郎有屬是以外補之道長不書舊屬於院堂而外補之司屬俱書舊屬於部堂也例則然矣考之官制殊不然六科原屬中書省省革嘗以屬通政司 聖祖旋念其掌封駁之事不必受約束於通使也復革之是故以肩輿優之而猶責以本走禦侮之勞六科之無屬自洪武之世已然矣若稽察之與部司一體也按官制於戶刑二部正官之下書

曰屬官浙江等十二部郎中員外郎各一員後改浙江等十三清吏司添設主事等員亦於都院正官之下書曰屬官浙江等十二道監察御史以官銜次之十員後增爲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一百十員惡見其非屬也唯　國朝以風紀屬內外臺許堂屬互相糾舉與部寺堂屬之親比稍殊其舊屬之書與不書此係各屬之自以義起而非出於憲章也乃臺選之重於部選其來有自矣　國初蓋以科轉道道轉主事正統四年

始令御史員缺從吏部於進士監生教官儒士中選成化十六年方令於行人博士推官知縣等項揀選至弘治十五年復令科道並於博士行人推知教官內考選歷練老成者除補而新進士科道之選絕其主事與評博中行則依然新進士之選也臺諫安得不重於部屬哉然而嘉靖年間臺臣通刺於閣部與部屬猶無甚別通於閣學家宰亦以官銜晚學生帖通於部院正堂及兩少宰亦以官銜晚生帖通於各部侍郎及通大二正卿亦以晚生帖分宜當國任子世蕃官至侍郎有踈山吳公悌者爲御史以官銜鄉晚生謁分宜或勸其從衆加一學字公不可嗣後耿恭簡公定向爲御史不屑書晚生於世蕃破例自哉一式或危之公亦不可二公固臺中之表表者而當時部院之均體可考已御史不書官銜於五部之正卿而書晚侍於五部之亞卿此余入仕後所起之例也夫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是時柄臣挾大阿之重以鈐科道

科道又狹與主之重以壓各衙門我能制人則抗而又抗我制於人則詘而又詘體漸尊而志節漸卑於是諸司之我慢起矣間有讜直之論却從冷局中出而喧砭又乘其後今乃言士經而臺省與之俱輕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天實窮之而由君乎哉愚昔嘗以除言官責之杖勸　上而今復爲此說則傷夫有言責者之知進而不知退也○吾又見士之艷臺省者曰六科實於正卿十三道實於貳卿部司除銓曹

外一縣不實是以御史得與帶部銜之撫臺抗禮而部曹不得與帶院銜之部堂抗禮也體則然矣考之憲章亦不然宣德三年尚令御史給事中照品級坐景泰三年方令六科序坐書銜俱列御史之左唯六科係近侍官員　聖祖原假借以體面不照外官品級行跪拜禮是科官之優待自革中書之後已然矣若部司之壓於臺察未久也按宣德中分遣巡撫以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等與御史于謙同擢各部侍郎可以糾虛撫若有所壓於按也者而部司之受

循次御史於部郎之後成化八年奏准御史郎中員外郎主事奉　敕同差者俱照新差職名先後序坐若郎中等官行事當以奉　敕之史奉　敕會同郎中等官行事當以奉　敕之人坐左次者居右則部郎與御史之相爲左右可知復云各衙門一應公差有關御史者俱讓御史居左若不係同差別處政務相關止依品級序坐則不共差之御史其讓部郎之坐次可知惡見其獨賓於亞御也唯　先朝常以御史巡視京倉暨光祿太僕等寺奉差必遣賓位而小九卿與于部大夫俱以主道讓賓焉若亞卿之賓御史而不賓部郎此特後來江河之變體而非起於　國初也乃臺體之跨於部體其來亦有自矣景泰中即以御史監兩廣軍弘治中又令會同撫院考察藩臬官吏其權既與撫臺無二而撫臺兼綜軍旅糧儲之務其事實按臺專操激揚樂劾之柄其事虛虛能實實不侵撫臺之事而比部郎理刑准上頗類總漕都御史之屬官按體安得不尊於部司哉然而嘉靖初年按臺與部司相處非同差不據左席故於審録之主事雖居左而於監兌恤刑之正副即俱讓左也當余起綱楚臬時有京山王民部壻者實監吾蘇糗兌爲余面述乃祖九十二翁少泉公格於嘉靖中亦奉差於斯署與察院相隣凡有河下謁客餽客之公事按臺必挈以

俱行序坐則讓左聯名則讓右而今禮爲之代
備若恒以主道自居也者孫繼祖役曾不再世
而衙門事體大變矣此君是以有傷於往事云
而邇來部司之失職又可知已部司恒肩隨於
按院而按臺則肩隨於撫院此嘉靖末年流來
之例也夫造物忌盈盈則未有不反者嗣後臺
省諱權臣之所不可諱而諸司發之諸司又言
朝事之所不必言而臺省含之發者或含鈎名
之心而含者或發偏激之論意相左而機若相

關於是　主上之獻心生矣復有與閣部相
互相媒孽於中而章疏遂多壅隔今乃臺省鋼
而諸司與之俱鋼道經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
手者矣人自傷之而由天乎哉愚嘗以闖諸司
之言路規江陵而今復爲此說則慮夫有官守
者之知彰而不知微也

有脅肩諂笑之堂卿矣亦無竝進首揆而以身
攝冢宰事者以首揆攝冢宰事自高新鄭始也
於是閣部間並無不上馬之清要郎官而間有
不上馬之方面大夫矣此皆不可以爲訓而今
乃庶幾反之亦有反而未盡之處豈非習俗之
移人歟　吾又考隆慶以前六部行事有當取
裁於閣下者部堂但令該司轉白不聞以身僕
僕入朝房探意旨若部院之不聞大事小事而
輕身自白自張江陵時始也於是九卿類政府

之屬僚矣科道論事有與閣部相關者或有先
議後奏之時不聞論劾人物而先探閣臣意旨
者兩衙門之不拘論事論人而輒先關白亦自
張江陵時始也於是臺諫成權門之桃李矣此
亦不可以爲訓而今乃次第反之部有壅而不
通之處得無矯枉之太過歟

吾又稽春以後天子必有相臣而我　朝獨無
大拜之相以相望圖歸於內閣而相權已分於
六卿也故遞年雖以宰相私稱輔臣而疏中尚

愈世德堂印行

不敢明言曰相疏中明以輔臣對　主上而稱君相輔臣遂隱然以師相之重自居此唯江陵爲然此風漸長必有生前拜太師者出矣太師拜則丞相不設而設甚欲遏文臣公侯之封不可得也嚴諸○吾又考周以前天子尚有師朝著而四拜之師以二拜之官長在臣而我　朝獨無仕版之師範在民間也故邇年雖以老師私稱座主而疏中尚不敢顯言曰師疏中顯以座主對門生而稱師座主亦遂傲然以師範自是京察之大典不見信於天下而

之尊自據亦唯江陵爲然此義轉迷必有朝士半門生者出矣門生半則妄黨不樹而樹雖欲申上言德政之律不可得也杜諸

吾嘗以京察側問陸莊簡公公曰六年正察之外復有閻察非制也　國制京官考察即行黜於考滿之時故六年之例入正德方議六之弘治中始起十年一察之例入正德方議六年一行而無閻察閻察起於正嘉間也此例舉於嘉靖初年實更化之善政而其流也遂爲權

臣陷忠讜之深坑夫言官至於觸雷霆而謫戍危矣猶有回天之日也一入此坑雖名世其誰拔之蓋莫有如新鄭江陵之敢者新鄭借風霆以行閻察盡將臺諫之羽其忌諱者而錮之雖以名督學如吾先師耿恭簡公及周臚卿少魯公等幾不免江陵借星變以行閻察盡將朝士之督其奔喪者而錮之雖以清局如吳趙二太史如艾沈二比部未授職如鄒進士等俱不免自是京察之大典不見信於天下而　皇上

以特旨破斯例焉竊謂六年之京察不可廢而閻察則可裁苟非激於大奸大伎之盈朝塞之可也不塞不可以杜權奸而必塞又恐沮明主革故鼎新之一路柄國者其審諸愚實目擊於廷杖五品之錮例而有重傷也是以折肱於此

吾又以外察例問莊簡公公曰大計前篇之吏鉅不復用非制也　國制外僚考察原本唐虞三載考績之典故三年之大計自洪武之初已然累朝相守以課吏治而不聞永錮永錮亦

起於嘉靖初也此肯綮於　肅皇宸斷實杜漸之訐謨而其流也遂成朝貴羅譬隊之容網夫外僚至於受斧鉞而革職嚴矣猶有薦起之條也一罹此網雖極枉其誰白之亦莫有如新鄭江陵之酷者新鄭惡左袒華亭之士如憲副顏公鯨即劣遷行卿而旋錮之江陵惡直言朝政之自是外察之大典不復信於天下而　皇上以輿論開斯例焉竊謂三年之大察不可廢而錮例亦可裁苟非出於極公極明之宰執開之可也不開不可以拔讜士必開又恐啓檢人奔競鑽進之倖途典銓者其慎諸愚實身陷此例而感噓枯者之難爲力也是以低垂於此

吾又聞之莊簡公部司白事於朝房不坐講而立講之例例起於新鄭之性傲又以首揆攝冢宰幾務日煩乃開朝房以待白事者縱有大議立講數言即別自是坐講之體廢論事情似乎彼此兩便然拜上豈不稱便而孔子以爲泰耶以立講待部郎亦近於泰矣泰非孔子所從而人情既安可放過也然莊簡之言核矣故存之○吾又聞之王司寇弁州先生藩臬長述職於京師不用轎而用馬非體也弘治中尚存用轎之例例變於正德以後也故事三品以上用轎四品以下用馬京外大計過部院時不無屈節而出外仍用九列堂卿之體以兩棍導輿前自洪武以至弘治初年未之有改也後緣奏准按臣會同巡撫兼察藩臬諸僚賢否揭報部院堂上於是二司之權日損既損於外則不能獨振於內當朝京時撫院之儀堂尚用馬按院之遇大堂必避馬不無嫌於藩臬長之坐轎而藩臬亦隱然以受察之故并自退也相率舍輿而從馬自是用轎之體遂

廢論人情亦覺彼此兩安然大夫徒行有何害而孔子義不舍車耶藩臬長之去轎亦近於舍車矣舍車非孔子所與而事例既成猝難變也然并州之感深矣故紀之

吾又有所聞於徐文貞公而知藩臬二司之謁撫院撫院恒踞上坐二司偕都司分左右之坐非體也文貞嘗面對馮學憲元成述　先朝撫於永樂末年多以部寺卿兼選于時有事方遣事畢還朝故二司恒以主道自居而尊撫臺以賓禮賓必南向主必北向之席不足則捱次而列於旁以二司員衆故也直隸有府衛而無藩臬故無北面之位宣德中周文襄公忱撫吳最久若以巡撫代承宣之責者而各省則乍遣乍還如舊坐法亦如舊今十三省之久設巡按如兩畿而藩臬與都司同參轅易北面不可賓提督也乃兩相遷就於行坐之間使都司有隨二司之後二司亦侍督撫之側二司殆爲都司而屈坐於巡撫都司實爲督撫而遜坐

於二司也是以隅坐之例成焉蓋又抑二司以從都司也其因二以此二因故有今體而文貞公猶未之及然公以告老之元臣而追論及此非有從先進之思者哉夫　國初相持之額誠難復已而人情有爵結不遍之處亦當稍有以遍之按禮位非君臣分非堂屬則有南面之賓位必有北面之主位有賓位而無主位此古禮之所不載也且按臺昔本隅而今已敞體則藩臬昔本不隅而今稍降體有何不可竊謂撫臺

不變南面之體則二司當量移隅列之體或者下坐設三正席左列二方伯右列一憲長凡三位不動而正中可稍帶僉有方伯者爲大參可以一位從僉而次即入隅在少參則不嫌從隅以領都司之席肩憲長者爲憲副亦以一位從僉而次即入隅在憲僉亦不嫌從隅以配少參之席方伯憲長缺則以大參憲副進其位大參憲副缺則以少參憲僉進其位唯都司之位不可移以其聽軍令於督撫也若按院自應以憲

綱中之坐法爲正耳或曰二司欲存舊額都司獨可廢舊額乎是又不然今天下正右文之日也文臣之欣內厭外而隱忍以需內擢端爲藩臬大僚之體統太損耳體正則心平所關於士氣不淺故文貞之論當表也若武階則自用文臣提督以來其不可以舊額持也又矣此如齊魯本稱敵國而夾谷之會魯不得不共命於齊勢使然也孔子其如之何○吾又有所聞於故侍御年伯馮公恩而知鄉紳之謁撫按固宜

敵體之京郎撫亦槩宜不敵體之京郎非體也馮公當嘉靖初葢以建言落職之御史謁巡撫猶隅坐云按故事撫按巡歷地方唯於懷才抱德之逸士科深望重之退僚有破格而尊禮者以領都司之席肩憲長者爲憲副亦以一位從此外亦不盡廢　朝廷論爵之體按權雖重而爵未尊可賓京堂藩臬諸大夫亦可賓評博中行諸郎官相見則俱分庭抗禮撫則資深而爵尊等矣除九列京卿及宦交之有舊者相與平禮外在京衙非翰院六科及子部之奉差大夫弗

金世德堂印行

賓也在外街非方面大僚及苑僕之行卿弗賓也入毒墒中年馮公歸未數載而林居御史始偕方面大夫並受撫臺之賓禮部司以下如故也當余初授南郎歸謁撫臺陳公道基於吳中猶執隅坐之禮此隆慶末年事暨余備兵南韶道沿有相接士夫舊式鄉紳自府佐以至縣正不由科甲出身者其來謁猶於後堂行一跪禮而後留茶賓其席於不正不隅之間此萬曆初年事吾婁亦有飭兵使者一道以道孤故此體

難持過年又緣二輔送出卑紳有影射以取重者漸致撫臺之體亦移益以昔之賓內外兩臺使者賓及訐博中行而按道則以昔之賓評博而按道則以昔之賓評博中行者賓及二府以下之鄉科未授京職之甲科矣長者槩曰此非鄉紳之過當道曲狥人情之過也假有剛方如海忠介公瑞在今日或不至此斯亦見其然不見其所以然者其來亦有二因焉一自

過 敬皇敬皇敬皇欲抑之而不果抑惟 肅皇英明絕世能以不測之雷霆發之亦能以不測之雨露榮之亦不測之其所以日重於外也當時巡撫兼督軍之務南倭北虜失事孔多按臣之賓封一進而加解之命下矣督臣內有所虞於密揭外有所虞於露章勢不得不降體以交共事之按院既降體於共事者則必絜矩於不共事者而林居之御史亦重矣其因一自分宜背

節於敢言者則必假借於不敢言者而權門之親故亦重矣其因二以此成令習而馮公尚未之見然公以名御史而甘心侍於撫院之側豈非先進之遺風哉夫嘉靖初年之例誠難復已而風紀有陵夷不振之處亦當漸有以振之按　令甲致仕官居鄉非親故尚論爵爵均則論齒今以釋褐初仕之京郎而一旦與先達之九卿抗禮此令甲之所不載也且資深年者之鄉葬亦不可使驟貴紹行與之儼然並列

籲謂院道巡劄之地延接士夫當先令有司於憲綱册上分別三途資格及科分之先後一切致仕晉階誥遷削籍名色明白分註其下以便上司之查考而鄉紳之自處亦有道在致仕者不以攀援爲道而以養高自重爲道中有不必之京郎存餼羊耳羊存則禮猶可復所闕於國體不小故馮公之故事當表出也若按臺則自與撫臣會同舉刺以來其不可以舊體繩也又矣此如祖禰原有定名而衛輒之時名不可以遠正於衛亦勢使然也孔子又如之何

不以養驕爲道而以參叩先達爲道中有不必見者自當守佶靜之大閑已但屬京郎清秩亦不嫌於叩見叩見時當道自當愛之以德而無取於姑息果其年資之在子弟行者古人原有侍坐之式安得以其氣高而不隅之於此復有權焉撫臺遇資深之京郎不無可以破格者如其初仕則據陳公昔日之所以待余非過也按道遇甲科之仕宦誠有難於分別者如其異資則據余昔日南部道之所以待郡佐非亢也推

此則郡縣長之待正流雜流亦必有體矣或曰科道既與撫院抗禮京郎獨不可從科道例乎是又有說今天下又幼不遜弟之日也君子雖欲革薄還淳而勢難行於津要不得不從初進之京郎存餼羊耳羊存則禮猶可復所闕於國體不小故馮公之故事當表出也若按臺則自與撫臣會同舉刺以來其不可以舊體繩也又矣此如祖禰原有定名而衛輒之時名不可以遠正於衛亦勢使然也孔子又如之何

當吾初蒞臬僚過都察院見司務廳之報堂稱屬而起大疑焉何疑乎疑憲綱之日斁也夫屬者上統下之稱也約有三體具載大明官制中有對本衙門之堂官而稱屬者在京部院之各司各道在外方面有司之首領官是也此如子之統於父有對相隸衙門之上司而稱屬者兩衙門之堂官重違其意以沿此例也然猶一時之暫稱不必深計也其最不可解者莫如總督之回顧守巡諸道道官不從甫道送迎而從屬吏出入之階送迎此近於臣子尊君之體矣禮

常寺國子監之屬禮部太僕寺之屬兵部是也此如介弟之統於伯兄此三者前二亦統亦屬後一統而不屬按察司之屬都察院正與太常太僕之屬禮兵二部同亦所謂統而不屬者也故當年以兄道賓堂上官亦以友道賓十三道過堂之屈膝匕揖矣乃又以中外起低昂而司廳以屬報此與憲綱所載都察院按察司堂上官互相糾舉之條合否此例必起於弘治年間部院有得君之大臣如馬端肅公文昇王端毅公恕戴冀簡公珊等意在抑滯臬以重朝綱故裁此體而於先朝之憲綱遂成裂不顧也試思宣德中尚以六部侍郎轉布政使以適改使調按察使有此報堂之體乎哉斯亦未必果出堂官之意意者首領官故欲尊內臺之體以壓外臺而堂官重違其意以沿此例也然猶一時之暫稱不必深計也其最不可解者莫如總督之回顧守巡諸道道官不從甫道送迎而從屬吏出入之階送迎此近於臣子尊君之體矣禮

唯君適臣臣不敢有其室故不用賓主之交故按謁撫雖由撫臺之偏階而撫答按按臺仍從甫道迎送賓主之體然也且上下司之交不答拜凡答拜者必用主迎賓之體不用臣迎君之體督院既以貴道回顧守巡矣守巡奈何以尊君之體尊軍門哉此亦非當年督撫之過過在作俑之守巡猶督撫以非禮之恭所謂悅之不以道亦悅也而先年廷臣之擬敕書儘有大舛錯處往往徇此

遺彼裂當代之憲章他無論已。即余親領備兵南韶道敕書中載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輕則量情責罰重則參奏拏問而總督兩廣軍門敕書中又載拏問司府等衙門五品以下不職官。其所謂五品司官何指哉若指藩臬二司，則僉事正五品之官也既以專敕參拏五品文官。而身復入督臣拏問中。謂之何哉督撫雖重必無徑拿風憲官之理然則所謂司官之不職者必指鹽運提舉宣慰宣撫等司而言也開

載不明豈非舛錯有此舛錯簡書外臺安所據而行敕中事理哉昔曾與總督劉公堯誨議及憲體之際而劉公以敕書之嚴重格之在今日亦非釐正之時姑存以俟後之稽古額者。○當吾既入臬司移文兩院鑒守巡道之通書呈詐而有大傷焉何傷乎傷　祖制之日紊也。呈者。下稟上之稱也亦有三體。且載行移體式中。蓋有屬官具案呈堂者如郎署臺察之於部院是已據官階本當用申而但書呈者以堂屬之情親也是爲事上使下之矩有衙門相隔一二等而以呈答劄者如太常寺詹事府按察司之於宗人府及部院是已論禮文亦互賓主而類書呈者以衙門之體尊也是爲先後從前之矩又有體統原無低昂徒以階級稍下照會相通而逕書呈者如通大之咨呈部院臬司之牒呈藩司是已論事權本屬相兼相制而亦書呈者。以肩隨之義在也是爲左右相交之矩此三者。前二可劄可仰後一類關類牒守巡道之呈都察院從劄仰亦類關牒者也。故守道有咨呈部院之原式巡道亦有平關通大之原式書呈詳於撫臺已逐矣乃又以權勢奪紀綱而詳按亦出自呈此與舊額十三道故牒各按察經歷司及按院仰府衛經歷司呈堂之例合否此例亦必起於弘治中廷臣議令守巡行事當請詳於兩院而然其時亦議詳撫。從本道自呈詳按從經歷司轉呈也轉呈必由經歷司歷司封通遂以本道自呈夫府官尚以經歷司

轉呈守巡乃不轉而自呈將無與其體於府衙有司之下哉此亦未必獨出臺察之意或者廷臣共欲貶外僚之體以崇京僚而二司曲降其志以入此倒也然猶易稽之流敝一點可明也更有習而不察者莫如撫按之移文各道撫臺以經歷轉以照會劄付之行移而書該道按臺以經歷轉呈之行移亦書該道此近於監司劄有司之體矣制惟　綸音下部院有該部該院該衙門知道之旨而奏疏中亦以該部院該司道爲言則

以對君故也此外則惟監司帖牒有司必書該府該縣而面呼亦曰該府該縣以既統且屬故督撫照劄二司可書該司該道而面稱則曰貴可竟道以統而不屬故然則按院之於守巡道面稱必曰貴道移文始當書本道也如之何亦用該府該縣之例哉此亦未必當年按臺之過也在曲意之守巡陪按者耳直尺而利亦可爲也而　先朝史臣之輒參與亦有太踈脫處往往除舊添新去害已之典雜他無論已即藩臬二司存有　聖祖親裁救論俱不錄憲綱內開有鎮守總兵官有過許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司奏聞等條亦不備錄錄弘治中奏准守巡道轉詳兩院事例却又截去本末但撮呈詳撫按一語以致影響相沿至今莫有覺其謬者夫二司之以行事請詳於按院大似六部之以題奏請裁於首揆守巡既以二三品衙門之堂上官呈於七品衙門之道長則部院將亦以二品衙門之堂上官具呈於五

品衙門之大學士哉然則所謂呈詳撫按者其中必有委曲豈其以會同考察之故而盡紊國初之行移體式也混載失傳豈非疎脫有此疎脫典章司道何所稽而守　先朝紀綱哉昔嘗與直指冀君懋賢議及行移之際而棄院以陪宰之密機中之在今日亦無轉移之會姑存以俟後之整頓風者

吾昔疑外吏朝君不易本等服色而守令之參監司監司之謁撫按最常必用素服何以哉後

凡留都部堂赴京考滿不得命。不敢易服。卽都中之閣部孤卿亦然。乃知外僚之以素服過部院。以待罪。亦以候命也。巡按及分巡之歷郡縣。必以考察官吏而行。守若令之參撫院二司。亦必以給由重事而往。其以素服待罪也固宜。若布按二司堂上。與守令之先受計於考功。司河南道者迥殊。且日與兩臺共事。俱有表率百僚之責。而居常以素服相參。憲體何在。隆慶初。有若海

忠介公撫南畿。縣令有司以命服供事。萬曆初。耿恭簡公撫八閩。第令二司俱用命服而有司仍用素服。二公俱從先進者而恭簡之權衡尤審。何者。令服雖尊卑同之而督撫與兵備道則奉尊敕以行事。敕中文官五品以下。武官三品以下。俱受參挈之官也。直指與分巡道亦握方印以行事。憲綱中文官六品以下可責可拏。武官自指揮以下。得以下操巡城施捷責也。有此非參提不可拏。雖受轄於院道而體亦尊矣。除給由過堂。亦不廢跪。跪起而問答。則有坐講立講之體。坐必在留茶之時。立必在廷參之次。畢如察院之於都察院。以侍立爲常。而以屈膝爲

司赴河南道考察。亦行屬官參上司之禮而知按院之以跪禮臨運庶。照考功司部郎。河南道長之儀式也。按憲綱亦但言問答之間。不許行跪禮。不言全無跪禮。則其儀注可考已。參運使知府之見按院巡道。初參必不廢跪。跪有左右分拜之儀。左必握上。右必握下。以考察給由過堂。亦不廢跪。跪起而問答。則有坐講立講之體。坐必在留茶之時。立必在廷參之次。畢如察院之於都察院。以侍立爲常。而以屈膝爲

倦世德堂印行

之有司不通刺其餘或以官階懸絕之甚則以手本代刺乃如咨呈照會劄牒等表裏衙門雖屬統攝屬考成而體多頡頏禮分賓主並無以手本代刺之例即大小九列中之五品京堂可見已五品京堂亦屬部院考察而居常相謁必以刺也　聖祖實以外之監司當內之部院故定藩司以從二品介乎部院與通大之間定臬司以正三品立乎通大與常卿府尹之間行移體式固在憲綱亦在也高其品秩而卑其體

統　聖祖之意必不然即以述職受大計於部院其降體亦當不下於五品京堂乃抑而從運府手本之例此弘正間變禮者之過也又就撫按之體而論之撫臺正如周之三監監於諸侯之國按臺正如周之元士其出使序於諸侯之上以三監元士之重而太貶侯伯子男之重周制亦不然今以舉刺考察之二典相關誠難過執　國初之式而過貶亦屬非體竊謂撫院之禮二司當照冢卿待四五品京堂之體而按院則有憲綱之舊規在二司之謁兩院也於撫院可用脚色手本一次於按院可用官銜帖一次此後凡以公務相見不必用刺而以迎送慶餞相通則不嫌用刺通撫以官銜帖通按以侍教生帖事後則否而撫按則並以侍生帖應之於義似妥或曰督撫以專　敕節制三司故無通刺之禮非也提督亦受總督之節制耳或又曰按院會撫院考察三司故有脚色之呈亦非也閣學亦受考績於吏部耳勢之所趨權不張

而自大權之所攝體不倨而自尊何必盡變聖祖之憲章哉斯議也亦不謂今日遽行吾恐日後有激而矯枉過正者則以此為折衷之地也○吾又疑殿廷傳旨大臣應聲如響而院道當府正之跪參但有舉手而無應聲似乎非體後有翰於時諺啞太府之譏而想憲綱中問答不跪之義乃知上司之命起與下司之應而後起皆本堂陛間之答應以臨屬官中品級之亞於己者也品級亞於上司故以跪禀為體而府

金世德堂印行

正之體不亞於直指分巡則問答之間已無疏
隔乃斷而非常故院道但以手拱之而府正亦
以默承之益別於問答必疏之有司也運使運
同及指揮之舊額亦然今揮使不得與運府之
長同參命之起必高聲而應乃適年府佐及州
縣正之跪參其承命亦浸淫於啞太守也者乾
為得乎曰此當以古人之正禮合 國朝之憲
章而參核之者也古禮父召唯而不諾師則多
應以唯友則多應以諾今殿廷承旨之音本諾
後生雜俗誤

號也而聲音之洪亮悠長則尤肅於父師前之
唯體也而聲音之洪亮君旨當然矣外官上下司之
間為道所重在將令勢不得執憲綱以碳敕
誥中之事理文臣以承流宣化為道所重在
今甲長不得徒近例以蔑憲綱申之章程此問
答不疏之體所以不可復於指揮而跪參唯諾
之規所以不可廢於府佐縣正也廢於府佐縣正
司之過而濫留坐則上司之過吾鄉先哲尚
書馬公成自叙於嘉靖間從部郎出為憲副亭
遞而至左方伯除運府之長外未嘗治
不得不然先因兵興道之有專敕以三品之武官

縣正一茶。唯於同年舊識有假借者。今按院尚存此體而撫臺。則留及於州縣有司之長矣大體尚易則於纖小唯諾之儀何計焉。凡事必始於微而成於著自昔下陵上替皆從微處起耳竊謂督撫於有司苟非軍務粮儲大事有所詳諮密諮。則還以先年之憲體爲正斯議也即今反掌可行吾懼後有習而認爲故事者。則以此爲反本之端也

吾幼即疑按院出巡郡縣事畢以餽儀及緡紳情則厚矣似非憲體。已乃究其所自起特爲存恤林下之耆英非爲結納當途之貴客也今至以京外官階之尊卑爲厚薄以現任致政之榮枯爲隆殺失其初重老尊賢之本意矣破此例者近得之總督兩廣郭公庶聘焉其抵任也盡却三司厚贄之常例其離任也亦無監司各屬餽送之多儀廣中訝爲曠舉而海忠介公在留都數稱之以余出京六事疏中有裁革贊餽一節抄案於劉軍門結案於郭軍門云此舉在先朝不足異而在今日亦猶行古之道也噫總兩廣若而人真可追吾鄉韓襄敎公之芳蹟也已

吾又稽憲網內外臺糾舉之條而知正統間守巡二道並無陪巡直指之例陪巡殆起於弘治中之議呈詳也今以事體相關陪巡勢不容已唯憲綱之坐法當正大槩守巡之於按院當用

三法司比肩會審之式不當用左右堂卿侍坐之式今唯謁廟行香並列南面之坐而坐猶帶會此外審錄下操等役一切用左右堂卿之體雖藩臬長之監試於至公堂上亦然此皆憲章之所不載也體統攸關中幾悞盛典矣其源在彼此各持一說而相逐之意微也似應以行香列坐之體絜矩於會審諸大事間唯尋常叙會則按臺恒居賓位藩臬恒居主位是爲兩得而按道頡頏正

坐之體則邇年亦有復之於謁廟者於吾友錢侍御一本之巡廣右見之一時僉稱其得大體云○吾又稽憲綱出郭迎接之禁而知正統中府縣正官尚無郊外跪迎之例跪迎亦出於成弘以後之媚憲使也今以巡節特臨郊迎似不可已唯道傍之跪禮當裁大槩府縣正官之郊迎院道當用京郎接堂翁之體不當用將士接主帥之體今唯運使知府郊迎院道猶下輿答禮而禮不廢跪以下府佐縣正等官一切跪於道旁而舉手起之雖冷如教官亦與衆官蹲蹲於車塵馬足間此亦憲章之所不載也體統太褻士氣從此挫焉甚至羅跪於學宮之前而不避先聖矣其源在尊卑相紐成風而別嫌之意微也似應以問答不跪之禮推類於出郊迎送間自運府以及縣正但以揖而府首領州縣佐貳以下方以跪至於教官則出郊之迎亦可廢唯不可廢於兩院兩道及督學使者而學宮禁止排班之跪則邇年亦有行之於謁廟者於吾友錢侍御一本之巡廣右見之一時僉稱其得大體云○吾又稽憲綱出郭迎接之禁而知正統中以達尊重之官以三孤六卿歸畫者府縣正官。

重慶趙公可懷之撫吳見之輿論僉服其破俗套云。

吾又考成弘以前致仕之大臣能自重當道亦以達尊重之官以三孤六卿歸畫者府縣正官。朔望問候縣正且以屈膝爲恭通刺唯於藩司府州縣官書治生餘俱不書其入門唯不由藩司之甫道而於撫按察衙門悉馳甫道以進首揆與冢宰則於藩司亦馳其與地方官相值唯避撫按蕃臬之輿而府正則以相避爲體

府正以下則無不避閣部之與者分庭之際唯於撫院二司用賓主之體此外按院尚隔府正以下皆隔也卿貳則府正僉坐而佐貳以下亦隔焉蓋尊禮大臣之體宜爾也後因廷臣過裁朝京藩臬之體本平衡而故下之本非屬而故屈之故外僚亦節居鄉大臣之體當以肅道迎者不迎當以朔望候者不候矣然而隔坐隨行之矩猶在也迨嚴分宜以賄敗高新鄭以橫逐徐文貞雖賢亦以刑家欠戢爲海軍門蔡兵憲

所持揆府日失其重而部堂則有如新安之汪家宰其就李之吳家宰其等並以絓議敗官而天官失其重卿貳則有如南昌之鄢侍郎懋卿亮陵之王侍郎篆等並以權寵削籍而少宰等卿失其重吳趙閒復有執牙籌之八座日事居閒不得不貶體以媚有司有司亦不復以先朝之所以禮大臣者禮之矣自是前輩之典刑杳然罔謂國不以匪人廢紀綱人亦不以一邪掩衆正也今天下豈無可重之大臣哉亦在以禮相先而已閣部元臣自有先朝之舊格在舊原以撫臺同大方面官爲一體以按院同小方面官爲一體也資有淺深亦宜參論故接撫院及二司之資深者必以主席對賓席接按院及二司之資淺者恒以台席作主席遇年大老多從近例混院道而一之非體也遵以舊體爲正在府正昔本隔於閣部者今雖首揆太宰或不嫌以賓按院之台席賓之路遇仍以相避爲義而古稀以上之二品堂卿亦可借用此格在府

佐縣長昔本隔於部院之貳卿者今雖左右少宰殆不嫌借冢宰賓府正之式賓之路遇亦以相避爲義而年躋耄期之四品京堂三品方面貳可借用此格府正義不可對閣老天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卿貳之席與則還以卿貳避公祖宮之前導府佐以下則不然縣正似不可對部院貳卿之席而可以僉坐對小京堂大方面之席與則還以小京堂大方面避父母官之前導府幕縣佐以下則不然其在相避之倫者則

會世德堂印行

寧詘鄉紳之體不可以詘府縣之體益迴避式中原有一款凡官員出入應合開道而自不開道致令應避官員不曾迴避者不問仕路尚然而況林居之大臣乎萬一閣部不用顯與又無前導此與現任之不開導者正等雖不避亦無害也特不可沿以爲例耳嘉靖以來此禮之混淆已久矣吾欲爲賢守令敬大臣之體也故表之○吾又考正嘉以前居鄉之庶官類自戢有司亦以道義成之其時唯以理致仕及予告

在籍者與現任官不廢酬應此外逐客罷僚即以直聲震天下而偶制仕籍不受干旌之詔於鄉閭而誤掛吏議不承大賓於鄉飲益冠益於閭閻官謗未銷必不張暴肩受之懇於有司弗出也詰教苟奪必不承大賓於鄉飲益行已有耻之道宜爾也後緣京朝有不公之考察鄉評不以爲據而有司之旌別難施又緣鄉禮薦科甲中之後進矣燕會可省則省之請謁可杜則杜之鄉紳有從　特旨罷歸者雖其氣節可欽而以野服涸公門殊不雅即上司不無偶慕之懷而苟非年誼非舊交則皆可以無謁之士猶寡也過嘉隆

設千旌特叩則不必爲段干木之避也有從大
討裨服者縱其寃抑可原而以冠盖入公門恣
非法即有司不無親近之意而苟非謝賜非訴
誣亦皆可以無謁倘公事有在則不嫌追瀋臺
威明之輸也大槩院道之憲體尚肅然不可以
庸而褻憲老乞言之古道府縣之牧體尚親然
不可以親而長狗情減禮之偷風俱不嫌於延
禮訪求之中寓微顯闡幽之意唯末俗多奸民
或有侮及鄉紳之欲戢者則又以懲一警百爲

道也隆萬以來此風之熾盖已甚矣吾欲爲鄉
紳存重廉耻之節也故及及之

吾又追憶在學時事郡守非送梃隔末嘗入鄉
貢之庭庠生非與賓興不得侍府縣官之燕擧
貢庠生之外有隱士焉則非特訪不相面也是
以骫骳嚴重而約束易施也今至擧監合詞客
而按臺學憲亦不無激勸振刷之術焉○吾又
追憶初仕時專同里縉紳非親戚故舊之至密
者不途接不舟餞鄰境年生非姻親僚友之特
厚者罕餽遺罕慶弔聲應氣求之中有莫逆焉
則或以密劄相綢繆也是以道交恒固而世味
猶輕也今至以舟餞爲官套寧疎父母而不敢
疎要人以結納爲宦機寧薄同胞之兄弟而不
敢薄同榜之兄弟矣父兄雖欲教子弟以古人
之道師長雖欲滌後生以古人之心得乎此偽
風之當漸移者源在廟堂一倡道間而里中先
達亦當有崇雅黜浮之表焉

吾未仕猶及見循良吏之俎豆吾土者修實政
不求内援如郡守蔡公國熙縣令曹公自守等
凜然有楊震四知之畏亦有阿大夫不賂左右
之風也自新鄭得志之日偏徇行取之門生邑
長中有賓緣入臺省者交風從此日長然士論
猶或鄙之至江陵之世則恬不知怪矣大都以
錢穀刑名爲應酬以交結近侍爲要務昔也由

俞世德堂印行

近以乎遠而今也由遠以要近有所以結於撫按則道府不能遏也有所以遏於要津則撫按不能持也閣部分權之後復有內與焉其報應尤捷於當道之薦章科道明知之而不敢言兼以清濁混淆巧於鑽刺者能汚不鑽刺者之名節以自解也仕途之名實日淆矣不有辨孔壬之上官誰與核之最幸年來有卓然自樹者班班在守令中而此風已布於天下難遏也識者以爲絕利之源在上而獎詐之操在士而激濁揚清之政亦在司風紀者之鼓舞焉。

吾既仕猶及見鄉縉紳之清要者之相砥焉○吾每過學宮而望尊經閣未嘗不三太息也閣廣白由衷者礪廉隅不事請托如憲副金公世以尊經爲名而內無一經何尊之有其獎又不能南宗伯袁安節公洪愈耿然有伊尹一介不取之嚴亦有袁安僵臥之教也當分宜秉政之季已成晞蠁之風俗鄉貴中有以居間致縣富者士行從此日渝然笑罵猶或及之迨江陵之衰則相率效尤矣大都矯初仕之節以取名籍超權之階以取利昔也家於外任之囊橐而今也家於內任之居間在朝則面腴有限而廣交

其其宴廢鮮耻之徒則終年不入學宮而逢秩
祿巾日伺於府縣之門矣司教者且奈之何故
愚以爲校官弟子不可不念及於　國初建極
閣之來源而學憲之進庠生則取數亦嫌於太
濫似當本　先朝廩增附之原額以裁之或曰
江陵不以裁士額歛天下之怨乎曰江陵之失
道正不在裁士額而在藏身之不恕也開國以
來曾有一家三子並以闈節掇巍科而獨塞貧
士進取之路者乎此造物之所忌也使江陵如

張永嘉之輔　世廟與子以恩蔭而不與子以
科目則此舉亦匡時之一事但人材之淵藪不
弊而江陵必以一邑十五名限之亦非調停之
準謹按　國初廩士府庠以四十員州庠以三
十員縣庠以二十員此定額也後以增廣生倍
起敬也文宣之號可革而樂舞之數則不如仍
舊八佾之導敬也此非張永嘉更張之闕漏歟
今但使學宮不專校藝文而兼校行誼則聖道
不期尊而自尊又使　朝廷不專重資格而兼
重眞脩則聖經不期尊而自尊矣斯言不當起

爲上中下三等廩增二額不待言已其附學當
從增廣數上起加倍法上府不得過四倍上縣
不得過六倍中府不得過三倍中縣不得過四
倍下府下縣並不得過二倍州則介乎府縣之
間又當以儒童之進數與生員之退數相爲乘
除進數毋得過浮退數而府庠之新進生員則
必盡取諸下邑邑離郡庠有遠近近者便而遠
者不便則盡取亦當有權衡焉夫唯進學不濫
則士類之賢否易稽而有司之禮待亦便矣其

在學者自應以尊經之實求之尊六經又本於
尊先聖今士流類讀孔聖之書而罕尊孔聖之
矩矣何有於經乎姑就尊聖之文論之竊謂先
師之稱誠正而木主之式似不如從舊設像之
舊八佾之導敬也此非張永嘉更張之闕漏歟
今但使學宮不專校藝文而兼校行誼則聖道
不期尊而自尊又使　朝廷不專重資格而兼
重眞脩則聖經不期尊而自尊矣斯言不當起

於草野轉移全在容勿之中愚竊恐中庸祖述
堯舜之義而知今日之祖仲尼即所以祖堯舜
也故演其說於此　吾每見有司斷獄必引大
誥減等之條亦未嘗不三太息也獄以有大誥
減一等而民間並無此書何減之有其端則不
在聽訟之除而在使民無訟之先　聖祖頒
大誥而戶曉之實開以遷善遠刑之道而今不
但民間不知六誥爲何書即有司亦不知誥中
所載爲何說矣且家無大誥而偽以爲有是曰

罔上等不應減而誣以從減是曰失出此不獨
府縣官之訛亦惟按誥監司之訛也今欲覓大
誥以頒民殊不難而欲轉移玩法之民心以遵教
爲最難民有稍梯觸誡者視六條爲不急之
文莫之警惕決之罔上以牢頭成巨猾而勾連
以古之酷吏論因潤水盡赤爲殷鑒耳殆不嫌
起一酌中之例令各省直總核獄囚之多寡而
定其差等焉直指使者或會京差部郎或會外
臺風憲秋後審錄每歲量於千中去百百中去
十十中去一率以爲常如遇　特旨停刑之年

獄之案以裁之或曰江陵不以多殺囚受籍沒
之報乎曰江陵之召破正不在多殺囚而在怙
權之太過也從古以來曾有臣奪君權兼以邊
帥爲外府而猶能行綜覈名實之政者乎此衆
怒之所叢也使江陵如三楊之輔　英廟內掌
經綸而亦外畏公議則此舉亦起敝之一事但
獄囚之頭數不齊而江陵但以多決爲稱肯亦
非劑量之宜當查一切罪犯可矜者自從矜比
可疑者自從疑比此虞書之所謂與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者也其入十惡五逆之條常赦所不
原八議所不及者既已求其生而不得則不復
以囹圄爲福堂矣刑之於市與衆棄之既酌死
者又譬生者此亦以生道殺民何傷於仁第當
以古之酷吏論因潤水盡赤爲殷鑒耳殆不嫌
起一酌中之例令各省直總核獄囚之多寡而
定其差等焉直指使者或會京差部郎或會外
臺風憲秋後審錄每歲量於千中去百百中去
十十中去一率以爲常如遇　特旨停刑之年

明明秋不嫌遲澤其數蓋重辟得緩一年之死
亦已幸矣治世原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小惡實
大惡之賊也其不麗於死比者自應以大誥減
等之實按之重　聖誥又當先重　聖德今十
流但見　高皇之紹宋元正統而罪胡共紹
堯文道統矣何責於民乎姑以起時之義論之
竊謂大誥外尚有大明律令集禮會典及御製
文集等書士子當與經書性鑑並習者也諸集
中定有庶人拜見禮儀冠婚喪祭等式以及孝

慈錄教民榜文等書民庶當與大誥律令並讀
者也此非目前院道諸司之通責歟但使學憲
將　國書與古籍並廢策論則必有駁者識其
大者又使民牧將誥令與律法頒布鄉者亦必
有不賢者識其小者矣斯權大半握於憲臣主
持則在廟堂之上愚實恭中肅憲臣文武之義
而知今日之寇　高皇即所以憲文武也故
發其隱於此

語言庵書見大禹之葬陶曰皐陶遠種德德

不降黎民懷之蓋聖臣之不蔽賓僚政續也乃
國律之禁上言大臣德政何嚴哉防姦也叔世
姦黨易成在漢尚有以上書頌德移災祚如王
莽者而況德又下衰乎故不得不過其萌也今
邊臣報捷之疏敘功及於輔臣樞臣猶有溢於
德邁民懷之譽者不淫於律之上言德政乎於
義則該科似當參而不之參蓋亦入於褒叙之
倒而有總心矣更有可嫌者臣子唯於　聖節
聖旦中官東官有四六之表箋而今外僚之於

當軸元僚屬吏之於統屬大吏有所候問慶賀
亦用四六綺辭而俯之以禮物此所謂上交之
諂也言路迄無議及於此者豈亦自爲已地耶
姑置已即據邇年中外奏章非無指事直陳鑿
鑿可采者類多推敲筆法隱括微辭不問
明主之理會與否而專以動人爲尚此不爲目
前格心計而爲日後刻集計縱合有犯之義而
亦違於勿欺之忠矣以此成風乃致蔑行倒行
倒僿俾於一攡不辭苦肉以博名高而文則多

倩於名筆迂士詭士貢聲價於弄奇故擊登聞以要宣達而行則尤濁於山人若而人苟豈不侑此所謂以僞相感也正士亦無誅及於山人若而人苟豈不自附於直言無隱之條而要其末露則游來之將亦自爲身家計耶姑置已即據邇來民牧實上言德政者即斯輩也吾見隆萬間氣節之敗政非無潔已愛民班班可數者亦有亟取賢聲好行結納不辨士民之可獎與否而輒以故能盜名者必能干寵相加此不爲百年風教計而爲一時功名計縱不啻百姓以從已之欲而亦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矣以此結民遂致矯情僞士濫受善人孝義之旌區額一標輒揚揚然號於衆曰吾已受知

立碑何嚴哉防僞也叔世僞習滋多在漢尚有以僞增戶口要上賞若王成者而況風又日降乎故不得不杜其漸也今有司陞任之頃部民即爲之索記立祠有不待於追思甘棠之後者不淫於律之見任立碑乎於法則監司當究而不之究蓋亦狃於培植之久而有恕心矣尚有可厭者古稱循吏貴在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見思亦在心口不在翰墨而今陞任正官在縉紳倒有送行之文軸在山人更多贈別之詩

謹不問循良貪酷一槩矯情讚歎而益之以當事則閉目倩此所謂以僞相感也正士亦無誅及於山人若而人苟豈不自附於直言無隱之條而要其末露則游來之將亦自爲身家計耶姑置已即據邇來民牧實上言德政者即斯輩也吾見隆萬間氣節之敗政非無潔已愛民班班可數者亦有亟取賢聲好行結納不辨士民之可獎與否而輒以故能盜名者必能干寵相加此不爲百年風教計而爲一時功名計縱不啻百姓以從已之欲而亦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矣以此結民遂致矯情僞士濫受善人孝義之旌區額一標輒揚揚然號於衆曰吾已受知當道而起脊制細民之心溥德狂流襲取高雅隱逸之譽千旌一及輒囂囂然矜於人曰吾能倒屣公卿而騰顛倒是非之舌若而人者亦欲自附於負氣負節之流而察其踪跡凡倡爲見任立碑者皆斯耑也吾見浙直間豪俠之巧於逢迎已甚矣何以故能遠交者方能近攻總在一起念間耳有以遏之則可不者僞風且日盛而蒼生不無大憂焉

吾竊見今之有司言及考録儒童一事則閉目

搔首於鑽刺之多門也秉公者欲執法以拒之而卒不可拒愚以爲不必拒不必不拒曷不援古令取士之典以裁之古者天子建學立師原令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不及中下士之適子則亦有節也

聖祖實采其意洪武初令品官子弟及民間俊秀能通文義者克國子學生此又不但適子而推及品官之弟矣然以通文義爲言則亦不許濫收也此制雖更而遺意則猶可想然則士流

一入甲科其子豈非元士之子子弟之通文義者 國初尚許徑送國學則府縣家於收考儒童時取其文義之畧通者量録一兩名以聽督學之去取似不爲過第吳越名邦貧寒之士既多士大夫之家亦衆則亦但可録及適子適弟而已矣或者名位之未尊者兼録其弟如無適子適弟則可借一於適姪中如無適姪則可借一於適婿無論曷不綜古今限田之制以裁之古者造士遴甿中請托者非適派不可開受託者非通文義亦不可徇也若封君鄉舉等項則亦量摘嫡子一人視其文義之通否以行去取可矣在郡守之權衡當如是而州縣則尚可以從寬焉惟不可受私人之囑託以招物議即額數之寬取亦必先儘民間俊秀之果通文義者然後可及士夫子弟之畧通文義者至於督學使者則雖樞輔之關節一毫不可通也乃士大夫一乘考録之會輒認不宗盟之同姓以爲子姪亦認不姻親之異姓以爲甥壻良足羞已即誣猶子爲適子誣族壻爲適壻亦不可與天知府縣家雖莅其實而以大義拒之非過也或曰得無失權貴之意而肆中傷耶當信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情苟止於禮義之中一切利鈍亦聽之天而已矣 吾又竊見今之有司言及編審均徭一事則扼腕感嘆於詭寄之濫觴也秦公者欲設法以清之而卒不可清愚以爲可以清可以無清曷不綜古今限田之制以裁之古者造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

會世德堂印行

則仕者原應免役而祿田實有限制即大國君田不過三萬二千畝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田不過八百畝降及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百畝可見也　聖祖亦采其意洪武中生員即免二丁雜泛差徭而隨朝官員則於本戶合納稅糧外一應徭泛差役盡免雖故官亦免其家徭役三年惟清查詭寄之法爲最嚴二十年嘗令監生徃勘兩浙等處富民避役寄產之弊盡圖編號以備查考此魚鱗圖冊之所自起然則

正二大夫之優免雜役固舊額而富民之詭寄避差亦宿弊也但　國初議條已薄於古而愈貪更嚴於古雖有盡免差役之令官家寧有田連阡陌者所謂幾何沿至今日吳越間往往一官亦有騷富之家箭旦占數邑田且數千頃浸浸乎類元末之巨室矣不節則小戶將盡併於家家俯之則有司必得罪於巨室即今嘉湖間仕至府佐縣正即從鄉科千畝之限至於京郎二千四千之例廩生既貢不嫌最寬百畝之限府正以上則倍之恩蔭可倣舉行武階可倣貢

及死僕運府諸大夫之四品以上者可以四千畝爲限京秩八品以下有司五品以下且以二千畝爲限鄉科初仕爲府佐縣正及教職等官且無改於千畝之限進而爲部院司務及州郡正佐大夫可進五百之額又進而爲臺察郎署遷府之長以至京堂方面大僚即可參用甲科二十四千之例廩生既貢不嫌最寬百畝之限仕至府佐縣正即從鄉科千畝之限至於京郎府正以上則倍之恩蔭可倣舉行武階可倣貢

行身故槩遵三年免役之令但有田在限外者悉令另立子戶以均民役然而士夫應役於有司亦不甚便莫若倣先年役米役銀之例總裁貼役一法數則緣於古制之什一額則緣於

國初官田起科之升斗按洪武初官田起科每畝以五升三合五勺爲額今且削合勺之零數而存五升之成數限外之田除正額本折色外每百畝再征五十石萬畝再征五百石官爲催科分給區民之應役者有司不嫌於常賦之外別立清由監司不嫌於考成之中帶稽出納庶編垜不艱於應役而官家亦不艱於守產矣中有肯以子戶受役者亦聽之在府縣家調停之法當如是而兩院亦不嫌於折衷題請焉惟不可剥貼役之餘銀以充公費即民內之優免亦但可免其根里諸役及點解諸差而不可免其原定之徑銀及原派之役米若奚出耶然坐視其廢弛而不爲之所非法也愚以爲不必盡資罰鍰可借古者用民三日之法以理之試思文王之靈臺不日成之者何人而

朝之厚者廩諸生不異品官之俸祿而教官則叙諸一切祿戰之上重其爲教化之淵藪也今學政之漸弛無論已即官墻屢廡日頹類敗而不修有司雖欲繕之而苦於鍰金之不足也漸致學舍鞠爲蔬圃則如之何不特此耳一切祠宇公廳橋梁道路孰非有司分內之事而財用則奚出耶然坐視其廢弛而不爲之所非法也愚以爲不必盡資罰鍰可借古者用民三日之法以理之試思文王之靈臺不日成之者何人而

聖祖之建金陵崇墉分百里之雄而築之彌堅者沈萬三也今吳越間誠無富伻沈萬三者兩數十萬金之富戶亦有之計其丁力豈下萬指約萬指而用其每歲三日之力則百廢可以盡舉然又不必果用其力而姑令其以銀差代力差計萬指一日之力當費百金三日之力當費三百金此可議於擁百萬之家貲者從此漸降至於拾萬金之家可議十五金減及萬金之家而止此知州縣事者

之責而知府則總覈其數焉每歲如舉此例則彌縫也說有大盜起於肘腋則如之何不特此州縣以報於府府以報於道而事大則兼報兩院庶可以杜有司侵匿之端而平日必毋科索富戶養其全力以待用焉或曰此不近於法外之征乎則愚竊有聞於

聖祖之遺言也謂百姓不可使太逸亦不可使太富蓋有懲於元末之亂而云然也況乎用民三日原有所本夫民勞則善心生而太富多召籍沒之禍與其籍沒於後曷若從前稍抽其力之爲愈乎且今之貪官汚吏未必不於暮夜括富民之公家之役征之正庶民之所當于來者也第其丁力豈下萬指家貲則不以田之多寡及丁之饒乏爲較而以積之厚薄爲較此非至公至明之有司難與粟耳○吾又稽軍旅之制於前代其養兵並未有如我　朝之厚者蔭武官不異公侯之世襲而屯軍則許量免田差於月糧之外念其爲官民之保障也今軍政之懈弛弗論已即禁城戮賊且四出而無忌當道雖欲按之而漠於衛家之

彌縫也設有大盜起於肘腋則如之何不特此耳目今島夷海寇崔葦潢池實多燕雀處堂之寡而干城誰與寄耶然欲募兵以防患而不先議口糧非策也愚以爲不可復加賦額可倣近代訓練鄉兵之法以行之試思項籍初起江東所集八千子弟其人豈在異方而

聖祖龍飛之始尚無千里之幅幀其東征西伐即取給於應天數郡也今吳越間之財力誠竭矣而官大戶之擁厚貲者尚有之按石超距之夫亦不

少摘其尤者豈下八千。但得每縣精選百名而訓練之。則一皆可以當百錢金不足以支兵餉亦當權派於多藏厚積之家。每選精兵一名。歲以十二兩爲餉額。伍。人之長加什之三十人之長則倍之在大戶則百萬之家可出二十兵之歲餉以漸而降至於十金之家可出二兵之歲餉五萬金之家出一兵之歲餉三萬金以至一萬金之家則半之大戶之不足。則議及於官戶之有典鋪者大典可給

二兵中典可給一兵小典可給半兵。典鋪又不足則亦於優免限外之役銀足之兵則不分近城近郭濱江濱海但有猿臂熊力之驍士飛簷沒水之別材。俱收入伍而以具將材之頭目統之以精武藝之教師訓之即可權名州縣官之子弟兵而有急則道府隨宜調用焉歲餉錙銖諸官大戶家而有司亦須畧加時賚以作其氣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非上等不許科貢今不但不察其德行治事。且并文義而包荒之矣如

則但以備本府本州縣之緩急焉或曰此不近於生事擾民乎則愚實有感於嘉靖中之倭變也蕭謹以五十餘殘倭敗留都四十八衛軍兵於郭外。皆以無素練之精兵故也而通年朝鮮之事亦一殷鑒今不早爲衣袽之防一旦有警兵食兩乏官固倉忙無措富豪獨能保其有乎。且富豪家子孫多以荒淫賭博一朝耳乃今止以公家之急少損之必好義者之所樂助者也但其等第則亦不以官之崇卑及田之多寡爲較而以積之厚薄爲較亦非任勞任怨之當道不能持耳。

吾見士之稽舉額貢額者曰今天下有久曠不張之令典莫如薦舉孝廉隱逸一途而貢額則有先朝三等之簿在簿中以德行優文藝贍治事長者列上等或有德行而劣於經義有經義雖優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非上等不許科貢今不但不察其德行治事并文義而包荒之矣如

愈世德堂 印行

制書何曷不申明訪舉之條而嚴課廩生之等
也斯誠也豈謂不達國體而勢或有所難行則
以末世之鎖剌多門故耳然必欲使學者脩實
德務實用則亦何可以無激勸之道今之司風
紀而釐士習者非直指與督學憲臣乎直指出
巡方域固於舉劾諸司之外別有佐貳教官之
類薦又於類舉地方人材之外間有邊材之特
薦也曷不於中添一薦額以地方人材為一剡
當方面有司之常薦以孝廉隱逸為一剡

劾當佐貳教職之別薦孝廉隱逸當以山林之
負才德者為主而舉貢亦參之通省不得過三
人邊材當以大計中之削籍者為主而謫逐亦
參之通省不得過五人銓部亦不嫌於諸薦劾
中每歲量摘三五人與類薦之人材參用此所
以存薦舉之餼羊也乃貢額則三等之例誠難
拘拘則正貢俱當絕望而循陋之弊且生中有
衰頹之極不可充貢者似應以冠帶榮身之例
待之而於補廩派補貢之時則當分為二例廩生

或從文理停降及他生之以舉貢出缺者仍以
考案之俊等補之或從劣行革黜及他生之以
死亡出缺者可以德行之超群者補之不使相
溫貢生有以納冠帶不赴京而頂其缺者仍取
諸陪貢中或以給文病故不赴京而頂其缺者
即按諸德行中亦不使相溫嘉靖中有行之者
天臺耿先生之按應天府學廩生楊希淳及蘇
州府學附生王敬臣是也楊以狷德超次起貢
王以孝行特按補廩旋復補貢時論或以好異

譬之此未察於 先朝之事例也臥碑中有一
款生員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
者許提調官奏聞面試如果真才實學不待選
舉即時錄用是特用猶可而何有於按貢又宣
德中令廩膳十年之上學無成效者餐附近充
吏六年以上井鄙猥殘疾者悉黜為民是徑黜
猶可而何止於奪貢乃今督學使者類以念老
憐貧之心行姑息之愛此殆不思 國初設立
學校時原以為儲材之院不以為養濟之院也

舉此姑息廉行一事而一切政額之以小惠侵
大德者皆此類已○吾又見士之評舉行監行
者曰今天下有極肆難檢之士類莫如會試下
第舉人一行而監行則有　國初之舊額在舊
額止有舉貢思蔭送監之例而無納粟納馬入
監之例納粟馬起於宣正之後端爲邊需缺乏
故也成化中嘗革之令生員雖遇邊事緊急艱
難之處亦不許納粟納馬等項出身則其例已
止矣迨弘治復開以至於今不廢兼起加納拔

選之例而舉貢正途之選且扼於其下矣士論
頗爲不平島不稍束鄉科之士而嚴杜援例之
端也斯議也豈謂不切事情而勢亦有所難行
則以積習之相沿已久故耳然必欲風仕者尚
廉恥遏僥倖則亦何可以無節制之方今舉貢
之選額頗同而舉行獨畢者非以上無法綱之
拘而下無鄉評之畏乎查照洪武十八年令會
試下第舉人寄監卒業三十年令再試下第舉
人中式者除教職不中式者爲州吏目成化十

四年令坐監舉人撥歷未及願依親者聽提舉
并分巡官及各該有司正官照例提督考校先
是已有令放回監生不許輒入公門囑托或往
他處邀求其　令甲一在也目今下第舉人
豈無守義安貧以古人自期待者而犯姦犯盜
亦有之悉遊傳食且不遠數千里而以仕路中
之年家通家爲壟斷矣藉以爲再試除官之例
固難復而囑托邀求之禁則可嚴有司考校之
例似難行而憲司提督之例則當飭觀風使者

既有薦舉山林隱逸之權又有訪拿無賴頑民
之權似應於久不第舉行中核其年在五十以
上者果有懷材抱德之實可借訪舉之例以拔
之抑有方命圮族之狀即用訪拿之例以懲之
兼核前縣家有入公門請托者類籍其名有往
他處邀求者暗稽其迹此所以正鄉士之簿書
也若監行則納粟之例已難革革則官家之子
孫無路而司農之告匱亦起唯粟行中有老疾
鄙陋不堪作養者自當以成化間給冠帶閑住

之例處之而白丁援例一條委屬可革蓋監生
即不肖將來當授府州縣佐貳等官殊
非白丁之所可濫而富豪既能援例入監亦能
加納授官遂當班次清要京郎而立舉貢行初
授之上亦非所以惜名器也故莫如遂停此例
令一切富民子弟凡不從督學考入洋宮及經
歲考一次者並不許起文援例濫入太學唯品
官出身於正途者其子孫不在此限蓋　國初
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

祿後乃漸爲限制一品至五品其子俱從四等
以下流品中敘六品至九品其子俱從末入流
品上中下職事內敘敘蔭必從監中出身至成
化中方乃奏准三品以上子孫聽令一人送監
然則品官子孫　國初原許送監敘錄不與富
民援例者同流今既不得徑以蔭敘而例則何
嫌於徑援哉近例詩廩生之年深者從監納貢
又許監生之隨任者從例加納蓋未嘗不合此
意而上諭尚以濫觴爲慮則恐例一成而難返
也　國初於富民亦有賜爵里士社士使與縣
官平禮者然無以納銀授京官之例其有大役
亦未嘗不泒及巨富之家甚有籍沒其產以充
公用者然無貲官富爵以濟邊需之例今至公
私告竭大司農無以爲計不得已而鬻爵於粟
監中此殆不思日後國家有事時科罰鍰於無
名位之富民尚易求義助於有名位之富官甚
難也舉此假借名器一事而一切政事之以近

於君子中從先進而已矣

仰稽　大明集禮合儀禮及朱子之家禮以

訂四大禮議

冠婚喪祭人間世之四大禮也載在儀禮十七篇中從違不一而朱子參合古今事宜裁有家禮一書明元亂華士猶知有古道者朱子之功居多我　太祖稽古定制頒大明集禮於天下其定品官庶人之四大禮大槩以儀禮爲主而取節於朱子之家禮者也孔子曰吾則不逮做

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此爲春秋之僭禮者發今世富貴家之奢僭固多而唯此四禮則固陋亦復不少請以憲章之義訂之

國制之品官冠禮即古之士冠禮也見於儀禮首篇古何以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冠禮按古者二十而冠唯天子諸侯有以幼冲践祚者或十二而冠故亦有其冠禮而後世天傳焉大夫非五十不服官政寧有冠禮故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婚禮又曰公侯之有冠禮

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士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然則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子皆稱士其冠皆以士禮此士冠禮之所以獨傳而　國制本之以定品官冠禮也其制筮日筮賓宿大賓宿贊冠者布席設幾等儀無一不宗古規而節目亦多從殺則取其近於人情也古者三加三醮既畢方取脯見於母母拜而受之今則以再加時奠脯於母再拜趨出然後進三加之冠亦不令母荅子之拜此不以品官家之母混士庶

母也其冠制初加必以緇布之冠古今同之古者再加之冠曰皮弁今以進賢冠當之三加之冠曰爵弁今以幞頭當之弁制未必盡肖於古而體裁必倣之蓋一洗腥羶之陋制而追周道者也周以前三加冠禮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元士之適子皆用之　國朝何以另有東宮親王冠禮而以士之冠禮獨行於品官之家也蓋四海爲家之天子隨類程典中之四詮王較分封時之共主爲尤尊東宮亦祇輸王之灌頂世

經世德堂印行

子。親王亦高於三恪之公侯。分與品官之子弟隔絕不得不別其禮而品官家苟非承恩蔭之適子則不足以當古之士也何哉古之所謂士者非公卿大夫元士之世祿嵗子。即鄉學所升齒於國子之俊秀。皮弁爵弁。乃其本等服色。國初蔭子及於郎官。依然仕者世祿之遺法。世祿必以嫡長承之時雖未仕而有恩蔭之望三醮時借用皮爵二冠亦不爲過故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是也夫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國制良有取焉。

庶子但冠於房外而不得用三加之醮法豈徒以其不著代哉亦爲皮弁爵弁之不可以濫加也況乎農工商賈之子。而敢僭用士之冠禮哉庶人冠禮之不見於儀禮其從庶子加冠之例可知也以此義揆之則今品官家之嵗子未入重亦在鷹請期與問名相彷佛不過以一鷹致虔而已。唯親迎之禮爲最重重在男子以身迎女。而不在物。曾哀公問昏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禮義由賢者出亦由貴者出。既貴既賢何可曠禮然古者亦取成禮不取備物。納采重在一鷹當其真鷹之頃儻者與主人再拜行禮訖。即執鷹以問名原以二禮合爲一禮納吉之禮頗重重亦在鷹納徵尤重故有玄纁束帛儷皮之幣而所重亦在鷹請期與問名相彷佛不過以一鷹致虔而已。唯親迎之禮爲最重重在男子以身迎女。而不在物。曾哀公問昏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

備也。蓋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三加三醮君子之禮樂也。野人何必借君子之禮樂但近世品官之家。多於冠禮閥畧。則此禮不可以不講焉。以上冠禮

國家所定婚禮自　天子納后。東宮納妃。及親王公主婚禮外。有品官納婦之禮有庶人納婦之禮品官全祖士婚禮之式六禮次第舉行而庶人則以文公之家禮節之六禮者。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五請期六親迎是也夫

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而集禮於親迎一節獨詳一節中分出同牢儀與廟見與舅姑與盥饋與舅饗丈夫送者姑饗婦人送者爲七款凡以重人道之始也亦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不與品官家之苟簡而庶人則不求備焉但云凡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婚娶先遣媒氏通言女氏許之次命媒氏納采納幣至期婿盛服親迎主婚者禮賓明日婦見祖禰畢次見舅姑婿往見婦父母蓋并問名納吉之

禮於納采中又并請期六禮於納幣中納幣即納徵之別名也損六禮爲三禮以從簡便而親迎之期婿有故亦聽媒氏往迎則禮中之權也合巹之次似削品官家同牢廟見二儀而止存見舅姑見祖禰及婿見婦之父母與饗從者之四款此係禮之必不可缺者而可省則省大都從朱子之所裁也古者婦至三月而廟見朱子以其太遠改用三日而　國制即於婦至之明日有宗廟者設祖禰神位於廳事中而拜焉爲簡便唯夫婦同牢合巹在本

高亦傷雅道考職掌親王定親禮物除幣儀外金不過五十兩花銀不過四百兩納徵禮物除服飾外金不過四百兩花銀不過一千六百兩珍珠不過二十四兩寶鈔不過五十貫則品官雖入台鼎之位祿享千鍾當戚親王幾倍而從鎮國將軍以下之體何疑也且大臣當以素絲之節風天下乃或以寵賂肥家嫌姻於遠方之門閥相當者借六禮之名色誨修薦墨吾亦無取焉唯以苟且鄙吝之習荒六禮則亦非所以

敬世德堂印行

範俗也 以上通禮

禮莫重於喪祭。而三年之喪禮尤重。故儀禮十七篇於喪獨詳。而禮記諸篇。論喪獨密。蓋人子情文兼致之時也。孔子一言以蔽之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戚在人子心中。禮不能載。可載。即屬易不屬戚。如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即是言戚。孔門學者無飾語以身體驗小祥之日。哀思已衰。而猶以衰絰倚杖何用此矯情為故起此問。使但如今人之衰冠麻絰仍赴縉紳謙會

場中。則雖終身之喪何難焉。宰我之緣情而問期喪。賢於今人之違情而餘終喪遠矣。其言則何可以為訓。是以孔子病其不仁而發三年免懷之至情焉。 國制所載品官庶人喪禮雖本儀禮然多撮其簡便而根心者存之則宛然孔子寧戚毋易之旨也。其目曰初終曰小斂曰大斂曰成服曰弔奠賻曰擇地葬后土曰葬曰虞曰卒哭曰祔曰小祥。曰大祥曰禫。凡十三款以經喪禮之常。又開聞喪奔喪及改葬兩款以盡

喪禮之變情至而文亦不忽焉。冠婚祭三禮品官與庶人別。獨喪禮諸條無別。而儀文微有詳簡。蓋殺其易而不殺其戚也。此中深於至之情矣。但庶人不著不察。即品官之究心者有幾。試畧演之初終之頃。法莫嚴於正寢。義莫深於三呼。古人最重考終命。故遷父母於正寢。今侍者坐持手足書遺言於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以正終也。氣既絕古人復升屋三號。曰皐某復。而集禮第令左執領。右執腰。招曰某人復。男子呼字及伯仲婦人呼姓三呼而止。不於屋上而於室中。以從宜也。古人通神明之德。知魂離於魄必有所遊。故猶庶幾其一返。而後儒乃言人死即歸斷滅無鬼而有理豈知升號之義哉。今人以三呼為迂闊絕不用之而亟延浮屠擊磬招魂亦不違於三呼之義。蓋內典謂鍾磬俱足以招亡靈也。敛在絕久而始招之則何益矣。古者三日而敛。小敛於戶外即今之殮衣衾大敛於阼階即今

之入棺槨而集禮以喪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皆古道也大斂之明日成服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遇朔望則具殽奠有時物則薦凡百日而卒哭此正孝子蔬食水飲之時也親戚僚友之弔奠賻於是行焉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出謝賓之弔慰方有辭此祖古之稽顙而後拜者也制稱弔者與喪主相持哭盡哀則拜吳越間幕內答拜似乎非體古者天子九月而葬諸侯五月

大夫三月士踰月非獨辦其等威亦量其財力也今不問品官庶人俱以三月為葬期最適情理之安盖三月之內無地者當擇地有地者亦簽日也近世形家曰家之說行士多拘忌乃有越十數年而不葬者此豈孝子之道而陰陽禍福之說安不可以盡廢則亦當度德量力以求之斷不可圖非分之禁地以徼異福圖禁地即是無君福未必應而心已喪矣大地多以無心而得何可以薄德求也集禮但本古人而其宅兆之意為擇地者告而實之以五不葬之說曰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廓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即所謂美地也自哉擇地下揭祭后土為一重事則亦從古之通神明德者起斯禮也俗儒將曰木石無知寧有耳目口鼻之神人能享生人之祭則先王何以祭地於方丘孔子何以祭神如神在即此亦可以辨宋儒鬼神屈伸之義之踈也葬禮中不廢刻誌石造明器儒大家舉作神主諸事皆本古人之法

但古人誌石唯誌姓氏年月使知某為某人之墓而已今士大夫好修其親動以千百金求碑銘於顯者非古也古人題主亦但令子弟善書者書之而已今輒先濡筆以書亡者位號虛主字之一點以待顯者濡朱足之亦非古也事雖不古而意在顯親榮親亦可於有過中求無過唯神主既題之後喪主即當奉置靈車上執事者為徹靈座而外從哭以出墓門而今或不然靈車至宅祝奉神主置於靈座喪主以下哭畢即

還次沐浴以侯虞而今亦不盡然蓋苟簡隨俗者多矣禮有三虞虞之爲言安也謂既葬而安父母之神於殯宮也始虞卽在葬日古人類用柔日近世有術家之時日或難拘泥再虞則必以柔日三虞則必以剛日所以者何柔日取其靜初安欲其神之靜而常在剛日取其動旣安欲其神之動而如生也三虞後復遇剛日乃行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乃祔廟喪服小記云虞於寢祔於祖廟是也然則古人葬親殆無經宿

於墓所者經宿禮之變也夫何故古人葬畢卽取鬼帛埋之屏處因罷朝夕之哭此正初虞時事故非巫歸不可墓次倘有未完之緒則令子弟任之覩孔子合葬於防先反而甚門人後至而有崩墓之悲可見也今世士大夫或有葬親於三五十里外者入壙稍安則非次日不歸或有葬覩於二三百里之外者掩壙必親則非數日不歸不無妨於虞祭則如之何。此於古禮無徵而集禮則已及之云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

虞於所館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則再虞亦於所館行之若二虞則必須至家方可行禮此言初虞可行於墓次再虞可行於途次三虞必行於殯宮也蓋三虞後主當祔廟安得不於至家之日行之又按古者葬禮左傳雖言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禮記則以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爲大夫士通行之禮唯卒哭則士云三月大夫云五月註者以爲士通死日死月數大夫以上則除死日死月而以殯斂後之來日數是以士必葬於三月之內卒哭不出三月大夫實葬於三月之外。卒哭在五月。士唯三虞而大夫有五虞諸侯以上又益之充斯義也顯貴有力家之葬親遠地者於途行再虞於家足五虞殆無不可古禮主旣祔廟殆不復出後有薦事一祭皆於廟中行之蓋古者大夫三廟祖考各自爲室。而今也同室異龕難以小祥大祥之祭混祖宗之吉祭。故令以卒哭之明旦。但以新主告祔於祖考之廟三日不歸不無妨於虞祭則如之何。此於古禮無徵既畢仍匣之以反於靈座次第行薦事。待祔

祭畢然後徹座斷杖埋當遷之主於墓側以爲新主入祔地焉然猶未遽入廟也間一月乃禫禫者澹然平安之意謂哀思漸以平矣將禫先以環筊卜上中二旬吉日吉則從卜不吉則直以下旬薦禫事三獻畢。辭神盡哀乃送神主至祠堂而永安之此所謂禮以義起者歟愚昔嘗疑祧主當藏於廟今而後知埋墓之爲安也士庶家多無祖廟亦多不立神主第從葬後以魂帛入靈座并三虞爲一處而朝夕仍薦饗焉

其此所謂委巷之禮也揆以先進之禮樂似亦無大害焉近世士大夫亦沿此例虞祭雖畢魂帛未埋或隨神主仝入靈座葬亦未必在卒哭之期葬畢亦未必以三虞之薦告祔祖廟服終以主祔廟多不從卜而聽命於奉瑜珈之教者則以食稻爲常事蓋淮北多黍少稻江南有稻無黍南之食稻猶北之食黍也此不足責唯古人居喪非小憂之至情則亦不必深求焉唯古人居喪非小祥不食菜果非大祥不食肉而今似有難於律於禮而又不可過責於人者男女之合是也按

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而不毀生子羔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人不以爲異今人一日不入水漿必困三日不見齒亦難而可繩之以古禮哉居憂之士苟非氣稟旺而年力強者或於百日之後間用酒肉其亦可乎喪大紀原云有疾食肉飲酒可也又云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此言衰老者以氣血之衰殺禮也又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言卑幼者以尊

長之命節哀也復又云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解者曰酒醴謂見顏色也此又不與其同吉禫之仝獻盡量也果如孔子責宰我之言則祥禫之內斷不與其食稻衣錦而吳越閩楚之間則以食稻爲常事蓋淮北多黍少稻江南有稻無黍南之食稻猶北之食黍也此不足責唯衣錦果非孝子所安然五十非帛不煖七十唯衰麻在身則內帛外麻似亦不違於禮蓋有大違於禮而又不可過責於人者男女之合是也按

儉世德堂印行

禮大祥後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曰哀未忘也檀弓云孔子既禫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聲猶不成而況如鼓琴之好合然末世鮮克已復禮之士妥可以聖人望人服婦中欲求敬姜共姬尤不可得蓋有琴瑟久睽而生他釁者曷若順人情而稍通之且衰老既可以寬酒肉之禁則壯強亦可以通男女之禁也是以

聖祖特去前朝服內生子之律豈以狥人情慾哉有天理之極致存焉蓋見世有孤危不祿之孝子幸有後亦可以慰亡人在五日不成聲之聖與三年不見齒之賢誠不以情奪理而設處今日未必不以

國法而通人情之窮也竊謂中年之艱嗣者喪及小喪既卒哭即可通情於中年之艱嗣者喪及小祥亦可通情於少年之孤危者

聖祖之爲生民立命也大矣乃今豪貴家有不檢之子娃笑則非體宰我所謂禮壞樂崩正有感於此也居常讀禮或於寢廟或於墓廬皆無不可而問水尋山亦非體如陟屺之登木而理學家多忽於

祭豆之從先維俗議

此矣聞喪奔喪之禮古亦有之而於儀禮無徵
徵諸戴記曾子問中集禮所裁曰行百里不以
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正與孔子述老聃奔
喪見星之言同以是知古人原有奔喪之禮而
儀禮失其傳也道中哀至則哭哭遊市朝望其
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此則皆出古人之矩
亦天性之自然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
則四月成服此遠遊不遠遊之別也父母在不
遠遊寧有不急奔至家成服者不奔喪而四月

成服此爲品官之驅馳王事及庶人之行貨四
方者言耳而二者亦有別品官以王事聞喪於
外猶可以國爾忘家爲解庶人以行貨聞喪於
外其如不遠遊之戒何或者奉君命以從征領
父命而宦學則有不可以遠遊辭者　國制議
品官之奔喪亦不遑於庶人此　聖祖之盡
人性處也葬凶禮也改葬則介乎凶吉之間故
用吉惟不用凶惟服僅用緦麻祭僅用一虞以
所則內外俱哭易棺則仍設床斂尸如大斂之
儀不易棺則不設床但設靈座於吉帷內埃事
而徹之此又畧倣初葬之儀而從殺焉者也此
制多爲卿大夫之既貴而顯親者設而亦不遺
於庶人考律令凡許品官以改葬給假還鄉體
恤尤至當念　聖祖設身處地之深仁焉讀
皇陵碑隱然有改葬　淳祖之意以地臧卜
協故止因知士庶中有同此念者也此又
聖祖之盡人性處也中庸章有之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品官庶人之
所以無二制歟　以上奔禮

祭有二統有吉祭有凶祭禫以前之祭祭於靈
座凶祭也統於喪禮禫以後之祭祭於祠堂吉
祭也統於祭禮凶中之吉則虞祭禫祭是已吉
中之凶則忌日之祭是已　國初未定大明集
禮原以朱子家禮爲主後乃祖儀禮中特牲饋
食之禮與少牢饋食之禮裁爲品官家廟享儀
品官得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四仲月十日以

祭而無人未有家廟但奉祖父母二代之祀其時享於寢之禮但曰大槩略同於品官而已矣按祭法曲禮云大夫以羣牛士以羊豕解者曰此天子之大夫士也儀禮則以特牲饋食屬卿大夫解者曰此諸侯之卿大夫也蓋侯國之大夫僅當王朝之元士故其等殺如此少牢饋食必筮日特牲饋食不諏日筮則禮煩不諏則禮簡此侯國大夫士之辨也國制所定品官享家廟儀祭必筮日實本少牢從先維俗議

饋食之禮而文多從簡又參特牲饋食之禮其合大夫郎官而一之者蓋大槩體統從少牢而節省又從特牲也然其儀亦不謂不備矣中分一十六款一曰時日四時必用仲月月必擇或丁或亥二日並於孟月下旬預卜之古人用筮而今但以环珓之一俯一仰爲憑從便也將祭先期齋戒三日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正古人之齋法也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正古人之戒法也第古人七日戒三日齋而今並以三日爲限亦約矣齋戒之次日乃陳設則主祭者帥子弟及執事者洒掃洗拭陳設四親及祔食者之位而陳祭具焉陳設之次日乃省饌則主祭婦女滌濯祭器以待行事焉省饌之明日乃行事則主祭偕主婦設酒灺饌於正寢之東階主婦盥洗殺主婦率與祭者詣祠堂序立堦下請神主出就正寢主祭以下敘立

如祠堂之儀立定俱拜乃行降神之禮則主祭洒灌茅俯伏而興再拜乃降復位行參神之禮則主婦從主祭進羹飯於四親位前諸子弟婦女分進祔位乃降復位行酌獻之禮則主祭奉盤盞跪進高祖妣前祭茅畢俯伏興少退立執事者炙肝以進祝者取版跪讀如初是爲初獻兄弟之長或長

則主祭執注斟酒主婦扱匙正筯再拜復位然後主祭以下皆出序立廟門之外祝者有門掩門無門降簾是曰闔門即古之所謂厥也然後祝聲三噫欬乃啓門主祭以下皆入奉茶分進於正位之前是曰啓門奉茶既畢乃受胙祝者以神命錫主祭者酒饌主祭俯伏而興再拜跪受先嘗之旁及諸與祭者方乃對祝告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是爲受胙之禮胙既受然後再拜辭神神既辭然後納主於櫝奉歸祠堂

徹然後設席以讌宗人徧及徹賤是之謂徹酒饌既主既納然後主婦監徹酒饌是之謂徹酒饌既品官享家廟之始終條理也至於神主位次則先用朱子家禮儀式以西爲上後乃更制奉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於西神主櫝籍式則采伊川及温公之遺制以嘉定中臨海潘氏所得會稽司馬侍郎家之圖爲式尺寸並本周尺蓋雖

聖祖之敎尚古禮而一時儒臣佐下風之功亦不可沒也已然而

宪此禮儀殆非公侯世禄之家及故家之存有大宗法者不能一一遵行也蓋儀禮中少牢特牲二禮俱爲大宗適子事古者唯宗子承祧得祀繼別之祖禰於家廟餘皆祔食四時之祭徧召諸宗人助葬而享胙焉集禮中所指主祭主婦即本古之宗子宗婦所指祔食於四親之諸位神主即本古之支子不祭而祭於宗子之家也今宗法久湮而品官之恩蔭有節世禄之家甚寡蓋有位登台座而無家廟者奚暇考求古

人祭禮即有家廟而無宗法亦不能聯族人之心攝召未必如期而集乃民間一葬父母則諸子分處座而家設之終七之後不復會哭於一堂而況禫後之吉祭乎即品官家亦鮮克舉四仲月之祭大槩從民間歲時俗節之薦享或加服日忌日之祭而已

聖制所定品官享廟之禮亦謂卿大夫中豈無孝子順孫志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者故存古額以俟之而亦不嫌律諸貧官是以祠堂制度中又慮品官有家貧

地狹者不能爲三間則止爲一間亦可。不能爲一間則于廳事之東亦可祠堂既可以家貧地狹而從宜則享祀豈不可以家貧族渙而從省也或者黃曆之祀日有徵則隔月之三旬可毋卜家廟之遷豆素餙則陳設省饌行事之三日可合并。古有祝史今無祝史則取板讀祝及閫門之禮似可裁。古有公尸。今無公尸。則飲福受胙及對祝告成之禮似可省。古有旁祔之主。今無旁祔之主則衆丈夫衆婦女之召集似可節亦不欲數加以臘日忌日。元旦上元下元之祭。

古有助祭支婦則主婦率衆婦之分獻似可已。唯齋戒之誠不可無而進饌酌獻之儀不可廢。然世俗亦多以丈夫行獨自主祭而主婦或不入廟矣。斯誠違禮之大者而亦有難於膠執蓋宗法既不明家廟又不立則率類不呈殺。卽有殺亦殺小牲不殺大牲。大牲多取之於市。又自梁武帝起麪爲犧牲之例。後世效之有祀先全不用牲殺者似於古人血食之制有乖。儒者往往非之愚以爲此義當求之於古人血食之際主婦出而拈香補拜因脩飭正筯之儀卽隨主祭者辭神而徹饌焉其可也。此亦從仲

先進禮樂也太上民風淳厚與物相友而無嫉害之心其時必無宰牲祭先之事不得已而以犧牲祭先此中古之聖人緣人情而起禮者也記不云乎禮之近乎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殺生物以祭亡人其非禮之至可知矣然則聖人何以起斯禮曰斯禮豈起於聖人聖人特因人情之所趨而爲之節也如天子以太牢祀郊廟正戒有位者之不得濫殺太牢卿大夫以羊豕祀祖先正戒無位者之不得濫殺羊豕而古俗亦

與今俗不同古者雖有市脯而無屠牛屠羊屠豕割肉分市之垣有大典必用牲殺而今既有屠垣則不宰牲而市牲亦足以供祭饗之事唯小牲不得不殺而殺機亦少損矣損殺機而益生機未必不爲祖先培德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設有祖父生平雖不戒殺而臨終悔殺或有遺言戒殺則義在順志不在備祭之日思其所嗜祖考之所嗜不嗜素亦從其遺志而已矣據釋教以殺生爲大戒殺生奉先非孝也而今以世教兩存之蓋處於先後進之間此中又須有說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故先王所制葬祭之禮不致死亦不致生而孝子思其所嗜之心則致生之心也佛氏洞明十方三世之故謂人死受生六道然則子孫雖有祭饗詎能返六道受生之神使之

仍入家廟乃之死而致生之何居噫斯義類非儒先之所能徹也自昔議禮之聖人豈不知遊魂爲變六道無所不之而乃導人子以無益之悲又累人子以無益之費哉深知此心此神出幽入明無所不至父母縱在六道中子孫以一念之精神攝之宛似磁山之吸鐵然潛感潛通感者神亦不往通者神亦不來而一點來往真機聲自先天祖炁若冥然混合於無去無來之中結成合而爲一而復合之天親眷屬多生會

俞世德堂印行

入葬元來海則孝感之誠因最深也況其中罕有諛入中陰未及受生者業壓鬼途欲受濟度者二氏家且能以呪力符力攝之乃感之以孝子順孫之真精神而不來格來饗者哉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神嘗之義之所以深也今庶人中尚有因二氏之說信七祖九玄之非誣者乃儒者輒謬悠之以鬼神爲烏有之物祭典特先王假神道以設教耳豈非人死神滅之說誤之哉讀集禮諸條可以懾然

省矣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存乎德行焉(以上禮)

右四大禮議特就會典中所載大明集禮諸條畧爲之演其大義而觀其會通耳生平雖嘗涉獵五經獨於禮經最踈畧豈敢自謂無漏姑以備明哲者之采擇焉又緣起家農籍習染重而聞見孤陋行多所不逮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馬愚亦曰士庶之大禮四愚未能一焉孔子之未能四道蓋自歎生平未得吾父凡而事之又不能以有餘而明

友而先之劣於遇也愚則劣於德矣故不敢以已所不能者求諸人而緣情隨俗之議居多唯論及損殺生處則先進中之先進也

喪祭補遺或問十二條

或問卿大夫既有家廟卽當有四仲月之正祭祭用吉服禮也設遇三年大喪將廢祭乎將易服而祭乎曰此義已著戴記曾子問中古者三年之喪吉禮俱廢四仲之正祭吉祭也吉祭必行旅酬之事喪服至於小祥主人練冠以祭而

不旅酬旅酬必待大祥之祭力舉其廢四仲之正祭可知然祖廟何可三年停祀練冠可以祭考則亦可以祭祖意者三虞卒哭之後不舉四仲之祭而舉俗節之祭不嫌以墨衰從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孔子嘗述老聃之言曰天子崩國君薨訃祝取鼏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若慶訃祝取鼏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夫所謂卒哭成事正指三虞之後而言主既各反其廟則虞祭後之有事於祖廟無疑矣故曰喪三年不言唯祭天地宗廟

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卿大夫之墨衰而祭家廟猶天子之越紼而祭宗廟也載考朱子荅曾光祖書云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以是而推先正居喪未有以函服舉古祭者又古禮重父輕母父在僅爲母服齊衰朞年母喪既不敢以朞年外之函服侍父則父喪安敢以三年內之函服享祖朱子以墨衰行

俗祭可謂酌古今而用其中矣在我 朝又似有當通之變焉蓋

人子於母喪小祥之後父雖易吉而子之函服無改也居母喪者既許其以函服侍未亡之父則居父喪者豈不許其以函服享已亡之祖或者祖朱子俗節之獻而不泥其墨衰之服亦於憲章不悖也唯祭主之子母或先歿當父杖朞畢日詛不可以函服助吉祭如父命助祭則以墨衰侧喪庶叔從素服侧益事亡如事存使考妣未亡而遇二等之喪在尊長則與喪主同服在卑幼則多降一等而爲服者也此亦參古禮與憲章而用其中者設生朱子之時又當別論或問墨衰而獻俗節則少牢饋食之享其不舉於憂制之中無疑矣然則卿大夫祠堂之祭與

庶子居生母之喪又別蓋妾婢皆不可以祔廟父且不爲生子之婢服朞子安敢以三年內之函服助父四仲之吉祭哉卽墨衰亦不爲侧矣主祭者自有朞功之喪其祭當用何服曰據禮總不祭而喪服自朞以下大夫降諸侯絶其所以降且絶正爲函服之有礙於朝祭大事而故爲之節也今按大功以下非屬幼喪則屬外喪服降而情已殺卿大夫殆不必泥總不祭之文而廢四時正祭或者易錦繡之服而以素服襲齊衰此卽墨衰遺制居卑幼之喪可以素服襲齊衰此卽墨衰遺制居卑幼之喪可帶從事其可也朞喪當分二例居尊長之喪可去衰而易緇素袍服此降墨衰一等喪正室從墨衰侧喪庶叔從素服侧益事亡如事存使考妣未亡而遇二等之喪在尊長則與喪主同服在卑幼則多降一等而爲服者也此亦參古禮與憲章而用其中者設生朱子之時又當別論或問墨衰而獻俗節則少牢饋食之享其不舉於憂制之中無疑矣然則卿大夫祠堂之祭與

敦世德堂印行

士庶寢祭之苟簡何別曰古人祭品原不過豐
按禮諸侯不過七牢大夫不過五牢士不過三
牢正祭猶然而況俗節之享又按朱子家規云
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月之
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
止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一杯
又謂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自虞
以後方謂之祭以此而推古人之祭不但俗節
從簡即正祭亦不過豐也末世風俗漸侈豪貴

家至以百品饗客者義不得獨儉於祭享酌古
今而權其宜竊謂卿大夫雖以墨衰行俗節之
享五品之殺三獻之酒亦不可少必泥朱子二
味一斟之儉則膠矣唯讀祝受胙之大禮委非
居喪所可行而今卿大夫家雖四仲正祭舉此
禮者絕少愚亦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或問古者三年之喪不許弔外喪而許於卒哭
後與喪家饋奠之事蓋爲居大喪者荒迷失次
即獻孥上食亦須以人代之乃行俗節之享今世
故天子諸侯之喪非服斬衰者不奠大夫之喪

非服齊衰者不奠士則取於朋友之大功以下者蓋以養人子初喪之至哀而亦同哀相恤之誼也今世此禮已廢則虞祭以前之奠孝子當舉盃自奠乎曰既無與奠之人安得而不自奠然與奠未必累無人也凡昆弟子姪在基功之數者皆是矣以之行獻聲上食之事而喪主自舉哀跪伏於下其猶行古之道歟至於卒哭虞祭之後則身尚可以與天子諸侯之奠而況自己先有定裁謂兄弟相去遠者兄家設主弟不

奠而不許其與大夫士之前故曾子問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荅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又問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荅曰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以是知居重喪者但可相親識虞祭以前之奠事耳脫衰行奠不脫衰而行弔皆非也乃吳俗之講此禮者甚寡蓋有祥禫之內以重喪弔重喪獻擧上食以爲常者矣不古執甚焉愚以孔子荅曾子之問揆之義已著禮經雜記中云雖諸侯之喪如當親故有喪即哀清弔尚可非於擯相之說若以牲醴獻繹則淫於脫衰與奠矣更有不可爲訓者居重喪而以慶賀居間入公門也此風不革

文獻之邦云乎哉

或問家廟既立便當倣古宗法而行倣宗法則支子必祭於宗子之家倘兄弟有分居遠者則如之何曰拙議中曾有招魂分座拜廟請衣二說正慮及此然猶就分居之不甚遠者言也若甚遠則分座可行而請衣不可行矣乃朱子亦已先有定裁謂兄弟相去遠者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又云禮文品物亦當少損或但一獻似嫌太簡萬一兄也愚謂標位之說良是一獻無祝可賤弟貴此議尤不可執但當知標位分獻畢竟是權唯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爲正也苟不祭於宗子之家貴者雖以上牲祭標位不失爲厚或問卿大夫於三年喪中復遭適妻適子之喪親友往弔亦可暫釋斬衰而易齊衰否曰此義已著禮經雜記中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

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則妻子不待言已昔曾擇之嘗問朱子三年喪復有朞喪者當復朞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朱子曰或者之說非是朱子所荅正以雜記之文爲據也然則豈但當易服以待弔者凡臨喪之際皆然耳蓋孔子以之死而致死之爲不仁若臨朞喪而不易重服是致生於三年之親而致死於朞年之親亦非天

理人情之極致唯卒事則反初服則重者無失其爲重輕者無失其爲輕矣然朞喪不等則所以待弔者亦不等諸父昆弟之喪自有喪主受弔弔未必及朞親之門唯妻子二喪則身自爲喪主或難執重喪以辭弔客然既在大喪之中所重有在弔子必辭弔妻則卑幼不必辭而尊長可辭如平交不可固辭則臨喪易服卒事反服之議當矣

或問古者子從父服亦從父祭喪毋至於小祥

又云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以子爲喪主未安愚按凡筵三年而除之說亦宋制非周制也周制小祥之後夫釋服子亦釋服何必論及小祥大祥之主祭者朱子之說正可行於今日

或問神主之位必註奉祀者於旁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此亦當以朱子之說爲正謂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蓋夫在妻亡雖以神主祔於考妣之祠然猶未正廟位必待夫亡合祔而後自成一廟之主于時乃得旁註考

男某奉祀夫在安得遽書或有父在而于先亡者可註孫男奉祀否曰亦如夫在妻亡之例必待祖歿而後可書書祖位可註父諱奉祀否曰不然但當書孫男某奉祀或問　國朝封典分妾與婢妾爲二例在服制則妾有服婢妾無服而所生之子則三年之服同之婢妾所生之子既貴父既無服不成喪主子又不敢自爲喪主弔者或臨其門則如之何曰世無婢死而受弔者父必辭弔子則立几筵

於私室辭尊長及貴客之弔而受三當中卑幼之弔可也得無嫌於自爲喪主乎曰孔子尚不禁伯魚之喪出母而況生母之未經父出者乎其喪也既可立几筵於私室豈不可於私室受弔但不居喪主之名耳父歿則子爲喪主亦可以受貴者之弔銘旌宜何如書曰不得書父之側室以混妾但書其官生母某氏之柩可矣亦或問身爲人後而所生之父母死近例已許引告治喪從心喪三年例亦可以受弔否曰古禮有難復於今時者此類是也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爲生而不爲死豈必俱向死者之位行拜奠也觀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可見已師生尚爾況於所生父母其義在朱子答賓文卿喪哉近世非喪主不受弔非向死者之靈位不行弔於是所生父母之喪亦以不弔爲常矣此

所祔於何所朱子曰妣者媲也避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可也伊川云祭於私室愚按朱子所謂題主蓋就喪几中之神位說也其稱別於嫡母正與銘旌之例相通然此主不可以祔廟喪弔則同覘弔之例歷之墓所耳但言祭於私室而不言所祔何也妾婢原無祔妣之禮不待言也或疑禮有妾附妾祖姑之文今即無祔獨不可立主私室乎曰此亦情之近乎禮者但不無貳家廟匹嫡母之嫌則以禮奪情可也祭亦用

紙榜標位之例品饌則不得與考妣同豐

或問身爲人後而所生之父母死近例已許引

雖委巷之禮而人子身既不爲人後豈以弔不
弔爲重輕從俗可也唯仕者既以引告求歸而
未仕者乃於服中應舉於心安乎程叔子云祖
父母喪須是不赴舉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
者當如此然則所生父母之喪可推已但君子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以此自嚴則可以此責人
或不可盖末俗躁進成風尚有匿父母之喪以
應舉者而可以法令外之禮教繩人哉近世居
父母之喪者七七後居常荅人以制生帖荅弔

客以孤子哀子帖而棊喪或書杖期或書期服
今於所生父母宜何書曰近見錫山有名紳曰
高雲從者於弔客書降服子居常書降服生最
當
或問考妣生則同牢而食死亦同牢而饗有一
考而繼室之妣至數位者亦止享以一牢乎曰
犧牲之牢一而杯盤筋俎則隨妣數而增焉可也
設妣中有用素者再分牢否曰不嫌特設一牢
但不得如同牢之大如但一考一妣而葷素異

考有妾婢多而嗣息廣者葬埋之法宜如何曰
婢妾之無出者隨地可埋即用釋門荼毘之法
亦無大害有出則所生當爲厝於考妣壠墓之
傍卿大夫家未必無得力之妾婢不忍委諸火
化而又無子息可依者又如之何此不妨於身
在時預爲之地可從壽穴近處預立二墟一厝
諸妾一厝諸婢如郡縣之厲壇然戒令子孫掃
墓之次既祭后土亦以紙錢酹酒妥之仁也
或問禮有子放婦出之條設有家子已衍孫枝

而罪不得不放。其承祧還立放者之子乎。抑立放者之弟乎。曰。此有徃牒可據。帝乙舍庶長啓而立少子紂則長子不承祧矣。微子舍其孫腯而立次子衍則嫡孫不承祧矣。卿大夫家之祭統亦然。冢子放則以次子承祧。冢孫放則以次孫承祧爾或疑罪在放者於其嗣子何尤曰罪至於放則生不得助廟祭。死不得補禰位矣。父不補禰子又安得承祧亦許其入祠堂以祀祖乎。曰此如介子之例不主祭而助祭可也。於祖

則助祭矣。於其被放之父之歿也則祭於何所。曰。畧如別子之例。其長子繼禰而不繼祖。別於寢室祀禰。或又問禰雖見絕於祖。設祖歿後。或以遷善改過起令名。或以邁迹得時居高位亦可爲之創立一廟起大宗法蓋大宗起於別子之祖位子安得起繼別之大宗。是有父而無祖矣。設荷君寵而至於封祖蔭孫亦赴

祖命而不許禰祢廟乎。曰。唯君命能奪祖命。父果以被放始。而以顯親揚名終。祖亦必收之矣。卿大夫之祭雖祢祖廟庸何傷。父雖祢廟其適子亦難遽奪宗子之位。蓋承祧已先有人矣。承祧非介叔。即介弟誰當讓於祢廟者之適子。三讓則可從宗人之年高有德者以祝文告祖而復之。倘父未祢時已先有祢廟之主。如庶長兄嫡介弟之類

則如之何。曰。宗子之位可正。則祢廟之主亦可正也。祢補過顯親之適子於祖廟。而遷權祢廟者就介子之原位。亦改權承祧者。就繼禰之宗法就。曰不然。萬一介孫承祧出自祖之治命。則雖祢位可正。而宗子之位不可正矣。待去受祖命者之歿也。然後以所應奉祀者告於廟而正之。又或父雖放子。而子能以封典及其父受乎。不受乎。曰。當觀其行。子有處仁遷義之實。受之可也。仁不處義不遷。而徼榮顯於一旦。則焉知

日後之倘伏若何而受之不受得無嫌於輕君寵乎曰否子無令德而父卻其倘來之封義也若孫爲祖放放後成名能以恩封及父父當受否曰此亦當勘其有處仁遷義之實先爲之投誠懺過於祖而後可受子封不然亦寧卻其封以崇父命耳唯顯親而至於賜祖又或以奇功膺世襲則所謂以君命奪祖命也

右十二條皆喪祭中之最義也在禮經多有明徵唯異世或不相襲故士大夫每悵而可從先維俗議卷之三

之見而前議尚未之及故補之

總說世教民彝會通以宗孔矩議凡一百三十八款

古要管志道登之甫著

身心成法

士君子立身立心俱有成法立身之成法蔽於
于思四言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
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立心之成法蔽於孟
子二言曰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
要只在愼獨志道平日言多尤行多悔然自有
聞於耿先生之後無一日不念茲在茲擇茲在
茲焉

恥躬不逮

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不
但自逸行說爲然凡與人論學落筆爲文苟然
今人不逮古人正在此處其心多欲而言必牧
黑依於無欲其身多過而言必推敲立於無過
其習染尚在功名富貴場中而言妙道則駕在
六經語孟之上其行境尚在生死輪迴海中而
言妙悟即跳出三界賢聖之上皆古人之所恥
也愚也不敢不日以此三省吾身

謙忍恩誠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書曰必有忍其乃
有濟士君子修身踐言而不能遜孚衆志無乃
於謙忍二字上未足歟多言亦坐不能忍愚生
平正坐此二病眼緣宿習流來亦緣少年未受
師友大鉗錘故也垂老痛省及此故作謙嘿二
箴而噬臍已無及矣猶未及於忍茲忍之一字
該謙嘿實聖賢之大德濟大事之根基也特
惡夫學謙學忍而不以誠遂流於鄉原耳故曰
思誠者人之道也

立身謹始

士君子居鄉縱不能移風俗決不可壞風俗凡
身負氣節之標而以虛驕長後生之狂根身博
寬厚之譽而以姑阿長後生之偽根皆壞風俗
之尤者大丈夫欲立身於天下不可不謹其始

士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此先正之格言也居鄉亦何獨不然然而幾微之間亦有辨凡以忠厚領正直者猶如冬日人必親凡以正直領忠厚者猶如夏日之日人必憚與其令人憚也寧令人親義在周易大小過之象傳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用過乎儉忠厚勝也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正直勝也於卦義俱謂之過唯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而大過亦聖人事也中人以下可小

過不可大過小過近乾三之惕大過近乾上之亢惕无咎而亢有悔聖人不避亢龍之悔而賢者必以寡悔爲道

中庸遯世

達則行道濟人窮則明道淑人大丈夫之事也然淑人最不易言不但以德亦以時與地相協焉釋氏是以有知時知處之說也釋氏演出世法當不爲名利中人所忌猶懷四顧如此而況操素王之木鐸者乎士胥知王天下有三重豈知師天下之三重曰德地時孔子得師天下之重者也即有孔子之德而無孔子之地與時不乘潛龍則乘惕龍不以見龍之榜揭於世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之爲言非避世避地避人之謂也易曰天山遯天運於上山止於下兩相見而兩不相通故謂之遯龍德之君子日以庸言庸行近人而人以氣味不相蒙自遠之遠則疑疑則忌忌則謗是以有遯

世不見知之中庸也依中庸矣何以至於遯世聖人不素隱行怪又不闇然媚世則擅氣薄而衆嘻者不附焉亦若天山之相遯耳然而聖人幸無所悔非以不悔不作故無悔蓋照千生之因地者緣不必結於一生培萬世之道基者名不必成於一世儒者不可不究此理

默贊化育

大丈夫必不虛生於世終其身遯世不見知而愛也德不孤必有鄰豈豈無一人知之老聃

見知於孔子一人達磨見知於神光一人周元公見知於程淳公一人而此生之功行畢矣亦有當世莫宗而以遺風興起百世者如伯夷之廉頑激懦柳下惠之寬鄙悖薄其尤也皆於化育有默贊焉究竟則皆入於乾元果海

為孔子闡幽十事

志道生平才薄德薄學問亦薄不揣為孔子闡幽者凡十事其案俱取諸孔籍中。世咸謂孔子以刪述接千古帝王之道統愚獨闡其終身任文統不任道統道統必握於有三重之王者此於文不喪天述而不作之案參之其事一。世咸謂孔子以講學樹天下萬世之師道愚獨闡其終身居臣道不居師道師道必遜於作禮樂之天子此於夢見周公竊比老彭之案參之其事三。世咸謂聖人不生則已生則必有制述之六經有從遊之七十二子愚獨闡孔子設乘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寧有六經設乘不在天不在田之惕龍寧有七十二子故曰君子而時中學

易及父母在不遠遊之案參之其事四。世亦知聖人之學莫深於知天命而孔子於五十進之夷然尊孔子而反局孔子。此於天下有道不與下惠故曰無可無不可。論聖人者必毋若界華有盜蹠之弟在外必不從周流而從三黜如柳下惠之和愚獨闡孔子設有遜國之事在先有養老之遇在後必不從鷹揚而從叩馬如伯夷設有叔梁紇顏氏在堂此於天何言哉及中庸遯世之案參之其事三。世咸謂大成之聖不見於世則已見於伯夷之清不聖於柳下惠之和愚獨闡孔子窮神知化之案參之其事五世亦知聖學之傳莫要於閩一貫而孔子於曾子子貢及之。然但謂曾氏獨得其宗愚獨闡閩一貫尚屬悟門實

之必以行門是以二子之聞道雖同而不得與
顏子同稱好學子貢默銷多學於一貫而不以
言唯其悟境亦在曾子之上此於孔子問子貢
汝與回也孰愈合諸家語得賜門人益進得回
門人益親之案參之其事六世咸疑孔子與西
方聖人不同道愚獨闇其敦化運於性海川流
通於行海經世之中有出世方見孔子之道之
大此於乾元傳中大明終始乘龍御天之案參
之其事七世咸疑孔子問禮老聃之事為證愈

愚獨闇其猶龍之贊與受盛德若愚之贈俱是
實事名曰問禮實參道德方見孔子之心之虛
此於曾子問中助葬葬棠聘呼丘名之案參之
其事八世咸忖孔子之從先進在周初之禮樂
愚獨闇其以野人為先進必遡黃帝堯舜以上
而及於衣裳文字未立之先蓋聖人懷古之思
之遠也此於志大道之行與迫太一之禮雨案
參之其事九世咸忖孔子得位必不圖桓文之
伯功愚獨闇春秋之事必用春桓晉文桓尤正

孔子自言志在春秋蓋在誅亂臣賊子以定萬
世之綱常也歷聘七十二君所遇率多亂賊然
亦不敢顯言誅之獨於鄹原有顯誅曰德之賊
也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夫何故誅鄹
原正所以誅亂賊也凡亂賊之得行其志者不
自帶鄹原之標則必有為鄹原者輔之田常不
以厚施得民豈能墓齊三晉不以好賢禮士收
人望豈能分晉故曰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
仁義存焉鄹原竊仁義之尤者也其流不至盜
國不已然斬盜賊之根先自誅鄹原始至於亂

啟世德堂印行

既成則無所容其詩矣而春秋之所以養成鄉原又有本成周以鄉舉里選取士春秋時三物之教雖衰而士猶從鄉評中出非一鄉稱愿之人不足以動國君大夫此修鄉原者之所以盛也今日之流風又異是山林訪舉之途既塞學校三等之簿復荒士不以鄉原進而以雕蟲之技進亦以鐫刺之門進殊不以行誼之優劣爲重輕何事學鄉原爲設有知所自愛而學爲原人者孔子未必便以爲德之賊而拒諸門外

也故未進身之士多狂躁而鮮原人至於一入仕途則非閹然媚世之習不足以博今名而取高位又或詿議居鄉則又欲以月旦掩官謗是故宦流中之賊德者鄉原猶居半焉天下縱有大聖大賢必不能奪鄉原之譽而鄉原一出却能奪大聖大賢之譽此非俗目所能辨也所不可欺者唯有如電之神目所不能逃者唯有冥府之業鏡而宋儒又掃因果之說頗似爲鄉原開一宥罪法門誰肯自劊至於穿窬克類盡處儘有身入鄉原場中而猶口排鄉原者正是鄉原之魁傑吾有一言作斷案曰凡言鄉原亂德而不信因果之理者皆未斬鄉原之根者也姚江倡學以來講學家之鄉原更不少充類至義之盡一切濫於收徒躁於張幟以巧言令色爲善誘者其去竊國侯門之仁義一間耳省夫

鄉原難迷道眼

鄉原能迷俗目不能迷有道者之目究竟則俗

目亦難終迷昔嘗與劉中丞芝陽孫右都悅峯同郎署時論及於此劉曰孟子狀鄉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則仕途果有若人遂能塞言官之口乎孫曰天下之耳目廣矣豈盡瞞得愚曰然哉古但聞有鄉原不聞有國原天下原也以鄉黨中闇然媚世之夫投之以天下之大任手足必露矣然世情類喜軟滑而嫌端方即受齮可數亦必有從中回護之者而鄉原亦無大過可摘唯不能於國是中作砥柱耳故涉世亦利然

而釀成上言德政之風者必此曹也俗目豈能遽識至於蓋棺而公評亦出矣先正雖言誠能動物而世教衰微之季却是僞之入物也易而誠之動物也難但僞之入物不可久而誠之動物可久耳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亦至於蓋棺而後定究竟鄉原縱能動人不能動天至誠則天人交動誠至於動天則亦何論乎人之動與不動哉是故鄉原非不利於名利之途

君子斷不以彼易此

拒楊墨與誅鄉原同意

初嘗疑孟子之闢楊墨爲無謂今天下曷嘗受楊墨之害哉何勞孟子之過爲世慮也迺乃省及其所以闢之之原孟子不顯闢當時當國强兵從衡遊說之士而搜其根於楊墨亦猶孔子不顯誅當時亂臣賊子之徒而搜其根於鄉原也何以見之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得孟子勝齊之者也此有二種非同流合汚之鄉原忌憚之小人耳其弊端與楊墨絕不相關乃不可之規而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按莊書有所謂慎到者即慎子之名有所謂兪滑釐者即

韓原於道德之意申子卑卑施於名實正楊朱之流派而楊朱則從老子道德教中出也舉此二子源流而一切權謀功利之士可推已蓋當時策士顯於諸侯雖以權謀功利爲實亦以仁義爲名仁義必有所祖楊墨戰國仁義之祖也孟子遊齊梁所遇富强縱橫之士鮮有不從楊墨中出者是以力辨其爲邪說暴行而欲杜之其隱意自有所在嘗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乃其闢之所在也不然則孟子之闢楊墨迂矣今世固多處士橫議近於戰國之充塞仁義者邪不從楊墨教中出而從孔孟教中出又畏途中倚勢作威傷風敗俗之豪類皆言孔孟之言而行實背之者也此有二種非同流合汚之鄉原忌憚之小人耳其弊端與楊墨絕不相關乃不自反其所以塞仁義處而以楊墨之徒當之此

兪世德堂印行

鄉原合小人反中庸
人品唯中行爲上狂次狷次謹厚謹厚之
不傷本色者爲鄉黨自好之士加之以閹然媚
世之潤色則所謂鄉原也又有所謂反中庸之
小人者近何品遠何品與鄉原孰賢曰鄉原似
中行亦似狷而遠於狂本相盡掩却不似小人
之無忌憚者反中庸之小人似時中亦似狂而
遠於狷本相猶存却不似鄉原之閹然媚世者
俱非三五以前人物當春秋時則已多此二項

人矣鄉原但曰德之賊似猶不以中庸之名歸
之無忌憚之小人乃被之以中庸之名其曰反
中庸云者謂其亦自成一中庸但與君子之中
庸相反也則亦賊德之別稱也鄉原有忠信廉
潔之似而用之以媚世其格局尚小小人有時
中之似而篤之以應世其格局已大然則天下
有爲亂臣賊子之羽翼者必鄉原有爲亂臣賊
子之渠魁者必無忌憚之小人也以吾觀於今
等凶人矣而況春秋以後哉學者當思孔子與
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無君之救而無二

小人之無忌憚者什之七究厥源流又似鄉原
之來已久而反中庸之來未久其端則誰倡之
曰倡於講良知之儒學者什之三倡於講罪福
性空之禪宗者什之七罪福性空之宗從狂禪
牽引儒流者什之三從狂儒牽合禪流者什之
七而宦流倚勢作威誣土行私之黨又在外焉
欲挽此風其機在上而吾儕求所以爲潛移默
奪之方則非深入君子時中之窟不可也

鄉原與反中庸之小人亦不起於春秋唐虞之
世已有之皐陶之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別傳以爲孔壬即共工之名也巧言令色非鄉
原而何四嶽舉鯀治水堯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能方命圮族非反中庸之小人不克鯀非鄉原
中人而共工之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邦似合有
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爲一人在唐虞已有此
等凶人矣而況春秋以後哉學者當思孔子與
楊墨同時豈不能稽其無父無君之救而無二

言及之獨惡鄉原與無忌憚之中庸荃照見百世後道中之賊唯此二凶種子雖有百陽墨並興於世皆吾道之羽翼也近世二凶俱出孔孟教中則如之何愚亦曰君子反經而已矣

理學家方命圮族

再考四凶之誅鯀殆不以治水無功極而以方命圮族極書但曰九載績用弗成而已不謂其無績也績用弗成而方命圮族之罪狀已成安

得不誅茶以八議之律鯀得其四曰議故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而不能贖羽山之一極以是知聖世之操方命圮族殿矣舜謂方命讒能以一已之識見議論聳人耳目格天子之命令使不行也能方命者必能圮族益有凶黨相爲應和焉豈可容於堯舜之世太公之誅華士亦然華士自負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正方命之雄也戰國處士橫議之後遂激而爲始皇之坑儒其端皆起於方命今世有跌宕不羈臧否朝政之山人無乃近之山人特其粗者其精者實在理學家

聖祖頒榜文教四民各安生理而士有抱泰州之木鐸者且曰吾將以匹夫明德於天下也何以生理爲此方命也

聖祖頒監規教國子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本而士有溷於二氏之學者且曰吾能以無上菩提先天秘訣超生死也何拘世法爲此方命也

聖祖又謂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註道德經作心經序隱然導士君子以出世心行經世事而

士有執宋儒之成說者以爲二氏之書可焚其君可廢也則必腹誹於

聖祖之並存三教此亦方命也三者方命雖同而圮族則別執宋學者特不能通族姓家世命之根元耳尚不至於圮族圮族必在今之霸儒霸禪中霸學不出前二種此風不熄將有亂賊乘其後故不可不嚴其防也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亦非比方人物之謂方人之方猶方

命之方。謂以一格用一人而不圖之於別格也。方得妙時。便是曲成萬物而不遺。故孔子以逝者如斯。贊孟子善用易。愚不敢以爲然。孟子辭規之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凡下聖人一等者。自格不厭。格人不厭。固以吾觀於近世賢豪有不踰方人之轍者鮮矣。

言有大而非誇

昔人云言有大而非誇。如孟子狀大丈夫。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言儘軒昂。義則平實。宋儒乃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便近於誇。

也。泰州王氏高其標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便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鈴。可配禪流黃葉止啼之案。不可爲訓。

明道四語

愚最愛程伯子四語曰。有恁。你管得我。有恁我。管得你。但願有致太平者。我只願爲太平民噫。此仁人之言也。正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通。人已間一毫無加。

之地步。果若所言。將置羲皇以上諸聖於何地哉。宋儒贊孟子善用易。愚不敢以爲然。孟子似未嘗透及乾龍无首道理。透得此理。寧有此言。學者但當學孟子之知言養氣。不可執其高擡聖學之言詮。

師道

周元公說師道最穩。曰。先覺覺後覺。閒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匹夫之所以陰贊化育者也。泰州王氏高其標曰。達則爲帝王師。窮則爲萬世師。便屬誇張。吾儕一措大耳。安知帝王中無吾師。又安可謂萬世唯吾一人是師。如此說鈴。可配禪流黃葉止啼之案。不可爲訓。

則亦一毫無損無加無損之極便是平等性智。
子貢平日之志願在焉。孔子又照見其力量有
未滿處故曰非爾所及。蓋安心平等之難也。叔
子之敘明道乃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
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孟子
之後一人而已果若斯言。則于四百年之間遂
無贊化育於其中者必待明道先生之出而化
機始續耶。似非平等性量中流出語。此伊川之
不及明道處也大槩宋儒之張皇絶學酷似五

花開後禪流之張皇宗學雖能動學者向上之
思不能遏學者虛驕之氣。

伊川未知孔顏至處

伊川敘明道之盛而結之曰學者於道不知所
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乾知斯名
之稱情是也若就伊川身上說則亦但可許其
知向孔子而不敢許其知孔顏之所至知孔顏
之所至者子思也孟子似猶未達一間孟子之
尊孔子已極然不如子思之透聖宗聖宗何在

也而乃疑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似未透及
不違仁之消息其曰欲從末由正是入聖後望
道未見之胸襟亦向過此以往處說也程門擘
以大可爲化不可爲判之豈知三月不違亦既
大而入於化矣化後尚有窮神知化之道岸此
莊書所謂七聖皆迷者也以此推之明道於顏
子之卓爾猶在恍惚間耳既恍惚於顏子。獨能
不恍惚於孔子哉然程子見得到此地位工夫
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却是中窾之言殊不類

近儒綽掠宗門話頭以非有非無亦有亦無見解釋卓爾末由之義此等見解乃是顏子請四勿時心境耳近儒以爲奇特而拈之不亦陋乎學者須知達磨安心了不可得之宗孔門七十二賢靡有不見此大意者遵此實際則唯顏子一人而曾子啟手足時亦及之餘雖未必皆徹而宗門百尺竿頭之見地不之也不然則孔子之所謂日月至焉者至何地冉有子夏所悅於夫子之道者悅何物豈果如晉人所謂名教中

自有樂地而已耶兩程得周元公點出孔顏樂處而証之以六經便以此爲至矣卽出之以起斯文闢異學所以未達孔顏之至處也

玄無穿窬之心

孟子歿後師道移入二氏門中至伊川而復振伊川儘有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但不無走作孟子心宗處孟子於玄無穿窬之心一句最得力而伊川之玄未盡處多也伊川實隨明道同事元公半年後得聆太極圖說明道猶對人言昔

又不恕周茂叔而科之曰窮禪客亦不恕邵堯夫而評之曰於儒術未見有得將非陰取而陽藏之玄類至義之盡不謂之曰穿窬之類吾不信也朱子則無此病而學脉實從伊川來不敢援根及此沿至今日學者渾身入於穿窬類中竊人之見以爲已見旋復伸已之言以遏人言心既不信於天言安得信於世愚於此有深懼焉所以力矯其敝思與同志共挽之拔本塞源不得不以戈入伊洛之室此關不破而欲求孔

子之至處是猶緣木而求魚也

群龍无首

先儒解易之大謬處在於以四時之春訓乾元。掩生天生地之根因以剛變爲柔訓乾元用九。掩無可不可之天則而其進退古今表裏人物之有失衡處則皆爲群龍无首之義不明也朱子亦言六龍皆聖人有隱顯而無淺深豈無所受獨未悟到无首處耳學者當知群龍无一可以爲首而隨時隨地則群龍无一不可以爲首

論到乘龍之聖人則必以九五之飛龍爲首而九二次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雖統言乾道而贊歎重九五一爻其統足以當之操三重之聖王出三界之法王其選也孔子正當見龍之位龍見於田亦不專又見於春秋亂賊之世則必以見衰惕宪其願力所乘又似不以生知安行之楼見而以學知利行之楼見故其自道之語每於聖王法王兩遜焉思及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則曰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論及三皇五帝及西方之聖人則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悔聞強識人也不知者以爲孔子委是凡中之聖非聖中之聖其知者以爲孔子等三重之聖王此以臣道遜君道尊西方之法王此以人道遜天道苟求其實直是時乘之道當然耳乘飛龍者其道近亢故武王自負作君作師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謂之驕釋迦自負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而不謂之誣時乘也乘見龍者

其道近惕不近亢故孔子行述而不作之事出聖不自聖之言亦時乘也世儒不破此機輒以我相黨伐於其間不但權衡失準難與尚論古人兼以遇見劣解造大妄語積萬劫之迷因悲夫愚是以惓惓於群龍无首之提挈也

見龍禪惕龍

住歲有所往復於李中丞見羅公論及古今道脉妄謂飛龍禪於見龍見龍禪於惕龍此微詞也爲姚江泰州之流散而發也公不起而旁聽

者多疑之知言良不易哉若十二君師道合撫三重之王者卽君卽師王道天乃以斯文之統屬仲尼而溥洛關閩繩其武故曰飛龍禪於見龍至於姚江泰州之衰而見龍之道窮矣於斯際也當有龍德君子起於不尊不信之中孜孜唯進德脩業是務不擬道標而道脉隱然歸之此今日之天命所屬也故曰見龍禪於惕龍愚實以此言破泰州家當見龍之執義本淺近而辭涉幽玄是以動豪傑之

疑也雖然見龍在潛惕之間惕可禪則潛亦可禪何以禪惕而不禪潛曰潛龍不易世不成名若無預於世教也者故禪不及惕在人位雖不爲人所利見而人亦耳目之德進等修他日未必不利見於天下卽終其身未爲人所利見而天或授以萬世之斯文亦不可知是以能受見龍之禪也凡乘見龍之運者其功用在作人亦在立言不來見而乘惕則作人立言之二用可遂掃而空之乎又不然也人不必不作戒於濫言不必不立戒於輕必於不作不立則潛事也潛亦有時當乘而吾儕旣立身於冠裳中矣安得潛以潛龍之心行惕龍之事庶爲不負此生而惕亦不粘一格如夷惠之以流風興起百世亦時乘者之所不廢也必於作人立言則膠

人龍時位

五代時有衛元嵩者作元包名乾之九三曰人龍最當蓋九三人位也諸爻潛見飛亦直稱龍

躍亦隱然是龍獨三以君子稱不以龍稱爲其不天不田混迹於衆人之中莫有諒其爲龍者龍而人也然以忠信修辭之學達於至之終之之地是謂下學而上達人而龍也元包之取名確矣今借惕義以名龍特取爻辭中本色字眼耳其實群龍皆含惕意何獨九三爲然吾謂見龍禪於惕龍亦不專謂日乾夕惕之心可行龍德正中之事實就重剛不中之時位言也謂不在天而在田之德業今當以不在田而在人之

德業承之也益三已現身九二之上而又有九四壓之於下似君子之頭角出群而受制於上之有權力者不相軋而相戕則相疑而相忌故多危日乾夕惕持危之道也今日之道脉何以獨當屬於人龍哉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又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危地正君子疢疾苦心之地也世有德尚未龍而處見龍之地蚤已爲人所利見其稽敝也必踈姚江泰州之所以一再傳而狂

僞並起正坐此也使其久困人龍之位不信不從多憂多懼豈遂能以禾亶之規求方之矩立極於世蓋以孔子知命耳順之年尚需徐而不惑年之前後矣師以驟發若二子已發遽於不惑年之前後矣師以偏圖偏方之極立弟子以作狂作僞之根應亦固其所見龍之脉安得不窮欲正此脉非磨百鍊之精金發千鈞之重弩不可而以百鍊發千鈞則必人龍中之疢疾多而心志苦者也故今日之持道脉者多不屬於似見非見之用龍而屬於不天不田之人龍時所乘也更有一樊非人龍不挽古者尋師取友不憚千里裹糧端爲道不爲利名如遊夏之趨孔壇是已而師友間陶鍛亦不憚錐心刺骨有大過則鳴鼓之攻取瑟之歌不廢也今見先輩之開講堂者大槩假名位以招之儲粮糗以待之照嘔以辟色奴借以名譽纔發一知半解即縱之遊大人以成名非分之求無故之養若以爲分所當然而無忌憚之中庸乃盛矣資勢力以立道標其弊必至

於此在危地之人龍則不然非君非師勢力猶在人下而以德業熏人則純是天真本色又發於日乾夕惕之後解行必符齒德必合寧肯以狂僞之端示人而狂僞之徒亦不肯近闇然進修之士此見龍之所以禪於人龍也禪不由人由天也故有生知安行之聖人應飛龍以出世者又當別論

孔子在惕見之間

易諸卦各有一主昔人有判乾九三爲成卦之

德堂印行

主者非也乾卦主自在九五與坤之六二也之初九例通唯三位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正屬求志尚志之士而曰乾夕惕正士人進修之心法雖標之爲萬世士流之卦主可也乾卦下三爻皆屬士初爲人所遺逸之士二爲人所信從之士三爲人所疑忌之士而龍德則無陋劣故士之出潛者幸則見不幸則惕孔子猶在見惕之間由萬世視之全屬見由春秋視之半屬惕必如舜之耕稼陶漁成聚成邑以至升聞於帝方

應見龍在田之象衰世之龍不但難飛於天亦難見於田則唯闇然進修而已矣愚德不龍而所處正在九三之地故於惕義獨詳焉

六龍俗有與常

易不可爲典要而幸辭揆方原有典常。近儒好以圓融混之不曰一人之身而六龍備則曰一日之間而六龍傳往往圓六龍之義以合於一龍伸飛見而退潛惕闇者以爲妙諱不知皆屬向於无首何以知其然也以弘毅任重道遠即

禪門中合頭語孔子之訓乾龍却不然於初則曰龍德而隱者也於二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於三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於五則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於上則曰貴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一一各有典常但以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一案收之耳參若世儒

大夫見圓語圓而行亦圓矣見圓語圓不過虛狂氣習而行亦從圓遂成無忌憚之中庸可歎哉

曾孟程朱有首

見群龍无首之學此孔子一生大機栝也顏子入頽于地位無疑曾子不無有首意在而志亦向於无首何以知其然也以弘毅任重道遠即

是首意以忠恕貫夫子之道即是向於无首意其不肯以夫子事有若正從有首意中來其不忘若亡若虛之故友又從向於无首意中來較諸顏子子貢之委身默贊夫子寧首人而不首已者則有間矣子思繼述不下子貢弘毅不下曾子豈無纖毫首意在而中庸一篇則宛然群龍无首之家學也不然何以宛及至聖之時出至誠之無倚至孟子而龍首全見矣既以孔子爲千古群龍之首亦以自已爲戰國人龍之首

想其私淑諸人未及淑易第從誠明學脉中覩破時中妙用遂舍私淑之人而遡孔澤亦舍象賢之孫而崇乃祖雖速肖如顏子亦曰姑舍是則其淵源可知也意者當日有道可任却是於庸德庸言上多添一分子思筆俜之易已入聖中商瞿子夏等口傳之易又遠於私淑中故於乾元用九之義有遺憾耶至周元公得陳圖南之傳而易學復興亦以私淑諸人得之太極一圖雖標聖人主靜立極而以無極爲宗竟元首之旨躍然二程得其

傳而未竟從樂處認得本體遂晚卻於六經以裏起斯文爲已任伊川且欲自出聖宗爲元公之上渾身是首而明道亦欲繼孟子而出首其言曰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孟子世既無人矣可不以道自任無乃道統爲儒家之私物哉匹夫任道顯是天子無道矣孔子又何以有中庸避世之說程學走作孔門一線正在於此孔子但以學之不講爲憂而未嘗以道自任也與人爲善取友輔仁乃儒者家常茶飯耳

如曰有道可任却是於庸德庸言上多添一分意思此子貢之所謂我加諸人也紫陽夫子益申道統之說而以上古聖神繼天立極之統盡爲諸三代後之匹夫君相無一與焉晚年雖悟前非以盲發未遑釐正而我 朝學者則悉就其中年未定之見以爲案姚江翻其格物而不翻其道統五徒泰州王氏且以一竄丁舉身於亮舜伊尹之上自任帝王師萬世師於是潛龍之迹泯飛龍之格畢而群龍之首全扇於見龍

矣孟子後唯禪家有益天益地無君無師之話頭而今乃濫於儒家則泰州倡之也是故一失則狂再失則僞又再失則狂僞兩合而成無忌憚之小人皆從有首之端起有首之一起正耶真耶猶爲子莫之執中無權狂耶僞耶未有不流於小人之反中庸者伊洛之與斯文闢邪說其子莫執中之前導歟泰州之首見龍溥堯舜其小人反中庸之前導歟遡流窮源孟子亦與有責焉此幾至微君子不可不察愚於三十

歲時即有省於无首之義剖析三十餘年而灰烟猶未滅也學者其毋以快口便舌輕言用九

義共

孔門諸賢不可輕議

宋儒知尊孔子矣而於孔門諸賢則唯放過顏曾二子餘並吹毛求疵無完品矣起後生浮薄之根往往不揣分量而妄議古人長短又不察其容意隨德之所存而以皮相格之損德不小豈知論語書中所載師友箴規莫切之案多

意同蓋事亡如事存之念也曾子之所執誠正而三子羹墻之思更切矣柰何主此奴彼孟學正從曾脉中來也其守定大成繩墨不肯放鬆一步大緊類此苟虛其心而圓其見則於心喪畢後借有若爲稽禮後之道尸有何害焉三子未必便是无首之龍而此舉却從无首脉來曾孟未必果是有首之龍而此執却從有首意來是難與俗儒道也學者又當知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語中不載孔子推敲二

子之語而記中亦載有會子以禓襲語於子游子之語而記中亦載有會子以禓襲語於子游以水漿折於子思之言此或游夏之門人所記也孔子存日即有賢子貢於仲尼者而語中子貢之受挫於夫子獨多孔子叙四友之門人以曾重於聖門可知而語中所載師友鉗鉆二子之案更多當是三子中有不受門人而記載不入於孔壁耳家語史記中又多好事者之僞棄如有若月在黑子貢貨殖之類信者柰何捕風捉影輕

言蔽之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也志道據德依仁游藝

今之以孔學關二氏者大槩爲孔子爭門面耳易嘗深究孔子之學孔子之學發脉於乾元起足於坤元者也義在乾坤二傳中而論語以四者乾元也生天生地成鬼成帝之祖也非大明終始之聖人不足以滿其量則志之而已志雖在於乾元之道而行遠則必自邇一舉足便入坤道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正坤元承天之道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不據之必失之故所據在德據德即稱有道之士德不能外師友而自成也故所依在仁依仁即是就有道而正焉日用之間又不可無所事事如今之閉目觀心清

談娛志已也故所游在藝藝即道中之節目。緣所志之道以據德是謂以乾元入坤元緣據德依仁游藝之功以造道是謂以坤道行乾道。此孔子之所以下學而上達也學人試思程朱而下非不以屑德庸言學孔子之學而卒不能知命從心達孔子之達過在恁處此不在游藝上。而在據德依仁上。亦不直在據德依仁上而在志於道上。

孔子志學

孔子十五志學已向道中行矣三十而立正是據德之時。適周問禮在三十後則猶不廢依仁也自任博聞強識則遊藝自不待言然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道果猶未結也益聖人之學不以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爲基則而以窮神知化爲極則窮神知化即是大明終始大明終始方稱人中之乾元此孔子之志之所在也學人雖無孔子之才然不可不志孔子之志雖在思索上而伊川考亭二夫子中年尚涉影響為其所謂志但可謂之志於德志於仁不可謂之志於道而德非天縱益能三十而立則據德良

未易言唯依仁游藝爲最要而依仁尤要依仁非吾之說出於註疏。

儒者去偷心

志於道四句。註疏儘說得好。蓋謂道無體故志之德有體故據之依仁是依仁人此本孔子泛愛親仁之說也朱子始嫌其道德之訓近於老子之失道後德失德後仁而依仁之訓與據德之例不合故易其註果如朱子所註則據德高於志道而依仁濫於據德矣殆不如舊註之說

之志於道也程學本於濂溪其操德之功亦從禪宗之鍛鍊性體轉脉過來旋即操戈而攻之因菴周子之太極此是偷心未盡處儒者果欲志孔子之道據孔子之德必自去偷心始。

乾元果海

儒者類曰學莫先於立志。言志必本程子二言曰言人當以聖爲至言學便以道爲歸此亦孔子之所謂志於道也然孔子之所謂志似別試思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二語令人視

之有何奇特而孔子乃曰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何也此其微意可知已所志之道必根極於乾元果海當行義時即以上達乾元之學達諸政事間使群生各正其性命耳此豈易言哉勘破此機又當想及輓環天下烏嘗一日不以立人達人爲事何獨於匡圍危迫之際忽發天之未喪斯文一語此豈若韓歐輩諸文豪以立言爲不朽哉亦豈若程朱輩諸鉅儒以繼往聖之絕學爲大業哉蓋念乎

日木鐸所至不過隨世機緣拯人溺於生死海中尚有天地未分前聖賢未生前無去無來無修無證一大源頭未經點出則乾元一脉是也此願未畢天必不終奪之豈其死於匡人之手却又難於顯言且不敢破述而不作之戒幸有周易可藉將借此點出人物不生不滅根因以待後人之參出世教者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亦惟辭耳其實意在乾坤二元先天後天之密旨也其言未喪則從知天命中出噫

微矣會得此意便知群龍无首之天則或潛或見或惕或躍各有時義存焉後天而奉天時乃吾儕事愼毋若禪玄二家狂徒浪以先天性命之宗播弄豪傑也

朝聞道

志於道一句當與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案相參此道何道也豈在三綱五常之外乎除却綱常即無天地寧得有道抑即指三綱五常而言乎世人亦有明此綱常之道行誼且無虧者胡爲

兪世德堂印行

夕不可死程朱之於世教勤矣猶於此處提人不醒其言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却不錯但亦可貫未聞之先既聞之後而難以論朝聞夕可之消息朝聞夕可之消息在論語亦微露於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之案唯顏子得之而曾子之唯一貫子貢之默喻一貫猶在可死不可死之間何者三月不違仁之初際即可死而日月至焉之際猶未可死也世儒未見此消息漫曰吾能言性善言一貫吾能居仁由義拒楊

墨而闢佛老生順而死安矣此其異於日用不知之百姓能幾何欲參朝聞之案不嫌印諸西來之宗但毋學禪士之張皇叫號耳而老莊亦盍有警策人處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莊子曰使道而可進則人孰不進之於不察以思是思何物無乃墮入鬼家活計中也又謂百尺竿頭進步之後絕學無為拈來皆是縱非七十從心之境界亦是四十不惑之境界學已具通何以復傳則人孰不傳之於子孫如使但聞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則下士胡以大笑而子孫胡以不可

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憤因何而發無乃尚在百尺竿頭上也此二案最是難參今亦未敢提破待好學者自求之厥旨亦含在志於道一句中。

述而不作

孔子不但贊周易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是述而不作平日言道言學無一非述而不作其所述則皆周禮三物之教也三物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上言志於道則既本於文王之乾元矣據德匪他即智仁聖義中和之實也依仁匪他即孝友睦婣任恤之士也游藝匪他即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也六德中尤重聖仁六行中尤重孝友六藝中尤重禮樂則又揭其要而述之學不厭以此教不倦以此而心則恒空空然蓋孔子心透先天不違之宗身行後天奉時之事所以立萬世為人臣者之極孟子似已微走一針明道亦然伊川考亭更移之何者

孔子但言志於道而不自有其道孟子則若自有其道孔子但述文王之文而程朱直以道統屬匹夫掩帝王之文也唯其作傳而不作之法然其訓註而不續經此亦合於述而不作之法然其述作則又曰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似謂德至聖人則不必在天子之位皆可以作而不知孔子之家法不然也孔子能作而不敢作正為不在天子之位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深病儒先判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為群酌四代禮樂立萬世常行之道又謂春王正月之筆為孔子行夏時之實事以日月為義例以一字為褒貶謂孔子自起義於其間大似以無君誣孔子何者不據三重之權而酌四代是非天子而可以議禮也不稟史官之筆而竊一字是非天子而可以考文也必不然矣蓋周監二代備三恪凡夏時殷輅韶舞成周俱參用之而不純用故孔子以從先進之意貫其中

以為不如時紀用反輟純用韶之為愈也非改周之正朔法度也其筆魯史之文則自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謂取其文之合大義者筆而存之也若自出一筆則義自我起矣豈曰竊取其義孟子雖已照及於此而七篇中又有作春秋一句似謂匹夫可以行考文之事即此便是走孔子一針處也或者七篇出於門人所記則作字係門人之誤筆亦不可知而意從上人之心一充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充便亦必本於孟子七篇之中有精察有紙摭讀者

可以意會而程朱有自振師道立言傳世之心孟學正校其所嚮故拔之於諸子之中亦拙大學中庸二篇於戴記中配論語為四書流行於世學脉為之一正其功大矣然學庸出子思之親筆毫無走作而七篇出孟子之門人所筆儘有走作孔距處程朱似未之深察也其發端甚微而流敝最大者乃在走作孔子述而不作之矩後人假益之以遮人露巳之偷心此實小人反中庸之本丟孔子志道據德依仁之脉絡遠矣吾故研其幾以俟後焉

名根起偷心

偷心之說起於禪門即孟子所謂穿窬之心也此心槩從名根中起名根從欲上人之心即含在以道自任中以道自任之勇又起在志於道中甚矣性體對鍼之難也從志於學中上那一鍼便起出不度德而任道之心從任道上那一鍼便起出不下人而上人之心從上人之心一充便入名根從名根上一充便

起偷心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但使透得乾元路頭便知十方三界中有一物之不正性命不合太和即是性量未滿道界未圓汲汲皇皇以趨道岸唯恐不及何暇與張前豪傑較長短名根自粘不上偷心從何處來

楊墨名根未斷

名根最與仁體正為偷心從此而出偷心能盜天工而奪於奪人乎邪又最細最難察然而發出偷心亦粗矣其細者在中庸末章曰德輶如

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明德君子不從乾元知至知終上起進修但有纖毫向世人出頭意在便屬名根便有聲臭聲臭即是如毛之輶德入於無聲無臭則道峩登矣道峩豈能遽登須先有箇眞正願王即是天下歸仁之體一日克己復禮則願王之頭出矣然使但從世教上起念仁體終不現前頭出頭沒縱斬生前名根猶伏死後名根此釋氏所謂隔日之瘧也當以楊墨照之墨氏

斬自私自利之根委其身於天下益幾於無我矣以仁根浮而不實終有生前近名意在楊氏斬功名富貴之根謂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天下自治則幾於不顯惟德矣以學苗從坤元此愚亦隱然內愧長卿一得此言遂秘所撰之

文不關於世教徒長後生狂僞根苗出未必傳傳未必久久傳則罪業滋大何如不留一字於世間而文豪不禁技癢則宿習驅之也念及於坑塹中也

名根者書入罪案

數年前嘗與屠儀部長卿言名根未盡慎毋著書爲其觸造物之忌也益自老氏有三不朽之說士欲不朽於立德立功俱不易唯立言爲稍易是以文豪爭奔走焉豈知人間之墨未乾天上之案已定仁體未圓德行未實縱有高世之見驚世之文前無作者後無述者總從穿窬之心出來入罪案不入功案何事靈紙災木爲況

文不關於世教徒長後生狂僞根苗出未必傳傳未必久久傳則罪業滋大何如不留一字於世間而文豪不禁技癢則宿習驅之也念及於此愚亦隱然內愧長卿一得此言遂秘所撰之鴻苞弗出其虛懷良足尚已

器小

通理出自古人之書從中偶發新知便自以爲妙悟議論起自今人之口從中微加裁剪輒自以爲獨得此孔子所謂器小者名根必

兪世德堂印行

重此不但是穿窬之類而已次此上沒古人下
掩時人便是欲害人之類其誰識而克之在詩
文家無足怪已今乃染及諫道家謂之何哉皆
由未知射墨流傳有造物者尸之耳。易傳曰其
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
不佑行矣哉此義最當玩味

執射執御義

取先生嘗以執射執御之義示予其義精甚。曰。
距詖放淫惟張孔子之道古今能執射者莫如
孟子蓋其約之審而發之力也乃若裁成輔相
以人治人循循然忘其射以持載天下萬世使
天下萬世日範我馳驅超於大道之程而不自
知者微夫子不足與此是則夫子自任執御意
也余嘗稱之夫子素黨人大哉博學之譽發
出執射執御義來其不局在藝上說明矣耿先
生之論實從身所證認中來也因復綴此義而
綜孔門諸賢之所執會子子夏執射之學也爲
其持孔子之理學經學也爲絕詖戰此皆未透孔子執御
未之標孔的亦是賢化育之君子。

天之龍則見可以御飛下有在田之龍則惕可
以御見孟子既歿周程未生中經千有餘年而
人心不死綱常不移執維持是其的或不在儒
而中間自有御天御聖之人在也程朱必以儒
術圖之而謂道統絕於孟子續於明道先生亦
爲偏詖之說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上古無
書契而天地位萬物育豈以大學中庸之有無
爲絕續哉此皆未透孔子執御之義者也然程
朱之標孔的亦是賢化育之君子。

會孟未盡孔子子思
自唐以前儒者多以孟荀並稱混七篇於諸子
中而程朱方以孟配孔自宋以前大學中庸二
篇久混於戴記中而程朱表之以配語孟名
曰四書且不獨講究之實體驗之此其所以高
出漢唐諸儒也第謂孟子盡傳子思之學子思
僅傳曾子之學始未必然孟子似不足以盡子
思而曾子亦似不足以盡孔子也此不必稽諸
周易但細玩曾論中庸二書自見若大學一篇

之規模肯趣則曾孟委得其宗矣以大學爲曾
子之書以中庸爲子思之書此緣未覩曹魏石
經所表賈逵學經庸緯之說而臆判之無足怪
者第古本久圖大讀太指爲天子之國學今去
其圖徑作大學而起小學之名以配之殆不無
師心自用之過嘗不揣而訂正之已見石經大
學章句別敘中。

孔子名狀

狀孔子者多矣莫辯於中庸篇祖述一章譬諸
天地四時日月而根極於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也此孔子之實際也在論語則唯與子貢告武
叔之言相通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宗廟之美言敦化也百官之富言川
流也若但以江漢秋陽皜皜性體爲言猶未足
以盡聖人神化之盛孔子平日亦多自道之語
而描寫眞容則莫著於中庸篇素隱一章寧無
述於後世不素隱行怪以求述寧依乎中庸以
遯世不違道而廢於半途以求見知也此孔子

之眞容也在曾論亦唯與告子貢之言相符。曰。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人
不知而天知果在何處若但以行道當時垂憲
萬世爲言猶未足以窺聖人素位之心吾謂曾
子未足以盡孔子孟子未足以盡子思大意在
此然敦化之宗難究且從川流上理會上達之
境難躋且就下學中切磋曾孟其繩墨與

素隱一章義

素隱二字難解素漢書作索非也探賾索隱聖

人之事也孔子何以弗爲孔子所不爲者素隱行怪之學也當即以中庸別章印之素即素其位之素本色之稱也隱即費而隱之隱幽微之意也素隱謂不素其費而素其隱蓋不以庸德庸言爲本色而以入幽入微絕塵邁俗爲本色如莊列家之逍遙物外御風而行是也其道亦高後世安得無述孔子以中庸之道範天下居常含性道而顯文章寧無述耳豈蹈素隱行怪之迹遵道而行之君子何以廢於半塗蓋中庸

之道平淡無奇不能徧然動衆名恨未絕必舍之而隱動衆之行也孔子亦寧終其身遯世不見知而已矣必不以彼易此然何以又不自居而歸諸聖人蓋孔子亦以能德見於世矣故不以見能自有而遜德於晉龍若以聖人之受人知爲倘來之遇而以遯世不見知爲聖人之本分也孔子志在乾元果海故不以一世之知不知爲重輕宋儒中間有達此意如周元公者明儒於此若噌蠁然心齋以下則皆淫於素隱行怪之習。

學庸二篇義

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爲本。大學專爲用世者說故其止至善也。止於沒世不忘。中庸兼爲遯世者說故其達天德也達於無聲無臭大學但述帝王經世之道中庸旁通釋老出世之宗。即經世而出世者孔子也子思親承聖脉。故達斯旨孟子便隔一塵。

費隱上下察

戴記中一切篇名不緣古額即緣時額或緣人物之名如曲禮內則等篇古額也太學明堂位等篇時額也檀弓曾子問等篇人名也玉藻郊特牲等篇物名也唯中庸篇名爲最奇。一無所緣而緣於精微之理中庸篇中則唯君子之道費而隱一句爲尤奇將道體者之難狀者而強狀之費即夫婦之所與知與能隱即聖人之不知不能也人至聖人而猶謂有不知不能。斯言亦近怪匪子忠亦安敢爲此言。此其得諸乃

祖歸魯後之微言可知已益後儒但知幽明隱
怪之談出於二氏豈知三代以上原有性與天
道之秘傳故莊生敘道術有神何由降明何由
出之語孔子以爲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故
恒言費而不言隱子思又恐人不察費中之隱
遂與日用不知之百姓同流故揭費隱二字隱
字特從費中研出而語意皆向費上益以爲聖
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者即在愚夫愚婦知能中
耳此所以取中庸之名也盱江羅氏有云凡讀

中庸全書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
最得其旨且以首章證之古者原有性命道教
四名不知合着許多精義領着許多條目周禮
六德中原有中和二名荅智仁聖義之極致也
子思一切從人身中之性情發之以爲性非雕
琢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
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修道便是教也中和非
聖人之絶德喜怒哀樂之未發便是中發而皆
中節便是和也皆言費中之隱不言隱中之隱
如言隱中之隱則天命之上豈無先天眞一之
性率性之上豈無爲物不貳之道修道之上豈
無出離生死之教中體豈是專屬未發天向一
中分造化是中也和體豈是專屬已發太和所
謂道是和也然則子思無乃遷就其義理支離
其名目以誘人之入道哉非也察乎天地之道
即造端夫婦之道道體本如斯君子以人治人
必就人心之所易曉者點之教體亦如斯也智
者觀破此幾然後終日下學終日上達雖入塵

凡生死羣中而隱然不逐凡流漂泊生死故曰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雖然民鮮能久矣其
幾全在察上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
下察也此察非昭著之謂亦非思惟卜度之謂
乃精義入神之事窮神知化之基也不過朝聞
夕可之關亦不能察學者亦毋輕言上下察之
義哉

中庸全篇大旨

羅氏以中庸二字貫全篇當矣然持論亦多淺

愈世德堂印行

漏如以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屬鬼惠等聖而以篇末至聖至誠屬孔子一人是也愚玩中庸一篇開口說道約其大指有五首言率性之謂道繼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天下之達道五繼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繼言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繼言大哉聖人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指歸亦各有在至於仲尼祖述堯舜又有至聖至誠二章似謂大哉聖人之上復有至聖至誠無息之上復有至誠其義尤奧大要不出費隱二

字亦不出天道人道二綱而中庸之名則緣君子而立蓋天子諸侯曰君公卿大夫士曰子此皆以綱常之身行道者也故篇中凡言君子之道必從庸德庸言上說此即所謂率性之道亦所謂五達道費而隱者也以爲物不貳言天地之道以前知如神言至誠之道則隱矣然亦指諸費中聖人之道則從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上說此禮發育萬物便是費此禮峻極於天便是隱道則大矣至矣猶屬人道究到至聖之淵泉時出尊親配天則出乎人道之上矣猶屬人道中之天道與上章高明配天之至誠同必至於經大經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而後爲天道之極致豈非釋氏所謂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歟故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語費極於此語隱亦極於此矣此孔子上達乾元之道脈也儒者不參孔子乾元道脈而曰願學孔子但是學孟子不是學孔子謂學孔先從學孟始亦不錯

唯天下至誠

今儒者參性宗於禪案類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即本來無一物之宗也見此性宗凡夫立躋聖地更無事矣豈知性體雖見習氣猶存遂能經綸天下之大經乎立大本乎知化育乎此但是乾元之因地非乾元之果地也然經綸大經贊化育之聖人能之矣立大本則慎獨之君子能養未發之中者亦庶幾焉至於知天地之化育則非登乾元果位之聖人斷不能臻其際

也子思合經綸立本與知化育並提此以果該因之說。

經綸大經

朱子訓經綸二字核矣以五品訓大經則義猶未盡如但以敬敷五教爲經綸耶大司徒之不溺其職者能之矣何必天下之至誠所謂大經綸也如伏羲之畫八卦神農之嘗百草軒轅之命倫頒制律呂造六書神堯之命羲和司天地定閏朔以及周公之

制禮樂孔子之成春秋或刪或自古所沿而今革之神化宜民綱紀百世是曰經綸大經此非知天命之聖人不足以與於此觀孔子自謂能知繼周百世損益便知其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然但述而不作者何 大

經之權不在也卽至誠之經綸亦是後天而奉天時之事不足以盡其統天之德故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蓋所性不存焉

立天下之大本

至誠所性在立天下之大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立卽立此未發之中乎曰大本豈離未發之中而聖凡之心量則別此中固是乾元亦是坤元在至誠渾然無我便是乾元之中誠未至則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微微含有意根在此已發未發純乎三極大中之矩太極圖說中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然而但言主靜立極則贊化育之至誠亦足以

當之茲所指者乃知化育之至誠直是以乾元統天之極立於宇宙間耳其端倪微露於孔子之自道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朱子惡釋門之空字乃以空空屬鄙夫豈知空空如正是孔子之立大本處

知天地之化育

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卽易傳大明終始之說氏謂之正偏知儒家猶疑釋氏之偏知十方三際爲幻說以爲中國不見有此聖人胡以獨生

食世德堂印行

於西竺也此不知乾元之義者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亦釋氏之言乎乾元既資萬物之始豈有德合乾元而不能知化育之終始者特此聖人不世出即出而身入綱常中亦必隱全智而顯半智不似法王之以一大事 因緣現耳謂天下必無洞徹十方三世之聖人是無乾元也儒者須開此眼然後知道峴之所在知道峴之所在則必不以一生局聖人之事業

至誠有不能無不知

至誠既知天地之化育亦復有所不知不能乎曰贊化育之至誠即有不知有不能之聖人也知化育之至誠但有不能而無不知此義見於繫辭上傳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屬乾乾知太始何所不知能屬坤坤作成物則不能違時節因緣而有作至誠乾坤合德蓋以乾元統天而知元會運世則幾矣然或倚於數學而知不謂眞知有能以理合於象而知消息盈虛尤深矣然或倚於象占而知不謂眞知一有所倚尚不能不能不足爲至誠病故釋氏有三不能之說謂不能盡有情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可謂知天地之化育乎曰化育固是天命之流行而但言知命則釋氏家有得宿命通者亦足以當之未盡知化育之量也而知命亦未易言天命中有理有象有數遺象數而言理則世儒所譚於穆不已之命是也儒者自負學貫天人而實未能眞知幽明之故則以會得於穆之命爲精義矣畢竟不離顓頊語耳天子之所謂知天命豈有能以理合於數而知元會運世則幾矣然或倚於數學而知不謂眞知有能以理合於象而知消息盈虛尤深矣然或倚於象占而知不謂眞知一有所倚尚不能眞知天命而況化育耶至誠知化育夫焉

有所倚者也化育亦只在於目前特非至誠不能知耳卽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骸何以百物類中松何以直枳何以曲鵠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之根元在焉學雖至於志氣如神有開必先之聖人而此毫猶難徹也故知化育之至誠又在賢化育之上合理與象與數而一一洞徹其根元孔子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正是指着此境而言乃乾元之道峉所在也寃竟及此

然後知顏子之欲從末由處亦知孔子之不厭不倦處蓋難知命耳順之後而精進自不廢焉能無忘食之憤乎然則孔子於知化育猶未達一間歟曰究孔子之來因安知不從知化育中隱迹而來然此生願力則但以知天命之因地現不以知化育之果地現也在學者則當知天命之上尚有一等知化育之聖人方是登乾元道峉者子思闔及於此真是將乃祖心宗滿盤托出矣儒者必欲尋孔子之造詣而以知化育一着讓釋氏也謂之何哉

夫焉有所倚

子思旣敘至誠三德仍束之曰夫焉有所倚此義最精世儒輒以目前見解求之或曰不倚名位權勢而贊化育此素王之業賢於堯舜者也斯則泰州派中豪儒之見耳或曰不倚見聞覺知而徹性體此圓頓之宗不歷階級者也斯則五花開後豪禪之見耳子思所謂無倚乃就登道峉之聖人說也義亦在乾坤二傳中坤元承

天故有倚乾元統天則何倚無所倚而經綸天下之大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無所倚而立天下之大本故曰首出庶物無所倚而知天地之化育故曰大明終始是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者也不可以初見性之賢人當之亦不可以天登道峉之聖人當之於此可驗聖人知至知終之學孔子自言好古敏求似倚於古自言吾學周禮似倚於時然而不可謂之倚也以先天之心行後天之事似倚而實無所倚也蓋學至於

知天命。則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無倚之天道現矣亦必至於立本知化之極而無倚之分量乃滿故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乾元統天之全德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達天德

聰明聖智欲其固。固者。堅凝之意。不固。不足以達天德。天德。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聰明聖智。總是人德。一不固而聲臭現矣何以達無

聲無臭之天德。至於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誠之德。然則肫肫淵淵浩浩之心體豈易測哉然而但曰知之則猶未與其合也蓋達天德之聖人。亦未必皆登乾元之道蛵。必至於御天之功用既滿能資萬物之始能統六合內外之天而後謂之登道蛵耳然則無乃絕德歟又不然也下章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便是入德之要。入德者入中庸之德也淡簡溫即中庸之德無臭便是天德

大道至道

易以大哉稱乾元以至哉稱坤元聖賢論道稱大者或不兼至稱至者亦不兼大而中庸獨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既曰大哉聖人之道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亦大亦至何居此智崇禮卑之說也從制禮之聖人說則智崇如天禮卑之高妙亦通極於天故曰大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乾道也從由禮之君子說則禮卑如地不敦厚亦不足以崇禮故曰至德凝至道至德所

凝之道坤道也乾坤合德是以亦大亦至蛵孔門之教全重禮禮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禮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禮也程朱慎守此矩故後學有所準繩而今之譆道者三千三百且掃地矣乃欲以寡空無上之大道籠人其誰信之

明哲敦厚

愚昔受學於耿先生督學書院中。得先生一錄讀之。見其自述悟境以為先有疑於子思言聖

人之道曷爲以發育峻極起首乃以明哲保身收尾似乎頭大尾小忽一夕從衾枕上覺得此身一無所有只此一點明哲之體惺然不自知其手舞足蹈於枕席間也余觸及此不覺身心蕩然頓空諸有若另換一乾坤也者喻句月則智氣重來頻復之厲生矣如是三五年自省解勝行劣有何實除乃掃除見解專修行門如是又二十年而深有愧於敦厚崇禮之學蓋禮不崇則悟必不實厚不敦則禮必不崇敦厚者敦

博厚載物之體也吾何有焉此其所以愧也省察既久偶得時江羅先生講義爲之躍然大畧云聖人發育萬物之道盡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禮以敦厚而崇此即忠信學禮之意凡温故知新以上工夫俱爲崇禮而言末引明哲保身之詩即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三復斯言不但印我心曲中事亦若鍼我風昔病根而令尚有打對同不過慮也則敦厚崇禮之難也因慨世之道問學者類昔出頭於高明覆物而不肯立脚於博厚載物欲以至德凝至道遂矣哉。

仲尼道果

生民未有之說倡於前兼善萬世之說和於後。儒者好以虛標尊孔子謂中庸仲尼祖述章後。所標至聖至誠皆是推尊夫子此見亦不始於羅氏也泰州之徒實倡之耿先生亦以爲然在道理儘說得去終非所以道孔子之實道孔子之實者子思也子思分別天道人道之後言至誠者三言聖人之道者一即以仲尼之川流敦化收之顯是表仲尼以至誠無息之德行聖人三百三千之道者也人而天者也然不敢謂天下遂無純乎天道不待學而知之之聖人亦不敢謂仲尼從心不踰之上遂無進處進則進於何處而極至聖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業之極也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天地之化育德之極也故又以此二章要仲尼之終參以乾坤二傳則至聖正坤元承天之極功至誠正乾元統天之極果川流敦化斯其至矣而仲尼之道果實在

焉第未知仲尼從果地逆流而來耶抑從因地順流而入耶此則非凡智可測而子思亦難筆諸書也儒者必謂至聖之偏尊親至誠之知化育仲尼已臻其盛固誣仲尼必謂仲尼之從心不踰已證極果過此以往別無至聖至誠地位亦誣仲尼孟子尚有誣仲尼處唯顏子子貢畢照之而未嘗筆諸書子思中庸一篇乃是發顏子子貢之所未發

微言大義

漢儒儘有尅核之言如云孔子殁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此言非宋儒所能道也獨怪何以不及子思益孔子之微言盡寄於子思之筆不待言也又何以不及孟子益漢儒夷孟子於諸子不與其承子思之學也然孟子儘不乘於大義矣吾今爲翻一案曰子思殁而微言絕孟子喪而大義乖續子思之微言者周元公一人也述孟氏之大義者程朱三夫子也姚江之衰也似乎以微言乘大義

子思矩方見圓

子思持孔子之矩最方此有所資於會子見孔子之道最圓此有所資於顏子故其作太學也以十目十手三語足愼獨之意其作中庸也擇乎中庸而服膺之折衷行道明道過不及之弊熟玩學庸二篇不但子思之造詣可窺而其淵源亦可想已子思以方矩守孔子圓宗正是後學楷模宋儒似能測子思之矩之方而未測子思之見之圓故雖表章學庸二篇而於解中

庸大有滲漏在若子思誠明之學則宋儒已得其大義矣近儒大走子思之方矩其弊更難收拾

知命論世

儒者不知天命又不論世而欲以道術見於世皆罔也如春秋之世義在以桓文之事尊周室使孟子亦以尊周說齊梁之君便迂戰國之世義在以純王之道黜伯功使孔子先以王道進七十二君則倍何得執孟子之矩楊裘程朱之

闢佛老爲可通諸萬世也楊墨不待言已程朱之闢佛老雖過當然亦暗合時乘之道焉何者程子正當五宗猖熾之後學者未得其悟而先染其任朱子兼當林靈素濫觴之後玄門之蹊徑日駁當時孔孟之徒不足以勝二氏之徒雖矯枉過正庸何傷今天下已不受楊墨之害而聖祖又已總三教而經綸之則天命可知已故今日之所當拒者不在楊墨而在僞儒之亂真儒今日之所宜闢者不在佛老而在狂儒之濫自

世可知也

評孔

孟子尊孔子爲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已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鑒定孔子爲開闢後之一人便乘大易聲龍先首之旨子貢第以千古之道服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此挑出太上未有禮樂之聖人說也亦不鑒定素王德業爲百王之所未有故圖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此挑出飛龍聖人之不入凡民伍者說也亦不鑒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圓二子真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於堯舜之評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評然謂孔子賢於堯舜猶可謂孔子賢於生民以來一切大聖人則不可自子思之中庸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爲臣

評思孟

明道先生之評孟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不敢以爲然也此評却可加於子思程先生深知孟子而不能深知子思蓋以子思至聖之莫不尊親至誠之知化育爲形容贊美之辭而近儒之染禪狂者則謂子思雖言化育亦若今之言於穆不已者耳豈必洞知十方三世之故如釋氏之六通不知儒聖之言性命只

宜引而不發如此蓋混沌嫌於太鑿也唯今日既有釋氏正偏知之案故不嫌會而通之以表聖學之至處。

性善養氣

程子曰孟子大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論亦核矣而猶未盡也以性善破諸說非見未發之中者不及此然但以情驗性以孩提之良知良能驗性善猶非究竟之語究竟在周易之乾元不歸根於乾元則性善得非無頭之論耶且不可謂性善爲前聖所未發元者善之長也孔子已發之易傳矣程子蓋不以乾元爲天性而以乾元爲天命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謂人生而靜以上是命不足性也大槩宋儒於天命之謂性一句不無模糊之見在養氣之說委不起於儒門尼父亦不以此爲教蓋聖人委其身於天下萬世重持志不重養氣也然唯聖人以志御氣無事於養下聖人一等則氣臺亦能動志養

道性善

近世談道家若以性善一宗爲衣鉢然愚竊以爲不透性善之根元而隨聲附和此亦孟子之妾婦耳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乳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義豈能勝悅色之性安見荀子性惡之言之盡非也性介善惡之間殆似確論何以必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周子之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氣

及乎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何者食色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又一靜便是義體也然而一成人性流浪多生善必不能勝惡矣善雖不能勝惡而惡人流浪已極則未有不轉於善者以本來太極之根在也但就一生而論則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而餘皆可移故論性有三案論諸天地同根之始但有善而無惡論諸

流浪多生之後殆少善而多惡。論諸物極必反之日又靡不轉惡而爲善然則孟子性善之論乃原始不要終而但以情之可以爲善者驗之是以不能奪告子之說而荀子遂以性惡易性善之案也孟子之後善言性者莫精於周子之通書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原始而言性善之因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要終而言性善之果。

性善三緣

性善固是真詮儒家必謂明此一宗便可以榜道統吾亦不取其說孟子雖道性善從後人亦豈因聞性善之說而一一興起於善者哉所以使人興起於善者有三緣一緣先哲裁有易惡至中維世之教二緣世主操有遏惡揚善礪世之權三緣別教家助有勸善止惡出世之宗也前二緣士皆知之但欲以道統爲儒家之物而張性善之案以承之似隱然有弁髦世主而自立人極之心却於率性上增出一層意思至於後

一緣則士之悟及此者甚寡而聖祖有獨鑑焉其御製之文有曰釋迦道成善被兩間靈通上下所以治世人主每戒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戒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程子專闢佛老以孟子言性善爲大功而聖祖却以戒刑法而天下治歸於佛化之博被其言孰圓孰偏耶愚竊取御製之義出一斷案曰孟子之言性善也粗而畧釋氏之言性善也精而詳四書中缺孟子七篇不得六經外缺釋氏三藏十

儉世德堂印行

二部不得學者但會得釋氏關提皆有佛性之說亦自無疑於孟子性善之說。

語孟中庸論性

古今論性之案。最精而最奇者。莫過於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語。既含着洪濛未判先天之性亦含着流浪多生後天之性。芽頭點出太極初落人身真境。即可以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體印之所以為精。然何以為之奇。太極一分兩儀。性命即成二物。子思乃合之而為一也。蓋性是含氣之物。非無知。命是含氣之物。非有知。太極初落人身。性命猶是渾淪一物。命尚不滯於氣數。性尚不墜於情緣。可以曰天。天性之謂命。所以為奇。其平易無奇而義則最精者。在孔子性相近三字。此就後天雜染性中。根着先天真一之體說來。大意則向上智之下。似反出於孟子之上。則亦豈可一筆勾銷。蓋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為染污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也。孟子之性善。但體同根太極。相近亦屬權詞。其亦精亦奇而實疏者。則孟子性善之說。是也。發先天之真性。豈不謂精。破後天之諸說。豈不謂奇。然以四端做性善。亦似以後天蔽先天。天下豈無豺狼成性。四端全不發見之人哉。故費分疏而其旨則與中庸之所謂天命孔子之所謂相近俱不違也。告子與或人三說雖不純指性善而亦有善吾在猶是半與孟子相違。其全與孟子違者。荀子性惡之說也。荀子意在闢孟子之學。故以性

惡掃性善之案。孟子謂為不善非才之罪。荀子故曰。桀紂性也。孟子謂堯舜性之。荀子故曰。堯舜偽也。此言出自成心。而其意亦是諷人反桀紂之惡。以入堯舜之善。然而戕賊人以為仁義矣。今儒生築陋其說而戰國之時信從荀子者。似反出於孟子之上。則亦豈可一筆勾銷。蓋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為染污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也。孟子之性善。但

可以論上智而難以齊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已發而難以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則但可以論中人上下之性而難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爲正者性善之論也謂有始可原有終可要也不原始不要終而曰性善性善直是盤旋宋儒脚根下附和雷同耳

犬牛人性

孟子戕賊杞柳之喻過類在山之喻不謂不警醒矣何以不能遂服告子之心只爲性善源頭上論上分別欠清故也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從一生而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告子謂性是生來之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語與天命之謂性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之詩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孔子性相近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推敲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般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薰陶得之故謂之外此却梏亡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故其說不可易而其詰辭却難執據其詰曰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其意固自有在而辭則頗近於拙何可以破生之謂性之案內典不云乎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胡得謂犬牛之性非人之性也告子正見得犬牛與人同有本來之生性故以爲無善無不善孟子似以仁義之性專屬人以食色之性偏屬物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若幾希然則宇宙間唯人性爲善而禽獸則有善有不善也豈知人物同根太極

並無不善之性降本流末人可爲獸獸可爲人其性特爲一生之形骸所囿耳毒虺亦當爲人闡提亦當作佛豈可執一生之幾希而岐人物之性體哉莊列家書亦有程生馬馬生人之說孟子似未究及於此故但論及性善之發端而未及性善之究竟也究到蠢動皆有佛性闡提亦當成佛而後告子荀楊諸說不攻自破惡人雖欲不反於善亦不可得矣

孟子能裁告子不能服告子

告子岐仁義之性而二之孟子合仁義之性而一之此是孟子之能裁告子處告子合犬牛與人之生性而一之此是孟子之不能服告子處

率性盡性

耿先生嘗講天命率性之率猶將領統率之率性若無統則蕩色臭味之慾如潰卒四出而不可制矣有命存焉所以率之也此義亦精但與朱子所訓率義不同朱子以天命之性超形氣之上是曰氐元性入形氣之中是曰坤元天命之謂性指氐元而言也氐元即是太極太極既流於天命則氐元已卸於坤元不離形氣然則子思之所謂天命而言也兼氣質即是相近之性但孔子之所謂

相近就性之不離乎氣質者說子思之所謂天命就性之不雜乎氣質者說其致亦一而已率性率乳元乎率坤元乎曰率性之謂道既曰道則坤元統於乳元矣然坤元之外實無乳元故率性亦豈率於身心之外率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已率未發之中正是率乳元之性也一發便屬坤元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便是即坤元為乳元故中庸不曰性不可離而曰道不可離隱然謂人有不中和之性而無不中和之道道

則以乳統坤者也

孟子分說性命

子思即以天命為性而孟子分說之於聲色臭味之人欲則曰性也有命焉於仁義禮智之天理則曰命也有性焉二義甚精可謂發子思之未發近儒頗多巧解畢竟當以朱訓為正但其提點性命二字尚欠醒耳試剖之凡言性者性諸人而天不能奪之謂也凡言命者命諸天而人不能奪之謂也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以及四肢之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天能奪諸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攙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為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何以不謂之性謂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食色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以及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題下思不能無道心也人

能奪諸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何以不謂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正是見命謂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天道尚不謂命則壽夭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二義正與子思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通必非告子所及

浩然之氣

浩然之氣天地間之正氣也非養此氣不足以當天下之大任然纔說着氣便有一分英雄意在。孟子之擔當世教固在此其不及孔顏處亦在此孔子但曰志於道而已既志於道其氣自然至大至剛。然但養志不養氣也孟子全是曾子之學。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此亦隱然有浩然氣在。其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此便是當大任而不動心之意也蓋孟學得於子思者

淺得於曾子者深。但曾子一着程朱全學孟子浩然之氣潛而孟子一着。似又當讓曾子養浩然之氣所以未窮無極老衲之學也。

至大至剛以直

至大至剛以直孟子之所謂浩然也。直即人之生也直謂率其至大至剛之本色本色上纔加一毫氣欲便不直不直便是客氣客氣不可養也。孟子養氣之訣全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句。勿忘勿助則玄家所謂火候也耿先生每提

集義義襲

養氣而至於塞天地則能配義與道此朱子之訓也昔與天臺先生之仲弟子庸論及此子庸曰吾養至大至剛之氣塞天地間此集義所生也配義與道無是則餒此義而取之也余爲

之躍然蓋氣塞天地則道義從心而出奚用配之爲言以此合彼之謂也只緣平日無集義之功氣自氣道義自道義偶觸道義而以氣配之如今朝士之激於義氣而冒死陳言是也一時理直氣壯亦似剛大塞天地間乂而受挫受誣無聊之態百出欲助之長而苗已枯逐多不慊心之行道義不在則氣亦不在而索然餒矣以若人而當大任詎能不動心乎是故當大任而不動心者縱非不惑知命之聖人亦必是知

言養氣之君子

持志養氣

人身中有視不見聽不聞之物而養之則有端倪者氣是也故就養氣者說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人身中有操則存舍則亡之物而執之又無方體者心是也故就持志者說當曰必正心焉而非有事其致則一而已道德經曰虛其心實其腹此養氣之案也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持志之案也

兼論孔孟志氣

孟子之志於學全宗孔子而性體似不遠孔子之空空然爲持志上帶着一毫養氣意思孟子養氣之功頗類玄學而不爲玄門所囿爲養氣上自有一段持志工夫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孟子必戒於助長而不爲然祭憤忘食何以不流於助長憤祭於志不發於氣所謂德性用事者也孔子有甚矣吾衰之歎則氣血亦以不養漸虧而孟子之遊齊梁可謂老而益壯

此得諸養氣之功居多也玄門從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之法亦以勿忘勿助成之及其至也形神俱妙則冲舉形與神離則脫胎而孟子不爲爲其志自有所在也志何在在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也此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也孟子何以不爲先從事於煉精煉氣之術者志在超生上界耳陽明先生有言得爲之性者可以庶於天矣得魚之性者可以躍於淵矣然則孟子之超入

會世德堂印行

上衆父矣何以煉精煉氣為

夜氣

孟子於養氣上得力其論仁義之心亦帶氣上提人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蓋仁義之良心雖日夜生息無間然恒梏於晝氣而復於夜氣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則使晝夜永無間斷耳其以仁義之心為主則所謂持志也平旦之氣即是浩然之氣乎曰未易言也此當與陽明所

論未發之中參看陽明先生曰未發之中不可謂常人俱有則浩然之氣亦豈可謂常人俱有蓋平日不從集義上得力則安得有未發之中不從慎獨上得力則安得有浩然之氣亦可謂浩然之端倪耳

知言養氣之原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言當大任而不動心之原而非孟子學問之原也其原在存心養性存養之原又在知性知天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遂能知天乎曰知性知天有二軌有頓悟之知有漸悟之知漸悟中又分二軌有頓悟之漸有證悟之漸頓悟者漸及性善本體是知天之發端證悟者漸及天地萬物根元是知天之究竟孟子已漸性善之體矣故亦可謂之知天唯知天尚在頓悟場中是以不廢存養之功至於證悟則何所屬於存養知天命者頓悟之終證悟之始也孟子雖未至於證悟亦既知天而事天矣是以能知言又能養氣也

學者亦毋輕言知言養氣之學知言養氣尚難輕言而可妄譚孔子之知天命其幾何哉

建白

甚矣集義養氣之難也耿先生嘗就言事者演陽明先生格致誠正四義曰即今建白者雖是正言諠論淵謀閎議第有纖毫名節意在是固毫傑之作用視聖人作用猶遜也如當時目及民瘼之孔棘國是之大淆不得已而憤發一舉不為一己利害詆毀所撓便是從無善無惡之

性體發出也。一舉而上契宸衷下對輿情斯則物格知致已先生斯言不但貫大學格致誠正之旨亦貫孟子集義養氣之旨愚在朝亦微有所建白。反此良有愧焉。

孟子悟門

道必由悟而入。嘗疑孟子七篇中言仁義盖詳獨未得其入頭處今乃知其見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中也其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此是孟子之悟入處也當其私淑諸人之時必從四端中有所感觸恍然悟到性體之一毫無滓處信得性無不善而日充之有火然泉達之意知言養氣皆從此出然其所觸何端亦不可得而考矣觀其狀牽牛入井之情況最親切得非從不忍之端入耶。然學者之悟門多端又不可粘定四端說或從見色聞聲而入或從澄心靜慮而入。密不可知盖有不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上簡然。而於渾然全體中發出端倪其悟或有

方是真從羞惡是非二端上發悟本性且能擴而充之者。而禪門之悟境多不然愚亦薄有悟頭却不在四端上發亦不在禪案中發。

四十不惑合四十不動心

學唯悟境不可言一言便落光景。亦不可執。一執便落窠臼孟子真有大悟者也觀其從四端中撥出性善必是發悟之時洞見先天真一之體一毫汚染不得方敢道出此語。因天窠四十遂不動心非遍神光雪際安心慧能燈

新世德堂印行

前見性之悟境不能也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又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隣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有微惑在焉爲其於孔子之知至知終處猶有一塵之隔也然則與顏子之一日克已復禮三月不違仁之消息合否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已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碍於克已謂養氣中難盡已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符曾子啓

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必泯吾知其達於顏子之不違矣

仁聖二學

孔子之道雖曰一以貫之而學則有仁聖二脉孔子仁聖合一者也天下亦有近於聖而仁未至者優於仁而聖未入者則一貫之分量亦不同在顏曾思孟四大賢則奚若曰顏子聖人之一貫也子思近之曾子仁人之一貫也孟子近之此中消息最微而往哲復多圓語實非粗心

也然仁學必從立人達人上發端充其量于博施濟衆聖學必從何思何慮上發端極其量於知化窮神其脉亦自有在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何思何慮之脉發立人達人之心以立人達人之功盡何思何慮之量是爲仁聖兼該非孔顏不足以與於此而中庸能發其蘊焉其次則必由仁以入聖觀孔子答子貢之問博施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顯是聖在仁之上也孔子自言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言仁不如圓

則謂仁量難滿而聖量更難滿耳。其實孔子聖而顏子亦聖矣。曾子可謂仁人子思得家傳之聖學。孟子希聖之志尤銳其等猶在仁人之科歟。聖不可以懸思。而仁則可以力勉。吾故謂志學必宗孔顏闡道當稽子思而造端必由曾孟之程途入也。

聖學一爲要

聖學始於悟。終於證。悟證之間則有脩。脩卽仁者之事也。佛氏言悟。言脩亦言證。而孔門恒言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十四

脩罕言悟證。此隱聖學而顯仁學。投後學之機也。亦微有發露聖悟聖證處。聖悟。露於朝聞夕死一訣中。聖證。露於窮神知化一詮中。平日則皆言爲仁之方。不言所以作聖之要。周子却爲補此一案曰。聖學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此與克己復禮之義正相遡。學者不能生而無欲。則必克已復禮而後可以無我。而近儒巧爲之解。以能訓克。以自訓已。謂克已復禮。乃能自復禮也。然則復禮之上。克已二字可削矣。按左傳載有孔子傷悼楚靈之言。則克已復禮爲仁。原係古語。而孔子卽引之以告顏子耳。其對楚靈王說實重克已二字。而別傳於世。此二字。且有不

學以無我爲要。聖學以無欲爲要。其義正同。但無我可以盡仁。而無欲尚不足以盡聖學。者須知入聖必以仁學。然不可謂仁學之外無聖學。周子之言聖學。卽孔子告顏子之仁學也。聖學之至在乎窮神知化。則周子含在太極圖說中矣。周子尚以聖字提人。程張諸子。唯恐聖學蓋於佛學。其於窮神知化四字。往往淺其地步。深其義理。以解之。而謂佛氏之四智六通。皆妄語。此殆以仁學局夫子。而以聖學一宗。拱手而讓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十五 之耳。其實聖學具一隻眼。行

書克而書尅者。尅已亦可以訓能自乎。蓋儒聖提人多危詞不類禪門之尚輕巧而後儒動多輕巧之訓則亦從禪案中染來也朱子絶不用巧此是善解經書處獨以貧要訓屢空以生財訓貨殖則亦嫌於太陋。且失子貢之實。此則當從註疏原解者也較之近儒以大學誠意章之自慊作自謙以論語首章不亦說乎之悅作說則陋而且佶矣

太極圖西銘宗祖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卒

程子推尊張子厚西銘之宗祖也西銘言及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委是仁者渾然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然使不能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而作此解猶屬意想。且人與天地萬物許多障隔豈是塵勞暫息時一點油油煦煦襟懷便能合爲一體必也轉識成智之聖人乎。不能轉識成智。合根塵於無極太極生天生地之初而曰萬物一體其去禪門之合頭語一間耳故太極圖是西銘宗祖亦非以其說之能窮造化根因已也無欲之學周子實身有之故與其能圖太極能說無極程子親受業於元公。乃掩元公之太極而尊張子之西銘。吾不能爲之解。

周子圖宗方矩

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九七

周子說道至於太極通書。子思之後無兩矣而寧以身爾瘴癘不憚深入窮鄉。既得二程即以與起斯文屬之退處潛龍之地王介甫之贄亦卻焉。此所謂以圖宗出方矩者也其稱中興之道祖也允宜近儒言道頗有追及元公之圓宗者究到方矩便乖。

周子合程朱學脉

周子以無欲爲聖學之要正是一以貫之嫡派與孔子發咸九四憧憧往來義通。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一致而百慮。此聖學之發脉處。天道

人道皆統焉正所謂一爲要也從此脉進於精義入神利用安身爲人道之極又進於窮神知化爲天道之極此意亦唯周子見之故於無欲下言到明通公溥此非孔子不惑顏子不違之境乎僅結之曰庶矣乎謂明通公溥猶是精義利用境界非窮神知化之境界也窮神知化孔子猶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周子敢輕道之哉則但以庶矣乎三字結在明通公溥之下而已甚矣周子之言似孔子也其點出孔顏樂處

以誘程淳公入道尤高蓋孔顏之樂處從無欲中出即使淳公尋無欲端倪也淳公會得此意遂能轉樂體爲仁體義見識仁一篇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淳公之深造自得處也識得渾然同體之仁而不防檢不窮索本是仁聖合一之學脉而稽其所造但合未能以孔子之一貫未達聖人精義入神之一貫然其心境之廓然太公物來順應亦可謂升一貫之堂矣正公則尚有防檢窮索意在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涵養進學爲兩事則用敬必須防檢致知必須窮索與一貫之脉尚差一針故未達乃兄一間而師道却振於乃兄蓋其繩墨可守也考亭夫子實宗之翕其案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即正公主敬致知交相養互相發之學脉而語意較圓蓋

致知而反躬以實之則知行猶非判然爲二也但其註大學則以格致屬知誠正屬行註中庸則以學問思辨屬知篤行屬行畢竟知自知行自行欲窮理則必讀書而反躬又是一事欲反躬則必主敬行恕而窮理又是一事雖曰交養互發而心機必有不貫處若大學之所謂格致誠正中庸之所謂擇善固執即是一以貫之之工夫但有安勉生熟而無知行界限者也其集諸儒之大成以師百世則以涵養省察之實學

扶忠孝節義之大綱有宏范焉而於孔門一貫脉絡畢竟湊泊不上蓋後世心窺已粗不必道蘇一貫而後可以輔世也朱子晚年亦大徹而訓註已不及改矣儒者但欲匡扶世教立衰世之砥柱乎程朱之教自足如欲反到性命源頭以求夫子之所謂一貫也不嫌於傳註外採周子無欲作聖之脉焉

尋孔顏樂處

尋仲尼顏子樂處果是入德之門乎未盡也元

公蓋投大程夫子之機而云然也孔子十五志學顏子仰鑽瞻忽以求道豈其以尋樂入門哉人心無欲自樂孔子孔顏之樂生於見道後耳人不樂樂中亦自有憤空空如也顏子屢空焉得不樂樂中亦自有憤亦自有憂與樂體全不相碍唯教人不見意趣必不樂學故孔子亦提時習之悅明來之樂而記者筆諸魯論首章良有深意則元公尋樂處之說亦不獨投大程之機而已但當辨孔顏之樂處與曾點童冠偕遊之樂處其量做有不同

孔顏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禮也仁必合智而成聖智或掩仁而爲狂此毫釐千里之幾也昔曾以此義質諸耿先生先生於督學時曾答一生尋樂之問曰世儒輒言尋孔顏樂處孔顏亦有憂處何不於憂處亦一尋也此言最妙蓋樂處即是憂處樂從見道中出憂從望道中出但知孔顏樂處不知孔顏憂處其樂必浮鮮有不入于狂者豈但入狂亦將入於無忌憚之中庸今有一種豪夫稍見大意即便猖狂

自恣說到克己復禮處不以爲第二義而掃之則以輕巧之見解文之此病槩從泰州流來而狂禪復爲之助其瀾學者不可不戒

先憂後樂

先正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終其身無一日而可樂也此不可以顏子簞瓢之樂格之亦不可以曾點舞雩之樂格之而孔子必有取焉何者顏子之樂乃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悔之器量也而范公則廟

堂憂民曾點之樂乃君子素位而行無入不得
之胷襟也而范公則江湖憂君是安可以一格
取裁蓋顏曾久受孔子薰陶胷中並無障礙不
於世上起平地風波故隨處皆樂而范公自做
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亦是大乘根器非規
規於事功者孔子賢顏子亦賢曲穀與曾點亦
不薄二子則於范公可知試觀歸曾之後猶請
討陳恒且以未喪之文爲已任亦隱然是先憂
後樂之東也近時譚學家往往高推曾點之樂

而薄視范公爲不聞道此不知應化聖賢之矩
者

名節道之藩籬格言哉即如伊川考亭二夫
子豈講其見地能齊孔子而學者景其行若山
斗奉其言若蓍龜則以藩籬之固也卷至於姚
江之衆而藩籬乃盡決矣辭受進退之間多踰
大閑而於辭受尤濫然非姚江之過也當時及
門尚賢作俑者誰乎吾最惜肝江羅先生足種

姚江元宗之孫而於此多放過處也

行已有恥

孔子論士品首曰行已有恥論成人則曰見得
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
成人矣蓋行已而不知恥即非士品得不思義
危不授命久要忘其平生即不成人乃猶談仁
談義談性命之學吾誰欺欺天乎

取予得失二關

先儒謂伊尹格天事業從一介不取一介不予
中來有味乎其言之也世未有多欲鮮恥之徒
而可以樹蓋世之功名者至於功名之際則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古人尚不屑
爲今有口談仁義者爲一官得失之故茸於行
一不義擯一不辜而得之豈非孔子之所謂鄙
夫哉愚恒以此三省自幼至老雖於一介不取
予處猶不能與格天之聖一打得對同而得
失關頭頗能自樹纔有纖毫枉尺直尋之萌即
便掃去非欲矯情立名實不敢虧孟子之浩然

也生平但以一刺千人一言媚人而希援引浩然之氣餒矣老而自反能無愧乎每見世有同舟風波之士事後多相負遂過責而成仇負者固大不義而仇者亦欠寬洪皆由未照千生之因果故也愚頗有省於此身處高允之地必不以歲寒之松栢敢負崔黑子處介之推地必不以歲寒之松栢詠人。

毀與關難過

士於行失關猶易過唯毀與關最難過蓋得失

之風波在一時而毀譽之風波終吾世也人情閒譽則欣聞毀則厭聞毀則厭亦只爲不通因果之理果通因果之理則毀之出於有因者却是爲我懺未盡之過毀之出於無因者更是爲我鋪多劫之德何苦不虞則反是增罪消生於處士橫議之鄉又乘重剛不中之位竊意毀者豈獨武叔哉子西桓魋漁父盜蹠之徒將交發而並至在田之德施亦隱矣然而孔子之爲孔子自如也孔子乃萬劫之孔子非一生之孔子也孔子亦不以萬世師記之艱爲歸宿故與天相知則於人之知不知焉計焉爲之擊節

嘆貧

毀者士之常

昔人有言貧者士之常當知吾今之世毀者士之常也馮太史開之嘗云盜憎主人盜豈與主人有仇所利在此所害在彼也故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於不肖正與美女之見妬於醜婦同妍媸相形勢有不得不然者今當四海爲家之日朝士猶或隱忍相容而居鄉之嫉妬甚儘有同負時

名而相詆相軋者此真衰世之風也若乃道不相謀不信心而信迹如仲尼之見毀於叔孫武叔又不足怪已仲尼雖有武叔之毀而魯多君子歸向者亦多是以猶應見龍在田之象假令生於處士橫議之鄉又乘重剛不中之位竊意毀者豈獨武叔哉子西桓魋漁父盜蹠之徒將交發而並至在田之德施亦隱矣然而孔子之爲孔子自如也孔子乃萬劫之孔子非一生之孔子也孔子亦不以萬世師記之艱爲歸宿故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也愚也德非孔子。而所遭似更寒焉受此風波最多嘗此滋味最熟何敢自負知我者唯天唯念到孟子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於此中受益不淺矣。

家邦必達。

孔子蒼子張之問達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又極惡夫觀察下人之不以誠者

曰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中消息穩當便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不流不倚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達自己達謂家邦皆無障礙非能必家邦之有令譽也。

聖人心平如水

聖人心平如水於恩仇了無芥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歸魯之後以君命請討陳恒而康子竟拒其請

其於孔子薄矣而孔子處之坦然問弟子孰爲好學仍以告哀公者告之問殺無道以就有道則告之曰子爲政焉用殺開心見誠待相知不過如此此等氣象豈淺丈夫所能忖量。蓋置其身於天地萬物之外忘其沮我遏我也不怨不尤即此可見唸云若無天度量。怎得聖胚胎。是可爲處權貴者之法。

孔子是非不假借

孔子不以一已之稱譏用舍爲恩仇而於天下之公是公非却又分毫不假借。季氏舞八佾。則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旅泰山。則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伐顓臾。則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蓋事關紀綱風化之重持論不得不嚴雖然。不有孔子之素望而輕發此激烈之言未必不召殺身之禍故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

事君二局

吾嘗謂大臣事君。止有二局非周公之迁身事

愈世德堂印行

君不避流言之謗則孔子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也管仲正祖周公之局不以匹夫之小諒自經而三歸反玷以分君過其結局在於取威定霸樹九合之勳名於天下。其敝也必枉尋而直尺孟子正祖孔子之局。寧所如不合必不肯以詭遇獲禽其結局在於明王道正人心立天民之榜樣於天下。其敝也必迂遠而闊於事情。然孔子之以道事君儘寬儘恕。內變六人如桓公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既失其傳安得如韶樂之作季札一聞之而嘆其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哉據朱註所訓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則孔子無乃以庶人議天子以此爲訓安得無妄議朝政之山人。

武未盡善

非程朱不能張孔子之學然亦有埋沒孔子頭面處不但乾元統天群龍无首妙義而已亦將其尊王之意而埋沒之即如孔子評韶武之樂謂武盡美未盡善特謂武樂失傳不如傳韶樂之今人忘味耳此見於賓牟賈之問苔問武坐致右憲左何也曰非武坐也問武音聲搖及商何也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既失其傳安得如韶樂之作季札一聞之而嘆其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哉據朱註所訓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則孔子無乃以庶人議天子以此爲訓安得無妄議朝政之山人。

下流訕上

孔子賤今之從政者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孟子賤公孫衍張儀曰是焉得爲大丈夫哉此皆上流裁下流之語今有盜名盜利之僞夫雖黃士大夫之立德立功立言者總語之下流訕上流蓋有立言於詩文中而雖黃有德有言之

士猶然是下流訕上也不挽此風鄉評亂國是亦亂

士不往召

士往役不往召。古未之前聞也。此義殆起於戰國而孟子以重道之義發之曰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天下豈有既名曰臣而猶不可召者。此亦權辭耳。古者天子但有不召之師。而無不召之臣。諸侯上壓於天子。下夷於友邦。乃有不召之士。然而凡言不召者。苟非幼

所嚴事之畏友則必月告存日有秩之耆英耳非是分不可召也。若曰分不可召則匹夫以抗君爲義矣。惡乎可。戰國時。何以獨倡此義殆從竊國之諸侯起也。戰國七雄。竊國者居四。齊魏韓趙是也。田和魏斯之流不折節於賢士不足以得國人之心而士有薄其竊國者或不屑受其禮遇而故拒之。倣之即段干木之踰垣而避文侯田子方之逢子擊而不爲禮其徵也。當時段干木必心鄙文侯之竊國

而不屑於兄子方則與卜子夏同爲文侯之師故偃然自挾父師之重以臨子擊也不然則二子當受華士之誅矣。孟子折衷不見諸侯之義並以段干木之踰垣泄柳之閉門爲過吾竊以爲段干木之踰垣未必是過而孟子之以王道說齊梁亦未必便是中庸之道也。何者。齊宣梁惠去竊國之祖僅再世耳。竊國甫再世而子孫遂以王道王天下。奸雄何事守行不義殺不辜之禁而不以王業開子孫也。一王天下。不但朝

秦楚亦當朝周周鼎將入齊梁之境矣。是時周室誠不可扶。然何至以齊之時勢較文王謂齊王猶反手事半文王而功倍之竊恐孔子生戰國之世未必如此。孔子生於戰國不爲柳下惠之不早小官則爲伯夷之隱於北海柱下可潛亦潛帝秦可止亦止。大槩依中庸以遯世而已矣。子思眞得乃祖之家法者。故當三晉田齊竊國之際仕魯亦仕衛而足迹不入齊梁之庭。其微意可知也。至於居衛有齊寇則曰如伋去

金世德堂印行

君誰與守殊不以不召之節目高其於繆公友士之問有所不悅則爲繆公既以師道事我而復以友道問我非稱情當機之問也得無稽生醯酒之感乎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其幾或在於此而吾猶疑七篇中不無訛傳即子思與繆公一段公案未必是實錄也孟子思誰然守孔子爲下不倍之矩而孟子之放鬆處多矣孟子之不慾孔矩者在不枉道而從人之大節不在筆褒貶之後猶有此請蓋聖人之言必顧行也陳王道於齊梁宋偏於此有欠參處而後世山

林往客遂以笑傲王侯爲高致則故嘲於莊大

又述其言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又聖人之舉必量力也伊川乃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則迂甚矣愚嘗謂孟子論王齊全憑勢力勢力可跨文王之上遂謂事半功倍曾不思天下不當定於窮國之子孫陳王道何爲此亦策士之餘謀耳伊川論討恒全憑名義名義可與問罪之師遂欲偏告王侯曾不思當時天王已不能行河陽之狩伯主已不能舉召陵漢之師

偏告何爲此亦腐儒之疎見耳以言乎經綸天下之大經吾皆未之敢許若孟子學於孔子之不惑亦達也若孔命尚達而程學則於孔子之知天命中尚有挽回而知命中出而知命之意在至於天命有必不可挽回處而成不果墮名不果正恒不果討則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儒者必曰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人亦屬迂說。

孔子不仕周

嘗疑孔子以三十五歲適周但問禮於老聃而不求仕越一載魯亂適齊却爲高昭子家臣以適乎景公不仕大子而仕大子者在尊周不尊周乃可以尊周也凡仕於天子者義不復臣諸侯仕於諸侯者義不復臣大夫周室東遷之後天子不能以王道令諸侯而諸侯亦不得不舍天子而之列國也至於歷聘七十二君無一可與張王室者乃復反魯而聿春秋以見志焉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王獨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君亦當從天子說若以諸侯當之則孔子所事且不止於二君矣

聖人不輕就

聖人不擇官而仕至於德尊望重之後亦有難於輕就者故未宰中都之先委吏乘田可仕高昭子之家亦可仕及以女樂去魯之後亦有除可之仕公養之仕至於自衛反魯之日哀公待以賓禮三子皆在子弟行中非委國而授之以政自無輕就之理不但委吏乘田不可爲雖中都亦不可宰矣易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夫子以掘相事抑強臣去魯亦蹈亢龍之迹亢則高而無位能不以未喪之斯文終乎

伊尹五就湯桀

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不嫌於事二君乎曰湯事桀故尹事桀事桀即事湯也豈謂二君既事之何以伐之曰此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如言奉天伐暴則奸雄竟不可以天吏自居此正來世口

曾湯之自負慙德者也仲尼之詰道及湯之若心曰肆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粺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益湯桀之不兩立明矣使湯死而天下之人不欲與桀俱亡湯亦何愛一身之死唯天下咸懼湯之死於非辜湯乃不得執匹夫匹婦之諒矣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當知易言革命故以湯武並稱若論君臣之際則湯與文王正爲一例而武非湯比例也湯嘗事桀而入夏臺之囚武王繼文稱王

未嘗一日事紂也故湯有慙德武無慙德孟子答齊宣之問亦但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不言誅一夫桀正爲湯雖無弒君之心而亦有弒君之迹也故曰天吏之萬不得已也善處無道之君必也文王乎

文王至德

湯雖以臣放君而稱王邪在桀既放之後然不免有慙德文王雖以三分有二之天下事殷而稱王似在紂未伐之先孔子乃以爲至德何也此當參孟子論世之案殷周並屬唐虞世之分封侯國而子孫世守之君臣之義已定湯武之時天下之人心已去殷而歸周矣湯武順天應人之所難也末年秦漢以後分定之君臣也即使文王朝出羑里夕率諸侯以伐紂亦似越王句踐之初臣夫差而卒滅之天下不得以伐君罪句踐而文王乃率有二之諸侯以服事殷此人之所難也末年始以有二諸侯之請稱王九年時雖與紂爲敵國不朝不聘而猶隱然以共主存之此與湯之慙德有間矣其時亦緣紂雖極暴尚憚文王之

得衆而不敢先發故文王得五而全之觀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可見也設使處湯之地與桀勢不兩立則亦未必不負湯德之慙而集大統即集大統亦何損於文王之聖而至德則隱矣文王之所以爲至德在乎力能勝殷而不用其力不在乎名當稱王而猶以伯稱也春秋以前之世德盛則諸侯可推而爲天子德衰則天子可奪而爲諸侯此常事耳安得以春秋後之事例裁之或疑民無

二王文王安得稱王於紂在之日則牧野未陳之先武王亦既以周王發商王受並稱而曰唯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矣武王蓋以西王伐東王非以西伯伐天子也戴記中庸篇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末年之易稱伯而稱王何疑焉之周詩雅頌皆然獨與記中大傳之文不合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而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此漢儒附會之說攙入戴記中不類中庸篇係于思之的筆出自孔壁者也大槩論君臣於三代之上與春秋之後不同三代之上有百世之諸侯而無百世之天子以諸侯在封建中天子在推戴中也封建革而郡縣興天下定於一矣中原雖有分據之時而天子必無比肩之國假其權而攘之則不義世其恩而倍之則不仁是安可與湯武之世例論也是故文王稱王九年而不克紂孔子猶以爲至德曹操一議九錫而不稱帝君子卽以爲不臣論世之道存焉耳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之筆二千餘年不決之大疑也胡氏謂孔子以夏正朔改周正朔固是以無王之筆坐孔子諸儒必謂魯史以夏時之春冠周之子月亦似以不經之制坐周王愚蓄此疑良久而於公羊傳有省焉則恍然如滄之始也王者而想見其心事也傳曰春者何其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此可以判春王正月之案矣春果借夏時之春而正月實周王之子月也曷爲係春於周之子月武周雖集大統制禮樂不敢易文王之正朔也文王曷爲春其時而冬其月稱王之意不起於文王而起於三分有二之諸侯欲王文王請以也文王豈欲自改正朔哉諸侯欲王文王請以冬十一月爲朝賀之期以別於商王之十二月文王不得已而從其請也亦如孟津之會諸侯

德堂印行

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然何不直以冬十一月爲正朔而繫之以春。曰三正之來久矣。改元必以三正。正月必從歲首。春歲首也。諸侯以歲首行朝賀事。史卽以此紀年爾。然則武王旣革殷命。何以不正夏時之統。曰武王雖革命不敢以創業自任也。一一歸功於文考。觀其誓師之辭曰予克受非予武。唯朕文考無罪。則安敢易文王九年改元之正朔哉。曾秉周禮。其史又安得不以春王正月書也。公羊與穀

梁實得于夏之春秋。故能知春正月之所自。不以王屬武而以王屬文。此卽可以辯九年稱王之實矣。假令文王自欲稱王而改正朔。未必便以冬十一月爲春正月。使春正月不起於文王。則周公作禮樂時亦未必不以寅月之正正之。此見文武周公。並無利天下之心。特時至而事起耳。要之三正迭用。而夏時則正中之正也。周時雖正朔不用寅月。而所頒時政用夏正之法。居多。故孔子有行夏時之說。夏時非指正朔指授時之政耳。朱子援言夏小正之屬。得之

尊王賤霸

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

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伯主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伯。不可以論文周。召畢之伯。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檻之嫌而迂身以佐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

以其功而已哉蓋使孔子得位於春秋之世豈得行湯武之放伐唯有九合諸侯以尊周室之事爲可行而已有所征討勢亦不能一一請命於天王即文王之伐崇曷嘗先請王命也軍機貴速貴密捷則告成於王先發後聞無不可者蓋管仲之一匡天下已先得孔子之同然矣第檻車之囚孔子必不就三歸反玷之事孔子必不爲其幾又在於始進之慎不慎而不在得君之後也孔子議管仲之器小又不在三歸

反玷上而在耻功名之不顯詭遇以成一匡之功與堯舜浮雲事業之度量較遠故不得謂之至仁而以假仁槩之則孟子之苛論也孟子研王霸之幾誠有功於萬世但觀其引曾西之語以以管仲合諸侯尊天子之功烈爲早而以王齊反手遇文王而竟追湯武之功烈爲高畢竟兼弱攻昧之意多興滅繼絕之意少豈無一毫霸幾伏焉夫苟以德行仁則如西伯之存殷桓文之存周有何不可而必以湯武之革命爲快

湯可以放桀楚何不可以問罪文王可稱王於殷之末世吳楚何不可稱王於周之末世而春

秋不假借焉何居聖人但許以仁易暴不許以強凌弱也以强臣凌弱君亂賊無時而息矣是故齊桓晉文猶不得罪於湯武而操懿莽溫之爲則大得罪於桓文孟子許田和魏斯之子孫繼周而王天下吾亦謂其不可以訓也陳王道於齊梁猶不如陳王道於秦楚。

行不義殺不辜而得天下不爲

孟子謂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此論仲尼於禪受

敘世德堂印行

之世也如論春秋以後之世當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君必若桀紂。而又未嘗受君一命之恩者。故漢高可有天下。我　聖祖又軼而上之若唐宋則俱有憨德也。隋煬之暴。非不浮於桀紂。而唐王已受隋爵矣。似無資其勢而禪其統之理。宋祖之黃袍加身。此晉王匡義之陰謀。非宋祖意也。心雖可質諸天。然無樂教之拜書。終難見柴世宗於地下裁之。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案。皆有愧焉。操懿莽溫又不足道也。獨怪石勒一羯胡耳。乃曰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依媚以取天下也。此不可以人廢言。

箕子爲之奴

箕子寧爲殷奴。不爲周僕。仁人哉。武王封微子於殷之故墟。賓之也。封箕子於朝鮮。實以其罔爲臣。僕而邦之。荒服之外。示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矣。然亦唯殷周之世爲然。秦漢以後。鮮有繼絕世舉逸民。如武王者。亡國之大夫。不死節則高蹈而已矣。文文山之從容就義。謝疊山之自甘餓死。豈不毅然大丈夫哉。趙孟頫有慙德矣。

殷有三仁

殷有三仁之案。非聖人不能斷也。使以宋儒之見評之。不置是非。亦置優劣矣。然其斷王諸呂之案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恐大事當以狄仁傑爲法。則亦有仁三仁之遺意焉。至於陽節潘氏之斷。乃謂何參平勃以詐以力。則三仁必有入何參平勃之科者矣。今世儒生之見。多類潘氏之見。國有大故。大疑吾懼忠賢之難措手也。

至德仁人

論語中稱至德者二。曰文王。曰泰伯。稱仁者四。曰微箕。比干。曰夷齊。曰管仲。曰顏子。文王之至德易見。泰伯之至德難見。顏子之仁易評。微箕比干夷齊管仲之仁難評。智者於孔子之仁顏子便知其江漢秋陽。縞之性韜於孔子。論泰

伯文王微箕鬼齊管仲之仁便知其所以處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矣

中國之士仕元

世儒有病許魯齋吳草廬之仕元者此苛論也天下無無君之世生長元壤而又不僭宋爵則仕之而已矣唯古者將死鼓士死綏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而宋臣多以軍敗力屈降虜則不仁之甚也趙孟頫雖失節挨以膺高倣子歸周之安忝其罪猶當末減焉而吕文煥之流眞是罪

不容於死許吳二君子固不嫌於仕元其時亦有潛德君子義不仕元者孰優孰劣曰易傳有之天地閉賢人隱當殖風槩人之世君子能儉德以避難乎未必非中庸遯世之標也論人則毋以一格哉之孔子仁夷齊仁箕子必不惡夫不仕元者仁微子仁管仲必不惡夫仕元者

元臣事 聖祖

我朝開國文臣如宋潛溪劉青田並登元進士而委身以事 聖祖得無奸不事二君之律耶曰春秋後創業之君唯我 聖祖當越格而論其出不階一命舉中原之顛風而一掃之功既高於湯武自起兵以至即位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德復恢於堯文當時士有失足夷廷而未受其厚爵者出幽遷喬以應雲龍風虎之合此即勝高之棄紂而歸文也庸何傷若以論於蠻夷猾夏之世則不可蓋取天下不如 聖祖登進士不在夷邦還以不事二君爲正

聖人人倫之至

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人倫自聖人而至人倫之變亦自聖人而至自堯舜以至孔子並未有不遺人倫之變者堯舜有朱均之子舜禹有賤鯀之父湯文有桀紂之君周公有管叔之兄舜之妻此釋氏所謂鉄丸世界也非但天降大任於是人以此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亦爲未至聖人者立楫大其心智寬其眼界使知過變之不足爲君子病焉

家世德堂印行

韓退之以幽撥發文王委里心事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違情之論他先儒以其言足勵臣節故表之在聖人之直道豈如此至德如文王亦但安義安命不動一毫慾君謂君之念而已何至遂奪是非之心自謂有當誅之罪而以聖明目紂哉甚矣文人之論之不情也周詩痛厲王之不君借文王以寓刺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此乃忠臣孝子發語孔子亦曰我觀周道

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蓋聖人必無違情之言

孔子身任綱常之重

孔子雖猶較而溝瀆必正雖徵服過宋而歸嘗亦不徒行雖不能止三桓之拜上而自拜則必從下雖不能追討季孫意如逐君之罪而陳恒弑君則必請討此以一身任綱常之重而不輕放過目前者也使在今日其所以匡範俗之大槩可知也已

孔子三歲而孤其先兄則歿於孔子未生之日故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不曰不得父兄而事之乃曰事父事兄未能蓋聖人宅心之虛反已之嚴如此乃今有父不能以孝事有兄不能以悌事而猶口談聖人君子之道若將跳身於人倫外者行已有恥之義何在哉

五常以重奪輕

天下惟三綱之重不可奪五常中則有以重而不輕者故臣無叛君之理子無叛父之理妻無叛夫之理其重不可奪也君有必誅之臣則寅僚之誼爲君奪孔子之所以誅少正卯也父有必誅之子則兄弟之誼爲父奪周公之所以誅管蔡也此謂以重奪輕以此義推之諸侯欲危天子大夫必以死諫不可諫則逃之父欲危其子必以死諫不可諫亦逃之妻欲危其夫不必以死諫當然夫白妻謀不可白則死之此可知也已

中皆有天則存焉

朱均伯魚

孟子謂丹朱之不肖孔子則寸
顏子而不才伯魚今考其世朱均特對堯舜而
稱不肖耳書曰虞賓在位丹朱其作虞賓無一
堂牧舜受天下之心後世有此不肖子乎伯魚
亦對顏子而稱不才耳見父獨立則趨而過庭
聞詩聞禮則退而就學後世亦有此不才子乎
克之不以天下與丹朱也爲其嚚訟也口不道

忠信之言爲嚚好是已而非人曰訟令天下人
子之不嚚訟者蓋鮮矣居今思古果有趨庭之
伯魚乎何必更羨顏子躋慢遊傲虐如丹朱但
自矜厥世而害不及於生寧何可盡掩其啓明
之質恐亦未必不賢於今之所謂肖子也

舜禹事父母

瞽瞍玄德如舜何以不能早得瞽瞍之心此非
但以瞍之嬖後妻溺少子已也亦以父子格局
相反焉瞍蓋一鄉善士之格也瞍但斤斤保守爵土而已舜乃善
與人同自得七友之後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
年成都瞍殆嫌其務外而不情也是以逐之歷
山逐之河濱雷澤使其自作生理以田之又不
爲之納室則甚矣然則安得謂爲一鄉善士曰
自舜至於瞽瞍無失德者此亦史氏之言也既
無失德非善士而何善士何以稱頑曰此亦四
岳以舜照之而目其爲頑也心不則德義之經
爲頑心則德義非聖即賢然則古今之頑父豈

少哉子非聖則不形父之頑耳瞽瞍之爲頑父
正鄉黨自好之流也惟其爲鄉黨自好之流是
以終格於舜使如鯀之方命圮族則雖堯舜之
君亦不能格矣而況於子乎是故鯀之難爲禹
也不如瞍而鯀之不可格也尤甚於瞍舜但號
泣於一時而禹則遂成終天之恨卑宮惡服以
終其身有以也噫吾僭觀二聖人之所以事父
母措身寧有地哉

孟子不格姦

金世德堂印行

吳有隱逸君子曰王博士敬臣嘗與予論虞舜烝烝乂不格姦之義曰人子最忌傷父母之心格其姦則傷矣舜但烝烝自進於義不敢格父母之姦也惟其不格所以久而自格知言哉博士事繼母最孝此正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不告而娶

人子幸而遇聖明之父惟有武周之繼志述事伯魚之趨庭習禮而已遏頑鬲乃命之父母則

有致曲之法是故不告而娶惟三十而鰥之聖人可以權行亦爲堯以君道臨瞽瞍無事於告也如論事親之常道定是出必告反必面家有不告不面之子逆子也聖人制禮教之不可必不告不面之子逆子也聖人制禮教之不可必怒怒之不可必放不怒不放舍犢之愛耳堯舜之爲父必不然堯不但以二女女舜亦以九男事舜豈非欲舜之并刑其子歟揆亦九男中有不可教不可怒者即此便是不教之教不怒之怒不放之放也

曾子耘瓜受杖

曾子耘瓜誤去其根受曾點一擊而斃即趨而慰父曰大人教參得無勞乎可謂孝矣夫子乃戒門人曰參來勿納也叩其故則以小杖受大杖走之義爲言此夫子故迂其詞以薄其父子之過也當其擊時何暇慮及大杖而走哉蓋耘瓜去根此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也曾點杖之豈惜一瓜之根哉怒其心不在耳然何至一擊而斃曾點之心亦粗矣夫夫子義不責點

而但責參姑以勿納示意雖警參之放心亦愧點之粗心也聖門之學之切實如此今世亦有惜一貫之高賢而耘瓜受杖者乎亦有斃於杖下起即趨前故示無恙以慰父心者乎爲師而闔此受也亦有含笑示警不以失杖咎其父而反以受杖咎其子者乎省及於此有不竦然內汗也者便是麻木漢

子思不使子上喪出母

古人不諱出妻然孔門三世出妻亦異事也但

魚喪出母子思亦喪出母而獨禁子上之喪何居此必其出同而其所以出之由異也子思難言出妻之由而又不敢以父之喪母爲非道故但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俄則安能而已蓋有隱諱存焉獨怪當時門人何不經問子思之喪庶氏母而問及先君子之喪出母也蓋伯魚之母從孔子出正猶子上之母從子思出若子思之母則必伯魚請於父命而出不從伯魚自出故不援以例子上也此處俱有天理人

情之極致不可不察

親睦九族

書頌放勳之盛首稱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族何以言九耶族有二義按宗法明功之親稱家人總麻以下方稱族此別同堂之子姓而稱族者也三命不齒之義取諸此又按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此別氏於姓而稱族者也八元八凱之稱十六族取諸此堯之惇睦九族蓋氏族之族而非總麻之族然亦該於其中矣蓋從軒轅分派以來有此九氏與元凱等而堯之明德先被焉所謂通可達在茲也王文恪公辨姓氏甚核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繹

文恪此言即可以旁通帝典親睦九族之義矣自秦而後天子罕賜姓徹侯又不得賜氏則唯守三代以來之所素沿者而已中有冒姓之變亦不可知故展親之君子不可不序昭穆於族譜之尚明者亦不得膺起昭穆於族譜之已湮者愚是以有同宗迷譜禮主燕毛之議也古者三命之大夫尚不齒於緦麻之族則迷譜者不待言已唯服絕譜存之宗繩之以三命不齒之義則子行將序於族父之上孫行將序於族祖

俞世德堂印行

之上亦非義之所安是以 國制中有筵宴別席之例蓋出其席而不易其序也途中相遇則如之何此以行止遲速相遜避可矣

服親不婚

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蓋殷以前五世親盡則相與通婚故堯舜同出軒轅而流派既久族姓已別堯遂以女妻舜不以爲異也至周而姓氏之辨嚴矣故以同姓不婚別之此天則也是

以傳至於今不改而中表兄弟之不相通婚則自我 聖祖之制律始其別嫌明微之意尤容焉此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也

兄稱弟婦

兄稱弟之妻於外姓曰弟婦其來已久而大傳不以爲然故發其義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不與伯兄之呼弟婦也今按古人之稱弟婦亦非無謂古以事

父事兄並稱兄之屬宗子者亦有父道嫂之屬宗子婦者亦有母道故兄雖不面呼弟名而對尊客亦不嫌於稱弟名雖不以婦面呼弟之妻而對外姓亦可以稱弟婦於義未嘗不協也記中大傳一篇儘有妙義而其中之欠核者有二一謂武王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在牧野克殷後於詩書俱不合一謂兄不可稱弟婦是也兄不稱弟之妻爲婦則對人當用何稱此其出自漢儒而非孔壁之真傳無疑已雖然兄亦有不可槩稱弟婦者其身不負父道而弟却在三命不齒中乃混以弟婦稱諸外姓亦嫌於亢大傳之文或有取爾也

無服有服

古者叔嫂無服姑姊妹三夫無服 國初定律三夫之無服如故而叔嫂則爲之大功此亦變前代之制矣俗士不無以古非今者試虛心以參之昔人不制叔嫂之服爲遠嫌耳論義則婦從夫服昆弟之服皆恭年曾不推及於昆弟之

配於義似漏論情則幼叔儘有受嫂氏之撫育者伯兄亦有受弟婦之侍養者而臨喪則漠然不服一經於情亦涼之服可謂酌情義而用其中矣

爲師心喪

古不爲師制服而心喪三年則見於禮經先儒以爲師不制服爲其服難制故也此義已畧剖於人師經師議中稽我 聖祖最重師範而亦不爲之訾服何歟益亦有感於末世之師難

以倒於洙泗杏壇之師也觀其定仕途四拜之禮不以官長當之而以民間業師當之則禮亦可以義起茲有舉業外之人師能陶人之德性者亦有舉業中之經師能迪人之志節者此亦古者心喪之師也當此教衰之日縱不能如孔門之治任三年而以祥禫餘哀之服從受恩之深淺隱然爲眷爲功爲緦其猶行古之道也歟畏友亦可殺師一等而權爲之服。

古人重得師

論語書中曰親仁曰依仁曰就有道而正焉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俱向尋師上說也蓋古人最重得師師之所以爲重者全在景行憲德而乞言次之今自舉業之途盛而天下幾於無師矣士由釋褐以至歸田聞有折節於禪玄二門之狂豪者矣未有親仁事賢追古人憲老乞言之風者也欲世教之不衰得乎

士之意必不如此其誰識其重而反之耶

當仁不讓於師

聖祖設科取

語曰當仁不讓於師朱子爲之註曰雖師亦無所讓言當勇往而必爲也此意甚當益與告顏淵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意通近時立爲巧說曰當仁者不以師道讓人則好爲人師之端起矣姚江之流人人欲爲先覺此非以仁爲已任乃以師爲已任也然朱子以任仁訓當仁亦近於鑿究夫子之本意直謂當其爲仁之時雖師亦無所讓而已爲仁者不至於克已復禮天下歸仁則無休心處可因師之不力於仁而退遜

以就之耶。一遞則半塗而廢矣。此當仁不讓之訓所由發也。昔者江陵不奔喪時。館中沈修撰君典走趙檢討汝師處議出朋名疏糾之而吳編修子道隨至。子道止君典曰。此舉當讓我兩人爲先茅。子姑愛其死以有待也。若典曰。論科當讓二先生。吾其草救疏以代臺諫之庖耳。已而吳趙杖闕下。君典疏草爲座主所奪。不果上。余勸君典引疾長往以謝兩君。不三年而病卒。

知其果合於仁與否。而三子會議之頃。亦是當仁之時。吳趙可謂不讓。而君典則有讓先輩之嫌矣。愚嘗題君典墨蹟言及桃源三結義而傷之。如劉先主念生死之盟不以漢室之讐易關張之讐。亦有當仁不讓之槩也。夫然而其祖也論到細處必如顏子之請事四勿而後可稱不讓之勇。

朋友之交

三綱中無師五達道中。亦有朋友而無師。夫何故師道不圖於綱常內也。太古尚有出世之師即論世間之師。亦有定名而無定位。君有道即君是師。父有道即父是師。兄有道即兄是師。而古者天子有師臣則臣亦可以爲師。此師之所以不列於綱常也。周官九兩中。有以道得民之師。此則攝在朋友一倫中。例諸三綱。師即友之綱矣。然師以嚴憚爲義。而友以切磋爲義。友道尤爲親密。故孔子無顏子則門人不日親。無子貢門人不日進。七十子雖得聖師爲依歸。而同

列薰陶之助不少也。今日之吳中。不但師道絕。友道亦絕。未遇之先非舉業弗友。既遇之後。非詩酒弗友。以仁義爲桎梏。以經史爲敝帚而宵人乃巢穴於其間。無論洙泗薰陶氣味。求如香山洛社之遺風。亦邈乎不可再得矣。何怪乎後輩之侮先輩。下流之訕上流哉。言及於此。真可痛哭流涕。

毋友不如己者

孔子雖教弟子泛愛衆而親仁。而於忠信之君

子必戒以毋友不如己者其別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累限又甚嚴也自近世姚江泰州之脈流講道家類以濫交爲當然以擇交爲狹隘益借口於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之說不知當時子張之對子夏門人益應機之藥石也孔門以道相成大率類此今玩其言曰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則德非大賢豈不戒乎匪人之比又曰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則以不賢見拒者豈無內省之心使人人能以不

賢內省則友道亦振矣故論交還以子夏之言爲正今亦毋論士之進德修業者當近直諒多聞之友遠便辟便佞善柔之友即舉于業中樂群一溫相誘相率終日言不及義業荒於嬉行毀於隨日後緩急毋論交將以不仁不義之久要責還者不復顧其官箴而以非道干之一拂吳欲怨謗四起或遂至於敗官即不敗而所損亦不淺矣然後知子夏之可者與不可者拒正今舉子擇交之翻鑑也況其進於

文藝而稱道交者乎。

見危授命

士無見危授命之志操不可與論綱常也古之人不但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而弟子亦爲師死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朋友亦許相死故曰父毋在不許友以死古人執友之重道義而輕死生也如此故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邵堯夫謂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遂判聖人無死地然則比干之死非耶此言殊不可執

守死善道明哲保身

雖有大聖大賢當不得不死之時亦死耳蓋不特時義當然抑或願力有在也然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亦有立於不死之地者其道在於素位其用藏於幾先此於論語篤信好學及中庸至德凝道兩章見之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義在善道二字曷謂善道即中庸之道也篤信者信此好學者好此守死者守此謂篤信好學

徐世德堂印行

於此道守之至死而不變也下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即守死善道之作用皆有炳幾之智寓其間以此爲道必無亢龍之悔矣然但可以論異姓之卿不可以論貴戚之卿中庸謂至德凝至道其要歸於敦厚以崇禮一句敦厚者敦博厚配地之德崇禮者崇峻極於天之禮也禮以敦厚而崇故常立於不驕不倍可與可容之地是謂君子而時中明哲保身之用藏矣雖謂之無死地亦可此雖龍

德聖人之事然但可以論潛見惕躍飛之五龍而不可以論亢龍亢龍有悔身不必保不必不保也故曰其惟聖人乎下聖人一等求所以安身而動之法則守死善道與明哲保身二義其矩矱但非殉名殉利之徒可以語此孔子而後其就能與於此哉守善道以俟死而危不入亂不居曾子子思以之兼明哲以保身而上不驕下不倍諸葛武侯郭汾陽以之如文文山如于忠肅則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者也不可以優劣論

綱常絕不絕

天下從三綱論則上可絕下不可絕上故君可以義絕其臣臣何可以自絕於君父可以義絕其子子何可以自絕於父夫可以義絕其妻妻何可以自絕於夫師不隸於三綱而有君父之重其義亦然故吳起不奔母喪曾子絕之而再有受鳴鼓之攻惟有改過遷善以求容於師門而已從五常論則惟天合之倫不可絕而人

合皆可以義絕天合中亦惟子不可以絕父而弟亦可以絕兄蓋兄弟從父毋分體兄苟不父其父則弟可不兄其兄此周公之所以誅管叔也兄非無父無君則弟亦無絕兄之理臣之於君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亦有不合而不可去者貴戚之卿也故其子奴而比干死湯文之臣桀紂不但非貴戚之卿亦非異姓之卿也徒以一統之義載爲共主而已故夏臺羑里之囚既出下不倍諸葛武侯郭汾陽以之如文文山如于忠肅則所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者也不湯文亦可以絕桀紂春秋以後之君臣則不然

天有弒父與君之惡妻雖以大義請自離焉亦可也弟子亦有絕師之理乎曰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蓋爲成我之恩與生我等也師無成我之恩而有無父無君之大慝不成師矣何嫌於絕亦有德雖不能成我而思或有以生我則亦絕以義而不絕以恩收其骨而存其後孰曰不然朋友但以責善爲道不與其以非道合也忠告不可入則疎大故不可原則絕交絕不出惡聲則善矣末世拍肩執袂從先維俗議 卷之四 三十一

袂之徒先不成交後矣言絕蹤然五倫而至於絕皆非有大故不可。

右一百二十八條類揭經書中之關於世教民彝者。核而載之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吾未之能行焉所願有在耳中或以孔顏之矩載孟子即以孔孟之矩載程朱。亦以程朱之矩載時學。非敢輕議先賢也考趙岐謂七篇係孟子門人所記。其中豈無失孟子之眞容處。如出眞容亦不嫌以孔子之眞容正之程朱而後則雖名世鉅儒走漏孔子之矩不少矣故不揣推敲於其間蓋究到孔子從先進之根原不得不及於此知我罪我聽之後賢

敬世德堂印行

深信果進遺風以垂家訓議　十六款

積陰德於子孫

昔人有云積金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遺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此萬世傳家之寶訓也。其義本於孔聖贊易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善而曰積不尚陽德而尚陰德也。慶而曰餘不在一身而在子孫也。必此身先得本然之慶而後子孫受其餘慶是故餘慶易曉而本然之慶難曉也。書曰。考終命又曰。祈天永命。此可以言本慶乎。未盡也。蓋有比干之仁而以諫死者。豈積善之慶延於後而反遺其身乎。此當以二氏因果之說參合以行。庸德謹庸言。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獨於三世因果及三祇脩證之實際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閫。正欲斷君子之大道。佛家謂修淨業者臨終往生上界。及十方佛恩。以至於成無上正覺。皆言此身其善隱然含於餘慶二字中。而儒者未之察耳。有宋鉅儒興起斯文。以忠孝節義之綱維末造。真有周極之功於萬世。而於此不無遺照焉。乃廓然盡掃天堂地獄之說。以及三世修因證果之說。此大謬也。程朱蓋曰。君子有所爲而爲善。則其爲善也不真。何事談及因果爲。以吾觀於君子小人之心。孰未有無所爲者也。君子之作善也。多爲名。苟不徹於十方三世之因。必不足以澈其名根。小人之作惡也。多爲利。苟不惕於果報應之果。必不足以奪其利根。程朱勉君子無所爲而爲善。無乃驅小人無所忌而爲惡耶。然後知孔子道及餘慶餘殃之際。乃徹上徹下之言也。愚請修身齊家之道。一一以孔子之庸德庸言爲矩。而所以行庸德謹庸言。亦必歸重於程朱之繩墨。獨於三世因果及三祇脩證之實際則不得不破程朱之閫。正欲斷君子之名根。拔小人之利根。而使之同修淨業。陽也修陰

陽亦豈易言哉。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
寄之心。則陰騭可修矣。其大要不出老氏之三
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而以忠信出之
報人之德。不報人之怨。分人之過。不分人之功。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人之惡。不隱人之善。
我不負人。而聽人之負我。我不謗人。而任人之
謗我。以深心提人於生死之海。而人以淺心鈍
置之。毋棄毋亟。以熱心共人於風波之舟。而人
以冷心遐遺之。毋忮毋求。銷大釁於曲突徙薪

而勳名有所不必取。蒙極誣於受金盜嫂。而心
迹有所不必明。爲國家扶欲墜未墜之紀綱。則
衆嫌不必恤。而又不以氣節自有也。爲世教發
難明當明之道術。則衆咻不必慮。而又不以門
戶自標也。流俗之所爭趨者。吾避之。流俗之所
共惡者。吾察之。幽則必聞。而過則必原其道。必
不說於中庸而其心則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
患人之不已知。而求爲可知。求可知之中。不求
可爲鄉愿知。而求可爲狂狷知。不求可爲狂狷

上帝命之治世諸佛提之出世。此非從身所
感本然之慶歟。一身不足以盡積善之慶。故其
餘又及於子孫。如正考父之三命益恭。而產大
成之聖孫。其上也不然。亦如竇氏之五桂。王氏
之三槐。歷歷有據而　聖祖導人爲善。亦曰
十世積德必有王者。此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其
間亦有仁者無後。後亦未必昌者。儒者槩曰未
定之天。豈知來因自有所在。或緣報父母一生
之德而來。身盡則父母之福亦盡。其眷屬自在

敬世德堂印行

他生或緣了自己多生之願而來願畢則身後之緣亦畢。其果報自在別界更有道果既圓不以一家之子孫爲眷屬而以十方之法子爲眷屬者。如來是也。餘慶又不足道已。拘儒未究此理乃執鄧伯道之無兒。房杜之有蕩業兒疑天道之無知。不已陋乎。語及於此豈但積金未必能守。即能守。亦造罪之因也豈但積書未必能讀。即能讀非種德之本也亦豈但積書未必恒人能辨之矣。何以言讀書并種德之本蓋今

之包休宇內敗祖宗之世德者。大半從讀書中出也。中有博學能文之子孫富述作以成名於世尚屬罪業。何者文無關於世教。又不本於躬行。而徒以狂僞之風導後學。此天誅之所不收。而陰府之所紀過者也。處本災紙造罪滋深。祖宗縱有陰德且爲子孫之浮名蕩盡矣。吾謂文人不知天命。不可以有作。正爲此也。況乎以靡詞艷曲道人慾而增人悲者耶。故辭章家之子孫多不肖。陰騭之源窒焉。傳家者審諸。

折衷術家禍福之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聖人探本之論也。而術家之言發福。則曰。一相二命。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此爲士人之讀書求進者說。蓋謂福源在前四者。讀書特其媒耳。此言亦足以遏人狂而輕重則失其倫矣。稽諸至理當以積陰功爲第一。讀書次之。風水又次之。相與命。勿道可也。何者。相法非無而許負麻衣之輩不恒有。何事問真術於假人。命則誠

有主者而不在年月支干之八字。以年月支干言命。則世之八字同而遠隔異者。不少矣。況相隨心緻命亦隨心變。李廣以蔽降之譴削侯。封裴中立以還帶之隳削銑籍。則二者亦可以陰功轉移者也。真希元以命詞曰者。和叔教以須志富貴利達之心。君子亦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唯風水之說則儒者不可盡廢。以守義安命如晦翁。而於此猶究心焉。則不忍委父母於匪人之手也。然吾猶以爲有晦翁之德之功。而爲父

毋求吉地天必以吉應之無勝翁之德之功而
希分外之大地亦妄也晦翁亦嘗斷斯案矣當
其提刑江右時嘗爲巧奪人之吉地者所中事
後覺之而書其墓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
若發是無天理雷神隨轟烈而裂其柩焉此可
以知吉地之不以凶人承矣吉人雖可以承吉
地而亦戒乎越分之求是故禁地非忠臣之所
謀也謀禁地即是亂賊今將之心險地非孝子
之所營也營險地即是小人僥倖之習二者有

一焉即有陰功亦斬矣是以有德之君子且毋
爲子孫圖驟發富貴之地而專爲祖宗卜永培
福德之地種德之子孫多則祖宗之氣脉厚矣
先風水而後陰功此術士之不善言風水者也
唯讀書爲士子本分事不問相與命及風水之
相應與否而窮理正心以之顯親揚名亦以之
祖宗雖有裕後之德匪此則發身無由也其當
次於積陰功之下何疑以陰功啓後之祖宗召
讀書邁迹之子姓此天理也而地理亦未必無

助焉故風水當次於讀書之下陰功與風水合
其發福也必速風水不與陰功合其發福也或
緩即使不合而祖宗之樹德果深天必默以吉
地界之即使兩合而子孫之植惡漸長天亦默
以凶地待之又至於積善積惡之極則吉地將
不能爲福凶地將不能爲禍蓋地理又制於天
理矣然此亦但論餘慶餘殃之流而未及其本
也本不在子孫而在己身蓋此身乃六道輪迴
之身亦三賢十聖修證之身也欲究餘慶餘殃

之本當參釋氏華報果報之說釋氏分別十善
業與十惡業俱有上中下三品下中品之善業
詎能勝多生之惡業故現猶不受勝報唯上善
微有現報如延齡錫胤等慶皆華報也果在所
登聖界及人天二界下中品之惡業詎能勝多
生之善業故現猶不受劣報唯上惡微有現報
如橫死絕嗣等殃亦華報也果在所墜火塗及
刀血二途今使子孫以祖先之餘蔭在高位而
己身已落三途又使此身以官迹之浮名騰海

內而身後滅無一時斯除也說書之效窮風水之蔭亦窮矣大然後知陰功之果不朽也道經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蓋亦陰含此意但不似佛氏之滿盤托出耳或曰佛言華報之果信乎曰此即大易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苟無三世因果則不但郊社禘嘗之禮爲虛文而顏之天瞞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而餘慶餘殃之說亦窮矣宋儒本以積善導後學而不窮慶與殃之深

因又不究善因之歸宿處何異引人赴堂而既閉其門又鉗其口也忍故不遑知我罪我之嫌而爲程朱補此缺憾或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今以華果之報證餘慶餘殃不近怪乎是不然四果之理神也菲怪也曰神亦夫子之所不語又不然夫子以怪之力足以亂神故不語而神則未嘗不語也易不云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夫子且進上士以窮神之學而豈諱之哉第神化非中人以下之所可語而輕以語人是余之罪也讀書之效窮風水之蔭亦窮矣大然後知陰功之果不朽也道經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蓋亦陰含此意但不似佛氏之滿盤托出耳或曰佛言華報之果信乎曰此即大易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也苟無三世因果則不但郊社禘嘗之禮爲虛文而顏之天瞞之壽鄧伯道之無後張湯之有後皆不可得而解而餘慶餘殃之說亦窮矣宋儒本以積善導後學而不窮慶與殃之深於禪玄二家之實際幼遵可也何者禪門之無

生法忍玄門之先天秘訣但上達事上達不可以言傳言傳即是著相之實且末世子弟真中行之根器者有幾哉不具中行根器而猥教外別傳鮮有不墜爲虛玄弃毫禮法蔑君父而輕先達者使有長者詰以躬行則必逃之無上之道不曰大悟不拘於小節則曰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內雖有賢父兄外雖有嚴師友且柰之何今世有一種宦家子弟此風方起吾不知其所終矣愚爲此懼所以雖參儒釋異同而對子

姓眷屬絕不談及出世家旨惟以庸言庸行率之而已然猶有背而馳焉者豈身教不足以符言教歟或曰子以因果誘人獨不使子姓與聞出世之旨乎曰出世非子弟之急務也人道不修而躐等以希天遠徒造孽耳欲出世者必以菩提心行普賢行一切普賢行海大要在三千三百禮教中矣舍下學而求上達即屬廣說且吾儕身在網常中刑家自有矩矱家人之傳不云乎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正家而天下定矣家不正天下不治而曰吾將從無上導師於三界外也此身果能一旦高飛遠舉不衣食於人間乎其幽莽亦甚矣故出世一宗相研當在師友間不在父子兄弟夫婦間盡行門不可亂也亦有就父子兄弟夫婦間而圓乘共說無生話者其前代之傳大士龐居士乎此亦世外之英不可爲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法二士既不可以爲法則曷不并佛門因果之理而閒之曰易說餘慶餘殃因果瞭然特不明三世之報應耳無柰被宋家諸儒撰一說以掃之大類撥無因果之外道故不嫌借佛經以証孔宗而孔門之矩又在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如之何其可濫也溺因果而濶容於民義狂僞之端又起矣故戒之雖然究因果之實際則必入於無生之理矣今使子弟信因果而獨使之不信無生法忍可乎曰學者果信無生法忍則必圓修普賢行門果修普賢行門則必知當務之爲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務孰急焉斷

不壞世相以求出世法矣惟今之後生小子多有不悟正因妄求上果者佛智未入而儒行先喪爭土未生而泥犂已就是以無生之理悞此生也故不得不爲子孫防焉周雅有之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前言禪玄實際之不必譚雖曰儒家之道亦爲小子有造說耳進而入於成人有德又當別論孔子論弟子之道蓋以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爲急務而足之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正言造小子之法也在今世則學文亦不

可謂之餘事當與孝弟謹信並修。如在成人有德之列則學文又不足以圖之當曰學文修行有餘力則以讀出世之書可矣但非行有餘力亦不可

孝爲道本

孔子自言行在孝經而有子亦以孝弟爲人之本然必有父而後有兄弟又本於孝也故道本唯在一孝其典要具在曲禮中古以三物之教造士必於父在觀志父沒觀行一切混淸定省

出告反面之節正士行之所在也造士以之選士亦以之故春秋戰國之世踐曰亂賊交作其變多在上而不在下里閭尚以孝弟爲行門匡童責善於父則違國稱其不孝矣今世子姓殊無善於温淸定省出告反面之節者匪獨以古禮淫沒之故其因尚有二端一則以父兄之教子弟專重舉業不復經以朝夕侍奉之儀一則以子弟樂放肆而憚拘檢其負才智者則借禪玄二窟以藏身也蓋以父母之生色身爲輕以

法王之生法身爲重且曰吾將遠父母以證法身還復以法身度父母何事月力用勞之小孝爲自有佛教以來此見之在人心已久矣而玄門亦影其說以誣世使　聖祖目擊今日士風之敝必有術以轉移之將不徒以經義取士而乃容其影二氏以長悖逆乎彼子弟之藏身二窟者亦是滅裂叛緣誣陷二氏之祖耳祖道豈然莊陽令許遜非得太上之真傳者乎其教純以淨明忠孝爲主曰四美備具不鍊而仙蓋

謂世有大忠大孝之士上帝自以神霄大丹錫之毋以九還七返爲也服食鍊形特中下之仙品耳故仙家之先天秘訣非曰無之大要已蔽在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中矣若佛氏大乘戒經則明以孝順父母爲首綱而其初來四十二章較量飯僧功德邪曰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儒者身不出家奈何影射緇流之得道度親而廢現在之實行哉大槩入佛未深而逐其迹未有不種地

御業者也傳家之道不可不嚴於此

戒子孫作浮薄口業

儒者有尼父無毀無譽之心又有尼父差等百王之眼則啓口容聲閘幽誅隱皆陰陽也不然論古論今總屬口業是以馬伏波戒子姪書曰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伏波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即有浮薄之子尚不敢扶三界導師之重罪古聖賢亦不敢托蓮臺九品之胎卽已父母

不過議及時流時事而已而伏波之督過兒曹其嚴如此使見今世宦家子弟一徵出世之宗便薄四恩而侮千聖痛恨當何如哉予最恨吳中有孤樹哀談一編出自徐武功之筆將我朝聖主忠臣而誣衊之罪不在謗佛弒君之下若而人者端爲欲遮武功奪門之醜則誣于忠肅以反謀揑出　景皇疑辭曰于謙這廝作天子耶又恐此狀不信於天下復援齊東野語誣及高皇帝中山武寧君臣之際以爲公孫滅馬謂

橫議中當服善戰之刑者也連諸侯者次之其近代之詞宗自負旗鼓中原劃二氏以助斑馬之波瀾者乎彼其方古人也唯商尊一佛餘無恕者而褒記獨蒲槐棘之堂其方今人也唯庇同當錄亦無恕者而獎借偏在三遊之客其是非好惡之公何在焉後生既資其筆法則亦必染其氣焰合狂與僞交發焉罪亦不在謗法謗僧之下而今學步邯鄲者正未已也傷哉乃如伏波所刺議人長短是非政法恰中邇來不得志

高皇入關平之諸有疑於武寧從平胡歸龍江關擁兵不入　上不得已出關慰勞乃入當是時關平殺於柳中久矣講何自來其不根孰甚焉更有甚焉者如殊字之疑爲反作賊此紱紜蔡温之所不爲而謂聖祖爲之乘汚衊皆如此類顧今學士大夫猶有喜聞而樂道之者卽此便是無君之心使佛氏地獄之說而誣也則已矣如其不誣能逃灌口拔舌之罰乎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此在

德堂印行

山人之病較前二種其猶在辟草萊任土地之科歟凡事必起於微而成於著欲端子孫氣習先從伏波之戒始

同居擇里

古唯大宗百世不遷小宗則五世親盡亦遷矣既以親盡而遷必無同居之理而唐有張公藝九世同居亦異事也然則親盡之宗殆不嫌於同居乎曰同居及於九世此眞所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末世何可多得者考諸序卦傳乾坤後受之以屯屯受之以蒙蒙受之以需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然則同宗共爨久而不分亦聚訟之囿也與其聚而成訟孰若分而各寧其居也無張公藝之忍態而效張公藝之同居必不克矣然古人構兄弟之子爲猶子又稱同祖之兄弟爲同堂則祖父在堂子孫之不分居可知今吳越間唯貧家有二三代同居者而富室諸子既長父母已先爲之各構一宅矣雖非淳古之道而風會已流至此聖人且柰之何若究情理之中當是同堂之兄弟主於合而小功以降之兄弟主於分也又參酌論里仁爲美之說則仁人亦不嫌於擇里既擇里矣人而胥遷之周元公從道州徙江州朱晦翁從新安徙延平不聞以族人遷也元公意在近東林總而晦翁意在親李愿中豈以擇仁奪合族耶而我吳范文正父子之卜居洛陽似不但擇仁里而亦兼遠橫議之里焉智矣哉夫范公自郡遷洛而愚乃自宴遷都此其得失何啻天壤

而今亦頗有以自慰焉者先正有言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愚於此受鍛鍊不淺矣竊亦妄擬洛閩閩諸大儒涉世風波儘大猶多涉及此邦曲盡毀譽不根之態也吾今復衍里仁之訓爲後昆法曰仁者無用擇里智者不嫌擇里擇里可與同居之義相參

養不中不才

中才之父兄養不中不才之子弟擇師友其第一義歟一南容也初年載寶而朝孔子病之已

而隱孔子適周問禮目擊聃尼授受之際有悟焉遂三復白圭成言修行道之君子至於鄙畔畏尊禹稷益薄三家之所爲而儼然起先進之恩矣師友之功大矣哉如南容者眞以不中才入中才矣而孟僖子臨終一命實啓之僖子亦善養子弟之不中不才者哉顧古之所謂中才似與今異今世所稱中才子弟未必非古之所目不中不才子弟也有以忠信廉潔之似投世好者乎父兄必中之矣有以巧文辯慧之技諛

世聞者乎父兄必才之矣此豈古之中才哉而尤有異焉者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禮之徒此中才之父兄所不能養者也而或聯外交以爲與出小施以買名俗士雖有窺見至隱者猶齒之於中不中才之間而不知其且以不善處之於中不中才之間而不知者且以不善處之於中不中才之間而不知

國家雖以三途取士然士爲薦舉而修德即爲德也今世薦途已塞士惟謹庸行信庸言以求天知而已愼毋染山人餘習樹當相嘘陽樹德而陰釣名僥倖薦舉於萬一也吏員乃仕途之必不可廢者第刀筆壞人心術最易苟非至誠至仁出自天性鮮能行陰騭於刀筆之中三吳爲故今之以左國班馬闕奇者皆僞寶也然文緣地而淹滯之流欲求終南捷徑此亦其一階之文雖欲效顰左國班馬以入文壇亦東施耳

論孝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今世之士所以顯親揚名立身行道惟有科貢兩途而已不科不貢則行法以俟命可也科貢之外尚有援例納粟一途雖非國初正額而既有此例則亦觀光用賓之階梯也志大者或不屑就而亦無害於心術其要途之不失爲正者欵武科與儒士之額亦然孩史及下徒正古之所謂出命不與士齒者去倡優隸卒一間耳衣冠家之子弟毋入焉

子孫勿習閑泛詩文

蓋有往昔名賢之所甚重而末流遂成長物嘗今達士之所通厭而畏途猶復聚觀者應世詩文是也而詩之流弊尤甚蓋今世青紫中人多借嘯生諛死之文納款於館閣名流爲日後賓緣地而淹滯之流欲求終南捷徑此亦其一階馬故今之以左國班馬闕奇者皆僞寶也然文壇之牛耳亦難執蓋山林之士多不能爲廊廟之文雖欲效顰左國班馬以入文壇亦東施耳

至於五言七言則習儒不就之山人皆可以厠足其中而操觚四出以要當道不但僞寶亦狂賓也詩本先王理性情采民風之具而溢觴一至於此豈非世間長物豈不爲達士所厭而世酒相率聚觀者何勢固有所不能革也　國家之選庶吉士不廢詩館閣名公之應外交不廢詩或於山人有資焉而郡邑有司則有委身故遍來騷人墨客之請託尤靈於失時之縉紳

親之者如芝蘭而畏之者亦如蛇蝎流敝且不知所底止非憂深慮遠之君子孰能照之我聖祖華去前代詩賦取士之制可謂洞燭弊源矣而豈慮後世之以館選榮斯焰哉今亦末如之何也已然名本造物所忌假詩文高士之名以媒利鬼神尤嫉之是以詞家之後嗣多不振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在今日當不言史而言詞客矣鄙性固不長於詩而以詩爲戒實有鑒於此初釋褐時猶但戒詩不戒文聮酣嘘生諛死

之請者兩三年後乃以先志永絕斯業頗自幸受毒尚淺不至以毀廢枉曲之餘殃累子孫亦遂以爲後昆戒焉除史館以詩文爲業別論外子孫官非史氏何必與詞士爭衡如近世七才子之樹旗鼓於詞場弗效可也退而居鄉亦寧索居以自全毋慕魏晉風流沾入詩酒豪狂之社蓋君子之所以爲不朽者其實自有在焉政恐以此爲坊日後猶不無交僞夫染狂習以犯三風十愆之戒者

古人資游藝以治心藝外無學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六藝中詩禮樂最重而詩之興又在禮立樂成之先謂詩三百即能達於政事專對四方孰謂詩可輕視哉漢以後定音律詩下及今日又變所謂詩耳考亭夫子嘗評之曰古今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爲一等自沈宋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唐以前古人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音律詩下及今日又變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蓋考亭夫子雖不以詩名而實長於詩者其爲論蓋以三百篇之風雅載漢魏以後名家之詩也今詩家最重李杜由考亭評之亦在沈宋以後律詩一等中較陶柳當輸一着而況其下乎愚幼即想古人之學何以獨與於詩

爲其得性情之正也李杜滿腔豪氣發爲詩歌儘有引人入狂處性情何由可理李詩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夫千金之輕散以何緣其復來又以何術也杜詩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夫文章驚世何足誇而車馬江干何足耀也此等狂詞不但不能正人性情抑且可以銷人陰隲而豪門浮薄子弟將有歌此音而喻嗡神旺者矣傳家者何可不以爲防然李杜猶有性情之眞在乃近代之習

詩者又異於是大槩舉業不足以取青紫而卒業於此資之以走高門而干有司者也子孫一入其中祖宗之元氣必斲矣雖然官家有負才氣之子孫艱於仕疎於農舍詩文一路殆無可以收其心者但令遏往過偶覩正士而達濫朋其亦可以無害矣倘具近道之資尚有向上一着與其研晉唐後之選律不若研魯誥前之竺墳研選律者縱入李杜之室猶種多生罔念作狂之因研竺墳者縱落聲聞之坑亦植萬刼克念作聖之本何不以此奪彼此亦爲後生狂心難歇不得不開此方便法門耳果入孔子下學上達門庭亦何用此方便爲蓋國朝自何李揚旌七才子奪幟以來詩社之濫觴已甚矣懲噎廢食固不可矯枉而不過正亦不可愚竊有感於劉文靖公之言也嘗有譚李杜於公前者公曰此唐朝兩箇醉風漢耳何足羨耶斯言殆爲何李而發大逆詩人之耳然非盛世卿相不能爲此言

家晏勿張戲樂

馮祭酒開之有言和尚家作詩正如秀才家唱曲謂其雖非過惡而皆失其本分也吾竊以爲偏流之學曲尤配於緇流之學詩矣詩本儒家今內事所以戒子孫濫入詩社者特爲詩社中多不檢之士詩亦無復古風徃徃雕色相而迷本眞用之以罟名罟利故可厭耳使以陶柳風韻敲李杜音律不失幽人本色則何惡於詩哉進今之鼓弄淫曲搬演戲文不問員遊子弟庠

序名流甘與俳優下賤爲伍群飲酣歌俾晝作夜此吳越間極澆極陋之俗也而士大夫恬不爲怪以爲此魏晉之遺風耳豈知遊風煽於外淫風煽於內閨門慚德必從此起始作俑者其有椎簿之變乎愚深有慮於此則并尊賓之侑觴戲樂而絕之因戒後昆匪從別墅宴賓不得用梨園子弟端爲戲樂誨淫故也或者潭府深沈內外懸絕不必慮及於此而防範子孫當以清白節儉爲本則有不得不以身先之者是以

寧冒違衆之嫌而不辭每見吳越間縉紳燕會即不張樂幕賓亦以曲聲唱和爲常愚謂雅歌投壺古人之盛事也與其以淫曲導慾增悲曷若復古詩歌更唱迭和之爲雅哉而今鹿鳴騶虞謖且爲戲樂所奪矣即曾點童冠咏歸之趣杳不可追誰與復先進之禮樂耶

借旁藝以收子弟放心

記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詩書禮樂猶藝也藝入傳奕則下而又下矣然孔子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戒之可子弟之無所用心者習之可夫子曰爲之猶賢乎已此爲酣生夢死者開方

便門也乃如今之流蕩子姓心無所着而又不能終日無事則以賽骰抹牌爲樂此乃破家蕩産之本又不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矣

戒子孫好古玩

周太保作旅獒用訓於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今世家子姓多作無益多賤用物不惜以重貲市古玩生則以之娛目死亦以示喬木家藏云愚竊以爲此非崇德象賢之事乃損德敗業之事也君子之好古自有道

天下惟不生不滅之心爲最古士胡不此之好而好今人染污生滅之心之所以爲古者不出三物智仁聖義中和古德也孝友睦婣任恤古行也禮樂射御書數古藝也好此三物其心乃古士之所好皆不在而獨於古之物玩役心焉下夫成周以稼穡開國遷士必起於農農桑正屬古物今子姓或賴祖父遺澤一切耕夫織婦之所汗血艱辛而成者吾皆坐而享之視古人已逸分矣乃不推有餘以濟不足而甘積無

益之物何爲哉雖有商彝周鼎飢不可以爲食寒不可以爲衣而鄉士之家又不可以陳於祖廟亦長物也況吳越間奇技淫巧可供兒戲者真不祥之器耳歷考古今好積古玩之家鮮有不煨於火者故有道之君子弗屑也唯古籍古字屬六藝中物不嫌蓄之以動後昆好古之思而其本亦不在此本何在曰在六德六行

父爲子侍諸母地

聖朝之制侍繼母慶母俱重人子一不盡道輒肖不孝之名此在爲人父者當有以豫爲子地也按古禮嫡宗子七十喪偶亦必再納宗婦以領支婦苟非宗子則有中年喪偶而不再娶者但不可以槩有家之卿大夫鄉大夫有鼓盆之愛不但中饋不可無主即主婦亦不可無輔於此有擁衾焉從四十外喪偶而家有家婦但納妾勿納妻蓋妻後家婦而進非極孝極順之子婿難諧也從六十外喪偶而菊無侍妾勿納妾蓋妾以少艾而入非極貞極烈之天性

難馴也適子於庶母俱當服朞故側室中有年盛未出者父在日但妾其體而不妾其名可矣庶子於所生妾婢俱稱生母妾可封婢不可封故支子中有從父婢出者父歿後但母其服而不母其封可矣此皆防微杜漸之道父當預爲子地者也至於人子所以事諸母之道大略具在前議中

嫡庶接產有別

家人唯妻妾之間難調嫡庶昆弟叔姪之間亦難調其禮儀隆殺之等前議已略備矣唯接產一事未及議或曰子無嫡庶國典也接宜均或曰庶子不得與嫡子同冠禮古規也接法也嫡出者自爲一例昆弟則以不得已之故告其宗戚聽舅姑另擇宅兩不傷生此禮之可以義起者哉

重烈女體孤嫡

不事二君曰忠臣不更二夫曰烈女忠臣國之寶烈女家之寶也維忠維烈使其出自天性一

家有未孝未敬之子婦不可教而後怒不可怒而後放逐內則之言盡矣度德量力因時制宜則存乎人女適外姓有不孝敬舅姑不順夫子者則如之何曰反諸家而教之教之不可亦怒之怒之不可仍反諸夫家聽其自生自死而已爲夫所出寧收諸家使昆弟間終養之勿再醮以累人舅姑有必不可事者夫有必不可順者雖則生不離則死又如之何曰當勉其委曲以

盡婦道至於橫逆之極身不能一朝居夫婦願離者聽國法也夫可以明出其妻妻亦可以陰達其夫或者借歸寧之名寓分離之意而父母昆弟則以不得已之故告其宗戚聽舅姑另擇婦聽夫將另納室兩不傷生此禮之可以義起者哉

重烈女體孤嫡

不事二君曰忠臣不更二夫曰烈女忠臣國之寶烈女家之寶也維忠維烈使其出自天性一

無所爲皆非大乘根器不能而烈女尤爲難得
吾妻近有一人曰王曇陽未適夫而夫亡遂守
志而以仙化毀之者以爲邪妖之祟褻之者以
爲五陵之師皆非中論也愚則不重其立化於
白日中重其以貞姑入仙道耳爲人婦者發失
夫而守志已難矣況乎未成婦而守死不變者
哉家有是寶父母安得不成其志然聖賢却不
以此難行之事責婦人孔門三世出婦皆聽其
改醮心丙惻矣世衰道微丈夫固多欺世盜名
之醜不如聽其改節耳故傳家之道還以孔門
三世出婦之法爲正

宗族尊不師卑

古者宗廟之禮亦序爵亦辯賢亦序齒今有世
家大族支派蕃衍尊於分者或卑於年卑於分
者或尊於德亦可以三達尊之重使五服外之
祖行叔行師賢且貴之孫行姪行乎曰否師也
者父兄也聞有子師父弟師兄者矣不聞有祖
行師孫行父行師子行者也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縱有人師經師在子孫行中亦但以心
師不以身師以身師則瀆空門之法矣然則三
命何以不齒於族曰不齒者國法不師者家法
也

以義米代義田

范文正以義田贍三族古今頌之當余從嶺表
投劾而歸有一友以此相勸余曰是舉也有文
正之德之業則可無文正之德之業則倍也中

庸不曰爲下不倍乎凡義舉出於一時而難爲
後之爲人上者皆倍也使自孔孟而後凡有名
世之望者皆立義田以贍族天下無尺土不義
田矣有司何以定編氓之徭役哉愚以爲士大
夫如有欽賜之產方可立爲義田不然雖立義
田亦難世守與其慕義田之名而貽子孫以難
守之業莫若量出義米以贍三族中之貧乏者
子孫能繼則繼之不能繼則終吾身而已矣愚
實以此小試棄中則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文正

公之可者也

仕者家居戒素餐

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士大夫以義米周貧族特親親之一法耳仁愛之普施何所不可公孫丑嘗問於孟子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二氏家猶念四恩當報吾儕身受皇家之蔭弘矣可僅僅爲恤葬計乎即致政居家亦必有所及於物而後可言爲世法行爲世則陰贊天子之功化其上也然君子能爲可法

可則不能使人之必我法必我則依中庸者多至於遯世則素餐之恥猶在其何以釋之在力厚者當自廣布陰功力難廣布則亦隨分隨力而已愚於先慈存日頗從救荒濟飢僧讓法上行薄施雖承母志以從事亦自愧不耕而食不蠶而衣無所補於造化以爲愆也却不敢亦無取於多殖廉足養矣而猶殖貨不已此孔子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不但士論卑之造物亦忌之何可不爲子孫戒欲戒子孫則以身先之耳冀嘗與曾撫臺嗣山公言及傳家之道

嫁弭謗之道

子孫拓產節限

每見唐宋名賢進而食公餘則饒退而家食則置墓其謀國密而治生疎也　國朝弘正間士夫尚有此風而今則治生冣於謀國矣兼以交際日煩浮費日起不肖者遂衣食於居間而賢者爲養廉計亦有不得不留意於生產者倘念天道虧盈之理亦如公子荊之苟合苟完而可止矣獨今吳越間賦重役重士夫雖不苦於役

亦苦於賦千畝之產僅足以食千指猶稱貧官一遇婚喪大故水旱異災便有不給之憂性或好交好遊更非千畝之所能給不取之於居間而誰取也在謹身節用之君子則寧不納世交而已矣安肯以不義自污治生以養廉則義也亦無取於多殖廉足養矣而猶殖貨不已此孔子所謂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不但士論卑之造物亦忌之何可不爲子孫戒欲戒子孫則以身先之耳冀嘗與曾撫臺嗣山公言及傳家之道

德堂印行

當戒子姓縱入九棘三槐拓產不得過三千畝
曹公曰數滿三千亦盈矣余即轉一念曰善哉
然則戒子孫毋得滿三千畝也公首肯之要之
吳中田畒利薄在台座田及三千畝猶是勉强
支吾在官之清白則可知已與其不清白而富
則寧清白而貧也或者奕葉之後葬地日增此
又不當束在三千數內焉馬益吳越間山場湖蕩
原不與田畝同論

仕者勿庇族以厲民

仕者父母在則兄弟無分戶之理蓋父在千不
許花分國律也然昆弟信仕者之庇以拓產亦
當有節拓至千畝萬畝亦不得不分戶以應役
矣古之賢大夫板圖棄去織嫗此何心哉而今
科第之家昆弟受廕逃役積田以千萬計獨累
爲厚道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其斯之謂歟昔劉
中丞統清三吳官戶詭寄愚豪中尚守父籍不
無期親之寄產在焉而不敢吐也則以先慈尚
在堂而昆弟中亦無拓及千畝者故不得以詭
寄之例爲誅也竊謂士從初世出身不嫌於祖

停其間或捐米或捐銀以助役父不在則昆弟
自當分戶分戶而不當差猶不分也郎以貼役
代當差亦有虧於絜矩之道或者本宦原無厚
產而昆弟之產但以百計不以千計則仕者以
父母同胞之義庇之而有司以優免餘丁之例
覓之庶不至於厲民矣然士固有發迹寒門不
數年而昆弟之產業其數反浮於出仕者雖曰
不以非義得之吾不信也乃今賢士大夫類知
同胞之爲一體而不知齊民之爲一體目擊里

父源頭上存此一厚道再世而後便當以義奪情。除同父兄弟外。即不受片畝之啻可矣

仕者勿徇親屬私情以虧祖宗餘慶

記云。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充斯義也君子當顯親揚名之日可爲三旅中人代鳴不平。曰此不但較理亦當較分。父兄果有意外不平。子弟寧得坐視。然使父兄之所不平。而與論之平在焉。則又當以三自反之義勸父兄

矣。至於子弟之抱不平。義在裁之以理。而不當徇之以情。非抱大不得已之杜。不必爲之代鳴也。若子弟以不欲施諸人而外人反之。則寧爲外人自寃。不爲子弟護短。何若父兄吾所事奉子弟吾所教督。不先而至於加人。橫逆答貴在我者自責之不暇。而嚴於責人乎。故此亦論於同堂以內者。而再從以外之宗。則更緩毋妻子。豈亦然。尚非極寃極枉。通國之所爲抱不平者。弗稍可也。蓋不但情分漸疎而有司之政亦或於越位而謀矣。凡祖宗有發福子孫必以陰隲啓之。陰隲之至。莫如不報無道。今層層與族人埋是非而不思祖宗不報無道之脉。必使百年之積德消盡無餘而後已。亦大悖也。愚德雖薄。亦頗致歆於此。宗族中一有以橫逆加人者聞之。若刺心然。蓋念祖宗既以積善之餘慶。簪笏孫子孫豈不以積不善之餘殃。斬祖宗之德。既爲同宗者所斬。則餘慶能獨厚於仕者之子孫哉。是以不得不惕也。又念先王之世所以使三命不齒於族者。豈徒以尊爵故哉。實以旌別時檢之權。處諸族人之有位者。使不受制於尊行。以行其民胞物與之政耳。柰何徇同宗以戕異姓。甚者如欲厚祖宗之陰隲。乎刑家要矣。匡族急焉

仰僕從奢儉

孟子曰。數口之家。可數月。僕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家貴之態皆曰。我得志弗爲也。以其非古之制也。此爲當時大人之驟得志者發。今吳

越問大人尚少是態面世家之豪僕邦駿駃有此態矣假令孟子生於今日其抱賈生之慟可知賈生傷風俗之薄惡曰鹿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餙此所謂舛也夫鹿人但制於國君不制於家長有此家奢賈生猶以爲舛使其入於吳越大人之孥目擊僕隸舛狀又如之何挍古者大國卿田不過三千二百畝大夫大國卿大夫之上者多矣越間公卿大夫家相越在

以分封之侯邦論而風化得無傷乎官非世爵世祿日後能無尾大不掉之虞乎竊謂有道之君子亦當識其重而反之也愚欲戒子孫拓產必無滿三十頃益亦絕之防此弊云

支子出家當慎

唐宋士大夫蓋有送子弟入空門者自程朱之教行而名家始以爲諱今有家貧子衆父母不能爲子婚配者亦與其通斯例乎曰此自有國朝之律令在也律令民間長子及第二第三子俱不許出家第四子乃許出家此可仰見聖祖推情逮下之周而藏身之恕亦即於此可見益

聖祖於昆弟行中實居四嘗以荒亂故從兄命送入

皇覺寺權事文彬爲師故亦以此例起諸民間是可爲萬世捨子出家者法矣究竟則與釋律原不相悖釋氏亦不與長子離親出家雖許次子出家而亦不許其違父之命擅出也益佛雖世外聖人其經綸世法亦未嘗不密而

聖祖僅許民間第四子出家其意更密益度僧雖出世之因而僧多則遊食者衆農之家一而食焉者之家六亦耗民之因也故律中又嚴於私自披剃私蓄院二條此又不但以僧多僞農之故如來原有遺議末法中魔子盛行是以聖制節之其所以不廢二教者何佛仙之幽靈暗助皇綱何可廢也然過來道教大衰玄門中幾於無師矣民間如捨支子出家夫亦擇空門中之有梵行者而巾瓶之庶無失身之悔歟

以上二十六款大槩以陰陽爲本以防微杜漸爲用此不言君子之禮樂而主於追野人之禮樂者也蓋孔子以先進禮樂爲野人以後進禮樂爲君子非朱子所訓先輩後輩之謂謂宇宙間天然真率之禮樂先起於無位之野人燦然明備之禮樂繼起於有位之君子之仙術配孔釋爲三教末云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與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

黜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唯常是吉夫論以三教爲名而以萬世永賴稱仲尼以暗助王綱稱佛仙固主儒宗而賓仙佛者也宜釋論獨表釋迦謂其以因果幽玄之教翊帝王綱常之教而不言孔不言老蓋攝其道於帝王中首言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漸

儒者執韓歐程朱壯年未定之論則二氏之書可焚二氏之徒可絕而 聖祖之經綸大經殊不然理則融三爲一不與其相濫而主賓自有在焉大意見於御製三教宜釋二論中三教論獨表老子謂其密三皇五帝之仁實與仲尼之志齊而以赤松子之仙術配孔釋爲三教末云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與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黜暗助王綱益世無窮唯常是吉夫論以三教爲名而以萬世永賴稱仲尼以暗助王綱稱佛仙固主儒宗而賓仙佛者也宜釋論獨表釋迦謂其以因果幽玄之教翊帝王綱常之教而不言孔不言老蓋攝其道於帝王中首言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漸

仰稽 聖祖經綸三教宏意以表大成聖賢主賓三教大意

會世德堂印行

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夫論以宜釋爲名而以佛道爲陰爲虛以聖賢之教爲陽爲實亦主儒教而賓釋教者也蓋聖祖之經綸大經密矣豈若韓子之作原道論歐陽子之作本論程朱之祖孟子闢楊墨未得二氏之髓輒攻其皮毛者哉然其頒經制於天下則於五經四書之外羽翼必以程朱傳註何也古今訓釋聖經未有如程朱之平正通達者

也而朱子尤爲註中之傑蓋身負忠孝節義之標而其文之平正通達又足以挽素隱行怪之掃傳註此倍也舉子家專尚新說至以西竺之倣於世教豈曰小補之未盡合而沒其翼經之功也此見 聖祖誠不以其見地宅心之虛取善之寬也假令傳註中尚有深達一貫源流善別三家旨趣訓義在程朱之上者 聖祖未必不捨此而從彼試觀 御製集中有目訓魯論攻乎異端及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二章實以朱訓爲未妥而更釋之餘可推

已然猶其小也至發策問及於天地鬼神及佛仙則逈出程朱見地之外矣然猶其畧也至作心經序道德經序則及於釋氏色空妙理道家鏡月端倪不但程朱見地不及而持論亦大與之相反然則 聖祖雖以程朱羽翼仲尼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意耳豈與程朱能盡仲尼如以程朱能盡仲尼則三教與宦釋之論皆誣矣雖然程朱朱可輕議也就集註中亦是大醇什之七小疵什之三疵處不嫌本

之意而推敲之醇處自應以 聖朝之制而遵守之而今談道家喜立巧說動以禪宗之餘吻掃傳註此倍也舉子家專尚新說至以西竺之方音入經義亦倍也邪又難以爲下不倍之律緊繩之端爲 御製聖集原有所異同於程朱故耳一道德以同風俗於此必有道焉如以尼父刪述六經之案案之則今之經書傳註亦武不嫌於刪訂也夫。

儒流案二氏法度

聖祖嘗自製僧律二十六條頒皇覺等寺。內一款云。凡有明經儒士及雲水高僧能文通士。若欲留寺。聽從其便。諸僧得以詢問道理。曉解文辭。夫緇流出世人也。尚許其兼叩儒道二家。豈以儒流應世中人有綱紀二氏之責者而廣參乃在緇流下哉。參二氏之徒以何體曰此即以參儒之矩矱之也。夫行童之初入寺觀也。頗似蒙童之入鄉塾。然進此受衣與緇黃伍。可當農民之待農民。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習經

習律班作膚流。可當儒童之待儒童。亦不得與科目齒。又進此解行相濟。能於宗教兩門中出一頭則可以當舉貢之待矣。舉貢可與甲科齒。而難與甲呆而錐劄之也。復有道行備而法臘高。真能出離生死。與古德相上下。斯則可以稱方外之達尊矣。以方內之達尊。遇方外之達。而盛年學道之士。更不嫌降體而參叩焉。此周元公之所以友佛印。友東林總。而坡公遂兄事此二禪也。唐宋間如禪門之五宗。玄門之七真。皆其人歟。然則可以師事乎。曰在散人則可。在士大夫則不可。在唐宋之士大夫猶可。在今日之士大夫斷不可。何者。自有程朱教後。儒者之

清議重矣。而佛氏亦有息世譏嫌之戒。胡得濫師方外之流。今儒者亦不甚艷玄學而艷禪學。咸知單傳之宗。爲出世之捷徑。若恨不得面覿達磨而師事之。若然。達磨豈必賢於仲尼。後世罕聞達磨之徒。師仲尼之徒者而獨以仲尼之徒師達磨之徒。此世教中之一大議嫌也。況五宗七真之因地。豈必存程朱之上。乃不師程朱之徒而師五宗七真之徒乎。哉假有真達磨者出。則五宗七真又在下風矣。務其所以師孔孟

會世德堂印行

程朱者而師之可乎。曰以心師之則可以身師之則不可蓋心師猶在師友之間身師則遂與傳衣執巾之侍者伍矣譏嫌孰大焉亦不獨以息世譏嫌之故佛氏原云不壞世相而證菩提也士習詩書禮樂之教衣食於孔子道中自應以儒門之先正爲矜式耳不師達磨以心而師達磨以迹世相亦非達磨所與何者達磨觀自在之化身也觀自在能以三十二應度有情豈不能以機宜俯順後學乃與儒者

之不師心而師迹哉或曰韋刺史不師盧能裴平章不師黃檗乎曰此正所謂在唐則可在今則不可者也韓退之荅孟簡書曰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但言下及公卿輔相而不言上自天子后妃韓之也蓋唐宗偏重老釋且導儒流以歸師釋其不師釋而力排之者唯退之一人耳

釋尤重孔其作宦釋論且欲簡編流之堪用者以歸孔即此便是憲章也吾儕其可遠諸或曰

聖祖之教則不然固重

尊周莫如孔子何以師老聃乎曰老聃周之柱下史也非方外士也後儒錯認爲金丹黃冠之祖而名之曰異端豈知孔子之所從而問者周禮也是以

聖祖極贊其道之玄妙而爲之註道德經焉仲尼焉不學非老聃之師而誰師然老聃豈必賢於達磨安知孔子生梁陳之間不以師老聃者師達磨乎曰單傳之宗即以一貫之心法耳孔子已先得達磨之同然矣何必師意者志學以後不惑以前學未至於知命而有

聖祖之憲章在也

則至矣假令出於今世亦以心師不以身師乎曰如來者世所尊爲無上法王者也此師出世與諸師別經謂如優曇鉢花曠劫乃一見耳是以大千界內一切天主人主俱北面而皈依爲獨儒流也乎哉然使如來不出世而治世之聖王出世則道權統於天子矣儒者又當以君師

二統並歸天子而以師範歸輔世長民之賢哉
如來遺囑特以佛法付國王大臣而大弟子如
迦葉等弟令之護持正法而已仲尼正應如來
隱嘱而爲天子維世教者也是以師萬世之帝
王亦師萬世之臣子焉使其生與釋迦同時亦
移其所以師老聃者師釋迦否曰仲尼祖述堯
舜憲章文武堯舜文武之所師仲尼亦師之矣
苟論其世則仲尼亦有不必師釋者考內典釋
氏生於周昭王之世歿於周穆王之世據永平

年間博士王遵奏有異記載昭王二十六
年四月八日日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太史蘇
由筮之得乾之九五曰此西方聖人降誕之祖
世王命鑄石置之南郊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
五日午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召太史扈
多筮之曰此西方聖人示滅異感也此與列子
記孔子對太宰蕩之言相應益周書異記漢臣
猶及見之孔子知西方之有聖人其源必本於
此然以佛身未入震旦周王未之師也越千年
而漢明乃師之孔子始生亦現素王之奇徵稍
長即負達者之重望天實以震旦之師道畀之
特不以一大事因緣顯耳佛法亦不能逃時節
因緣其遲入中國天正欲使孔教先流釋教繼
至也孔子與老聃值不與釋迦值後先離合之
間三教鼎立之微機在焉孔子何必身師釋迦
哉其贊周易乾元統天亦既得釋迦之同然矣
釋迦應乾之九五孔子應乾之九二易曰見群
龍無首吉世人亦不必賢釋迦於孔子也然而
孔子之心最下果遇萬劫難遭之法王義不爲
主而爲伴即不以文殊師利法王子之身現亦
必以維摩詰居士之身現無疑也據其對哀公
之言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
之冠推是義也果現身於宰官居士中未必不
師釋迦然亦必從時王之服不從法王之服矣
豈獨孔子哉文殊普賢助佛揚化之大士也摩
訶迦葉傳衣付法之上足也不聞祝髮隨聲聞
衆而況身膺世教之責者乎故今之學士大夫

徐世德堂印行

敢於裂冠毀冕濫迹空門皆聲聞小乘之矩非普賢大行之矩也或曰無孔子之因地而亟求出离生死則以吾之不可學孔子之可庸何傷此有二喻可以定儒釋之紛紀也論行門之分派當以父執之交爲喻孔子以經世之家法師儒流吾道中之父執也釋氏以出世之家法師流吾道中之父執也考子雖以事父之禮事父執然未有不承父祧而承父執之祧者繼別之宗有在也論性海之同源當以祖父之派爲喻

孔子以三綱五常之教含一大事儒門中之父脉也釋氏以一大事之教含綱常儒門中之祖父而上稱其祖者世及之統有在也far此以定紀綱而心師身師之義較然矣然則儒者必不可師二氏之徒乎又不然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爲期稽圖讖至聖猶取而況出世之宗徒乎愚所以嚴師友之防者蓋不專爲濂洛關閩諸儒出後儒家之議嫌日多一日亦爲五宗七真請

雄出後二氏家之龍象日寡一日也果有出世龍象在二氏中儒者能破拘攣而師之吾且以爲奇士然而欲師出世中人亦必還朱紱於魏闕蓬青衿於學宮入山之深不干有司一政而後可何者陽既竄迹於法門以奪儒門之重陰復借光於君楊以取法門之重非穿窬之類亦二本之圖也而二氏家之覇徒且乘此而自擅聲價矣即使當下真能跳出生死關外猶種他生退墮之因而況染狂偽者哉是以君子不由也雖然俗儒爲拒楊墨之案所惧溺名利而迷出世之因者多矣有能知二氏之有別傳而不取求師也不猶賢於撥無因果師心自用者哉

儒者護持正法

程朱乘氣運以遏狂禪亦不違於天命學者當知其所闢之法非佛之正法也不屬外道則屬小乘俱已先自蔽之矣近世儒流中頗有知護持正法之義者亦未必果察於法之孰爲正孰

爲邪也佛識末法中魔子挍綿壞佛正法豈緊異人卽今談宗談教之流也可緊護持乎哉摧邪扶正乃所以護正法也考涅槃經釋迦深讚護法功德高出六度之上而其自述往因則言嘗作國王爲護一善知識故至與惡知識戰傷身殁以此因緣遂生阿閦佛國永離三惡道以至於成等正覺則所以護持正法之義可知已矣不摧邪法不足以扶正法正法非魔子所能持也而末法中魔徒偏能窮佛正法以聳衆聽

不具法眼誰能辨之且所謂正法亦不局於三藏十二部法華經不云乎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以此推之卽吾聖人所定三綱五常之教一一皆正法也不護經世正法而專護出世正法亦屬偏輕言護持正法噫自達磨入震旦以來孰不以單傳之宗爲正法而今亦漸流爲魔法矣

金湯外護名義

釋門於儒家之護教者名曰佛法金湯狀其以外護內若金城湯池之不可破也蓋佛法有內

外二護花之頃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屬大
迦葉入滅之期以結集三藏十二部屬阿難。又
於刀兵劫後滅盡還增。起而轟揚三乘教法。屬
十六應供羅漢三者總名內護。而有所謂金湯
外護者則屬之國王大臣其重有加於內護。此
以折攝二門寄之也。益王臣護佛法於增劫初
滅之時易護佛法於滅劫將終之季難護增劫
初滅時之佛法但有攝而無折護滅劫將終季
之佛法則折攝必須並行。而末法中。則折法更

嚴於攝法是以金輪王化被四洲之界。壽彌八
萬之齡而遇佛出世輒捨王位。入比丘群而聽
法此用攝不用折之驗也。而釋迦當人壽百歲
時出世迷不聞王臣中有辭位削髮者。正爲末
劫多魔如來不但寄之以攝法亦寄之以折法
也法何以必兼折攝哉邪法不折則正法不可
得而攝也法無邪正邪正由人。虛行者不云乎。
正人行邪法。邪法悉歸正。邪人行正法正法悉
歸邪。今有宗研五派。仍以華嚴之合論掃五派。

教析三乘仍以法華之一實廢三乘而出之以
狂心歸之以爲行總屬魔法儒者不察而護持
之總屬護魔於此能辨邪正審去取則庶幾乎
可以言護法矣。然而涅槃心未徹正法眼未開
猶恐所護者未必是正法中之正法。乃像末法
中之正法也。曷爲護正法中之正法正法既以
教理行證金備爲義則護法者必有以鼓末法
中人通五時之教明一乘之理修無漏之行入
涅槃之證而後可當金湯外護之名。吾觀唐宋

名賢作禪講二家之金湯者護教護宗則有之。
罕有達於護行護證之旨者也。愚嘗謂儒者不
透孔子一貫之心宗。不見乾元用九之天則。斷
不可與護持如來正法。何者言不能慮其所終。
行不能稽其所敝也。近有一越儕欲續 國初
儒宗佛法金湯編諸余覓侶嘗爲之言其大略。
今筆之以轉語答法者曰夫所貴於金湯者爲
其護持正法也未有身不行正法而能護持佛
之正法者。金湯編中。詆辟盡臣委有應佛囑之

摩訶菩薩在焉而影響疑似之間亦當有辨如梁武帝當塔廟堅固之會造寺寫經不可勝紀而達磨却訶之曰並無功德此但像法之金湯非正法之金湯也武則天以纂唐女主而大演華嚴亦斯倡已又如張天覺當闔諍堅固之會聚宗護教不遺餘力而果禪師以彈論司馬君實詰之則自供曰後生性燥急欲取大官耳無乃能護過去正法而不能護現在正人此亦末法之金湯非正法之金湯也呂惠卿蔣之奇等

以誤國險人而偏向三寶多其下已無怪乎今之守程朱家者槩謂末世信佛信法信僧之倡多在不正王臣中也其無慚於金湯者則考亭夫子所舉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五君子是已頃陸宗伯平泉先生撰有金湯編題辭復推文寬夫司馬君實趙閱道張無盡蘇子瞻諸公謂爲佛門檮杌幟者今核其實唯文趙二公勳德名世晚歸佛乘與考亭所舉若同流君實雖人倫師表於佛道尚在疑信之間難言金湯子瞻帶有風流氣習節行不足以勝詩文其以蜀黨侵洛黨亦與無盡之論若實相彷槩以金湯歸之亦似名浮於實然者上下二千年間孰爲佛法中真正金湯哉我聖祖總理三教方其矩而圓其規真百王中之傑出者也而名世見知之士則宋景濂沈士榮其選歟乃今日之所謂金湯又與唐宋之際別

唐宋之除有真禪亦有真儒儒禪合於心而不合於迹故不以行勝解劣之方儒爲金湯而以禪解之足爲儒門導者爲金湯當今之時多僞儒亦多僞禪禪儒合於迹而不合於心故不以解勝行劣之圓儒爲金湯故今日欲續金湯當知三重一門重者爲金湯故今日欲續金湯當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願力三曰知見德行欲密大而忠孝全德細而辭受織行無敗缺也願力欲堅人風不能搖其願百鍊不能移其力有餘忍也知見欲正佛子必攝之以慈魔子必折之以威勿以小仁賊大仁也三重闕一則金湯之量不完

雖使宗徹五綱教通三藏兼以捨宅爲寺傾産飯僧之功行而如來之正法不屬焉雖不以續金湯可矣況乎敗類宰官虛聲居士徒以塵帔塗羹之餘讚揚佛事其得贊留在人間若有助於大法也者此佛門之少正卯也金湯云乎哉越俗法名如惺其師象先大有戒德臨終現奇蹟何愚之篤復云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元君順帝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來之教文可與言如來正法者故爲之述此大意名曰結佈續佛法金湯編引云

尚論 聖祖護持正法之實大端見於遊新菴一記中聖祖護持正法之實大端見於遊新菴一記中儒者有志於維教乎斷不可不知斯理其記益爲雲谷寺僧求施崇建者發而折攝之機具在焉謹述其畧記謂僧曰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眞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請及法門三武因此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當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祐乃君愚昧非仁連請於佛老爾尚弗議何愚之篤復云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元君順帝問道於斯人斯人荅云如來之教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苟能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有大焉所以修者宵衣肝食修明政刑彝倫攸敘無有柔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生世世三千大千界中豈不永爲人王者歟以此觀之貧僧百劫未達於斯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丞相拂思監至齋盛素羞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修行多道遂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忠於君孝於親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

將歎劫不達斯地苟不依此欺君罔下用施於
我雖萬劫奚齊吾有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
欲以菩爲朕增福可乎又諭僧曰財非朕之已
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
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復諭之曰當哉
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詡聽化流行非王臣
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繹斯記也不但仰見
聖祖之深於佛法卽指空之告元君元相言若
甚超義則甚奧非宗教兩通不及此亦唯

聖祖獨觀其深也於此參之護持正法之義瞭
然矣蓋如來等衆生爲一子則帝王亦當等衆
生爲一子何厚於細流何薄於黎庶何欣於出
世法何厭於治世法而況現在功德必先有以
安世間之黔黎而後可以庇出世間之釋子此
天則之自然也不者卽是邪道故梁武陳武之
捨身事佛以及秦皇漢武等之偏信方士匪落
魔法亦落小乘之法而流行之眞大乘菩薩之
道也獨怪指空一云國之僧耳乃不效前代宗
師談無生於世主時官之前而專言祈天永命
知人安民之道此與陳希夷告宋宗之大旨同
其對元帝則及於生生世世永爲人王之說對
元相亦及於立人間天上王臣之說此匪但破
其妄求增福亦含三祇出沒深因而其自述地
位若謂世有明聖之君永可爲大千界內人皇
者望之猶懸百劫此可以想三皇五帝之界位
矣固譬元君墮落彌深雖千劫難出已右則隱

然自謂福德之可受王都而不受也又有賢明
之臣永可爲天主人王輔佐者望之猶隔數劫
此可以想稷契伊周之因地矣因警元相不義
行施雖萬劫莫與已齊則隱然自謂階級已出
宰官之上而不爲也語意間或廣言三千大千
或單言人間天上或量言百劫千劫或較言數
劫萬劫大有權衡在焉絕不類合頭狂宗輕施
棒喝於宰官居士者若而人者得非從根本智
入差別智兼得他心宿命二通者歟第不知斯

渝世德堂印行

案何由達於　聖祖之天聽而記中描寫之
眞至此。唯聖知聖。唯賢知賢。非異倫不能出此
案。亦非　聖祖不能撰此記也。蓋不但爲王
臣立現在護法之準。亦爲王臣示過去未來作
受之因矣。儒流可以程朱之案格之耶。要之過
去不必論。而現在之護持正法之行。實將來究竟
正法之因也。現在護法孰先。曰出世法不離
世法。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治世之正法也。仁敬孝
慈之圓修便是普賢行海。仁欵孝慈之實際便
是毘盧性海。出世法貫其中矣。王臣護法必毋
使二氏狂徒以宗掩教。以衒捺道。詖弄詖詞。奪
人仁敬孝慈之心。務孰急焉。究到佛事門中。不
捨一法。則出世法。何可不護。其要亦只在去我
人衆生壽者四相而已。五倫不敘。四相不除。而
尊倘造寺飯僧持經禮懺爲功德。此達磨所謂
錯簡而當時無從考訂。　聖祖亦闕疑以存
之耳。七篇中。則有門人緣飾附會之言。如舜避
河南。禹避陽城。益避箕山。伊尹之不起於滕臣
之言性海行海也。通於過去未來之
故儒者不嫌於經世法中。兼護出世之法焉。特
惡夫舍現在之躬行而懸思過去未來之遊。卷一
反有傷於正法耳。愚故揭　聖祖之因果
記。以爲不善護法者作戒焉。

尚論　聖祖頒行經教隱意

聖祖以禮記中之學庸二篇。及孟子七篇。配魯
論頒行天下。全據程朱之案。至於推尊釋迦老
子。配尼父而並頒其書。又全反程朱之案。真所

謂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者。豈
等夷智慮所及。第其頒布群經之時。尚有四顧
躊躇之隱意。學者未必能察。今當以意逆之論
語二十篇。不但人間重之。天宮亦重之。真萬世
修己治人之龜鑑也。是以　聖祖之
注焉。學庸二篇。孔學之淵源具在。然不無缺文
錯簡。而當時無從考訂。　聖祖亦闕疑以存
之耳。七篇中。則有門人緣飾附會之言。如舜避
河南。禹避陽城。益避箕山。伊尹之不起於滕臣

割烹。百里奚之不起於五羊食牛。論則高矣。俱非實録。而寃讐言可以視君。貴戚可以易主。則聖祖初亦疑之。欲撤其四配之座。而以天象示異。乃止。竊謂學庸之缺文不可補。而錯簡亦可釐。七篇之精義不可磨。而訛傳亦可削。夫善繼父之志者爲孝子。則善繼君之志者爲忠臣。世有周公。何憚續文王之爻辭。世有孔子。何嫌演周易之十翼。士君子當此超三邁五之盛朝。而無善繼　高皇之志如周孔者。謂之何哉。唐伯元之進石經大學。亦信而好古之遺也。君子取節焉可也。佛老二藏最浩且博。　聖祖雖廣收而並儲之。其精擇自有所在。於道藏獨尊道德一經。而爲之序。復爲之註。於佛藏獨頒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而於心經亦爲之序。按道家以玉清元始。上清靈寶。二天尊。合太清道德天尊爲三清。其來已久。而　聖祖不然其說。以爲此時人妄立名色。使人慕而隱其機耳。夫　聖祖既以道德信老聃。則何疑於上玉二清哉。此其隱意可窺也。蓋欲使子孫臣庶。殫精於道德。欽若於上帝。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平矣。道藏尊三清於五皇之上。列老君於三清之末。將使愚狂易敬天重道之心。以慕空界。故立論以防之。而卒不令道家毀三清之象。蓋其慎也。又按佛藏五時教中。以華嚴法華二經爲圓宗。爲滿教。並稱經中之王。而三經雖屬大乘宗教。而義猶非圓滿也。　聖祖所頒祖曷爲不頒經王。令僧專習。而偏以三經爲日課哉。其隱意亦可窺也。華嚴四無礙法界。非大心衆生不入。法華一乘實相。非久修菩薩不入。中下根器承之。鮮有不增虛見而損實行者。　聖祖未稽其利。先稽其敝。故姑舍是而以般若破相之宗去人執。以楞伽印心之旨發人悟。俾之出小乘以入大乘。至於圓滿實教。則以待上根利器之高僧與內悶外現之大士焉。蓋又慎乎其慎也。其不以道釋二典頒學校中。亦是此意。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　聖祖之盡人性贊化育類如此然考其諭沈士榮之書提及閫中有一士兼涉儒釋道三宗者其言本不甚當於聖意却奬之曰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如是亦可謂學之足矣然則世有英材間氣　聖祖豈以出世之因自秘而不與之研窮哉愚頗嫌永樂問儒臣奉　詔輯性理大全收及邵子元會運世蔡氏律呂新書洪範皇極而於所揭心經暨金剛楞伽道德等經無一及焉此

四典者使入諸五經四子之中等與士子作經義命題固不可或附諸性理大全之後間與士子作策論摘題亦何不可蓋宋儒錯認佛老爲異端故累諸藩籬之外

　聖祖明言三教難缺一何不收諸性理之中如曰學戒多岐當防其漸則宋儒之防曷嘗不密而今之豪傑偏染指於二家也爲人心不死而　聖祖統一聖真之精神蔑極不能不通也今學者不知杜執一二本之漸而欲杜統一聖真之漸亦已過失唯二教既流儒者爭趨向上一路行門未必不爲解門所奪其漸委有當防者則亦嚴以孔子之矩裁之耳

尚論　聖祖實學

昔人尚友千古而吾儕尚不能窺學非夫也　聖祖之學深於老子之道德亦深於達磨之性宗因以老莊仙以宗教而兼稽學仙學佛者之敝自謂不深於儒而於孔子之好古敏求下學上達却有符節相通處且行

所知而闕所疑悠然有望道未見之懷不執一不二本遂非有宋鉅儒所及何以驗之嘗讀其諭沈士榮脩身之旨曰古智人有爲身而修吾不知修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修或云神爲身而修果身修神歟抑神修身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樞於意焉所以修者爲神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斯旨甚深蓋從老子道德經中載營魄抱一悟來也一切上仙性命緊修之學攝是矣又讀其諭

僧印心之旨曰。朕嘗聞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使佛見前安不爲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措其法爲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知止而無識焉朕不知法。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誦。還契不立文字者斯旨。尤深此從達磨單傳訣中。覓心了不可得悟來也。一切宗家明心見性之學攝是矣。

然 聖祖斌洙。玄門所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以爲非實象。謂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又謂天堂地獄昭昭於目前。時人自不知耳。此皆以人道該天道。近於司馬君實禪偈六首之說。二氏家寧不以虛浅影畧見疑。不知明君之權也。修道之謂教也。通乎此。亦則思而曲成之義行矣

尚論 聖祖開幽至德

豈曰出亦採及指空三千大千人間天上之語。豈謂眞無天堂既有天堂豈無地獄。天堂地獄既有則一切幻化之境皆有。仙家之洞裏乾坤。壺中日月。是或一道也。必以爲皆非實象。則佛家之毛端現刹塵裏轉輪。亦近於幻矣。吾是以知其爲警世之言。是權非實也。

修教論矣 聖祖嘗作

謂釋佛六載道成。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 聖祖此論。本爲天衆住持之懶修招報者發。末及性道教三義。則自達達人之權實。皆在焉。益其論沈士榮及諭僧身心性命等義。自達之實也。率性之謂道也。其以現在之禍福論佛天之地及天堂地獄。達人之權也。修道之謂教也。通乎此。亦則閻浮之風

愚嘗細繹會論中孔子微言闡古今賢聖之幽居半焉蓋士君子不遇於時唯闡幽功德爲最大闡幽與王者興滅繼絕之仁同乃如三大聖人之幽非　聖祖不能闡也世儒緊以賢堯舜冠百王推尊孔子此門面之談耳　聖祖獨闡其脩道陰騭之幽於襲封衍聖公孔訥詰文及勞孔希學勑諭見之詰云三皇五帝之道協天地陰騭定民居至周文繁於三墳道迷於五典兼以八索九丘之泛而諸家之說並生獨是

先師孔子定真析僞以成詩書其脩道之謂教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勑云卿家昭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彰天地間乃由陰騭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敘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夫語孔子之師萬世而歸諸陰騭語孔子之陰騭而歸諸定真析僞攸敘彝倫真所謂微其顯而闡其幽即可以定儒學之紀綱矣世儒之於老釋槩執其長生久視之說出離生死之說疑其有自私自利之心洛閩姚江之見皆然也而

聖祖獨表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又非昇霞保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夫仲尼之志何志也老安少懷之志也於是老子自私自利之誣白矣又表釋迦之心以爲世人罪重厄山愈深曠海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意在消愈而息禍利濟群生夫利濟群生何心也亦仲尼立人達人之心也於是釋氏自私自利之誣亦白矣　聖祖能闡三大聖人之幽而吾儕獨不能闡幽俱闡矣。

儒者兼脩六度

釋氏有六度圓脩之說。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智慧謂之六波羅蜜梵語波羅蜜華言彼岸到即大學止至善之義也儒家以爲異端之教而排之禪宗亦以爲漸脩之階而掃之然六度如之何其可掃理須頓悟事以漸除漸除非六度不可五常百

行三百三千之儀無一而非六度也近儒頗有見及於此者然六度中亦有似是而非之幾在焉且入塵之行亦與出塵之行有別不有正知見以裁之縱不流於外道亦必入於小乘當爲之畧剖其義

釋門有二諦曰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人天路上作福爲先儒者當知此諦非誑語作福莫先於檀度釋門之論檀度最精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究極於法施無畏施此孔子之所

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者也但論財施亦以三輪體空爲極當知不見有施者不見有受者亦不見有所施之物是亦何可易言今且緩言空三輪之體先言正三輪之體貧者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緇流正在孤獨中幾者但以分文顆粒施於其所當施豈但人天福田亦是菩提德本乃不正之施多在富貴場中益有爲人臣者高官納寵賂卑官剝民脂而以奇羨要福於空門又或行不義之居間抬少分以作佛事是謂不忠不義之施又有爲人子者受父母之物毫不知德分毘弟之財產較及錙銖一切宗黨之休戚小民之痛癢漠如也偏認供佛飯僧爲無漏功德破慳貪以應之此不孝不弟之施也須有上不急公家之賦下不憤親友之通而專以希福心行媚佛事總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福報尚賒而罪報必先至矣愚於忠孝實德乎誠不足語及檀施亦畧知緩急先後之序焉從畏途歸先了生事死葬人倫中事然後敢及人天福田事福亦頗

以一毫不義之取爲作福之資貴遊中有壞世相以作佛事歛民怨以市僧德者不各規焉實念諸佛等衆生爲一子何擇於緇素也但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緇流正在孤獨中施思於不報之地此其人矣在當道之行仁尚有先於此者而俗士欲植出世之因則三皈其在茲乎乃豪富家擁貲巨萬曾不肯捐分毫之財施以佐法施亦可醜也已

會世德堂印行

釋門之論曰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儒者不可不信此理蓋自程朱之教行儒家論生身之本竪曰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又曰父精母血相感而成也豈知人之所受於天地父母者精氣耳一點靈知之性天地不能與諸人父母不能與諸子也不從界外四聖分身而來則從界內六凡輪轉而來六凡惟人天二道爲善道非風生脩持五戒斷不入五戒之中有性戒有遮戒婬殺盜妄謂之性戒飲酒謂

之遮戒儒家不但遮戒難持即性戒亦難盡持爲男女乃生育之源而特殺亦祭饗大烹之所不廢也是以儒生多疑釋律爲不經豈知世界有成壞刼數有增減增刼中原無殺生之事亦無酤酒旁淫盜財妄語之事惟夫婦一倫不絕耳至於茹毛飲血則皆起於減刼減刼中婬殺盜妄之風已成聖人只得俯順人情去其太甚而已觀其所制祭祀之禮七日戒三日齋所制婚姻之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

交不親則豈以殺生邪婬道芙下戒釋氏謂婬殺盜妄之根不斷必不能證菩提五戒不持必不能生人天二道此則拔本塞源之教也然五戒但該身口二業其戒猶粗五戒歸於十善則兼身三口四意三之惡業而俱斷之戒斯精矣精而又精有所謂定共戒者則性戒合於般若波羅蜜此則正合孔子空空暪暪之性體也今緇流但持得不殺生不飲酒不邪婬之戒則眼空塵

俗自以爲出世高流矣考其偷心妄語何異族姓中人而意根之貪嗔癡視族姓或更有甚焉者惡在其爲持戒也姑置已唯吾儒亦自有戒門不持何以範俗持儒之戒又不在區區戒酒戒殺間也儒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爲分內事即不飲不殺曾何以當普賢行之萬一而一言足以僨事一念足以殺人雖有小因詎贖重垢即使言寡尤行寡悔而出謀發慮不爲天下萬世起念僅爲一身一家起念如大乘之戒何儒者

之戒經備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而大要則
敝於易傳見龍一爻中曰庸言之信曰戒也庸
行之謹身戒也閑邪存其誠意戒也斯之謂大
乘菩薩戒蛾噫自維摩詰經有嫉殺性空之業
而狂儒倚之爲口實今又牽扯華嚴發心便成
正覺八難即超十地以文之謂持戒盡屬人天
聲聞小果益小人之中庸日盛矣柳宗元作一
律師碑文最佳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
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

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唐文基
以韓柳並稱柳入仵文之黨品在韓下而此論
過韓于原道遠矣以上言持戒度

釋氏最重忍辱行門以爲是超却證果之因也
儒門則以綱維世教爲重雖言忍以濟事亦言
吾儕不能安而行之亦可以勉強而行之其幾
而已矣孔子亦聖人中之忍辱者也見逐於季
孫見沮於子西晏嬰而不尤絕糧於陳蔡之間
而不慍受匡人之圍遇桓魋之難蒙叔孫武叔
之毀而不辭非夙生證過無生法忍者殆不能

其旋乃乎當其情理兩迫父母弟之仇亦報
四凶之罪亦誅唯藏身則必以之所以克已復禮也乘慈悲脩出世之願力耳
道在難忍能忍觀彼冤仇如已父母其忍乃真
當其機緣所至雖歌利王割截身體亦誓道成
首度雖調達累却作仇亦與授記作佛然亦度
之於報盡罪滅之日而已此釋家之所以克已
彼禮也在聖人易地則皆然學者胡得執此議
彼唯吾儕既立身於冠裳中則亦守孔子之矩

孫見沮於子西晏嬰而不尤絕糧於陳蔡之間
而不慍受匡人之圍遇桓魋之難蒙叔孫武叔
之毀而不辭非夙生證過無生法忍者殆不能
吾儕不能安而行之亦可以勉強而行之其幾
不出於孟子之三自反以上言忍辱

禪門諸度皆實惟精進一度近於虛介在忍辱
禪定之間蓋所謂合外內之道也在儒門則好
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其精進之

大端歟要其至則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精進於思者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精進於學者也思即悟門學即行門但當體驗孔子之所思者思何事其所學者學何事不食不寢之思必在四十不惑之先忘食忘憂之學兼在五十知命之後其上達之實際亦可想也學者應知儒釋兩門之精進俱合內外之道而釋道多從外合於內說儒道多從內合於外說益釋氏之內

心解脫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外精進則外必合於內如釋迦因中不吝捐頭目髓腦以求道而佛子入定有歷百千萬劫不起於坐之時此皆出世聖人精進之實非幻語也儒家之外行嚴密不待言患其不合於內待進則外必合於內不持孔子之不食不寢忘憂焉然成湯之昧爽丕顯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是也此則在世聖人精進之實也今流多務外而不務內儒流有染於禪狂者不但心不精進且并其外行

而掃之口又能責緇流之不精進也學不日進則日退退則何所不至矣悲夫以上言修進度

禪觀之學難言也梵語禪觀華言靜慮蓋在思與不思之間正所謂寂寂惺惺者也人之心體不思既入於昏沉有思又入於妄想調停爲最難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此謂惺寂雙流一心三觀之法然非識得本體則禪觀亦何所施是以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此即禪門止觀之義也益聖門自有止觀正宗因聖學失傳而止觀乃入於禪門耳惟釋門棟別禪定爲最細除外道禪外從四禪入四空八界爲凡夫禪從此入滅盡定爲聲聞禪通前四禪四空名曰九次第定猶未入於大乘大乘禪復有二名一名攀緣如禪謂已透悟性宗得百千三昧而出定入定之間境猶未能合一非受佛力加持則不能弘無上正真之道故曰緣如宗門張爲祖師禪在佛則謂之攀緣如禪耳一名如來禪禪曰如來

是爲楞嚴大定大定者無動無靜無出無入不動道場偏周沙界卽易傳乾元統天之境界也羲皇以前未必無此聖人據耳目之所睹記則不得不以釋迦當之夫然乾道攝盡六度非禪度可得而名也禪度攝在艮卦大小乘禪之義亦畧露於艮之彖傳中夫子先發伏羲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大乘禪定之宗也過則爲加來禪及則爲祖師禪其孔子之自道歟次乃釋文王之

辭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此二乘禪定之宗也九次第定皆攝其中矣定性書似尊艮止爲乾道之學義非不精而非孔子訓艮辭之旨艮者一陽止於二陰之上乃乾之偏位也故文王以艮背取義而孔子以上下敵應釋之敵應云者固非拒而不應亦非順應兩忘之謂也正類二乘坐禪入定之學蓋不見其身便有身在不見其人便有人在與時行時止了無

線也雖然上乘兼修中下則艮背真宗過之道歟學人有孔顏上乘之資則直從乾元上緣脈時行時止而已矣下聖人一等則艮背之義胡可忽然而亦未易言也以上言禪定度

佛稱兩足尊謂其福足慧足也檀度及禪度俱屬福度獨般若一度爲慧度修及慧波羅蜜則世間之功行圓而出世間之功行亦圓矣依華嚴則慧度之上尚有四度曰方便曰願曰力曰智此亦不出慧度特滿慧度之分量耳智有權

方所者不同而境界亦已高矣夫何但言無欲亦與後初之元吉有間焉孔門之教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全不用艮背之學蓋緣七十二子中大乘根器居多但以知止入門卽從事物上用艮背之門至程子而後開靜坐之門養氣則近於玄靜坐則近於禪雖曰持志養心之捷徑而習此二法多入上下敵應心所中與孔氏之教似差一

智有宜智分殊若與智爲二度則前九度俱屬推而後一度方屬實印諸易傳總含在咸九四一爻義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所謂一以貫之也透此根原是爲入孔若度之始幾在何思何慮率天機之自然下言日月寒暑之往來屈龍蛇之蟄何若寒不透骨則梅不吐香以屈以蟄即是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之意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則精義入神可以致用而安身

矣是爲般若波羅蜜之境界權智該其中矣過此以往則有窮神知化之事此則一以貫之之極致也是爲智波羅蜜之境界實智該其中矣過此以往則有窮神知化之事此則一以貫之之極致也是爲智波羅蜜之境界實智該其中矣

後可與窮孔子之智度也已

易道具足三皈

釋門最重三皈一曰皈依佛兩足之尊也二曰皈依法法者離欲之尊也三曰皈依僧僧者衆中之尊也今不問緇若素皈以披袈裟受三衣祝髮者果者爲佛從闍崛結集者爲法學人得少爲足便以輕口快舌詆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義是以狂禪之多流於小人無忌憚之中庸然欲由精義以至聖至誠之稱也十方佛儘有不以旋螺髻現相者釋迦特比丘中之一等耳豈足以盡佛法

以軌則爲義卽儒家規矩繩墨之稱也十方法儘有不以語言作佛事者釋典特音聲中之一教耳豈足以盡法僧以賢聖衆爲義卽儒家列聖群賢之稱也十方僧儘有不死不緇純現菩薩莊嚴相者比丘特四衆中之一類耳豈足以盡僧旣不足以盡佛盡法盡僧則三皈之義亦將不盡於此而易書中乾卦六爻則已具足此義焉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此皈依佛之義也益飛龍之至非福慧兩足之大人不能當

利見此人不曰皈依兩足尊而何此尊却不必見釋迦文六比丘相也而釋尊亦未嘗不應飛龍之象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皈依僧之義也益見龍之至非衆中推聖之大人不能當利見此人不曰皈依衆中尊而何此尊亦不貴却是因中聖人乃行乘龍御天之實事在果上則屬權乘何者果上聖人卽是終天之乾元不應見龍之象先天後天之法自飛龍出庸言庸行之法自見龍出而潛元陽躍亦無一非乘龍御天之法如是妙法攝於九三傳知至知終

二義中寃竟歸於無欲此皈依法之義也從此玅法進修不已不曰皈依離欲尊而何此尊亦不局於三藏十二部也而三藏十二部亦未嘗不該時乘六龍之法舉一乾卦而餘卦之皆具三皈義可知也已又以群龍無首之義推之不問世間出世間之玅法非乾元果地之龍不能作非乾元因地之龍不能述龍德雖無優劣而以玩孔子傳易語意似以九五當果地之龍而以諸爻當因地之龍也既分因地果地則亦微有優劣而取義尤者老陽之數以用爲言此向聖人乘龍御天上說也乘龍御天之用不但證乾元之果地者能之但入乾元之因地者皆能之于稽其實却是因中聖人乃行乘龍御天之實事在果上則屬權乘何者果上聖人卽是終天之乾元耳證乾天之果而行御天之事此所謂帶果行因逆流而來者也中國應運之聖人多有之不具文王孔子乾元眹果何以知龍德聖人之無

首哉儒者亦曰六龍有隱顯而無淺深不知六龍雖無淺深而有權實總而核之出世飛龍之位名曰法王必以十方三界爲報土故非福慧兩足之尊弗居若在世飛龍之位名曰人王但王人衆不王天衆則兩足尊固居之衆中尊亦居之矣夫子以見龍之德爲君德正謂信庸言謹庸行閑邪存誠之聖人卽可以居飛龍之位則潛惕躍亢之四也見龍旣可以居飛龍之位則潛惕躍亢之四龍可以例推蓋凡曰龍德卽使福慧不皆兩足

亦必衆中尊之稱聖者也然聖衆固稱僧而賢衆亦稱僧唯乾龍屬聖不屬賢耳故今有疑亢龍之非聖者錯解也兩足尊之當皈依不待言矣衆中尊之皈依則不但皈聖亦當皈賢蓋天下之有聖賢邪存誠進德修業之君子尚未假入聖域者不謂之衆中尊不可也當亢二龍人最難識其身雖立於聖地而徐貝猶未必信其爲賢也何者潛龍之用藏而亢龍之道窮也此唯異擇法眼者能皈之以皈依之人難識故皈依之法亦難辨釋尊臨涅槃時弟子有以外道亂正法爲憂者釋尊特以八正道揔之謂天魔能盜佛法而不能盜八正道也所謂八正道宛有出於乾元用九一語者乎然六龍之變態孔多疑狀亦多則正道亦復難揀文孔所以別爲六格而入牧之以無首之天則也究竟及此而三皈之奧義乃盡然而難言之矣卽以此天則二字起義於家國間其三皈更有切近也者人莫不有天然尊佛在家曰父在國曰君雖德非調御丈夫其重亦與兩足尊等不此之皈而皈西來之法皈法卽是皈僧法亦莫不有天然眞僧家曰諸父昆弟國曰宮長寅僚雖品非教授同伴詣善知識其重亦與衆中尊等不此之皈而皈祝髮之僧皈僧卽是謗僧何者不務本而務末天則已亂雖皈三寶無益也通乎此義然後知三寶護身具足

飯易地皆然易道不獨爲經世人用釋道不獨爲出世人用孟氏以來執一與二本之障可以一齊掃却。

儒書含攝八識四智三身義理

釋氏之學。至於轉八識成四智。東四智爲三身。而佛道成矣。聖製每言天下無異道聖人無兩心則儒籍中。何以不及此理。曰此理具於易而名義亦攝於大學八條目中。八識云何以眼耳鼻舌身之五根攬色聲香味觸之五塵識生

其中。名曰五識。以意根攬法塵識生其中。名曰六識。意根緣心王而起我相。名曰七識。心王合真如無明而起業識。名曰八識。佛門二乘聲聞但知六識而不知有八識。蓋七八二識最細非見性者弗燭也。第八識雖以真妄和合。名阿賴耶識。然見分相分猶合。人與天地萬物無二體離此識體而求真如性體更不可得。然使即認此爲真性。則妄又襍於其中矣。疑真疑妄執之謂之了別識。此五識之識也。既動念而着境壽

體即以六八二識合而成體。乃八識之我執相。而六識之帶質境也。此識未起全是八識。此識一起便入六識。是以謂之傳送識。此二識者。二乘猶迷其相。而況未發意之凡夫乎。學者不入朝聞夕死悟門。未有能見七八識之面目者也。然則於八條目中。奚屬曰心二識意根即七識意識則六識也。然則意根屬神而意識屬動乎。不然也。六七識俱有動靜。靜則合而爲一。動則七識細而六識麁。人心中有

微忽我相似有似無之端倪。含在方寸中。一觸則微微而起。不復能合天地萬物爲一。此是七識動處。至於由微入著。百慮紛然。則入於六識而七識之頭面隱矣。眼耳鼻舌身之五識似亦統於六識中。何以分而爲五。曰此識體之分司也。曰司視耳司聽鼻司嗅舌司嘗身司覺觸雖識有幾在了別。識此五識之識也。既動念而觸境即覺謂之了別。此五識之識。不動念而觸境即覺

盡明之分別識此六識之識也然六識亦有了別之境與五識同緣此即七識之帶質境耳五根既攬五塵亦必入於分別分別即屬六識用事而五識不用事矣然則五識屬心乎屬意乎曰識則竝屬心意而五根與五塵則屬格物之物以本末論則根本而塵末識又根塵之本也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格致原非二事則五識亦屬致知之知然根塵屬物心意獨非物乎五識屬知六七八識獨非知乎曰知必貫於

八識而物不出乎根塵格及根塵則識體之粗細判矣七八識緣根塵而亦緣塵其爲物也粗而易格五六識緣根而不緣塵其爲物也細而難格其中復有辯焉六識但緣法塵猶屬粗中之細五識分緣色聲香味觸之塵則屬粗中之粗矣故格物之物亦該心境意境而敘在誠正之先則必先從粗處格起耳大學一篇正是孔子上達之成案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等性智意識成智即格致誠正之究竟處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物格知至之極也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知至意誠之極也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意誠心正之極也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心正身

修之極也第釋家所品轉識成智之境果甚高六七識從因中轉乃七地入八地之事五八識從果上轉乃十地入等正覺之事初入聖地者尚不能與於此而況三賢乎若儒家格致誠正之學則通賢聖而為言者而向賢希聖分上說者多唯於格致義中提出知本知止此是聖學悟門中事而於誠正義中却從好惡恣情之發於作用者說未及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處似非究竟語若釋門重出世多從未發之中上提人

見性儒門重經世多從已發之和上導人制情不可執一論也然曰慎獨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非見未發之中者不能而首章即以明德止至善為綱亦非大聖不能滿其量要之學不達於大圓鏡智則正心修身之案未結也故大學所第格致誠正雖未必果究到轉識成智處而義則合於其中矣三身之義云何大圓鏡智為清淨法身平等性智為圓滿報身妙觀察智為百億化身即大圓鏡智之離垢而入圓通者也此則儒門聖人所秘而不言者大學雖言修身為本亦未必究及三身之義然使明德果止於至善格物者至於無物可格致知者至於無知可致誠意者至於無意可誠正心者至於無心可正如中庸所謂馳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三身自然齊現特儒書但含其理而釋教則顯其證耳或曰釋流每言

佛教之淺淺猶勝儒道二教之深深今以大學八目較四智三身之義將無誣深作淺擡淺作深歟則吾固有徵於釋尊明星悟道之一案未結也故大學所取於六祖壇經之說也釋尊於悟道之旦歎曰奇哉衆生具有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為妄想執着而不證得則四智三身豈出於衆生身心意知之外而六祖之答僧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此言四智之不假外求也又曰

徐世德堂印行

肯矣作聖之要又如何曰在知至至之一句。

儒釋家賢位聖位淺深權實之辨

曾論中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四稱七篇中有善信美大聖神之六號大學篇有格致誠正脩之五階中庸篇有誠形著明動變化之七級皆有賢聖次第寓於其間然未有如佛經之行布差降者其大義見於華嚴楞嚴瓔珞三經中。賢分十住十行十廻向。聖分十地開爲四十心。三賢之前復有十信初心。而發端於三漸次。十

聖之後復有十一地等覺而究竟於如來。此非儒書中所有也果儒教之疎淺耶抑釋教之支離耶蓋有說矣儒聖悶多生之因果而從一生論進脩其判位自畧釋聖畧一生之事業而從三祇論脩證其判位自詳。各有攸當也如欲窮乾之道岸乎畢竟儒之所判是權釋之所判是實而其理亦不出於易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二句中。昔嘗於六龍解微及之而不敢竟其說恐滋末學之疑也。蓋曰至之曰終之兩之字必有所指指則必指乾元至者至乎乾天統天之因海終者終乎乾元統天之果海也。知至至之攝三賢以上初地聖人境界。華嚴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楞嚴所謂不歷僧祇而獲法身。是也知終終之攝十地以上成等正覺境界。華嚴所謂十方同成正覺楞嚴所謂圓滿菩提歸無所得。是也然則知終不攝如來知至不攝十信初心。已過知終終之之境界矣此攝於統天用九二義中。不攝於

九三進脩義中。十信未入賢位難稱知至至之此所謂先迷後得主坤道也然大乘圓信位中菩薩亦可謂之知至。但未登至之岸耳亦當攝於乾道中而中下二乘菩薩八識猶迷豈知乾元至處此其攝於坤道不攝於乾道無疑也。

乾道中之聖人蓋有知至至之而不能即至者乎。曰有地前三賢菩薩是也必入於初地而至之之岸乃登耳。亦有知終終之而不能即終者乎。曰有自初地以至十地諸聖皆是也必至於成

儉世德堂印行

等正覺而終之岸乃登耳然則禪門何以有一超直入之說也曰凡言一超直入者皆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益謂大心凡夫頓獲根本性智即與佛心無二無別從此進修永無退墮三祇只是刹那何用稽其次第故謂之一超直入佛地其實佛性雖見細惑難除賢地不知聖地事十地不知十一地事而可以凌節馭長哉苟過三賢十聖之量而成無上正等正覺則圓融不礙行布行布不碍圓融六十聖位森然

如掌中觀果亦蕩然如空中鳥跡矣唯初機不及此量易爲法塵所縛故禪師以斬絕心路之案掃之而曰三賢那得明斯旨十聖焉能達此機此黃葉止啼法也移在易傳中亦可助發知說乃就初首出御世帶果行因之如來說耳何以知其然也如但言乾元統天豈不是無上至二字之義而於至之終之之岸尚遠故曰非過量之言不及量之言也或疑孔子傳易未必及於出世之旨所謂知至知終不過從忠信脩辭上說耳安得牽引入於佛學則曷不以乾元彖傳及九五文言味之也彖傳曰大明終始

事玩孔子發進脩之義於三爻顯是從因中說不從果上說也唯乾元一彖與大人先天一爻是說果上事而亦未必指着西方之三界導師說乃就初首出御世帶果行因之如來說耳何以知其然也如但言乾元統天豈不是無上法王而下文却承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是又以大人作乾元御也固帶果行因之義也如但言先天而天不違豈不是人天導師而下文復綴之曰後天而奉天時是又以大人兼行坤元

承天事也亦帶果行因之義也蓋劫初原有此等大聖從如來逆流而出一時人類聲應氣求未必不在釋迦之上然非專爲一大事因緣而出則演法又未必如釋迦之偏昇天宮此亦當以群龍無首之蘇攝之也若三賢十聖之該於三教中耳中庸從盡性說到其次致曲朱子所謂通大賢以下而言是也曲能有誠即是物格知至之不得見爲當時之君相發也聖人原有二等有知至至之之聖人有知終終之之聖人夫子亦至於動則變變則化而後可當知至至之聖人至於化則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也然則知終終之之聖人又在至誠之上乎曰

中庸原分至誠爲二格贊化育之至誠與天地參此知至至之之聖也知化育之至誠浩浩其天此知終終之之聖也子思論聖學究到至誠知化育處此其淵源於乾元一陳可知凡撰善固執等義皆知至知終之義蹊也孟子道性善則其言可欲之謂善必從見性中來善有諸己之謂信此亦可入知至之列至於大而化之登至之岸矣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則知終終之聖人然則知終終之之聖又出於誠意正心之外乎曰意未誠而誠之心未正而正之此知至至之之聖人也意從多劫誠過而今猶閑邪以存誠心從多劫正過而今則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知終終之之聖人也作大學者必從士希賢賢希聖說雖以八條目顯聖學之全局亦只蔽於知至至之一句中耳中庸從盡性說到其次致曲朱子所謂通大賢以下而言是也曲能有誠即是物格知至亦至於動則變變則化而後可當知至至之之聖人至於化則知至至之之終知終終之之始

也然則知終終之之聖人又在至誠之上乎曰中庸原分至誠爲二格贊化育之至誠與天地參此知至至之之聖也知化育之至誠浩浩其天此知終終之之聖也子思論聖學究到至誠知化育處此其淵源於乾元一陳可知凡撰善固執等義皆知至知終之義蹊也孟子道性善則其言可欲之謂善必從見性中來善有諸己之謂信此亦可入知至之列至於大而化之登至之岸矣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則知終終之聖人然則知終終之之聖又出於誠意正心之外乎曰意未誠而誠之心未正而正之此則知

徐世德堂印行

終之境界也然聖不等。神亦不等。照中庸末章有至聖至誠二格。至聖之功化至於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固神也。至誠之妙德至於立本知化。非達天德者孰能知。尤神之神也。配天之至聖猶可以八地以上菩薩當之。浩浩其天之至誠則非等正覺不能當矣。未審孟子所指之神何居焉。吾觀孟子謂孔子爲生民之未有。而孔子則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天下有不生知之聖人而無不生知之神人。然則孟子之所謂聖歟。參諸華嚴經詳。儒者何嫌以

釋經參易傳。然而日用工夫則亦自足於易道中。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至之終之則存乎人之造詣焉。

剖儒釋現悟脩證境界

朝聞道夕死可矣。可當知至至之。安敢曰聞道亦有二等有往劫尚未聞道從今生驟聞者。利那間亦可以了生死。然而習氣濃厚隔蘊還迷。倘遇逆緣即有墮落之患。釋尊所謂雖悟無生之理其力未充而爲生死所留者是也。此是七信後心十住初心之位。教科六住以前俱名退位菩薩。則初住七信可知已。單傳門中多有此人。或可謂之知至而於至之岸未登也。有多劫已過朝聞夕死之間。今生暫爲隔蘊所惛旋即大徹精進而入金剛悟門者。斯乃釋尊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自是永離分段生死而入變易生死中矣。是爲十地初心之位。十

地初心。名歡喜地何以名爲歡喜也人心唯有法喜一味最甘。入此地中。自信當下卽是佛心亦信多劫必證佛果。豈無大喜而喜中則含大悲益十大願王出頭矣。達磨西來正顯此門是乃知至至之終。知終終之始也愚謂達磨本標等覺大士而現初住法門以此考釋典中多指十地爲十住而華嚴瓔珞等經則開之達磨一現初住乃初地也馬祖以後似落十行前之住位五宗以後又似落十住前之信位

蓋禪士之根器漸薄矣而馬祖五宗。或亦十聖位中菩薩也其教體則總攝於知至至之一宗中。乃朝聞夕死之關鍵却是儒門塞之而禪門開之矣試以此案較量儒門聖賢曾子唯一貫之傳。可謂知至至之乎。可與其夕死乎。曰知至則幾矣而夕死猶未可也爲其智證及之而仁猶在日月至中也至於敢毋敢是免戰兢之慮而夕乃可死斯則可與其知至至之也已蓋曾子正現儒門之初住揆者也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可信其知至至之。夕可以死乎。曰顏子。知至至之之聖也仁至於三月不違永不違矣。豈非不退位中菩薩蓋顏子。正現儒門之初地相者也如論顏曾之多生因地豈初地初住之所能局哉而現相止於如此亦猶達磨之以觀音應化而現初地法門也觀於顏曾而孔子可知已觀於孔顏而釋迦又可知已。孔子十五志學亦從朝聞夕死之門入否。曰孔子之因地遠矣然當志學時亦必現入此門以範後學至於三十而立之後正釋門所謂行起解絕唯如如正智獨存。蓋孔子已透知至至之一關而以知終終之行門現者也釋尊入雪山苦行六年。覩明星而悟道得非亦示人以朝聞夕死之相乎。曰釋迦之成佛已在塵點劫前矣此生特以菩薩最後身。示永離生死之相矣但猶在日月至中也至於敢毋戰兢之慮朝聞夕死而已蓋釋迦淺透知至至之也已蓋曾但以終之果證現者也然則孔釋之地位殊矣曰愚不敢判其地位之高下但謂其現相有

敝世德堂印行

勝劣也現相必隨願力願力又從因緣釋迦以一大事因緣而出孔子以整三五之頹綱因緣而出安得同然而龍德不可爲首也雖曰無首畢竟釋迦乘統天之龍孔子乘御天之龍釋迦應飛龍在天之象孔子應見龍在田之象見龍安得不遜於飛龍不但見遜於飛而已即人王與法王同在飛龍象中而人王亦必遜於法王爲其統三界以爲家合人天而普度也獨繼天立極之至聖多從古佛逆流而來又不必首釋迦於群聖之上矣經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則亦胡可以三十二相之不完具見諸聖但論學人脩證次第必無有不從普賢行門而躐證備果者亦無有不從達磨悟門而徑脩普賢行者朝聞夕可達磨之悟門也學不厭教不倦普賢之行門也儒者不飯孔子而誰飯哉如欲深究孔子知至知終之學則釋藏其海印歟然愚亦不敢勸儒流之浪參佛道也爲佛道能發君子之正智亦能發小人之狂心也儒者果負顏子聞一知十之資乎聞易道即知佛道聞佛道亦知易道參固有助於博文不參亦無損於約禮若聞一知二如子貢及聞一知一如柴愚參曾師辟由喭諸賢則以一貫爲正因亦以多學而識爲助因生今之世苟不得言性與天道之夫子而師之猶典其不厭參也已矣其下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此則聞一不能知一者也多聞適足亂心不若專守下學一路而以徙生西方之因助之又其劣者啟明闇訟如丹朱智以滋其僞而長其狂耳何如不參之愈哉吾見今世儒流從佛法發正智者什不一二從佛法發狂僞者什常八九僞必發於小人而狂亦發於君子竊意子貢子與初聞一貫之時豈無微狂唯其一發即飲入於克參作聖之學所以爲聖門之徒也狂又發而不收必成無忌憚之小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文殊所以匡善財福

地是藥之案以爲此藥能生人亦能殺人者也
曹洞臨濟之狂徒不足論已吾黨中亦有中此
毒藥者影窺佛法大煽狂風輕出焚書藏書以
召殺身之禍豈不應文殊之遺識也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愼之哉愼之哉

叅釋門行起解絕之義以定儒家論世權衡

尚論古人當論其世孟子之言當矣然論世不
遍三世論猶未精欲論三世聖賢出沒當叅釋

典中行起解絕之案調菩薩入脩道位中行
祇劫中隨分隨力行菩薩道作君作師以此爲
將爲相以此建大功享大名以此當大難冒大
嫉以此更有不辭異類中行者而亦間入空門
脩本等六度之法大槩從世法中現身者什之
九從出世法中現身者什之一從出世法中現
猶樹解行相應之標從世法中現則唯隱解顯
行而已此義合在華嚴十地品中淺中者莫察
試觀徐陵爲陳僕射時不過偏安之名相耳至
唐真觀間以五顯再來爲智威禪師從章安咨

般世德堂印行

愛心要遂証法華三昧郭子儀爲唐汾陽王時亦不過勘亂之名將耳至金元間以風根再來爲道悟禪師一聞馬嘶頓悟無始遂獲他心宿命二通當其爲徐僕射郭汾陽時名位非不尊高而聖解何在禪士豈不以爲未發意之凡夫儒流豈不以爲未聞道之貴客乃其再來之獲三昧神通此豈一生脩持之力所致也其因地遠矣郭汾陽之屬行起解絕何疑哉而徐僕射甫三歲寶誌公即摩其頂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亦胡可以輕視況潛躍舞病洪覺大慧諸禪不能辨臣若十亂者乎。愚每進乎此而稱名世之英若五當朝名士之因地而下掌下錐終有我慢之根在亦病伊洛閩閩諸鉅儒不能照先代仁賢之苦心而加斧加鉞終有刻薄之根在如以孔子差等百王之道眼合如來監筭三際之佛眼而參照之則一切訶佛罵祖之徒顛倒豪傑稱單傳之龍象者未必不是行未起解未絕新發意之衆生而宰官居士中或有忠孝性生寬仁天植德慧術智逈出九流者即不參禪不講聖學未必不是行起解絕之大士也論世者不開此眼而以一生建立判百代天挺人豪可乎哉即宰我之賢孔子於堯舜孟子於大賢吾猶憲於孔子。周元公之科伊尹顏淵於孔子之以爲皆一世之論耳未必中的蓋至於大聖人首大帝堯兼巍舜禹至德泰伯文王並仁微箕比干夷齊管仲而後可信其爲論世之的則以微於如如正智之源而隱然照見行起解絕之境界也然則如如正智之端何在曰此不出於孟子四端之說惻隱之心如如之端也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正智之端也孟子第以爲性善之發現不知乃是宿因之發現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便是開迷起解之因亦是絕解起行之因又究如如正智之所自來則如如之因即乾元正智之因即乾元中之天則

（說開六祖爲修脩後身已筆諸牘今得別志知其爲智威禪師也故改正之因徹前過）

聖學印合頓漸圓宗兼稽重解輕行之弊

釋門頓漸二宗桓相紙也皆以未透華嚴圓宗故華嚴雖言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及序十地修證行布亦復森然吾嘗讀千聖千賢並無一人不於刹那見佛性者並無一人不於三祇證佛果者佛字亦屬假名其實只是天然覺性耳在儒籍中孔顏自有成案焉曾論記孔子之言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至正從朝聞夕可中來其告顏淵之問仁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歸仁正是不歷三祇而成正覺此非

刹那見性之旨而何易傳述孔子之論聖學至於利用安身以上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言非一生之所能取辦也顏子之自道亦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知道果之不結於一生也此非三祇備證之旨而何益悟證二境俱現於刹那間惟修程爲最遠非三大阿僧祇劫則塵沙之惑必不盡世間出世間之功行必不圓孔顏正以悟後圓修中企證之榜見於世者也悟境與證境何別曰悟但透自性竅亦照衆生本來是佛如神光之安心於了不可得是已孔顏已從無量劫中透過此關矣證則遍十方三世爲性體即見衆生同時成佛如釋迦之應授諸大弟子其劫某界成道之記是已其孔顏望而趨之之岸歟何以驗其然也釋迦預識孔子以儒童菩薩降生顏子以光淨菩薩降生亦自叙在七地時曾爲儒童菩薩然則儒童乃七地菩薩之位也光淨似屬六地蓋楞嚴表六地菩薩性淨明露名現前地而華嚴謂菩

薩住現前地得十百千空三昧顏子生而屢空其宿因之微露歟達磨六祖之地位縱高而其教則初地之教也故知單傳法門孔顏之透過已久矣然孔子既現七地聖境猶曰聖則吾不能其所指聖境又何在顏子仁不違於三月亦既入於純一不已之地矣乃猶有欲從末由之路其所欲從又何在此非望乾元之果海而云然耶故知無上正等正覺之證孔顏猶在企望中也然則孔顏畢竟劣於釋迦乎曰其迹則然

金陵刻經處 德堂印行

而其實未必然孔頴或從帶果行因中來也帶果行因而猶望果海以爲歸則示人以知終終之榜也亦如釋迦之成佛於塵點劫前猶以六年苦行示後學云然而孔顏之屢權屬實則非吾儕思議之所能及矣唯吾儕悟境不逮孔顏而身已入於脩道場中行門實爲至緊今談道家樂曰先悟毘盧法界後脩普賢行海不知毘盧法界亦非積功累行之君子不入故行門不但是悟後之實地亦悟前之根基也自六祖

之壇經李長者之合論出其中不無掃六度及三祇之微辭而狂夫執以爲案便謂入難即超十地放刀立可成佛一悟罪福性空婬房酒肆莫非逆三摩地也曾不思八萬塵勞三祇中之權現頓挫耳其實因自有在焉而狂心方熾莫之察矣其端先發於禪門之豪而儒豪之喜矜高脩肆者機正與之相合於是以單傳之頓教拂漸教還復以合論之圓宗拂頓宗宕其言則三賢十聖皆足宕其行則十惡五逆

如是賊儒家猶僅以狂吻動外紳而禪豪遂能以巧術要內旃昔唯有棒喝流徒鍊降敵之舌今乃移於儒家近亦有良知餘派習鑄王之徑竇而今乃移於禪家相牽相倚使天下翳然易其守義安命之思而入於浪遊奔蒐之習不曰魔家眷屬吾不信也試思達磨盧能雖以立地成佛之宗導天下而榜樣亦嚴面壁至於九載隱獵至於十六年梁武帝邀之不還武則天召之不至此是何等行門而孔頴從綱常中

立教則不但閱證境亦閱悟境而蒐蒐以作聖求仁之的示人此何意也果如今之毀行門以講性學毫無忌憚性空婬房酒肆大爲天下靈矣愚爲此懼願以空言挽之而今乃見於言官之疏噫此風不熄吾恐大劍尚在後耳

儒釋兩家詖辭

儒釋兩家俱有極詖之論而古今相傳以爲格言者不遍大易乾元用九之旨及佛道權實隱顯之宗莫之能破也試舉其畧如左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統以爲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叔子徑以明道先生一人續之朱元晦綴諸七篇之末孰不以爲格言哉釋門之論又不然王介甫嘗問張安道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醉儒安道曰豈謂無人亦有過孔孟者介甫曰何人安道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峰存嚴頭豐干寒山拾得然雲門偃介甫意猶不解安道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介甫乃欣然嘆服後以語張天覺天

覺撫几嘆之曰至哉此論也又孰不以爲格言哉苟以易道佛道裁之俱屬詖辭孟皆以一生之見解論人而未察於群龍無首及行起解絕之義者也程朱論道統之次添渠處前已累及之矣果如張安道所評撻馬祖汾陽諸師於孔孟之上則孟子之來固不可知而孔子則釋孝所識爲儒童菩薩應現者冰也亦可判馬祖諸師在儒童之上否即以一生之解地論優劣則孔子知天命之性境亦自難窮不得其門而入焉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況聖賢出沒三祇劫中亦何定相之有安知孔子再來之不現祖師相馬祖再來之不現儒宗相乎據迹而論却是孔孟在行起解絕脩道位中馬祖以下猶在行未起解未絕見道位中也吾儕不具佛眼則姑以群龍無首一案收之可矣故二案皆屬詖詞然亦有不詖者在蓋道統誠不以講學之儒爲絕續而孔子下學上達一脉委是孟子以後至周程而復振之躋馬祖諸禪於孔孟之上誠過易之斷案也雖然今禪門亦收人不住矣

別孔門下學上達之義

孔門下學上達之義未易言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即禪門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耳形而下者謂之器即禪門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耳禪士雖言不離有爲而證無爲畢竟跳出三綱五常之外離喜怒哀樂酒色財氣以爲學即透實際理地亦是向上而學向上而達非下學而

上達也儒者置身於綱常中學問工夫即用於
吾怒哀樂酒色財氣之中每爲情境所奪是以
入聖爲難即使立功立言而無關於實際理地
亦是下達而非上達唯孔子即下學即上達不
離庸德庸言而徹性與天道此其所以匪夷所
思而知我者唯天也周子發此蘊於太極說中
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蓋即善惡萬事之
中而主靜立極者自在此言深得下學上達之

旨而程伯子之言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理無大小故也指示更爲明切於是學者知無
上之道即在三綱五常間見性之學即在應事
接物間而不必問道於禪宗玄伯矣或疑釋家
之上學上達不賢於儒家之下學下達乎曰不
然也離下學而上達此小乘菩薩之事亦初發
意菩薩之事也即下學而上達此逆流如來之
事亦久發意菩薩之事也胡可欣彼厭此唯儒
生但下學而不能上達則輪悟道禪師一着矣

儒釋重天重佛之辨

儒家以天該佛釋家以佛統天儒家似不知有
三界導師之位而推上帝爲至尊釋家乃推天
上天下唯佛爲尊而以六欲四禪天主爲十地
菩薩之分位其中之最尊者莫如色頂天主而
如來出世亦隨四衆請轉法輪乃今郊壇所祀
昊天玉皇上帝則三地之位也然則儒家所尊
上帝下佛地位遠矣噫其然豈其然乎道德經
云名可名非常名十方諸佛稱名最爲不等亦

有稱佛爲天尊爲天仙者佛豈尊於此而卑於
彼唯曰天中天聖中聖則名之稱其情者也儒
書絕不言佛但言天則該佛於其中如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及天命之謂性則該倫理如曰
誠者天之道及至誠浩浩其天則該儒佛證唯所
諸禮祀昊天上帝必是釋典中之切利天王而
周公制禮又分天帝爲二祀郊祀后稷以配天
尊之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親之也后
稷文王既分二神則天與上帝豈無二位此非

遍神明之德者不能識斯禮也文王之配忉利天主無疑矣后稷所配之天何居得非初禪之大梵天及四禪之摩醯首羅尊天乎愚以乾元之義推之周公之意必以毘盧法界之位當天位也不窺竟於毘盧法界則天爲有外之天帝爲有上之帝非周公以始祖配天之意矣然毘盧遮那如來佛之證也卽帝也毘盧法界佛之理也非帝也毘盧遮那之名而揆之以理其意必有所屬矣若以乾元二字中乾元既統天豈不統佛是乾元足以該毘盧毘盧不足以該乾元也但聖人祀天則天神格格則非格乾元之果位者然未必亦未必知有如來權位在其中卽有知別界天主不無如來權位者而未必信今所祀之上帝卽權位中之一尊此金剛藏之所謂劣解衆生也而儒門豪傑又泥天尊無對胡乃又有尊於天帝之神果有此神先王何以不列祀典曾不思周公以后稷文王分配天帝之祀后稷既尊於文王則天尊豈無尊於上帝者惡知其非證乾元果位之佛此又不必援佛經以爲證也宋

儒解天帝二字之義曰以形體而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信斯言也周公制祀典將非以后稷配天之形體以文王配天之主宰乎必不然矣此亦千古大疑不嫌一剖

易道六龍无首合華嚴十地爲首微旨易言見群龍无首吉而華嚴十地品中却云我當於一切衆生中爲首爲勝爲妙爲微妙爲上爲無上爲導爲師乃至爲一切智依止者何也無乃欲以天德首群龍耶曰此卽孔子

之所謂志於道也道乾元也乾元原是首出庶物之主志於道而不思首出庶物便是當仁而讓於師鮮不廢於半塗矣孔子不志於爲首爲勝則發憤忘食何爲哉蓋必有爲首爲勝之志而後無首之龍德乃成龍德既成則先天而天不違爲首固可後天而奉天時不爲首亦可乃有見道未真體道不實輒起好爲人師之念而曰我當於衆生中爲首爲勝也彼哉彼哉

聖學參同楞伽法華一案

孔案之最難參者莫如天何言哉及依乎中庸遯世二案前雖屢發其義而猶未盡也儒者不透此宗斷不能勘孔子上達之學世頗有參宗教大意者能以聖學之不言而信合於禪家之離四句絕百非以爲舍鳥樹林俱宣妙法此天何言哉之義也深矣猶屬半義又能以聖其中矣蓋孔子心徹乾元隱然見得統天法界時行物生是常住法而音聲爲教非常住法也圓通品不云乎此方真教體寂離言教之不足以盡十方界可知也苟證乾元果此當以楞伽法華一案參之也咪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意不在言天道而在言聖道也如言聖道當曰太上何言哉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化育易曾以言不言爲與替也其推重西方聖人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亦是此意厥義見於楞伽經中釋尊自言我從某夜得最正覺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緣自得法及本住法夫其所謂自得法者謂本來之法原離言說相也非創說也孔子心境空空隨扣隨應非所謂緣本住法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所謂緣自得法歟並但舉時行物生之天道則二義俱含於其中矣蓋孔子心徹乾元隱然見得統天法界時行物生是常住法而音聲爲教非常住法也圓通品不云乎此方真教體寂離言教之不足以盡十方界可知也苟證乾元果

海乎音聲之教何有焉此義乃一以貫之之深源非忘言絶慮之禪悟可盡也亦唯子貢可與道此耳噫淵矣其言依乎中庸遯世則從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說來道非欲速見小之器所能承也如欲不廢於半途則三祇劫中未有不歷逆世不見知之一關者此所謂難行能行難忍能忍者也非八地以上聖人其得無生法忍者不足以與於此故曰唯聖者能之厥義見於法華經中釋迦自言因中作常不輕菩薩對四衆

言汝等皆當作佛作是語時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如此經歷多年不生瞋恚此與孔子之伐不削迯何異焉然猶因地聖人事也又有大通智勝佛者其佛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乃至十劫結加趺坐猶不現前至劫滿而佛法乃現夫常不輕之甘受衆侮者何聖人不獨於人知處布種子亦於人不知處下種子也倡而不和豈非迯世而怨親普度之深因則已植於木石打擲

人也此義通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矣但不患人之莫已知求爲可知而已哉亦唯子思能述此家學耳噫又淵矣或又疑孔子以庸德庸言教人豈其深論及此愚玩孔子援天仰聖語意非淺也不推及此則二案近於不情且與平日誨人不倦無道與易之志行相反故非印諸二經則孔子之深心未盡也而察諸言外又隱然有望道未見之思焉但曰予欲無言而不曰吾從志學以至從心中間不說一字亦但曰唯聖

者能之而不曰我能依千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又遜果地聖人一步而不自聖也德盛而心愈下也今自姚江泰州之水鞏出舉者不復知有無言之教而遁世中庸之案襲以圓辭混之矣吾是以憫於此奈躬行之未得何儒者欲究孔子上達之深心則請於此着眼

發明坤道以破無師自悟之謬

儒先以聖賢生氣歸諸氣化謂氣化已薄豈能容兩聖人是以顏子遂天孔顏亦無前身

特一時之氣質使然耳此真所謂遯見也世道有升降則聖人之現相有優劣矣是氣運使然而聖聖智無宿因哉凡從記元田地中來者固未必皆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然必具有無師之智無師之智即如如智之衡存於解絕者也既已解絕亦不必皆悟禪門之最上一乘而氣質自別或抱汪汪千頃之量或含脆肥同器之悲或離沉幾先物之智或負壁立萬仞之標赤子二離毋腹而大人體段已具矣之人也悟固上

達不悟亦非下遠有師固悟無師亦時至自悟悟則孔子之所謂聖人人也善人雖不於此生悟上乘而上乘之根性自在或臨終或隔世一還本來面目依然在初發意菩薩之上即郭汾陽之再來可驗已汾陽其具無師之智者蚤然而悟亦必從師証此道悟禪師之所以仍師白雲海也古德云威音王以後凡言無師自悟者盡屬天魔外道是以仲尼學無常師而顏子必以孔子爲師孔顏皆從乾元位中再來而猶不廢師承如此況下乾道一等而入坤道者乎乃今青雲之客湖海之豪起念不出功名富貴天賦器度才猷又未必在中人以上其爲坤道中人無疑矣一日且研儒禪二家之遺籍而發一知半解也便曰我得無師之智矣我能不由師傳而自悟矣不知能逃天然外道之斷否是故乾道猶可以無師而坤道必不可以無師不易之理也斯義即於坤之卦辭見之辭曰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夫天地間只

有一箇乾元而已。乾元之外何以又有坤元之外
元。卽乾元之落於氣質者也。初落時元體未滿。
故始則必亨與乾元同。而貞則利於牝馬。不同
乾始之不言所利矣。此朱子所謂減於乾之半
者也。所以減於乾之半者何。乾得無師之智而
坤卽以師乾爲智也。義在先迷後得主二句。乾
得無師之智可先人。亦可後人。坤缺無師之智
利於後。不利於先也。先者。不師人而師心。强出
乾元之首於世。自負先覺。覺後覺而至之終之

之岸。茫然見其迷而已矣。後者。不師心而師先
覺。所主在於乾元得乾元之主以爲主。則用六
永貞以大終矣。其利可知。卽此二句。含有從迷
入悟。從悟起脩之法。始雖別於乾道。終復合於
乾道。如來之所以廣收三乘。通教菩薩。用是道
也。在孔門則顏子之下。子貢曾子等諸賢皆由
之。不然便落天然外道矣。然則坤道得主之後。
遂與乾道同流乎。曰。坤之得主。卽乾之得主而有常。知至至之矣。工夫之緊要何在。
曰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句。敬義立而德不
孤。充已復禮之乾道。攝於其中矣。但當味直方
二字之義。直與曲反。直其內。不曲其內。則敬非
作而致其情著也。所謂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者
歟。方與圓反。方其外。不圓其外。則義非小人無
忌憚之中庸也。所謂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
爲天下則者歟。執此以裁今之業狂學者。卑以
椎巧說合之心。曲其內以跌宕豪縱之行。圓其
外而曰我得無師之智。先本無迷。後本無得也。

此正佛氏所謂迷中倍人耳。愚不敢自謂得無
師智。而半生實在先迷中。是以三復斯義而重
有省焉。

敬義合楞嚴圓通之義

古聖賢未有無頭學問。如乾九二言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必從乾元頭腦說來。坤六二言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必從後得主綱領說來。不推原
到得主處而直提敬義。便是無頭學問也。敬義
從得主中來。是謂合外內之道。此道卽是寬居

德堂印行

仁行亦即通於出世之學楞嚴經中諸大菩薩證二十五圓通即敬以宣內之極觀世音現三十二應即義以方外之極或疑敬義坤道也觀音既以聞思脩入圓通豈足以圓之曰固也觀音既凡言不從坤道入乾道者亦落天然外道觀音之自叙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此即坤道之後得主也得主便入乾道矣然後言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

住覺所覺空漸增至於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滅已寂滅現前此不習無不利之極即乾道之先後天而不違者也楞嚴此義甚精會解第以信位菩薩當之大眾或又疑觀音從耳根入圓通儒者恐不可用此學不知此方教體在音聞出乎口必入乎耳獨不能反聞聞自性耳斯正日用於耳根圓通中而不自知者也智者果得反聞自性之竅其於得主不難矣或又

擬觀音之聞思脩既屬坤道孔顏何以獨從乾元位中來曰從今生聞思脩得乾元者是爲坤中之乾從往劫得乾元再來增進者是爲乾中之坤亦有不從坤入乾者乎曰有賢勝如來是也賢勝即塵點劫前之佛塵點劫前之佛即是統天之乾元

儒者當守敬義繩墨

內必直外必方方以行其直固儒為亦二氏之為也乃梁代有傳大士翕者披衲頂冠較履以

見武帝帝問是僧耶則以手指冠是道耶則以手指履是俗耶則以手指衣是亦可繩以敬義直方之矩否曰此從彌勒逆流而來者也一時之願力必有在而不可以爲訓陳尊宿不從定光佛現乎永明壽不從彌陀佛現乎僧律原自截然傳大士殆弼教之象非立教之象也學者有大士之因地則可無大士之因地即魔耳亦有居士濫迹於禪而不失爲在塵出塵之一乾者其陶弘景李遵玄孫思邈龐蘊諸賢乎吾

猶以爲道行誠高。儒者亦難踐其迹也。至於陸法和之統軍討賊。自梁歸齊。馮道之喪節救民歷事五季。在佛法未必不收。諸方便門中。而儒者守身之矩不存焉。則亦姑舍是而已矣。今乃有高其風而慕之者。影圓宗以掃方矩。髡首角巾。不儒不釋。以遊於世。此正不善學傳大士而入素隱行怪之科者也。其末竟流於自刎傷哉。吾猶以爲此華報耳。誤已誤人之報。尚在他劫。即愚嘗荅其生前一書。有以一悲結案之識。亦所

謂不幸言而中者也。借此以諗參禪之士。必毋走敬義直方之繩墨。

儒釋禁戒異同

不問三教中人。未有不以成等正覺爲究竟者。此定理也。然釋門之教。謂不斷盡淫殺盜妄四根。而證無上菩提。如蒸沙不能成飯。儒門唯偷盜妄語之戒與釋教無二無別。婬則唯戒漫殺而已。不許衆生以絕嗣斷生育之源。以止殺廢血食之祭也。然則率儒家聖人之教。必不可證菩提乎。曰。二道雖並行不悖。而幾亦已微矣。從凡夫入聖位。必無不斷婬殺盜妄之根而可證無上菩提者。此如來真實語也。天下亦有二等異人。不可以此例論。一則逆流之如來。顯權隱實。故於無婬現婬無殺現殺示衆生以婬殺之過。漸引入於不婬不殺。此則不爲已身。而全爲衆生示過者也。不必問其菩

提之證與不證矣。一則父脩之菩薩。留惑潤生。即於婬中了婬。殺中了殺。導衆生以婬殺之節。同究竟於不婬不殺。此則雖爲衆生而亦兼爲自性除垢者也。亦不必詰其菩提之證在何劫矣。彼未發意之凡夫。自應以斷淫斷殺爲菩提正路而可援以爲倒乎哉。然則儒聖何以不爲凡夫入聖計也。曰。聖人非不爲凡夫入聖計。勢實有所不能也。豈但儒聖而已。即如來亦不能使初機衆生頓熟道果。大通智勝佛之十劫坐道場。而佛法不現。以此也。蓋人各具一佛力。使佛能以神力斷人婬殺之性。則

度無邊之衆生斷無盡之煩惱學無量之法門成無上之佛道是也欲滿四願何必留惑曰非留惑固不潤生而惑亦雖乎永斷也見思二惑非得等覺最後二乘能斷之矣根本無明之惑非心不斷但斷見思二惑即棄三界而眺寂滅之業此二乘之所以爲二乘也在小乘亦謂之無餘涅槃在大乘只謂之有餘涅槃耳所以謂之有餘者正謂四願未弘雖出三界而非真出也至於大乘不然則真得無生法忍可入無餘涅槃矣然菩薩作是想時十方諸佛恐其墮二乘地勸令說法利生則以四願未滿故也欲說法以利生亦必留惑以潤生必至於無明斷盡成無上正等正覺則雖普賢之行願不滅而惑亦不必留生亦不必潤矣是則所謂最上無餘涅槃也釋迦雙林樹下正現此象而以其現於比立相中則猶疑於小乘之涅槃云舍曰涅槃而言留惑潤生其惑發在何處曰惑雖起於根本無明而見於潤生之後端必發於五欲益五欲

皆從三惑中起三惑即前所謂見思無明。五欲則財色名食睡是也。在醫書。則畧名食睡。而專以酒色財氣四者爲病本。酒即攝於食中。氣亦攝於名中矣。是五欲者。不但地界中人染之。即六天界中之衆亦染之。而凡聖之染情則別。大聖不染而染染而無染。此八地以上菩薩之事。難以凡情測已。就凡聖之間而較其輕重。財者。小人之所殉也。其欲最濁。天下必無殉財之君子。名者。君子之所殉也。其欲稍清。天下亦無殉

名之聖人。食與睡。則對禪天稱欲。而人間以爲有以別學疑之者。蓋其語意渾融。已含佛道而庸行者也。不著不察。即小人著且察。即君子。而聖人則天機於此矣。唯酒色二欲。聖人留惑之迹多寄焉。何以驗之。昏聖如衛武公。而有酒戒之作。大成至聖如孔子。而有不爲酒困之言。可見二聖之不斬根於酒也。帝嚳之德之淵也。得四妃而兼舉。堯聖稷契。文王之德之純也。得雖進賢之太姒而百斯男。可見二聖之不斬根於色也。得非四聖亦留此惑以潤生歟。不然。則從逆流中來。染於逆而不染於心者也。蓋等醉酗於明水等行。旌於嚼蠟特應衆生之緣耳。學者既非逆流之如來。又非留惑之菩薩。殊不可借此案以文染污之過。

宛孔子上達道岸

孔子上達之道岸。宛然見於亂元一傳而中庸末後至誠章亦及之。儒先緊奠之省也。惟周元公默會此意。發其端於圖說。易通中。而後儒頗有以別學疑之者。蓋其語意渾融。已含佛道而

未敢顯言易道之該佛道也。愚不揣淺陋。高望帝之遜教。爲千古破此疑團。即拈周易中孔文句。宛孔子上達心宗學者。庶於是乎知儒釋之同一道岸矣。則智者必從起一大疑曰。果若斯言。釋迦之誕登道岸。不待言矣。孔子果逆流入九之如來乎。抑順流入佛之大士乎。如曰逆流。何以遜於生知之聖。如曰順流。則地位詘於釋迦之下。而祖孔不如祖釋矣。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儒教自達磨西來後。一貫之脉盡爲禪門

收去頓元公轉還儒門而學者猶未知孔子徒多却透過見性一關爲當世立行起解絕之榜也愚爲點破此機孔道良不淺矣易不從此尋知至知終脉胳而乃與孔釋較長較短豈非所謂他家活計哉雖然尚論古人此亦第一義矣果見此中端的何嫌爲之一剖柰非允智之所能及也如以迹而已矣釋迦能於華嚴會上身不離菩提之樹而九會已徧天宮又能於法華會上身舍上境不越尼禁之場而三變即成淨土孔子

焉能現此神通哉此或內閱佛果外現儒因未可知也第稽迦葉孔子姓名亦只是儒童菩薩從淨土中來爲佛法作前導而已果爾則七地順流之位也而拯伽經中復有偈曰十地則爲初初則爲入地第九則爲七七亦復爲八則菩薩地位原不可執固亦不知儒童之果在何地也姑以此識作順流之案驗理或有之然欲執此案而斷釋迦爲塵點劫前已成之佛孔子爲塵點劫後當成之佛則忠實不敢作是說何者釋迦既成佛於塵點劫前則當其七地作儒童時必在塵點劫後無疑矣及金河顧命特輟對大衆唱言我成佛實在大通智勝之前久遠若斯則惡知孔子現最後身時不言我在塵點劫前成佛也如言我從塵點劫前成佛則成佛亦在釋迦前矣吾何敢執儒童之案而謂孔子非逆流如來也又就乾元因果之理而細推之衆生必從亂元因海中流出實無一人不分身於塵點劫前之佛者衆生必歸乾元果海中示

寂亦無一人不合體於塵點劫前之佛者殆不獨孔釋爲然也唯不能知至至之則乾元之果地不現不能知終終之則乾元之因地不現耳是故孔子之在因在果吾不能知而其上達之道岸必究竟於乾元果位無疑也釋迦果地上之所達吾亦不能知而儒者欲望如來果位必不能逃孔子下學上達之矩又無疑也學者亦必先破朝聞夕可之關然後可入下學上達之室而朝聞亦不易言積因原在下學至於即下

學即上達便是行起解絕之事是證果之因不
啻聞道之因矣果是行起解絕中人亦不汲汲
於悟境孔子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不
如學也吾與瞿元立言禪門之超捷不必欣儒
門之拙遲不必厭總在毘盧性海與普賢行海
中學者當以深心持之益本諸此然而信及此
者寡矣儒者或疑華嚴偏昇天宮法華三變淨
土之說爲幻語不幻則儒道無乃太庸此又無
足疑者人心原是出有入無不可方所之物特

爲無明生相未破故神爲形圍而形亦爲神囿
耳無明破則形神俱妙自爾交攝互入所謂唯
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疑乎釋氏之昇
天宮變淨土哉然則孔子何以無此妙用曰孔
于如在囿地則囿智猶未圓成如在果地則以
願力閊之也學者但慕神通便失正智則亦猶
下學上達之矩以俟俠之而已矣

儒者窅一大事囿緣之義

大事囿緣之義作口業若儒門之口業却在不知一大事因
緣之義而以無父無君詆人天師其邊見正相
等而口業之垢儒尤甚於釋矣何則非聖者無
法古人等之於要君無上不孝無親之科也一
大事之義云何天下之事惟有提衆生同出苦
海一節爲最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皆是生死
苦海中因緣非窅竟之地二乘聲聞自出苦海
不能與衆生同出苦海亦非窅竟之地也故如

來不以世間法囿人而以一大事提衆生共出
苦海欲提衆生共出苦海而乃先棄現在綱常
其請之何益無始以來原無君臣父子夫婦昆
第之倫倫皆起於物染之後也且無論宇宙最
初劫已即混沌重闢之始種民必從禪天中來
尚無男女二相頗似五種不男之相此楚相也
是時既無夫婦寧有父子昆弟既無父子昆第
寧有君臣雖入生死之海而猶未深也已而久
濡地味所感天地細縕二氣與風生男女媾精

之業因相合而牝牡之相乃見牝牡一分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天敘悉起矣天敘既起善惡二業亦起於是展轉輪迴苦海日深一日雖有出生死之聖賢於中顯現亦只就綱常上調停宣導而已非不教人存心養性而不遠提出世之因益其有所吝惜爲羣生之機緣未至而強提之反有揠苗助長之患則寧俟緣未至而已亦有微露其端而不顯露者則如黃老之拈玄牝文孔之拈軋元是也必至於如來出世而後一大事之教傾囊掀出則爲因緣有在此機不可終秘耳所以必置身於綱常之外者何也正表無始以來無有君臣父子夫婦之象何不幷廢師友一倫而無四倫也不獨欲究一大事因緣之故乎可借宦迹爲喻聖凡之性同一不生不滅猶赤子之本來頭面其耽耽初爲然却運終時大三災起人類不入佛界亦入色頂及無色天界而梵相仍現矣是時但有先覺後覺而綱常之教何有哉故古佛凡以一大事因緣顯者身必立於綱常之外而應世聖人則不然聖入方以身爲三綱五常立極而亦以一大事之教顯便是言與行違天下其誰宗之易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苟反厥終天下實無一人一物不以出生死海爲歸宿者亦無一聖一賢不以度盡衆生出生死海爲道岸者遑經是以云止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也當其整頓綱常時雖絕口不提一大事亦無不可而當下所值忠孝因緣則不可一毫躲過纔起一毫躲過之心則今生之

功行虧而多生之業債重矣業債既重而欲徹佛力以求出誰佛豈度不忠不孝之衆生哉故儒聖但以庸德庸言提人今其踏着實地也儒者欲究一大事因緣之故乎可借宦迹爲喻聖凡之性同一不生不滅猶赤子之本來頭面其耽耽去凡心初入聖解猶士人之釋褐登科其入三祇劫中行三綱五常之事猶宦迹之經營四方其三祇功滿而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正猶

致政者之功成名遂退身還於初服蓋達人之視萬劫一息耳儒者固不可謂吾聖人綱常之教帶着世相而疑其非赤子本色亦不可謂如來一大事之教離着世相而疑其爲無父無君試觀宦流中未有不以致政終者則世教中寧有不以一大事終者然則一大事之教實以世教爲之基也孔矩詎可違諸

爲儒者慕上乘希捷徑剖疑

近世儒家亦多知有宗門向上事其根性稍利者則以高心求道妄意三乘教外別有最上一乘可以躐取佛證者而欲從之此狂見也却亦影響佛說蓋疑於達摩之單傳亦疑於李長者之合論其根性稍鈍者則謂性宗難透莫若專念彌陀淨土可以橫出三界而入蓮臺或專持准提真言可以頓超八地而獲法忍此正見也却難於一生取驗蓋身口意業不淨未必不以大乘者說也故曰求世尊處我當作佛台宗以通教收之此在凡眼豈不認爲大乘中人而世尊則未之許也故可標最上一乘以別之方便法盡於上中下三乘矣三乘之外更無別乘凡

言最上一乘者非對小乘而贊上乘則對菩薩智而贊佛智之詞也蓮經蓋以牟鹿牛三車出火宅起三乘之名豈謂牛車之上又有一車他經復以兎馬象渡河別三乘之品不聞象王之上又有一獸故謂如來禪外別有最上一乘祖師禪者魔說也然而夫乘經中言及實除理地亦有等三乘而劣視之之言至於宗門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及合論之闡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則似明言有個最上一乘在教外矣夫何故

達摩病義學之縛於教相特以頓宗接漸宗幸長者又患初機之困於階級復以圓宗合頓宗總之是黃葉止兒啼未盡如來眞實義諦眞義諦自在蓮經方便品藥草喻品中方便品謂諸法實相非聲聞辟支佛之所能知而喻品分爲三草其上藥草則指辟支之住最後身將入大乘者說也故曰求世尊處我當作佛台宗以通教收之此在凡眼豈不認爲大乘中人而世尊則未之許也故可標最上一乘以別之方便

品謂新發意菩薩。不能知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不能知。而喻品分爲二乘。其小乘正指菩薩之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說也。故曰。自知作佛。決定無疑。賢首宗以始教判之。此在凡眼。亦將混諸辟支佛中。而世尊以爲了達三界。求最上乘者也。然不與其能盡最上一乘之法故謂之不知。而品則入於最上一乘中矣。益佛法止有一乘是實。二乘尚屬權乘。其體反出華嚴本經之上。而李長者則不但鈍置

說上乘岐三乘而爲四哉。唯菩薩之入上乘有深淺。釋尊不但策二乘中人。棄小歸大。亦策大乘中人。從淺入深。故以最上第一妙法。獨歸於無量劫後。一一皆是鈍根羅漢矣。有是理乎。

三千諸佛。亦可跳出傳燈諸祖之上。另起最上一乘之宗。如初祖迦葉。二祖阿難。並受剪記於無量劫後。一一皆是鈍根羅漢矣。有是理乎。

學者當信楞嚴經中理須損悟。事以漸除兩言。是不易之案。毋學狂禪拂心妄語。反將最上一乘入魔說也。年來此見溺人已甚。故不可不爲之剖。乃若念佛持呪二門。則委是菩提正因。儻者未必信。信亦未必能行也。二案並出佛口。豈以誑語賺衆生。而其中則尚有隱幾焉。脩西方。

證佛果。善財童子。一生能圓佛果。而不察其深因實證之所在也。漫以劣識薄行之身。攀善財之近參。僥倖佛光之遮攝。馳情界外。自謂我心已安。曾不思華嚴十地品中。原以一地望一地至八不動地。剛謂一切二乘。乃至第七地菩薩。所有善根。無能及者。至十法雲地。又謂一切聲聞辟支佛。乃至第九地菩薩。智慧光明。悉不能及而合論乃以初發心菩薩超之。無乃合論中教體反出華嚴本經之上。而李長者則不但鈍置

會世德堂印行

固是擯出三界之路。然不可以少善根因緣而生彼國。持準提固可疾證無生。亦未有不從多劫信心成就而得之者。人但知十惡五逆之徒。臨終十念。即生九品。不知此因實從無量劫前種來。亦但知一生持過準提一千萬遍博地凡夫不歷三賢而登八地。不知但是八地之因。而非八地之果也。亦若一稱南無佛之成佛道然。今之修西方者儘多。而往生者少。持準提者亦多。而取證者少。何也。匪獨此生念不純一。亦夙

生之根行薄也。乃又放過目前功行。爲臣不忠。爲子不孝。而吾有捷徑能超生死。即此便是。爲千不孝。而曰吾有捷徑。能超生死。即此便是。偷心偷心。何足以感聖果。轉一皮囊。即失正念。增長惡業。便入三途。待報盡而真因復露。則實心實行之君子已先受佛力之加被矣。及以正因超正果。則三祇仍在。而十地增進之歎階。一竟不可越也。儒者果入孔子下學上達之法門。乎念佛持呪二門。可以無問。或自反根器淺劣。而欲於釋迦法中。種出世之因也。不妨以脩行之餘力。從事焉。唯恃此二法而忽吾於儒行。則與不務民義而敬鬼神者其弊正同。此又不可不戒也。

儒門微妙親切公案

今儒者多艷禪門公案。而魯論中自有極親切二案。莫之察也。二案云何。孔子之天何言哉。曾子之啟手啟足是已。孔子何以重歎天之何言也。若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隱乎爾。此宗門之所謂山河并

大地。全露法王身者歟。張子厚云。風雨露雷。莫非教也。近之晦翁之訓義亦微。然落粕煨燼。無非教也。近之晦翁之訓義。亦微。然落擬議。冀曰中矣。曾子何以召門弟啟手足。若曰小子欲問道乎。啟予手足。宛然在此也。向昔雖聞一以貫之。猶未喪我。有如臨深履薄。然。今喪我矣。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戰兢吾知免夫。益是時。曾子自信永離生死。與顏子不違仁之心境合矣。晦翁僅以身體髮膚爲言。其猶未盡歟。今儒者爲利祿攻書。不爲性命攻書。誰肯深求及而欲於釋迦法中種出世之因也。不妨以脩行

此即有從別典參及此意者又將貴禪賤儒且有未得謂得之病間有省及生死根之難斷不敢得少為足則必恍惚於神光之雪際安心慧能之燈下見性以為儒門性境匙鑰豈能遂與禪門打過對同則請從顏子一日歸仁上討消息也蓋顏子於三月不違之初刹那間生死命根斷矣斷後又當若何曰法門無量誓願學此其時也即多學即一貫矣子貢晚年亦入斯室此又何以驗之曰於獨居三年之心事驗之世傳至孟子爽然獨負命世亞聖之才而得少為足之端已萌矣達磨之學自神光流於馬祖意傳孔陵之檜植自子貢但有聖主應運枯枝必發新芽此雖素王道力所感而子貢之性境相通亦可覘已故子貢之悟地立乎顏子曾子之間即其忽疑多學默領一貫之案其深於曾子之唯無疑也夫子自處於一貫不處於多識然則多學與一貫二轍歟又非也多學而不貫於一是謂背覺合塵即釋尊訶弟子汝但舉心塵勞先起多學而一以貫之是謂背塵合覺即釋尊自道如我按指海印發光其幾只在毫厘間

耳然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學者不透此中消息便是孔子宮墻外人省夫

學戒得少為足

學者大患在乎得少為足得少為足必以未了之義發不當之機功行日薄而其輕心慢心復加於內閫外現之大士則意業合口業而交作矣吾深以此自省前非因亦為儒釋兩門高賢動念為蓋孔子之學自顏曾達於子思意俱密傳至孟子爽然獨負命世亞聖之才而得少為足之端已萌矣達磨之學自神光流於馬祖意智豈易齊哉孔子兼修仁聖二學孟子得其仁學之頭腦而已殆不知上古有中庸遜世之聖人當世有內閫時中外現獨行之君子而槩以孔子之規格繩之則於其尊老聃下顏子處必有遺照矣是以疎老聃而力攻楊墨合顏子而

并異夷尹。此見孔子於經世而不見孔子於出世者也。假令孔子遇達磨必以聖諦第一義相印證。而孟子則落籌之矣。以此垂訓。後儒安得不浮兩程夫子遂祖孟子之拒楊墨以闢佛老。固其所也。然猶可解也。益至於今日之儒以良知之影響合卑傳之影響而淺陋乃極其流毒且入彈章矣。達磨兼該權實二智五宗得其實宗在是矣。不知此乃影悟非真悟也。撥諸子貢子輿初開一貫之消息。尚未必打過對同而可輕望神光之雪除安心慧能之燈前了性乎若

顏子之一日歸仁則逼真是安心了性之境界也。子貢子輿於夫子歿後亦及之而西家門徒之入此室者有幾哉安得不以影悟爲真悟也。然顏子達磨亦從多劫證過此門而今生復現者耳。禪師中實有多生在影悟場中而今生始徹者此正華嚴之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者也。西天東土諸祖正現此門。禪者修爲最上一乘祖師禪若謂釋家明星悟道之旦亦若是而已矣。不知此乃解悟非證悟也。蓋釋尊一從明

星悟後便見大地衆生一時成佛亦一一能授其記孰於某劫證道孰於某界作佛而初發意之禪師有是乎哉雲門五葉中之一葉也以三世爲王遂失神通猶不如佛光逈悟禪師從郭汾陽再來爲僧神通猶在而謂佛宗之悟境遂可同於釋尊之悟境乎若孔子之言過此以往顏子之言欲從末由則逼真是豈着證境而說孔子之傳乾元又分明說出證境其惜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所謂止亦向證境說也此則不

但儒門罕知此義而禪門中能別解證二境消息者亦寡矣何怪乎其得少爲足哉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愚不敢言知困而不足則頗能自知矣志諸此以待謀道之仁賢云

儒流參酌仙學

學有性命二宗命學即性學也老子豈非命學之宗然而所重在道其曰道生一一即太極太極即性也老子曷嘗於性外脩命哉自仙家分精氣神爲三寶神屬性精氣屬命乃有性命雙脩之說又有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之說此命學之別傳也衍非不正而非事君事親之君子所能行又有所謂外丹服食者服之可以冲舉君子豈以玄門之術外之然不有魏伯陽之引內養性許旌陽之忠孝淨明吾知上真之不加護也上真不護而强脩爲之其不奏功明矣何用僥倖於萬一爲黃白男女之術旁術也縱得真傳亦造物之所嗔厭而況瀆此二術者多玄門無賴之流乎或者却病延年之術無害於天理者不嫌祖孟子養氣之功以爲持志之助然而苟無真訣則求却病而反增病求延年而反促年者有之吾竊有味於文中子之答長生問也曰仁義不脩孝弟不立奚爲長生

折衷脩性脩命二宗

禪玄二門之相駁駁久矣禪門據楞嚴十種仙案以爲並是人中鍊心不了三界者故曰鏡經入萬劫總是落空亡而玄門又以性命雙脩之

法判禪流爲脩性不脩命有詩曰既君縱悟真如理未免拋身却入身何似更兼脩大藥頓超無漏作真人二說孰是曰脩性不脩命禪門委多若人然特下乘禪之未悟真如者也果悟真如之性則已成無漏真人而大藥不必脩矣蓋玄門之所謂真如乃禪門之所謂識神也識神乃拋身入身之本而張平叔認爲真如誤矣若玄家所開天地神人鬼五仙委不出於楞嚴所科十種仙中中有性命雙脩者入天仙品有脩

命不脩性者入地仙以下諸品要之仙雖以命脩性而性宗終未徹也一徹性宗即超凡夫地生如來家證初地菩薩之位而天仙不足以圓之矣然而天宮聖賢則不但初地權位於此亦有入地以上菩薩權位於此如紫微係藥師化身雷尊係普賢化身斗母係文殊化身太乙及碧落教主俱係觀自在化身此豈可以天仙目之即梓潼大茅等真君張葛許等諸真人俱屬行起解迹菩薩流品亦豈十種仙之所能囿也

不入天文地理醫卜詩文博奕局戲等技一有不精便不能過五地人間天上二十五有之中一切方便助道品一有不透便不能過七地況果能過七地而天仙不足以圓於命學亦脩性中一大因緣而多劫獨漏此果乎但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慮所先或不在是耳時節因緣既至聖人亦必後天而奉天時爲主爲伴皆無所擇乃禪流草芥玄學至有以北帝爲龜蛇而欲毀其象者則真半邊漢也病亦起於得少爲足儒林當以爲戒焉

釋道判天界菩薩低昂辨義

蓮經判人天道轉輪聖王釋梵諸王俱屬小乘草一款尚在緣覺之下而道經則尊三清四皇爲七寶並屬古佛分身孰爲定論曰皆是也蓮經從聖凡之界判其等則天主皆在凡位不異人世間之帝王道經從化現之果究其因則天尊多屬古佛遠過出世間之小聖不有蓮經葉草之喻何以發人超凡入聖之大心不有道經七寶之徵何以動人格天響帝之真念儒者必

毋舉一廢一

儒先論三教得失

天下尊信程朱攻異端之說久矣近乃有疑其爲謗佛者此又非所以論程朱也凡謗佛者必與佛心相違或口談佛理而身毀清規或語牽佛經而意入魔見此謂謗佛程朱特認佛不真耳非謗佛也或者即奉佛敕而來亦未可知昔調達永世與佛爲仇而釋迦猶稱之曰善知識況程朱儘有中狂禪之膏肓處其爲禪門之善

知識何疑哉獨惜其硬過出世一宗盡掃天堂地獄因果之理謂人物但有現在而無過去未來小人既無所虞於報應而君子亦無所究其指歸生死苦海何由得出後生離之門既閉則教主證果之岸亦迂矣雖不受謗佛之報亦必群盲俗衆生又滯於生死苦海中如其受逆流之佛敕也又當別論程朱未出之先惟文中子之持論最公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齋戒脩

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斯言真千古不易之斷案周元公實洞照之意在藉禪學爲聖學是以隱釋顯孔而兩程遂得從戈以入二氏之室其時亦有劉忠定公元城者持論最方最圓其言曰孔子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綱五常則禍亂又作人無噍類矣豈佛之心乎故儒習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又曰古今大儒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彼屠重則此首輕令爲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鼎足也令一足失可

乎則鼎必覆矣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斥佛教亦從而詆之以爲佛法皆無足取非也士大夫多以禪爲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爲一笑之資乎此論真是先得我心之同及考元城立朝大節表俗高風靡不亭亭物表實與趙閱道不相上下程朱雖闢佛絕不敢議其非蓋使信佛皆如元城閱道等則孔子之道益光矣今自浙學倡後程朱之教漸衰禪宗之焰復起人但知爲風會所趨而不知

祖之精神不泯也當此之時不患三教之不合而患合之不以其矩合之不以其矩則儒不儒禪不禪玄不玄而世教且敗不如各執本宗之爲愈也愚故以一貫通單傳之宗而以孔矩別聲聞之行或者可乎

聖謨之萬一歟

學者當於三教關疑愼言

孔子贊老子爲猶龍出於莊子之書儒者多以謬荡論及西方聖人出於列子之書儒者多以謬悠荒唐之說起之然禮記載有曾子問一篇孔子自述吾聞諸老聃者凡四老聃殆精義入神之聖也惡可疑猶託之讚爲虛無論載有太宰問一章太宰聖孔子而顧嫌其多能然則太宰亦知道在一貫不在博聞強識可與尚論古之聖人者也惡可疑西聖之言爲誕學者信得及則信之信不及則姑闕此疑而愼言其餘可也乃或置卜度於其間必造汨天口業況吾儕無程朱之德學自當以揣己分量求安身立命之方於太宰章最宜細玩應知太宰以多能病夫

子說時而疑聖不屬於多能見卻正也子貢表夫子以天縱兼多能誠確而後學或因之以習多能敵亦當稽也是以夫子鄙多能爲少賤之事而以君子不多賞太宰之知此謙已誨人之深意也以此推之吾儕亦安身立命於一貫之宗可矣何事學孔子之博聞強識爲雖束二氏之書於高閣豈謂少也愚頑爲之分經串絡無方達君子不多之訓耶曰此又不可以執一論也聖賢之願力常與氣運相通天命孔子以未

喪之文故縱之以博學之長才又貢之以空空之性境有主則必有輔顏子子貢孔子之二輔也顏子則速省矣子貢亦具博聞強識之胎胚而空體不逮顏子是以獨受夫子猛火之鍛焉先以不受命而貨殖裁其博繼以多學而識之落其約然後一貫之永鉢乃授無言之秘藏旋抽子貢於是不貨殖而屢空矣是故顏子即孔門之長子普賢子貢即孔子之少子文殊也皆以大乘根器合孔子之願力以乘氣運者也不

然胡爲得回則門人益親得賜則門人益進耶曾子不具博聞強識之才則以守約爲道而已一貫之傳最雁其孔門之傳燈迦葉歟阿難又以迦葉單傳之宗貫釋迦五時之教則子思子足以當之矣學者有子貢之才品乎何嫌學孔子之多能以滯一貫之量苟無二子才品而求多於見聞則多能正足以空空體人心能有幾多智慧而欲攬天下之長以爲已長乎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曾子之守約正是善學

孔子之多能者也雖然使曾子上無大成之至聖爲之師中無知十知二之上賢爲之友下無青出於藍而深於藍之聖孫爲之徒而光以守約之宗見於世則何以收博學強識之遁材及一起直入之敏士其去釋門之聲聞小乘無幾矣故多能亦聖學之助而不可廢也或多或不多亦顧學者之力量何如耳密已分量擇而處之便是安身立命之準若孔子之讀猶龍懷西聖程朱猶信不及而可責諸時賢乎閑疑慎言

則君子寡尤之學也愚也一貫之宗既未徹博聞強識之具亦無有守約乃吾分耳不揣而爲三大聖人分疏過也夫過也夫然於孔子下學上達法門則守之顏雁矣所守原在曾子之約而以已方人則不敢

評唐宋恭禮豪傑

唐宋見性禪師善能指點儒門豪傑有以黑風吹之喻點于頤者有以心頭火之證點白居易者有以狗子佛性話頭點趙閱道者有以德山

托鉢末句點張天覺者有以四大本空轉語點蘇子瞻者有以相公入來富商在外語點富鄭公者有以子韶格物曇晦物格語點張無垢者有以童子超吟萬象之中獨露身點馮濟川者諸公皆於言下有省禪林修爲感事過年有一豪僧好施棒喝常恨當今不得遇此等朝士而鉗錘之而朝士之知有向上一着者亦若恨目前不得遇此禪師受其鉗錘愚按前者諸師信乎能攻他山之玉矣泰以釋尊靈山拂拳難於相下而禪玄二

不帖帖處釋尊惟於巾瓶弟子置下鉗錘如何難徵心不契則咄之曰此非汝心善星問義太乖則訶之曰痴人猶吾夫子之野子路而小焚遲也至於對波斯阿闍二王則口稱爲大王對領徒八百之外道亦口稱爲大仙指點最明辭意郝婉殊不以無上法王之尊嚴而沒貴貴老老之世法豈其機鋒落禪師後耶以是知諸師見地雖確終帶英雄降人餘習在也

門有豪夫焉聳之以棒喝之粗機甄萬投之活立竿見影之小術輒動有不難於五體投地者然多以虛影相吊未必如唐宋名公之果有所得於諸師也風尤下矣鑑然其循賢於挾貴師心之流也夫

尚論大儒晚年悔悟以發狂學韓子作原道論以闢二氏而卒乃降心於大顛歐陽子作本論以攻佛而卒乃降心於祖印。近儒有姍笑之者不知此乃二公之不昧本因處

也韓歐之因地必遠矣此來其以先迷後得主之影象示人歟然韓子與孟簡書尚有門面話頭在歐公則倒身入於禪窟臨歿猶借華嚴經誦至八卷乃逝亦深悔從前作本論之非則何如蚤不作之爲愈也孔子重戒不知而作有以哉程朱先已見性端倪而後闢佛其論尚爲有本故立於韓歐之上而晚年悔悟之狀亦頗類於韓歐則以落葉歸根天機有所必至耳淳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時嘗曰佛說光明變現初莫測其旨近看華嚴恰詫得分曉盡是約喻應機破惑名之爲光心垢解脫名之爲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教化得人光照無盡世界只在聖人心上光明所以諸經之先皆說放光一事此言亦只道得法身邊事未盡三身之義而悔心則已切矣正公爲崇政殿說書時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叩問禪要師答書中有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歷叩殆遍之語則正叔易嘗不參證學而對徒輒諱之殆不如淳公之開心見誠不事遮蓋歸涪之後尚言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則其所叩於靈源禪要者謂何耳從夷狄叩心要耶亦猶韓子之降心大顛而猶存門面於孟簡之意也吾謂叔子穿窬之心未盡以此若晦翁晚年眞有大悔亦有大悟嘗作開善道謙禪師祭文其略曰我昔從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

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徃還之間見師若三見必欵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爲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速證恭惟我師具正徧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此見晦菴之痴禪要師荅書中有聞公留心此包藏也或問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晦翁荅云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到這裡都

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因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云金剛經所謂降伏其心者。非謂欲退伏此心。謂盡降伏世間一切衆生之心。入無餘涅槃。只是一無字。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謂離相即名爲佛。此是晦翁之有深悟於禪也。然味此等語意。亦但信及達磨六祖悟境而未必信及如來證境。其見則已超過伊川。實際而示人但以影略。普賢行門是孔顏之影現而垂後。則成揣摸。益有乘龍御天之願力存焉。

之幽之遠也。以愚臆斷。若淳公若晦翁。始是修道位中之人。暫隱凡生見地而末乃歸根於此耳。坤道先迷後得主之榜樣歟。二先生誰與立哉。世儒拳拳以等孔闢佛窺晦翁。豈知其晚年心事全向達磨之最上一乘將一生之事業文章而匆匆也。晦翁有焉。乃儒釋兩家雄夫類欲以偷自欺也。晦翁有焉。乃儒釋兩家雄夫類欲以偷心於宋學自以德行不倫不敢踐迹晦翁著述之年。正愚影窺宗門大意而絕立言之年也。晦翁晚以盲廢。愚幸不盲。而以機緣所迫。頗從三教闔諍場中出手眼焉。

後世必有以聊禪客目我者。不知吾今心事。實不敢妄想達磨之立地成佛。而純向孔顏下學路中行也。僭謂孔顏所達於達磨之悟境在彼劫不在今生。今生所現。是權非實。孔顏所達於如來之證境。亦不在今生。但難判其在彼劫在來劫。往則必在塵點劫前。來則必在星宿劫後。今生但以普賢行門現耳。悟證二境。是孔顏之實際而示人。但以影略。普賢行門是孔顏之現而垂後。則成揣摸。益有乘龍御天之願力存焉。

焉。學者無孔顏之因地。則其上達之學亦難入。必也舉曾子乎。曾子從影悟起。真修從真修發。真悟。其萬世儒學之的歟。晦翁當悔悟之年纔能與曾子打過對同匙鑰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晦翁有焉。乃儒釋兩家雄夫類欲以偷心於宋學。自以德行不倫。不敢踐迹晦翁著述之年。正愚影窺宗門大心望聖果夫名利猶可以偷心取而道德可以偷心取哉。宜當闔晦翁之曲以爲作狂作僞者戒。

總究儒禪大小孔釋權實審義

儒有小儒大儒禪亦有小禪大禪小儒何足以當大禪故達磨出而語言文字之儒如爝火。小禪亦何足以當大儒故元公出而繩床學語之禪皆野狐然初發心之大禪終不能奪絕解圓修之大士故以孔子之從心不踰矩視棒喝之機鋒兒戲耳遇九年面壁之祖則必以逃世之中庸聖之絕解圓修之大士又當遜德於如來之以一大事出現者使孔顏與釋迦同時不作內護亦作外護此不但因地遜於果地即帶果

行因之如來亦權遜於從因證果之等覺也學者通乎此義其於三聖人之應迹禪然矣則又將有疑於佛氏三不能之說當剖之佛能納大千世界於一毛孔中復能手擎大千世界擲虛空界外何以不能逃定業也隨因感果歷歷分明受眞如薰必復還於眞邪毕竟無緣皆入有緣但非一生之所能究竟耳程尊從明星悟道之旦盡未來際之因緣悉知悉見實無一人不受度者言佛不度無緣亦從凡夫之情見而云爾也在學佛者不可一日無度盡衆生之心亦不可一日起強度無緣之念纔起此念便入狂

發眞歸元之頃十方虛空皆悉消殞何以不能盡有情衆也有情衆從八識建立。識情可滅識性不可滅有情衆盡則識性亦滅矣佛能滅識性乎然有情衆生本無生滅亦無成亦何盡與不盡之有謂有情衆不能盡亦順凡情說耳但學佛者切不可起盡情衆之想纔起此想即落斷見斷見非大乘之路也佛於四生六道皆能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何以不能度無緣也衆生八識田中眞如與無明和合無明之緣日

親則眞如之緣日疎無明之生相最難盡也諸佛非三祇不盡無明而獨能令衆生頓盡哉無明未盡即是成佛之緣夫至也佛能度諸然無明受眞如薰必復還於眞邪毕竟無緣皆入有緣但非一生之所能究竟耳程尊從明星悟道之旦盡未來際之因緣悉知悉見實無一人不受度者言佛不度無緣亦從凡夫之情見而云爾也在學佛者不可一日無度盡衆生之心亦不可一日起強度無緣之念纔起此念便入狂想纔起此想便屬偷心偷心之業轉重矣佛於

因囚莽施設將與衆生同墮惡道。吾嘗嘆今之狂師僞師輕談般若人已之等兩蹶皆先陷衆生於地獄而以天界佛界待如來之援濟者律以八正道。卽是無緣衆生而彼且以爲當下卽佛也。迷乾甚焉。學者窮理及此而後可與論文孔乾元坤元之易也已。

儒者當治禪玄二門闡提

人有恒言。唯佛大慈大悲。儒者不可不求其實佛言殺一蟻子有罪。殺一闡提無罪。梵語一闡提華言信不具。謂一切世出世法無一足以動其信心者。乃四端全滅之人也。王法非士師不殺人。而佛法似許人人殺之。此豈以煦煦爲仁者哉。成闡提未有不入阿鼻獄者。其人果作何狀。在俗則有弒父弒君之賊。入此款中而出家則援無因果之魔倡其尤也。蓋以犯義犯刑之身。談罪福性空之旨。援三賢亦援十聖。何況人天之小因小果。而不援耶。佛以爲殺之無罪。而族姓家且有爲之揚旗揷標者矣。經言天魔附

人說法。弟子與師。當受王難。明以折伏魔僧之權付之主持世教者。而勝國以前。君有捨身布髮。編弟子於法師者。有勅僧尼犯國法。不與民同科者。又有詔法師坐受群臣禮拜。入殿廷亦不隨班拜跪者。臣下亦從而附和之。致使狂魔肆志。激成三武滅僧之慘。而勝國則不久遂亡。此不講於佛之大慈大悲。而以姑息開闡提路者也。然後知我

聖祖之衷。二氏於禮部嚴禁師惡邪術。眞得如來心印矣。玄門亦有闡提

在。黃白男女。二術中術固卑卑。而剽掠參同悟真之墮。餘引人入於財色。妄言金丹入腹。我命不制於天。其機因果固未必如盜法魔僧之甚。而棄恥則掃地盡矣。律雖以左道科之。而未詳。竊以爲問刑條例中當附此二款。凡以黃白僞術坑人財物者。事發同強竊盜論。凡以男女穢術污人閨門者。事發同僧道犯姦及平民強姦

論僧者慎毋墮其術中。

右議以從先維俗爲名而究及三教聖人根

因何居不究及三教根因則先進之源頭不
徹也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乎禮樂愚敢爲申其義曰孝弟不從
盡性至命中出禮樂猶爲無本禮樂不從窮
神知化中出禮樂猶爲無根此不可與中人
以下者道道中人以上而不及此則從先之
義粗矣故以此義終焉。

從先維俗議卷之五終

跋

古之賢哲。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節之文而爲禮。羣習焉而成俗。文物之邦。禮俗厚。合於軌範。其有悖本。斷自然之和者。乃譏禮爲忠信之薄。禍亂之首。其爲有激而然與。抑時會變遷。固有審本末之宜。而熟權其所輕重者歟。有明一代禮俗。今蓋鮮有述之者。不徒時會變遷。亦由記載之書。流傳極少。無可揚榷。獨我鄉先哲明管登之先生。志道。撰從先維俗議五卷。標著其從先進維厚俗之旨。以論當代禮俗。其書僅見於四庫存目。各家藏書誌錄。罕有載及。三十年前。江浦陳珠泉君。得明刊本而珍庋之。上海王培孫君復借鈔全帙。爲我鄉王慧言君所知。馳函見告。囑爲印入太崑先哲遺書。王培孫君遂以鈔本見貽。復得陳珠泉君借與原本。余丐寶山袁觀瀾君圈閱一過。海甯陳乃乾君商榷印布方式。恐聚珍版之排校不易無訛也。乃定用原本縮印。以存其眞。惟損佚七頁。無法覓補。祇付闕如。余惟先生生明中葉以後。自京曹出任外台。從政有年。遵崇祖制。非可訾議。而絕百數十年。政綱漸替。詔濟相仍。慨歎之辭。溢於楮素。則其風節之足尚也。戚黨鄉里之間。乃限階級。往代章制。略可攷見。而其師友交契。特見敎尙。則又風誼之可重也。末卷闡揚

哲理。溝通儒釋。其調和心性。挽救末流之旨。豈乎宋儒之闢佛老。而隱已翕受道家佛家之精意者。可無論已。袁觀瀾君謂儀禮十七篇。屬於士大夫者十有一。所記相見飲射。冠昏喪祭。慼慼如繪。蓋今所謂文家之寫實派者。是也。先生此書。述明代禮制之待搢紳之士。及搢紳之士之待其家族戚黨鄉里。上而長官。下而屬僚部民等。並其百數十年之變遷風尙。加以諷議。則不第寫實派之僅供參攷者比矣。惟既含有時代性。自多不合於今世。而其本旨之重實踐勵薄俗。則固昭然若揭也。余讀袁君書。因並誌之。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太倉俞慶恩跋於滬濱廔廬。

陳跋

俞君鳳宸。今之博雅君子。而隱於醫者也。日者以刊其鄉先哲遺書之故。假余所藏管氏從先維俗議一種。將刊入壽世。而以大著衛生叢話貽余。管氏此書。流傳絕少。諸家藏書目亦鮮載。余得之卅餘年矣。四庫存目。引其書名。而管氏之爲人。則見之方志。可攷而悉。今不復贅。所宜言者。俞君生管氏後三百餘年。而能刊行此書。以不朽管氏。其襟懷非流俗比也。是亦今之能維俗者矣。因題大著衛生叢話律詩二章。郵贈俞君。若不遭大雅之屏棄。刊入從先維俗議之後。以爲重刊本之跋尾。其亦奚不可也。

衛生三峽重瑤瑛。義蘊搜尋妙舉隅。桑海閑身此書綺。杏林高手郎倉盧。東方文史能爲用。西學昌明未可誣。道大不容方技囿。名醫自昔是通儒。

玉函金匱問如何。海上新方周後石。文如揮麈魯陽戈。由來湯液源伊挈。豈必儒門限子和。千卷千潭千是一。中西方案貴研磨。

江浦陳珠泉。既以此書原本借與印行。復郵詩爲貽。跋於不才獎舉過甚。重違陳君意。乃仍列諸卷後。瀰滋愧已。弗敢承也。戊辰夏日。慶恩敬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061
作者=
页数=765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